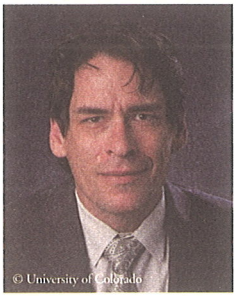


作者

卡洛斯 Brian A. Catlos

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宗教研究系教授，專長爲伊比利半島的穆斯林研究。著有*Infidel Kings and Unholy Warriors*等獲獎之作。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西班牙巴塞隆納兩頭住。

譯者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目前爲專業翻譯者，完成約近百本譯著，譯有《再造失去的王國：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老年之書》、《文化與抵抗》、《帕德嫩之謎》和《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等書。

封面圖說：這張圖是中世紀西班牙基督徒(左)和穆斯林騎士(右)表現友誼的畫面。出自*The Cantigas Of Alfonso X*手繪捲軸。

Design by | 兒日 | minfeng9@gmail.com | www.flickr.com/minfeng9

十字架上的新月

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

中古歐洲唯一的伊斯蘭領土，
是戰亂頻仍的地獄，還是和平共治的天堂？

Brian A. Catlos
卡洛斯——著
梁永安——譯

KINGDOMS OF FAITH
A NEW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王偲宇 員林高中歷史老師 | **李毓中** 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 **梁元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 **莊德仁** 建國中學歷史教師、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博士
張淑英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 **陳正宜** 南湖高中歷史教師 | **SEAYU**「即食歷史」部落客——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貓頭鷹書房

有些書套著嚴肅的學術外衣，但內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讀；有些書討論近乎冷僻的主題，其實意蘊深遠，充滿閱讀的樂趣；還有些書大家時時掛在嘴邊，但我們卻從未看過……

如果沒有人推薦、提醒、出版，這些散發著智慧光芒的傑作，就會在我們的生命中錯失——因此我們有了**貓頭鷹書房**，作為這些書安身立命的家，也作為我們智性活動的主題樂園。

貓頭鷹書房——智者在此垂釣

貓頭鷹書房 452

十字架上的新月

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

Kingdoms of Faith

A New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by Brian A. Catlos

卡洛斯◎著

梁永安◎譯

貓頭鷹

Kingdoms of Faith: A New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by Brian A. Catlos
Copyright: © 2018 by Brian A. Catlo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rseus Books,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貓頭鷹書房 452

十字架上的新月：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

作　　者　卡洛斯
譯　　者　梁永安
審　　定　李毓中
選書責編　張瑞芳
協力編輯　劉慧麗
校　　對　魏秋綢、張瑞芳
版面構成　張靜怡
封面設計　兒日設計

總 編 輯　謝宜英
行銷業務　鄭詠文、陳昱甄
出 版 者　貓頭鷹出版

發 行 人　涂玉雲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
畫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讀書花園：www.cite.com.tw　購書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購書服務專線：02-2500-7718~9（周一至周五上午 09:30-12:00；下午 13:30-17:00）
24 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電話：852-2877-8606 ／傳真：852-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7-6622
印 製 廠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19 年 12 月
定　　價　新台幣 690 元／港幣 230 元
I S B N　978-986-262-406-7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讀者意見信箱　owl@cph.com.tw
投稿信箱　owl.book@gmail.com
貓頭鷹知識網　www.owls.tw
貓頭鷹臉書　facebook.com/owlpublishing

【大量採購，請洽專線】(02) 2500-1919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十字架上的新月：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 (711-1614) / 卡洛斯 (Brian A. Catlos) 著；梁永安譯 . -- 初版 . -- 臺北市：貓頭鷹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9.12
面；　公分 . --（貓頭鷹書房；452）
譯自：Kingdoms of faith : a new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ISBN 978-986-262-406-7（平裝）

1. 西班牙史

746.122　108019503

導讀

征服與「再征服」

李毓中（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西元七一一年至一四九二年的「伊斯蘭西班牙」時期，是人類歷史上兩大宗教文明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衝突與融合的重要場域，為歐洲的歷史帶來了不同的命運，但也促成兩種宗教文明的碰撞與激盪，因而讓伊比利半島上的文化發展，帶來更多的可能與多樣性。如同作者在後記中提及，這段歷史過程「不只創造了現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還創造了現代歐洲」。

伊斯蘭文明對歐洲文明復興的貢獻，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認知，但對於穆斯林文化如何拓展至伊比利半島，進而與歐洲古典知識結合，最終促成或者說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奠下基礎，卻鮮少有可供中文世界讀者參考的讀本。而這本《十字架上的新月：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即是補足了對此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事件的認識，是討論此一歷史議題中的鳳毛麟角。

征服的開始，始自西元七一一年塔里克・伊本・齊亞德渡過直布羅陀海峽，然後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穆斯林軍隊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征服伊比利半島，接著又翻越庇里牛斯山攻抵法國南部隆河流域的里昂一帶，在那裡展開他們漫無目的只為找尋財寶四處洗劫的行動。直至七三二年才在都爾遭後人稱之為「鐵鎚查理」的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擊敗，而後退回伊比利半島成為該片土地上的主要統治者。

相對於穆斯林的進攻而言，伊比利半島上天主教徒的「再征服」反攻行動，事實上並不是始於「創造」「再征服」神話的卡斯提亞王國，而是可追溯到可能發生於七二二年，由當地天主教貴族佩拉約所領導的科瓦東加戰役。而後隨著穆斯林與半島上各地信仰天主教的西哥德貴族陸續簽訂協議，伊斯蘭統治者對天主教徒及猶太人採取相對寬容的統治政策後，伊比利半島逐漸恢復穩定而進入長達八個世紀的兩大文化融合與衝突過程，反倒是入侵的一方，隨阿拉伯人與柏柏爾人之間的衝突日益浮上檯面，促使穆斯林內部開始分裂。

另一方面，在半島北部慢慢凝聚出對抗伊斯蘭勢力的天主教小王國，如阿斯圖里亞斯、雷昂、卡斯提亞及納瓦拉等，這些小王國藉由聯姻關係交好，彼此間卻又競爭激烈，甚至不惜與敵人穆斯林統治者結盟，以便對抗其他天主教王國，他們各自展開「合縱連橫」的「再征服」行動；較特別的是，原臣屬於卡斯提亞的葡萄牙，反倒是因地處邊陲之故，在「再征服」的過程中拔得頭籌，一一四七年攻佔里斯本後，不斷向南推進發展，進而奠定今日的葡萄牙疆土。而在後來自稱為「西班牙」，即伊比利半島相對東邊的這一方，直到一二三〇年《托德胡莫斯條約》

（*Tratado de Tordehumos*）簽訂，定都於托雷托的卡斯提亞方合併雷昂王國，同時將其勢力拓展至西班牙南部原屬於伊斯蘭勢力的安達魯斯一帶後，成為伊比利亞半島上最有力量的天主教王國。

而一四六九年卡提斯亞的伊莎貝拉女王與亞拉崗的斐迪南國王的聯姻關係，更是將天主教勢力拓展至巔峰，此時的伊比利半島上，只剩下最後一個「伊斯蘭西班牙」王國格拉納達在苟延殘喘地掙扎著，直到一四九二年在上述兩位被稱為天主教君王所率大軍的圍攻下，其末代君王布阿卜迪勒（又被稱為穆罕默德十二世）開城獻出阿爾罕布拉宮鑰匙，方宣告此一充滿疆土空間征服與「再征服」時代的結束。

一四九二年以後的歷史，是天主教君王對選擇留下的原穆斯林「穆達詹人」精神上「再征服」的開始，不過，即使是他們接受天主教成為所謂的「莫里斯科人」，多數人仍沒有因他們的皈依天主教，而得到寬恕與善待。「西班牙」人對他們仍充滿諸多的懷疑，除少數的精英份子外，其他人因懷疑可能與外國穆斯林勢力勾結，而被迫生活在被隔絕的社群中，同時遭受到歧視性的法律管轄，而異端裁判所更成為助紂為虐進行此一壓迫與「再征服」的工具。即使如此，西班牙王室仍不願相信他們，而在一六〇九年當時的國王腓力三世下達驅逐令，使得剩下的「莫里斯科人」被迫走出西班牙，這又是多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慘劇，即使是今日透過文字來感受數世紀前他們的苦難，仍讓人感到無限悲愁。自此在伊比利半島上的西班牙人，可以全心全意地將他們的「再征服」精力放在美洲及亞洲。

最後，有一點必須討論的是，坊間常常把「再征服」一詞，翻譯成「收復失地運動」，但事

實上是有誤的。西班牙文「reconquista」一詞，實際上就是「re-conquista」，字面上完全沒有「收復失地」之意。雖然最初的譯者，可能是想要「詮釋」伊比利半島上天主教王國對抗穆斯林軍事行動的最後目的，但如同這本書作者所指出的，「『再征服』是一種有力的國族神話，被方便地用來合理化卡斯提亞對於伊比利半島其他地區的支配」。也就是說，主要位在西班牙南部安達魯斯等地區的穆斯林王國，從來不是後來主導所謂「再征服」的卡斯提亞王國失地，因此何來「收復失地」之有，甚至當代歷史學者對於此一歷史過程，是否該被稱之為「再征服」，至今都有許多爭議及討論。因此，以往坊間的譯詞「收復失地運動」，實為中文翻譯的過度詮釋，不但與史實不符，亦有違西班牙文原詞意。

除此之外，我必須承認，這段歷史最難清晰理解的部分，便是那些相似的阿拉伯專有的人名及稱號，不過除非是對此領域有研究需求的讀者，會為此感到腦神經有些疲累之外；對於一般讀者，我的建議是，其實只需關注這些王國之間此消彼長、改朝換代之變化，以及其個別君王對於經貿、文化及學術的關注與貢獻。至於那些不斷更替的君王，勾心鬥角的寵臣，以及後宮爭寵的嬪妃，還有數不清的王子們，其實只是這段歷史發展的牝牡驪黃，影響不大，「泰然」置之即可。

推薦

伊斯蘭西班牙：歐洲穆斯林富含生命力的歷史

梁元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穆斯林於八世紀抵達伊比利半島。在這個歐洲大陸的西南角落，他們發展出欣欣向榮的文明，時間持續大約九百年，直至十七世紀為止。坐落在歐洲和北非－中東之間的邊區，「伊斯蘭西班牙」（阿拉伯人稱之為安達魯斯）也是世界史上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互動最令人深思的地區之一。這段有時會被理想化的歷史至今仍然強烈繚繞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北非人、中東人與其他人的記憶。國際知名學者卡洛斯在這本書裡和我們分享的正是這段引人入勝的過往。挾著廣博的學識，他按時間順序記述了伊比利半島上伊斯蘭社會的興衰及其背後的政治動力。重視細節和軼事的鋪排，交織以傳奇人物的故事，歷史為之活靈活現起來。透過這本書，全世界讀者可望更充分了解「伊斯蘭西班牙」創造的奇蹟及其對人類歷史的重大貢獻。

西元七一一年，北非的阿拉伯和柏柏爾穆斯林入侵伊比利半島。短短數年，他們就控制了這

片一度屬於羅馬帝國後來又是西哥德王國所在的土地的大部分。因為遠離阿拉伯半島、敘利亞、伊拉克、波斯和埃及這些伊斯蘭教的核心地帶，「伊斯蘭西班牙」的政治發展基本上獨立於東方。與此同時，因為和北非及中東在人口、文化和經濟上息息相關，安達魯斯又是伊斯蘭文明的一個有力變奏。西班牙的穆斯林建造了中世紀歐洲一些最偉大的城市。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宏偉建築（例如哥多華的大清真寺、塞維亞的吉拉達宣禮塔和格拉納達的阿爾罕布拉宮）見證著安達魯斯的輝煌，至今仍然可以被人一眼認出。伊斯蘭勢力對於西班牙的支配分為三階段。首先是伍麥亞王朝征服伊比利半島，然後這個以哥多華為基地的王朝一直統治至十一世紀初期。伍麥亞王朝傾覆後，互相攻伐的小王國瓜分了安達魯斯，它們各據一方，各有繁榮興旺的都城。在十一世紀晚期至十三世紀，北非柏柏爾人的阿爾摩拉維王朝和阿爾摩哈王朝先後橫掃西班牙，重新達成某種程度上的政治統一。

不過阿爾摩哈王朝最後被半島北方的基督教國家聯手擊敗。這些小王國，包含亞拉岡、雷昂、卡斯提亞和葡萄牙等，均位於難以到達的坎塔布里亞和庇里牛斯山脈。到了十三世紀，它們的征服已經深入到伊比利中部，甚至南部地區。一四九二年，卡斯提亞和亞拉岡聯合擊敗格拉納達，這是半島上最後一個伊斯蘭埃米爾國。雖然基督徒開始驅逐穆斯林（和猶太人），但仍有數以萬計的穆斯林留在伊比利半島和被迫轉皈天主教。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人繼續懷疑這些「莫里斯科人」（Moriscos）*，宗教裁判所起訴暗中的穆斯林（crypto-Muslims）†，直至穆斯林社群的最後殘餘被完全驅逐（始自一六二一年）為止。至此，在經過九百年的持續之後，伊比利半島

上的穆斯林社會和文化終於完全消失。

在這部磅礴的政治史的背後，是卡洛斯所揭露的人類經驗的寶藏。都市文化在伍麥亞王朝時期和分裂時期皆茂盛繁榮。在十世紀的全盛階段，伍麥亞王朝的首都哥多華是西歐最大的城市。伍麥亞王朝的統治者起造巨大的宮殿建築群（例如「璀璨之城」）。他們還蓋了一間藏書四十萬冊的圖書館，把阿拉伯、西哥德、羅馬、希臘、波斯甚至印度的知識蒐羅其中。科目涵蓋哲學、宗教、醫學、天文學、工程學、植物學、地理學、歷史學和文學。分裂時期諸國的首都，例如塞維亞、托雷多、薩拉戈薩、瓦倫西亞和格拉納達，是思想不受羈絆、徵逐美酒和享受奢華的所在。在那，藝術、文學和音樂大放光彩，包含中世紀地中海宮廷文化常見的露骨的女子愛情及男同性戀詩歌。繁榮的光景蔓延到農村地區，那裡生產的莊稼大增。大量新的作物（例如稻米、柑橘、杏仁、甘蔗、茄子、朝鮮薊和香料作物）被輸入歐洲或在歐洲栽種。穆斯林還發展出先進的灌溉技術，把特別乾涸的西班牙東南部地區轉化成為蔥翠的菜園和果園。

一部「伊斯蘭西班牙」史必然少不了那些以「經書之民」身分住在穆斯林中間的猶太人和基督徒。「經書之民」是指其他同樣接收到上帝啟示的宗教社群，不過穆斯林認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之後走上了歧路，所以認定他們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比較低下。事實上，在穆斯林征服

＊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

†指表面上轉皈基督教但暗地裡繼續信奉伊斯蘭教的人。

西班牙的最初幾個世紀，伊比利半島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是基督徒。經過歲月流轉之後，他們和穆斯林發展出恩庇關係、鄰居關係甚至親戚關係，大部分基督徒最後在沒有強迫的情形下轉皈伊斯蘭教。換言之，絕大多數西班牙的穆斯林人口是來自基督徒而不是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移民。基督徒和規模較小的猶太人社群在社會各層次都扮演重要角色。穆斯林統治者的母親經常是基督徒貴族和奴隸，是穆斯林統治者透過與半島北方的基督教國家的王族的外交接觸及交易而取得。猶太人常常晉身高官，積極參與伊斯蘭教宮廷的活躍哲學、文學和科學文化。卡洛斯善感地把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歷史整合到「伊斯蘭西班牙」的歷史，也沒有忘記其他更邊緣的邊緣人，例如侍妾、奴隸和背教者（從一個宗教轉皈另一個宗教的人，過程中踰越了社會規範）。

因此，卡洛斯所呈現的「伊斯蘭西班牙」是多樣化、兼容並蓄，文化上高雅細密。雖然這位歷史學家小心翼翼強調宗教寬容不是一種刻意的理想，但他仍然主張那至少是「伊斯蘭西班牙」宮廷精英和知識精英中間的共識。他猛烈批評現代的一種成見（常常是透過大眾媒體推波助瀾）：穆斯林的統治只有宗教考量，他們的生活完全是由信仰方面的事情支配。卡洛斯顯示，權力與利益如何導致伊比利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間的聯盟、合作和共存，以及相同社群中同宗教者更為頻繁的內部傾軋。整體來說，卡洛斯邀請讀者去看見人類行動和人類條件的內在複雜性。透過提供讀者這部結構特殊且多層次的歷史，他精采地呈現伊斯蘭文明在歐洲西南角落跟基督教與猶太教一同發展時，帶有許多不同的面向。

各界好評

鬥牛、足球、佛朗明哥舞……這些都是一般人對於西班牙的印象，但歷史上的西班牙曾在八世紀初遭受穆斯林的統治，在十五世紀末推翻伊斯蘭勢力而建國後，慢慢走向歐洲化的基督教國家，在宗教改革後更成為天主教的守護者。在這一千多年來，西班牙從上帝的信徒變成阿拉的追隨者，之後又回到上帝的懷抱，她在中古時代不同於其他仍處於黑暗的歐洲國家，因為阿拉伯人的統治，使她幾度燦爛，其中大城哥多華還在當時被譽為「世界珍珠」。

這段西班牙早期的歷史在國高中歷史一〇八課綱中曾於「伊斯蘭教的起源與發展」與「歐洲的海外擴張與傳教」以及「伊斯蘭與世界」等單元提及，但著墨並不深，貓頭鷹書房所出版的新書《十字架上的新月》，不但可做為教師備課補充，更適合提供中學生課後閱讀素養之加強。

——王偲宇，國立員林高中歷史科教師

若要談到現代歐洲各國的歷史，羅馬帝國滅亡出現的新歐洲勢力畫分，是個極佳的起點。著名史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所著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認為地中海可謂是操縱羅馬帝

國命脈的生命線，七世紀以後，阿拉伯－伊斯蘭勢力的擴張，尤其穆斯林控制西地中海後，歐洲境內日耳曼蠻族的流竄劫掠日趨停滯，紛紛加速建國運動與鞏固內部統治。此歷史發展正是奠定現今歐洲版圖的重要基礎，而西班牙也開始由穆斯林統治，更重要的是，藉由穆斯林的翻譯運動，中古晚期的歐洲知識份子可從西班牙獲取上古希臘、羅馬非基督教的豐富古典資產，進而推動改革。由此觀之，穆斯林統治西班牙是個值得重新重視的議題，本書非常值得推薦細讀。

——莊德仁，建國中學歷史教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博士

《十字架上的新月》作者卡洛斯，運用豐富的研究資料，為伊斯蘭帝國在西班牙的興衰做出細緻多元的歷史重現與解釋，激發了讀者的好奇、同理，也挑戰我們的刻板印象及世界觀。如史詩般的生動敘事，以西班牙地區及伊斯蘭教為透鏡的歷史視角，補充教育現場西元七〇〇至一六〇〇年，伊斯蘭與基督教、猶太教在伊比利半島共處的故事，此書無疑是高中新課綱西洋史，「伊斯蘭與世界」單元的絕佳補充教材。

——陳正宜，南湖高中歷史教師

從西哥德變成安達魯斯，再由安達魯斯變成西班牙，中世紀的伊比利半島曾先後被基督徒和穆斯林主宰，使之與歐洲其他地方的歷史大相逕庭，發展別樹一幟。

究竟這些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為何越洋來到伊比利？作為外來者的他們，文化、生活和宗教都與當地存在極大差異，他們是如何維持在這片異鄉的統治？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融和與排斥、合作與競爭在這裡此起彼落，相近情況卻在歐洲其他地方並不常見，這又是為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就在你手上這本書當中。

——「即食歷史」部落客

卡洛斯的《十字架上的新月》為「伊斯蘭西班牙」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有洞察力和細緻入微的觀點。以廣博掌握原始資料和二手文獻為基礎，注定會使歷史學家用全新眼光看待伊斯蘭教在伊比利半島的表現。

——魯伊斯（Teofilo E. Ruiz），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學系傑出教授

跳脫一般的刻板印象，對伊比利半島上不同社群和信仰群體的關係及互動給予嶄新細膩的分析。

——肯尼迪（Hugh Kennedy），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阿拉伯文教授，著有《哈里發：一段觀念史》（*Caliphat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在《十字架上的新月》中，卡洛斯的高明分析闡明了是哪些力量創造了「摩爾人西班牙」的神話與實質。

——格利克（Thomas F. Glick），波士頓大學歷史學系榮退教授，著有《中古中期的伊斯蘭與基督教西班牙》（*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多年來，地中海研究一直因卡洛斯博識而創新的著作而豐富。現在，他把探究觸角伸入穆斯林統治下的中世紀伊比利半島。他的作品強索力探和鞭辟入裡，善於提問，又以娓娓道來的方式把過去事件再現於廣大聽眾面前。

——菲耶羅（Maribel Fierro），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理事會轄下地中海語言與文化中心研究教授

《十字架上的新月》根植於作者對中世紀伊比利半島歷史的深廣知識。卡洛斯這本書寫得好，敘事活潑生動，為這個歷史領域最近期的發展提供一個最新的綜合敘述。

——聖胡安（Alejandro García Sanjuán），韋爾瓦大學

獻給

彼得・弗拉基米爾・卡洛斯

（Peter Vladimir Catlos, 1923-2013）

和

金特拉・莉雅・卡洛斯（利耶賓許）

（Dzintra Lia Catlos née Liepiņš, 1923-2013）

在播種的春日學習，
在收穫的秋天教導，
在冬日享受。

——威廉·布萊克

十字架上的新月：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　目次

導讀　征服與「再征服」／李毓中……5
推薦　伊斯蘭西班牙：歐洲穆斯林富含生命力的歷史／梁元禎……9
各界好評……13
編輯體例……24
序言……25
引論　伊斯蘭教的開始和古典時代的結束……35

第一部分　征服：七〇〇至八二〇年

第一章　開口……47
第二章　天堂中的煩惱……59
第三章　古萊須之鷹……71

第四章　一位新的埃米爾……85

第二部分　轉化：八二〇至九二九年

第五章　刀口上的埃米爾國……99
第六章　安達魯斯的發明……112
第七章　聖徒和罪人……127
第八章　信仰的王國……140

第三部分　勝利：九二九至一〇三〇年

第九章　從西方升起的太陽……157
第十章　璀璨之城……167
第十一章　所有哈里發的人馬……174
第十二章　「一顆光輝的明珠」……185
第十三章　將軍、哈里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199
第十四章　得勝的宰相……208
第十五章　伍麥亞家的倒塌……220

第四部分　混亂：一〇三〇至一二二〇年

第十六章　追憶逝去的往昔……234
第十七章　國王的歸來……247
第十八章　在哲學王國裡的一名傭兵……261
第十九章　一把恐怖的快劍……277
第二十章　信仰與權力……289
第二十一章　一個非洲的哈里發國……298
第二十二章　黃金時代……311

第五部分　傳奇：一二二〇至一四八二年

第二十三章　大賽局……328
第二十四章　基督教政權下的穆斯林……343
第二十五章　項鏈上的珍珠……359
第二十六章　真主所賜的富裕……373
第二十七章　阿爾罕布拉宮的故事……389

第六部分　碎片：一四八二至一六一四年

第二十八章　最後的嘆息……408
第二十九章　處女和面紗……423
第三十章　和李果德一起在路上……436

後記　解纜的安達魯斯……451
鳴謝……457
伍麥亞埃米爾與哥多華哈里發世系表……459
奈斯爾王朝蘇丹與著名人物列表……463
注釋……468
詞語表……472
參考書目……485
索引……495

編輯體例

1. 阿拉伯姓名組成較為複雜。常見的伊本（ibn）、賓特（bint）代表某人的兒子和某人的女兒，所以「伊本・易卜拉欣」可以看成「易卜拉欣之子」，如果看到一個人名為「易卜拉欣・伊本・易卜拉欣」，代表父子兩代名字相同。

2. 而常見的阿布杜（'Abd）、阿布（'Abu）等，代表「的僕人」、「某人之父」等意思，因此這些都不能單獨存在。例如本書中常見的阿布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al」不翻譯，但不可簡稱為阿布杜。至於，「三世」其實是種現代用法，當時人不會如此稱呼，因此原書大多沒有特別寫上世代，但為了閱讀方便，在某些段落會加上第幾世來區分，讀者也可對照書末世系表。

3. 本書史料來源部分出自穆斯林檔案，因此原件所記時間為伊斯蘭曆，轉化成西曆後，可能出現對應上有跨年度的情形，故文中偶爾會出現一三二〇（二一）年等表示方法。

序言

「文明的衝突」的前線；對歐洲土地的外國入侵；「再征服運動」、十字軍和聖戰的舞台；一片宗教寬容和共存（*convivencia*）的土地：「伊斯蘭西班牙」的歷史已經被用很多方式講述過很多次。它的典型敘事方式開始於指揮官塔里克·伊本·齊亞德在七一一年登陸「基督徒西班牙」海岸，戲劇性地擊敗了它的西哥德人統治者。然後，在阿拉伯人的伍麥亞王朝的統治下，安達魯斯——即「伊斯蘭西班牙」——欣欣向榮。在這個時期，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共存共榮，安達魯斯變成一個國際化的阿拉伯-伊斯蘭社會，哥多華成為了「世界的明珠」，學者和科學家蜂擁而至。西元一〇〇〇年後不久，這個帝國垮掉了，基督徒和柏柏爾人彼此爭奪，前者想要收復故土，後者對基督徒和猶太人多所迫害。隨著基督徒節節勝利，穆斯林慢慢集中到格拉納達王國——伊斯蘭教在西班牙的最後飛地。最後，在一四九二年，這個王國被「天主教徒國王」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征服，它的末代君主「布阿卜迪勒」遭到放逐。至此，安達魯斯的歷史終結，展開了一個不寬容和壓迫的時代。

這一類敘事共有的一個假設是，宗教居於安達魯斯歷史的核心：穆斯林國家和基督徒國家受

到宗教身分和意識形態的驅使，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被視為是一部歌劇似的歷史的主角，在一個歷時幾世紀的舞台上一爭高下。為凸顯他們的文明差異，基督徒和猶太人被說成是「歐洲人」，穆斯林被說成是外來的「摩爾人」。這種觀點因為黑白分明和過度簡化而深具吸引力。

但作為歷史，這種史觀有著嚴重的局限性。首先是，「伊斯蘭西班牙」的根源不能往七一一年去尋，甚至不能往六二二年（穆罕默德從麥加出擊的一年）去尋，而是要往古典世界晚期*的地中海地區找去。當時，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各自包含著多樣分歧）才剛開始進入漸進的自我定義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它們的關係始終非常糾結。「伊斯蘭西班牙」的結束也不應該定在一四九二年一月一日，也就是「布阿卜迪勒」把阿爾罕布拉宮的鑰匙移交給斐迪南和伊莎貝拉之日。直到一六一四年為止，西班牙仍有數以十萬計的穆斯林。他們飽受歧視，被迫改教，到最後還是被驅逐出境。再來，穆斯林對安達魯斯的征服，並不是一個稱霸世界和聖戰的刻意計畫的一部分。它的原因複雜和自發，受到投機主義驅使的程度不下於受到意識形態驅使。「再征服」*和「十字軍」的觀念很可能都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也只有當它們是合於基督徒政權的目標時才會偶爾被引用。從七一一年到一四九二年不是一個不間斷宗教衝突的時期，伊比利半島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共處的時候，就像互相敵對的時候一樣多（也和他們發生內部傾軋的時候一樣多）。基督徒統治者並不常驅逐他們新征服土地上的穆斯林，反而會千方百計勸誘他們留下來。穆斯林也大多數選擇留下，以異教國王的子民的身分生活在祖居地。

摩爾人一詞原指茅利塔尼亞的居民。茅利塔尼亞是羅馬人的地名，其地包含了今日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大部分地區，阿拉伯人把同一地區稱為馬格里布（意指「西方」）。早期的拉丁編年史作者把這地區的人稱為「毛利」，在西班牙土語成為「摩羅」。後來，「摩羅」在卡斯提亞西班牙語僅僅指「穆斯林」（不過在英語，這個單字多了種族的弦外之音：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blackmoor一詞指黑皮膚的非洲亡命之徒）。用「摩爾人」來指中世紀西班牙的穆斯林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它暗示他們是外國人，種族上有別於本地人。事實上，來到伊比利半島的外國穆斯林相對不多。安達魯斯是透過改教成為伊斯蘭，絕大部分穆斯林都是本土血統，沒比西班牙基督徒有更多外國人色彩或更少歐洲人色彩。

當然，「西班牙」一詞本身用在中世紀時期便是一個誤稱。今日的西班牙民族和它的文化是一個現代現象，不是中世紀現象。如果說今日西班牙民族文化的統一性頗為薄弱，那麼這種統一性在中世紀更是不存在。所以，在提到這時期的基督徒國家時，更恰當的做法是稱之為「諸西班牙」。本書使用的「西班牙」一詞僅是指伊比利半島：西哥德人和在他們之前來此的羅馬人稱之為「伊斯班尼亞」，阿拉伯人稱之為「安達魯斯」（al-Andalus 八成是由西哥德語的 *landahlauts*〔繼承而來的地產〕訛變而成）。「摩爾人西班牙」這個用語是一種時代錯亂的英美發明，會讓

＊約西元三到七世紀。

†在西班牙文中，La Reconquista 應該翻譯為「再征服」，而非「收復」，這後來影響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征服」。過去常見的「收復失地」為錯誤翻譯。

安達魯斯的歷史和伊比利半島上的伊斯蘭教被種族化、浪漫化和東方化，帶來錯誤觀念和誤解。「歐洲」的概念同樣問題多多。它亦是一個現代概念。就像穆斯林把他們的國度定義為「伊斯蘭地區」*，歐洲基督徒也是認為自己居住在「基督教世界」而非歐洲，更斷然沒有以「歐洲人」自居。

釐清帶有預設立場的迷思和臆測很重要，因為「伊斯蘭西班牙」不僅是地中海地區、歐洲、伊斯蘭教和西方歷史的一個重要元素，而且時至今日還有著極大現實意義。很多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還有為數不少的學者）繼續把西方的歷史看成兩個基本上不相容的文明的衝突，即基督教文明（更近期則是猶太教－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互相衝突。這種觀點因為簡化和自我驗證的性質，所以非常有吸引力，也常常被各種專家和煽動家拿來作為合理化侵略性和打壓的藉口。在另一些人看來，安達魯斯則是前現代開明（premodern enlightenment）的理想境界，是我們今日被認為較不寬容的世界所應該效法。但這種觀念一樣是迷思。在西班牙本身，哪怕旅遊發展局提倡一種淨化過的西班牙觀（把西班牙說成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和諧共存的土地），右翼政客仍繼續謳歌「再征服運動」的精神——「再征服運動」是一種有力的國族神話，被方便地用來合理化卡斯提亞對於伊比利半島其他地區的支配。

我們有很好理由強調宗教認同在這部歷史的重要性（也因為這樣，本書才會把伊斯蘭教統治的西班牙地區稱為「伊斯蘭西班牙」）。宗教認同在很多情況下都是人看待自己的最重要方式。它規定了他們的法律制度，包括他們能和誰結婚、能從事什麼職業、社會和經濟地位為何、要繳

哪些稅、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食物和日常生活的各種其他細節。很多資料來源（同時包含基督徒和穆斯林兩邊的）都把這部歷史呈現為一場受到宗教助長的衝突，一開始是對這些「征服」†最早的拉丁文和阿拉伯文記載，然後是有關「屠穆斯林者」聖雅各的傳說、「再征服運動」的觀念、「悉德」的傳奇‡和不同穆斯林統治者所鼓動的聖戰。很多戰爭都被教宗認可為十字軍聖戰，也有一批軍事修會是為了和穆斯林作戰而在西班牙建立。普通穆斯林也會充當聖戰士，駐守在邊區地帶的城堡—修道院，而在「基督徒西班牙」，入寇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乃至被歷史學家稱為「為戰爭而組織的社會」。

儘管如此，人仍然是太複雜，無法被化約為宗教意識形態的自動代理人。宗教認同只是人想像自己在世界中所處位置的方法之一。他們也把自己視為族群的成員、王國的子民、城鎮和鄰里的居民、某一行業的從事者、知識的追求者、顧客和客戶、男人和女人、愛人和朋友。往往，這些連結可以克服基於宗教取向而形成的歸屬關係。另外，在一個形式上被宗教分裂的社會，一個人的對手和競爭者（不管是個人事務、政治事務還是經濟事務的競爭者）往往都是同一信仰社群的成員，所以一個人當然的盟友往往是其他社群的成員。衝突更多是發生在信仰社群之內，而不

＊「伊斯蘭地區」是指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和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用以區別於與伊斯蘭國家交戰的「戰爭地區」。

†指穆斯林在七一一年對伊比利半島的征服。

‡「西班牙人再征服運動」的象徵人物，本書中多次提及。

是之間。所以，西班牙的歷史，也有很大部分是關於跨宗教和跨族群的團結性，是關於不同信仰的國王之間或一般人之間的聯盟或友誼，是關於不同宗教的詩人、音樂家、藝術家、學者、科學家和神學家之間的合作共事。

不過這種跨宗教關係極少成為歷史敘事的一部分。部分原因出在我們的史料。我們大部分的書面證據都是由統治者、官僚和宗教人士製作，他們都是富有和有特權的男性，非常相信宗教認同是社會的基礎，而把歷史描寫為真正的宗教（也就是他們信仰的宗教）的追隨者和其他所有人的道德鬥爭，也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和個人利益。統治者的權威有賴於他們能夠把自己呈現為神定的秩序的合法維持者，所以傾向於用信仰的語言來表達他們追求的目標。在一個大家常把世界的運作歸因於上帝旨意的社會中，歷史事件常常是從宗教角度加以解釋，被說成上帝的獎賞或懲罰。

與此同時，歷史學家賴以作為材料的編年史和歷史著作，都是事件發生多年以後（往往是一、兩個世紀以後）才寫下來，因此它們會被後見之明扭曲，也會被作者的偏見、理想、回憶、憧憬和信念所扭曲。另外，這些歷史著作不是為了教育人或娛樂人，而是用來支持統治者的權利主張，方法是謳歌對前任統治者的回憶和為他們的政策建立歷史先例。在他們設法以古證今的時候，中世紀作者會同時自覺和不自覺地使用誇大、扭曲和杜撰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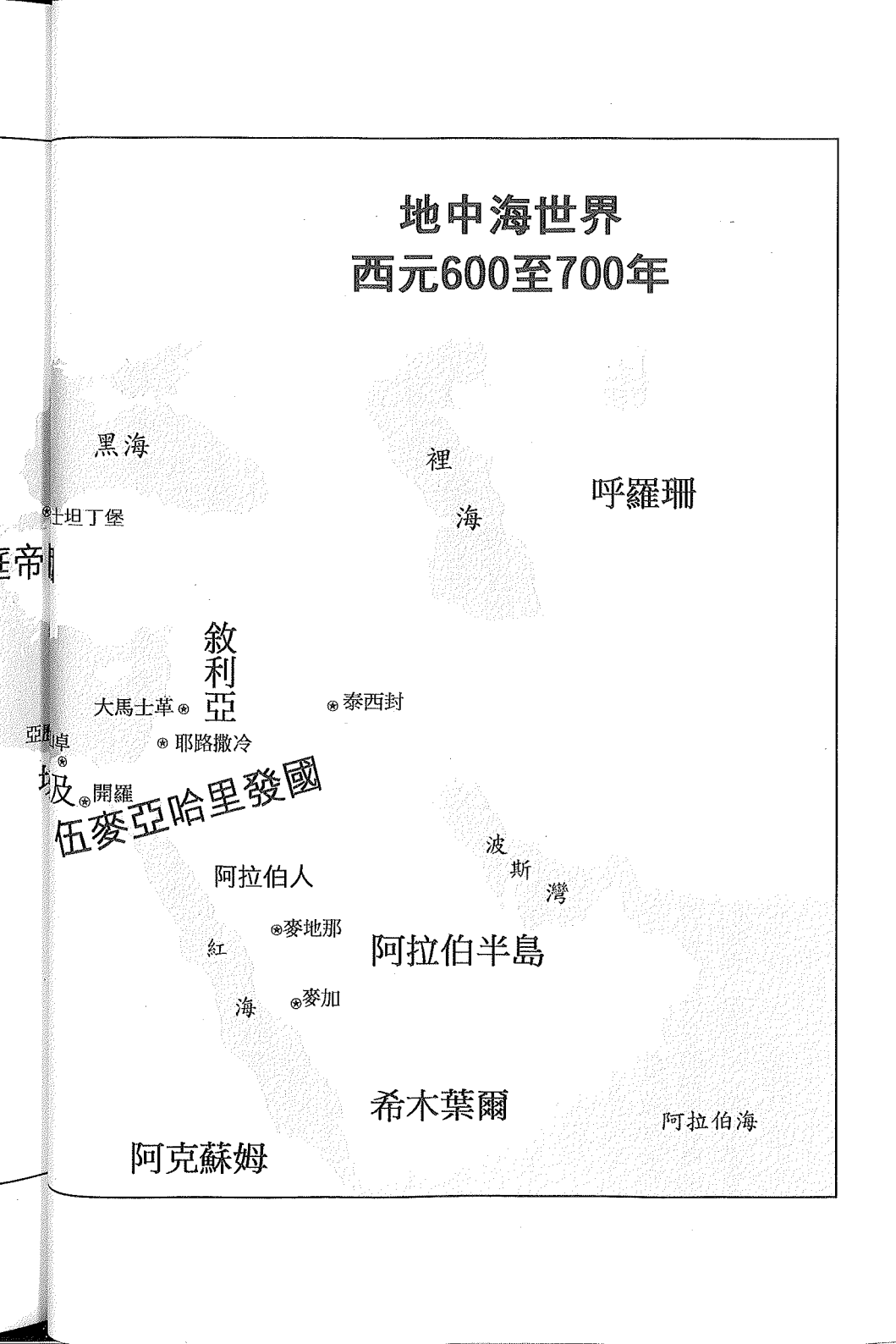
所以史家的任務之一，就是洞悉內建於史料中的偏見和不正確，發現宣告、神話、傳說、事實謬誤、矛盾和精心杜撰後面的歷史真實，目的是斷定人的真正動機和事件背後的真正塑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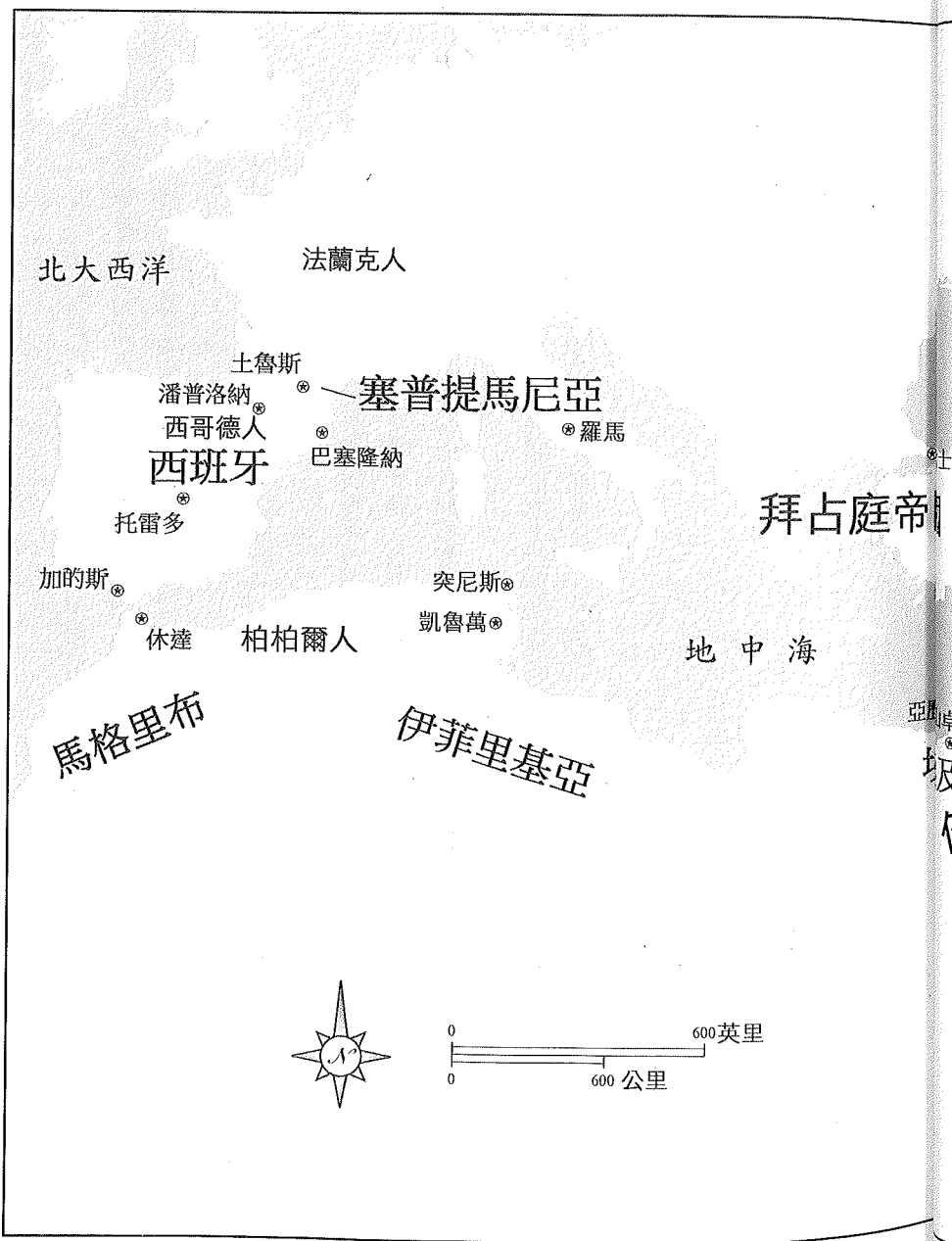
量。史家不應褒貶或說教，他的唯一目的是理解，捨此無他。所以沒有一本書可以自稱為「伊斯蘭西班牙」的「確切」或「真實」歷史：過去就是有太多因素在作用，因此被籠罩在太多不確定性裡。不過即使已經受到啟蒙和懂得自我批判，今日的歷史學家並沒有比他們中世紀的同儕，更不容易被偏見或預設左右。不管我們是不是自覺，我們寫出的歷史都傾向於反映和加強我們自己的理想，或是傾向於取得被我們認為是我們讀者的人的認同。

本書在兩個意義下是「伊斯蘭西班牙」的一部「新歷史」。首先，我沒有追隨陳腐的敘事方式，而是另闢蹊徑，並在篇幅許可的情況下，盡可能走到歷史背後去檢視那些常常不明晰但卻重要的歷史形塑力量，包括女性、奴隸、叛徒和小官吏。其次，本書主要是以近年出版的大量創新性學術研究為基礎，特別是西班牙、北非和歐洲學者的作品。我們對安達魯斯的理解已經受到了新的研究、考古學和藝術史的轉化，而它們有一大部分尚未觸及英語世界的讀者。

最後是信仰的問題。中世紀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國和基督徒的王國都自覺地以宗教取向來自我界定，而對它們的人民來說，宗教社群是他們賴以建構自己社會身分的主軸，但那不是唯一主軸。很多時候，大部分統治者和他們的大部分人民，都是以違反他們的宗教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行動。那麼，他們對信仰有多忠誠？答案當然是，他們沒有比我們更忠誠或更不忠誠，沒有比我們更理想主義或更不理想主義。他們是不完美的人，充滿矛盾，既能夠極度殘忍又能夠極度慷慨，既自私又能自我犧牲。最後，他們還是他們身體、野心和虛榮心的囚犯。簡言之，他們就像我們，而這正是他們的歷史值得我們在今日一讀的原因。

地中海世界
西元600至700年




北大西洋
法蘭克人
土魯斯
潘普洛納
塞普提馬尼亞
羅馬
西哥德人
西班牙
巴塞隆納
托雷多
拜占庭帝
加的斯
突尼斯
凱魯萬
休達
柏柏爾人
地中海
馬格里布
伊菲里基亞
0
600英里
0
600公里

引論 伊斯蘭教的開始和古典時代的結束

伊斯蘭教起源於七世紀初期的阿拉伯半島，那裡是一個地處邊緣、大半不宜人居的沙漠地區，住著游牧民族部落和綠洲居民。但阿拉伯人長久以來都存在於羅馬和波斯的古典世界。幾個世紀以來，貿易商和牧民旅行到北方，定居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住在羅馬（拜占庭）和波斯帝國的邊緣地區或內部。就像其他邊緣的「蠻族」那樣，他們是被大帝國的財富和文化所吸引，是以士兵和貿易商的身分受到重視。兩個帝國都在彼此的衝突中把阿拉伯人用作代理人，而貝都因人幾百年來在整個近東地區過著放牧的生活。

阿拉伯人的傳統宗教結合了異教與泛靈信仰，但後來因為和帝國世界接觸，基督教和猶太教深入到阿拉伯半島。其鄰近的阿克蘇姆（位於衣索比亞），自四世紀就皈信基督教；在葉門，希木葉爾的阿拉伯人國王在五世紀皈依了猶太教；阿拉伯半島上有些氏族認同於基督教或猶太教。在這個環境中，本土的一神教傳統開始形成，並在七世紀初期隨著伊斯蘭教的出現而達於高峰（伊斯蘭教是麥加商人穆罕默德在得到天啟之後開始傳播）。後來，他受到麥加統治者的逼害和威脅，在六二二年六月出走到雅特里布（後稱麥地那），這事件標誌著伊斯蘭教時代的開始。六

二九年，他以勝利者之姿態回到麥加，清除卡巴天房裡所有偶像，接受麥加領導部落古萊須皈依伊斯蘭教。

穆罕默德不認為自己開創了一種新的宗教，自視為崇拜唯一真神的一系列先知的最後一個，這個先知傳統開始自亞當，透過亞伯拉罕和耶穌延續。這種說法部分解釋了伊斯蘭教和它的兩個姊妹宗教的矛盾關係。基督教和猶太教都不承認穆罕默德是先知，不過，伊斯蘭教卻承認基督教和猶太教具有合法性，只是認為它們對唯一真神的解釋有誤。這個真神就是阿拉——亞伯拉罕的上帝——不管祂是被稱為耶和華、主（Kyrios）、天主（Deus），還是阿拉。在伊斯蘭教的統治下，這些非穆斯林社群以「被保護之民」的身分生活，財產獲得保障，可自由遵從自己的法律和宗教，唯一要求是他們得承認穆斯林為最高權威。

在宗教的層次，伊斯蘭教努力回歸一種純粹的一神教，排除不必要的儀式典禮，創造一個可反映真主意志的公正與和平的社會——真主的意志曾用阿拉伯文的《古蘭經》向穆罕默德啟示。伊斯蘭教的指導原則是人應該順服於上帝的意志，這就是「伊斯蘭」一詞的意義。它是一個沒有層級系統、沒有神職人員的宗教，其中的每個成員都必須為自己的救贖負責。它的簡約性體現在「清真言」的簡要：「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為創造一個公正的世界，伊斯蘭教著力於創造一個穩定共同體所需要的法規。在一個沒有正式政府而復仇文化又大盛的社會，這一點非常關鍵。與此同時，伊斯蘭教也強調個人道德和死後獎懲。阿拉伯人也像同時代的基督徒和猶太人一樣有著千禧年信仰，普遍相信「末世」已經臨近，一個後世界末日的正義

新時代即將揭幕。這種思想感情看來透過穆斯林早期的軍事勝利而得到確認。

伊斯蘭教還發展成為一個民族運動。雖然它號稱普世宗教，阿拉伯語仍然被認為是上帝揀選的語言，而阿拉伯人也多少感覺自己是「上帝選民」。他們的民族信仰、傳統和風俗強烈影響伊斯蘭教。另外，貝都因人的戰士文化讓伊斯蘭教能夠湧出阿拉伯半島，迅速征服四周的土地。儘管如此，阿拉伯人仍然不算是一個統一的民族。事實上，就像游牧民族中常見的那樣，個人主義和獨立被標舉為極高美德。新的穆斯林社會本來被認為可以消除階級、氏族和部落的差異，但作為阿拉伯社會典型特徵的黨派之爭，後來逐漸透過宗教語言來表達——甚至穆罕默德本人的家族也是如此。

所以，伊斯蘭教既是一個統一的架構，又是分裂和衝突的平台。與祕密發展起來和受迫害的基督教不同，伊斯蘭教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社會和政治運動，這一點形塑了它的內部發展與它和其他宗教的關係。追求向善可以同時表達在改善己和世界。戰士美德成為了道德美德，而透過一種自圓其說的邏輯，戰爭讓世人有機會生活在上帝的統治下，也讓阿拉伯氏族可以透過征服變得富裕和有權勢。

如果穆罕默德早生或晚生一個世紀，伊斯蘭教也許不會大盛起來，甚至不會發展起來。七世紀初期湊巧是地中海和近東世界歷史的關鍵點。其時，羅馬帝國因為內部解體和飽受蠻族攻擊，已經在西方崩潰。在東方，皇帝強推政教合一的做法讓很多子民感到怨恨。在波斯，帝國的統一受到宗教和階級衝突的動搖，又被不服從中央號令的地方總督火上澆油。

阿拉伯半島本身亦處於危機之中。傳統泛靈信仰和異教傳統看來已經衰落，有些內陸部落開始認同於基督教或猶太教。所以，穆罕默德傳播的訊息——即他是亞伯拉罕上帝的最後先知——具有潛在吸引力，不是完全地陌生。伊斯蘭教對社會正義的強調，還有它對最後審判日的標榜都找到現成的聽眾。更重要的是，一旦綠洲的統治者和游牧部落的戰士，意識到伊斯蘭教能夠讓他們變得有財有勢，他們就成為這種新信仰的熱情追隨者。因此就在拜占庭和波斯最脆弱的時候，阿拉伯人乘勢崛起。數個世紀裡，他們定居於兩個帝國並為他們征服了羅馬治下的近東以及幫整個薩珊王朝打下基礎。不過，這要等到穆罕默德在六三二年逝世後才會發生。

先知的死引發了一場預示著後來緊張關係的危機。這緊張關係主要是發生在控制著麥加的古萊須氏族和以麥地那為基地的穆罕默德早期追隨者之間：前者打算繼續掌握權力不放，後者選擇阿里作為先知的繼承人。阿里不只是先知的早期皈依者和密友，還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兒法蒂瑪的丈夫。不過，阿里年紀輕，支持者不夠多，所以麥加的精英取得勝利，在他們中間選出一名哈里發（意指「繼承人」）。阿里沒有抵抗，而最初三位普世承認的哈里發——阿布．巴克爾、歐瑪爾．伊本．哈塔卜和歐斯曼．伊本．阿凡——全都是古萊須族的顯赫成員和穆罕默德親近圈子的人，即都是「先知的同伴」。在他們的統治下，伊斯蘭教的霸權迅速擴張，擴大至涵蓋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伊菲里基亞東部（今日利比亞）、波斯帝國大部分，以及安納托利亞及科西嘉的一部分。在這個時期，伊斯蘭教法開始成形：《古蘭經》被標準化；伊斯蘭法官被制度化；伊斯蘭曆法開始使用。

當歐斯曼於六五六年被刺殺，阿里在麥加的支持者迅速擁立他為哈里發，導致伍麥亞家族指控他們是行刺的同謀，宣稱選舉無效。伍麥亞家族的資深成員敘利亞總督穆阿維亞拒絕服從中央號令。作為回應，阿里的支持者奪取了伊拉克。至此，戰爭的舞台已為兩邊架設好：一邊是伍麥亞家族和他們的追隨者，他們支持穆阿維亞；另一邊是阿里和他的追隨者，他們聲稱阿里是正當的哈里發和伊瑪目（意指「禱告領袖」）。伊斯蘭教歷史上的第一場內戰就此爆發。調停的努力失敗後，兩邊在敘利亞北部的錫芬交鋒，時間為六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經過一整天血腥戰鬥還沒有決定性結果之後，穆阿維亞建議交付仲裁，用這個方法來拖延時間和分裂對手。這一招奏效了：阿里有一些部隊離開戰場，宣稱他們拒絕承認任何哈里發的有效性，不遵奉除《古蘭經》以外的權威。所以，阿里現在還被迫和這些「分離派」戰鬥。六六一年，一個「分離派」份子將會刺殺他了。跟穆阿維亞和伍麥亞家族的戰鬥將會由阿里和法蒂瑪所生的兩個兒子哈桑和胡笙持續下去，但哈桑後來選擇退位，而胡笙於六八〇年在伊拉克的卡爾巴拉被伍麥亞家族的軍隊打敗。他被斬首，棄屍荒野。追隨者把他奉為貨真價實的伊瑪目，而且他的殉道也成為了什葉派發展的一件關鍵事件——「什葉派」一詞意指「阿里一派」，和作為「傳統派」的遜尼派是死對頭。隨著胡笙的死，伍麥亞氏族獲得了勝利。但只是暫時如此。

從他們位於大馬士革的新首都，伍麥亞家族主宰了擴張中的「伊斯蘭地區」，但很多穆斯林都不高興受他們統治。穆阿維亞被批評抵觸阿拉伯習俗，把哈里發弄成類似一種世襲君主制度。確實，伍麥亞王朝——將會持續至七五〇年代——代表著一種阿拉伯氏族和拜占庭王朝的綜合。

他們喜歡把自己表現為戰士，不太插手宗教事務，哪怕他們理論上掌管著最高宗教權威。又雖然他們的統治不必然是父傳子，但繼位的哈里發仍然是從家族成員中間選出。這個家族有著強烈的敘利亞根源，也和羅馬—拜占庭文化淵源甚深，而隨著波斯被打敗，擋在他們征服世界路上的，便只剩下信奉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不過，他們堅決把權力保留給家族成員和門客（Clients）的做法，還有他們以敘利亞為中心的做法，都讓前波斯帝國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半島的宗教精英非常不悅。

在伍麥亞家族的統治下，伊斯蘭教的領土擴張繼續大步向前。這期間，穆斯林定期入侵拜占庭的安納托利亞，又對君士坦丁堡發動過兩次不成功的強攻，一次是在六七四至六七八年，另一次是在七一七至七一八年。到七世紀晚期，拜占庭和大馬士革進入了一種脆弱的緩和關係，定期會簽署和平和進貢協議（哪一邊強就哪一邊獲得進貢），中間夾雜著戰爭。早期出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並沒有打算要征服北非，更沒有打算征服西班牙或歐洲。根據伊斯蘭教的歷史傳說，征服埃及（拜占庭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省份）是在六四〇年代由阿慕爾·伊本·阿斯靠著僅僅四千兵馬達成。他的成功是拜埃及地區的混亂所賜，真正的激戰並不多。很多城鎮都是在他兵臨城下時勉為其難投降，不過有時他也被迫猛攻人數不多，但堅決防守的拜占庭駐軍。

征服埃及意味著同時有了進一步向西發展的機會和責任。穆阿維亞和他的早期繼承者自視為正在與拜占庭進行一場生死鬥爭，決心要征服君士坦丁堡。在他們看來，北非是這場更大戰爭的重要基地。這種野心得到一個事實助長：七世紀晚期的「拜占庭非洲」（最近才從汪達爾人和柏

柏爾人的攻擊中恢復過來）處於無政府狀態。很多羅馬化的公民都仇恨拜占庭的統治，而拜占庭陣營內部也出現嚴重分裂。氣急敗壞的皇帝哈克略一度指控教宗馬丁一世和阿拉伯人暗通款曲，將他逮捕。在六四〇年代，一個地方官員格里高利自稱為皇帝，在身邊集結了一批支持他的柏柏爾人和拜占庭人，直到六四七年他的軍隊在突尼西亞南部被一支穆斯林軍隊擊潰為止。在都市化海岸地區邊緣運作的柏柏爾人部落同樣分裂。他們有些人將會很快投靠阿拉伯人，皈依伊斯蘭教，為穆斯林軍隊提供需求甚殷的人力。其他柏柏爾人激烈反抗，例如「女王」卡海娜統治下的那些就是如此。她要到七〇二年才會被打敗。

阿拉伯人花了大約六十年才征服這地區，原因一半是遇到激烈抵抗，一半是哈里發國一再發生內部衝突。六四〇年代的阿拉伯入侵占領了的黎波里，另一次發生於六六五年。在一個「先知同伴」奧卡巴·伊本·納菲的率領下，阿拉伯人向西進入突尼西亞，建立了堡壘城鎮凱魯萬作為前進基地。它不久便成為了新建省份伊菲里基亞（「阿非利加」非洲一詞的由來）的首府。六九八年，阿拉伯人攻占和夷平了迦太基港，讓拜占庭失去一個灘頭堡，又在內陸不遠處建立了城市突尼斯。與此同時，阿拉伯軍隊在柏柏爾人門客和轉皈者的輔助下，向西推進至阿爾及利亞北部和摩洛哥的高地，抵達位於太平洋岸邊的丹吉爾。至此，位於地中海岸邊的城市休達成為了拜占庭在北非的最後前哨站。不過，帝國海軍的威力猶存，導致穆斯林在七〇八年入侵巴利亞利群島失敗。考慮到穆斯林沒有海戰能力也沒有戰艦，這次入侵想必是仰仗拜占庭俘虜、轉皈者和被收編者。

雖然有種種挫敗，對北非斷斷續續的征服仍然帶來了極大利益。它讓阿拉伯人可以把新占領的領土鞏固起來，讓當地人習慣穆斯林的統治和逐漸被整合進阿拉伯人的軍事和行政系統。此地分裂的基督教社會因為都市的破壞和隔離於拜占庭世界之外，迅速走向衰敗。至於猶太人，他們一直受到拜占庭嚴峻法令的壓制，想必帶著幾分戒心地鬆一口氣，因為如今他們被授予「被保護之民」的法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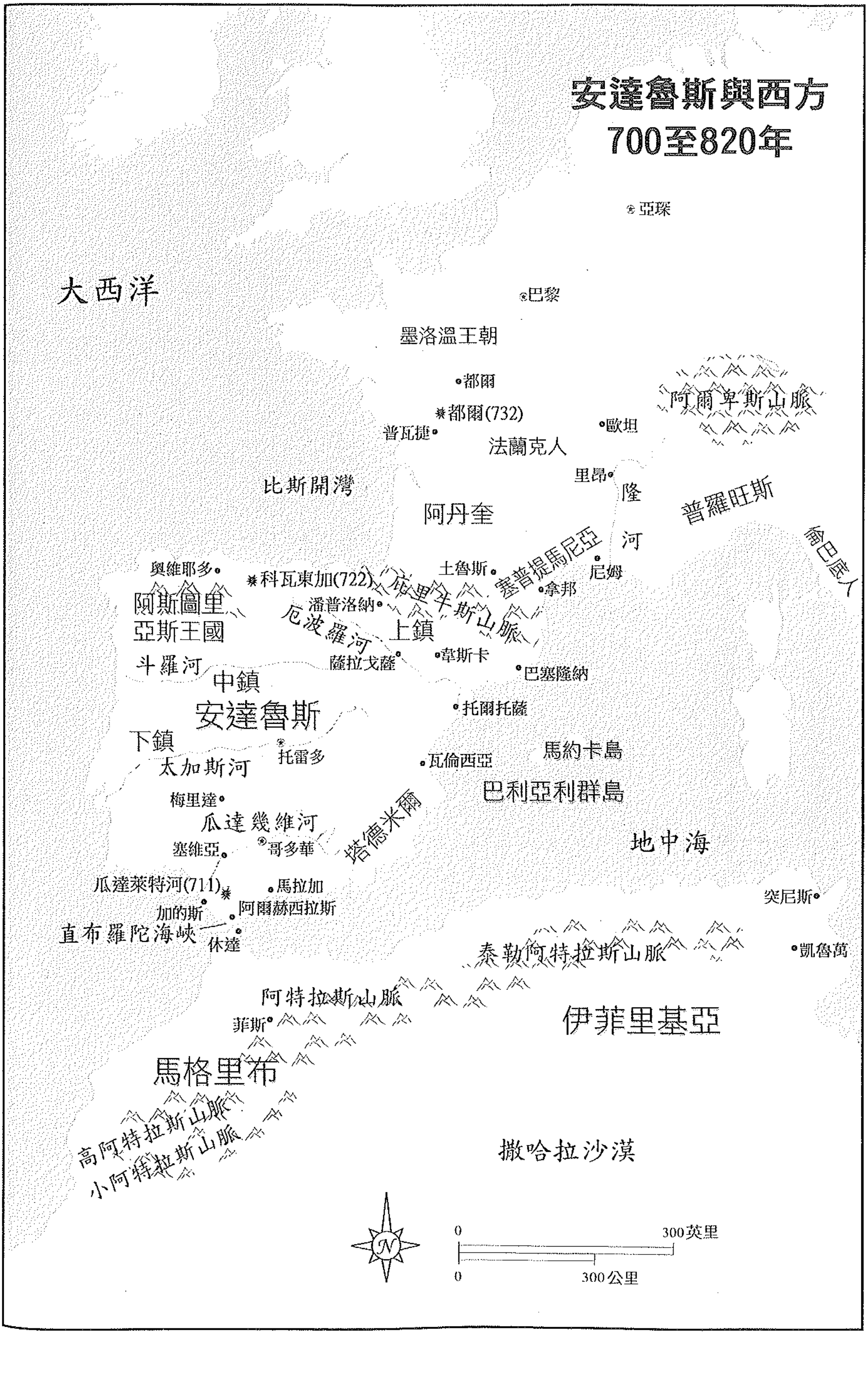
柏柏爾人的情況要較為複雜。他們並不構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就像阿拉伯人那樣，他們的大族群語言群體——撒哈賈和扎納塔——包含著各有獨立追求目標的部落與氏族。阿拉伯人打敗信奉異教的柏柏爾人之後，把他們整合到阿拉伯—伊斯蘭的宗教和親屬架構，阿拉伯領導人還會娶被俘虜的柏柏爾人婦女為妻妾。有些或大部分信奉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部落，也許還會轉皈伊斯蘭教，不過他們不是出於被迫。就像對阿拉伯半島的貝都因人那樣，對柏柏爾人來說，伊斯蘭教為部落的政治野心和軍事精力提供了一個崇高的理由和宣洩口。宗教熱情或宗教意識形態並不是征服背後的動力，其實，那是一個政治擴張的過程，跟羅馬人和他們各個蠻族敵人所曾經投入者，沒有多大差別。

八世紀早期，穆薩．伊本．努賽爾被任命為伊菲里基亞總督，他是敘利亞阿拉伯人，也是哈里發瓦利德一世的寵臣。利用幾乎完全是由柏柏爾人轉皈者構成的兵力，他向西推進，征服了摩洛哥很多地區。返回凱魯萬時，他把手下塔里克．伊本．齊亞德——一個恢復自由身的柏柏爾人奴隸——留下來駐守。當他的穆斯林軍隊集結在休達時，塔里克在晴朗日子會看得見「西哥德西

班牙」的遙遠山峰。分隔兩地的狹窄海峽的最窄之處只有十四·三公里，被希臘地理學家稱為「海克力斯之柱」。它分隔著非洲和歐洲，為通向繁榮和肥沃的西班牙提供了一條天然和好走的通道。西班牙曾經是拜占庭的行省，現今則由西哥德貴族和羅馬天主教會的主教共同統治。

第一部分

征服：七〇〇至八二〇年



安達魯斯與西方
700至820年
亞琛
大西洋
巴黎
墨洛溫王朝
都爾
都爾(732)
阿爾卑斯山脈
普瓦捷
歐坦
法蘭克人
里昂
隆
比斯開灣
阿丹奎
普羅旺斯
河
倫巴底人
塞普提馬尼亞
尼姆
土魯斯
奧維耶多
科瓦東加(722)
庇里牛斯山脈
拿邦
阿斯圖里亞斯王國
潘普洛納
厄波羅河
上鎮
薩拉戈薩
韋斯卡
巴塞隆納
斗羅河
中鎮
安達魯斯
托爾托薩
下鎮
托雷多
太加斯河
瓦倫西亞
馬約卡島
巴利亞利群島
梅里達
瓜達幾維河
塔德米爾
塞維亞
哥多華
地中海
瓜達萊特河(711)
馬拉加
突尼斯
加的斯
阿爾赫西拉斯
直布羅陀海峽
休達
泰勒阿特拉斯山脈
凱魯萬
阿特拉斯山脈
菲斯
伊菲里基亞
馬格里布
高阿特拉斯山脈
小阿特拉斯山脈
撒哈拉沙漠
N
0
300英里
0
300公里

第一章 開口

一八九八年六月八日，在安曼東部大風吹拂的沙漠中，捷克學者和探險家穆齊爾發現了伍麥亞哈里發在七四〇年代建造的狩獵行宮庫塞爾阿姆拉城堡。在城堡裡面，穆齊爾找到了損毀嚴重但仍然讓人眼睛一亮的拜占庭風格壁畫：有畫著騰躍的赤裸舞者，有畫著後足立地和演奏樂器的動物，有一幅天宮圖，還有一幅畫著六個君王向一個最高主宰致敬。根據希臘文和阿拉伯文的雙語圖說，前三位君王是波斯國王霍斯勞、拜占庭皇帝和衣索比亞國王。剩下的三個人物只有一個的名字流傳下來，他在希臘語中稱作羅德里克，在阿拉伯語稱作 Ludheriq。這就是西班牙最後一位西哥德人國王的肖像。他在七一一年被塔里克的軍隊殺死，卻在壁畫裡面復活，以認證伊斯蘭哈里發的榮耀。

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僅僅三十年之後，羅德里克的死，便已經在阿拉伯人的想像裡擁有了神話分量。安達魯斯是穆斯林兵力向西推進的最遠處，在阿拉伯人的想像裡是個遙遠和充滿異國情調之地，肥沃而流淌著財富，是勒死羅馬帝國的下一步。驕傲國王羅德里克已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同時受到阿拉伯人的鄙夷和仰慕。在不同的征服敘事裡，他是一個高傲的人物，而他會讓自

己和人民滅亡是因為他太自鳴得意，膽敢對抗順天應人的伊斯蘭大軍。

對「西哥德西班牙」（阿拉伯人將稱之為安達魯斯）的征服，七一一年四月如火如荼地展開，當時穆薩．伊本．努賽爾的副手塔里克．伊本．齊亞德聚集兵力，渡過分隔休達和西班牙南部海岸的狹窄海峽，登陸在日後將會以他為名的巨巖直布羅陀（這是「塔里克之山」之意）。不過他不是跳入未知：上一年他曾派遣一支遠征隊對伊比利半島南端進行偵察任務。塔里克的部隊（大概有幾千輕騎兵和步兵，還帶著家人）一渡過海峽，就向北朝瓜達幾維河的城市密集地區進發。在內陸某處，他們將會和羅德里克的軍隊迎頭相遇。兩支軍隊在瓜達萊特河的河岸上交鋒，地點八成就在加的斯的東邊。僅僅一天，西哥德王國的命運便決定了。羅德里克的軍隊被擊潰，包括國王本人亦死於刀劍下。「征服」的阿拉伯文是*fath*，那也是「打開的開口」的意思：在西哥德軍隊盡墨於一役之後，整個西班牙都向塔里克打開了。

收到這個消息後，伊菲里基亞總督穆薩．伊本．努賽爾派出增援部隊，第二年又親自帶著兩個兒子阿布杜．阿齊茲和阿布杜．安拉前往西班牙。所以，征服西哥德王國和征服敘利亞或埃及的情形其實很相似。隨著防禦能力完全被摧毀，當地人除了默然接受沒有其他選擇，因而沒有太多重大的頑抗場面。對穆斯林來說，挑戰是盡可能快速推進以坐收敵人混亂之利，把推進速度和控制既得領土的能力平衡得恰到好處。到了七一四年，穆薩和他的兩個兒子進入西班牙北部，攻占了中央大高原上的各個城市，又在七一六年一一降服庇里牛斯山脈南坡的城鎮。

繼續沿著多米蒂亞大道前進（這大道是連接加的斯和羅馬的羅馬古道），穆斯林軍隊在七一七年翻越庇里牛斯山脈，進入西哥德人的塞普提馬尼亞——這地名意指「七城之地」，而七城是貝濟耶、埃勒訥、阿格德、拿邦、洛代夫、馬格隆和尼姆。就在其西邊，另一個公國阿奎丹公國做出了有組織性的抵抗。該公國是法蘭克人王國墨洛溫王朝的附庸。為避免和它的統治者厄德公爵正面交鋒，阿拉伯軍隊折而向東，在七一八年抵達西班牙和普羅旺斯邊界的隆河。隆河河谷是一條通向北方的要道，會通過一系列環繞大教堂和修道院而建的著名城鎮。溯隆河而上，穆斯林洗劫和短暫占領了里昂，甚至遠達勃艮第北部的歐坦。之後，他們退回拿邦，看中它的堅固城牆、它可以連通大海和有猶太貿易商可以提供後勤支援等優點，以之作為地方首府。

塞普提馬尼亞的混亂局勢幫了穆斯林的大忙。殘存的西哥德精英害怕法蘭克人的霸權，所以侵略者能夠透過談判讓地方社群順服。但穆斯林的戰線拉得太長，兵力愈來愈薄弱。雖然他們的兵力獲得在地招募的補充，卻再也無法依賴人數龐大的柏柏爾人，因為柏柏爾人幾乎全都在西班牙定居下來。不過，他們還是向西進擊厄德的首都土魯斯，結果在七二一年一場決定性戰役中被公爵擊敗。

這些事件受到查理．馬特密切關注，他是墨洛溫王朝的宮相，也是法蘭克王位背後具影響力的人。在七三二年，好運將會降臨到查理身上，因為當時安達魯斯總督阿布杜．拉赫曼．伽菲奇召集了一支大軍，打算一舉擊潰厄德公爵。翻越庇里牛斯山脈之後，伽菲奇洗劫了波爾多，把厄德向北驅趕，不知不覺迎向了宮相的軍隊。他繼續前進，決心要洗劫富有的聖馬丁修道院——修

道院位於再往北三百二十公里的都爾，深入墨洛溫王朝境內。不過這個行動以災難告終，在伽菲奇的目標以南八十公里處，得到厄德幫助的查理把穆斯林軍隊誘進戰爭。穆斯林因為戰線過度延伸和太過自信，結果大敗於法蘭克人，許多人被屠殺，包括伽菲奇本人亦不能倖免。因著這場勝利，查理自此被稱為「鐵鎚」，並在七三五年自己加冕為法蘭克人的攝政王。接下來幾十年，查理和他的繼承人將會慢慢控制了整個阿奎丹和把穆斯林驅逐出塞普提馬尼亞。後來，都爾之戰的勝利被歐洲歷史學家誇大成為法國國族神話的基礎，而查理也被奉為歐洲基督教的救星。不過，對都爾的攻擊並不是文明的衝突或征服戰爭，只是一次入寇。雖然打了敗仗，穆斯林仍然在法蘭西南部停留至七三六年才撤走，期間靠著力量漸增的反墨洛溫王朝基督徒盟友幫忙，才得以存續。

在慢慢被趕出塞普提馬尼亞之後，穆斯林對被他們稱為安達魯斯的土地的控制反而更加強固。他們來到安達魯斯顯然是為了留下來。對於穆薩、塔里克和他們的部隊（不管是阿拉伯人、柏柏爾人還是拜占庭－羅馬北非人），安達魯斯既不遙遠，也不陌生，和庇里牛斯山脈以北的寒冷、潮溼土地大相逕庭。它一直是地中海和羅馬世界的一部分，而直布羅陀海峽也總是南海岸和北海岸的天然橋樑。除了北部大西洋海岸的多雨山脈地帶之外，它地理環境跟馬格里布、伊菲里基亞、埃及和敘利亞極其相似：由一系列乾燥平原構成，中間穿插著一些小山和河流，而如果河流的流水能善加利用，將可把曬得乾裂但肥沃的土壤轉化為如茵綠地。所以，對很多新來者而言，它不只讓人覺得熟悉，還充滿田園風味，堪稱天堂。很快地，在阿拉伯－伊斯蘭的文學裡面，安達魯斯也會以這種形象出現。

但是，入侵西班牙不是哈里發征服「歐洲」的宏大計畫的一部分——歐洲在當時是貧窮和低度發展的落後地區，在阿拉伯人的想像力裡完全沒有地位。阿拉伯人也許有模模糊糊的野心想要包圍拜占庭，但這不是哈里發國的戰略方案。這個時期的統治者極少執行複雜或遠程的計劃，哈里發們亦不例外。另外，在阿拉伯—伊斯蘭的腹地，並不是人人都對在西班牙冒險感到安心。據說哈里發歐麥爾二世（七一七～七二〇）曾考慮完全撤出安達魯斯，唯恐穆斯林在寒冷和遙遠的遠西地區會太過孤立和脆弱。

有好些因素加在一起驅使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越過海峽進入西班牙。宗教當然是因素之一。宗教給予入侵者凝聚力和決心，讓他們感覺自己是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戰鬥。如果這些戰士在戰爭中喪命，他們至少可以以殉教者的身分而死。所以在入侵者和基督徒中間，有一種不確定的模糊意識：他們是在進行宗教鬥爭。這種觀點在基督教神職人員中間特別強烈，他們是用天譴的角度看待穆斯林對西班牙的征服，就像《舊約聖經》記載上帝懲罰以色列人的那樣。很多教士、主教和修士都在穆斯林抵達前逃跑，帶著他們教堂的珍寶和聖物前往安全的蠻族王國避難。率先這樣做的是托雷多大主教辛達瑞德，他在七二一年跑到羅馬，任由教眾自生自滅。

但是宗教動機不足以充分解釋穆斯林的大舉入侵，而很多渡過海峽的人都不是特別虔誠。他們主要動機之一無疑是貪圖財富。拉丁基督王國的教堂和修道院沒什麼防禦能力，又藏有大批金銀和鑲寶石的器物，全都可以予取予求。除此以外還有莊稼、牲口和人口供應所需。奴隸是一種寶貴資源，外國女人又特別受到青睞。很多入侵者（特別是阿拉伯貴族）都是貪圖榮耀和權力，

希望占領土地成為領主——這種野心和擴大「伊斯蘭地區」的宗教要求一拍即合。

另一方面，大部分柏柏爾人戰士帶著親人渡過海峽，目的是殖民半島的肥沃土地。不過，一旦到了安達魯斯，他們也受到西哥德王國瓦解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和唾手可得的財富誘惑。所以，征服西班牙雖然常常被當作一種宗教行動，實質上卻是複雜得多。事實上，阿拉伯編年史家傾向於用人性因素（例如驕傲和貪婪）來解釋許多事情，而就連基督徒歷史學家都承認，如果不是有很多非穆斯林幫助，塔里克和穆薩就不可能征服西班牙。羅德里克在西哥德貴族中有很多敵人也是因素之一。

幫助穆斯林征服安達魯斯的非穆斯林之中，居首功的是朱利安伯爵。他通常被說成是拜占庭在北非最後一個據點休達的總督，為塔里克提供入侵所必需的船隻和情報。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面對穆斯林征服北非，一個孤伶伶的拜占庭總督可能會把命運押在穆斯林身上。不過中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喜歡給事情增加點戲劇性，所以用一個故事把朱利安與穆斯林的合作解釋成是羅德里克咎由自取。

根據該故事，羅德里克要求伯爵把女兒弗洛琳達送到托雷多的宮廷受教育。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既可以讓弗洛琳達在宮廷圈長大，羅德里克也獲得了一個可以保證朱利安效忠的人質。不過，一看到嬌媚無比的弗洛琳達，羅德里克便慾火焚身，強暴了她。這件事很快傳到休達，朱利安得知後，誓言為女兒的名譽報復。所以，對他來說，塔里克的出現相當於一件天賜的禮物，而穆斯林的征服也變成了他報私仇的工具。

但這個故事有多少事實成分？朱利安被形容為一個拜占庭官員或一個柏柏爾人基督徒，但在資料來源的說明上極其模糊。他一樣有可能是一名西哥德貴族，是休達和加的斯的領主，所以才會有興趣讓伊比利半島和穆斯林控制的北非保持聯繫。據說，早在七一〇年，朱利安便曾借船給塔里克去偵察西哥德王國的防禦力量。翌年，他更是全面投入，把自己的艦隊交給塔里克調遣，又為穆斯林軍隊提供情報和後勤補給。他在七一二年穆薩到達後繼續扮演這種角色。這是一個大膽但精明的背叛。事後，朱利安備受新統治者的禮遇，並定居在哥多華。他的兒子後來也轉皈伊斯蘭教，後代繼續在穆斯林安達魯斯的宮廷圈享有地位與威望。

雖然弗洛琳達的故事幾乎可以肯定是杜撰的，但要是沒有朱利安和類似他的其他人，征服安達魯斯的事不可能發生。敘利亞的阿拉伯人沒有航海的傳統。他們依賴被征服的人民從事海上冒險，作戰時也需要他們提供情報和指引方向。就像在近東一樣，阿拉伯人在安達魯斯的成功，有一大部分是拜他們企圖征服的人民的內部不和所賜。事實上，基督徒中間的分裂和西哥德王國的內部分裂，可以在另一個以羅德里克為中心的傳說找到蛛絲馬跡。這傳說涉及一間上鎖的房間和一個古代的詛咒。

該故事稱，在七一〇年登基的羅德里克，以脾氣暴躁和擁有顯赫血統著稱：他是偉大的國王辛達斯文特的曾孫。加冕典禮在西哥德王國首都托雷多舉行，由大主教膏立新王。但不管他的未來有多麼看好，他的登基典禮都受到了不祥之兆的陰影籠罩：接受加冕時，他不小心把王冠和權杖掉到了地上。就連托雷多大主教在他額頭塗抹的聖油都不能拯救他。

天主教會不一定會為西哥德國王提供超自然的保護。西哥德人當基督徒已經很久，但卻是屬於阿里烏派。這一派主張耶穌的地位要低於上帝，所以曾經在三二五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被斷定為異端。後來，阿里烏派向日耳曼蠻族傳教，而包括西哥德人在內，有些日耳曼民族非常樂意接受一種讓他們不用臣服於羅馬皇帝宗教權威的基督教。

就像阿拉伯人一樣，西哥德人是半游牧的戰士，只把國王視為是因應需要暫時選出的戰爭領袖。當他們在五世紀初期定居西班牙之後，阿里烏派西哥德人以一個獨立階級的身分統治羅馬化的基督徒人口，維持著自己的語言、法律和宗教。不過就像東方的阿拉伯穆斯林一樣，他們無法忽視教會的存在，因為隨著羅馬公民社會的崩潰，教會為司法和稅收等管理事務提供了關鍵性的制度架構。所以，阿里烏派西哥德人和天主教神職人員，維持著一種不自在的平衡狀態：互有敵意，但又少不了對方。

到了六世紀晚期，教會和君主需要彼此的事實已經變得很明顯。幾個貴族大家庭對於王位的爭奪，讓西哥德王國陷入斷斷續續的內戰狀態，而西哥德貴族也慢慢與尚存的當地天主教精英纏結在一起。如果把教會拉進來，也許可以讓王權帶有神聖色彩，有助於提高王國的穩定性。所以，在一次繼位之爭之後，一個叫雷卡雷德的王子登上王位，並在五八七年皈依天主教。按照當時的風尚，他的阿里烏派人民也有義務效法國王改教。不過，在當時，西哥德人上層階級的內部傾軋風氣，已根深柢固，積習難返。

在六七二年，當辛達斯文特的漫長統治結束，王國的顯要和主教們選立瓦慕巴為新國王。他

馬上就得對付塞普提馬尼亞發生的叛亂和巴斯克人在北方的攻擊。他在六八〇年駕崩，死後發生了一連串的王位之爭。一個不得人心的國王伊基卡勝出，他打破選舉國王的慣例，指定自己的兒子維察作為繼承人。維察只在位十年，他在七一〇年死後，好幾個角逐者（大概包括朱利安）爭奪王位。一個西哥德貴族派系選擇了大膽而高傲的年輕戰士羅德里克作為國王，用武力消滅反對者。正是在這個時候，穆薩的軍隊抵達了非洲的大西洋海岸。

登上王位之後的羅德里克不只得對付對手，還得處理巴斯克人對北方的再侵略。七一一年，他在西班牙北部討伐巴斯克人時，得知塔里克登陸的消息。因為兼程趕路阻擋穆斯林的入侵，他的部隊人疲馬乏，而且軍隊中還有一些人暗中支持其他的王位爭奪者，因而軍心不穩。反之，塔里克的部隊卻是神清氣爽和鬥志昂揚。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只得到朱利安的協助，還得到維察家族的支持——他們有些人答應開戰後離棄羅德里克。交戰的經過已不可考，可以確定的是，羅德里克的軍隊徹底大敗，國王本人也被殺。不管合不合理，失去西班牙的罪責都落在了他的頭上。為了象徵性地描繪使西哥德王國瓦解的緊張局勢，編年史家編出了一個傳說。

其中一個和西班牙有關的神話英雄是半神海力克斯。他被希臘諸神責成從事的「七件苦差」之一是偷走住在西班牙西南遠端的三眼巨人革律翁的牛群。正是因為他的緣故，位於直布羅陀海峽兩邊的海岬才會稱作「海力克斯之柱」，被認為標誌著已知世界的盡頭。在編年史家編的傳說中，海力克斯是西班牙第一個國王，他建立了托雷多，在那裡造了一座塔收藏財寶。他給塔門上了一道鎖，又用一句咒語加以保護。此後王國的二十四位統治者出於尊重海力克斯的願望，都給

塔門多上一道鎖。只有高傲的羅德里克除外，他把所有的鎖撬開，進入塔內。不過，他沒有發現財寶，只找到一些刻劃戴頭巾騎兵的雕刻（或繪畫），還有一句警告：塔若打開，這些騎兵就會入侵西班牙。所以，塔里克和穆薩會到達安達魯斯乃是天注定。

西哥德人不是唯一被野心和高傲所苦的人。安達魯斯征服者穆薩的命運將不會比被他征服的國王好多少。他的父親是伍麥亞家族的門客，因著這層關係，他在六九八年被哈里發阿布杜·阿齊茲任命為伊菲里基亞的總督。阿布杜·阿齊茲在七〇五年駕崩，由兒子瓦利德繼位，穆薩繼續得寵。在他的指揮下，阿拉伯人征服北非西部，讓柏柏爾人落入伊斯蘭教的統治。塔里克就是柏柏爾人，他在獲得穆薩釋放和任命為副手以前顯然是個戰俘。而塔里克會在七一一年帶著柏柏爾人部隊入侵西哥德王國，完全是一己的決定。

傳統的阿拉伯社會奠基於部落、氏族、家族和恩庇的關係，而在恩庇關係中，較沒有權勢者，會用效忠換取較有權勢者的保護。在七世紀晚期的阿拉伯人大擴張時期，恩庇制度（*wala*／clientage）是他們軍事成功的關鍵。轉皈者——通常是信仰異教的俘虜或非穆斯林的阿拉伯人——會被整合到他們的俘虜者的家族網絡裡：他們會取阿拉伯－伊斯蘭名字，有時候還會把保護人的世系納為己有。如果他們一開始是家中奴隸，他們在獲得主人信任後常常會獲得釋放，然後繼續為主人的家族服務。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必然是屈從原主人之下。正如穆薩和塔里克的複雜關係所顯示的，門客隨時準備好追求自己的目標，而恩主有必要用眼睛盯著有野心的門客。所以，

恩庇制度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機制，把新人整合進由阿拉伯人所支配的穆斯林社會。對穆薩來說，像塔里克之類的人特別有價值，因為他可以作為穆薩和新招募的柏柏爾人軍團的中介——大部分柏柏爾人八成不知道伊斯蘭教為何物，也很少人能夠說阿拉伯語。

塔里克成就驚人。打敗羅德里克以後，他的軍隊往南方呈扇形散開，而他自己則率領一支縱隊前往西哥德王國未受保護的首都托雷多。不過，穆薩對於塔里克沒有獲得他的批准自行其是感到生氣，又要求大比例的戰利品。為控制大局，他在七一二年率領一支阿拉伯人軍隊連同兩個兒子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塔里克的成功讓他嚇一跳，他解除塔里克的指揮權，自己完成征戰。不到四年，幾乎整個伊比利半島都處於穆斯林控制之下。這次征討讓他自己、他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支持者變得極其富有。七一四年，穆薩帶著大量奴隸和大批財富返回凱魯萬，留下兒子阿布杜·阿齊茲管理安達魯斯。就這樣，西班牙的財富被打包送到伊菲里基亞。根據傳說，麻煩就是由此開始。

從伊菲里基亞，穆薩匆匆前往大馬士革覲見瓦利德，好展示自己的戰利品和俘虜，並把征服所得的五分之一獲利獻給哈里發。塔里克也被他帶著一道前往。不過，他才剛抵達大馬士革，瓦利德便死了，由弟弟蘇萊曼繼位，而這位新哈里發對穆薩極度沒有好感。蘇萊曼相信穆薩藏起一些戰利品，這個指控得到穆薩一些對手的支持，也從被穆薩羞辱的副手那兒得到證實。塔里克拿出的證據是安達魯斯一件引人矚目的戰利品：所羅門王的桌子。

根據傳說，當塔里克到達托雷多和進入大教堂之後，發現了一張鑲嵌著珠寶的黃金大桌子。那是《聖經》中國王和先知所羅門的遺物。在這個故事最複雜的版本中，塔里克把桌子交給穆薩之前，偷偷把一根桌腳換成了不搭的複製品。當穆薩把桌子當成自己找到那樣獻給蘇萊曼時，哈里發問他為什麼其中一根桌腳看起來會不同。於是塔里克出示第四根桌腳，證明穆薩是個騙子，搶奪了征服西哥德人的功勞。結果，穆薩的財富被沒收，本人被逐出宮廷。對於塔里克後來的遭遇，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沒有任何資料可供稽考。有些歷史學家主張，這個故事也許包含若干真實成分，也就是那張桌子可能真的是第一聖殿的遺物，是羅馬人在西元前七〇年洗劫耶路撒冷時取得，後又被西哥德人在四一〇年洗劫羅馬時取得，帶回托雷多。不過，它明顯是一個後起的傳說，是用來解釋穆斯林征服的緊繃性和不確定性。

征服的舉動同時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感到焦慮。塔里克和穆薩雖然有著相同宗教信仰，但他們一個是柏柏爾人，一個是阿拉伯人，體現著和伊斯蘭教平等主義宣稱相左的社會和文化的分歧。阿拉伯人擁有特權，柏柏爾人擁有數量上的優勢。上述傳說還透露出要從遠處控制一個下屬（不管是穆薩控制塔里克還是哈里發控制穆薩）有多麼困難。它反映出把伊斯蘭世界擴大到異教的領土有多麼危險。蘇萊曼有很好理由不信任穆薩：他在西方的成功可以被視為一種更大野心的表徵。到了他返回大馬士革之時，他對「伊斯蘭西方」的控制，想必已經讓哈里發產生疑慮。他不只搶了塔里克的功勞，還把三個兒子立為總督：阿布杜·安拉管伊菲里基亞，阿布杜·馬利克管馬格里布，阿布杜·阿齊茲管安達魯斯。他明顯是在打造自己的王朝。

第二章 天堂中的煩惱

早期的穆斯林把世界二分為「伊斯蘭地區」和「戰爭地區」，後者是穆斯林有責任戰鬥以落實「真主的和平」的地區。另外，穆斯林有權俘虜「戰爭地區」的人口和占據他們的財產，除非這些居民願意臣服於穆斯林，成為「被保護之民」——這樣的話，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就會受到尊重。穆斯林強烈想要沒收被征服地區的財富，用以犒賞戰士和資助伊斯蘭社群。但由於他們人數有限，透過武力維持秩序並不容易，所以他們非常樂意取得在地人的自願順服。在安達魯斯一如在伊斯蘭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仰賴被征服人民的配合，幫忙管理新的領土。他們需要懂得當地法律的中間人、稅吏和行政官僚，替成為新主人的阿拉伯－伊斯蘭精英牟利。就像他們之前的西哥德人那樣，征服者需要教會和它的神職人員維持秩序。

在八世紀初，伊斯蘭教才開始發展一套正式的教義，由此產生了一個辯論：穆斯林究竟應該自視為一個獨立宗教的一員，還是一個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在內的更大「信徒共同體」的一員？不過撇開宗教不論，入侵者明顯認為自己屬於一個擁有特殊權利的特殊階級，「被保護之民」則要低一等而且得交稅，例如「丁稅」。安達魯斯早期發行的錢幣鐫有「清真言」，但用拉丁文書

寫，目的大概就是為了推廣這種差別。到了七一六年，錢幣改為雙語，而到了七二〇年則只發行阿拉伯文錢幣。

在這段征服時期的基督徒，其態度還比較模稜兩可，而只有到了較後來的史料，穆斯林的宗教身分才成為一個議題。拉丁編年史家傾向於把穆斯林稱為「以實瑪利人」或「夏甲人」，而不是稱之為（例如）「薩拉森人」或「異教」。他們把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區分開來，以「民族」稱之而不是以宗教群體的成員稱之，並意識到穆斯林社群的內部衝突。在拉丁文的《七五四年編年史》中，提到阿拉伯指揮官時用的是和稱呼基督徒統治者一樣的道德中性詞語，會在他們行為正義時加以讚揚，不正義時加以譴責。近乎同時代的《七四一年編年史》提到穆罕默德時，甚至語帶尊敬。宗教界線從一開始就很模糊，而這種情形在入侵者和當地精英整合起來之後更甚。朱利安伯爵和維察的追隨者，跟塔里克的合作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穆薩的兒子阿布杜．阿齊茲的短暫政治生涯，可以再多提供幾個例子。

阿布杜．阿齊茲在第二波入侵時，陪伴父親登陸地中海海岸，然後向北進發。在莫夕亞北部，他進入了一個名叫狄奧底米爾的西哥德顯要的地盤。雙方達成協議。阿布杜．阿齊茲保證為狄奧底米爾領地的居民和財產提供保護，又發誓不會攻擊他們的教堂或干涉他們的宗教生活。作為回報，狄奧底米爾宣誓效忠阿布杜．阿齊茲，承諾會以現金和農產品的方式，支付一筆為數不大的貢金。饒富意義的是，這項協議並沒有影響狄奧底米爾作為地方統治者的地位：承認穆斯林

的大領主地位並不妨礙他繼續當權。這份條約反映出，很多入侵者和在地精英對於穆斯林的占領，都是採取一種實用主義態度，而阿布杜·阿齊茲和狄奧底米爾建立起來的互相承認模式，後來在整個伊比利半島都受到仿效。

阿布杜·阿齊茲在西哥德人首都和西班牙教會心臟托雷多實行的政策，本著一樣的宗旨，和他父親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穆薩抵達托雷多時，決心要剷平所有潛在的反抗力量，將剩下的貴族一網打盡，加以處決。然後他建立塞維亞作為新首都，進一步削減托雷多的影響力。不過，當阿布杜·阿齊茲到達時，卻採取懷柔手段，又追隨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來為自己的新地位製造合法性：娶羅德里克的寡婦艾嬌倫為妻。不過，如果說此舉是對在地貴族發出一個和解訊號的話，它卻讓阿拉伯的軍事精英感到震驚。據說，在艾嬌倫的鼓勵下，阿布杜·阿齊茲開始穿著得像國王，又在私底下戴一頂王冠。甚至有謠言說他改信了基督教。這讓他成為了一個背教者，死有餘辜。所以有一次，當他在一間原為教堂的清真寺禱告時，幾個阿拉伯人將領突然出現，把他砍死，首級送到大馬士革供哈里發御覽。參與政變的有菲赫瑞氏族的成員——這個阿拉伯氏族，將很快同時統治伊菲里基亞和安達魯斯。

與在地家族通婚，是建立權力網絡的一種策略，這種做法在打算定居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將變得稀鬆平常。婚姻是一種政治工具，而且因為男性穆斯林被容許娶四個太太，所以他們可以同時構築多個網絡。另外，由於基督徒和猶太人等「經書之民」中的女性嫁給穆斯林之後，不必改信伊斯蘭教，所以他們的婚事在他們的大家庭眼中是可以接受。不過通婚只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掛

搭在一起的形式之一。入侵者也在西哥德顯貴的親戚（後來是顯貴後裔）中找到自願的盟友——他們大部分都會轉皈伊斯蘭教。穆斯林精英階層的成員，也準備好和地方上的基督徒勢力締結聯盟，為此不惜得罪其他穆斯林。事實上，總督阿布杜·拉赫曼·伽菲奇會在七三一年對阿奎丹公國發動致命攻擊，就是因為有個柏柏爾人指揮官歐斯曼在阿奎丹的厄德公爵的支持下，在庇里牛斯山脈建立了一個半獨立的公國（歐斯曼準備娶厄德的女兒為妻）。這是現實政治考量壓過宗教認同的例子。穆斯林和穆斯林的政治鬥爭比比皆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間也是如此。

到了七二〇年代，「基督徒西班牙」顯然已經被「伊斯蘭安達魯斯」取代。不過，這個征服並不標誌著基督徒社會的結束，而毋寧是一個漫長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創造過程的開始，其中牽涉到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包括了阿拉伯人、柏柏爾人、西哥德人的後裔和羅馬化的原居人口。接下來幾十年將會以反抗和叛亂為特徵——它們不只發生在安達魯斯，還發生在整個北非和哈里發國本身的心臟地帶。然後，經過一系列難以想像和不能預見的事件之後，「穆斯林西班牙」將會在哥多華的伍麥亞埃米爾國的統治下穩定下來。

到了七五〇年，隨著穆薩的幾個兒子垮台，菲赫瑞氏族，即奧卡巴·伊本·納菲的後人，控制了「伊斯蘭西方」。阿布杜·拉赫曼·菲赫瑞，又名伊本·哈比卜，在凱魯萬進行統治，而他叔叔優素福則在安達魯斯卯足勁要支配整個伊比利半島。七五〇年，他們名義上的主子——大馬

士革的伍麥亞哈里發國——被推翻，而隨著一個新的哈里發家族阿拔斯的登基，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也轉到了波斯。叛徒對於被打敗的王朝下手不容情：那些沒有在戰爭中被殺的伍麥亞家族成員，也在逃往敘利亞途中被捕殺。唯一死裡逃生的潛在繼承人是一位年輕的王子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維葉。當革命爆發時，他還只是個少年。阿布杜·拉赫曼的父親穆阿維葉曾被自己的父親——七四三年過世的哈里發希沙姆——欽定為繼承人，但在七三七年英年早逝，之後他好幾個兄弟先後坐上哈里發的位子，但都不長久。

阿布杜·拉赫曼一度為了擺脫追捕者而游過幼發拉底河。之後他集結忠心的家族成員、門客和僕人，向西進發，偷偷穿過埃及，去到伊菲里基亞和伊本·哈比卜的宮廷。但幾乎不可能指望伊本·哈比卜會歡迎這位少年王子。阿布杜·拉赫曼現在是一個逃亡者，對菲赫瑞氏族的權力構成威脅。因此王子投靠西面的奈夫宰柏柏爾人：那是他母親的族人，當年她被俘虜，送到敘利亞給他父親作為戰利品。阿布杜·拉赫曼派親信（獲得自由的前奴隸）巴德爾前去接觸定居在西班牙的奈夫宰柏柏爾人，並為他與家族成員和門客渡過直布羅陀海峽作準備。消息傳到優素福·菲赫瑞耳裡，這位年老的安達魯斯總督向他滿肚子詭計的副手——阿拉伯司令官蘇麥爾·伊本·哈蒂姆·奇拉比徵求意見。蘇麥爾當初會支持優素福，是因為覺得這位總督容易擺布，所以對於會有一個新的伍麥亞主子的可能性並不熱心。他告訴優素福得謹慎小心，指出「阿布杜·拉赫曼是來自一個家族，而這個家族只要有一個人在這片土地上尿尿，我們所有人都會被淹死」。[1]這番話被證明非常有先見。不過，阿布杜·拉赫曼得先在馬格里布等好幾年，靜待時機和打下基礎，

直到機會來臨讓他可以逃出敵人阿拔斯家族的魔掌和將自己確立為安達魯斯的統治者。

在羅馬人統治期間，西班牙一直是羅馬帝國轄下經濟富裕的富饒地區，羅馬化得很徹底，有著繁忙的都市生活，道路、橋樑和港口高度發展，是一個以農業和礦物資源為基礎的蓬勃經濟體。羅馬對西班牙的良好整合，反映在基督教於此地取得成功的時間很早（四世紀），也反映在西班牙教會和其知識文化的蓬勃。不過，基督教有沒有深入鄉村，卻不是那麼容易評估的：很有可能，許多鄉下人繼續拜他們祖先所拜的異教，但也部分接受基督教的儀式。

羅馬政權在五世紀初期的解體，讓這地區發生了鋪天蓋地的變化。周而復始的迅速且不斷發生：商業崩潰，基礎設施朽壞，交易從使用現金倒退回到以物易物。平民百姓躲到鄉間避難，逐漸把自由喪失給了富有的地主。在羅馬城市，人口十室九空，浴池、廣場和神廟的石頭，被拿去當其他建築物的建材。港口淤積，輸水渠不通，橋樑倒塌，道路損壞，礦坑被棄置，工業停滯。旅途變得難以預料且充滿危險，世俗的高級文化幾乎完全消失。橫跨整個拉丁地中海，羅馬別墅淪為「私有化」的要塞，四周圍繞著骯髒、原始的小村，並重新占用前羅馬時代山丘城堡。今日的歷史學家避開使用「黑暗時代」一詞也許有道理，但是在「西哥德西班牙」的晚期，並不存在多少光明。

教會和高級神職人員努力把前羅馬行省凝聚在一起，但是有些舊時精英仍繼續存在。最富有的元老院家族在鄉村的大莊園，養得起私人武力抵抗蠻族入侵者。隨著西哥德人轉皈天主教，這

兩種精英匯流在一起。到了七世紀早期，伊比利半島的居民（猶太人除外）開始被看成為一個單一的「哥德民族」。拜教會和君主的聯手努力之賜，城市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主要是發生在托雷多、薩拉戈薩、塔拉哥納、巴塞隆納和塞維亞這些較大的城市。不過在鄉村地區，地方軍閥各據一方，對西哥德人統治時期的典型政治不穩定多所助長。

受到西哥德人轉皈天主教影響極深的一群人是猶太人。從古典時代開始，猶太社群便分散在整個羅馬世界。在西班牙，梅里達是最重要的猶太聚落所在，不過托雷多和塔拉哥納亦有比例可觀的猶太社群。雷卡雷德在五八六年皈依天主教，讓教會中那些決心要壓抑猶太人地位的人如虎添翼——他們認為猶太人應該為耶穌的死負責，也是基督王國內的危險瘟疫。於是出現了一系列打壓猶太人的法令，有些甚至強迫猶太人改教或接受集體奴役——不過，這些法令有沒有被切實執行並不清楚。

史料顯示，在「伊斯蘭征服」的二、三十年前，北非發生過多次猶太人起義。這些起義也許是得到西班牙的猶太社群配合。有些歷史學家假設，是猶太商人提供船隻，讓穆斯林的部隊可以到達歐洲海岸。後來的穆斯林編年史家，讚揚猶太人主動幫忙穆斯林，自願在被征服的西哥德人城鎮當駐軍。這些記載雖然有趣，直到最近也一直被很多歷史學家照單接受，但它們都是成書於「伊斯蘭征服」的兩個世紀之後，而當時穆斯林和猶太人的整合已經很深，所以，猶太人協助「伊斯蘭征服」之說，可能只是這類整合的一種反映，是一種穆斯林和猶太人都各有考量，用於他們的歷史敘述的文學公式。西班牙的猶太人也許真的很歡迎穆斯林的來到，但我們卻完全沒辦

法知道，他們在征服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他們有多少人。

我們也無法確定入侵者和屯墾者的數目。入侵力量的核心，是一小批來自高威望氏族的阿拉伯人（連同他們的門客與奴隸），以及一批敘利亞和伊拉克氏族的成員。加在一起，他們分得了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位居權力中心，取代了西哥德貴族。這些早期的屯墾者定居在半島各處，是土地的新主人，時時警戒防護著他們的威望和權力。為加強力量和互相保護，氏族成員傾向於群聚在一起：他們分配到半島各處的土地，尤其以南方的土地為主。

大家庭或氏族是最重要的政治單位，而阿拉伯社會是受到兩個較大的部落集合體支配：南面的亞曼部落和北面的蓋斯部落。在家庭裡，權威由一個資深的氏族成員執掌：權力和頭銜不是父傳子，而是兄終弟及。就像游牧民族常見的那樣，在阿拉伯社會，一個人的勢力不是看他有多少土地，而是看他控制著多少的人口和牲畜。女人被認為是氏族財富的一部分，有必要保存下來。所以，一個男人最理想的結婚對象是他的表姊妹。男方有付聘金的責任，以補償女方家庭一筆有價的資產，女方則沒有付嫁妝的義務。

不過穆斯林力量的主幹是柏柏爾人，他們有著和阿拉伯人類似的社會結構。不過，把他們說成是一個民族是騙人的。「柏柏爾人」一詞基本上意指「蠻族」，是古希臘人用於北非土著的貶稱，而阿拉伯人繼承了這種用法。他們是一個紛雜的群體，分為很多各有自己傳統和語言的部落，各部落又進一步細分為氏族。雖然所有入侵者都是伊斯蘭教一份子，但阿拉伯人對柏柏爾人

卻有著嚴重的種族偏見，而雙方的共同文化和宗教取向導致他們競爭和衝突的機會，就和促成他們合作與共事的機會一樣多。

所以，阿布杜·拉赫曼去到的，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安達魯斯。阿拉伯和柏柏爾入侵者之間有很深的裂痕，而殘存的西哥德領主繼續搞陰謀和公然抵抗。他們的造反力量固然有限，但是征服者的處境也不牢固，所以穆薩·伊本·努賽爾才會在托雷多採取不妥協政策，後來又把安達魯斯的首府，先後遷至塞維亞和哥多華。這些努力全是為了消除潛在的反叛力量。當地的反抗在東北部和偏遠的北海岸山區較為強烈。最著名的基督徒造反者是佩拉約，他對征服者的成功反抗，最終成為了卡斯提亞的國族神話「再征服運動」的種子。

佩拉約是某種出身的戰士，要麼是個地方強人，要麼是個來自南方的難民。他就像狄奧底米爾那樣，成為了征服者的附庸，但又因為意識到征服者的無能，拒絕納貢。作為回應，穆斯林對他發起懲罰性征討，部隊由人數不多的當地歸順者構成。結果，佩拉約在阿斯圖里亞斯一個稱為科瓦東加的山谷，打敗穆斯林的軍隊，從此成為一個獨立小公國的統治者，這個小公國到了九世紀晚期，將會蛻變為阿斯圖里亞斯王國。

幾世紀之後，修士編年史家為了把阿斯圖里亞斯王國和穆斯林入侵前的西哥德王國聯繫起來，把發生在科瓦東加的小衝突誇大為一場大戰，佩拉約的人馬被說成打敗了「一支接近十八萬七千人的軍隊」，而且這個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里程碑式勝利是靠著聖母的施法干預。[2]事實上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不管在七一一年事件的餘波是不是有過一個「再征服運動」的想法，它都會隨著西哥德人秩序遭摧毀和新現狀的確立而式微。到這個故事第一次被講述的時候（超過一個世紀之後），佩拉約被描述為一個可憐的亡命之徒，是穆斯林懶得去剷除。總之，他只能代表在阿拉伯人統治的頭幾十年裡，試圖擺脫箝制的形形色色基督徒山民之一。

他們有些成功，有些則否。在梅里達和塞維亞發生的起義被鎮壓下來。但潘普洛納——另一個偏遠的山城——成功擺脫穆斯林的枷鎖，只不過在七七八年又改為被法蘭克人征服。七年後，吉隆納的居民推翻他們的總督，歡迎法蘭克人統治。事實上，有很長時間，穆斯林在庇里牛斯山脈都只控制很少領土：他們沒有能力或意願去占據難以控制和威脅性很小的地區。

事實上，伍麥亞哈里發國的真正威脅，不是西哥德人而是其他穆斯林。緊張關係從一開始便存在，而柏柏爾人塔里克和阿拉伯人穆薩的摩擦，只是更大衝突的前哨。土地和戰利品的分配是引起不滿的主要原因，其中又以柏柏爾人特別不滿，因為他們對征服貢獻了主要力量，卻分得較少的利益，而且被認為地位低於阿拉伯人。前半個世紀是柏柏爾人大量轉皈伊斯蘭教時期，而當他們看見伊斯蘭教鼓吹的平等主義並沒有落實時，很多人想必十分失望。但阿拉伯人內部一樣關係緊張。亞曼族——阿拉伯屯墾者的大宗——抱怨總督們處事不公。這些怨氣在北非尤其強烈，因為那裡的阿拉伯人繼續把轉皈後的柏柏爾人視為異教，對他們無情徵稅和抓走他們的女人賣為奴隸。七四〇年，北非柏柏爾人的不滿情緒爆發，公然造反。

這場起義的理據，來自伊巴德派的宗教思想。這一派不承認《古蘭經》以外的其他權威。它源自伊拉克南部，但卻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不滿份子中找到信徒。在該派的傳教士於八世紀早期抵達凱魯萬之後，柏柏爾人氏族熱情接受他們的信息，並在七四〇年揭竿而起，從阿拉伯統治者手中奪過伊菲里基亞。馬格里布和安達魯斯也接著發生了叛亂——過去二十年來，這兩個地方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屯墾者，都受到敘利亞人官員的盤剝，滿肚子怨氣。在七四〇年，總督阿布杜·馬利克·伊本·夸坦·菲赫瑞採取了較寬大的政策，但在當時，不滿情緒已經太過強烈，導致起義同時在伊比利半島的南部和北部爆發，在那裡的柏柏爾人聚落是最為密集。同時發生起義的還有北非。

哈里發國對於伊菲里基亞的起義迅速反應，在七四一年派出一支由能幹將軍庫勒蘇姆·伊本·伊亞德率領的敘利亞士兵大軍征討。但這支軍隊卻在菲斯附近幾乎全軍覆沒，而這是庫勒蘇姆的外甥巴爾賈·伊本·比什爾的自大魯莽行動所導致。巴爾賈活了下來，帶著幾千士兵向西逃到休達。柏柏爾人在後窮追不捨。被叛軍包圍在城池裡，巴爾賈向總督伊本·夸坦發信求救。當時伊本·夸坦正在安達魯斯平亂，收信後勉強同意用船把巴爾賈的人馬載過直布羅陀海峽，但條件是巴爾賈的敘利亞士兵得幫忙鎮壓安達魯斯的柏柏爾人起義。巴爾賈答應了，但要求事成後把他和他的人馬送到伊菲里基亞一個安全的地方。不過，在巴爾賈的軍隊付出慘痛代價平定安達魯斯的亂事之後，伊本·夸坦卻打算把他們送回休達，而柏柏爾人和死亡正在那裡等著他們。

既被困在安達魯斯又受到這個地方的財富所吸引，這些敘利亞人決定留下來為自己搶占土

地。在後來的戰鬥中，伊本・夸坦被俘虜，七四一年被釘死在哥多華清真寺外面的十字架上。巴爾賈的政變讓他當上總督，但他在翌年死於一場對抗阿拉伯屯墾者的戰鬥。因為屬於不同的氏族和親屬網絡，巴爾賈的軍隊和前代定居下來的阿拉伯人沒有多少淵源，所以兩群人互看不順眼。這時候很多柏柏爾人氏族加入了阿拉伯屯墾者的陣營對抗敘利亞人。三年後，在維察一個兒子阿爾達巴斯特的倡議下，雙方妥協。根據他的計畫，為免巴爾賈的部下製造麻煩，會把他們安置在遠離首府之外的地方，並給予人人一份生活津貼，但在有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得要重新披甲上陣。即便如此，安達魯斯很快地又深陷在內戰之中。

歷史學家稱這一場戰爭為亞曼族和蓋斯族之間的「部落」戰爭。但到了這時候，部落認同已經大半變得抽象，而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是根據他們的特殊網絡締結聯盟，這些網絡不見得與對部落效忠的這種大我要求一致。在很多方面，七五〇年的安達魯斯都是更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一個縮影。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提供了一個身分的共同架構，但「伊斯蘭地區」仍然被種族、家族和意識形態的裂縫所分裂，而宗教差異釋放出的離心力也逐漸大到不是哈里發國所能遏制。

接下年十年，「伊斯蘭西班牙」和「伊斯蘭地區」兩者都將會被同一系列的事件轉化。這些事件將會在七五一年把年輕的伍麥亞王子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維葉以難民身分帶到凱魯萬。

第三章 古萊須之鷹

在六六〇年代戰勝阿里之後，伍麥亞哈里發國努力把自己轉化為一個以羅馬或波斯為榜樣的統一君主國，在其中，權威是由單一家族把持，而這個家族又受到一批特權精英份子（阿拉伯穆斯林）的擁護，他們享受到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權，並統治著形形色色的屬民。這個帝國的中心是敘利亞－巴勒斯坦，雖然阿拉伯人享有極高威望，但和伍麥亞氏族最親近的敘利亞人氏族，卻發揮了大得不成比例的權力。

就像基督教那樣，伊斯蘭教的頭兩百年有大量的創新，很多不同的群體各為巨大而未定形的新宗教方案，帶來自己的期望、焦慮和文化貢獻。不過隨著八世紀向前推進，經濟力量、宗教創新和人口重鎮的真正中心，興起於前波斯帝國的腹地：伊拉克南部和伊朗，特別是在東北伊朗人口眾多的大省呼羅珊。當地人轉皈伊斯蘭教是促成這項發展的重要要素：自此，伊斯蘭教變得較不那麼阿拉伯色彩，而阿拉伯人擁有特權的觀念，也被看成和伊斯蘭教的普世信息不相協調。

很多虔誠穆斯林，因為重視穆罕默德信息中的個人責任部分，對於任何專制主義政權都感到不自在。還有一些穆斯林受到以基督教和瑣羅亞德斯教色彩來詮釋伊斯蘭教所吸引，強調一種與

遜尼派「烏里瑪」的律法主義格格不入的密教主義。也有愈來愈多穆斯林期望哈里發扮演宗教角色，期望伊斯蘭教發展出一套以平等主義為特徵的系統性神學和教法。與此同時，敵對的阿拉伯氏族（包括伍麥亞氏族圈子裡的那些）繼續為爭權而互相傾軋。所有這些發展，都助長了一些伍麥亞王朝無法遏制的緊張關係，而這些緊張關係在七五〇年爆發，引發了摧毀哈里發國的大革命。

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政治的角度來說，伍麥亞王朝未能征服羅馬帝國，都是它的一大敗筆。最後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七一七至七一八年）是一次代價高昂的失敗，而當哈里發開始偶爾向帝國進貢時，此舉不只標誌著拜占庭帝國的軍事復活，還讓人們對於伍麥亞王朝代表著天命的觀念產生懷疑。隨著八世紀向前邁進，王朝愈來愈不穩定，這一點明顯反映在宮廷政變的頻繁。在七四〇年代，至少有六個哈里發在位。

該十年，分裂派和什葉派一再起義（什葉派追隨阿里的傳統，主張哈里發應該兼任伊瑪目，而且應該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當一個勢力強大的前奴隸阿布・穆斯林，在七四七年集結一部分不滿的軍隊在呼羅珊造反時，他發現阿拔斯氏族和自己有志一同，想要推翻伍麥亞王朝。阿拔斯氏族是先知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伊本・穆塔利卜的後人，自稱血緣關係上比伍麥亞氏族更接近穆罕默德，因此讓強調血緣關係的什葉派深受吸引。當起義如火如荼時，該氏族的領導人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薩法赫在七四九年十月自封哈里發。

阿拔斯王朝得要經過十年暴力鬥爭才能獲得確立。它先是在七五〇年一月於美索不達米亞的上扎卜河打敗伍麥亞的軍隊，然後追擊和消滅統治家族，和他們最重要的門客。而最惡名昭彰的一幕是，八十個伍麥亞王朝的顯貴遭到屠殺，屍體被丟給狗吃。哈里發馬爾萬二世一直被追殺到埃及，死在那裡。不久，什葉派群體便明白他們是受到阿拔斯氏族的利用，開始反抗新政權，但一一遭到粉碎。七五四年，阿布·加法爾·阿布杜拉繼承哥哥薩法赫的職位，以頭銜「真主保佑之得勝者」進行統治。他將會奠定阿拔斯哈里發國的基礎，因為正是他創建哈里發國的新首都巴格達，和為九世紀及十世紀的「伊斯蘭黃金時代」鋪平道路。革命後，什葉派受到鎮壓，但很多什葉派信徒（特別是轉皈的波斯人）被整合到哈里發國的權力結構。

所以，當年輕的阿布杜·拉赫曼去到凱魯萬時，他的地位一點都沒有保障。他是個亡命之徒，自己的氏族被敵人殲滅，自己也遭盟友拋棄。不過，安達魯斯和伊菲里基亞的混亂局勢，幫了這位年輕逃亡者一把。一旦擺脫了伊菲里基亞總督伊本·哈比卜的掌握，去到自己母親的族人（摩洛哥的奈夫宰柏柏爾人）中間之後，他就開始聯絡在安達魯斯還效忠伍麥亞王朝的敘利亞人軍隊。後來的歷史學家會把阿布杜·拉赫曼渡海前往安達魯斯，稱為伍麥亞王朝的天命獲得恢復的展現，而因為他的崛起太過不可思議，現代的歷史學家也感到很難抗拒這種史觀。但事實上，阿布杜·拉赫曼真正關心的只是想辦法活下去。在漸漸不受奈夫宰柏柏爾人歡迎的情形下，安達魯斯是他唯一能去的下一個地方。他應該會注意到那裡的混亂：優素福·菲赫瑞和蘇麥爾跟各個

阿拉伯氏族之間關係緊張，而柏柏爾人也心懷不滿，這些失序，又因為六年的歉收和廣泛的饑荒而更加白熱化。

所以，在七五四年，他派獲得自由的原奴隸巴德爾渡過海峽，去接觸敘利亞人和阿拉伯屯墾者中間的伍麥亞王朝門客。巴德爾在半島的最南尖端找到了可觀的支持，所以在七五五年年底，年輕的王子在一小批支持者的陪同下登陸那裡。他的同情者收留了他，又讓他可以和軍隊中的其他蓋斯族成員（特別是蘇麥爾）接觸。不過蘇麥爾和他的蓋斯族部隊力挺優素福，反對王子。所以阿布杜·拉赫曼轉而尋求柏柏爾人和亞曼族阿拉伯人幫助。七五六年五月十四日，雙方在哥多華郊外爆發了戰爭。當天是星期五，為集體禱告日，戰勝後的阿布杜·拉赫曼在城市中的清真寺宣布自己為安達魯斯的埃米爾（指君主或司令官）。他將會廣被稱為「達希勒」，意即「外來統治者」。

事實上早在四十年前，安達魯斯實質上就是獨立於哈里發國。現在，因為哈里發國改為定錨在比大馬士革更東的巴格達，所以它對西方的控制能力進一步縮小。不過，即便阿布杜·拉赫曼血緣顯赫，他不過是要把安達魯斯置於控制下的最新一個強人。他採用的頭銜「埃米爾」也許會賦予他某種理論上的合法性，不過就現實面來說，出了首都之外，他的權威性完全仰賴他說服、威脅或強迫不同的地方穆斯林顯貴和社群，承認他主權的能力。

他證明自己在這方面足以勝任。阿布杜·拉赫曼擁有天生的政治智慧，加上他的好運氣和長壽，讓他得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他把對外謹慎和彈性結合為一，善於讓敵對派系互相掣制，而且

完全準備好以迅速和毫不留情的手段打擊任何不遜，不管對方是盟友、門客還是自己家族的成員。

戰勝之後，阿布杜・拉赫曼饒恕了蘇麥爾和優素福・菲赫瑞。不過優素福在七五九年逃到梅里達，招募了一支軍隊。伍麥亞的兵力再次擊敗了他，在托雷多把他抓住。蘇麥爾接著也被捕，未幾死於拘禁中。以托雷多為基地的菲赫瑞氏族，得到柏柏爾人的強烈支持，戰鬥意志堅強，讓阿布杜・拉赫曼花了二十六年才徹底平定他們。與此同時，伍麥亞家族網絡的殘餘成員，從伊斯蘭世界各地前往安達魯斯，讓新埃米爾的權力得到加固。他授予他們優厚收入和職位，此舉鞏固了他的政治基礎，但讓他的很多早期支持者反感。

這些不滿者之中，有些很快就和阿拔斯王朝聯合，企圖動搖阿布杜・拉赫曼的政權。其中之一是以今日葡萄牙南部為根據地的軍隊將領葉赫蘇比，他獲得巴格達哈里發阿布・加法爾授予安達魯斯總督一職。這步棋差點奏效。阿布杜・拉赫曼被迫集結部隊，討伐叛軍。人數上處於劣勢又身處地形險惡的環境，他的軍隊受到敵人包圍。這位埃米爾下令他的死忠份子燒掉劍鞘，讓他們不能把劍入鞘，然後帶領他們決一死戰。取得勝利後，埃米爾把葉赫蘇比經過防腐的人頭送到凱魯萬，作為給哈里發的回應。五年後，一場柏柏爾人起義在安達魯斯中部的山區爆發，要歷時近十年才被鎮壓下來。另外，阿布杜・拉赫曼兩度面臨塞維亞的嚴重造反，在那裡，由葉赫蘇比的氏族率領的叛軍分別在七六六和七七〇年代早期建立一個獨立的埃米爾國。兩次叛亂都被阿布杜・拉赫曼以一貫的殘暴手段打敗。

不管歷史學家賦予這些叛亂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或種族基礎，它們歸根究柢是有關地方政權。由於對伊比利半島的征服非常沒有組織性，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氏族得以保存他們的自治性，而透過和在地人合作和通婚，他們在地方上擁有根深柢固的勢力。所以地方人士和占領者聯手反抗中央控制，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更大的城市，例如托雷多和薩拉戈薩，還有斗羅河和厄波羅河以北的其他城鎮，因為不是處於哥多華的直接控制下，所以經常處於叛亂狀態。另外一些遠離中央勢力範圍的地帶——例如塞普提馬利亞、庇里牛斯山區、坎塔布里亞和加利西亞——都被證明是阿布杜．拉赫曼所無法掌控。

薩拉戈薩的地方統治者的反抗決心，是那麼強烈，所以毫不猶豫地在他們的基督徒鄰居中間尋找盟友。他們在七七七年遣使覲見法蘭克國王查理大帝，請求他入侵伊比利半島。他在第二年照辦。同一年，阿布杜．拉赫曼的軍隊，讓瓦倫西亞——另一個地方反對勢力的飛地——成為廢墟。為了騰出資源對付內部動亂，安達魯斯埃米爾早在七五九年便和西北部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國王弗魯埃拉達成和平協議。在他自己的領土內，據說阿布杜．拉赫曼會破壞教堂和摧毀聖物，以便削弱基督徒社會的結構和窒息潛在的反抗力量。與此同時，他開始系統性地把地方的穆斯林指揮官，換成為忠心份子——主要是家族成員或門客。軍隊領袖，就像他們之前的西哥德貴族一樣，基本上把自己視為獨立的個體，要不要支持埃米爾有權自行決定。所以阿布杜．拉赫曼很有必要讓信得過的依附者當權，哪怕此舉會得罪他的早期支持者。

雖然面對種種挑戰，阿布杜．拉赫曼還是成功為伊斯蘭教統治西班牙奠定了基礎。要不是有他，安達魯斯說不定會解體。這項成就就像他當日逃離他的阿拔斯敵人魔掌一樣了不起。就連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阿布．加法爾——他一向看不起伍麥亞氏族——都不得不承認阿布杜．拉赫曼神勇，尊稱他為「古萊須之鷹」：「他憑自己的聰明逃過矛頭和刀鋒，穿越沙漠和海洋，直至登陸一片異國的海岸；他讓城市重新興旺，軍隊復興；他靠自己的能力和決心把一個崩潰的王國重建起來。」與「正統哈里發時期」以來任何哈里發不同，這一切都是「阿布杜．拉赫曼靠一己之力完成，除了自己的智慧和決心以外沒有其他幫助。」[3]這種評價如預期般呼應了阿布杜．拉赫曼的自我評價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他在一首詩的一開始寫道：

沒有人可以指控我也沒有人可以宣稱：
「『外來統治者』的成功要感謝我。」
是我的好運氣、決心、利刃、長槍
和我的天命讓這些事得以成就。[4]

「古萊須之鷹」阿布杜．拉赫曼統治了二十六年，七八八年九月逝於哥多華，年五十九歲，留下的是一個可維持好幾代人的阿拉伯－敘利亞風格王朝。他明顯是一個相貌堂堂的人，擁有強大意志力，善於演講和寫詩。據說他高而瘦，長長的劉海中分，金髮披向兩邊的太陽穴——這種

髮型會讓人聯想起《古蘭經》中的「雙角人」，即亞歷山大大帝。他一隻眼瞎了，喜歡穿白色衣服和戴宗教人士的頭巾，行為上好賣弄慈善和虔誠。最重要的是他夠長壽，有時間鞏固自己的王國和為傳位做好準備。

一件阿布杜．拉赫曼沒做的事，就是給自己冠上「哈里發」頭銜。那樣做將會太招搖和太挑釁。要知道，當時的伊斯蘭世界普遍相信只有一位哈里發，也接受阿拔斯王朝作為合法的王朝。事實上，阿布杜．拉赫曼也用不著哈里發頭銜加持：巴格達太遙遠，在西方沒有多少權威性。馬格布里事實上已經丟失，現在是由不同的當地氏族建立的「王國」統治，而它們都不承認阿拔斯王朝。在伊菲里基亞，阿格拉布氏族——一個阿拉伯人總督的王朝——建立了一個實質上獨立的王國。

到了阿布杜．拉赫曼駕崩之時，塞普提馬尼亞已經完全丟失，讓哥多華埃米爾國的控制範圍，只及於伊比利半島大部分地區而不是全部。北部的庇里牛斯山脈和坎塔布連山脈，都溜出了阿拉伯人的指縫，落入不同地方強人和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控制。安達魯斯的人口，依然以基督徒占絕大多數，雖然肯定有少數猶太人存在，但歷史學家卻看不見。阿拉伯人聚落在南部最密集，其餘主要分布在整個半島上的較大城市。有些柏柏爾人因為對阿拉伯人的統治失望，在七四〇年代的革命之後離開了安達魯斯。但仍然有不少柏柏爾人留在托雷多四周、東北海岸一帶，以

及中部和南部的高地。

阿布杜・拉赫曼追求的是國家的鞏固。他沒有擴大「伊斯蘭地區」或對「異教」發起戰爭的不切實際的衝動，而是致力於在軍閥林立的社會淬鍊出一個統一的王國。在他統治之前，征服者很少進行新的建設（就連新的清真寺也很少見），也沒有建立司法制度和稅收制度的企圖。貢金都是在在地基督徒官員的監督下任意收取。阿拉伯人、柏柏爾人和當地人都不太承認中央的權威。所以，埃米爾和他的繼承者著手重組軍隊、創建官僚系統、重建基礎建設、起造清真寺，又透過建立穆斯林司法制度把政府伊斯蘭化。所有這一切都需要錢，而讓財政改革變得必要。伊斯蘭稅收將會是由穆斯林支付，而非穆斯林稅收將會是由埃米爾的代表徵收，收得的稅款盡可能送入埃米爾國的國庫。阿拉伯人屯墾者的大莊園被打破，殘餘的本土基督徒精英的土地被蠶食，用於贈予忠心的司令官和伍麥亞家族的依附者。這一類改變自然會激起反抗，而這種反抗也延續至阿布杜・拉赫曼一朝之後。

這位埃米爾的一個優先目標，是讓他的基地哥多華成為一個皇家首都。隨著伍麥亞王朝的親族、門客和貴族階級的其他成員陸續抵達，以及效勞他們的建築工人、藝匠、工匠和商人接續到來，前羅馬城市哥多華變形成阿拉伯－伊斯蘭的科爾土巴*。隨之增加的商業活動，讓興建一個

*「科爾土巴」是哥多華的阿拉伯文名字。

中央大市場成為必要，而這個中央大市場本身，又成為了成長的引擎。新的郊區在古老城牆之外如雨後春筍冒出，而在城牆之內，一度是格柵狀的街道，變成了蜿蜒曲折的橫街窄巷。西哥德時期的一座要塞，被阿布杜・拉赫曼改造成為一座匹配新國王的堡壘。不過，他喜歡住在城外。在離城東北三・二公里之外的莫雷納山脈的山麓，他建造了安達魯斯第一座園林宮殿。以他兒時的家「魯薩法」命名（「魯薩法」位於敘利亞北部幼發拉底河的河岸），這座宏偉別墅被種滿各種奇花異草的花園包圍，其中一棵番石榴樹，是用阿布杜・拉赫曼一個姊妹從敘利亞寄給他的番石榴的種籽種出來。據說，看到花園裡一棵孤伶伶棕櫚樹時，阿布杜・拉赫曼寫出一首心有戚戚的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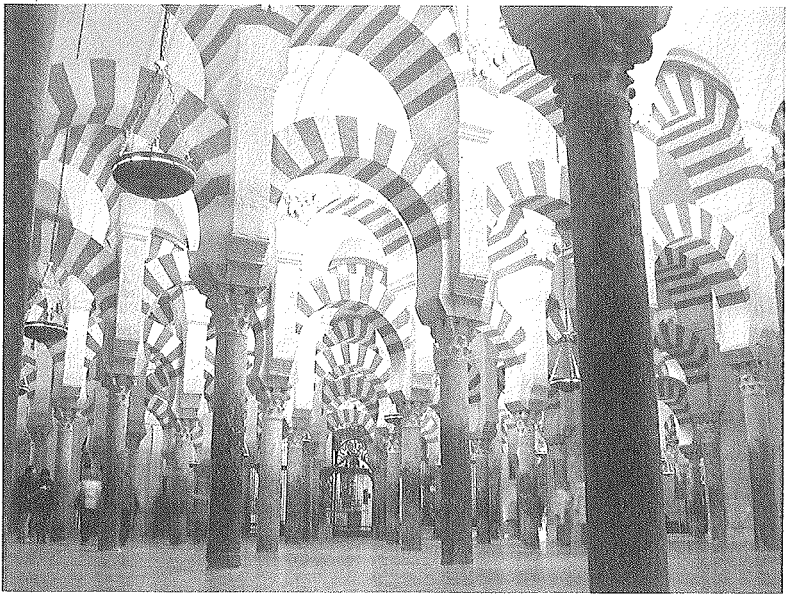
你生長在你是陌生人的一片土地，
就像我一樣遠離家園。
但願雨雲在你的流寓中澆灌和滋潤你。[5]

但他在首都的最重要建設作為，是為一間聚會清真寺奠基。這座清真寺將會成為宗教中心和司法中心，也是埃米爾和城中穆斯林每逢星期五聚集在一起禱告的地方。據說，在這之前，穆斯林都是借用基督徒的聖文森大教堂做禮拜，然後阿布杜・拉赫曼在七八四年用優厚的價格把大教堂買下來，夷為平地，蓋他的大清真寺。不過這個故事太過類似大馬士革的伍麥亞清真寺的起造

故事，所以不太可信。不管怎樣，到了七八七年，一座面朝「吉卜拉」的新建築被蓋了起來（「吉卜拉」就是禱告的方向，原則上是麥加）。這清真寺是以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的清真寺為模型，也因此架起了一條連接哥多華和阿拉伯祖居地的橋樑，不著痕跡地加強了阿布杜．拉赫曼的王朝的合法性。

新清真寺由一個單一空間構成，長寬大約四十五公尺乘七十三公尺，裝飾融合了在地藝術、東地中海藝術和阿拉伯－伊斯蘭藝術。禱告廳劃分為十一條走道，每條走道有一排石柱，柱頂是紅白相間的雙層圓拱，讓人聯想起羅馬人的「混成」建築技法。一百一十根石柱和漂亮的大理石柱頭，都是回收自半島上各處羅馬神廟的廢墟。其他元素是借自西哥德人，最明顯的是門口和窗戶上的馬蹄鐵形圓拱。採借自羅馬時期的太陽象徵，這種圓拱是西哥德人教堂的共同特徵，後來成為了西方伊斯蘭建築的代表標誌。新清真寺最讓人錯愕的特徵，是連接石柱與石柱的雙層圓拱，其靈感來源八成是殘存的羅馬輸水渠——例如位於塞哥維亞的輸水渠。清真寺內部會讓人遙想起阿拉伯沙漠的棕櫚樹叢和敘利亞北部的「魯薩法」宮的樹木（阿布杜．拉赫曼對這宮殿的花園非常懷念）。甚至時至今日，當我們走過這個石柱森林時，禱告廳的幾何造型和光影互動，都在在讓人感覺到一個有秩序的宇宙的美。用不著奢華的裝飾或圖畫的幫助，這座清真寺暗示著有更高存有或更高真理的存在，是無法言傳，也超越人的理解。

在一個基督徒仍然占人口壓倒性多數的時期，證明伊斯蘭教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是加強征服者的信仰和確認他們較高地位的關鍵手段。不過哥多華清真寺的設計也反映出伍麥亞王朝的傳統



哥多華大清真寺的禱告廳。來源：*imor Espallargas, 2004 (Creative Commons)*

阿拉伯人精神氣質。它的主廳是一個供集體禱告的開放空間，設計上均質化，裝飾上簡樸，反映出信徒間不存在階級的概念，增強了埃米爾是教民中一員的印象。所以，新清真寺既是一座宗教紀念碑，也是一座政治紀念碑，象徵哥多華成為了新的大馬士革。

就像早期清真寺常見的那樣，哥多華大清真寺有一個以圍牆圍繞的大天井。那是一個吐納湧入信徒的地方，也是供信徒進入禱告廳前清潔之用。在一個擁擠的伊斯蘭城市中，它是少數開放式公共空間之一，類似一個供人社交和放輕鬆的城市公園。就像大市集一樣，它是一個讓人可以碰面的地方，讓人可

以看看別人和被別人看見，也供進行宣布和宣誓之類的公共行為。在這方面，它的功能類似於羅馬和希臘的廣場。天井也是埃米爾國的主要司法場所。在禱告廳大門附近，稱為「卡迪」的宗教法官會聆聽穆斯林之間的紛爭——不管是刑事紛爭還是民事紛爭。

這種功能和打造國家工程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息息相關。有鑑於阿拔斯王朝把伍麥亞王朝，描繪為不敬神的頹廢者，因而有需要建立機構去統一他那些散沙似的穆斯林人民，阿布杜·拉赫曼刻意巴結「烏里瑪」，即北非和安達魯斯的虔誠知識份子——特別是「法基赫」，即伊斯蘭教法學的專家。自伊斯蘭教創教以來，怎樣從《古蘭經》和《聖訓》抽繹出此世間的法律，一直是虔誠穆斯林的關注。第一位為系統性伊斯蘭教法奠定基礎的人是麥地那的馬利克·伊本·阿納斯。他的馬利克學派，最終將同時主宰馬格里布和安達魯斯——這是要拜阿布杜·拉赫曼的繼承者希沙姆一世的大力支持所賜。通常被形容為保守派，馬利克學派的特徵是強烈反對「創新」，即反對對先知穆罕默德的扭曲。透過支持「法基赫」和把他們引入政府作為法官，阿布杜·拉赫曼也得到他們對他的王朝打造方案的支持。他們提供黏合劑把王國黏合在一起，充當了埃米爾和他的穆斯林子民之間的橋樑。就像在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地方那樣，他們因為有能力影響輿論和決定統治者的行為是否符合伊斯蘭教的精神，變得非常有權勢。

對埃米爾的王朝打造工程來說，同樣重要的是那些他信任作為其代理人和代表的人。這些人首推他的家人，又特別是他的兒子蘇萊曼、希沙姆、阿布杜拉、烏馬亞、蒙迪爾和麥斯萊邁。他們各自成為了重要城市的總督和軍事指揮官。再來是「毛拉」（氏族成員和門客），他們很多都

和阿布杜·拉赫曼的家族有好幾代淵源，好些人在埃米爾國國內建立了自己的小王朝。這些人包括了前奴隸（例如埃米爾的心腹巴德爾）、柏柏爾人、在地人中的轉皈者和阿拉伯人。一旦被納入了這個特權網絡，這些家族就主宰了接下來幾世紀的文化和政治地貌，產生出詩人、學者、政府官員和宗教人士。就像同時代的其他統治者那樣，阿布杜·拉赫曼極端倚重家中的奴隸，讓他們充當管家、官員和軍事指揮官。事實上，因為面對激烈的反抗和作為對阿拉伯人在塞維亞領導造反的直接反應，阿布杜·拉赫曼組織了一個獨立於軍隊的軍事單位：一支完全由奴隸組成的御林軍。他們的忠誠是他唯一能夠完全信賴的。

第四章 一位新的埃米爾

遺產繼承是被引入伊斯蘭教法的阿拉伯傳統之一。每個兒子都有權分得父親一份遺產，女兒有權分得半份。家族領導人的地位，則是由任何被父親認為最適合且得到親屬及門客圈子接受的資深親屬繼承，所以由兄弟繼承的情形，就像由兒子繼承一樣常見。因此，一個世襲制哈里發國，乃是一種有違阿拉伯傳統的創新。因為實行多妻制和娶妾的數目沒有限制，穆斯林貴族遂能生出夠多的潛在繼承人，避免基督教世界經常遭遇的政治危機，即統治者無嗣或繼嗣者在統治者去世時太年幼。

然而，在伊斯蘭世界，因為有大量潛在繼承人無可避免會受到冷落，所以總有發生權力鬥爭的風險存在：一個沒有獲得繼承權的家庭成員，可能會因為受貴族中的派系煽動而造反。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繼承人會事先被選出，有充分時間可以在繼位前鞏固恩庇關係的紐帶。然後，新君登基之後，有權有勢的各黨派，便會在稱為「拜伊阿」（*bay'a*）的典禮上宣誓效忠新君。

阿布杜·拉赫曼選擇次子希沙姆作為繼承人。以虔誠、肅穆和能幹著稱，希沙姆在七八八年以三十歲之齡登基，擁有相當豐富的歷練並得到宗教精英的支持。不過，他馬上受到統治托雷多

的兄長蘇萊曼的反對，後者又迅速找來弟弟阿布杜拉站在他這邊。蘇萊曼是一個老練的戰士，深受敘利亞人部隊的愛戴，不過，隨著托雷多被希沙姆攻占，造反的兩兄弟無法重獲戰略主動權，於是同意以一筆巨款補償為條件，永遠遠走馬格里布。但這不是希沙姆面對的唯一挑戰。隨著總督胡笙．伊本．葉海亞在七八八（八九）年宣布獨立，薩拉戈薩和北方陷入了動亂中。在伊本．葉海亞被打敗的兩年後，一個有柏柏爾人血統的軍閥又奪取了薩拉戈薩。這兩個情況中，兩名本土的權貴都起而幫助伍麥亞王朝，一個是穆薩．伊本．弗頓．伊本．卡希，另一個是阿姆盧斯．伊本．優素福。這反映出「穆斯林西班牙」精英階層內部的權力轉移：很多舊有的阿拉伯世系都失去了權力，被西哥德家族和西班牙－羅馬家族取而代之（這些家族都改信了伊斯蘭教）。

撇開上述的動亂不論，希沙姆一朝相對穩定，讓他有餘裕強化自己的地位和向北方的鄰國展現實力。在國內政策方面，他延續父親的發端，完成哥多華的清真寺，又改善城市建設，包括修葺城中的羅馬大橋（這條橋在前兩個世紀已部分倒塌）。他在治理上強烈仰賴伍麥亞家族的門客，又大力扶植馬利克學派的「烏里瑪」。他們以感激作為回報。據說馬利克．阿本．阿納斯本人曾讚揚希沙姆是虔誠和公正的榜樣。

他對異教王國用兵也得到熱烈掌聲。在之前的幾十年，基督徒勢力利用埃米爾國的虛弱，趕走勢弱的穆斯林總督和侵占領土。在阿斯圖里亞斯，佩拉約的女婿在七三九年登上王位，號阿方索一世。征服了幾個基督徒鄰國之後，他就開始蠶食斗羅河以北的領土。法蘭克人也在推進，沿著庇里牛斯山脈，給予不滿的社群和反叛的穆斯林總督支持。希沙姆的將軍們以入寇作為回應，

其中一次大規模攻擊是在七九三年進襲拿邦和卡爾卡松。由此獲得的大批俘虜和戰利品足以充實部隊和人口，以及支付大清真寺的工程費用。這些戰爭背後的目的是洗劫，不是推廣伊斯蘭教，又雖然伍麥亞王朝和法蘭克人互挖領土，雙方的外交交往卻愈來愈頻繁。希沙姆的兒子哈克木其實是這種和解的一個結果。他媽媽是名叫助赫魯弗（意為「金飾」）的法蘭克人，為查理大帝與阿布杜·拉赫曼簽訂和約時所送的禮物，可能是一位貴族女性。

希沙姆於七九六年駕崩，在位不到八年。但他事前已為權力交接打好基礎。他先是把較年長的兒子阿布杜·馬利克囚禁起來，然後指定二十六歲的哈克木為繼承人。與父親截然不同，哈克木讓人聯想起前伊斯蘭時代阿拉伯人理想的粗獷男子漢標準。據說他又高又黑又精瘦，常常親自帶領部隊作戰。他喜歡醇酒美人，雅好演講和寫詩，大力提倡學問研究和高級文化。不過，狡猾的他毫不遲疑用兇猛暴力威嚇人民。他的行動都是經過盤算，決心要在不受任何事情阻攔的情況下強化王國。這些特徵讓宗教精英們不那麼愛戴他，他們更喜歡他虔誠得近乎苦行僧的父親。

哈克木的第一個考驗發生在叔叔蘇萊曼和阿布杜拉從流放地歸來之時。兩人都打算推翻他。經過四年鬥爭後，蘇萊曼被抓住和處決。他的首級被拿去遊街示眾，但屍體被安置在皇家陵寢，和其父阿布杜·拉赫曼葬在一起。因為他雖然是個叛徒，卻仍然是伍麥亞家族的一員。他的弟弟阿布杜拉的運氣要比較好。在設法尋求瓦倫西亞和薩拉戈薩的支持未果後，他帶著幾個兒子前往查理大帝位於亞琛的宮廷，提議雙方結盟。事情雖然沒有談成，但他後來卻跟侄兒達成和解。哈克木賜他瓦倫西亞和安達魯斯的東海岸的領地，外加一筆豐厚的年金，條件是他不得離開自己的

領土。為了穩固這種安排，哈克木讓自己兩個妹妹嫁給叔叔兩個兒子，用這種符合阿拉伯傳統的方法修補了家族的裂痕。這兩個兒子的其中一位——烏拜杜拉，將會成為哈克木的忠心將軍。

這段期間，外省有更多動亂。七九六年，托雷多的市民——大部分是和征服者沒多少淵源的在地轉皈者——趕走他們高傲的總督拜赫盧勒·伊本·馬儒克。伊本·馬儒克是巴斯克轉皈者的後裔，他在被驅逐之後前往薩拉戈薩和安達魯斯的北部邊區，在那裡宣布獨立，和當地的伍麥亞王朝的支持者開戰，他們包括阿拉伯人的薩拉瑪氏族和在地的卡希氏族。哈克木因為忙於處理兄弟的事，責成一個忠心的轉皈者阿姆盧斯·伊本·優素福前往征討。阿姆盧斯透過迅速和果斷的軍事行動恢復秩序，又強化一些重要地點的防禦工事以防範任何未來的動亂。在決定要一次徹底收服托雷多的市民之後，哈克木再次求助於阿姆盧斯。正是在托雷多，這位埃米爾以從未有過的方式，展示他的冷酷無情計謀。

根據傳說，阿姆盧斯在七九七年抵達托雷多，召集城中的顯要，告訴他們，他就像他們一樣厭惡埃米爾。這樣贏得他們的信任之後，他宣布他將要舉行一個宴會，接待來訪的十四歲埃米爾繼承人阿布杜·拉赫曼。王子來到之後，宴會如預告的舉行。貴族們聚集在總督府外，分成一小批一小批進去。這是一個陷阱。待他們進入總督府，按指示走過一條狹窄走廊之後，會被埋伏在走廊另一頭的劊子手處決。處決過程由年輕的王子全程監督，完事後屍體被直接丟進護城河。樂隊不停演奏音樂，以掩蓋淒厲的尖叫聲。就這樣，一共有七百個城中顯貴，懵然不知地相繼赴死。雖然這個被稱為「護城河日」的故事肯定是虛構（「宴會／屠殺」是司空見慣的文學公

式），它仍然反映出埃米爾決心要用恐怖手段讓地方精英就範。綏靖托雷多以後，阿姆盧斯在八〇六年被派回「上鎮」，因為那裡的卡希氏族，如今聯合鄰居潘普洛納、阿拉瓦和色丹尼亞等幾個基督教小王國的統治者，起而造反。

不滿情緒也開始在哥多華當地醞釀，因為市民普遍對於埃米爾的中央集權政策反感。西元八〇〇年，一群哥多華的核心官員和法學家，悄悄接觸哈克木的堂兄弟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表示有意擁立他為埃米爾。但穆罕默德忠心耿耿，揭發了陰謀，導致七十二個位高權重的陰謀策劃者被逮捕和處決。他們的十字架在瓜達幾維河河岸排成一列，作為一種無聲的警告。哈克木毫不留情：被抓起來的「烏里瑪」中，包括德隆望尊的葉海亞．伊本．穆達爾，他曾跟隨馬利克．阿本．阿納斯本人學習法律。

但是報復行動無法平息民眾的不滿。因為害怕另一次政變，哈克木加強了城市的防禦工事，又把叔叔烏馬亞和麥斯萊邁處死（他們自從希沙姆登基起便被囚禁）。他還重組了他的私人衛隊，建立了一支由法蘭克人戰士組成的部隊，其中包括七九三年攻擊拿邦時抓到的戰俘和來自「基督徒北方」*的僱傭兵。這些僱傭兵因為不會說阿拉伯語，被稱為「沉默者」。他們受到穆斯林民眾的憎惡，所以被哈克木認為絕對忠誠。

---

*指由基督徒君主統治的西班牙北部地區。

這是哈克木拔擢當地人（不管是轉皈者還是基督徒）的總策略的一個例子。他最信賴的其中一名官員是拉比·伊本·特道夫。伊本·特道夫是西哥德裔基督徒，代表埃米爾管理國內的基督徒，又是御林軍隊長和僱傭兵兵團指揮官。因為有自己的宮殿和官僚組織，他成為了基督徒之間的一個影子埃米爾。在接下來的年月，他的勢力愈來愈大，而這位「被保護之民」的招搖因此冒犯了「烏里瑪」們。後來，由於他的權責擴大至涵蓋首都的穆斯林人口，他成為了一個大眾不滿的焦點，特別是在有關稅收的事情上。埃米爾為了戰爭軍費的需要而增加新的稅項，但這種政策被認為嚴重違背伊斯蘭精神，因為根據《古蘭經》，穆斯林只需要繳兩種稅：作為收入稅的「什一稅」和濟貧稅。讓神職人員特別憤怒的是，埃米爾為了增加收入，容忍一些惡劣行業（例如賣酒）堂而皇之經營。在接下來的年月，隨著哈克木經常外出平亂，把首都交在一些過分驕傲的代理人，和愈來愈被人痛恨的御林軍手中，哥多華民眾的不滿情緒也愈來愈高漲。

引爆點出現在八一八年春天。當時，因為一個御林軍殺死一個市民，而埃米爾又對隨之而來的抗議以粗暴回應方式，引發城市民眾不滿，起而暴亂。震央位於過羅馬大橋之後的瓜達幾維河南岸的商昆達區。那裡的居民以新近的轉皈者為主，住著很多工人和工匠，是宗教煽動的沃土。在一個「法基赫」的鼓動下，人們發起了一場大罷工。最後他們拿起武器，湧向大橋，要進攻市區。有賴哈克木的表親烏拜杜拉·伊本·阿布杜拉迅速行動，局勢才轉危為安：他率領一支部隊衝出側城門，出其不意地從後面鎮壓起義群眾。屠殺持續了三天。哈克木放任部隊在商昆達區搶掠，發誓把整個郊區夷為平地，在原地種植麥田。家家戶戶被搶劫，女人被擄為奴隸，男孩被搶

走和閹割。在第四天，埃米爾下令停止殺戮，並宣布他的判決：三百個為首作亂的市民被公開釘死在十字架上，商昆達區的剩餘人口（數以千計的穆斯林，還有基督徒和猶太人）有四天時間可以離開安達魯斯。他們有些人一路去到菲斯，受到當地國王伊德里斯二世的歡迎，其他人最遠去到埃及。還有一群人征服了拜占庭控制的克里特島，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埃米爾國。

哈克木剩餘的統治歲月比較平靜，而他也想辦法恢復他在「烏里瑪」們和普通百姓中間的聲譽。他饒恕了鼓動大罷工的那個「法基赫」，又批准他的指定繼承人阿布杜·拉赫曼審判，並處決在鎮壓起義一事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拉比·伊本·特道夫。隨著埃米爾日漸衰老，他的兒子利用這個機會來除掉一個富有和被很多人憎恨的大臣，也藉此和宗教精英達成和解。就這樣，在哈克木去世幾天前，一度權大勢大的伊本·特道夫被釘上十字架。廣大民眾一片叫好之聲。著名哥多華詩人伊本·沙米爾寫詩慶祝伊本·特道夫之死，指出「這個異教因為強化自己人民的權力，激起真主的報復」，說他的死「讓人民充滿歡樂」，又讚揚新任埃米爾慷慨、偉大和對真主忠誠。[6]這種讚揚不算誇大：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的繼位，將揭開「伊斯蘭西班牙」歷史的一個新紀元。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繼承的埃米爾國，相當不同於他曾祖父在六十多年前創立的那一個。安達魯斯因為前幾位伍麥亞統治者的政策而被轉化了，一些強大的力量在其社會和文化中深度運作。不再是各地方勢力各據一方，安達魯斯如今是一個大體統一的王國。它的很多領土都劃分為

省，而大部分的省都是以一個城市或大城鎮為中心。每個省都由埃米爾任命的一個總督管理。總督不是世襲職位，但常享有很大的獨立自主權。每個省的軍事指揮權操在一個督軍手中。幾個稱為「鎮」的邊區地帶——以梅里達、托雷多和薩拉戈薩為中心——維持半獨立狀態。在「鎮」，軍事權和民事權不分離，所以常常有形成地方軍事王朝的趨勢。但只要總督在口頭上保持效忠，埃米爾會容忍這種狀態。

哥多華現在明顯就是首都，是埃米爾的住處和政府的中樞。司法系統由埃米爾任命的「首席法官」監管。稅收很大比例是收現金。因為用來鑄幣的貴金屬更容易得到，同時工藝與商業市場的興旺，經濟形勢愈來愈好。這個時期的安達魯斯的貨幣見證了稅基的擴大和政府的伊斯蘭化。頭三位埃米爾不只鑄造金幣還鑄造銀幣，甚至有銅錢流通。貨幣的這種相對豐富和多樣性，讓安達魯斯能夠邁向一種由現金驅動的商業化經濟，甚至在羅馬帝國崩潰前，這種經濟型態便已經完全在拉丁歐洲消失。

為防止地方造反，阿拉伯武裝貴族逐漸被邊緣化。埃米爾利用僱傭兵、奴隸、俘虜和其他群體組成軍隊，用以制衡氏族的力量。不過，如果說敘利亞精英正在走向式微，那麼阿拉伯文化卻反而更加根深柢固——這是征服者娶本土女子和吸收地方家族進入他們的世系和文化所導致。不過雖然這些家族轉皈伊斯蘭教、學習阿拉伯語和沉浸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他們並不必然失去他們的地方人脈。在邊區的小貴族家族繼續維持和他們在埃米爾國之外的從前教友的關係，與他們締結聯盟和通婚，以追求共同的目標。在那些認同於阿拉伯人的人中間，氏族身分是一種社會

威望的象徵，不是一個政治行動的架構。

那些沒有轉皈伊斯蘭教的基督徒的處境也有了變化。在穆斯林征服安達魯斯之後，有些沒有逃跑的主教，在新的統治者手底下找到工作，成為了地方代理人，可能在一位從舊貴族中選出的「伯爵」配合下或是獨立地管理基督徒並向他們徵稅。但到了八〇〇年，主教已經從伊斯蘭行政系統完全消失：隨著愈來愈多城市居民轉皈伊斯蘭教，主教的教民和影響力都不斷縮減。擁有土地的基督徒貴族也隨著功能的消失而沒落。例如，維察的兒子阿爾達巴斯特（他是第一位「伯爵」）最初成功維持他相當可觀的土地持有量，但後來由於莊園被阿布杜·拉赫曼一世沒收以分贈給伍麥亞家族的門客，乃陷於貧困。

到了八〇〇年，在那些政府行政系統，能夠打進的安達魯斯地區，都市生活開始復甦。不過，這些城鎮早期的居民，若是看到它們翻新後的樣貌將認不出來。殘存的羅馬建築全被拆毀，棋盤式街道和開闊的公共空間，被加蓋成為阿拉伯－伊斯蘭風格。氏族成員聚族而居，住在「伊斯蘭東方」*常見的密閉式房子裡。摒棄馬車改為偏好騎驢或騎駱駝，也意味著街道不再需要筆直寬闊。現在，它們更傾向於反映自然的地貌，順著地勢蜿蜒曲折。隨著鄉村居民（大部分都是新轉皈者）被吸引到城市，他們形成了郊區和從事一些需求甚殷的行業。

改教本來並不受到鼓勵，但到了九世紀第二季，人口的宗教轉化變得如火如荼。最早的轉皈

*指伊斯蘭世界的東半部，即阿拔斯王朝的勢力範圍。

者包括上層階級（他們可藉此保護自己的財富與地位）和奴隸（「西哥德西班牙」的奴隸數量非常多）。因為非穆斯林不被容許擁有穆斯林奴隸，所以轉皈可以被視為一條解放的途徑，不過，並沒有出現奴隸突然大規模轉皈的現象。這是因為轉皈需要有一個穆斯林作為恩庇者，而且不管怎樣，對一個窮奴隸來說，當一個有錢穆斯林的奴隸，總強於當一個貧窮的自由人。在「西哥德西班牙」，地方教堂是由有地的貴族控制，他們為依附者建造教堂和擔任神職人員。當他們轉皈伊斯蘭教之後，要找到神職人員便困難得多，禮拜堂和教堂遂遭到荒廢。在鄉村基督教式微的情況下，很多農人不管有沒有得到領主的鼓勵，都很自然會靠向伊斯蘭教。

那些遷入郊區和城鎮的人，會遇到一種強有力的伊斯蘭文化，而且在這個由穆斯林主宰的世界裡，轉皈可以讓人有指望獲得更全面的法律權利、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受到僱聘及恩庇的機會。伊斯蘭教雖然仍然在發展中，但卻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比方說它的平等主義理想、它的參與儀式（例如集體禱告與齋戒），還有它不只向信徒承諾死後生命的美好，還承諾現世生活的改善。在組織性基督教式微的大趨勢中，由尚存的富有基督徒家族建立的私人鄉村修道院，是一個例外。

在一些鄉村地區，農民和奴隸繼續在大型的羅馬式農業莊園勞作，只不過現在這些莊園都轉到穆斯林手中。在那些自由農民定居，並守著自己的一小片田耕作的小村莊裡，能看到的轉變極小。不過，由柏柏爾人氏族定居的地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留在安達魯斯的柏柏爾人很快失去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社會組織看來還是維持了很多代。他們建立傳統的平等主義聚

落，從北非移植過來灌溉系統和土地分配方式，凡此都為農業產能的大幅提升打下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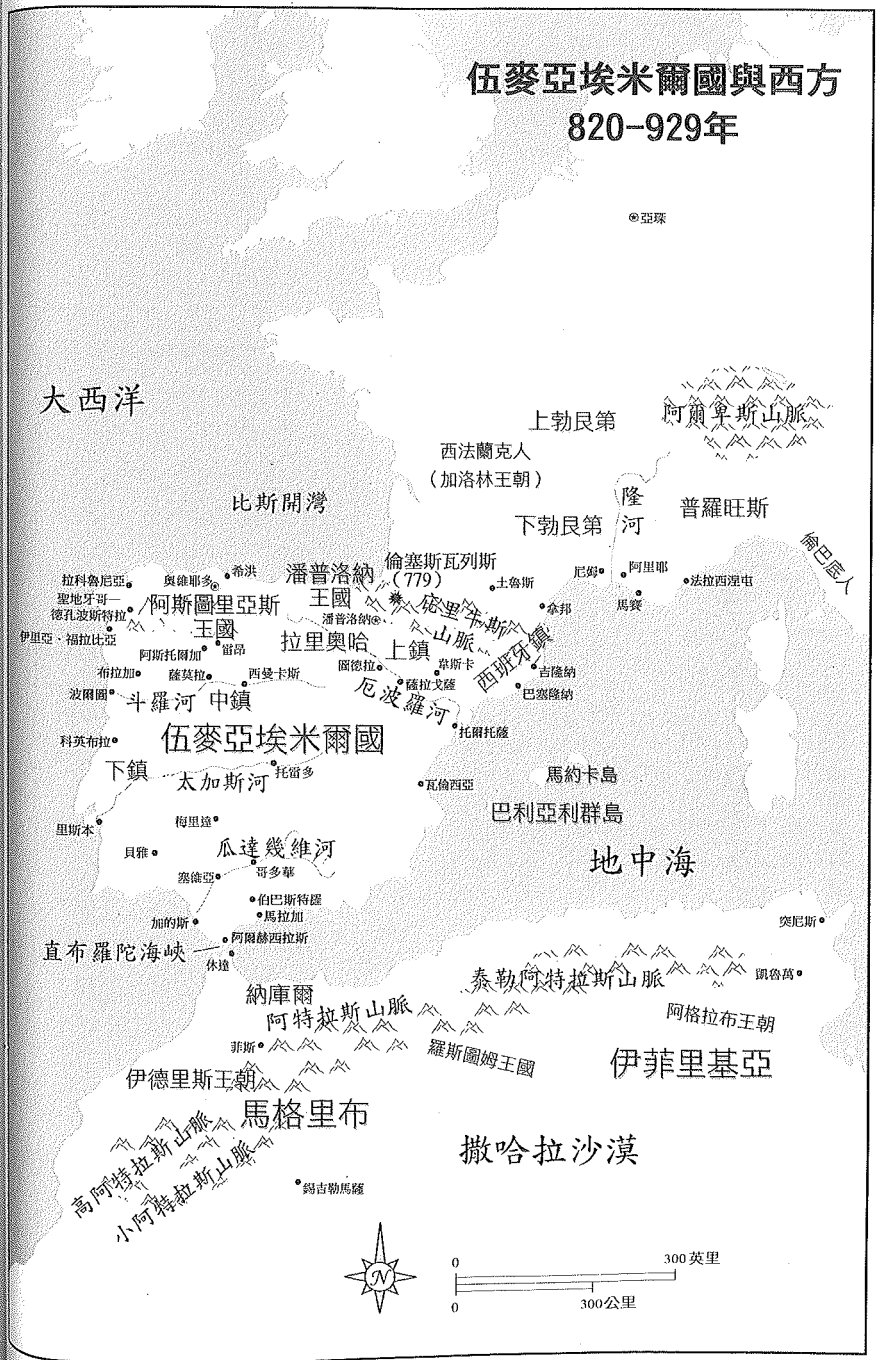
在整個安達魯斯，伊斯蘭意識不斷增長，哪怕伊斯蘭教本身變得更加複雜和受到嚴格控制。在「阿拔斯東方」，出現了新的法律詮釋學派，對《古蘭經》的研究獲得推進，對《聖訓》的批判分析變得更加精煉。規範性伊斯蘭教的意識正在崛起，而這種意識又透過放逐、朝聖和遊學等媒介被傳入遠西。在安達魯斯，因為與基督徒共用崇拜地點，逐漸被視為是不適當的，有更多清真寺被建造起來。獨立的穆斯林墓園也出現了。一些地方成為了朝聖地點。例如，哥多華的大清真寺，藏有據說是歐斯曼遇刺身亡時手上拿著的《古蘭經》，而在薩拉戈薩，也有兩個「先知同伴之同伴」的墳墓吸引信徒朝聖。曾經被基督徒和異教徒膜拜的鄉村聖址，也被整合到新信仰的大眾實踐中。橫跨整個伊比利半島，普通人會在固定時間放下手邊的事，洗手後面朝麥加一起禱告（如果他們是非常虔誠的話會一天禱告五次，不那麼虔誠的話會在每星期五中午禱告）。伊斯蘭教法和阿拉伯習俗開始形塑社會和兩性關係、家庭政治、公共穿著方式、「純潔」和「得體」的觀念，還有飲食與娛樂的選擇。除了在偏遠的小村之外，阿拉伯語逐漸取代在西哥德時期流行的走樣拉丁口語，成為行政管理和日常生活的語言，讓那些在幾十年前期望阿拉伯人的占領只是暫時性的基督徒，完全啞口無言。

總的來說，到了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在八二二年登基時，「伊斯蘭西班牙」已不折不扣伊斯蘭化，而它雖然仍然有種種挑戰得要面對，但已蓄勢待發邁向繁榮。伍麥亞王朝明顯穩定，地理上的孤立讓它不容易遭受外敵，而隨著經濟獲得強化，其人口也繼續增長：從西哥德時期的大約

三、四百萬，增加至八〇〇年的七百萬。但成功將會帶來挑戰——這些挑戰既有來自外部勢力，也有來自安達魯斯自身的政治文化。在下一個世紀，「伊斯蘭安達魯斯」將會踏上世界舞台，從一個外省的埃米爾國，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強權。雖是如此，但它彷彿只要走錯一步就會陷入災難。

第二部分

轉化：八二〇至九二九年


伍麥亞埃米爾國與西方
820–929年
亞琛
大西洋
上勃艮第
阿爾卑斯山脈
西法蘭克人
（加洛林王朝）
比斯開灣
隆河
下勃艮第
普羅旺斯
匈巴底人
倫塞斯瓦列斯（779）
潘普洛納王國
阿斯圖里亞斯王國
拉里奧哈
上鎮
庇里牛斯山脈
西班牙邊
斗羅河中鎮
厄波羅河
伍麥亞埃米爾國
下鎮
太加斯河
瓜達幾維河
馬約卡島
巴利亞利群島
地中海
直布羅陀海峽
泰勒阿特拉斯山脈
納庫爾阿特拉斯山脈
阿格拉布王朝
羅斯圖姆王國
伊菲里基亞
伊德里斯王朝
馬格里布
撒哈拉沙漠
高阿特拉斯山脈
小阿特拉斯山脈
0
300英里
0
300公里

第五章 刀口上的埃米爾國

在西庇里牛斯山脈一處山口，勇敢的羅蘭——布列塔尼伯爵和查理大帝的捍衛者——拚了命戰鬥。因為受到假盟友穆斯林國王馬爾西勒和騎士加尼隆的出賣，他遭到撒拉森人*包圍。隨著帝國的後衛部隊紛紛在他四周倒下，他知道自己已經時間無多。最後，因為意識到別無選擇和甘心為基督教之名而死，他舉起他的大號角，出盡全身氣力吹響，呼喚查理大帝的主力部隊為他向異教徒報仇。因為用力過猛，他太陽穴爆裂，頹然死去；《羅蘭之歌》記載：「腦漿從他耳朵裡跑出來。」[7]《羅蘭之歌》大概是中世紀最著名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後來成為法國的國族史詩。雖然英雄羅蘭的死法，是中世紀晚期的人憑空想像，它卻多少反映出歐洲基督王國和「伊斯蘭安達魯斯」的複雜互動關係，這種關係同時是受到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的驅動。

西班牙以外的歐洲人對伊斯蘭教的觀感，是由《羅蘭之歌》之類的中世紀騎士詩歌所形塑。它聲稱是記述查理大帝在七七八年征服安達魯斯的戰役，查理大帝在戰爭中，獲得了轉皈基督教

*基督徒對穆斯林的稱呼。

的薩拉戈薩國王馬爾西勒的幫助。不過《羅蘭之歌》是三個世紀之後才寫下，而當時十字軍東征已經發生，法蘭克人騎士為尋求財富，也在西班牙和穆斯林戰鬥。事實上，查理在七七八年時還不是皇帝，他的軍事努力，是集中在對付國土東北部的異教徒撒克遜人和義大利的基督徒倫巴底人。對他來說，飽受叛亂破壞的安達魯斯只是另一個機會。所以，平定塞普提馬尼亞之後，查理的大軍在七八五年翻越庇里牛斯山脈，在本地人的支持下攻占巴塞隆納以北的吉隆納，建立了將會被稱為「西班牙鎮」的邊區地帶（後來稱為加泰隆尼亞）。

查理會來，是因為巴塞隆納和薩拉戈薩的總督（他們都是驕傲的阿拉伯人，不打算臣屬於一個流亡的伍麥亞王子）派使者到他的朝廷，要求他支持他們對抗阿布杜．拉赫曼一世。他們一定是心想，與其臣服於一個近在咫尺的穆斯林埃米爾，不如向一個遠在天邊的法蘭克人國王稱臣。他們的計畫和查理的算盤吻合，那就是確保他的國土的南方邊界平靜，和安撫老是叛亂的加斯科人（即巴斯克人）。巴斯克人的反抗中心是潘普洛納，一座藏在西庇里牛斯山脈的堅固堡壘。查理和他的軍隊抵達薩拉戈薩，那是七個世紀之前由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建立的大都會，但阿拉伯地理學家把它的創建者說成是聖經人物所羅門王。被堅固的羅馬城牆包圍，薩拉戈薩位於一個廣闊和肥沃的平原中心，從廣闊而寧靜的厄波羅河的河岸向外延伸，兩旁是乾燥和鐵鏽色的峭壁。用一個十世紀安達魯斯地理學家的話來說，薩拉戈薩是「被廣大鄉村的翡翠綠包圍的一顆白點」[8]。

不過，讓查理失望的是，總督胡笙．伊本．葉海亞拒絕打開城門：法蘭克人國王最近的征服態勢，讓他後悔歸順的建議。由於知道不可能用武力奪取薩拉戈薩，查理放棄攻城，帶領部隊向

西北朝潘普洛納而去。那裡的市民馬上順服，主動向他致敬。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查理有所不察的是，潘普洛納的世家大族，雖然是一些半世紀前甩掉穆斯林統治的基督徒，卻和鄰近轄阪伊斯蘭教的氏族已經通婚好幾代，是關係緊密的姻親。到查理自信滿滿地離開時（他帶走潘普洛納的城門作為征服的姿態），陷阱已經布置好。

回到阿奎丹的路，需要通過倫塞斯瓦列斯的山口，在那裡，因為受到濃密樹林的限制，查理的軍隊被迫以長列縱隊前進。潘普洛納的軍隊和他們的穆斯林姻親早有埋伏。一等法蘭克人的主力部隊通過山口，和保護皇家輜重的後衛部隊（傳說是由英雄羅蘭指揮）進入狹路，埋伏者就發起攻擊。石頭和火箭齊發，如雨水般向脆弱的法蘭克人陣線落下。法蘭克人的勇猛騎兵因為受限於地形而無法衝鋒。最後，攻擊者蜂擁而至，對陷入恐慌的敵人進行大屠殺，搶走了查理的財寶和補給品。雖然這個插曲最終會形成一個反穆斯林的傳說，同時代人卻清楚知道應該被責怪的是誰。用查理傳記作者艾因哈德的話來說，未來的皇帝在倫塞斯瓦列斯「淺嘗到了陰險巴斯克的滋味」。[9]

但是，倫塞斯瓦列斯的潰敗，沒有激起法蘭克人和安達魯斯發生戰爭，反而促進了雙方的外交互動，後來的資料甚至說兩個王室締結了一樁婚姻。因為不管查理有多麼以基督徒國王和教會的捍衛者自居，他對穆斯林統治者的態度，都無異於他對基督徒統治者的態度，換言之是以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考量為優先。

他們的王國也許相隔遙遠，但地中海地區和四周的統治者，卻強烈意識到彼此的存在。他們

會定期互派使節贈送對方禮物、締結條約和帶回重要情報。阿拔斯哈里發哈倫・拉希德在八〇一年派去覲見查理的使節團帶著「一頭大象、香膏、甘松、各種軟膏、辛香料、香水和不同藥物」，還有一個機械鐘。北非阿格拉布王朝則給查理送去「一隻北非獅子和一頭北非努米底亞熊，還有來自西班牙的紅色染料和來自推羅*的紫色染料」——這些都是非常適合送給皇帝的禮物。[10]在八〇一年，查理正好是個皇帝：他在聖誕節時被教宗李奧三世加冕為「羅馬皇帝」。這個頭銜是他的更大計畫的一部分：他一心想要打敗拜占庭，建立一個由法蘭克人控制的新羅馬帝國。阿拔斯哈里發國因為是拜占庭的敵人，自然成為了查理的盟友。另外，伊菲里基亞的阿格拉布王朝也和查理一樣，有興趣動搖「伍麥亞安達魯斯」†。

所以法蘭克人和伍麥亞王朝之間的和平，並不是那麼穩固，雙方都設法從對方的弱點占便宜。例如，八〇一年，查理的兒子「虔誠者」路易經過短暫圍攻後，拿下了穆斯林控制的巴塞隆納。後來，深入安達魯斯侵略的法蘭克人，曾短暫占領塔拉哥納和反覆圍攻托爾托薩——這是位於東北部的主要地中海港口。埃米爾們以牙還牙，包括在八二〇年代在加泰隆尼亞支持反加洛林王朝的起義，在八四〇年圍攻拿邦，以及在八五六年短暫收復巴塞隆納和洗劫吉隆納。歷史在八二四年重演：一支征服潘普洛納的法蘭克人軍隊，再次在倫塞斯瓦列斯山口遭遇埋伏，這次設埋伏的是當地的巴斯克戰士和他們的姻親卡希氏族。這些戰爭沒有一場是決定性的，而一條在巴塞隆納以南向西沿著庇里牛斯山脈山麓延伸的穩定邊界，也告成形。穆斯林控制著平原和低地，遙遠的高山山谷則是由地方的基督徒強人掌控。雙方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不過，查理發起的戰役，對安達魯斯卻不是沒有影響，因為它們加劇了伍麥亞王朝在薩拉戈薩和厄波羅河谷面對的問題。厄波羅河谷是一個極少能夠從南方有效控制的地區。它現在被稱為「上鎮」或「最遠鎮」，是九世紀建立的三個邊區省份之一——另外兩個邊區省份是「中鎮」（以托雷多為首府）和「下鎮」（以為梅里達為首府）。至於潘普洛納，雖然伍麥亞王朝偶爾會對它發起懲罰性征討，但事實證明這個城市太遙遠，不是哥多華能夠有效控制。為求保護，它向新興的基督徒王國阿斯圖里亞斯稱臣，但仍不時自承為哥多華的附庸國，又始終和薩拉戈薩保持緊密關係。第一位「潘普洛納國王」伊尼哥．阿里斯塔，被迫把兒子加西亞送到哥多華的宮廷接受養育，而加西亞的女兒奧妮哥，將會在九世紀末嫁給伍麥亞埃米爾阿布杜。

與此同時，在薩拉戈薩，胡笙．伊本．葉海亞的反覆叛變，加速了阿拉伯人統治的結束，為轉皈的卡希氏族的興起鋪平了道路。這個氏族有著西班牙人－羅馬人血緣，族祖卡西烏斯是在穆斯林征服時期轉皈依伊斯蘭教，然後，它透過跟厄波羅河河谷和庇里牛斯山脈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通婚，確立在當地的勢力。八三九年，卡西烏斯曾孫穆薩．伊本．穆薩在叔叔伊尼哥．阿里斯塔的幫助下，在薩拉戈薩建立一個獨立王國。埃米爾阿布杜．拉赫曼二世承受不起失去穆薩的損失，對潘普洛納發起一連串他稱之為聖戰的攻擊。穆薩被迫參與，攻擊自己的盟友。

＊Tyre，和合本聖經翻譯為推羅，又可翻成泰爾等。是地中海東岸的貿易中心，今屬黎巴嫩。

†指由伍麥亞王朝統治的安達魯斯部分。

在八五二年，當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和伊尼哥・阿里斯塔都死去之後，穆薩把精力轉為對付他在潘普洛納的前盟友，以及攻擊加泰隆尼亞那些跟法蘭克人結盟的領主和阿斯圖里亞斯的基督徒。現在，他自稱為「西班牙的第三任國王」。新任埃米爾穆罕默德一世因為忙於對付南方的叛亂，別無選擇，只能容許穆薩在北方自行其是，條件是他要名義上承認哥多華的權威。作為交換，埃米爾可以在穆薩的戰役（包括八五六年對巴塞隆納的洗劫）居功。穆薩死於八六二年，但十年之後，他的氏族再次奪取了「上鎮」，這個氏族因為尊榮他，已改稱為穆薩氏族，由他的四個兒子盧卜、弗頓、穆塔利夫和伊斯邁爾領導。作為回應，穆罕默德一世發起遠征，又扶植穆薩氏族的敵對氏族，包括轉皈的阿姆盧斯氏族和阿拉伯人的土節卜氏族。不過，卡希氏族顯然無法從這地區被趕走。薩拉戈薩的厚實城牆讓它難以被攻破，而且「上鎮」星羅棋布著要塞和堡壘，例如圖德拉和韋斯卡，它們輕易就能夠抵抗埃米爾的軍隊。

不過，時間最終是站在伍麥亞王朝這一邊。到了八八〇年代，穆薩的幾個兒子和他們的後代互相攻伐——這種兄弟鬩牆的局面，是伍麥亞王朝技巧地製造出來。至於穆薩氏族這邊，也會視乎時機需要，或是向伍麥亞王朝宣誓效忠，或是食言背誓。這種和解與背叛的循環被穆薩的孫子穆罕默德・伊本・盧卜和曾孫盧卜・伊本・穆罕默德一直維持到該世紀之末。就像自己的曾祖父一樣，盧卜・伊本・穆罕默德交替運用侵略性軍事行動和外交手段（包括跟地方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氏族通婚）。但到了九〇七年，隨著盧卜・伊本・穆罕默德在潘普洛納郊外戰死，卡希氏族的權勢迅速衰微。氏族主要成員，或是逃到基督徒的土地，在那裡皈依基督教和被吸收進入地方

貴族階層，又或是以「乞憐者」身分偷偷回到哥多華，最後在朝廷任職。盧卜的兒子穆罕默德（卡希氏族最後一任族長）在九二九年逃到巴拉斯，後來被巴拉斯伯爵拉蒙翻臉處決。也是在九二九年，伍麥亞埃米爾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給自己冠上「伊斯蘭哈里發」的頭銜。

但埃米爾們得要應付的，不只是造反的總督和法蘭克人軍隊。麻煩會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一個例子見於塞維亞。到了九世紀中葉，這個安達魯斯的第二大城已享受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和平。在其以東一四四公里，哥多華的埃米爾，曾在七七〇年代消弭阿拉伯人的叛亂。當時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在塞維亞才剛剛建造完成一間大清真寺。位於蔥翠農地中央，塞維亞享受著日甚一日的富裕繁榮。它既是四周地區豐富農產品的集散地，又拜瓜達幾維河之賜，擁有一個把它向東連接於首都，和向西連接於大西洋的商業港口。不過，事實證明，它的優越地理位置也正是它的罩門，因為在八四四年十月，五十四艘龍頭長形船突然靠泊在它多草的河岸。幾百個高大和畜大鬍子的北歐人從船上跳上岸，喊著戰號，衝入沒有城牆保護的城市，向著四散奔逃的市民揮動斧頭。維京人已經來到了安達魯斯。

洗劫過塞維亞之後，這些北歐強盜把戰利品和俘虜集中在船上，開始撤退，把船划回多沼澤和迷宮似的瓜達幾維河三角洲——他們先前在這裡建立了營地。未幾增援力量抵達，他們返回塞維亞搶掠了一星期。這時候，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緊急向南方各省總督調兵，要擊退入侵者。維京人的抵達並非完全是意料之外：幾個月前，一隊龍頭長形船航行於比斯開灣，先後在希洪和拉

科魯尼亞，被阿斯圖里亞斯的拉米羅一世擊退。他們在穆斯林控制的里斯本運氣比較好，在那裡搶掠了十三日才前往加的斯。從加的斯，他們散開進入內陸，沿途劫掠，暢通無阻。隨著塞維亞起火燃燒和它的駐軍待在城堡中不出，市民們逃到附近的卡爾莫納避難。這時候，埃米爾正在集結軍隊。

正是在這個時候，立場反覆的邊區領主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帶領部隊前來的其中一人正是前述的卡希氏族的穆薩．伊本．穆薩。維京人的突襲，成為埃米爾和這位背叛的邊區領主和解的契機。穆薩正式承認自己的附庸地位，因此獲封為「上鎮」的領主。阿布杜．拉赫曼也獲得了好處：他的最高主宰地位獲得確認，並可以把卡希氏族的武力納為己用。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維京人被打敗。他們先是遭到伍麥亞騎兵的伏擊，然後又看著自己的船隻被「希臘火」重創，「希臘火」是一種類似凝固汽油的物質，由船上的火焰投擲器發射。維京人因而損失慘重。阿布杜．拉赫曼下令當著他們的同族人面前屠殺戰俘，剩下的維京人嚇得趕緊撤退。後來他們在南方海岸地區發動了一連串無效的襲擊，然後再次航向北方。對埃米爾來說，塞維亞之戰是一場大捷，所以派使者去到遠方的馬格里布，到處宣傳自己的勝利。

維京人在大約十四年後回來，這一次埃米爾已經作好準備。八五八年，一支穆斯林艦隊在葡萄牙外海攔截他們，而他們進襲瓜達幾維河谷的計畫，也不得不放棄，因為他們得知埃米爾穆罕默德一世集結了一支軍隊等待他們。高度機動性的維京人突破攔截，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向東航行，洗劫了阿爾赫西拉斯，焚燬其清真寺（安達魯斯第一間清真寺），把這個港鎮當作基地。從

那裡，他們渡海去到馬格里布，在納庫爾的首都附近登陸（納庫爾是一個獨立的穆斯林王國），洗劫一番，抓走了包括王室女子在內的大批俘虜。到了這時候，伍麥亞王朝的艦隊已經到達，維京人再次向東跑，沿途襲擊安達魯斯海岸。後來他們又攻擊法蘭克人控制的塞普提馬尼亞，最終在隆河河口的卡馬爾格三角洲住下來過冬。

在地中海地區一如在其他地方，維京人的成功主要是靠奇襲，特別是在那些一向沒有受到來自大海嚴重威脅的地方——安達魯斯的海岸地區正是這樣。毫無疑問，他們也是為貿易而來，至少是為了把較不好攜帶的戰利品換成現金、珠寶或任何他們需要的補給品。他們抓住的戰俘會被迫充當嚮導，帶領他們攻擊下一個目標。在不列顛和法蘭克人的土地待過之後，維京人也許已經能說一些拉丁語，或帶著從北方俘虜來的神職人員作為翻譯。事實上，有些資料指出，伍麥亞王朝成功贖回在納庫爾被俘虜的皇家女子，所以雙方必然發生過某種談判。雖然穆斯林的編年史家把維京人看成無名無姓的野蠻人，但在北歐傳說把他們的領袖，說成是傳奇人物朗納爾．洛德布羅克的兩個兒子：比約恩和哈斯泰恩。

八五九年的冬天結束後，維京人返航安達魯斯，攻擊巴利亞利群島，結果被穆罕默德一世的艦隊逮住。因為不想蒙受進一步的損失，他們決定回家。運用他們一貫的機智，他們靠著航向內陸擺脫追擊者。廣闊和水流平緩的厄波羅河正好為他們的長形船量身訂造。他們揚帆去到河口處的托爾托薩，然後改為用槳溯河而上，把完全靠帆航行的伍麥亞艦隊甩在了後頭。除了在弗利克斯附近遇到一段急流以外，他們輕鬆通過卡希氏族的勢力範圍。到達巴斯克人的地區後，他們改

為用走的，帶著戰利品和俘虜去到潘普洛納，俘虜了其國王加西亞（伊尼哥．阿里斯塔的兒子），把他當作為人質，要求巨額贖金。維京人因此能夠抵達比斯開灣，重建船艦，帶著俘虜和戰利品返回家園。整個冒險過程持續了不到一年。

雖然維京人對「伊斯蘭西班牙」的入寇，引起穆斯林和基督徒編年史家很大關注，但是他們和安達魯斯並沒有實質接觸，也沒有產生什麼長遠影響。根據傳說，有些在第一次入寇被俘的維京人獲釋，定居在塞維亞附近，後來成為了乳酪製造者，但這只是對阿拉伯編年史的一種誤讀。另一個資料來源記載，哈克木的寵兒、詩人葉海亞．伊本．哈克木．加扎勒對維京人出過一次外交任務，但這只是一個傳說。維京人也沒有像他們在「阿拔斯東方」那樣，固定以貿易者身分出現在安達魯斯。他們唯一能夠為安達魯斯提供的只有奴隸，而雖然安達魯斯對奴隸的需求量很大，但這方面早有豐富的供應來源：主要是從「基督徒北方」抓來的俘虜，或在東歐俘虜的異教徒（由法蘭克人和猶太商人輸入）。

除了不斷流入的奴隸之外，在八世紀前半葉之前，跨大洲貿易在安達魯斯並不發達。安達魯斯仍然是一個相對貧窮和偏僻的世界角落，它的財富和光輝要再等一個世紀才會來臨。在那之前，只有小營業規模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商人，攜帶奴隸和商品往返於埃米爾國及其鄰國之間。較遠程貿易明顯是由一群神祕的猶太貿易商把持，他們被稱為「拉丹尼亞」，足跡遍及整個地中海地區、北歐、東歐和近東，向東遠達印度和中國。十世紀的波斯旅行家暨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

茲比赫指出，「拉丹尼亞」對安達魯斯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從法蘭西和『西北部』帶回來的女孩和俊俏男孩，還有斯拉夫奴隸。」[11]

維京人在八四四年的攻擊，證明了安達魯斯對於來自大海的入侵有多麼不堪一擊。有鑑於此，埃米爾馬上籌建一支艦隊。海岸防禦同樣得到強化。大概也正是這段時間，安達魯斯的防禦網絡發展成為瞭望塔的形式。透過用火和煙之類的視覺訊號，瞭望員可以把資訊快速傳遞至極遠距離之外，報告敵人的動靜或對逼近的進攻提出警告。

這一類預防措施被證明對於抵擋維京人的第二回攻擊極為重要。這一次，雖然維京人非常兇狠，卻沒能造成多少破壞。不過，維京人不是伍麥亞王朝得要面對的唯一海上威脅。在伊菲里基亞，阿格拉布王朝曾經面對一次他的阿拉伯人民的造反，而為了轉移他們的軍事精力，埃米爾茲亞達特·安拉在八二四年用聖戰的名義發起了一次對拜占庭西西里的海軍入侵。甚至在這個島還沒有被征服以前，他們的兵力就向北繼續去到義大利大陸，在八四七年洗劫了羅馬，占領了塔蘭托，在巴里建立了一個埃米爾國，並侵擾義大利海岸各城鎮。到了九世紀中葉，穆斯林受地方基督徒領主招募，成為僱傭兵。馬爾他在八七〇年被征服。雖然這些攻擊對安達魯斯並不構成直接威脅，但伍麥亞王朝承擔不起把海上控制權讓給敵人阿格拉布王朝的損失。

伍麥亞的艦隊就兩方面而言，是一種外交政策的工具。首先，它讓安達魯斯能夠和馬格里布有更密切接觸。阿布杜·拉赫曼二世致力於成為那裡各個愈來愈重要的小國的保護人。這些小國

包括納庫爾、由伊德里斯氏族控制的菲斯、阿爾及利亞中部的羅斯圖姆王國，以及由米達拉氏族統治的錫吉勒馬薩。這些國家以柏柏爾人為主，由柏柏爾人、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家族控制，受到伊斯蘭教極端和邊緣派系（分離派或伊巴德派）的吸引，也因此反對阿拔斯王朝及其附庸阿格拉布王朝。

錫吉勒馬薩王國特別重要。位於阿特拉斯山脈東側和西撒哈拉沙漠邊緣，它是一條商路的北方終點站。這商路南至薩赫爾和大沙漠南緣，更往南走便是富於黃金、象牙、奴隸和其他異國產品的尼日和迦納。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當初為回應維京人攻擊而建的艦隊，將會成為把安達魯斯和馬格里布的命運重新連結的工具。這種關係的更新將會把「伍麥亞安達魯斯」在十世紀推向超級強權地位，但也種下了它在僅僅再一個世紀之後便覆亡的種子。

伍麥亞埃米爾國轉型成為海上強權，也讓它可以把意志強加給馬約卡島和梅諾卡島。這兩個島嶼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可以讓安達魯斯跟伊菲里基亞、義大利和普羅旺斯產生商業和軍事上的聯繫。直到九世紀晚期，這兩個島嶼都只是斷斷續續由哥多華控制，而且人口絕大部分是基督徒，伊斯蘭教是一個不顯眼的存在。後來，穆罕默德一世發起一場戰役，想要把兩個島嶼納入控制。這目標要到了穆罕默德一世的兒子阿布杜拉才取得成功。他授權一個私掠者伊薩姆·考拉尼率領一支艦隊進攻馬約卡島。島嶼居民激烈反抗，但經過八年後終於被征服。被埃米爾和他的新子民承認為總督之後，考拉尼就著手對馬約卡島進行伊斯蘭化和打造基礎建設，建築了清真寺、浴池、旅館和其他便利措施。馬約卡島因此成為了入侵法蘭克人領土的一個發動點，最知名的一

次突襲是在八八七年攻擊聖特羅佩，隨後在法拉西涅屯建立了一個永久基地。

從八四〇年代開始，安達魯斯海軍就一再騷擾塞普提馬尼亞和普羅旺斯的港口，包括亞爾和馬賽，還有隆河河谷的城鎮。不過這些戰爭的性質一直受到爭論。它們是海盜入寇嗎？還是伍麥亞王朝處心積慮控制西地中海地區的政策的一部分？還是說它們有著宗教動機？抑或是它們和維京人的見機搶劫如出一轍？事實上，答案八成是所有這些成分都有。雖然盡了很大努力，但伍麥亞王朝始終沒有一支中央化的軍隊。兵力分散握在各地軍事強人手中，他們都樂於他們的戰爭得到埃米爾的授權和伊斯蘭教的道德合法性背書，但他們的進攻只是對「法蘭克人普羅旺斯」脆弱情況的一種自然反應。這種脆弱性明顯反映在飛地法拉西涅屯的成功：這座堅不可摧的城堡變成了制霸四周普羅旺斯城鎮的力量，也在十世紀成為深入法蘭克人領土的劫掠基地，其中最讓人震驚的一次是在五九四年洗劫瑞士的聖加侖修道院。

至於維京人，他們將會等到十世紀下半葉才會重返安達魯斯：在九六六年和九七一年偷襲里斯本以南的大西洋海岸。伍麥亞哈里發國的艦隊兩次都把他們擊退。在當時，維京人的時代已接近尾聲。不到一個世紀，北歐的異教將會被基督教取代，而維京人祖輩的半游牧生活方式亦會被拋棄。維京人將會被同化。他們有些前往君士坦丁堡，效力於皇帝的瓦蘭吉衛隊，另一些追隨酋長羅洛。羅洛在九一三年向法蘭克王國稱臣，得到諾曼第公爵頭銜，自此，維京人被稱為諾曼人。諾曼人將會繼續在「伊斯蘭地中海地區」和安達魯斯的轉化上，扮演一個關鍵角色，有助於基督徒君王對穆斯林土地的征服，而這征服日後來被誤稱為「西班牙人的再征服運動」。

第六章　安達魯斯的發明

哈克木在位長達二十六年，生下不少於二十一個兒子和十七個女兒。因為不缺乏繼承人，他有幾十個兒女可以和一些顯赫和崛起中的家族通婚，以強化伍麥亞家族的姻親和門客網絡。他最終選定的繼承人就是在「護城河之日」監督大屠殺的同一位王子，這被證明是個明智選擇。在八二二年登基時，阿布杜・拉赫曼二世三十歲，擁有豐富作戰經驗，遵循父親不妥協的統治方法，擅長穿梭於作為伍麥亞王朝權力基礎的複雜政治關係。他同時身強體壯。如果後來的記載可信的話，他身高很高，擁有鷹鉤鼻和一雙藍眼睛。為了讓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給他本來就深邃的眼睛塗上黑眼圈，又模仿先知穆罕默德，把自己的大鬍子染成紅、黑兩色。

他不只統治了三十年，還成功把寶座傳給兒子穆罕默德一世，後者將會統治安達魯斯三十四年（八五二至八八六年）。如此長壽帶有某種關鍵意義，可以為這個多多少少持續有叛亂發生的時代，帶來穩定。也是在同一時期，「伊斯蘭西班牙」變得真正深具伊斯蘭色彩：這既是人口大規模轉皈伊斯蘭教的結果，也是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刻意讓安達魯斯模仿阿拔斯哈里發國，以及決心把國家打造為一個文化和經濟強國的結果。

哈克木遇到威脅總是立刻反擊，反觀他兒子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則懂得利用宗教精英和用妥協的方式，把反叛下屬變為盟友。因此，他不但沒有懲罰那個在八〇七年鼓勵哥多華市民暴動的馬克利派「法基赫」葉海亞·伊本·葉海亞·利提，反而讓他成為自己的心腹和宗教顧問。這種方法亦被用於愈來愈不安分的外省總督，例如「上鎮」的歷任卡希氏族總督。在托雷多，他都是委任伍麥亞家族的主要門客當總督，但會頻繁換人，防止他們生根。在西部的貝雅，他曾親自出征一個叛亂總督，但當對方半途懇求和解時，他賦予對方更多的自治權，以換取對方的效忠。在塔德米爾，當敵對的阿拉伯氏族為爭奪控制權而開戰時，阿布杜·拉赫曼釜底抽薪，重組這個省份，建立了一個新的首府莫夕亞，交由忠心的家族成員統治。他有時也可以變得很惡毒。當巴利亞利群島在八二〇年代叛變時，他下令洗劫這個群島，以統治者的身分拿去五分之一的戰利品。

在重整政府結構時，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直接借用阿拔斯哈里發國的模式。他擴大宮廷，把「沉默者」（外國出生的御林軍）轉化為一支永久性的騎兵部隊，又購買大量被閹割奴隸，在王宮和外省政府工作。這些宦官大部分都是「薩卡里巴」，即斯拉夫異教徒，他們沒有家人，所以除埃米爾和他的宮廷外沒有效忠的對象。他們中間最有能力者，將會在王宮中被擢升到很高位置。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又扶植一批門客家族（包括阿拉伯人、本地人和柏柏爾人），不過沒有讓他們變得太過有權有勢，而他們人人都把自己的榮華富貴，視為是和伍麥亞王朝唇齒相依。包

括宰相在內，一些本來只是榮譽性質的官職被賦予實權。模仿阿拔斯王朝的制度，他創立了一個由各部會組成的政府系統，包括了財政部、內政部、國防部和經濟發展部，每個部都由一名「大臣」（*Wazir*）主管——他們得定期向埃米爾報告。檔案室的制度化和任命受過訓練的祕書，讓檔案紀錄能夠井然有序，提高埃米爾對國家日常運作的控制。他還建立了一個郵驛系統，以促進通訊和情報的遞送。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沒有打壓宗教精英愈來愈大的權力，反而任命馬利克派法學家為法官，並把他們很多人引入政府服務。如果說人民把埃米爾，看成是世界秩序的基礎，那麼他們賴以指導其日常事務的人，卻是「烏里瑪」。又因為是「烏里瑪」的共識決定一個統治者是不是有合法性，宗教學者掌握相當大的權力，特別是在和一般人有關的事情上。與此相反，埃米爾則是「蘇丹」的化身，也就是政治權威的化身。他可以發動戰爭、任免官員和管理王國，但是（除少數例外情況以外）不可以制定法律。他的理所當然擁護者是「貴族階層」——一個鬆散的上層階級，由門客家族、舊阿拉伯人和轉皈者的高級社會、文化界和知識界的精英，還有那些透過商業或戰爭發跡的創業家和冒險家所構成。「貴族階層」還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社群的領導人物，這些人愈來愈認同於阿拉伯文化和社會習俗。

把「烏里瑪」整合進權力結構還有其他好處。因為學術社群的權威是建基於知識，它自然成了一種唯才是用政策，在其中，出身並不能保證什麼，就連最卑微的奴隸或轉皈者一樣，有可能功成名就。與基督教不同，伊斯蘭教中的神職人員和俗家人並沒有嚴格區分，所以一個宗教學者

也可以是一個貿易商、地主、商人或戰士。事實上，很多宗教學者都是來自人數愈來愈多的都市居民，靠著當藝匠、工匠或商販維生。因此，一個本來由伍麥亞家族支配的分支體系，開始演化為一個讓都市居民在國家管治上有發聲機會的體系。

隨著安達魯斯在文化上愈來愈阿拉伯化，在人口和宗教上愈來愈伊斯蘭化，埃米爾提倡一種安達魯斯的身分認同，來強化自己的權威。因此，阿布杜·拉赫曼繼續投資在首都的大型建築工程，特別是大清真寺的建造。增加了一座新的宣禮塔，禱告廳的地板面積亦加倍。到了這時候，哥多華的人口大約七萬五千，是阿布杜·拉赫曼一世時的兩倍。也正是在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的時期，有新的集會清真寺建立於其他城市（例如塞維亞和薩拉戈薩），反映出穆斯林社群的規模愈來愈大，以及這些建築的政治角色：除了宣傳伊斯蘭教的威勢，也是宣傳斥資建造它們的埃米爾或總督的威勢。

在九世紀上半葉，商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為埃米爾國及其人民帶來了財富。雖然銀的供應有限，阿布杜·拉赫曼還是鑄造了大量重量和純度一貫的銀幣「迪拉姆」和不貴重的銅錢「菲爾」。所以貨幣非常容易取得且受到信任。這種明智的貨幣政策，由穆罕默德一世延續。他遇到金銀短缺的問題，但拒絕減低錢幣的含銀成分（因為這樣會引起通貨膨脹和信心危機），寧願鑄造數量較少但純度一樣的銀幣。最重要的是，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對馬格里布的涉入，奠下了安達魯斯主宰東北非洲的基礎，讓安達魯斯可以直通撒哈拉沙漠的黃金運輸路徑。與此同時，一些

製品（主要是安達魯斯南部生產的絲綢和哥多華生產的細皮革）也被出口至義大利和「法蘭克人北方」換取奴隸（主要是年輕女孩和宦官）和其他奢侈品，例如毛皮。在這個時期，棉花、麻和番紅花（用作染料）第一次被帶進安達魯斯，進一步助長了蒸蒸日上的紡織產業。

安達魯斯新興的貨幣經濟，與「法蘭克歐洲」及「基督徒伊比利」的自給經濟形成鮮明對比。在後者，鄉村勞役仍然是常態，社會流動低，都市文化、基礎建設和貨幣都極為少見。基督徒統治者收集稅收的方式，是直接消耗食物盈餘，這迫使他們拖家帶口，在自己統治的土地上輪流到處居住。這種巡迴旅行的生活方式，讓他們無法累積易變換的財富，難以發展出世俗機構和官僚系統。在安達魯斯，隨著都市市民經濟和政治分量的增長，舊式的鄉村貴族走向沒落。隨著這種過程愈來愈急遽，它將會在九世紀晚期，點燃轉皈者精英階級的造反之火，幾乎把埃米爾國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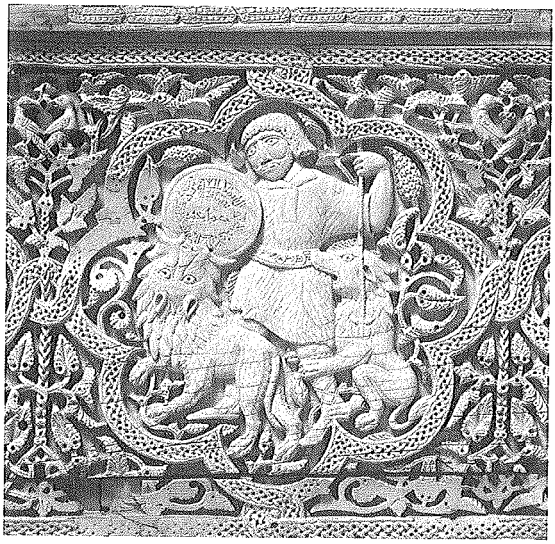
阿布杜・拉赫曼向「阿拔斯東方」借鏡的又是哪些東西？西元八〇〇年，巴格達正處於哈倫・拉希德開創的伊斯蘭「黃金時代」、《一千零一夜》和水手辛巴達之中。阿拔斯王朝躍升到世界舞台上，它在伊斯蘭世界內的優越性和威望皆無可置疑。不只伊斯蘭教在阿拔斯的土地上凝聚成為一種宗教和法律文化，這個哈里發國也為帝國創造出一個制度框架。與此同時，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它深受波斯、拜占庭、敘利亞、希伯來和南亞的影響）也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幾乎每個領域都有新的創發——藝術和科學上是如此，哲學和神學上更是如此。隨著阿布杜・拉赫

曼二世熱烈吸收這些成分，安達魯斯也變得「東方化」。

此一走向國際化的本質，反映在上層階級把「艾達卜」（文化修養），視為一種身分象徵。語文能力（像是背誦和創作複雜詩歌等能力）變得無比重要。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怎樣穿衣服、行為彬彬有禮、欣賞音樂與歌唱，以及參與科學、藝術和哲學的談話。今日的我們已經很難體會當時發展出來的智慧經濟學。書本被當成寶貝箱，知識被當成黃金。它們除了帶有內在價值，還可以充當現金，用來追求恩寵和地位，交換財富。追求知識或追求被知識圍繞的人，不只是因為知識能帶來的實際利益，還是因為它可以作為地位的一種裝飾和權力的一種象徵。對於貴族階級，還有額外的美德需要培養：展現阿拉伯人的傳統陽剛氣概。他們必須是無畏的戰士、頑強的獵人、多情的情人、海量的飲者、容易憤怒又容易原諒人、對陌生人好客、對朋友忠誠，以及過分慷慨。這種新興的阿拉伯－伊斯蘭陽剛理想，就像是服用了類固醇的騎士精神，而阿布杜·拉赫曼的成功關鍵，在於他有能力體現這個新的標準。

這要歸功於他的父親。哈克木對詩歌有著強烈興趣，雅好高級文化。他以栽培詩人和天文學家知名，又組織了一批博學的朝臣教育一群兒子。在他們的影響下，阿布杜·拉赫曼二世變得高度有文化涵養，喜歡被有學問的人圍繞，也對文學之士不吝賞賜。

他追求成為一個理想國王：兇猛得像一頭獅子，但又會對表現出同樣陽剛氣概的人——哪怕他們敢叛逆他——寬宏大量和慷慨。他蓄意讓自己的怒氣與溫和都不可預測，好讓臣屬保持誠惶誠恐。不是個空談的將軍，他在作戰時會一馬當先。但這不是出於愚勇或魯莽，而是因為深信自



一個獵人和兩頭獅子。見於為希沙姆二世製作的象牙盒子，1004 至 1005 年。來源：*Museo de Navarra/Comunidad Foral de Navarra*

己受到天命的保護。作為一個有學問和有信仰的人，他熟背《古蘭經》、寫詩和研究占星學。可作為他男性雄風證明的，是他妻妾成群，子女眾多。但這位埃米爾堅守一項原則：不和別人睡過的女人睡覺。屬於他的只能是屬於他一個人的。

仿照東方的習俗，他建立了「特拉孜」，即皇家織造作坊，用以生產皇家衣冠、送外國顯要的禮物和裝飾宮殿的織品。最後，如果有誰還懷疑他的威儀棣棣，那經過精心彩排的盛大宮廷場面將會把懷疑一掃而空。

他最寶貝的資源和最珍視的裝飾，是圍繞他四周的人：顧問、助理、奉承者、支持者和朋友。他們之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阿布・法塔赫・奈

斯爾。奈斯爾的父親是來自卡爾莫納的基督徒，曾經被捲入八一八年的哥多華民眾暴動。暴動被鎮壓後，憤怒的哈克木為懲罰郊區居民和支持他們的貴族，閹割了他們的一些兒子（奈斯爾是其中之一），強迫他們在宮中服務。

年輕的奈斯爾在宮中表現傑出，也成為了年輕的阿布杜·拉赫曼的知己好友，後來隨著王子的登基獲得高升。維京人第一次來襲時，埃米爾國的軍隊在奈斯爾的協助指揮下取勝，他因此得到了「阿布·法塔赫」的頭銜（意為「征服之父」）。累積了夠多的財富後，他在首都郊區的瓜達幾維河河岸蓋了一棟巨大豪宅。為了建立廣闊的政治基礎，他同時討好一般老百姓和貴族，又與權大勢大的「法基赫」葉海亞·伊本·葉海亞親善。因為受到埃米爾的信任，獲委託管理後宮，他也在后妃之中締結了許多盟友和布下眼線。

他結交的後宮姬妾，都是宮廷政治的重要玩家：她們富有而野心勃勃，不擇手段為兒子爭取前程。她們可以因為兒子繼承大位而成為太后，也有可能因為兒子當不成埃米爾而身陷囹圄或被殺。這些女人對於埃米爾有著巨大影響力，而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對於讓他癡迷的后妃，也是出了名的出手闊綽。有了這些財富，當妻妾的便可購買莊園、出資興建清真寺和建構政治網絡。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在八四〇年代晚期罹患重病，完全無法視事。被任命為攝政之後，奈斯爾罷黜埃米爾信任的大臣，又和埃米爾的寵妃塔魯布合謀，立她兒子阿布杜拉為繼承人，取代埃米爾原先選定的繼承人穆罕默德。不過，阿布杜·拉赫曼的病情沒有惡化，後來還出現改善跡象。奈斯爾因為不耐煩，賄賂御醫哈拉尼提供毒藥，由他當成藥物呈給埃米爾服用。幸而，阿布

杜．拉赫曼二世另一位妃子費婕爾精通藥物學，而且是哈拉尼的朋友。御醫向她透露實情，她得知後告知埃米爾。所以，當奈斯爾向阿布杜．拉赫曼二世進呈毒藥時，埃米爾先是假裝胃不舒服，然後又命令奈斯爾把藥喝下。奈斯爾別無選擇，喝下毒藥後跑去找哈拉尼要解藥，但半路中途便倒地而死，死前極為痛苦。

奈斯爾之死讓阿布杜．拉赫曼其他心腹鬆一口氣。他們寫詩慶祝其事。野心勃勃的奈斯爾，就像清教徒般的葉海亞．伊本．葉海亞那樣，在宮廷裡面是個異類。埃米爾更喜歡的是善飲、善比武、寫寫詩或搞搞占星術的侍從之臣。事實上，詩歌和占星術在朝廷大行其道，讓一些神職人員感到不是滋味。研究星晨對伊斯蘭教很重要，因為如此才能決定一年中各個宗教節日的日子，但很多「烏里瑪」對於受希臘和波斯天文學影響的占星術不是那麼的自在。這些占星術被用來預卜事件，侵犯了真主的特權。

這個時代的一個典型人物是伊本．沙米爾。這位貴族和占星術家效勞哈克本一世，在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少年時便認識他。他曾離開安達魯斯前往東方旅行，行前即以天宮圖預卜出年輕的王子將會繼承王位。當他多年後回到哥多華，他帶回最新的伊拉克時裝、一種健康的飲酒習慣、一些寫詩的才華和最新的占星術技術。在埃米爾的宮殿表演過一手之後，兩人成為了分不開的親密同伴。

一個插曲可以讓人一瞥當時流行的陽剛高級文化。有一次，在八三九（四〇）年，阿布杜．拉赫曼帶著沙米爾一道出征北方的基督徒。在他們還沒有到達前線的一天早上，埃米爾用一首詩

向他透露，自己做了一個有關塔魯布的綺夢。沙米爾也寫詩作為回答：

朦朧的夜晚是她向你揮手之處，
歡迎她吧，她在黑暗中正在高潮。[12]

這首詩讓阿布杜．拉赫曼慾火焚身。他放棄征戰，策馬趕回哥多華，找塔魯布做愛，把戰爭指揮權交給兒子哈克木。

沙米爾和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的關係既親密又危險，因為他倚熟賣熟，從來管不住自己舌頭，有時說話會到無禮的地步。靠著自己的神祕占星術能力，他贏得了財富與官位，但至少有一次因為大嘴巴惹怒了埃米爾，被送進監獄。待了一陣子之後，他寫給埃米爾一首聰明和乞憐的詩歌，因此獲得釋放。

就像沙米爾那樣，很多貴族前往東方遊學都是自費，不過，阿布杜．拉赫曼二世也會派人到拜占庭和「阿拔斯東方」，把它們的文化以知識或書本的形式帶回來。很多書被帶回來，題材涵蓋科學、醫學、天文台、宗教、阿拉伯語文法、歷史、文學和詩歌等等，而旅人本身也浸透著阿拔斯文化。這批新的東方化文化精英中，最有名的無疑是有柏柏爾人血緣的朝臣阿拔斯．伊本．弗納斯。去了一趟巴格達和埃及之後，他帶回來一系列的科技技術。除了是詩人、音樂家、哲學家和天文學家，他也涉獵鍊金術，把切割晶體鏡片的技術帶回安達魯斯。他造了一個時鐘和一個

托勒密宇宙的機械模型，但他最知名的舉動是穿上自己設計的鳥翼試飛。這次實驗差點要了他的命：當時他從哈里發宮殿的屋頂起飛，但因為他的裝置沒有尾部，所以飛了一小段路便栽到地上。

還有很多女人自行前往東方或被送到東方求學，其中尤以女奴隸為主。例如，一個貴族出身的巴斯克被俘虜女子卡蘭姆，被送到阿拉伯半島的麥地那學習音樂和唱歌，接受「艾達卜」薰陶。最有價值的女奴隸不只是洩慾工具，還是風趣、有文化和有修養的同伴。所以送她們出國是一種投資。

當阿布杜・拉赫曼禮賢下士的名聲傳開之後，東方人便開始如涓涓滴流流入安達魯斯。這部分也是因為巴格達發生了政治變亂，不再是藝術家、音樂家和知識份子的理想居所。他們其中一個是哈拉尼，也就是前面提過的御醫。他是第一個把現代伊斯蘭醫學帶到哥多華的人。但最有名的卻是一個謎樣般的人，名叫阿布・哈桑・阿里・伊本・納菲，外號「黑鳥」。他隻手轉化了安達魯斯的文化。

「黑鳥」是阿巴斯宮廷一位傑出的烏德琴彈奏者。很少人知道他的出身，但依據史料中反覆提到他是黑皮膚這一點，反映出他的家鄉是在亞撒哈拉地區。傳說他會離開巴格達，是因為他的樂器天份極高，引起老師——著名的宮廷樂師咨哈客・毛斯里——心生嫉妒，設法殺他，他不得不逃走。但更有可能，他只是因為阿拔斯哈里發國在九世紀初陷入內戰，才會離開。不管怎樣，

他都向西去了阿格拉布王朝位於凱魯萬的宮廷，卻在那裡發現自己被捲入是非中，所以便在八二二年去了哥多華。他此行是受到哈克木的邀請，而這邀請是透過猶太人樂師阿布．奈斯爾．曼蘇爾傳達。

「黑鳥」雖然是在哈克木去世後才抵達，但他精湛的音樂造詣和他對詩歌、科學及歷史的學養，都確保他在宮廷占有一席之位。阿布杜．拉赫曼二世讓他進入自己的內部圈子，提供他豪華住所和優厚生活津貼。他外表優異、有魅力和風趣，讓他在埃米爾的侍臣中間鶴立雞群。作為一個樂師，他用他的演奏和歌唱，還有他對樂器的技術改善，讓宮廷目眩神迷。他把一整批新歌和新音樂引入安達魯斯：全都是受希臘、波斯和南亞影響的巴格達最新風格樂曲。透過他和幾個兒子在哥多華創立的音樂學院，這些新的風格很快就為安達魯斯各處的音樂家學會。

但他的影響力超過音樂的範圍。「黑鳥」讓伊斯蘭－波斯風格的穿著、髮型和儀態舉止，在安達魯斯流行起來。他也在安達魯斯料理掀起一場革命，引入了全新的食材（例如蘆筍和其他菜園作物）和一整系列結合肉類、豆類、香草和辛香料（例如香菜、芫荽籽、羅望子和番紅花）的冷湯、熱湯和燉菜。在當時，根據希臘－伊斯蘭的醫學理論，食物不只是食物，還對調節體液非常關鍵，可以醫治疾病，維持身體和心理健康。因為「黑鳥」的提倡，金碟和銀碟被陶瓷碟取代，使用桌布成為一種時尚（桌布通常都是獸皮製成）。他還引入後來成為西班牙料理標準甜點的蜜糖堅果甜點。把一頓飯分為幾道菜的習慣，也是由他從東方引入西方，最終傳遍整個歐洲。

在「黑鳥」到達安達魯斯之前，許多可溯源至西哥德人時期的舊式穿著和髮式，仍然在上層

阿拔斯王朝女奴隸（昆孃）。見於伊拉克薩邁拉哈里發宮殿一幅壁畫，約為 860 年。來源：*Robert Delord*

階級中間保留著。「黑鳥」改變了這一點。男男女女頭髮不再中分，分兩股披在左右太陽穴上。現在，他們模仿「黑鳥」，把劉海剪到耳朵上方，在背上披一把長髮（這種髮型源自阿拔斯宮廷的奴隸）。他還帶來了衣服換季的觀念。現在，過了夏至之後，眾人時興穿著白色衣服，只有到了秋天，他們才會換穿色彩鮮豔衣服，而且偏好易適應氣溫改變的洋蔥式穿衣法。

衣服本身也變得更細緻、更明亮、更多色彩和更貼身，而且開始使用混合材料，例如絲和羊毛的混雜或用金屬線

（特別是金線和銀線）來縫織布錦。有錢人用「黑鳥」從東方帶來的止汗劑「利他基瑞」（litargirio）保養衣服。那是一種一氧化鉛化合物，可以對付汗水和臭味，但不會汙染衣服。「黑鳥」的各種創新，很快從安達魯斯的高雅階層向下滲透，傳到較為卑微的階層。他的幾個兒子接續他的工作，而他建立的音樂學院，在哥多華維持了好幾代人。這一切看起來也許不可思議，但「黑鳥」所做的事，不過是把阿拔斯王朝的高級文化成套帶進安達魯斯。

難怪，編年史家會把阿布杜・拉赫曼二世一朝看作是「蜜月時期」。[13]不過，那麼激烈的變遷之所以會發生，只因安達魯斯本來太過鄉土氣，讓「黑鳥」可以大加發揮。在九世紀剩下的時間到十世紀之間，「伊斯蘭東方」的居民繼續把安達魯斯人視為土包子和抄襲者。這反映在當時的西班牙原創性作品都是把目光盯著東方。例如，阿布杜・馬利克・伊本・哈比卜，他是著名的馬利克派法學家和葉海亞・伊本・葉海亞的對手，撰寫了一部世界歷史，其中彙集了他在東方搜羅到的各種神話和傳說性材料，不管是精靈或魔法的故事都照單全收。在十世紀之交，伍麥亞宮廷詩人伊本・阿布・拉比赫編撰了一部有關「艾達卜」的大部頭百科全書（共二十五卷），裡面對安達魯斯幾乎隻字未提，除了作者自己寫的蹩腳詩作，也沒引用任何本地的作品。當作書傳入阿拔斯宮廷之後，受到訕笑。

在哥多華，並不是人人都喜歡這種萌芽中的世俗國際化。一些保守的伊瑪目（以葉海亞・伊本・葉海亞為代表）偏好知性的清教徒主義。在他們看來，只有《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值得研

究，除此以外的其他一切最好是忽略。葉海亞也去過東方，但他是去麥地那學習宗教，不是到巴格達學習「艾達卜」。他也是以預言能力知名，但他的預言是來自真主，不是來自滿天星斗。因為他在漫長人生教育出無數學生，又因為他控制著法官的任命權，他性格保守，反世俗的伊斯蘭教立場根深柢固。他不但不信任巴格達的科學學問，還敵視在那裡孕育出來的危險宗教意識形態：他是第一次對安達魯斯的異端邪說作重大指控的幕後主使者。葉海亞的教誨，得到愈來愈多新穆斯林大眾的認同，這些人很多當初皈依伊斯蘭教，是相信他們的地位可以立刻獲得改善。當這種情形沒有發生，他們焦慮且挫折，而他們的不滿將會在八四〇年代，利用基督徒社群一些激進成員，眼見伊斯蘭教即將大獲全勝而強力挑釁時，一起發洩出來。

第七章 聖徒和罪人

這一天和八五〇年三月哥多華的任何一天，沒有任何不同，當時一個叫帕菲特的教士正在和幾個路人辯論信仰的問題，這種話題在宗教多元的首都非常常見。因為意識到自己是基督徒，地位比較低，帕菲特要求幾個穆斯林不能用他就伊斯蘭教所說的話指控他。他們答應了。於是，帕菲特就用毫不含糊的態度，以阿拉伯語說明他為什麼覺得耶穌是真先知，又提到穆罕默德生平中一個讓很多穆斯林感到尷尬和茫然的片段。第二天，幾個穆斯林又碰到帕菲特之後，感到被他昨天所說的話冒犯，把他揪到官府，告他褻瀆伊斯蘭教。因為當時是齋戒月（那些指控者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脾氣更差），帕菲特被關起來等待審判。雪上加霜的是，當時太監奈斯爾正代替生病的阿布杜·拉赫曼二世治理。曾是基督徒的奈斯爾，是個不擇手段的機會主義者，認為這是個好機會，讓他可以討好立場死硬的「烏里瑪」，和鞏固他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他不打算慈悲為懷。所以，帕菲特在堅稱自己無辜幾星期之後，毅然接受命運，選擇成為為信仰而犧牲的烈士。這種雄心在聖月的月底獲得實現：奈斯爾下令把他斬首。

接下來一年相對風平浪靜。然後，一個叫以撒的基督徒憑空蹦出來，去到王宮前面，反覆出

言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以撒在朝為官多年，在退休後才過起修士的生活。阿布杜・拉赫曼和群臣（他們是以撒的朋友）想方設法避免起訴他。他是喝醉了嗎？他是瘋了嗎？如果他轉皈伊斯蘭教的話是否可以免受懲罰？但以撒不承認自己是醉了或瘋了，也不肯改信伊斯蘭教，只管繼續侮辱穆罕默德。朝廷沒有法子，最後只得根據法律判他死刑。斬首後，他的屍體被掛在羅馬大橋橋頭示眾，然後火焚，骨灰撒入河中。然後，在不到三十六小時之內又有七個基督徒（其中一個是士兵）站出來公開侮辱伊斯蘭教，蓄意找死。接下來六年，共有二十八個基督徒出於同一理由，在哥多華被殺，另有十三個人被控背教：按照法律他們是穆斯林，但生活得像個基督徒。

這不是身不由己的宗教歇斯底里。大部分殉教者都仔細思考過自己的命運，對死亡做好心理準備。他們蓄意以阿拉伯語褻瀆伊斯蘭教，以刺激當局和大眾做出最惡狠狠的回應。當他們被捕後，他們對監禁處之泰然，拒絕被從寬發落，昂首走向刑場。傳統上歷史學家都把這個運動，看成是基督徒反抗運動或狂熱主義的例證。雖然不能排除有這種成分在作用，但哥多華自願殉教者的故事，除了反映安達魯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緊張關係，還反映了基督教內部的緊張關係。

安達魯斯的基督教深陷危機之中，既被一度支持過它的貴族拋棄，又短缺神職人員，讓信徒無法得到信仰上的指引。隨著基督徒紛紛轉皈伊斯蘭教，教會的收入及其在埃米爾朝廷的影響力銳減，神職工作也變得沒有吸引力。托雷多教區本來是西班牙教會的中樞，但鋒頭後來卻被地位低一等的哥多華教區搶去。雖然有埃米爾任命的主教存在，但因為穆斯林對於維護基督教的正統

教義毫不關心，非正統和異端的教義開始潛入。伊比利半島上的教會和外面基督教世界的聯繫變得纖弱，而阿斯圖里亞斯的神職人員譴責他們的安達魯斯同仁為叛徒。在安達魯斯，主教之間也愈來愈分裂，一邊是那些為保護教眾而選擇和政府配合的主教，另一邊是那些覺得有責任不惜一切代價抵抗異教的主教。

隨著大批一般市民轉皈伊斯蘭教，穆斯林人口對基督徒的壓力也愈來愈增加。到了八四〇年，安達魯斯已經有三分之一人口變成穆斯林（哥多華的轉皈者的比例斷然要高於其他大城市）。受到改教熱情和一波橫掃「伊斯蘭西方」的末世主義的助燃，這些新穆斯林對於他們的信仰，能在此生和死後提供什麼，期望甚殷。不過隨著愈多人改教，每個人得到的好處相對減少，征服者俱樂部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了。

不過即便轉皈並不能帶來即時的好處，伊斯蘭教仍然灌輸轉皈者一種信念：他們在精神層面、法律層面和社會經濟層面，要比他們的基督徒鄰居優越。新穆斯林的不滿情緒，因為伍麥亞精英的奢華生活風格，和「舊穆斯林」家族享受到的經濟和社會特權而加劇，但因為這種不滿情緒無法向統治階級發洩，所以基督徒有時成了代罪羔羊。正因為這樣，對拉比．伊本．特道夫在八二二年的垮台，和帕菲特在二十八年之後的被處決，眾人才那麼喜氣洋洋。

另外，這個時期也正是東方的穆斯林法學家，對「被保護之民」制定更嚴格的行為規範之時。這種創新被錯誤地溯源至《歐麥爾協定》，這是伊斯蘭教第二任哈里發在六三七年和耶路撒冷基督徒達成的投降協議。根據這些新規定，基督信仰的一些公共行為，比方說敲鐘、宗教遊行

和建築教堂均受到禁止。不同信仰之間的社會互動不被鼓勵，還有對非穆斯林的穿著、能夠攜帶的武器，以及能騎乘的動物做出一系列限制。這些規定全是為了羞辱他們和強化他們的二等公民地位。即使這些命令很少執行或被遵守，它們仍然為宗教歧視提供了一個道德基礎。有些反動的法學家則更加過分，把非穆斯林描繪為骯髒和具汙染性，生人勿近。

弔詭的是，讓堅定的基督徒和狂熱的穆斯林，同時感到震驚的是，三個信仰社群的界線正變得模糊。無分哪個信仰社群，鄉村低下階層都是使用「羅曼語」（將會逐漸發展為現代西班牙語的拉丁土話），中間和上層階級都是使用阿拉伯語。基督徒對阿拉伯語的使用是那麼的普遍，以致到了九世紀末，神職人員被迫把宗教文本翻譯為阿拉伯文。有心當公僕（包括神職人員）的基督徒，必須會說阿拉伯語，還要寫得非常好。學習高級阿拉伯語的最好方法是閱讀《古蘭經》，這讓一些基督徒有機會接觸到伊斯蘭教義，開啟了轉皈的可能性。雖然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精英階級，在征服安達魯斯之後採納了當地人的一些風俗習慣，但隨著哈克木和阿布杜·拉赫曼二世時期推行的東方化，當地的基督徒改採阿拉伯－伊斯蘭的穿著、習慣和社會風俗。

這種涵化是那麼的徹底，以致安達魯斯基督徒在十一世紀開始抵達西班牙北部時，他們將會被稱為「莫扎拉布人」，意即「準阿拉伯人」。傳統和文化的混合，擴大至社會和宗教生活：很多基督徒和穆斯林（包括「烏里瑪」的成員）會一起參加公共儀式（例如求雨的巡遊活動）和大眾宗教節慶（例如開齋節、聖誕節、復活節和聖約翰日）。這種宗教間友好來往情形，讓兩種信仰的很多精英份子大驚失色，擔心會動搖神定的社會秩序或導致背教。例如，晚至十二世紀初，

法學家吐爾圖釋還抱怨穆斯林兒童熱中在大齋節分享基督徒的甜食。豬油是基督徒料理的常見食材。

宗教間通婚也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界線，在家庭內變得含糊。教會曾在八三九年的哥多華會議禁止所有的宗教間通婚，而且根據伊斯蘭教法的規定，只有穆斯林男性有自由娶女基督徒為妻，但這兩道命令都沒有被徹底遵守。穆斯林男性的基督徒妻子不一定要改教，但她們生的所有子女都被算成穆斯林。這會產生一些問題。因為小孩一般都是由母親帶大，這表示他們小時候常常浸沉在基督教的信仰和禮儀，是到了長大後才被迫拒絕相信這一套。在哥多華因為背教罪或教唆背教罪而被處決的人當中，有五個是宗教間通婚所生的女性，有兩個是不合法地改信丈夫的基督信仰的女穆斯林的女兒。她們全都被給予機會回歸伊斯蘭教，但她們全都拒絕。這種緊張關係可能撕裂家庭，導致親人彼此譴責——或是出於真正的憤怒，或是擔心自己會被背教者牽連而假裝。

在哥多華被處決的最後一批基督徒中，其中一個是教士歐樂日。他是殉教者的熱烈支持者，而他和另一個謎樣的人阿爾瓦，是整個運動的中心人物。兩人從小就是朋友，也是奉獻一生去對抗異端和伊斯蘭教的主教斯佩雷恩狄奧的門徒。他們都是舊時基督徒貴族的一員，這些貴族很多人（包括歐樂日自己的兄弟）在政府任職，被歐樂日和他的同類視為背叛行為。為對抗伊斯蘭教的影響力，虔誠的基督徒鼓吹不和伍麥亞政權掛鉤，恢復神職人員的紀律，停止採納東方的生活

風格，扭轉拉丁文衰落的情況——他們認為拉丁文是基督教文化和信仰的支柱。他們還成立私人的鄉村修道院，作為精神抵抗和政治抵抗的節點。例如，位於首都郊外的塔巴努斯修道院（以撒就是在這裡修行）灌輸一種黷武的基督教，鼓勵修行者為了信仰和激勵同教人而犧牲性命。

基督教有尊敬殉教者的悠久歷史，而歐樂日和阿爾瓦都希望他們的運動，可以激勵信徒甩掉伊斯蘭霸權的枷鎖。但是歐樂日的反動立場，並沒有為他贏得很多支持者。採取配合政府態度的基督徒精英固不用說，一般民眾大體上也是安於接受伍麥亞王朝統治。他們把殉教者視為麻煩製造者，會讓自己的社群顯得不忠，招來被報復的危險。但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反應謹慎，並沒有掉入懲罰整個基督教社群的陷阱，也沒有為殉教運動廣為宣傳。他採取了幾個對策，第一是在八五二年召開一個教會會議，宣布自己找死等於自殺，自殺在基督教是一種大罪。其次，他把包括歐樂日在內的教士抓起來，予以預防性拘禁。最後是丟棄被處決的殉教者的遺骸，以免被人拿來膜拜。當歐樂日在八五七年被斬首時，殺他的理由並不是他公然褻瀆伊斯蘭教。他先前已經被釋放，但在逃亡時被逮捕，理由是協助藏匿一個叫雷開蒂的女子。雷開蒂是個不幸的女人，信仰上是基督教，但根據法律卻是穆斯林。她最後寧願死去也不願背叛自己的信仰。

殉教運動沒有引發起義，最後鳥獸散並被人遺忘（在安達魯斯或北方都是如此）。穆斯林的史料甚至沒有相關紀錄，唯一流傳下來的記載是歐樂日和阿爾瓦自己所寫，當然很難算得上是客觀記載。最後，歐樂日的遺體，還有他和阿爾瓦所寫的東西被兩個法蘭克修士發現（他們到安達魯斯是為了找到一些早期基督教殉教者的遺物）。遺體在八八三年被一個叫杜爾西特的教士，帶

到阿斯圖里亞斯的首都奧維耶多，他到哥多華是為了代表阿方索三世談判一份和平條約。在阿斯圖里亞斯，「基督徒抵抗」的觀念符合國王的需要，所以歐樂日和其他殉教者，被奉為聖徒加以膜拜。不過真正能夠體現這個時期的安達魯斯基督徒的奮戰精神，不是阿爾瓦或歐樂日，而是雷開蒂和以撒。前者為信仰捨命，後者事業成功，卻因為自己曾和穆斯林政權合作而良心備受折磨。不管怎樣，自願殉教都是基督教徒處境發生改變的徵候，而不是原因，而一種新的莫扎拉布社會文化將會在阿布杜．拉赫曼的繼承人穆罕默德一世統治的時期獲得鞏固。

基督徒殉教為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的統治，劃上一個不祥的句號。在這位埃米爾的漫長臥病期間（他人生的最後三年完全不能視事），他四十多個兒子各獲不同宦官領導的不同派系擁戴。不過，他自己選擇的繼承人穆罕默德一世還是順利繼位，繼位後迅速敉平各種陰謀。根據一個編年史家記載，阿布杜．拉赫曼駕崩後祕不發喪，支持穆罕默德的小集團，把他扮成女人偷渡進宮，讓他可以趕在對手有所行動前控制大局。

在穆罕默德一世統治期間，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關係重新恢復穩定。不妥協的基督徒大量向外移民，留下來的那些大多是恭順者，樂於接受新文化。他們的兒女學習阿拉伯文和「艾達卜」，阿拉伯－伊斯蘭習俗（例如割禮和表親通婚）成為了時尚。八六二年的哥多華宗教會議，把教會被整合進國家的事實公開化。這會議是由穆罕默德一世召開，更多是政治性質而不是宗教性質。會議由主教霍斯特格西斯和「伯爵」塞萬特斯主持，出席者還有猶太人和穆斯林官員。會議

上，一個備受尊敬的修道院院長參孫被指控為異端。他逃出哥多華，躲到一家修道院避難，寫出小冊子《對抗背信棄義者》，痛罵霍斯特格西斯是穆斯林政權的傀儡，塞萬特斯是性變態的暴發戶。

但歸順者亦有他們得要面對的挑戰，即使選擇轉皈伊斯蘭教者也是一樣。這些挑戰包括來自既有穆斯林精英的抵制，他們把新來者視為是對他們的權力壟斷的威脅。對此，屈密斯．伊本．安屯楊和阿慕爾．伊本．阿布杜拉的遭遇很能說明此事。屈密斯是受過很高教育的基督徒，拉丁文和阿拉伯文都極其流利，在朝廷充當祕書、翻譯和顧問。事實上，正是屈密斯說服埃米爾，不要為了基督徒殉教運動而懲罰整個基督徒社群。穆罕默德一世登基後，他預期自己將可晉升為首席祕書，但是卻被告知，埃米爾不能同意把一個基督徒放在那麼高的位置。有鑑於此，屈密斯轉皈伊斯蘭教，沒想到仍然受到其他穆斯林朝臣排擠。他們指控他改教只是裝樣子，私底下還是基督徒。把他弄得丟官後，他們還不罷休，向埃米爾施壓，充公屈密斯的財產，讓他不能把財產傳給子女。

阿慕爾的遭遇相似，只是他沒有選擇轉皈伊斯蘭教。他出身於一個本地家族，而光是這一點，便足以引起阿拉伯貴族對他的排斥。因為對伊斯蘭教法有深入學養和為人剛正不阿，穆罕默德一世任命他為哥多華的首席法官。這對阿拉伯精英的權力是一大侵犯，以致他們公然表示不樂於有可能被一個本地的新貴審理。不過，阿慕爾還犯了一個要命錯誤，那就是起訴權大勢大的大臣兼將軍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阿齊茲就是帶頭反對屈密斯的人之一，而他也鐵了心

要反對阿慕爾，煽動他的阿拉伯同僚杯葛阿慕爾，直到穆罕默德一世勉為其難要求阿慕爾退休為止。阿齊茲是公然營私舞弊的阿拉伯精英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個精力充沛的軍事將領，只不過戰績參差不齊：他在八七六年被阿方索三世俘虜，坐了兩年的牢才獲得釋放。為了籌措他的贖金，埃米爾對安達魯斯南部鄉間地區課以重稅，間接點燃了伊本．哈弗森的起義，這場起義在九世紀晚期差點就讓伍麥亞埃米爾國垮掉。

與此相反，穆斯林和猶太人的關係，在這段期間看來風平浪靜，不過，我們能引為憑藉的資料很少。諷刺的是，這段時間最知名的安達魯斯猶太人，是薩拉戈薩的以利亞撒，生而為基督徒，在原本社群中人脈很廣，他是個法蘭克人，原叫波多，在「虔誠者」路易的朝廷當過執事，八三八年才轉皈猶太教。在基督教，背教是大罪，所以他祕而不宣，決心遷居到可讓他公然以猶太人身分生活的「伊斯蘭地區」。為此，他找來一批法蘭克人信徒，佯稱帶他們到羅馬朝聖，卻是去了安達魯斯。在那裡，他把追隨者賣為奴隸，用所得資金在薩拉戈薩定居下來，又給自己改了新名字。漸漸，他以批判基督教和鼓吹猶太教著稱。八四〇年，他和阿爾瓦展開通信，開始時很友善，但隨著兩人開始爭論彌賽亞的身分、摩西律法的有效性和基督教義的弔詭時，雙方轉為互相謾罵。波多的變節讓法蘭克宮廷大為震動，而哥多華一些基督徒在八四七年寫給皇帝的一封信中更是指稱，以利亞撒遊說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強迫安達魯斯基督徒改教。不管這種說法有多麼不可置信，它都反映出，在基督徒殉教運動爆發之前的那幾年間，某些基督徒群體有多麼氣急敗壞和歇斯底里。

不過，以利亞撒和阿爾瓦都只代表他們各自社群的少數極端份子，而且不管怎樣，穆斯林當局都相當漠視兩個臣屬宗教社群的代表人物的衝突。

不過，阿爾瓦和以利亞撒不僅是以基督徒和猶太人的身分爭論，還是以西哥德人和法蘭克人的身分，也就是受到阿拉伯穆斯林宰制的兩個不同種族的成員的身分。身分認同不僅僅是以宗教為本質：所屬種族、所屬氏族、恩庇網絡和社會階級一樣扮演著重要角色。

不管怎樣，三個宗教社群自身便已在意識形態上分裂：基督徒是被異端和歸順朝廷者分裂；猶太人是被拉比猶太教和卡拉派的衝突分裂：穆斯林是被形形色色的非正統教義（包括理性主義的穆爾太齊賴派和密教主義的什葉派）分裂。雜音甚至存在於保守的馬利克派「烏里瑪」的內部：權大勢大的柏柏爾人「法基赫」葉海亞．伊本．葉海亞對伊斯蘭教法的知識無人能及，但他卻和阿布杜．馬利克．伊本．哈比卜不睦，後者是個著迷於千禧年主義的民粹主義者，預言末世近在眉睫。埃米爾們看出這種種族和宗教分裂的好處，讓不同的派系互相對打，分而治之。更何況埃米爾們還有更迫切的問題要面對：除了維京人或北方基督徒的威脅，還有在九世紀中葉出現在安達魯斯的一系列重大叛亂。

到最後，定義穆罕默德一世統治的，不是基督徒殉教者，而是穆斯林的造反。托雷多的轉皈者家族（有些是西哥德貴族的後裔）一直對伍麥亞家族的統治和他們擁有特權的支持者感到不滿。八五二年，這些家族舉起反旗，趕走托雷多總督，又對南部發動襲擊。他們的不滿情緒獲得

在地柏柏爾人氏族的呼應，也獲得了鄰近地區其他轉皈者家族（特別是「上鎮」的卡希氏族）的呼應。他們還和北方的基督徒王國阿斯圖里亞斯結成聯盟——其國王奧多尼奧一世因為熱中利用伍麥亞王朝的任何弱點，派兵南下攻擊埃米爾國。

不過，把這類起義看成是「西班牙人」對伊斯蘭統治的某種回應，或是把這些聯盟看成是根植於種族文化的團結而成立的長久同盟，卻是一種錯誤。它們都是一些以一時利害關係為基礎的聯盟，關係會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改變。托雷多的叛軍不是如某些歷史學家主張的那樣，是準西班牙民族主義者，而是致力於建立一個宗教上伊斯蘭和文化上阿拉伯的安達魯斯，讓他們作為本土穆斯林的貢獻和角色可以被看見和珍視，因而獲得他們應有的特權和威望。

穆罕默德一世別無選擇，只能召集軍隊反擊，仰仗忠實的門客家族網絡，以及那些支持托雷多柏柏爾人的柏柏爾氏族中培養新的門客。其中一個對手是蒂勒農氏族，那是一個扎納塔柏柏爾人家族，是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時到達安達魯斯。在伍麥亞王朝的支持下，他們將會崛起成為地方霸主，只不過他們的忠誠度幾乎無法令人放心，他們一有機會就會造反。蒂勒農氏族將會在十一世紀控制托雷多，宣布成立一個獨立的王國。在這之前，托雷多只會斷斷續續鬆散地握在埃米爾們手中，因為他們得忙於撲熄在伊比利半島上到處燃起的革命之火。

「下鎮」的情形一樣不穩定。這片位於哥多華西北方的領土以古羅馬城市梅里達為首府。在九世紀，「上鎮」是蠢蠢欲動的柏柏爾人和轉皈者氏族的家園，他們不間斷的內部爭戰讓地區陷於混亂邊緣。這裡的基督徒一樣不安分，曾在八二八年向法蘭克皇帝「虔誠者」路易求援。八六

八年，總督阿布杜・拉赫曼・伊本・馬爾萬——他的轉皈者出身反映在他的外號「吉利喬」（意指「北方人之子」）——舉起反旗。中央政府反應迅速：總督被抓起來帶回哥多華，以便就近監管。不過，他在和高傲的朝臣發生衝突後，帶著家族和支持者逃到家鄉地區的一座堡壘。八七五年，穆罕默德一世對堡壘做出了三個月激烈但沒有決定性戰果的圍攻，然後雙方達成妥協：伊本・馬爾萬繼續當總督，並被允許住在自己家族祖居地的城鎮巴塔爾約斯（今日的巴達霍斯）。

伊本・馬爾萬對於埃米爾構成的難題和卡希氏族一樣：他雖然立場反覆，但就是不能將之棄如敝屣。埃米爾們需要總督和地方軍事指揮官，去集結地方上的戰士為哥多華的目標而戰。伊本・馬爾萬一回到家鄉便又再造反，埃米爾只得派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率領一支軍隊前往討伐。哈希姆的重手策略，包括屠殺基督徒和穆斯林市民以及隨意奴役他們的女人，讓反抗更加激烈。在鄰國的轉皈者領主和阿斯圖里亞斯的阿方索三世的協助下，伊本・馬爾萬不但打敗了哈希姆，還把他抓起來，送給阿方索三世作為禮物。這位基督徒國王要求十五萬「第納爾」贖金，逼得穆罕默德一世向南部人民開徵重稅，結果引發民變。伊本・馬爾萬在阿斯圖里亞斯待了八年，然後在八八四年和穆罕默德達成和解。

到了這時候，埃米爾需要他能找到的任何支持。伊比利半島上到處都有人造反。為了換取伊本・馬爾萬的忠誠，穆罕默德容許他在西部建立一個名義上效忠但實質上獨立的附庸國，以巴達霍斯作為首都。這個新國家將會在下兩位埃米爾蒙迪爾和阿布杜在位期間，繼續享有國家地位。伊本・馬爾萬行將把巴達霍斯轉化為一個大都會，建造巨大堡壘、一間大清真寺、浴池、旅館，

和作為聲望崇隆的伊斯蘭城市應有的各種標準配備。他的子孫將會統治這個城市達三代之久，為一個在伍麥亞王朝權威崩潰後出現的獨立王國打下基礎。

第八章　信仰的王國

九二八年夏天，哥多華王宮前面上演了讓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有三具屍體（一具已經死了十年，屍身藉著這個機會才縫補起來）被釘在十字架上，以模仿《新約聖經》中耶穌和兩個盜賊被處決的情景。釘十字架在安達魯斯和伊斯蘭世界其他地區，都是慣用的殺雞儆猴懲罰方法，特別喜歡用來對付叛亂者，有時還會在被釘者兩邊各釘一隻狗和一隻豬，用來增加象徵效果。不過，即便按照當日的標準衡量，從墳墓中挖出一個死了十年的冒犯者，都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

這幅「活人畫」的中心人物是歐麥爾·伊本·哈弗森。他是轉皈者、地方豪強和冒險家，曾在安達魯斯南部的馬拉加山區，領導一場反對伍麥亞政權長達近四十年的叛亂。他被釘上十字架特別有象徵意義，因為一般咸信，他在八九九（九〇〇）年已經重新皈依祖先信奉的基督信仰。他兩邊的十字架，分別掛著他兒子蘇萊曼和另一個兒子哈克木。蘇萊曼是在九二七年被俘虜和斬首。雖然歐麥爾·伊本·哈弗森的叛亂早成往事，但對他的身後處決，仍然標誌著對安達魯斯來說漫長和幾乎致命的十世紀的終結。

三個十字架將會豎立至九四二年，也就是它們掛著的屍體化成灰很久以後。屆時，那些在九

世紀下半葉威脅伍麥亞政權的叛亂已全被敉平。王朝變得更加富有和強大，有效阻截了北方諸基督徒王國的推進，而且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就是他打敗和下令「處決」伊本·哈弗森——已經準備好擱下埃米爾的頭銜，改稱自己為「哈里發」。

伊本·哈弗森的造反，可溯源至八七〇年代晚期，也就是穆罕默德一世漫長統治的最後幾年。當時除了邊界省份沒完沒了的叛變和阿斯圖里亞斯的阿方索三世愈來愈有把握的攻擊以外，埃米爾突然發現自己得要對付在安達魯斯南部腹地頻繁發生的起義。首先是馬拉加和阿爾赫西拉斯都在八七八年發生叛亂，對埃米爾國本來就搖搖欲墜的財政基礎造成了威脅。於是，穆罕默德派兒子蒙迪爾率遠征軍加以討伐。蒙迪爾是一個比埃米爾愛將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可信賴得多的將軍，不過他能在戰場上達成的事情有其局限性。這是因為騷亂的根源，要遠比幾個地方強人的不安分深遠。

時至今日，學者仍在辯論這些叛亂的成因。傳統的標準觀點認為，九世紀標誌著轉皈者權力的終結，也就是歸順的西哥德貴族權力的終結。根據這種觀點，叛亂是他們維持或重獲對半島控制權不約而同的企圖。有些歷史學家錯誤地想像這些叛亂（例如基督教殉教運動），是西班牙人反對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的一種準民族主義鬥爭。這種觀點忽視了當時有很多忠心耿耿、和政權整合得很好的轉皈者家族存在的事實。伊本·哈弗森也不是如某些人所以為的，是一個「羅賓漢」式的人物，專門扶助農民對抗貪婪的君主。不管轉皈者「運動」的本質是什麼，斷然不是民

族主義、不是民粹主義、不是反伊斯蘭教，也不是反阿拉伯人。至少在文化或語言的層次上，並非如此。除了伊本．哈弗森是個例外，叛亂的轉皈者都是忠於伊斯蘭教：他們不滿的只是他們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伊本．哈弗森並不反對貪婪的剝削，他只是希望進行剝削的人是他。

有關伊本．哈弗森出身的記載各說各話，不盡可靠。自稱是前征服時期一個「伯爵」的後人，他斷然有著轉皈者的血統，很可能是來自今日格拉納達西南山區。這一區仍然以基督徒為主，不過也有相當比例的猶太人人口和轉皈伊斯蘭教的原居民（但他們很多人仍繼續涉足基督教信仰和儀式）。伊本．哈弗森是鄉村強人階級的一員——這些鄉村強人擁有準封建的權力，直接從農民徵稅，有些人還會扶植地方宗教機構和僱用士兵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伊本．哈弗森的造反有一個平凡的開始。顯然是因為殺死一個敵對家族的成員，他被迫逃亡到北非的魯斯塔姆王朝——一個有波斯人血統的伊巴德派王朝，統治著今日阿爾及利亞部分地區。他在風頭過後回到家鄉，開始累積出一筆財富和策劃起事。他的家族以伯巴斯特羅為基地，那是馬拉加北面的一座山頂碉堡，將會成為叛變的震央和他的未來王國的首都。利用這個地區的基督徒人口的不滿，他招募了一支軍隊，宣布獨立。讓他的運動得以壯大的原因之一，是當地人非常不滿穆罕默德一世為贖回被俘虜的將軍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對這個地區開徵重稅，讓馬拉加人本來就沉重的負擔雪上加霜。

穆罕默德一世對於伊本．哈弗森的造反迅速反應，派遣蒙迪爾率領部隊平亂。伊本．哈弗森在八八三年被打敗，他的家族被迫遷移到哥多華，這是埃米爾對於外省新貴的一貫策略。到了這

時候，他看似應該乖乖聽話，忠心效力埃米爾，幫助討伐同樣是造反的轉皈者卡希氏族和阿斯圖里亞斯的阿方索三世。不過就像伊本．馬爾萬的情形一樣，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對非阿拉伯人的敵對行為誤了事。因為受夠了哈希姆的侮辱，伊本．哈弗森逃出首都，回到伯巴斯特羅，重新集結力量，再次舉起反旗。後來有見於伍麥亞宮廷發生權力鬥爭和穆罕默德一世在八八六年駕崩，他開始大膽結合其他不滿者（包括柏柏爾人和轉皈者），控制的地盤愈來愈大。

蒙迪爾登基後，把撲滅這場叛亂視為己任。他交替使用猛烈攻擊和招安手段，最後讓伊本．哈弗森答應歸降以換取總督職位。厭倦了哈希姆的心機，蒙迪爾任命他為宰相，希望他會變得安分，又在這一招不奏效後將他逮捕並處決，財產充公。不久之後，因為看出埃米爾的脆弱，伊本．哈弗森違背前不久才發過的誓言，攻擊哥多華的領土。蒙迪爾大怒，在八八八年親自帶兵包圍伯巴斯特羅，但六星期後就死在自己的營帳內。表面上，他是因病而死，但更有可能是被弟弟阿布杜拉毒死。阿布杜拉對哥哥的死祕不發喪，迅速行動確保自己成功繼位。伊斯蘭的編年史家將會讚揚阿布杜拉虔誠和銳意獎勵伊斯蘭文化，但他的二十五年統治卻是以凶殘的宮廷陰謀、處決家族成員和更多的叛亂作為特徵。

趁這些動亂之便，伊本．哈弗森宣布自己完全獨立，號稱是安達魯斯南部人民的最高主宰，致力於把他們從阿拉伯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讓他們不用再受重稅所苦和被當成「奴隸」對待。他說這些話的對象是鄉村地區精英，同時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包括柏柏爾人氏族。他們就像「轉皈者」，一直被伍麥亞家族的門客邊緣化，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只是這些門客中

最惡形惡狀的代表。更多是透過手段而不是武力，伊本．哈弗森贏得了那些自感被伍麥亞權力結構冷落的人的效忠。

隨著伊本．哈弗森的領土擴大至超過阿爾赫西拉斯和馬拉加北部的山區，以及往北延伸到瓜達幾維河南岸，他變得更大膽和更野心勃勃。例如，為了獲得在地基督徒的支持，他出資興建教堂和在伯巴斯特羅成立了一個主教教區——這可是一種國家打造的方案。他向埃米爾的其他敵人（包括伊本．馬爾萬、卡希氏族和阿斯圖里亞斯的阿方索三世）遣使，而到了八九一年，他又信心滿滿地把基地，從山區遷移到今日的阿吉拉爾－德拉弗龍特拉，其地位於哥多華以南僅四十八公里處。一心想得到伍麥亞政權的首都，他好幾次攻擊哥多華，但都沒有成功。這是他造反事業的高點。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伊本．哈弗森必須為自己找到合法性基礎，而在安達魯斯，又只有伊斯蘭教能提供合法性基礎。為此，除了和在地的穆斯林締結條約外，他又遣使到阿拔斯王朝，建議把安達魯斯變成一個哈里發國的藩屬國，由他擔任總督。他同時又和「分離派」攪和在一起，甚至歡迎阿拔斯王朝的大敵、異端的什葉派法蒂瑪氏族的傳教使節團的到訪。法蒂瑪氏族最近才奪取了伊菲里基亞，建立自己的哈里發國。日後，伊本．哈弗森的敵人將會宣稱，他為了提高自己的在地支持度，不惜轉皈基督教。我們無法確知是不是真有其事。這個指控當然是伍麥亞王朝的編年史家提出來，用以醜化伊本．哈弗森和他的運動，也斷然會引起他的穆斯林盟友的不滿。不過，他確實有一些子女轉皈基督教，而他自己到底是以穆斯林還是基督徒自居，大概也是視乎

情況而定。說到底，他真正膜拜的是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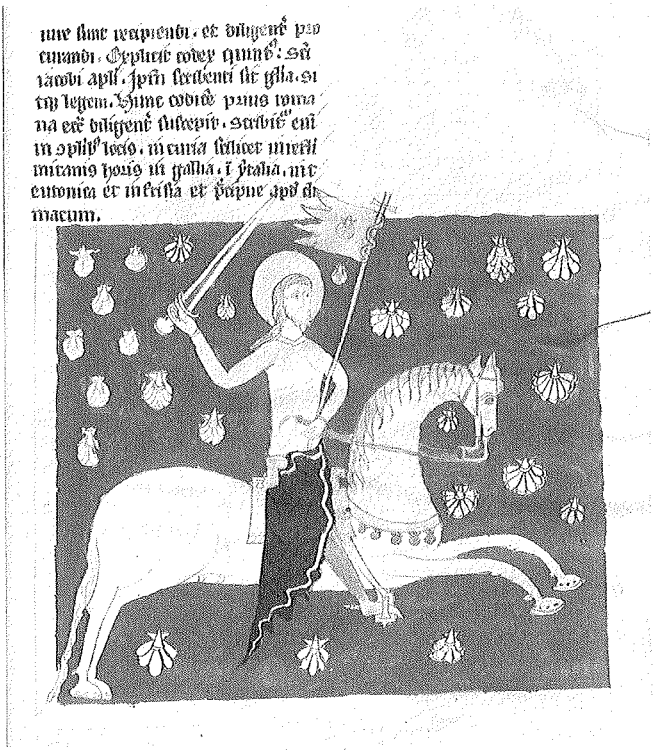
雖然他初期的成功很可觀，又雖然他的政治宣傳很有力，伊本·哈弗森的造反注定失敗。他的鄉村強人聯盟不牢固而脆弱，缺乏一貫的意識形態或制度基礎。但最重要的是它和時代脫節。在安達魯斯，城市和商業已經成為繁榮和權力的引擎，而只有城市能夠成功荷載政治運動。這個時代比較成功的叛亂，都是發生在城市或城市周圍，例如塞維亞和莫夕亞——塞維亞被阿拉伯人氏族哈賈吉氏族攫取，莫夕亞被「轉皈者」戴珊·伊本·咨哈客攫取。對都市人來說，伊本·哈弗森的鄉村革命殊少吸引力，特別是在「伍麥亞安達魯斯」的精緻政治文化的對照下相映失色。再者，在九世紀末，安達魯斯正處於另一次重大轉型的邊緣，而這個轉型將會把伊本·哈弗森和他的同類拋在後頭。

變遷以最有力的形式，藉由新任的埃米爾展現出來。他是阿布杜拉的孫子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九一二年登基，年二十一歲。如果說這位新埃米爾缺乏經驗，他的意志力和政治本能，都足以彌補經驗的不足。依賴赤裸裸的武力和外交手段的交替運用，阿布杜·拉赫曼拆散了伊本·哈弗森的最重要盟友，又組織了一支海軍封鎖他的港口。九一六年，老邁的伊本·哈弗森懇求休戰，獲得阿布杜·拉赫曼的慷慨對待。雙方的協議規定，伊本·哈弗森和家族必須留在伯巴斯特羅。在伊本·哈弗森於九一八年去世後，他的幾個兒子因為爭權而互鬥，又偶爾發動短命卻徒勞的背叛。最後，在九二八年，當伊本·哈弗森的家族已經沒有利用價值，阿布杜·拉赫曼又處理

完更緊迫的威脅之後，他出兵征服伯巴斯特羅，挖出伊本．哈弗森腐爛的屍體，夷平他建造的教堂，把他的前首都化為一片廢墟。

在九世紀晚期，反抗哥多華統治的叛亂事件頻仍，反映出伍麥亞的強大而非軟弱。正在經歷轉變的是統治的王朝而不是叛軍。埃米爾的集權化是一種全新現象，是逐漸形成。事實上，從阿布杜．拉赫曼一世開始，歷任埃米爾都致力於制服各種地方勢力，它們都沒有多少誘因要承認中央的權威。所以，是伍麥亞王朝而不是它的對手想要推翻既有秩序，邁向一個法制化的國家。不過在埃米爾們能夠建立完全的權威以前，都得繼續面對投機主義者的造反，造反者要不是完全不理會宗教意識形態，就是給自己的叛亂披上伊斯蘭教的外衣。這裡面的唯一例外是北方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國，它是以反對伊斯蘭教作為其合法性的基礎。

八四四年，阿布杜．拉赫曼二世陳兵在厄波羅河南岸一個叫克拉維霍的地方，位在西班牙北部的潘普洛納附近，現今被稱為拉里奧哈。在河對岸一字排開的是阿斯圖里亞斯的雜牌軍，由國王拉米羅率領，人數要少得多。根據傳說，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帶兵北上，是要懲罰拉米羅沒有遵守承諾，繳納每年答應好進貢的一百名處女。雖然軍力比較少，但拉米羅信心滿滿。他在夢中夢見過勝利。上帝站在他的一邊。開戰後，穆斯林軍隊一湧而上，把阿斯圖里亞斯軍隊打得節節敗退。就在萬分危急之際，一個白馬騎士帶著一隊天軍從天而降，幫助拉米羅的軍隊扭轉局面，把敵人殺得體無完膚。這個騎士不是別人，就是聖雅各——他最後將會被稱為「馬塔莫羅斯」



「屠穆斯林者」聖雅各。見於《聖雅各之書》，又稱《加里斯都抄本》，十二世紀初期。來源：*Certo Xornal (Wikicommons)*

（意指「屠穆斯林者」），成為所謂的「再征服運動」的主保聖人。就這樣，克拉維霍之戰從傳說變成了歷史。但為什麼是聖雅各？為什麼是在西班牙？

差不多同一時間，據說發生了另一件奇事。在西班牙遙遠的西北部，伊里亞・福拉比亞的主教狄奧德米爾在一顆巨星的帶領下，發現了使徒雅

各的墳墓。遺體被重新安葬在附近一個地點，該地點後來被稱作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意指「聖雅各的小墓地」）。根據傳說，聖雅各於四十四年在朱迪亞殉教前，曾到羅馬人治下的西班牙傳福音，所以死後遺體被運至伊里亞．福拉比亞安葬。到了九世紀這個地點，成為了西班牙西北部的基督徒朝聖重點，最後還會成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最熱門的聖地。聖雅各將會被「雷昂皇帝」——阿斯圖里亞斯諸王後來喜歡這樣自稱——採納為保護者，以此鞏固他們的一個說法：他們是被打敗的西哥德人國王的繼承人，也因此是整個伊比利半島的合法統治者。他們所炮製的敘事（西班牙本來統一，後來被穆斯林打敗，然後透過十字軍和「再征服運動」光榮地恢復故土）並沒有比克拉維霍之戰、聖雅各和佩拉約更真實。不過，因為夠簡單和黑白分明，它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都極具吸引力。

如果說佩拉約七二二年在科瓦東加的勝利，是收復安達魯斯的先驅，那麼此一先驅一開始就不穩固。在七三七年過世時，他成功把王位傳給獨生子法維拉。兩年後，這位新統治者被熊吃掉，寶座由女婿阿方索一世繼承。他的宣傳師刻意強調他是西哥德貴族的後裔。不過，他的準王國其實和它的西哥德人前身，並沒有多少相似，唯一相似之處是在下一個世紀，阿方索的後裔和親族為了維持自己的自治或控制這個貧窮偏僻的山區，勾心鬥角，互相攻伐。但他們基本上都沒去理會南方的穆斯林勢力。

如果說這個王國體現了某種特殊的天命，那這一點在當時並不明顯。對於埃米爾而言，吉利喬亞（即加利西亞，這是阿拉伯人對於半島北部的稱呼），只是另一個麻煩多多的邊區地帶。阿

芬什氏族（即「阿方索氏族」）和其他同時代的邊區本土氏族並無多大差別，後者的例子包括萬納庫氏族（即「伊尼哥氏族」）和卡希氏族：萬納庫氏族的族長伊尼哥·伊尼格斯在九世紀初號稱潘普洛納國王，卡希氏族的族長穆薩·伊本·穆薩在九世紀初期自封「西班牙第三任國王」。七九一年登基的阿方索二世把首都定在奧維耶多，王位同時得到查理大帝和教宗的承認，開始講究國王的繁文縟節。

讓阿方索的巨大野心，顯得幾乎可笑的是一個事實：阿斯圖里亞斯是個貧窮和落後的地區。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它免於被阿拉伯人征服。缺乏資源、地形崎嶇和位置偏僻，都是它繁榮不起來的原因。它的金礦已經被羅馬人採盡，沒有任何商路通過，除木材和皮革外沒有其他出口品，貧乏的自給經濟是以農業、畜牧和漁獵為基礎。就連國王本身也沒有多少購買力：他們幾乎買不起外國的奢侈品。它的貧窮農民和鄉村奴隸人口，支撐著一個無教養的戰士階級，而這個階級激烈地致力於保護自己的財產，對抗他們的統治者的主張。阿斯圖里亞斯的城鎮又小又破，房屋不是環繞著教堂四周，就是依偎於殘餘的羅馬城牆。經濟機會主要是來自搶劫——要麼是搶劫住在高地的敵對基督徒，要麼是搶劫在穆斯林控制下的更富裕南方土地。

安達魯斯正式認同伊斯蘭教，而阿斯圖里亞斯土地卻清一色住著基督徒，這助長了一個觀念：阿斯圖里亞斯正在從事一場宗教鬥爭。這賦予地方王朝一個特大號的道德授權，支撐了它有權號令半島上所有基督徒的聲明。它對神職人員亦有吸引力，因為這讓他們可以把管轄範圍涵蓋整個西班牙，挑戰托雷多大主教區的權威。這個大主教區雖然處於穆斯林統治之下，名義上仍然

是西班牙基督教的龍頭。聖雅各曾在西班牙傳福音之說，固然是虛構，但編這個神話的背後動機之一正是要動搖托雷多大主教區的威望。

阿方索二世統治了五十二年，這對阿斯圖里亞斯的未來非常關鍵，因為它讓繼位戰爭得以長時間休戰，並為領土擴張提供一個基礎。他在八四二年死去，引發家族內鬥和一系列政變，最後脫穎而出者為拉米羅一世（克拉維霍之戰傳說的主要人物）。他任內對抗了維京人的攻擊，和加利西亞地方勢力的反抗，於八五〇年傳位兒子奧多尼奧一世。當時，安達魯斯正進入叛亂四起的時代，所以奧多尼奧有充分機會，從卡希氏族和潘普洛納的阿里斯塔家族得到好處。他死後，貴族之間為爭奪王位再度爆發血腥鬥爭，最終由奧多尼奧的少年兒子阿方索在八六六年勝出。這位阿方索三世將會被稱為「偉大者」（the Great），在位四十四年，期間安達魯斯陷入大失序，伍麥亞政權看似已到達崩潰邊緣。

聖雅各被當成戰士聖徒膜拜，還有科瓦東加之戰被提升至王朝神話的地位，看來都是在阿方索三世統治的時期確立。也正是在他主政的時期，阿斯圖里亞斯的領土擴大至涵蓋整個西班牙北部。不過最重要的是這個王國的向南擴張。看準伍麥亞政權的弱點，阿斯圖里亞斯人推進到了斗羅河北岸的草原，那是一片哥多華所無法控制的人口稀疏地區。

伍麥亞政權進一步因為托雷多的「中鎮」和「下鎮」的叛變而搖搖欲墜。八五四年，托雷多的貴族和他們的盟友（卡希氏族和阿里斯塔家族）請求奧多尼奧一世支持他們對抗伍麥亞王朝，但叛軍和阿斯圖里亞斯的聯軍，卻被穆罕默德一世打敗。據編年史記載，埃米爾這一役共斬首八

千，首級被送到哥多華、安達魯斯其他城鎮和馬格里布，作為戰利品懸掛在街道上展示。阿斯圖里亞斯亦不斷派兵支持「下鎮」的叛軍，或是為逃亡的叛亂者提供庇護。例如，八二八年，柏柏爾人軍閥馬赫穆德·伊本·賈巴爾在梅里達舉起反旗，事敗後率領部眾北走，獲得阿方索二世以加利西亞一座堡壘和一片領土相贈。再後來，伊本·馬爾萬於八六八年在梅里達造反失敗後，也是在阿方索三世的宮廷被奉為上賓。一回到梅里達之後，伊本·馬爾萬再次與阿方索三世結盟，讓後者可以在八七七年對安達魯斯發動了一次深入的攻擊。

因為資源有限，伍麥亞王朝必須慎選哪些是要對付的威脅。所以，穆罕默德和蒙迪爾雖然征戰頻繁，但這些戰事主要是針對「上鎮」的卡希氏族或其他叛徒，又或是對付潘普洛納或加泰隆尼亞的基督徒。阿斯圖里亞斯極少被攻擊。即使攻擊阿斯圖里亞斯，這些戰事很少是決定性戰役，主要是為了讓軍隊有事情好忙，讓地方軍閥貢獻人力和物力，擾亂有可能反叛的邊區氏族之間的聯盟，取得戰利品、牲畜和奴隸，以及透過摧毀基礎建設來削弱敵人。它們還有一個象徵性的面向，可讓人聯想起異教阿拉伯人和早期穆斯林一年一度的夏季搶劫傳統，帶有一種道德和宗教的氛圍（即「聖戰」的氛圍）。透過領導或參與這些任務，埃米爾們可以獲得威望，而年輕的王子們可以獲得寶貴的指揮經驗。

所以，到了九世紀第三季，阿斯圖里亞斯和伍麥亞埃米爾國在斗羅河北岸的平原，形成了一條大體固定的邊界。一批重要城鎮受到阿斯圖里亞斯人的征服或再屯墾，建立城牆加以防衛。它們包括波爾圖、布拉加、薩莫拉、阿斯托爾加、西曼卡斯和雷昂。雷昂原是羅馬人的軍事殖民

地，城牆厚實，讓埃米爾的砲兵在八四五（四六）年、八七八年和八八二年都無法攻破。在大西洋海岸，阿方索三世的入侵取得了顯著成績，向南推進至科英布拉。新的邊界是一片充滿風險但也充滿獎賞的土地，既有被攻擊的危險，又提供了搶掠的機會。所以，在阿斯圖里亞斯諸王的鼓勵下，屯墾者開始向南移動，進入這些新領土。加入他們行列的還有阿拉伯化的基督徒，他們因為埃米爾國的伊斯蘭文化愈來愈反動而出逃。

雖然阿斯圖里亞斯和埃米爾國衝突不斷，但雙方仍保持外交和政治互動。從阿布杜·拉赫曼一世開始，雙方就簽訂條約和互派使者，伍麥亞王朝也竭盡所能利用阿斯圖里亞斯王國內部的危機。在八二〇年代，阿布杜·拉赫曼二世簽到了一紙非常有利的十年和約，而在八七〇年代，穆罕默德一世為動搖阿方索三世的權力，支持他在阿斯托爾加自立為王的哥哥貝爾穆多。軍事交戰和外交活動，促進了統治階級之間的跨宗教整合，而促成其事的是在他國宮廷作客的俘虜、逃亡者或人質。就像加西亞·伊尼格斯和潘普洛納其他統治者，把兒子送到哥多華接受養育，阿方索三世也把兒子奧爾多奧，送到卡希氏族的宮廷當人質，他後來是雷昂第一任國王。這些年輕貴族被奉為上賓，而他們在逗留期間，會大量接觸到他們宗教及政治對手的文化和風俗。

這些交換有助於建立一種貴族文化，彌合「基督徒西班牙」和「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精英之間的通婚持續發生，而現在，眾人除了會從俘虜之中擇偶，還會從貴族之中擇偶。例如，在八六二年，未來的埃米爾阿布杜拉娶了歐內卡為妻——她是潘普洛納王位繼承人加西亞·伊尼格斯的女兒。這樁婚事有可能是雙方為阻止阿斯圖里亞斯雄霸庇里牛斯山脈北部而締結。雖然歐內

卡和阿布杜拉的兒子穆罕默德在登基前便遭刺殺，但穆罕默德的兒子不是別人，正是第一位號稱哈里發的哥多華埃米爾阿布杜・拉赫曼三世。

阿方索三世是那麼自信滿滿，以致據說他在九〇九年從法蘭克人手中購買了一頂「帝國皇冠」，而憑著它，他有權稱自己為「雷昂皇帝」。不過他的帝國雄心卻是連聖雅各也無法幫忙。在他在位晚期，從不安分的貴族在他和三個兒子（加西亞、奧爾多奧和弗魯埃拉）之間製造不和。兄弟三人在九一〇年起而反對父親，強迫他遜位，把王國一分為三：雷昂、加利西亞和阿斯圖里亞斯。不過到了九二五年三兄弟都死去之後，整個地區再次陷於王位之爭。到了下一個世紀，它將會處於哥多華哈里發的有力控制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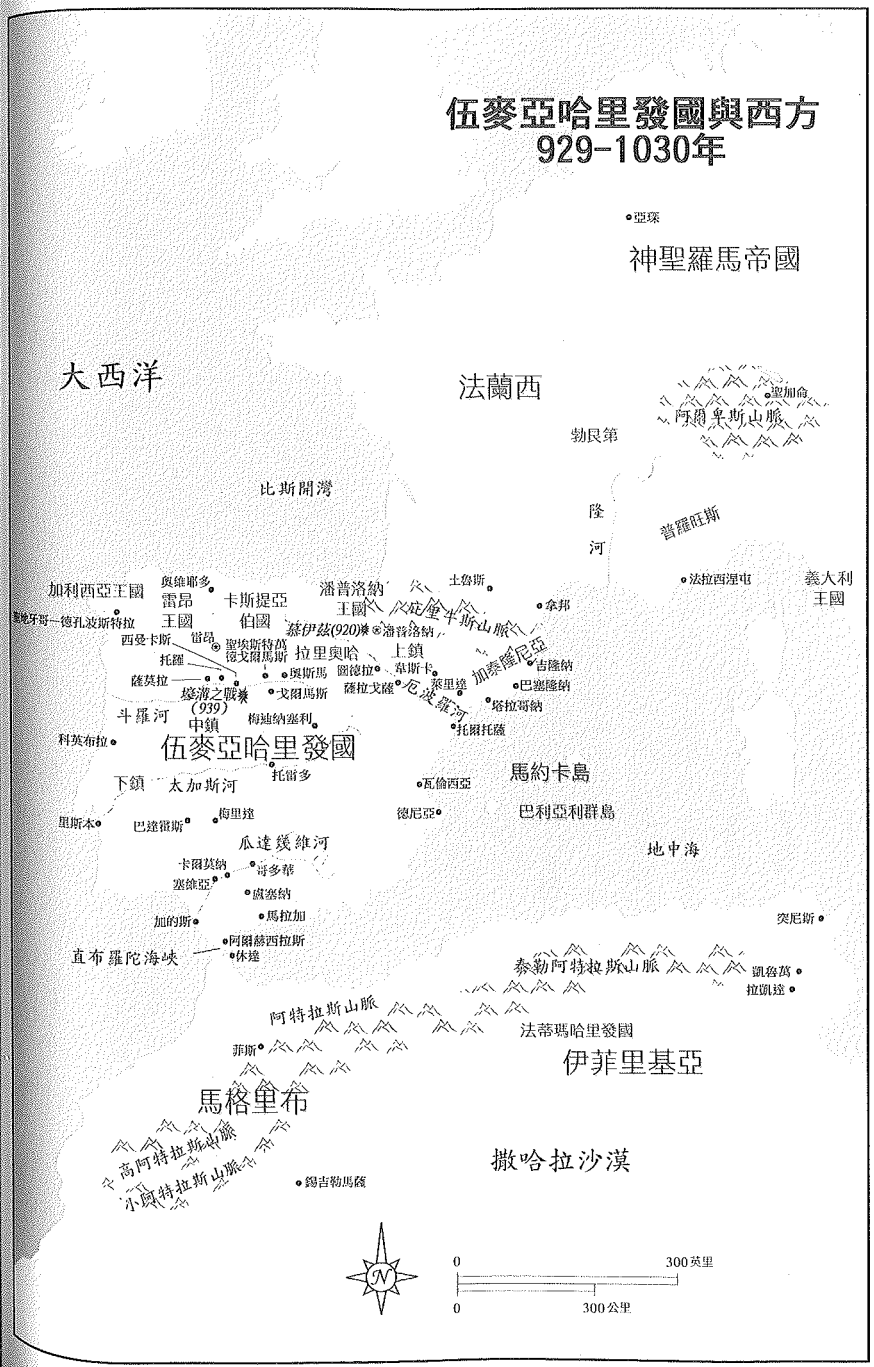
有關基督徒統一性和持續性的傳說繼續存在，不過我們幾乎沒有可靠的史料可支持這一點，能用的史料都相當有局限性且是最需有所保留的一些。阿方索三世時期的歷史和那些在十一世紀及後來寫成的歷史，都是由外國神職人員撰寫，而他們都公然支持雷昂君主國的政治優越性，賦予它天命所歸的特徵。他們樂於捏造歷史、偽造文件和虛構世系，為的是把西班牙的歷史，套入一個基督徒－穆斯林鬥爭的架構，以說明卡斯提亞和雷昂，從中世紀後期到今日在伊比利半島的稱霸。撰寫這些史書的修士和教士是用屬靈戰爭的角度來理解世界，他們的語言是《聖經》的語言，修辭是〈啟示錄〉的修辭。對他們來說，西班牙的基督徒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一群上帝選民，曾經因為不順服和犯罪而遭貶抑，但現在被召喚去透過敬虔和對異教徒作戰而恢復應有

地位。

雖然他們自己八成不相信這一套，但阿方索三世和後繼者們，了解神話的力量和信仰的驅策力。就像九世紀的眾多叛亂讓伍麥亞王朝明白，他們需要宗教意識形態去合法化他們對於「伊斯蘭西班牙」的統治那樣，阿斯圖里亞斯諸王也意識到，他們需要宗教去合法化他們對於「基督徒西班牙」的主權主張。不過，任何基督徒的野心都必須暫時打住，因為在九二九年，哥多華（如今統治著一個統一的安達魯斯）將進入它的極盛時期。在這個極盛時期，伍麥亞哈里發國無疑將是西歐和西地中海地區的超級強權，而它的首都被譽為「世界的明珠」。[14]

第三部分

勝利：九二九至一〇三〇年


伍麥亞哈里發國與西方
929-1030年
亞琛
神聖羅馬帝國
大西洋
法蘭西
聖加侖
阿爾卑斯山脈
勃艮第
比斯開灣
隆
河
普羅旺斯
加利西亞王國
奧維耶多
雷昂
王國
卡斯提亞
伯國
潘普洛納
王國
土魯斯
拿邦
法拉西涅屯
義大利
王國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西曼卡斯
帶昂
聖埃斯特萬
德戈爾馬斯
蔡伊茲(920)堡
潘普洛納
比利牛斯山脈
托羅
拉里奧哈
上鎮
加泰隆尼亞
薩莫拉
奧斯馬
圖德拉
阜斯卡
吉隆納
塞哥維亞
(939)
戈爾馬斯
薩拉戈薩
厄波羅河
萊里達
巴塞隆納
斗羅河
中鎮
梅迪納塞利
塔拉哥納
托爾托薩
科英布拉
伍麥亞哈里發國
托留多
馬約卡島
下鎮
太加斯河
瓦倫西亞
里斯本
巴達霍斯
梅里達
德尼亞
巴利亞利群島
瓜達幾維河
地中海
卡爾莫納
哥多華
塞維亞
瓊塞納
加的斯
馬拉加
突尼斯
阿爾赫西拉斯
直布羅陀海峽
休達
泰勒阿特拉斯山脈
凱魯萬
拉凱達
阿特拉斯山脈
法蒂瑪哈里發國
菲斯
伊菲里基亞
馬格里布
撒哈拉沙漠
高阿特拉斯山脈
小阿特拉斯山脈
錫吉勒馬薩
N
0
300英里
0
300公里

第九章 從西方升起的太陽

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中午，哥多華的穆斯林為進行星期五禱告擠滿大清真寺的走道。歷來第一次，伊瑪目並沒有按慣例，在講道前先向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致敬，反而是把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高呼為「信徒之王」。這是因為，這位伍麥亞埃米爾已經自稱為伊斯蘭哈里發。

不論根據哪種標準來衡量，這都是一件極不尋常和讓人震驚的事件。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一位伍麥亞埃米爾公然否認阿拔斯王朝的權威，也沒有任何遜尼派統治者，膽敢自封哈里發。這件事之所以令人難以想像，是因為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十七年前登基時，這個國家飽受叛亂摧殘，又受到來自北方的攻擊，瀕臨崩潰。在八九〇年代還是阿布杜·拉赫曼祖父統治期間，宮廷陰謀頻繁。這位埃米爾疑心病極重，因為擔心會被暗殺，所以在宮殿和大清真寺之間，造了一條有掩護的走道，以供往返。任何穿過他路徑的人（包括他自己家庭的成員）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就在阿布杜·拉赫曼出生後不久，他父親穆罕默德被自己的同父異母弟弟穆塔里夫謀殺。埃米爾並沒有懲罰兇手，因為他自己顯然是同謀。不過，阿布杜後來因為別的事情懷疑穆塔里夫的忠誠，將其處死。

所以，當阿布杜跳過其他還活著的兒子，指定二十一歲的孫子阿布杜·拉赫曼為繼承人時，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對這個決定大表歡迎。阿布杜·拉赫曼的名字讓人聯想起王朝的奠基者，而很多人相信他將會帶領國家走向一個輝煌、勝利和統一的時代。其他人也許會認為這麼嫩的一個人登基，會讓他們有機可乘。阿布杜·拉赫曼確實不算儀表堂堂：他的腿太短，以致馬鐙必須提高到就在馬鞍下方才踩得到。不過他長得英俊，鬍子雖然染成黑色，卻遮掩不了他繼承自祖母和媽媽的細緻五官，他祖母是潘普洛納公主歐內卡，媽媽是基督徒女奴隸慕薩娜。

另外，阿布杜·拉赫曼具備敏捷的頭腦、敏銳的政治本能、世界主義的文化觀和強大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或表現為堅定的決心，或殘暴至極。背叛他的人會受到可怕懲罰：餵獅子、斬首或活生生釘十字架（有時舌頭會先拔掉）。投降的駐軍（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有時會被集體屠殺，被征服者的首級會被送到全國各處公開展示。那些拒絕他求歡的妃妾，有可能會被當場處死或殘忍毀容。在九五〇年或九五一年，他處決了被控陰謀造反的兒子阿布杜拉。據說，這位哈里發是在慶祝「犧牲節」（紀念亞伯拉罕自願殺子的節日）的典禮上，當著眾人面前親手殺死兒子。

這一類暴力行為在那個時代很常見，而且如果阿布杜·拉赫曼不是這麼兇狠，可能永遠達不到前任統治者所未能達到的成就：統一安達魯斯，把它轉化為當時歐洲最大也最富裕的王國。不過他也有仁慈的時候。例如他有時也會寬恕背叛的家族成員，或接納當過叛徒的人成為宮廷內部圈子的一員。雖然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有時被人稱為暴君，但他強有力的統治卻得到很多子民愛

戴，把他視為英雄，稱他為「從西方升起的太陽，燦爛照耀在兩個東方」。[15]

這種樂觀情緒和阿布杜・拉赫曼登基時的環境並不協調。當時，就連哥多華四周都充滿叛軍，乃至南城門需要長期處於關閉狀態。所以他的首要任務是制服最近在咫尺的敵人，特別是伊本・哈弗森。這工作要到九二八年才達成：當時得勝的哈里發把死去已久的伊本・哈弗森的遺體，象徵性地釘上十字架。與此同時，其他反抗勢力一一陷落，包括卡爾莫納、塞維亞、梅里達、巴達霍斯和瓦倫西亞。老是造反的托雷多在九三二年被平定，薩拉戈薩在九三三年被平定。這個過程花了二十五年時間，動用了戰爭、威嚇和招安等各種手段。阿布杜・拉赫曼逐一消滅叛亂者，常常親自帶兵遠征，先是洗劫鄉間，然後再包圍敵人，將其一舉殲滅。那些死性不改的人會被處死，但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喜歡看見敵人俯首稱臣。對那些難搞的城市（例如托雷多），他乾脆罷黜地方精英，派出自己信任的總督（通常是門客或奴隸）進行管治。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征服按部就班，有條不紊。透過首先平定南方，他鞏固了自己的收入基礎和軍事力量。然後他把目光轉向邊區地帶：「下鎮」的巴達霍斯，「中鎮」的托雷多和「上鎮」的薩拉戈薩。他讓軍隊轉戰四方，透過強迫地方領主提供人力和物力預防了更多的叛亂。結果是讓哥多華得以處於一個能有效地控制幾乎整個安達魯斯的位置。勢力雄厚的轉皈者家族被拔去總督職位，由阿拉伯或柏柏爾人氏族（例如土節卜氏族和蒂勒農氏族）取而代之。另外，當地家族和柏柏爾人則被整合到官僚系統和宗教精英中，扭轉阿拉伯人的壟斷局面。與本土氏族、北

非人和阿拉伯裔一道，基督徒和猶太人精英，還有王室擁有的數以千計奴隸，構成了伍麥亞行政當局的核心。

隨著部落的兵力被蓄意削減，軍隊也愈來愈去阿拉伯化。為了取代他們，阿布杜・拉赫曼三世購買了大量奴隸，又開始從北非招募柏柏爾人傭兵。奴隸無處不在，而他們在朝廷的影響力已不言可喻。有數千奴隸在宮廷服務，王子、公主和其他貴族成員的莊園也僱用了大量奴隸。很多奴隸後來獲得了巨大影響力。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位早期的左右手巴德爾・西喬勒比是個孤兒，在阿布杜統治時期擔任宰相，後來被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委任為軍事指揮官。雖然很多奴隸都是太監，但有些不是太監的奴隸，卻成功地爬到顯貴地位。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晚年最信任的將軍迦利布・納斯拉尼即為一例，他獲得賜姓「伊本・阿布杜・拉赫曼」的榮耀。在埃米爾解除他的奴隸身分後，他娶了貴族階層女子為妻，爬上最高的權力階梯。

雖然歷史學家一直認為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是個偉大的文化獎掖者，但最能定義其執政特色的還是戰爭。在逐漸恢復對安達魯斯的控制之後，他從九一六年起定期對「基督徒北方」發動戰役。阿斯圖里亞斯諸王總是隨時準備好利用哥多華的內亂坐收漁利，而阿方索三世的兒子奧爾多奧二世——他是雷昂和加利西亞國王——在十世紀第二十年曾對哥多華發動一連串戰役。他的不穩定盟友納瓦拉的桑喬一世是個地方強人，曾在阿方索三世的幫助下，廢黜潘普洛納阿里斯塔王朝的末代國王弗頓・加爾塞斯。桑喬、弗頓和阿布杜・拉赫曼當然都是姻親。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對「基督徒北方」的攻擊不是征服戰爭。他是要回應邊區面臨的威脅，

致力讓各個基督徒王國變得不穩定，而不是要摧毀它們。這讓他的軍隊有事情好忙和讓外省總督隨時保持警覺，而這些戰爭的聖戰色彩也鞏固了阿布杜・拉赫曼三世自稱「信徒領袖」。他發動的戰役有些成功，另一些則不怎樣成功。在九二〇年於慕伊茲對雷昂和納瓦拉的一次勝利，帶來一筆意外之財和一批基督徒的人頭，他把人頭送到遠達北非的各處，作為戰利品展示。不多久，他的軍隊又攻擊斗羅河沿河的基督徒要塞，甚至洗劫潘普洛納。不過這場戰役主要是報三年前的仇，當時一支入侵的安達魯斯軍隊被敵人在聖埃斯特萬德戈爾馬斯殲滅。

為進一步強化自己的「聖戰士」形象和威震不情願聽命的總督們，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這些戰役中都親自領兵。不過，在九三九年的壕溝之戰死裡逃生之後，他改為把軍隊交給信得過的將軍，例如迦利布・納斯拉尼帶領。當年八月，哈里發在托雷多招募了一支大軍，用它來攻擊西曼卡斯，雷昂人在斗羅河地區擴張的前進基地。不過在接近西曼卡斯的時候，哥多華軍隊中了埋伏，哈里發僅以身免。他的行李輜重被敵人擄獲，讓包括他抄寫的《古蘭經》在內的個人物品成了敵人的戰利品。不過這次戰敗並沒有動搖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安達魯斯的地位。如果說它有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它肇始了一個穩定的新時代：特別是在邊區地帶，總督們從此以後都對伍麥亞政權保持忠誠，以此換取更大的自治權、貴族中的一席之地，以及把官位傳給兒子的權利。

除入侵「基督徒北方」以外，阿布杜・拉赫曼又在斗羅河南岸和庇里牛斯山脈山麓修築防禦工事，建造了很多新堡壘，以加強哈里發國對邊疆的控制。既有的防禦工事亦加以擴大，一個例子是戈爾馬斯的城堡。位於斗羅河的東段，這座宏偉的要塞成為未來入寇雷昂和納瓦拉的基地，

還可以作為入侵新興國家卡斯提亞的跳板。這些城堡可以作為伍麥亞政權實力的一種宣傳，同時向外國人和本國人進行宣傳。地區強人和在地社群，亦建造和維護防禦工事，而安達魯斯的地貌（特別是從大西洋到地中海的廣大前沿區）變得具有歷史學家所謂的「堡壘－村莊」特色。利用西班牙地形常見的小而陡的高地，村莊附近的高地上經常建有堡壘，供村民在遇到突襲時避難。隨著基督徒的越境入寇愈來愈頻繁，這些「堡壘－村莊」在接下來幾世紀將會愈來愈重要。

為應付阿格拉布王朝的入侵，阿布杜·拉赫曼還擴大艦隊和加強地中海沿海地區的防禦力。馬約卡島和梅諾卡島分別在九三五年和九四三年完全落入哥多華宰制，而從它們那裡，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派出艦隊騷擾加泰隆尼亞到北義大利的沿海地區。艦隊每次回航都帶著可觀戰利品與跟基督徒通商的有利條約。阿布杜·拉赫曼在位期間，穆斯林的私掠者（包括被剝奪公民權的轉皈者）以普羅旺斯的法拉西涅屯為基地，開始入寇隆河地區，足跡甚至遠達瑞士阿爾卑斯山脈：在那裡，他們洗劫了聖加侖修道院，又向往羅馬朝聖的基督徒索取過路費。這些基督徒眼中的「海盜」感興趣的是發財，不是征服，而且哥多華對他們的約束力量看來很有限。不過，他們的行為在九五三年引發了一件外交事件。當時，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不久之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派使者到哥多華，憤怒地要求哈里發制止那些「海盜」的攻擊行為。這個要求反映出哈里發的威望在當時有多麼高。

不過，如果說一個遠方基督徒國王的怒氣，沒有讓阿布杜·拉赫曼放在心上，那發生在北非

的事件卻不能不引起他的關切。阿格拉布王朝正在崩潰，法蒂瑪派正在興起，法蒂瑪派屬什葉派，其伊瑪目宣稱是先知穆罕默德女兒法蒂瑪和堂弟阿里的後人。當初為了逃避阿拔斯哈里發國迫害，法蒂瑪派第十一任伊瑪目躲到位於撒哈拉沙漠西部邊緣的錫吉勒馬薩，並開始在當地土著庫塔馬人中間找到支持者，那時庫塔馬人在阿拉伯人統治下的伊菲里基亞感覺自己正被邊緣化。這些柏柏爾人受到法蒂瑪派的密教主義和千禧年主義神學吸引，相信一個彌賽亞式人物「馬赫迪」（意指「導師」）即將降臨，將會與耶穌並肩引領世人進入末世。

法蒂瑪派憧憬的是透過推翻他們眼中不合法的遜尼派伊斯蘭政權，轉化整個伊斯蘭世界。他們的策略結合了外交手段、間諜和滲透，而一旦他們控制了一個國家之後，又會加上軍事行動。在安達魯斯，走投無路的伊本．哈弗森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因為隨著他的選擇愈來愈少，他不得不向什葉派的革命份子求助。九一〇年，他歡迎兩個法蒂瑪派使者到伯巴斯特羅訪問，沒多久又命令在星期五禱告開始前要喊出法蒂瑪派伊瑪目烏拜杜勒的名字。正是他的這個舉動，還有他被認為轉皈基督教一事，坐實了他的背教者惡名。前一年，法蒂瑪派奪取了阿格拉布王朝的首都拉卡達，在那裡，烏拜杜勒於九〇九年底或九一〇年初披露自己是「馬赫迪」，又給自己冠上「信徒領袖」和哈里發的頭銜，以此和死對頭——阿拔斯哈里發「穆克塔迪爾」——互別苗頭。

這是個大膽的舉動，特別是因為法蒂瑪派在北非，仍然是一個外國人的小集團，而且那裡的柏柏爾人除了和阿拉伯人衝突，內部也爭鬥不休。法蒂瑪派的意識形態，將不只會受到眾多遜尼派和「分離派」追隨者的反對，還會受到形形色色本地的準先知反對。不過，雖然受到庫塔馬人

支持者的內部傾軋所牽制，法蒂瑪王朝仍然鞏固了他們對伊菲里基亞的控制，在西西里大有斬獲，並向西攻擊馬格里布。一個個地方王朝被他們擊潰，包括菲斯的伊德里斯王朝和伍麥亞的保護國納庫爾。到了九二七年，他們將會到達得土安，開始攻擊安達魯斯海岸。

作為回應，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建造新的船塢和繼續擴建海軍。為了反守為攻，他派軍隊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到北非建立了一批橋頭堡。其中一個主要橋頭堡是九三一年占領的休達。這個有著堅強城牆的要塞，將會在第十世紀成為伍麥亞王朝向北非擴張的基地。這種擴張將會替安達魯斯帶來空前繁榮，但也埋下了伍麥亞政權崩潰的種子。

阿布杜·拉赫曼自封哈里發乍看很大膽，但此舉可以說是勢所必然。到了十世紀，伊斯蘭世界已經發展得非常龐雜，讓巴格達住著一位舉世公認的哈里發的神話，再也站不住腳。阿拔斯王朝的權威正在崩潰，除首都四周以外的領土幾乎都失去了，這些領土不是落入造反總督手中，就是落入異端宗派手中。九〇八年，巴格達的朝廷官員安排了一齣登基的戲碼，讓一個小孩子「穆克塔迪爾」當上哈里發，開啟了一個宮廷陰謀頻繁的時期。翌年，烏拜杜勒在伊菲里基亞自稱哈里發。

法蒂瑪王朝宣稱擁有哈里發頭銜，動搖了阿布杜·拉赫曼的權威，逼得他不能不以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和全體穆斯林的領袖自居。就像法蒂瑪的哈里發那樣，他現在可以扮演一個近乎半神的角色。自稱哈里發，還可以讓他和西方其他大君主平起平坐，包括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

和加洛林王朝滅亡後歐洲的法蘭克人「羅馬皇帝」（更不用提不重要的諸雷昂「皇帝」）。

哈里發頭銜包含的威望和合法性，對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國內也有幫助。從此，安達魯斯的大公們，再也不能把他只視為「同儕中的首位」。因為再也無法挑戰他崇高的地位，地方精英改為在伍麥亞政權權力結構之內實現野心，不再陰謀推翻整個權力結構。另外，現在不管是在安達魯斯之內或之外進行的戰爭，都可以號稱是對抗「多神教徒」的聖戰，因而可以減低穆斯林的抵抗決心，增加哈里發下屬和部隊的凝聚力。鑄造金幣是哈里發的特權，而因為阿布杜．拉赫曼現在更加掌握了非洲的金礦，讓他可以鑄造大量優質的「第納爾」。這些金幣將會成為西地中海地區的標準貨幣，和伍麥亞哈里發國極端繁榮富裕的象徵，地位一如今日的美金。他帶給安達魯斯的和平，讓他厭倦了戰爭的子民大大鬆一口氣，分享到商業繁榮帶來的經濟紅利。

這些好處都是他自稱哈里發所帶來。雖然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對神學沒多少興趣，但他的哈里發頭銜卻對權力愈來愈大的馬利克派「烏里瑪」，起到了抑制作用——這些人一直以最高宗教權威自居。透過把自己凌駕在「烏里瑪」之上，阿布杜．拉赫曼為遜尼派以外的法律傳統，和伊斯蘭教的神祕主義宗派騰出一片空間——這些派別在他的人民中都有信徒，卻受到馬利克派的強烈打壓。最後他的新頭銜，還讓他更有資格自稱是半島上的「經書之民」（基督徒和猶太人）的保護人。

安達魯斯的種族—宗教多樣性，是一個事實而非理想，也是阿布杜．拉赫曼所必須回應的。事實上，他鼓勵這種多樣性，從而加強了自己的權威，也為跟著來到的整合時期打下基礎。這位

哈里發是女基督徒的兒子和孫子，自小生活在深受西班牙基督徒文化和語言浸染的環境，熟悉基督教的詩歌、節日和儀式。

第十章 璀璨之城

一成為哈里發和自號「信徒領袖」之後，阿布杜・拉赫曼就不得不為自己創造一座足以匹敵阿拔斯和法蒂瑪哈里發的王宮城市。在九三六年哥多華的市中心毀於一場大火之後，一座巨大的建築群在城市以西八公里的地點開始動工。「璀璨之城」的大清真寺將會在九四一年揭幕，六年後，哈里發將會讓鑄幣廠、國庫和皇家織造坊遷入。

建築群的規模超乎想像。哈里發在莫雷納山脈的梯型山坡，建造了三座鄰接的宮殿，一座的地勢比一座矮，連接於瓜達幾維河的廣闊河谷，每座宮殿都帶有廣大的園林。最高一座宮殿可遠眺哥多華，是哈里發的後宮所在，是他幾個妻子、幾百個妃嬪和奴婢的住處。據說，在阿布杜・拉赫曼駕崩的九六一年，在這宮殿工作的男性奴隸多達三七五〇人，女性奴隸高達六七五〇人。較下面的一座宮殿是行政中心，專門用來舉行典禮、接見使節和討論國事。住在這裡的是朝廷大臣和他們的家人，還有外國的人質和使節。最下面一座宮殿住著幾千個工人、藝匠和僕人。整個建築群儼如一個自足的城市，被一道近兩公里長、一公里寬的防禦城牆包圍。

「璀璨之城」是哈里發財富和權力的一個展示櫃，用的都是最好的物料，包括幾千噸多彩大

理石（覆蓋在牆壁或鑲嵌在地板上）。在室內，光線穿過精巧的木頭窗框，巧妙地照在灰泥牆壁、天花板和巨大的屋樑上。它的四千三百根石柱中許多都是採自安達魯斯的羅馬廢墟，其他是外國君主當成禮物送來：有些來自羅馬，有十幾根來自法蘭克人，伊菲里基亞和拜占庭各送來超過一百根。蔥翠的園林水聲潺潺，夾雜著孔雀的嘰咕聲和獅子的吼聲。園林裡到處擺設著搶掠而來的異教人像，雕刻豐富的古代石棺被鑲嵌在宮牆，用作門楣或噴泉池，讓人聯想起羅馬的榮光和希臘文化的璀璨。

兩座位於較高處宮殿的牆面，以色彩豐富的絲錦緞裝飾，接待廳中央有一個盛著液態水銀的大池子，會發出讓客人目眩的陣陣微光。外國使節可以在這裡欣賞到哈里發的戰利品、聖物、珍玩和外國統治者送的奢侈禮物，例如拜占庭君士坦丁七世所送的兩座大理石噴泉和大珍珠。

鍍金和鑲寶石的寶座是模仿所羅門王的御座。宮殿的家具和陳設也是一樣的豪華，包括珍禽異獸形狀的鐵鑄容器和油燈、罕有木材製成的家具、用非洲象牙精雕細琢的盒子。宮殿裡還有一座巨大的圖書館，藏書據說多達幾十萬卷，匯集了伊斯蘭、拜占庭和拉丁世界的全部知識，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有多麼入世的一個見證。搜集藏書將會成為他兒子哈克木二世的一種熱情愛好。

在最上方的宮殿，哈里發、他的妻妾小孩和家族其他成員，受到一隊隊主要來自西班牙北部和東歐的奴隸太監的照顧。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妻子有三位最為突出。一位是烏馬·古萊須，她出身低微，是在河邊洗衣服時被哈里發碰到。她的家人因為她的得寵時來運轉，她哥哥特別官

運亨通，被安排擔任好些不同的官職，最後成為軍事指揮官。依循阿拉伯的傳統，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也在自己的氏族裡選妻。他的太太法蒂瑪就是一個遠房表親，但雖然她出身顯赫和為丈夫生了一個兒子，卻因為另一個有野心的姬妾耍手段而失寵。

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位初期，一個以漂亮出名的女基督徒瑪麗安問法蒂瑪，是不是可以把一夜寵幸賣給自己。法蒂瑪答應了。在和埃米爾一夜纏綿後，瑪麗安向他出示買賣契約。阿布杜．拉赫曼看了非常生氣，從此冷落法蒂瑪，又對瑪麗安非常寵愛。他讓她管理後宮，又賜予她巨大財富。瑪麗安為阿布杜．拉赫曼生下的兒子哈克木將會繼承哈里發之位。

哈克木從小就被培養成為接班人，六歲起每逢父親出外征戰就會代表父親臨朝。受到最好的教育，這個小孩證明自己相當有慧根。他也接受治理國政方面的訓練，才十二歲就第一次獲得軍事指揮權。哈里發對兒子的事情，事無大小都要管，甚至在兒子成年後仍然禁止他結婚，所以有謠言說太子是個同性戀者。阿布杜．拉赫曼自己也引起過類似的謠言，又以在「基督徒北方」傳得特別兇。

據說這位哈里發曾經處決一個叫佩拉糾的少年俘虜，理由是這位年輕貴族拒絕他的求歡和不肯轉皈伊斯蘭教。這位聖佩拉糾的遺骨最後被帶到雷昂，而他的傳說則向北遠傳至法蘭克人的土地。在那裡，撒克遜修女赫羅斯葳塔寫了一些詩歌譴責哈里發的墮落，但承認哥多華是西方世界的「一顆光輝的明珠」。[16]不管佩拉糾為什麼被殺，他的故事也許反映出地中海地區和近東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徵：戀童。雖然被虔誠心靈指責為惡癖，戀童卻是安達魯斯精英階層（包含基督

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公開習尚。他們還喜歡寫詩紀念自己和少年奴隸的風流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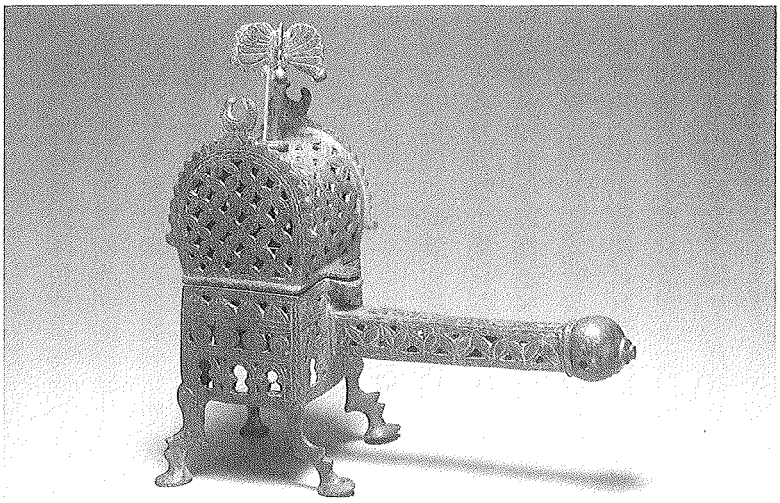
為了防止宮廷陰謀，哈里發其他兒子都是被安排居住在豪華的鄉村莊園，好讓他們在母親的看管下過著半孤立的生活。得寵的妻妾和女兒會得到鉅額賞賜，她們因此有本錢建立自己的非正式恩庇網絡。不過她們的財富都是看哈里發的心情，而他出了名的喜怒無常也成為了抑制妻妾野心的一道防線。朝廷大臣和其他貴族也會在哥多華或沿著瓜達幾維河谷，建築一些模仿王室規格的豪宅和園林，用於舉行婚禮、割禮、宴會或打獵之用。其中最宏偉的別墅之一是「魯曼尼亞」，地點緊靠「璀璨之城」，是奴隸杜里．伊本．哈克木．薩吉爾建造。他們是哈克木二世的國庫司庫。到了九七三年，這位司庫將會很聰明地將自己的莊園，連同裡面的所有牲畜和奴隸獻給僱主。

這些豪宅的建造只是哥多華大轉型的一個側面，而哥多華早在「璀璨之城」建造之前便開始擴張。它一直是行政和商業首都。它的大清真寺和宮堡是象徵伍麥亞力量強有力的紀念碑，後者還充當王朝的萬神殿。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公開露面，都是經過嚴格的事先彩排，是設計來讓人民感受他們的統治者的壯盛。宗教慶祝活動在城市的兩個露天禱告場地舉行，在那裡，不同群體的代表，會謹慎按照他們在國家層級系統中的地位排列，以表達他們的順服和反映他們整合到安達魯斯社會的結構裡。同樣地，外國達官顯要的到訪也是一個增強秩序、權力和權威概念的機會：那些來自歐洲和非洲的王公顯貴，會被表現為是哈里發的被保護人。在乾旱時節，統治者會帶領求雨遊行隊伍。軍隊出征一樣有遊行活動，凱旋的軍隊會展示戰利品和俘虜，還有敵人的屍

體或首級。當哈里發和家人要從「璀璨之城」到哥多華時，路程雖然只有幾公里，卻要花幾天才能走完，因為皇家隊伍一共有幾百人，他們踩著莊嚴步伐走過覆蓋著錦緞的道路，會在沿路的別墅休息、吃飯和過夜，走走停停。

隨著哥多華的人口增加到超過十萬，大清真寺便有了擴建的必要。哈克木二世把禱告廳擴大了一倍，又增加了由拜占庭藝匠製作的鑲嵌畫，用來自非洲和印度的稀有木頭作為裝飾。清真寺和城堡建築群，還有哥多華的大市集，構成了都市的中心。整座城有一圈大致呈圓形的城牆包圍，共七扇堅固的鐵城門（象徵伊斯蘭傳說中的天堂七門），每扇城門裝飾著回收再生的古典時代人像。其他基礎建設計畫包括一條大型輸水渠，用以改善城市的供水。隨著哥多華的擴大，它的設施亦大量增加：浴池、學校、醫院、清真寺和旅館像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全都是由精英階級的成員掏腰包興建而成。他們還模仿哈里發的榜樣，建立自己的沙龍、圖書館和學院。城中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則以較低調的方式繼續建築猶太會堂和教堂。

哥多華和「璀璨之城」組成的大都會，構成了一個對奢侈品、日常製品和糧食有大量需求的巨大市場，成為了安達魯斯的經濟引擎。據估計，光是「璀璨之城」便吸去了哈里發國三分之一的預算。建造和重建宮殿和莊園需要數以千計的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每種用得著的工具都需要人製造，還有供貴族和一般人所需的衣服鞋子、家居用品和家具。拜貴族表現身分地位的無底欲望和人口的增加之賜，一些高端工藝（例如金工、銀工、玻璃製造、裁縫和象牙雕刻等等）到達一個新的精緻高度。包括陶瓷和皮革等手工製品，同時供本地消費和出口。食物從四周圍鄉村



鑄青銅香爐，十一世紀。來源：*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urchase, Joseph Pulitzer Bequest, 1967)*

湧入城市，餵養大眾，再以「夜香」的方式重新出口。「夜香」者，糞便也，可以賣作肥料。

人口還因為奴隸和屯墾者的不斷流入而增加。秩序由「城市主管」（*sahib al-madina*）維持，他以警察為後盾，督察、幹員和「市場主管」為輔（「市場主管」不只監督商業，還監督公共道德）。乞丐、攤販和巡迴商人受到嚴格法規管制。垃圾禁止亂倒，作坊和商店禁止汙染環境。家庭烤箱和商業烤箱被強制裝上煙囪以削減煙霧。總的來說，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統治的半世紀之內，哥多華從一個外省城市，搖身一變而成為擁擠喧鬧的世界大都會，來自整個地中海地區、歐洲、非洲和近東的商人、旅人、學者、官員、移民、遊客、俘虜、財富尋求者在這裡匯

聚和交流。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隨著詩人謳歌哈里發和把安達魯斯形容為一片無比富饒之地，安達魯斯作為人間天堂的名聲得以確立。對此，哈里發的態度相當謙遜。他在晚年聲稱，他一生只享受過十四天快樂日子。[17]

雖然這個哈里發國只能再維持不到一個世紀，但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建立的行政管理架構，農業和手工藝在他統治期間取得巨大成長，還有他對基礎建設的投資，都讓都市化在整個安達魯斯蔚然成風。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提供了一種穩定性和凝聚力，讓「伊斯蘭西班牙」得以在哈里發國於十一世紀初年分崩離析後，繼續運作。但這種空前的繁榮隱蔽了這些轉化本身所帶來的緊張關係，因為安達魯斯社會多種族和宗教多元的事實，繼續和崛起中的主流伊斯蘭意識扞格不入。

就像今日從伊朗到愛荷華都可以看見的那樣，自由派、國際化和多樣化的貴族階級，與信仰和社會性格較為保守的一般大眾愈來愈疏離，後者的代言人是「烏里瑪」的成員。很多有影響力的「烏里瑪」都是生活態度嚴肅的商人或工匠，他們把宮廷精英視為腐敗的頹廢者，只有在哈里發國保持繁榮的情況下，才會忍受宮廷精英的統治。這個問題並不是伍麥亞政權所獨有，還見於同時代的拜占庭帝國、法蒂瑪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也引發了同樣的災難性後果。不過目前看來，它的中心仍然撐得住。九六一年，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駕崩，由兒子哈克木二世繼承大統，他將會是在安達魯斯掌握實權的最後一位哈里發。

第十一章　所有哈里發的人馬

不管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有多麼傑出，他都不是一人獨治。他的成功有一大部分仰賴為他工作的官員和顧問。在他的統治時期，國家機器走向精密化，宮廷和政府開始分化。為了削弱阿拉伯大家族和舊有的地方轉皈者精英的權力，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繼承人哈克木三世，在政府裡引入新來者和外來者。這些人包括：新的門客家族、奴隸（西班牙或「斯拉夫」奴隸）、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和猶太人，最後是撒哈賈柏柏爾人、扎納塔柏柏爾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這種開放性讓政府有了一點唯才是用色彩，讓最優秀的人即使出身低微也有晉身機會，同時增加了官僚系統的權力。如此，假若哈里發性格堅毅，能緊密掌握政事，官僚系統就能夠發揮高效能，否則它就會自行其是。

由於意識到自己光榮但孤立的地位有多麼危險，阿布杜・拉赫曼三世謹慎地從前奴隸、門客家族、地方貴族和新依附者中間挑選朝臣，又讓他們輪調職位，一有貪汙腐敗情事便立刻革職。出於同樣的精神，為了可以直接統治，他在深受自己信任的宰相（太監巴德爾）去世後不久，便取消宰相的職位。這個職位要等到哈克木二世在位時才會重新恢復，他先是任命他的奴隸賈法

爾．西喬勒比為宰相，後來又任命賈法爾．穆沙非出任此職，並因此造成致命後果。賈法爾．穆沙非是一個定居已久且大受提拔的柏柏爾人家族成員，所以不同於那些在伍麥亞政權開始重視馬格里布之後才湧入安達魯斯的柏柏爾人僱傭兵。至於哥多華重視馬格里布，則係因貪圖非洲的黃金、奴隸和士兵。

哈里發國的這個北非轉向，也可見於宗教政策上，特別是法官的任命上。最初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都是從忠心和傑出的阿拉伯家族中挑選首席法官，但在他的統治晚期，一些北非人當上這個職位。有好些原因導致這種趨勢。馬格里布是對抗什葉派和非正統教義的前線，所以產生了一些能幹和有經驗的馬利克派傳道人，而這些傳道人是伍麥亞政權所需要的。另外，安達魯斯的「烏里瑪」們，傾向於不為哈里發國服務：他們看不起它，認為它是貪婪的化身。

不過不管阿布杜．拉赫曼有多麼希望動搖保守的馬利克派，他都被困在他和他們的相互依賴關係中。在這種相互關係中，他保證了他們的權威性，而他們則為他作為哈里發的合法性背書。猶太教和基督教沒有被當成是對政權的威脅，但伊斯蘭異端則被這樣看待。這些異端不只是未經批准的彌賽亞主義運動，還是與遜尼派敵對的法學派。宗教論述和政治論述是分不開的，所以當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兒子阿布杜認同於莎菲懿法學派時，光這一點就足以讓他被認為不忠。因此被父親處死。

除了北非人以外，在哈里發政府中最有影響力的一股力量是「薩卡里巴」或說「斯拉夫人」，即歐洲裔的奴隸和自由人。他們被認為值得信賴，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文化處境孤立，需要

依賴伍麥亞家族，以及（他們之中當太監的那些）沒有子嗣。不管有沒有被閹割，「薩卡里巴」逐漸成為政府的骨幹，被任命為宰相、大臣、總督、外交官和軍事指揮官。被閹割的奴隸會在後宮受到重用。這不只是因為他們已經去勢，還是因為他們扮演著象徵角色。就像在同時代的拜占庭那樣，宦官因為他們特殊的外觀和舉止，被認為是超凡脫俗的人物，近乎是天使，因此適合作為近乎於神的統治者和他家中女眷的中間人。雖然他們和安達魯斯一般民眾幾乎沒有什麼接觸，但到了十世紀末期，宮廷宦官之間已經建立起某種團結性，而他們也將短暫成為一股不只對宮廷，還對整個安達魯斯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在阿布杜・拉赫曼的寵臣中，最著名的是迦利布。他原是一名未閹割的奴隸，後來爬到了哈里發國貴族的頂層。在哈里發不再親自領兵後的幾十年裡，他成為哥多華最偉大的將軍。在九四〇年代，他以總督的身分鞏固了哈里發對於托雷多和「中鎮」的控制，而在九五〇年代，他又率軍突襲北方的土地，把大量戰利品和俘虜帶回哥多華，提高了自己主子的威望。在同一個十年，為回應法蒂瑪王朝的攻擊，他組織了一支艦隊，對伊菲里基亞的海岸地區大肆破壞了一番。哈克木二世繼位後因為忙於追逐高級文化，迦利布的將星繼續閃亮。在九六〇年代和九七〇年代，他成功突襲「基督徒北方」和在北非領導一場征服戰役。在九七一年和九七二年，哈里發責成他率軍反擊維京人對安達魯斯的最後一波入寇。不久之後，他獲賜兩把鍍金寶劍和「雙劍人」的頭銜，被委派主持大臣會議。這時候，哈里發已經隱居宮中不出，迦利布因此成了朝廷需之孔殷的門面。他在全國都被視為英雄，每次帶兵出征或凱旋歸來都是極壯盛的場面。

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北非打的仗。摩洛哥北部的伊德里斯王朝，一直被卡在伍麥亞王朝和法蒂瑪王朝的野心中間。九五八年，在伊菲里基亞的柏柏爾人的協助下，法蒂瑪王朝收服了伊德里斯王朝，逼他們背叛哥多華。迦利布在九七二年奉派前往討伐。經過激烈的戰爭後，他強迫伊德里斯王朝的王子們和他一起回到哥多華，發誓效忠哈克木二世和馬利克派。於是摩洛哥再度落入伍麥亞哈里發國控制。雖然法蒂瑪王朝將會反擊，但他們對北非的政局暫時失去了興趣，因為他們的權力中心已經向東移轉到埃及，於九六九年在開羅成立了新首都。在馬格里布取得勝利的九年後，已經高齡七十多歲的迦利布繼續率軍突襲「基督徒西班牙」，傾全力保存伍麥亞王朝。但他的一切努力皆屬徒勞。隨著哈克木駕崩，他的年輕兒子希沙姆繼位，宮廷裡面有一股勢力將會竄出，導致哈里發國的覆滅。表現出安達魯斯歷史上的一種典型諷刺，迦利布將會在九八一年和他的老敵人——信奉基督教的卡斯提亞和納瓦拉——締結聯盟，為的是對抗希沙姆野心勃勃的宰相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以保王朝的存續於不墜。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一朝還見證猶太人被整合進宮廷和猶太文化的興旺。我們對於哈里發國時代之前的西班牙猶太社會，所知甚少。那個背教的法蘭克人以利亞撒會在八三〇年代選擇定居薩拉戈薩，反映出安達魯斯的猶太人為數不少。有些從穆斯林征服安達魯斯起，便定居在伊比利半島的柏柏爾人氏族，八成認同於猶太教，哪怕他們不會遵從當時才正在形成中的「規範性」拉比猶太教。猶太文化在九世紀末的阿拔斯哈里發國肯定很興旺。在那裡，猶太的「流亡首領」從

屬於該國，相當於伊斯蘭世界猶太人的一個影子哈里發。他是猶太人的流亡國王，而這個職位可回溯至「巴比倫之囚」*時代，也得到阿拔斯哈里發的正式承認。在東方和埃及，猶太的「被保護之民」被高度整合和涵化，出任高官或從商，貿易網絡遍及整個地中海和印度洋。

有鑑於此，博學的猶太人肯定就像博學的穆斯林一樣，在九世紀開始西遷至安達魯斯。他們也像穆斯林移民和旅人那樣，帶著新觀念隨行。有些新觀念受到安達魯斯猶太人的歡迎，其他新觀念則不那麼受歡迎。前者的例子包括阿拉伯語（猶太人的口語）方面的創新，還有醫學和科學方面的創新；後者的例子包括被拉比猶太教視為異端的卡拉派猶太教。卡拉派看來是在八世紀形成於巴格達，其性質和伊斯蘭教中的「分離派」有些類似，也就是不承認《妥拉》以外的權威，因此也反對拉比猶太教對聖經的詮釋。又一如阿拔斯哈里發國在十世紀的分裂，將會導致一個獨立的、地區性的伊斯蘭政權興起，一個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流亡首領」和他領導的猶太人。在十世紀初期之後，「流亡首領」的普世權威性格將會消失。

在安達魯斯，標誌猶太人歷史轉捩點的是哈斯代．伊本．沙普魯。他生於哈恩一個富有家庭和長於哥多華，哈斯代（宮廷圈子的人稱他為阿布．優素福）受到最好的宗教教育，還接受了醫學和文學的訓練。他精通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和最終會成為西班牙文的拉丁土話。家族的人脈關係為他敲開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宮廷的大門，讓他成為哈里發的御醫和心腹。他被賞以一系列重要職位，包括拉丁文書信祕書。最有油水可撈的職位是首席關稅官，負責向所有進入哈里發國的貨物徵稅。最重要的是，他擔任哈里發的外交官，在跟拜占庭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談判中

扮演舉足輕重角色，也讓納瓦拉和雷昂兩個王國以及巴塞隆納和卡斯提亞兩個伯國不敢蠢動。哈斯代是安達魯斯第一個擔任外交官的猶太人，西班牙和法蘭克人土地的基督徒統治者會起用猶太人作為外交官，很有可能就是受他的例子啟發。

哈斯代在九四〇年代展開他的第一波外交使命，當時他才二十多歲。雖然分處地中海東西兩端，但君士坦丁七世統治下的拜占庭帝國和阿布杜．拉赫曼的哈里發國都是以神聖羅馬帝國和阿拔斯哈里發國為敵人。由於相隔遙遠，兩者要實際結盟大概不可能，但雙方都看出承認對方權威的好處，所以互通使節，互贈貴重的禮物。例如，一世紀由希臘大夫戴奧科里斯撰寫的藥物學百科全書《藥物論》千里迢迢送到安達魯斯，被當成給哈里發的禮物，在那裡被譯成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因為安達魯斯沒有人懂得翻譯希臘文，哈里發向拜占庭皇帝要求一個譯者，皇帝就派了一個名叫尼古拉的修士前往哥多華。雙方的文化交換除了譯者和藝匠以外，還包括寶石、絲綢和其他漂亮物品。值得一提的是種在哈里發宮殿園林裡的新作物，它們有些後來成了伊比利半島的重要作物。

因為收入優渥和在朝廷大有影響力，哈斯代的財富和威望同時增長，讓他可以展開一個扶植哥多華猶太文化的計畫。結果就是他被認為是安達魯斯猶太人的「納西」——這個頭銜原是代表

＊「巴比倫之囚」時代指西元前六世紀。當時，猶大王國遭新巴比倫王國征服後，猶太人遭受送往巴比倫囚禁之事。

哈里發統治猶太社群的大衛家族後人。哈斯代對於擔當「納西」充滿熱忱，以普世猶太人的君主自居，相當於伊斯蘭教的哈里發。

本著這種精神，他展開了一個獨立的外交方案，致力於為整個地中海地區的猶太人社群請命。例如，他曾去信拜占庭女皇海倫娜，要求她像安達魯斯善待基督徒那樣善待猶太人。當他聽說有一個猶太人王國存在時，他偷偷寫了一封信，派使者前往接觸。這王國是中亞突厥民族可薩人所建，其國王據說在八或九世紀皈依了猶太教。哈斯代的信透露出他對於哈里發國的強大信心：

> 我們是被俘虜的以色列人的殘餘，是我主的僕人，如今平靜地住在賜給我們的土地上，因為我們的上帝並沒有離棄我們，祂的影子也沒有離開我們……
>
> 這片土地肥美，河流、泉水和輸水渠眾多，盛產玉米、油、葡萄酒、水果和各式各樣的美食。這裡有休閒花園和果園，有各種類的果樹，包括蠶蟲以其葉子為食的樹木……
>
> 我們這裡有很多高山，山中有各種礦脈：金、銀、銅、鐵、錫、鉛、硫磺、斑岩、大理石和水晶。商人雲集，他們來自世界各個角落，來自埃及及其鄰近國家，帶來了辛香料、珍貴寶石、供國王和王子使用的精緻器物，還有埃及一切令人垂涎之物。我們的王有一個巨大寶庫，裡面藏滿金銀和各種珍貴寶物，價值超過任何君王的寶庫。[18]

對哈里發國政治處境更關鍵的是哈斯代的外交斡旋。九四〇年代，在西曼卡斯戰敗的餘波蕩漾中，他被派去雷昂的宮廷善後。他極受拉米羅一世的喜歡，因此能夠贖回在西曼卡斯被俘的薩拉戈薩總督，並在一個安達魯斯的主教代表團的協助下締結了一紙和約。這個時候，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也派遣了艦隊襲擊加泰隆尼亞海岸，逼得當地的伯爵們俯首稱臣：這成就是發生在哈斯代被派到北方和在吉隆納主教的陪同下回到哥多華之後。和談的條件非常嚴苛。巴塞隆納的伯爵不只要正式臣服和納貢，還被迫取消女兒和潘普洛納國王加西亞·桑切斯的婚約。

加西亞·桑切斯因為母親托達的關係，和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是表親，托達的媽媽是納瓦拉公主歐內卡，曾一度嫁給埃米爾阿布杜拉。在丈夫（納瓦拉的桑喬一世）於九二五年死後，托達成為「基督徒北方」最有權勢的人，擔任兒子加西亞的攝政和統治自己的領土。她和伍麥亞王朝的關係是她影響力的基礎。例如，在丈夫死後，她是靠著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幫助，六歲的兒子才順利繼承王位。不過，加西亞成年後卻聯合在地的穆斯林領袖反抗哈里發，在西曼卡斯之戰站在和他對立的一邊。作為懲罰，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對加西亞發起一連串懲罰性攻擊，直到加西亞順服為止。在哥多華看來，加西亞和巴塞隆納伯爵締結的婚約是企圖建立一個對抗哈里發的聯盟，所以派哈斯代加以制止。

托達還是雷昂國王「胖子」桑喬的外婆。桑喬是在九五六年登基，一度差點因為太胖而當不成國王（他胖得甚至無法騎上馬），然後在九五八年，他被自己的表弟奧爾多奧推翻。表弟死後，他重新登基，但兩年後又被卡斯提亞的第一個獨立統治者費爾南·岡薩雷斯伯爵廢黜。托達

於是再次向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求助。哈里發不只派出兵馬，還派出哈斯代干預。這一次，是哈斯代的醫學技能派上用場：在他的調理下，桑喬瘦了下來，所以能夠重新登位。作為回報，他承認阿布杜・拉赫曼為潘普洛納和雷昂的大領主。托達、桑喬和加西亞・桑切斯親自跑了哥多華一趟。哈里發以極為隆重的儀式接待這幾個基督徒親族，由此確認他們對他的臣服和他是整個半島的真正統治者。

不過哈斯代最引起歐洲歷史學家注意的，卻是他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一世和哈里發的爭端的介入。奧托一世對控制著法拉西涅屯的穆斯林「海盜」非常生氣，因為他們的領土卡在了奧托領土和義大利之間（奧托希望控制義大利，以便可以稱帝）。在九五〇年，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曾派使者到奧托的宮廷，三年後，由修士約翰率領的使節團抵達哥多華，帶來禮物和一封信。審慎的哈斯代決定，在讓約翰和哈里發見面之前，先弄清楚信件的內容。不過約翰怎樣都不答應。哈斯代不肯罷休，一方面千方百計說服約翰，另一方面找出一大堆理由向約翰解釋，哈里發為什麼遲遲不能接見他。

因為在哥多華形同一個囚犯，無法完成使命，約翰最終於屈服，讓哈斯代看了信。不出哈斯代所料，信中包含一些會被阿布杜・拉赫曼視為是侮辱性的文字。哈斯代不打算讓信上呈，建議約翰只把帶來的禮物獻上。但約翰不為所動，而這大概是受到他在法蘭克人土地聽到的反穆斯林壞話影響。他堅持要遞交信件，哪怕哥多華主教向他保證，哈里發國的基督徒生活得太平安穩，

又指出如果他把那封無禮的信呈上，可能有生命之憂。

最後，哈斯代想出一個折衷辦法：派人到奧托的宮廷請求一封新信，或請求批准約翰不遞交原來的信件。被派出的使者是知名的基督徒大臣瑞撒蒙德（阿拉伯名字作拉比．伊本．齊亞德）。瑞撒蒙德向北去到戈爾茲修道院，其地位於法蘭克人舊首都亞琛以南大約一百英里。在那裡，他會見了法蘭克王國的主要神職人員和欽差大臣，送給他們書本和與他們分享西班牙的消息。會議很成功，一封新的信被草擬出來，而孤立的安達魯斯教會，也和拉丁帝國的教會建立起直接的聯繫。九五六年，到達哥多華已經三年的約翰終於能夠覲見阿布杜．拉赫曼並完成使命。他對哈斯代極為佩服，表示自己「從未見過有人像猶太哈斯代那樣心思縝密」。[19]但這起事件並沒有發生什麼實際影響。不管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還是繼位的哈克木二世，都沒有那個實力或意願去管束普羅旺斯的穆斯林。最後，受到著名的美阿拉斯修院院長遭受私掠者綁架勒贖的刺激，奧托對他們發起了一連串戰爭，在九七二年剷除了他們在法拉西涅屯的基地。

為了表揚瑞撒蒙德的外交成就，哈里發任命他為艾維拉的主教。除此以外，我們對他所知甚少。就像哈斯代那樣，他是非穆斯林上層階級的一員，自小就受到訓練要入朝為官。結束他的法蘭克宮廷之旅後，他被派去拜占庭和敘利亞搜集異教徒藝術作品，供裝飾「璀璨之城」之用。精通拉丁文和阿拉伯文，他曾經和別人合著一本題獻給哈克木二世的書。這書（今日被稱為《哥多華曆書》）是一本傳統的阿拉伯曆書，包含地理、氣候、星象和醫學的資訊，還有一個基督教的儀曆。瑞撒蒙德明明不是神職人員卻被委任為主教，這顯示出安達魯斯教會和神職人員，很大程

度是被整合在朝廷的權力結構裡。雖然他們很多人也許會對教眾盡心盡力，但主教基本上是公務員，隨哈里發的喜好而任免，從事行政管理、翻譯、調停和出使等工作。

迦利布、哈斯代和瑞撒蒙德這些人物，顯示出哈里發的宮廷充滿國際色彩。毫無疑問，這個政權仍然受到伍麥亞王朝、它的門客和它的依附者所支配，而人口中那些具有顯赫阿拉伯或伊斯蘭血緣的人，也享有最大的特權。不過其他人只要有夠好的關係和表現出個人之長，一樣可以出人頭地。這是「分而治之」原則的副產品。但這原則不是安達魯斯獨有。這個新的安達魯斯社會，非常類似於同時代的法蒂瑪哈里發國、阿拔斯哈里發國和拜占庭帝國，它們一樣充滿多樣化、國際化和文化精緻的色彩。雖然不能說宗教間的互相容忍，被刻意當成一種理想來鼓吹，但宗教間的互相容忍斷然是這些帝國社會的常態，至少在知識精英中間是如此。當然，寬容是有極限的。非穆斯林不管多麼有權有勢，都不會被任命為朝廷大臣。另外，多樣性也會產生緊張關係。不過，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二世統治期間，造成大麻煩的不是整合基督徒和猶太人，而是把新的穆斯林群體，特別是扎納塔部落和撒哈賈部落的柏柏爾人，引入哈里發國的權力結構之中。

第十二章 「一顆光輝的明珠」

九世紀早期，埃米爾哈克木在哥多華撒下高級文化的種籽，而到了近兩百年後，這種籽在他相隔數代的子孫哈里發哈克木二世的手中開花結果。受到追求知識熱情的驅使，哈克木二世建立了一間巨大圖書館，把古羅馬、古希臘、波斯乃至遙遠印度的學問一網打盡。它藏書四十萬卷，索引四十四冊，每冊二十四頁。藏書門類包括哲學、宗教、醫學、天文學、機械工程、植物學、地理學、歷史和文學，沒有一個領域受到忽略。

自托勒密一世於西元前三世紀建立亞歷山卓的大圖書館以後，收藏全世界的知識就被認為是擁有普世王權的象徵。哈克木二世的圖書館——有可能是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圖書館「智慧宮」和它的薩珊王朝前身為模型，因為有助於形塑一種鮮明的安達魯斯文化身分，加強了他作為統治者的地位。在這位哈里發年輕時，哥多華學者伊本·阿卜德·賴比編撰了一套文化和知識的百科全書，稱為《罕世瓔珞》。後來，當一套《罕世瓔珞》聲勢浩大地輸入巴格達的宮廷時，據說波斯大臣沙希卜·伊本·阿巴德嗤之以鼻，指出那「不過是把我們的商品送還給我們」，換言之是對「阿拔斯淵博」的一種廉價模仿。[20]不過，一個世紀之後，哥多華的文化卻開始在眾多領

域做出了原創性貢獻。安達魯斯各地的貴族和學者紛紛仿效哈里發，建立自己的私人圖書館，不知不覺地為十一世紀安達魯斯分裂諸王國的文化光輝奠定基礎。這種知識文化又將會對拉丁基督徒的思想帶來革命。

哈克木二世派人前往拜占庭和東方搜購圖書以豐富館藏，傾注大量資源支持學者研究和教學，又僱用大批的文士和譯者。他的圖書館不只是一個藏書的地方，還是一間皇家學院，吸引到整個伊斯蘭世界甚至「基督教歐洲」的學者前來做研究，也幾乎任何科目都有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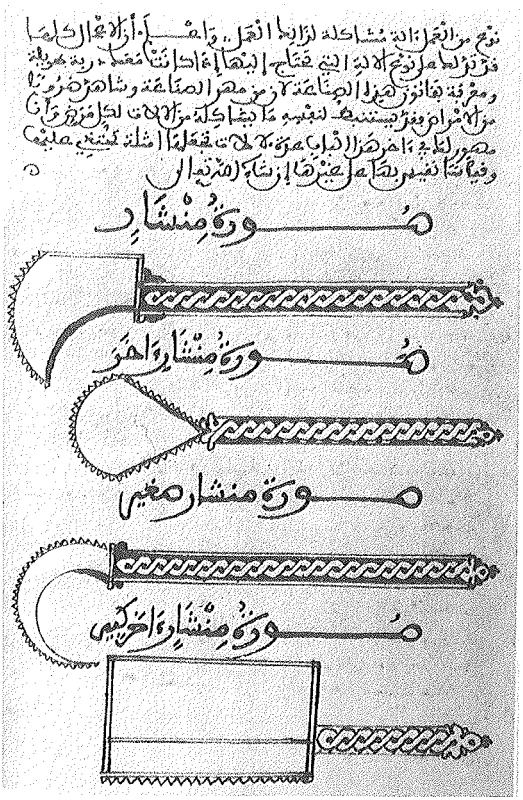
天文學（包含占星術）是安達魯斯的基礎科學，用來計算宗教節日的起迄日期，也可以決定禮拜的正確方向。我們可以從安達魯斯的清真寺的朝向，看出天文學的影響。例如，在八世紀建築哥多華大清真寺的那些敘利亞人並沒有考慮到地球是圓形，所以假定麥加就像大馬士革一樣是在南方，因此讓清真寺面朝該方向。不過，到了興建「璀璨之城」的清真寺時，建築者已經能夠更好地計算聖城的方向，讓禱告廳變成是面朝東方。為了計算全球定位，伊斯蘭思想家對古代的星盤做出改良（星盤是一種計算緯度也因此能計算月亮、恆星和行星位置的儀器），對於閱讀天宮圖大有幫助。隨著一種更精確的「宇宙星盤」的發明，星盤在安達魯斯將會更為完善，並製造托勒密宇宙的機械模型，計算行星緯度和經度，讓天宮圖占卜更加有效。

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還是猶太人，博學的安達魯斯人全都對星象著迷，哪怕根據三教的教義，這一套很要不得。統治者特別在意他們是不是找到最好的占星學家當顧問。例如，哈克木二

世就在九六八年歡迎知名的埃及人艾哈邁德．伊本．法里斯進入他的宮廷，擔任他的私人顧問。伊斯蘭學者在翻譯古代天文學典籍時，因為意識到宗教虔誠的穆斯林不信任這些異教文化遺產，所以會仔細更正這些典籍的錯誤，又透過對太陽和星辰的經驗觀察寫出更佳論著。在哥多華，天文學家和鍊金術師麥斯萊邁．邁季里提改善了波斯人穆罕默德．伊本．穆薩．花拉子米在九世紀初期創製的天文表。大家常常把邁季里提和另一個也叫麥斯萊邁的同時代人混淆，後者寫過兩部論法術的作品《智慧之階梯》和《智慧之目標》。《智慧之目標》後來被翻譯成拉丁文，取名《賢者之書》，成了接下來四百年歐洲法術的標準參考書。

包括歐幾里德幾何學在內，數學也被大量研究。不過這門學問被認為只有次等重要性，而且研究者主要是集中在實務上的研究。麥斯萊邁．邁季里提之類的學者寫出商業數學方面的論文，兼及商人碰到的日常數學問題。機械工程學和儀器製造同時朝向實用和深奧兩極。追隨發明家和立志飛行者阿拔斯．伊本．弗納斯的傳統，學者們製造時鐘和自動機器，也在較為日常的領域（例如灌溉與工藝品的製作）有所創新。化學（更正確的說是鍊金術）除了是一種實用研究，也是一種形而上研究：把賤金屬變為黃金被認為只是次要，更重要的是鍊金術師本身的轉化過程。其他形式的法術和占卜有源自古代傳統，有源自本土傳統，也有源自柏柏爾人傳統，包括了沙卜（用撒出的沙子的形狀占卜）、鳥卜（觀察鳥類飛行路線）和使用「魔方陣」（有數字或字母的圖表）占卜。

醫學是另一門重要學科。這學科和占星術關係密切，受希臘人（例如蓋倫、希波克拉底和亞



阿布・卡西姆・哈勒夫・宰赫拉威所著的醫學和外科手術書籍《醫學寶鑑》。來源：*Arkwatem, 2007 (Wikicommons)*

里斯多德）的影響，結合了波斯和印度的藥物學知識。在哥多華，學者致力綜合古代典籍和「阿拔斯東方」的最新醫學研究成果。在這種持續創新的氣氛中，出現了一些真正有原創性的作品。例如，跟隨哈斯代・伊本・沙普魯學醫的蘇萊曼・伊本・鳩勒除寫出一部有關醫學和醫生的百科全書式歷史以外，還撰寫了一部後來在中世紀歐洲廣泛流行的藥物學作品。阿列比・伊本・薩阿德寫了一部產科和小兒科的作品，把占星

學和希臘醫學共冶一爐。阿布·卡西姆·哈勒夫·宰赫拉威在十世紀晚期擔任篡權宰相「曼蘇爾」的醫生，是國際知名的外科醫生，唯一流傳至今的作品是一部論醫術的長篇論文，其中包含好些外科技術和儀器製作的突破，對一些複雜手術（如眼睛手術和牙齒手術）有提綱挈領介紹。這書在幾世紀之後也會被翻譯為拉丁文，成為歐洲大學的標準醫學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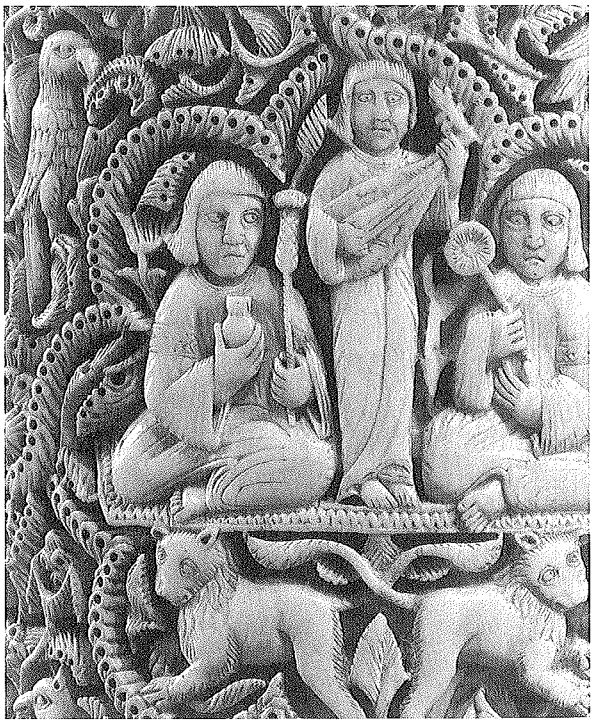
在應用科學方面特別受到重視的是農學和營養學（營養學被視為醫學的一部分，而且和占星術有關）。戴奧科里斯《藥物論》的阿拉伯文譯本，在安達魯斯的藥用植物學掀起一波革命，包括伊本·鳩勒和哈彌德·伊本·山馬仁在內的學者都寫出一些談醫學食材的論文。貴族莊園的花園不只是供人一飽眼福，還為新的花草、水果、草藥和莊稼提供試種場地。這些新的作物是從希臘、「阿拔斯東方」和其他地方偷偷摸摸帶回來，走私者需要冒不少風險。例如，多尼戈爾無花果據說原產於拜占庭，在當地禁止出口。根據傳說，這種水果是九世紀出使拜占庭的詩人加扎勒藏在書中帶回來，獻給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後者成功在自己的花園種出。「多尼戈爾」是阿拉伯文 *Dunaqal* 之訛，為 Dunahu qawli（「看，我的天啊！」）的省略，原指採摘無花果時發出的讚嘆之聲。瑞撒蒙德和阿列比·伊本·薩阿德為哈克木二世合著的《哥多華曆書》是農業手冊的一個早期例子，這種手冊將會在十一世紀的安達魯斯大量發行。

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時代，拜乾穀物耕作、畜牧和密作式灌溉市場園藝的結合之賜，安達魯斯成為農業的發電機。主食包括硬粒小麥、高粱和稻米，其餘食物有一系列高卡路里和高產量的水果、蔬菜和堅果（例如檸檬、萊姆、杏仁、芒果、甘蔗、茄子和朝鮮薊），以及莢果和高

價值的辛香料（例如丁香、胡椒、薑黃和番紅花）。除亞麻和麻之外，棉花的生產也促進了紡織工業，讓快速成長的人口有足夠衣服可穿，並為造紙提供原物料。在地的絲生產，連同從植物、昆蟲和軟體動物取得的天然染料，供應宮廷的奢華袍服和繡帷所需。

從伊斯蘭世界各處把新作物和產品帶到安達魯斯的旅行家、外交官、學者和商人，也帶來了文學、詩歌和音樂的最新趨勢。正是在這個時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亞歷山大大帝的傳說、「七賢人」的寓言和印度的《卡里來和笛木乃》開始在安達魯斯流傳。這些作品的內容和風格，將會深深影響接下來幾個世紀歐洲的土話文學傳統。拜「黑鳥」的遺緒之賜，哥多華成為了一個訓練「昆孃」的中心——「昆孃」是指被訓練得精通音樂和寫詩的女奴隸。醫生暨哲學家穆罕默德·卡塔里透過轉賣他訓練的女奴隸發了大財，進而在外省開設分校。安達魯斯的抒情風格作品，例如結合了白話阿拉伯語和白話羅曼語的「穆瓦莎赫」，非常流行。為了獲得名聲與財富，伊本·達拉伊·卡斯達里之類的詩人以阿拉伯語寫詩讚頌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二世，最後又讚頌篡權者「曼蘇爾」。其他詩人，例如優素福·拉馬迪，則歌頌大自然愛情。雖然宗教和法律都不容許同性戀，但同性戀卻是詩歌中的流行題材。

學者們還開始建構「伍麥亞安達魯斯」的歷史。最知名的編年史家是艾哈邁德·拉齊，他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在位時寫出卷帙龐大的《安達魯斯統治者的歷史》，從聖經中的大洪水時代一直寫到自己的時代。原書已經失傳，我們是透過後來的葡萄牙文譯本得知其存在。它不只是安達魯斯的阿拉伯人的歷史，還是這片土地全部人民的歷史，而這反映出伍麥亞王朝的自信。與此



一個象牙小瓶上的君主臨朝畫面。小瓶為穆吉拉・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所有，大概是在哥多華的「璀璨之城」找到。穆吉拉在九七六年被「曼蘇爾」處死。來源：© *Musée du Louvre, Dist. RMN-Grand Palais/Art Resource NY*

形成對比的是阿布・巴克爾・伊本・庫提亞的史作。他是西哥德王室的後人，也是知名的語文學家和法官，所著的歷史強調伊斯蘭教能在安達魯斯建立霸權，相當仰賴當地基督徒精英的幫助。其他重要歷史觀念也是在這個時期第

一次出現，包括「西哥德西班牙」猶太人，曾協助阿拉伯－伊斯蘭征服者。這個觀念是用來為猶太人被整合進安達魯斯社會提出論據，而且是十世紀才出現。這是當時的猶太人和很多穆斯林作家都想強調的觀念。

安達魯斯的高級文化相當有包容性，哪怕它假定參與者應該尊敬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作為宗教的伊斯蘭教的優越性。多樣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除了狹窄的神學部門之外，醫學、天文學、數學和其他科學都是容許不同宗教的學者參與。在這種參與中，他們自感是投入於一個共同的知識追求方案，而穆斯林知識份子也承認非穆斯林對安達魯斯的知識文化有獨特貢獻。換言之，他們的文化資本讓他們對於王朝方案變得有價值。

猶太人和基督徒在哥多華的知識文化上，扮演的積極角色不容置疑，但流傳至今的史料也顯示，女性的角色不只是抄寫員或翻譯者，還是學者和作者。上層階級女性擁有資源和自由追求知識，而在哈克木二世的統治下，有天分的女奴隸會按照她們的所長，給予書法、天文學、占星學、醫學、數學或其他科學的訓練。哈克木有一個女奴隸名叫魯比娜，擔任他的文書和圖書管理員，以對詩歌、書法和文化的知識得名。她不是唯一個案。一些出身高的女人，例如艾莎阿．伊本．艾哈邁德，會寫詩、抄寫《古蘭經》、編訂法律文件和創辦重要的圖書館。她們也研究「艾達卜」、科學和宗教，而雖然女性不太能夠和男性進行公開互動，但那些父親是學者的女性有較大機會在家裡研究學問。有些婦女，例如法蒂瑪．賓特．葉海亞．麥格哈米，甚至成為了知名的「法基赫」（伊斯蘭教法專家）。因為正統神學受到男性的壟斷，女性受到較不易被控制的苦行

主義和神祕主義所吸引，並不讓人意外，這兩種取向都在大眾和知識圈愈來愈受青睞。有鑑於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歷史學家傾向於只記載成就非常出眾的女性，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安達魯斯女性對文化的貢獻，要比流傳至今的資料所顯示的要大得多。

對不同宗教的知識份子來說，研究學問提供他們一個互動的框架，讓他們可以把宗教的層級系統擱在一邊。穆斯林不只會和「被保護之民」合作研究，還會在他們門下學習。類似的整合也明顯見於社會其他領域。很多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都享受到情感和信任的關係，哪怕穆斯林和「被保護之民」的不平等地位，所產生的緊張關係從來都不會離台面太遠。這些分裂反映在「法特瓦」（法律意見）的不一貫性：例如一個負責解釋伊斯蘭教法的「穆夫提」也許會認為按規定，基督徒不可以建造新教堂或給教堂敲鐘，但另一個「穆夫提」卻認為，一個穆斯林被容許陪自己的基督徒媽媽上教堂。

非穆斯林整合進安達魯斯文化和社會最清楚的例子是猶太人，而理由很明顯。許多世紀以來，猶太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在東方和平共處（這種情形可上溯至波斯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在「巴比倫之囚」時期的和平共處）。在語言上，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非常相似：兩者都是奠基於一個三子音字根系統（即「閃族」的語言結構），分享很多共同特徵。猶太教享有最早亞伯拉罕宗教的地位（雖然有些穆斯林否認或淡化這種宣稱）。與基督教不同，猶太教因為沒有三位一體和耶穌道成肉身的觀念，看不出具有多神教或神人同性論色彩。

哈斯代・伊本・沙普魯是哈里發宮廷裡最著名的猶太人。但很多其他猶太人一樣受僱於政府不同部門或從事知識探究。十二世紀猶太編年史家伊本・達烏德宣稱：在哈斯代的時代，「每天都有七百個猶太人坐著七百輛馬車從哥多華前往『璀璨之城』，每個人都穿著皇家服飾，戴著穆斯林官員的頭飾，所有人都是在護送拉比以諾。另一個派系是護送以諾的對手伊本・沙特納什。」[21] 由於古典阿拉伯文的重要性和猶太人在日常交談中使用白話阿拉伯語的事實，猶太人除了對希伯來詩歌和文學，有貢獻，還對復興阿拉伯文學有貢獻。

不過，替西班牙的希伯來文學和猶太思想方針，以及為十一和十二世紀的猶太「黃金時代」奠定基礎的，卻是哈斯代把安達魯斯猶太人獨立於東方的巴比倫學院的決心。那是一個得到哈里發們同意的方案，因為「他們的」猶太人地位的提高可以加強他們自己的威望。所以，就像穆斯林詩人寫詩歌頌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那樣，猶太詩人也寫詩歌頌他們的「納西」：哈斯代・伊本・沙普魯。就像哈克木二世那樣，哈斯代也招募外國名人前往安達魯斯。他把來自蘇拉的巴比倫塔木德學院的摩西・本・以諾委任為哥多華的猶太法官。哈斯代找來的另一位名人是文法學家迪納什・本・拉伯特。迪納什是菲斯人，曾到東方拜師於大學者沙迪亞・岡門下。他透過把阿拉伯頌詩的格律，用在希伯來世俗和宗教詩歌，為安達魯斯的猶太文學帶來了革命。他也將會讓哈斯代的祕書米拿現・伊本・薩魯克難堪：米拿現撰寫了一部希伯來文語文學的先驅之作，但卻被迪納什指控為具有卡拉派傾向。迪納什和米拿現都有弟子繼承衣缽，而後來的學者和詩人將會努力調和兩人的立場。不管怎樣，猶太學術社群的內部爭吵，都是它充滿活力的表現，而這種活力

乃得力於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二世對知識文化的鼓勵。

另一方面，安達魯斯本土基督徒的高級文化，卻是伍麥亞文藝復興的受害者。及至十世紀，拉丁文學已經全部被阿拉伯文學取代，甚至《四福音》、《詩篇》和《書信》*都必須翻譯成為阿拉伯文，信徒才看得懂。文化需要有人扶植才能生存，但安達魯斯卻沒有有錢人有興趣支持創作拉丁文學。基督徒精英使用的語言是阿拉伯語。拉丁文的最後堡壘是宗教儀式。教堂的禮拜仍是以拉丁文進行，不過安達魯斯的教會自從八世紀便和羅馬教會的其餘部分失去聯繫，發展出自己的禱告詞和儀式，這套禮儀後來被稱為「莫扎拉布儀式」。

阿拉伯化基督徒最讓人感受到衝擊力的地方，是在安達魯斯之外，特別是在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王國，還有義大利和法蘭克人的土地。移民的神職人員帶著安達魯斯的知識去到拉丁土地，這些知識常常表現為一些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經佚失，或從不知道其存在的書本和手抄本。基督徒使節有助於散播安達魯斯的知識，和提高哥多華作為一個學問與權力中心的聲望。瑞撒蒙德在前往奧托宮廷出任務時見到了利烏特普蘭德。後者是未來的克雷莫納主教、外交官、朝臣和學者，對瑞撒蒙德非常佩服，乃至日後把自己所寫的自傳題獻給他。哥多華和巴塞隆納的外交關係，在九四一年之後特別密切，因為當時哈斯代透過談判讓蘇涅爾伯爵臣服，而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海軍司令魯馬希斯帶著艦隊在加泰隆尼亞外海巡弋，隨時準備好對這個伯國開刀。雙方在九七〇

---

*指新約聖經中由羅馬書至猶大書的書信。

年代陸續派遣使節進行交流，而一條輸送阿拉伯－伊斯蘭學問的管道，看來已經建立：由巴塞隆納連同其附近的比克，充當哥多華文化軌道的微弱衛星。

這種情形可以在葛培特的個案中得到佐證。他是法蘭西中部高地的修士，受到蘇涅爾繼承人博雷利二世伯爵的邀請，訪問巴塞隆納。在逗留的幾年間，葛培特學到大量拉丁基督教世界所不知道的數學、天文學和占星學知識。回到漢斯的教會學校任教後，他協助建立「四目」——一種以數學、幾何、音樂和天文學為核心的新課程。他又把阿拉伯十進位數字引入拉丁世界，做出一系列的技術創新（例如改善過的算盤和觀察及分析天體的儀器）。隨著他的博學之名傳開，葛培特被委任為年輕皇帝奧托三世的導師和漢斯主教，然後升為拉文納大主教。九九九年，奧托出力把葛培特推上教宗之位，號思維二世。

但因為在西班牙待過，他成為一個爭議性人物，出現很多與他相關的傳說。例如，有人說他事實上在哥多華住過，在那裡跟從一個穆斯林巫師學習法術，然後用從老師偷來的一本咒語書逃出哥多華。另外有人說他和一個女魔鬼結盟，擁有一個能說預言的機械頭顱，或說魔鬼曾發誓要把他帶到地獄。這些傳說雖然荒誕無稽，卻透露出歐洲基督徒對安達魯斯的發達文化，所感受到的敬畏和焦慮。它們也許是葛培特的對手發布的「假新聞」，但仍然反映著安達魯斯在基督徒想像力中如何具威脅性。

對「穆斯林西班牙」的繁榮看得入迷的不是只有學者。雖然蘇涅爾是被迫和哈里發國簽訂和約，其他商業取向的基督徒政權，卻主動尋求和伍麥亞王朝締約。亞爾伯爵暨義大利國王於格和

安達魯斯建立了外交和商業關係，而哥多華的街頭看得見來自義大利新興轉口港阿瑪菲的商人。「璀璨之城」已變成了伍麥亞哈里發國展示財富和精緻文化的櫥窗。教廷的使節在九四〇年代來此致敬，而從九七〇年代開始，定期有從「基督徒北方」和來自更遠之地的皇家和貴族訪客。

對安達魯斯國際化風潮感到憂慮的，並不是只有外國的基督徒。有些馬利克派「烏里瑪」也愈來愈對伍麥亞宮廷的精緻文化感到震驚。雖然八世紀的埃米爾們曾經把馬利克主義提升為一種不容挑戰的正統教義，而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又公開支持馬利克派的壟斷，但哈克木二世卻不動聲色鼓勵其他詮釋伊斯蘭教法的方式。他這樣做既是出於知性好奇心，也是為了削弱馬利克派的勢力。

馬利克派會受到挑戰乃是無可避免。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對伊斯蘭教法的詮釋非常保守和狹隘，把馬利克·伊本·阿納斯的著作給神化，又看輕《聖訓》的重要性。他們的法律詮釋，愈來愈被看成是沒有彈性和過時。不過任何改革者都會為被指控為異端和不道德。這些死硬派會自行執法：當他們無法正式起訴對手，有時候會去破壞對手的圖書館。

在哥多華宮廷的所有科學和文學活動中。最重要和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仍然是宗教科學。雖然哈克木二世在智識上開放且暗中鼓勵非正統教義，但卻被認為是一個扶植正統神學的君主，這是因為他晚年生病之後，轉向一種虔誠的作風。但隨著神祕主義者和一些自我推銷的先知，開始在安達魯斯和馬格里布到處冒出，馬利克派內部出現了挑戰。雖然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和哈克木

二世都公開為正統派神學背書，馬利克派的精英仍然不滿意。隨著哈克木在九七六年駕崩和篡權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的崛起，他們將會發現某個把神祕主義和非正統教義的精靈收回瓶子裡的機會。

第十三章 將軍、哈里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建立的效率和秩序，最終將會瓦解他創造的哈里發國。隨著國家日常事務交由能幹大臣管理和哈里發上升為一個遙遠的半神，他的繼承人哈克木二世遂有自由沉迷於知識文化的追求。一些大臣看出這是個可乘之機，不惜以犧牲同僚甚至統治家族為代價，擴大自己的權力，最終加速了王朝的內爆。一個類似的過程也見於同時代的法蒂瑪哈里發國、阿拔斯哈里發國、拜占庭帝國，甚至見於奧托王朝。在西元一〇〇〇年過後不久，十世紀的整個帝國秩序將會被一掃而空，由一些來自帝國邊緣地帶的新統治者取而代之。

哈克木二世會放鬆權力的韁繩，部分是因為對自己的臣下太有信心。他特別信任不敗將軍迦利布·伊本·阿布杜·拉赫曼和宰相賈法爾·穆沙非。兩人也自始至終忠於哈里發。危機將會是由哈克木指定年輕的兒子希沙姆作為繼承人，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進入宮廷所引發。伊本·阿布·阿米爾來自外省，是個傑出和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最後他將會被安達魯斯的穆斯林稱為「曼蘇爾」，被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稱為「阿爾曼索爾」*。他將會在一連串的陰謀和

*「曼蘇爾」和「阿爾曼索爾」為同一個字的變體，意指「得勝者」。

背叛中僭奪哈里發國的國權，為它取得最大勝利，但也在無意中導致它的血腥解體。

九三八年前後出生於一個七一一年征服時期來到安達魯斯的家族，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因著血緣而被認為是安達魯斯精英的一員，祖先中有幾代人當過中層官員。因為是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他離開自己位於阿爾赫西拉斯附近的家鄉托羅斯村，前往哥多華尋求財富。在那裡，他追隨馬利克派大師學習伊斯蘭教法學，並師從當時最著名的一些老師學習「艾達卜」與文學。不管是因為人脈夠好還是運氣好，他最後進入了宮廷工作，更具體的說法是進入了後宮工作。在那裡，他引起哈克木二世寵妃蘇卜赫的注意。蘇卜赫把他招為祕書。到了九六七年，他充當她的行政和財務受託人，為她主管對外事務，也擔任她長子的管家。

蘇卜赫是巴斯克人，在阿拉伯－伊斯蘭高級文化和「艾達卜」方面受過很好訓練，善於唱歌。這個事實毫無疑問地，部分解釋了哈里發為什麼會買下她和對她有特別感情。我們對她的背景並不清楚，但從她的兄弟法伊克一樣得到哈里發眷顧這一點顯示，她不是一般的被俘虜基督徒。並不是特別沉迷女色的哈克木顯然對她眷愛有加，也尊敬她，所以才會給她取了一個男性化的暱稱：賈法爾。蘇卜赫為哈里發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七歲便夭折的阿布杜·拉赫曼（死於九六九〔七〇一〕年），一個是生於九六五年的希沙姆。九七四年，八歲的希沙姆被父親正式立為繼承人。蘇卜赫自己一樣有野心（也就是想要確保兒子能夠順利繼位），不過她也明顯被伊本·阿布·阿米爾的魅力所吸引。

伊本・阿布・阿米爾對人性深有洞悉，一進宮門就用大量禮物設法贏得蘇卜赫和後宮其他女人的好感。九六七年，他被任命為鑄幣廠主管，後來開始有流言蜚語說他監守自盜。他不只沒有反駁謠言，反而找人打造了一座精緻的銀製王宮模型，作為禮物呈獻給蘇卜赫。蘇卜赫和哈里發都非常喜歡這份別出心裁的禮物，選擇對謠言置之不理或忘記。不過伊本・阿布・阿米爾和蘇卜赫因為走得太近，說兩人有私情的謠言不脛而走。有些人說蘇卜赫在給次子哺乳時，伊本・阿布・阿米爾吮吸她的乳房，因而變成了繼承人的「養父」。不管是不是事實，這個謠言都反映出眾人對他們的關係開始起疑。接下來幾年，諷刺蘇卜赫熱戀伊本・阿布・阿米爾的下流詩歌在首都公開流傳。

不管是不是覺得伊本・阿布・阿米爾有吸引力，蘇卜赫當然都會想要結交盟友，幫助兒子在王位之爭中取得成功。所以她會把伊本・阿布・阿米爾納為情人，也許是一種策略。至於伊本・阿布・阿米爾這邊，他能夠出手闊綽，是因為得到蘇卜赫支持和哈克木的信賴。哈里發讓他接連坐上多油水的職位，包括無遺囑遺產執行人、塞維亞和涅夫拉的法官、警察和情報部門首長。這些職位不僅為伊本・阿布・阿米爾提供了可觀的經濟資源，還讓他可以在宮廷以外，透過任命下屬和分配禮物建立自己的恩庇網絡。他變得以慷慨知名。當一個同僚向他抱怨自己將會因為女兒的婚禮而破產時，時任鑄幣廠主管的他，送給了對方和女孩體重等重的銀幣。

一在後宮站穩腳跟和取得哈里發的信任後，伊本・阿布・阿米爾就致力於贏得迦利布和穆沙非的好感。迦利布是國家英雄和國家的中流砥柱，建立過很多軍事功勳。當伊本・阿布・阿米爾

剛到宮廷任職時，這位將軍想必已年過六十。就像迦利布一樣，穆沙非也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信任的門客，當過哈里發的私人書記、馬約卡總督和其他職位。他得到哈克木的絕對信任（曾任這位哈里發的導師，後來又當上宰相），但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穆沙非父親是文學學者，雖然他的家族在安達魯斯已經生活了好幾代人，他自己也受過最高標準的教育，但他的柏柏爾人血緣在控制朝廷的阿拉伯人小集團和門客家族眼中卻是一個汙點。

哥多華哈里發國固然是一個君主國，但伍麥亞王朝的權力有賴世家大族支持，它們的成員位居大臣和其他要津。因為種族上是阿拉伯人，他們彼此有一種同宗情誼，自感是王朝的擁有者。他們相當忌諱外人，所以對柏柏爾人穆沙非能夠爬到那麼高的位置心懷不滿，也痛恨他在朝廷裡提拔自己家族的人。哈克木二世在九七〇年代大量招募柏柏爾人傭傭兵之舉，更讓他們的擔心有增無已。這些新來者很多都是什葉派這一點，顯然不讓哈里發擔心。這些新的軍隊主要是來自摩洛哥的扎納塔部落，所以和阿拉伯化的柏柏爾人（例如穆沙非的家族）並沒有什麼感情，但看在阿拉伯精英眼中，兩者沒有多少分別。事實上，鄙夷柏柏爾人的態度，同時廣泛見於阿拉伯人人口和轉皈者人口。伊本·阿布·阿米爾雖然不是出身自顯赫門第，卻有著不折不扣的阿拉伯血統。他善加利用這種優勢，最終讓宰相穆沙非下場淒慘。

同時，伊本·阿布·阿米爾把眼光放在馬格里布，這是伍麥亞王朝進行擴張活動的舞台。其中最重要的是征服了菲斯的強大伊德里斯王朝，和那區域內星羅棋布的柏柏爾人小國家，且最終控制了泛撒哈拉的黃金和奴隸貿易。法蒂瑪王朝在九六九年向埃及轉移，讓北非出現了真空，使

伊德里斯王朝得以再起，在他們的保護下統治著一個埃米爾國。與此同時，法蒂瑪王朝在伊菲里基亞的依附者薩哈賈柏柏爾人開始攻擊摩洛哥的扎納塔部落氏族。哈克木的策略是結合收買和武力讓該地區落入他的控制。他讓各個軍閥互相為敵，讓他們無一能強大到足以挑戰伍麥亞建立的秩序。在伊德里斯王朝被制服後，各個扎納塔部落氏族都乖乖聽話。他們全都臣服於伍麥亞王朝的權威和在清真寺禱告時公開承認伍麥亞君主為哈里發。

一如往例，重要的地區氏族被迫遷徙至哥多華，或被迫把家人送到哥多華當人質。其他人則被整合進哈里發國的軍隊，稀釋阿拉伯氏族的力量。反之，發生在非洲的衝突，提供了藉口逼安達魯斯的邊區領主（例如「上鎮」的土節卜氏族）派遣軍隊進入非洲，且把他們引入軍隊和朝廷的上層階級。

伊本．阿布．阿米爾被派去陪同迦利布前往馬格里布，打擊伊德里斯王朝，他的身分類似欽差大臣，若要貪汙、以權謀私或建立恩庇網絡，這是最理想的職位。他在九七四年回到哥多華，完滿達成任務：伊德里斯王朝已經被打敗，其家族領導成員被迫在公開儀式中宣誓效忠哈里發。伊本．阿布．阿米爾贏得了迦利布的信任和柏柏爾人酋長們的尊敬，也更加被哈克木看重。作為獎勵，他被任命為僱傭兵師團（亦即柏柏爾人師團）的監軍。

事實證明，伊德里斯氏族並未完全棄械投降。其家族首腦哈桑．伊本．卡農逃到了埃及，而當法蒂瑪王朝支持的軍閥布盧金．伊本．齊里在九七九年席捲馬格里布之後，他被派回馬格里布代表法蒂瑪王朝統治。這一次伍麥亞王朝不再寬貸。九八五年，伊本．卡農被安達魯斯軍隊俘

虜，伊本・阿布・阿米爾下令將其處死。即便這樣，伊德里斯王朝還是沒有壽終正寢。這個家族將會在接下來四十年，全心致力於重組和策劃復仇計畫，然後回到安達魯斯，要求哈里發頭銜。但在目前，伍麥亞王朝對西北非的控制已經牢牢確立。不過擁有這種控制權的不是哈克木，也不是他的繼承人希沙姆二世。到了九八五年，伊本・阿布・阿米爾將會變成安達魯斯的真正統治者——他這時候已經被稱為「曼蘇爾」。

讓伊本・阿布・阿米爾可以奪權的危機，第一個徵兆出現在九七四年，當時哈克木二世因為中風，身體部分癱瘓。雖然沒有致命性，但這種症狀反映出他身體衰弱，離死不遠。意識到這一點，他把國事幾乎完全交給穆沙非代勞，又準備舉辦正式立十歲兒子希沙姆為繼承人的典禮。迫在眉睫的權力轉移，讓迦利布和穆沙非走得更近。事實上，有些人懷疑他們已經商量好在希沙姆繼位後的權力瓜分：穆沙非控制皇宮，迦利布控制軍隊和外省。

大概是為了鞏固這個協議，穆沙非要求迦利布把女兒艾斯瑪嫁給自己的兒子歐斯曼。迦利布同意了，雙方簽署了一份婚書。得知消息後，伊本・阿布・阿米爾從中作梗，在迦利布面前中傷穆沙非，又勸他改把艾斯瑪嫁給自己。讓穆沙非大怒的是，婚事果然被取消了。九七七年八月，一紙新的婚書簽訂。九七八年春分的良辰吉日，伊本・阿布・阿米爾和艾斯瑪在一場盛大的婚禮中結為夫妻。穆沙非即使有心出席一樣無法參加，因為當時他已經被迦利布和伊本・阿布・阿米爾下令監禁在天牢，他將永遠無法活著離開。

在惡運降臨以前，穆沙非完全看不出來自己有必要擔心伊本・阿布・阿米爾的野心。這位宰相當時負責監國，正在籌備把哈里發的頭銜轉移給哈克木的未成年兒子希沙姆二世。他有信心自己和迦利布控制得了國家，屆時伊本・阿布・阿米爾和蘇卜赫將會居於從屬地位。哈克木死於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年六十一歲。第二天舉行了希沙姆的登基大典。遵照已故哈里發的願望，宰相把小王子帶到當朝顯貴和主要官員面前，堅持要他們尊他為新的哈里發。不過一群阿拉伯顯貴不信任穆沙非，懷疑他和蘇卜赫陰謀奪權，或是蘇卜赫和伊本・阿布・阿米爾陰謀奪權。首席法官還對一個十歲小孩是否有資格出任哈里發表示懷疑，這種疑問受到其他宗教精英附和。大家也擔心由一個小孩繼位，王朝的穩定性會不保。安達魯斯人非常清楚，阿拔斯哈里發國上一世紀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落得分崩離析。

人心不穩為宮廷的另一股政治力量——「薩卡里巴」太監——蠢蠢欲動。他們自蘇卜赫信任伊本・阿布・阿米爾之後便愈來愈被邊緣化。這個集團由法伊克・尼扎米和左德哈爾・哈卡米領導，兩人都是哈克木二世的心腹，分別擁有「大大受寵僕人」和「受寵僕人」的頭銜。他們既富有又有權勢。法伊克曾任郵政長官、織造廠長和御林軍指揮官，左德哈爾曾任皇家金匠和銀匠主管，也擔任過軍事指揮官和其他榮譽性官職。兩人都對哈克木極為忠心，在他床前為他守靈，但兩人在新政權裡都完全失去權力。所以在他們主人的死訊還沒有公開以前，法伊克和左德哈爾就暗中通知穆沙非這個消息，並勸他改立哈克木的二十七歲弟弟穆吉拉為繼承人。法伊克堅持要殺掉希沙姆。穆沙非假裝答應，但卻找來迦利布和伊本・阿布・阿米爾，把事情告訴他們。

三人都同意讓穆吉拉活著太危險。伊本・阿布・阿米爾為除掉穆吉拉主動請纓，帶兵前往王子的宮殿。他到達時，穆吉拉正因為得知兄長的死訊，悲痛萬分，伊本・阿布・阿米爾看了為之動容，想要饒他一命。不過穆沙非等人卻傳話過來，堅持穆吉拉非死不可，所以王子就在自己家裡當著家人面前被絞殺，讓希沙姆能夠順利登基。伊本・阿布・阿米爾下令把屍體掛在屋樑下面，好讓他可以宣稱，穆吉拉是因為聽到兄長死訊後太過悲傷，自縊而死。這樣，他便不用背負殺死王子的惡名。

第二天，當穆沙非主持希沙姆的登基儀式時，法伊克和左德哈爾分別站在他的左右兩邊。但一等權力過渡完成，兩人和其他為首的太監就被拘捕，財產遭到充公。法伊克被流放到馬約卡島，左德哈爾最終被處決。利用這個一團亂的機會，伊本・阿布・阿米爾把其他沒有參與陰謀的主要太監一律殺死。「薩卡里巴」太監的勢力就此終結。至少大部分的「薩卡里巴」太監是如此。因為左德哈爾還有一個陰謀有待施展。

穆沙非和同謀當然並不打算真的讓希沙姆治國。這位年輕的哈里發繼承了父親的孱弱體質，馬上就被幽禁在宮中，失去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過著無所事事的奢華生活。伊本・阿布・阿米爾被犒賞大臣和御林軍指揮的職位。迦利布依舊是頭號將軍，但穆沙非開始在軍隊大量安插自己人馬，又把任何他認為對他的野心有威脅的人囚禁起來。這進一步讓一票阿拉伯人朝廷大臣和迦利布感到震驚，而伊本・阿布・阿米爾巧妙利用他們的恐懼心理。至於蘇卜赫，她除了沒有任何官方或公共地位外，又處於穆沙非的控制之下。這時，伊本・阿布・阿米爾下了另一步棋。

當時，伊本·阿布·阿米爾已經在皇宮、一些省份、馬格里布、宗教精英和軍隊的柏柏爾人之中建立起強大的恩庇網絡。他缺乏的只是指揮作戰的實際經驗。機會在哈克木死後便很快來到，因為北部邊區出現了麻煩。半個世紀以前，正當年輕的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奮力四處平亂時，雷昂的奧爾多奧二世曾經深入入侵安達魯斯，把他的王國的邊界推進至斗羅河南岸的土地。作為他充滿信心的反映，他放棄舊都奧維耶多，在中央大平原北邊的羅馬城市勒吉奧的古老城牆內建立了新首都雷昂。

與此同時，一股新的勢力在雷昂和潘普洛納之間崛起，那就是卡斯提亞伯國，它是在九三一年由費爾南·岡薩雷斯帶領，脫離雷昂獨立。當阿布杜·拉赫曼三世鞏固了他對安達魯斯的控制之後，他便能控制各個基督徒君主，而他們也會以「乞憐者」和藩屬的身分，親身或透過使節代表，定期出現在「璀璨之城」的哈里發宮廷。不過他們都意識到這個王朝的脆弱性。隨著哈桑·伊本·卡農在馬格里布叛亂、哈克木生病和希沙姆的繼位風波，他們開始刺探哈里發國的防禦能力，違背他們被迫簽訂過的條約，發起愈來愈大膽的入侵。

到了九七七年，基督徒政權已經構成一個真正的威脅，讓貴族階層感到震驚，讓宮廷感到害怕。蘇卜赫開始擔心王朝的未來。穆沙非因為替換掉軍隊很多將領，導致軍隊變弱，對於反擊入侵有心無力。迦利布則對穆沙非徹底失望，決定讓其自生自滅，自己去了北非作戰。伊本·阿布·阿米爾就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他徵集他所能徵集到的軍隊，英勇地向太后保證他一定會捍衛哈里發國，然後向北開拔，迎向基督徒的威脅。

第十四章　得勝的宰相

伊本・阿布・阿米爾是在九七七年二月中率領軍隊離開哥多華。他的目的地在近四百八十公里外的北方，是雷昂王國邊區的一個城鎮，稱為哈邁。他會在兩個月之後班師，帶回大批戰利品和戰俘（據一部編年史記載是一千人）。這是伊本・阿布・阿米爾和半島上基督徒君主對戰的五十場戰役的第一場（九七七年還會有兩場戰役）。他的兇狠攻擊，將會讓他在安達魯斯成為大受歡迎的英雄，並且被歐洲的基督徒視為恐怖的「阿爾曼索爾」。

哈邁之戰的勝利，讓他贏得迦利布的尊敬和蘇卜赫的感激，也讓他站到了一個可以同時消滅敵人和盟友的位置。他是一個弔詭的人物。說到底，就是個義無反顧和野心勃勃的權力追求者，利用民眾的民粹主義心理和迎合宗教精英的口味，架空希沙姆二世，在伍麥亞王朝的招牌後面建立他自己的寄生的影子王朝。虔誠的遜尼派教徒和伍麥亞的保皇黨人，都幾乎無法寬恕他的這種行為。另一方面，他又把安達魯斯從災難邊緣拉回。是他把伍麥亞王朝從潛在的繼位危機救回來，確立伍麥亞王朝為伊比利半島和馬格里布無可爭辯的統治力量，一個秩序和信仰的中心。他的批評者因為他帶給安達魯斯的榮耀、繁榮、安全和穩定而語塞。他們有所不知的是，這些榮耀

和繁榮將轉瞬即逝。

哈邁之戰的最大受害者不是基督徒君主，而是伊本・阿布・阿米爾的前同謀穆沙非。到了九七七年，這位宰相已經被孤立，除自己的家族以外沒有多少支持者。伊本・阿布・阿米爾靠著在貴族階層廣結盟友，以及得到迦利布和蘇卜赫的支持，罷黜並逮捕穆沙非，再自任宰相。他更把自己封為「城市主管」（哥多華市的最高權威），進一步大權在握。到了這時候，迦利布已經欠下新女婿的恩惠。伊本・阿布・阿米爾奏請二十一歲的哈里發授予自己岳父「雙大臣」的頭銜，因此把這個前奴隸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大臣之上。不過在穆沙非失勢之後，迦利布的好日子亦到了盡頭。一個將要發生某件事的徵兆，是伊本・阿布・阿米爾開始在首都以東建造自己的宮殿。他將會稱該建築群為「光芒四射之城」，這種稱呼是對哈里發宮殿「璀璨之城」明目張膽的無禮冒犯。

那是他企圖心的清楚信號，立即在宮廷之內和宗教精英之間引發騷動。九七八（七九）年，「烏里瑪」的領導成員連同「薩卡里巴」太監的成員決定刺殺希沙姆二世，改立他的表親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烏拜杜勒為哈里發，藉此除去伊本・阿布・阿米爾的勢力。太監左德哈爾負責執行刺殺任務。不過當他走近哈里發，抽出刀子準備要刺下去時，站在希沙姆的旁邊的阿米爾黨人艾哈邁德・伊本・阿姆盧斯擋下刀子，救了哈里發一命。宰相大怒，左德哈爾和阿布杜・拉赫曼馬上被處死。阿布杜・馬利克・巴路提，他是陰謀主導人之一和受尊敬的法官，被釘上十字

架。其他高階同謀者被下獄，並將在接下來幾年一一死於獄中。

現在，伊本．阿布．阿米爾決心要消滅所有潛在對手，他盯上了阿布杜．拉赫曼．魯瑪希斯。魯瑪希斯是海軍上將，坐鎮佩奇納和阿爾梅利亞，後者是哈里發國主要船塢的所在地和主要艦隊的母港。魯瑪希斯曾率領艦隊突襲加泰隆尼亞、普羅旺斯和北義大利，及於伊菲里基亞。當迦利布在九七一年和九七二年擊退維京人時，他是艦隊司令官。簡言之，魯瑪希斯是個讓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的權力基礎遠離首都，也不欠伊本．阿布．阿米爾任何人情。就像迦利布和其他安達魯斯的阿拉伯人政治精英那樣，他對柏柏爾人部隊沒有太多好感，而身為宰相的伊本．阿布．阿米爾一直把柏柏爾人引入軍隊。

這樣一個人物必須用不著痕跡的方式除去。九七九年年底（九八〇年初），伊本．阿布．阿米爾率兵前往摩洛哥平亂，南下時途經阿爾赫西拉斯。假裝要向魯瑪希斯致意，他把這位海軍上將邀到營帳一起用餐。菜餚中的一道糖醋雞非常美味，足以掩蓋裡面放了的毒藥。魯瑪希斯還沒有回到家就緩慢而痛苦地死去。伊本．阿布．阿米爾將即將死去的海軍上將的財產充公，又把阿爾梅利亞總督一職賞給了自己的陣營中的艾哈邁德．伊本．阿姆盧斯。

迦利布從他位於托雷多附近的基地目睹這些事件的發生，愈來愈心驚，最後決定採取行動。根據編年史家的記載，他在九八〇年把伊本．阿布．阿米爾找來位於「中鎮」的要塞梅迪納塞利，進行會談。但他在會談過程中大發雷霆，拔劍攻擊伊本．阿布．阿米爾，砍掉他幾根手指。受傷的宰相死命逃跑，從城牆上方跳到下面的地面，才得以逃脫。

決裂已成定局。齊集哥多華的軍隊（包括柏柏爾人新兵、基督徒傭兵、「上鎮」的穆斯林部隊、奴隸和忠於希沙姆的安達魯斯人），伊本·阿布·阿米爾在九八〇年年底向北進發。這位宰相對忠於迦利布的穆斯林土地發動了一系列突襲，打擊「中鎮」的城鎮（他把這些攻擊定位為聖戰，理由是迦利布的軍隊裡有很多基督徒），又入侵卡斯提亞伯國。這時候迦利布已經八十多歲，無復當年之勇，而作為哈里發國戰爭英雄，他也無法讓柏柏爾人對他有多少好感：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是他在馬格里布的敵人，而現在他們在伊本·阿布·阿米爾的軍隊占了大宗。他能依靠的只有他在「中鎮」為數不多的部隊，所以不得不求助於基督徒君主：利奧哈國王拉米羅·加爾塞斯和卡斯提亞的加西亞·費爾南德斯伯爵。

伊本·阿布·阿米爾在九八一年初春對迦利布的土地發起攻擊，但遭遇慘敗，導致好幾個大臣被俘虜。幾個月後雙方再戰，打了一場決定性的戰事。兩軍在梅迪納塞利以西二十四公里的城堡阿蒂恩薩附近交鋒。迦利布率領軍隊進行兩次衝鋒，攻破了宰相軍隊的左翼和右翼，至此，只有伊本·阿布·阿米爾親自帶領的部隊保持完整。不過，對迦利布的盟友和下屬而言，很不幸地這位年邁將軍在勝利在望時突然死去，不是因為筋疲力竭就是因為年邁體衰。之後，他的部隊出現動搖而潰散。伊本·阿布·阿米爾下令毫不留情地追擊和屠殺逃走的敵軍。

被擊敗的軍隊傷亡慘重，很多達官顯貴死去，其中包括國王拉米羅·加爾塞斯。迦利布的屍體被找到，宰相命令將死去的岳父剝皮，在皮囊中填入棉花，釘在哥多華宮殿門外的十字架上，公開示眾。至於迦利布的頭，一說是釘在伊本·阿布·阿米爾自己的宮殿「光芒四射之城」的大

門上，一說是送去給他女兒艾斯瑪（伊本・阿布・阿米爾自己的太太），她用香水和玫瑰水洗過之後送去給哈里發。打敗迦利布標誌著伊本・阿布・阿米爾可以獨攬大權。為了慶祝這次勝利，他給自己冠上「真主保佑的得勝者」這個外號。

去除所有威脅之後，伊本・阿布・阿米爾著手鞏固權力和改變國家的制度，以配合自己和家族的需要。現在他住在九八二年完工的「光芒四射之城」，而這座宮殿也取代「璀璨之城」，成為政府的真正所在地。過去半世紀發展出來的官僚系統被重新改組。他給予大城市的總督更多實權，條件是他們必須保持忠誠，但此舉也在無意中為安達魯斯的四分五裂鋪了路。為伍麥亞王朝權力提供凝聚力的門客網絡被邊緣化。哈里發軍隊中的本土成分被稀釋，奴隸和僱傭兵的比重增加，特別是從北非招募來的那些。自此，柏柏爾人在國家的運作上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斗篷和頭巾本來被嗤之以鼻，被認為是半野蠻人的不文明服裝，現在卻在宮廷圈子裡蔚為時尚。這種現象同時讓精英階層和一般老百姓大驚失色，他們都害怕和憎惡他們的北非鄰居和教友。

雖然在政治上是個馬基維利主義者，但「曼蘇爾」看來是有信仰的人。他受過馬利克派法學的訓練，當過法官，也抄寫過《古蘭經》。不過他和宗教精英的關係始終複雜。整體來說，馬利克派的「烏里瑪」為自己的獨立、正直和忠於哈里發王朝感到自豪，而作為反制，伊本・阿布・阿米爾提拔自己的親戚和依附者出任重要的司法職位，包括任命一個舅舅當哥多華的法官。雖然宗教精英在九七八（七九）年的政變失敗後，不再敢企圖推翻伊本・阿布・阿米爾，他們反抗他

的決心仍然很明顯。例如，當「曼蘇爾」把「光芒四射之城」的清真寺宣布為一間「聚會清真寺」（也就是信徒可以在星期五聚集禱告的清真寺），他受到一系列意見近乎一致的「法特瓦」制止。這些「法特瓦」指出，他的宮殿只是首都的郊區或衛星城市，所以不夠資格成為「聚會清真寺」。伊本．阿布．阿米爾大怒，向宗教精英施壓，逼他們收回意見，但卻找不到夠威望的「烏里瑪」願意在他的清真寺擔任伊瑪目，也只有少數伍麥亞精英願意星期五到那裡去做禮拜。

不管是和基督徒或穆斯林作戰，「曼蘇爾」都把自己的征戰包裝為聖戰。現在，他打算用相同的姿態去贏得宗教精英的擁護。他其中一項政策是擴大哥多華的大清真寺，把禱告廳和天井的面積增加一倍。不過就像他的宮殿一樣，清真寺新建部分使用的是較便宜的物料和技術。他也勾結馬利克派精英對鼓吹有違正統教義主張的學者與文人進行司法起訴。他另一個討好保守派法學家的虔誠姿態，是整肅哈克木二世的著名圖書館。無數有關占星術、異教徒哲學、「非伊斯蘭教科學」和其他被認為題材不道德的藏書被查抄和公開燒燬。但這事是在伊本．阿布．阿米爾統治的晚期才發生。

事實上，「曼蘇爾」懂得欣賞文化和明白文化的政治意義。他繼續獎勵不離開正統教義範圍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又讓「光芒四射之城」就像「璀璨之城」曾經那樣，成為文學和學術的沙龍。他歡迎伊拉克詩人和文法學家薩伊德．巴格達迪到他的宮廷，給予很多賞賜，又任命才剛從埃及回國的詩人胡笙．伊本．阿列夫當幾個兒子的老師。所以，雖然他攻擊圖書館和迫害某些學者，文化在安達魯斯繼續繁榮茁壯。伊本．阿布．阿米爾相當狡猾地從不公開挑戰希沙姆二世

的權威和哈里發國的制度，也沒有想要自己來當哈里發。到了九八〇年，哈里發的權力已形同虛設，但每個人都知道維持伍麥亞王朝的門面對安達魯斯的穩定非常重要。

雖然「曼蘇爾」支撐起的哈里發王朝表面上很穩定，他卻面臨內部抵抗。蘇卜赫對他愈來愈有戒心。在希沙姆登基之後的三巨頭（迦利布、穆沙非和伊本・阿布・阿米爾）統治期間，她曾經能夠以太后身分發揮相當大的權力，這從她當時的頭銜「主兒」可見一斑。但隨著「璀璨之城」不再是權力中心，她發現自己幾乎就像兒子一樣孤立和無權無勢。九九六年，在哥哥法伊克的幫助下，她和愈來愈不安分的馬格里布總督齊里・伊本・阿提亞接上線，雙方約定透過公開向希沙姆二世宣誓效忠和拒絕向伊本・阿布・阿米爾效忠，來動搖後者的地位。而這場革命將會由皇家金庫資助。

「曼蘇爾」從布在宮中的眼線得知了這個消息，緊急召開大臣會議。會議授權他把皇家金庫（這是統治家族唯一剩下的有價值的東西）轉移到「光芒四射之城」。宰相的部隊去到「璀璨之城」時，當場逮到法伊克和太監們把金幣和銀幣裝在蜜糖和食物罈子裡，偷運出宮。金幣和銀幣被全數沒收。失去金庫讓蘇卜赫本來就所餘無幾的影響力蕩然無存。第二年，伊本・阿布・阿米爾派出軍隊到馬格里布，集結扎納塔部落的軍閥，討伐齊里・伊本・阿提亞。他們讓他吃了一連串敗仗，逼他向東撤退，遁入撒哈拉沙漠。九九八年，「曼蘇爾」的二十三歲兒子暨指定繼承人阿布杜・馬利克奉命追剿叛軍，齊里不敵，進一步退至今日的阿爾及利亞。在那裡，他建立了一個以提亞雷特和特萊姆森為中心的小國，然後才再次正式歸順伊本・阿布・阿米爾。

齊里和蘇卜赫計劃公開向希沙姆二世宣誓效忠，凸顯出這位哈里發已經多年沒有公開露面的事實。又因為太后和宰相有姦情的謠言仍然在流傳，伊本·阿布·阿米爾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九九六年，他舉行了一場盛大儀式，讓希沙姆二世穿上哈里發的全套盛裝，騎馬從「璀璨之城」前往哥多華，沿途接受群眾的瞻仰。一路上，伊本·阿布·阿米爾和兒子阿布杜·馬利隨侍哈里發左右，蘇卜赫和朝廷的達官顯貴尾隨在後。看見哈里發還活著，他的子民毫無疑問鬆了一口氣。到達「光芒四射之城」以後，在場的人（包括阿米爾家族在內）再次對哈里發宣誓效忠，而哈里發則公開委託「曼蘇爾」代為執掌國家權力。政變完成了。因為自信滿滿，伊本·阿布·阿米爾給自己加上「主兒」和「貴族之王」的稱號。徹底輪掉的蘇卜赫在兩年後死去。不管是做做樣子還是出於真情實意，「曼蘇爾」赤腳率領出殯行列，又在葬禮上念誦一首他自己寫的感人至深的悼念詩。

就像他之前的伍麥亞君主那樣，「曼蘇爾」利用婚姻作為政治工具，讓自己的家族和有權有勢的地方望族（例如土節卜氏族）結合起來，又從半島上基督徒政權的王室迎娶妻子。她們其中一個是特蕾莎，而據一些歷史學家的暗示，她是雷昂的貝爾穆多二世的女兒，婚後繼續保持基督信仰。我們對她所知甚少，但她在「曼蘇爾」死後返回父親的王國，當了修女。「曼蘇爾」的另一個基督徒妻子厄拉卡是潘普洛納國王桑喬二世的女兒。厄拉卡有子阿布杜·拉赫曼，因為長得像外公而被稱為「桑朱爾」（意指「小桑喬」）。不過，「曼蘇爾」最寵愛的兒子是阿布杜·馬利克，為女奴戴爾法所生，為了培養他接班，伊本·阿布·阿米爾常常讓他指揮軍隊和主持重要

儀式。這引起了長子阿布杜的嫉妒。在九八九（九〇）年，阿布杜聯合自己的岳父、野心勃勃的薩拉戈薩總督圖希比，還有托雷多總督阿布杜拉·馬旺尼，準備發起叛變。阿布杜拉·馬旺尼是伍麥亞家族的遠房分支，因為為人吝嗇而有「乾石頭」的外號。

再一次，這個陰謀被「曼蘇爾」的眼線發現。他把長子召到「光芒四射之城」，溫言勸他保持忠心，但阿布杜不為所動。接著，「曼蘇爾」宣布他將會對卡斯提亞發動大攻擊，命令他的總督出動部隊，在斗羅河邊的城堡戈爾馬斯集合。在那裡，伊本·阿布·阿米爾讓一個下屬公開宣布圖希比是叛徒，將他逮捕，帶回哥多華監禁。幾個月後，他在「曼蘇爾」面前被處決。「乾石頭」和阿布杜知道東窗事發，從軍營逃走，策馬向北，前者投靠了雷昂國王，後者投靠了卡斯提亞伯爵。但「曼蘇爾」的手能伸很長。他對雷昂發動了夠狠的攻擊，讓貝爾穆多二世乖乖把「乾石頭」遣返。馬旺尼在哥多華成了階下囚，但大概是因為有皇室血統的緣故，沒有被處死。「曼蘇爾」又寫了一封信給加西亞·費爾南德斯伯爵，要求他遣返逃亡者。於是，一隊卡斯提亞騎士把阿布杜護送至聖埃斯特萬德戈爾馬斯，在斗羅河的橋上把他移交給「曼蘇爾」的軍隊。阿布杜馬上被處決，屍體埋葬在附近，首級被裝在麻布袋裡送去給他滿心悲苦的父親。

加西亞·費爾南德斯有很好理由順應伊本·阿布·阿米爾的要求。自從在九七七年第一次在哈邁指揮戰事，這位宰相就習以為常地每年對基督徒領土進行兩次攻擊（這還沒有把他的將軍和省長的攻擊算進去）。他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搶掠、防止基督徒國王有機會主動出擊和重創他們的農村經濟。教堂和修道院遭到洗劫和摧毀，城堡遭受到破壞。有時宰相的軍隊還會進行大屠

殺，作為對頑強抵抗的基督徒的報復，又或只是因為不便攜帶俘虜而這樣做。每次戰役之後，敵人的首級都會送到安達魯斯各處展示。這些突襲讓基督徒公國處於恆常的狼藉狀態。「曼蘇爾」隨意打擊「基督徒北方」，如入無人之境，逼得當地的各君主得定期以「乞憐者」的身分到哥多華致上敬意。基督徒對「曼蘇爾」心生恐懼，開始把安達魯斯的穆斯林視為殘忍的掠食者，無視有很多基督徒在哈里發國軍隊裡當士兵和嚮導的事實。

連戰皆捷讓「曼蘇爾」成為大受歡迎的英雄，而這也是他透過他恩庇的詩人營造的形象。他的官方歌頌者阿布．歐麥爾．伊本．達拉伊．卡斯多里是陪他一起前赴戰場的許多詩人之一，寫了許多華麗的頌詩讚美宰相的虔誠、軍事功績和他帶給基督徒王公的「羞辱」。宰相俘虜的許多女基督徒讓這位詩人流口水，把她們形容為「肥膾羚」。[22]在伊本．達拉伊的詩歌中，宰相是個勇敢人物，總是身先士卒，就像舊時的阿拉伯戰士君王。因為把戰爭帶給異教，伊本．阿布．阿米爾多了一層虔誠光環，讓「烏里瑪」們更難批評他。

沒有人知道他下一個攻擊地點會在哪裡，或他對基督徒領土的穿透會有多深。他在九八八、九九四和九九七年攻擊阿斯托爾加，在九八一、九八六、九八八和九九四年攻擊薩莫拉，在九八七年攻擊科英布拉，在九九四年攻擊聖埃斯特萬德戈爾馬斯，在九八六年攻擊西曼卡斯，在九八九年攻擊奧斯馬和托羅，在九八二年攻擊吉隆納。他的入侵深入到加利西亞、卡斯提亞、納瓦拉的鄉村地區和庇里牛斯山脈。不管鄉村還是城鎮都不安全，而且伊本．阿布．阿米爾特別喜歡攻擊基督徒政權的首都城市。雷昂至少遭遇五次攻擊（九八六、九八八、九九五、九九七和九九九

年），潘普洛納遭遇到不少於四次攻擊（九七八、九九四、九九九和一〇〇一年）。在九八五年，他大舉進攻巴塞隆納，帶走大量人口賣為奴隸和殺死許多人，大肆摧毀教堂、修道院和碉堡。一部編年史記載，在這場戰役中的被俘人數是七萬。博雷利二世伯爵被迫撤退到山區，這之後巴塞隆納有很多年都未能復原。即便基督徒君主聯手起來也沒多大用處。九八二年，雷昂的拉米羅三世、卡斯提亞的加西亞·費爾南德斯和潘普洛納的桑喬二世放下歧見，組成聯軍進攻「曼蘇爾」，但一樣被徹底打敗。

不過「曼蘇爾」最有象徵意義的勝利發生在九九七年，當時他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部隊向西去到今日里斯本附近的一個地點，然後向北移動，向大西洋海岸前進。他們的目的地是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那既是半島上最神聖的基督教聖地，也是崛起中的雷昂霸權的象徵。軍隊中有些雷昂士兵良心不安，想要在戰役中搞破壞，但陰謀被「曼蘇爾」發現。宰相明白宗教在政治中的意義，所以看來是刻意要摧毀重要的基督教聖地和修道院。因此，他在九九七年洗劫了聖地牙哥和摧毀了它的大教堂。不過，他嚴禁士兵褻瀆聖雅各的墳墓，因為在穆斯林的理解裡，聖雅各是先知爾撒（即耶穌）的兄弟。但大教堂的沉重大鐘卻被拆下，運回哥多華，懸掛在大清真寺，作為他對「多神教徒」的勝利的象徵，以及作為他的權力的見證。他把西班牙基督教握在股掌之間。

不管「曼蘇爾」發動的襲擊有多麼凶猛，考量點都非常實際，是逆轉基督徒從九世紀開始對安達魯斯領土逐漸蠶食的一種策略。伊本·阿布·阿米爾並不恨基督徒或基督教。他對那些尊敬

他權力的基督徒君主很好，也沒有壓迫或攻擊「被保護之民」。這些少數民族社群堅定效忠伍麥亞王朝而不問是由誰掌權。相反地，當時的北方卻是處於一個充滿恐懼和不確定的時代。加西亞．費爾南德斯伯爵將會在九九五年成為聖戰的受害者，當時他沿著斗羅河的河岸打獵，卻意外遇到了一支安達魯斯的突擊隊。他被綁起來送往哥多華，但在途經梅迪納塞利時死去，只有他的首級落入「曼蘇爾」的手中。

梅迪納塞利的大風高地恰巧也是伊本．阿布．阿米爾撒手人寰之處。那一天是西元一〇〇二年十月十日，齋戒月的後半個月。當時他剛洗劫完拉里奧哈地區和聖米良德修道院（聖米良德是卡斯提亞的主保聖人），正在回國的路上，走到一半便病倒死去，得年六十多歲，死因也許是嚴重痛風。他因為痛風不能騎馬，作戰時是坐在一頂由兩個非洲奴隸抬的轎子。他努力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把自己的家族確立為安達魯斯的主人，期間征服了馬格里布，鎮住了基督徒王公，馴服了安達魯斯的阿拉伯精英。不過在這樣做的同時，他也動搖了把安達魯斯維繫在一起的制度和網絡，加深了一直存在於安達魯斯社會的社會和種族裂痕。這種傷害將被證明為不可能修補，而在「曼蘇爾」死後不到十年，伍麥亞哈里發國的大廈將會在一場血腥的內戰中傾倒，帶來安達魯斯政治地貌的劇烈轉變，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第十五章　伍麥亞家的倒塌

相當離奇的是，雖然伊本・阿布・阿米爾頻繁打擊各基督徒王國，他的名字卻極少被同時代的西班牙或法蘭克人領地裡文獻提及。後來的史書提到他僅僅稱他為「穆斯林的王」，而在古法語史詩《羅蘭之歌》中，他的名字被當成有權勢穆斯林戰士的同義詞。盧卡斯在一二三六年的《世界編年史》提到有一個叫「阿爾曼索爾」的國王不停發動戰爭，但又把他形容得英勇和有騎士精神。安達魯斯獨裁者的這種矛盾形象將會漸漸在中世紀後期的「武功歌」中被聚焦，最後又被十九世紀西班牙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理想化：他們把他看成一個強大的務實君主。不過，在他死後一世紀成書的編年史《寂靜的歷史》裡，作者的態度卻是大相逕庭。在講述過「曼蘇爾」的種種劫掠之後，作者以鬆了一口氣的態度談到他的死：「最終，上天認為是時候把這條鞭子從基督徒的脖子上拿走……魔鬼在大城梅迪納塞利附身在『阿爾曼索爾』身上，把他殺死，丟進地獄。」[23]

哥多華對宰相死訊的反應，卻沒有這麼喜氣洋洋。在「光芒四射之城」，朝臣和僕人脫下絲綢服裝，換上黑色的喪服。趕回哥多華傳達父親死訊的阿布杜・馬利克馬上被確立為宰相，沒有

人反對。一向深思熟慮的伊本·阿布·阿米爾為了確保權力能夠順利過渡，早在九九七年便已將宰相職位正式讓給兒子。沒多久，「曼蘇爾」便和他在指揮作戰時總是戴著的頭巾一起入土。繼任宰相之後，阿布杜·馬利克完全沒有浪費時間，馬上就策劃攻擊「基督徒北方」的行動，所以好一陣子，眾人有種哈里發國將會一切如舊的錯覺。事實上並非如此：這個由阿布杜·拉赫曼在七五〇年代創立和由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帶到高峰的王國行將消失。西班牙的伊斯蘭一體性將會被興起的「泰法」*諸王粉碎，而基督徒王國將會轉占上風。不到一個世紀，安達魯斯便會是由一個外國的柏柏爾人王朝統治。屆時，伍麥亞家族，這個血緣可以追索至穆罕默德時代麥加的家族，在苟延殘喘多時後滅絕。

阿布杜·馬利克雖然以有點懶散和太愛喝酒知名，但他的統治開始得很順利。遵從父親的教誨，他一隻眼睛盯著國庫，又滿足於當囚犯哈里發（希沙姆二世）的宰相。他對北方發動了一系列成功的攻擊，而看起來各基督徒君主已準備好承認他為保護人。一〇〇六年因為對潘普洛納的一次戰爭失敗，加上遇到一系列的宮廷陰謀，阿布杜·馬利克洗心革面，戒掉喝酒的習慣，把國家控制得更牢。

一〇〇七年，對潘普洛納的後續突襲成功，讓人民的神經放鬆下來，他也因此獲得希沙姆二

*「泰法」原意為「幫派、教派」，專指十一世紀早期伍麥亞王朝解體後出現在伊比利半島上的一些穆斯林小王國。它們大多曇花一現，各自為政，互相攻伐。

世賞賜他「穆札夫法爾」（「勝利者」）的頭銜。他讓五歲的兒子穆罕默德被封為「雙大臣」——這是著名將軍迦利布一度擁有過的榮譽。阿布杜·馬利克發展自己的門客網絡，大量起用「薩卡里巴」太監作為代理人和官員，並且非常仰賴母親戴爾法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位的寡婦極為虔誠，對外溝通只會假手信得過的「法基赫」代為傳話。為了避人耳目，當初「曼蘇爾」把自己很多財產都歸到妻子名下，所以她非常富有，成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她對於兒子的心腹和副手爾撒·伊本·卡塔非常不信任。

伊本·卡塔曾成功讓兒子娶到馬利克某個女兒為妻。接下來，他設法讓宰相和妻子賈約兒不和，另外撮合阿布杜·馬利克和自己園丁的女兒維雅德。戴爾法並不蠢：賈約兒是她的盟友，而且她也看得出來，伊本·卡塔是希望透過維雅德來控制她的兒子。戴爾法沒有隱藏自己的不悅，這引起伊本·卡塔的緊張，狗急跳牆之下想要用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另一個孫子取代希沙姆二世，從而讓阿布杜·馬利克失勢。但這計謀敗露了，伊本·卡塔和他準備擁立的那個王位覬覦者都被處死。

不過阿布杜·馬利克不會活太久。他年輕，但不健康。一〇〇八年，他在打完仗的回家途中路過哥多華附近一間修道院時死於急病。盛傳他是被二十五歲的異母弟阿布杜·拉赫曼毒殺。接著，外號「桑朱爾」的阿布杜·拉赫曼被希沙姆二世任命為新宰相。但他完全不像他哥哥那樣謹小慎微。他給自己加上了一系列誇大的頭銜（例如「真主所保護者」和「王朝的常勝軍」），又堅持要把哈里發稱為他的「叔父」。這不啻是暗示希沙姆的生父是伊本·阿布·阿米爾，也因此

和他「桑朱爾」是同父異母兄弟。因為虛榮心作祟，他不理會父親的忠告，侵犯哈里發家族的特權。當上宰相沒多久，他就讓無兒無女的希沙姆正式宣布他為哈里發國的繼承人，又任命他自己才五歲的兒子阿布杜．阿齊茲為新宰相。授職典禮在一〇〇九年一月十三日舉行，之後「桑朱爾」集合軍隊，向北攻擊卡斯提亞。

他這一系列舉動已超過雖被邊緣化，但仍然有勢力的伍麥亞精英所能忍受。他們馬上採取行動。他們得到戴爾法的支持：不管她相不相信兒子是被「桑朱爾」毒死，她在阿布杜．馬利克死後都失去了太后的地位。所以，她用財富資助謀反者，企圖恢復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如果沒有安達魯斯人民的普遍不滿，這個計畫也許會始終停留在宮廷陰謀的層次。許多怒氣都指向扎納塔和撒哈賈柏柏爾人的部隊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在阿米爾家族統治期間持續從北非來到安達魯斯，人數愈來愈多。二月十五日，當「桑朱爾」抵達托雷多的消息傳到首都，哥多華市民揭竿而起。

起義由穆罕默德．伊本．希沙姆領導，他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孫子，父親遭阿布杜．馬利克處死。得到伍麥亞保皇派人士和首都民眾的支持，他要求哈里發遜位，自己登基，號「馬赫迪」。不多久之後，宣布了希沙姆二世的死訊。接著兩座宮殿遭到洗劫。「璀璨之城」的陳設和家具被搜掠一空，「光芒四射之城」的國家金庫遭到攫奪。「桑朱爾」匆忙班師回朝，但被他的柏柏爾人部隊遺棄。他被俘虜和殺害，屍體被帶回哥多華，掛在街上示眾，供老百姓謾罵。他遭處決一事標誌著二十年「內戰」的開始。那是一場對權力的瘋狂爭奪，參與者包括了伍麥亞家族的成員、宮廷奴隸、柏柏爾人軍閥、「烏里瑪」的成員和地方總督。

「馬赫迪」容許哥多華市民向柏柏爾人宣洩怒氣，所以柏柏爾人的聚居區成了邪惡暴力和搶劫的地點。從城市撤退的柏柏爾人部隊部分集結起來，要為阿米爾家族而戰，另一些則推舉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另一個孫子為哈里發，號「拉希德」。他被殺後，他們又推舉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一個曾孫為哈里發，號「穆斯塔因」。為報復哥多華人，他們占領了首都，但很快就被「馬赫迪」擊退，而他有這個能耐，是因為他找了卡斯提亞和巴塞隆納的軍隊來幫助。世界的變化多麼大！這是四百年來第一次有基督徒君主不是以「乞憐者」，而是以軍隊領袖身分進入哥多華。這是民眾所不能忍受，所以他們在托雷多總督（一個「薩卡里巴」）的默許下推翻了「馬赫迪」。接下來，總督控制了首都，奉希沙姆二世之名以宰相的身分進行統治。希沙姆二世原來還活著。

一〇一三年，柏柏爾人重新攻占哥多華，殺死希沙姆二世，用窮兇極惡的方式報復市民當初對他們的攻擊。等他們控制了一切之後，他們的傀儡「穆斯塔因」不再有用，將他棄如敝屣。他們最後決定擁立阿里・伊本・哈穆德為哈里發。哈穆德家族是伍麥亞王朝在九七〇年代擊敗的伊德里斯氏族的成員，而他們對於哈里發國的所有權主張是奠基於他們自稱是穆罕默德堂弟阿里的後人。靠著這個方法，哥多華現在完全受到柏柏爾人僱傭兵的控制，而他們採取的反阿拉伯人政策愈來愈強烈。一〇一八年，「薩卡里巴」決定反擊，而馬拉加的奴隸國王海拉恩打著他的哈里發的旗號進軍首都。他擁立的阿布杜・拉赫曼四世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另一個孫子。但這個哈里發在對柏柏爾人的戰爭中戰死，讓「薩卡里巴」的野心破滅。

不過伊本・哈穆德對哥多華的控制很快也陷入混亂，因為他的家族成員發生內訌，互相爭奪

控制權。一〇二三年，他們全部被逐出首都。首都的貴族階層急於平息任何進一步的騷亂，擁立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另一個曾孫作為哈里發，但這位年輕的阿布杜・拉赫曼五世在位僅僅六星期，就被一個表親發動政變推翻。新的哈里發以穆罕默德三世的名號統治。不過他的統治也只維持了十六個月。他在一〇二五年被逐出哥多華，然後很快被毒殺。阿布杜・拉赫曼四世的一個哥哥登基，號希沙姆三世。他的治國無方和亂搞，最終讓哥多華市民不願意再被任何哈里發統治。他在一〇三一年被逐出首都，向北流落至「上鎮」的萊里達，五年後死在那裡。「伍麥亞西班牙」的時代至此結束。經過二十二年內戰和種族衝突，再加上洪水氾濫和瘟疫，哥多華已經千瘡百孔。「璀璨之城」被破壞得是那麼的徹底，以致它的遺址要到一八四三年才被人重新確認；「光芒四射之城」的所在迄今沒有找到。

伍麥亞哈里發國基本上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一手創造，他在鎮懾國內外敵人的過程中掌握機會，自稱為普世最高主宰。是他的無情和統治能力讓哈里發國的存在成為可能，另外也是因為他運氣好，能夠統治了近半個世紀。雖然哈里發的頭銜給了他宗教權威，但看來不管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本人還是他的人民，都沒有太著重哈里發的宗教面向。不過，當這個哈里發國倒下時，並不是由任何單一個人的行為導致。畢竟，連「曼蘇爾」統治下的二十五年一起算的話，它已存在了快一個世紀。我們是可以把哈里發國的最後解體，歸咎於「曼蘇爾」，但如果沒有他，哈里發國會不會倒得更快，仍未可知。地方主義、種族分裂和皇室的內部傾軋，遲早都會瓦解伍

麥亞王朝。

出於同樣原因，沒有任何單一個人有能力挽救這個哈里發國。到了一〇二〇年代，它在一般人眼中已經毫無價值。到了一〇三一年哥多華人結束伍麥亞王朝之時，安達魯斯的其餘部分早已向前邁進。哈里發國沒有被正式廢除，只是大家對它漠不關心。伍麥亞和哈穆德家族仍繼續有成員號稱哈里發，很多「泰法」王國的統治者也喜歡維持伍麥亞哈里發的權威性還存在的假象。這和忠心無關。透過假裝是一個幽靈哈里發的代理人，他們統治的合法性就不會受到質疑。

內戰剛開始時，出現了超過三十個獨立的「泰法」王國。它們大部分都是小國，很多只包含一個城市和四周的腹地，所以難以為繼，很快就被它們更大的鄰居征服或兼併。在首先脫離哥多華獨立的地區中，最能存活下去的是邊區省份，它們的總督本來就享有比較大的自治權。以薩拉戈薩為首府的「上鎮」直到一〇三九年還是由土節卜氏族統治，然後國王「蒙迪爾」才被殺，治下城市也才被萊里達總督穆罕默德·伊本·胡德占領。系出阿拉伯人的望族，伊本·胡德建立了一個新王朝，兼併了北方一些較小的王國。在托雷多（「中鎮」的首府），最富有的市民在他們的法官的領導下奪取了政權。因為沒有軍隊，他們邀請柏柏爾人將軍阿布杜·拉赫曼·伊本·蒂勒農統治他們。以巴達霍斯為中心的「下鎮」首先是被它的「薩卡里巴」總督薩布爾奪取，然後再由薩布爾的大臣阿布杜拉·伊本·阿法塔斯繼承。伊本·阿法塔斯是舊時的柏柏爾人家族的一員，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在城市密集的南部，幾乎每個城市都宣布獨立，不過它們大部分最後都被塞維亞兼併，其他

則被格拉納達和托雷多兼併。塞維亞是安達魯斯第二大城，最初是由三巨頭（一個法官、一個「法基赫」和一個大臣）統治。不過，法官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未幾就讓自己成為世襲統治者，冠上宰相的頭銜，自稱是代表失蹤的希沙姆二世統治。在塞維亞的東南方，盧塞納四周以猶太人為主的地區懇請撒哈賈柏柏爾人軍閥扎維·伊本·齊里提供保護，表示願意承認他是國王。扎維是叛軍將領布盧金·伊本·齊里的兄弟，當初帶著家人和門客來到安達魯斯是為了在哈里發的軍隊效力，但此時正在逃避內戰中反柏柏爾人的暴力。他監造了格拉納達城，然後因為對安達魯斯人仇恨柏柏爾人的態度感到傷心失望，返回伊菲里基亞。但他的親族留下來統治格拉納達，這種統治將維持大半個世紀。

在驅逐了希沙姆三世之後，哥多華的高層市民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統治城市，形成了一個都市共和國。它的領導人是位法官暨大臣，名叫賈赫瓦爾·伊本·賈赫瓦爾，正是他決心要把伍麥亞氏族驅逐出首都。他的家族將會三代主宰哥多華。雖然在他們的統治下，哥多華慢慢恢復了一些穩定和繁榮，但這個前首都將永遠不能重現往昔日榮光。

如果說哥多華的光芒已暗淡下來，那麼外省城市卻開始閃耀發光，各有自己的宮廷為藝術家、詩人和知識份子提供恩庇。有這些人點綴是一個權威和繁榮的象徵。逃離首都的學者和文人在地方統治者底下，找到蔭庇和僱用，加入在外省已經孕育了很多代人才的文學和科學社群。拜控制了馬格里布和泛撒哈拉的黃金通道之賜，安達魯斯的商業化到達一個新的高峰。較小的城市（不管是港口城市還是地區中心）欣欣向榮。農業和工業產出維持高水平，貿易在混亂的內戰中

持續。因此地中海沿岸的港市繼續繁榮，有好些還成為了有持久性的地方王國。例如，由「薩卡里巴」統治德尼亞成功征服了馬約卡島，甚至發動了一次對基督徒控制的薩丁尼亞的入侵。

到了十一世紀晚期，安達魯斯的人口，就身分和文化來說一致性相當高。當時絕大部分的基督徒已轉皈伊斯蘭教，而那些沒這樣做的基督徒，不太會或完全不會受到歧視。猶太人社群（他們的同化程度比基督徒還要深）一樣是欣欣向榮。在許多日常生活脈絡，大家都首先自視為安達魯斯人，也這樣看待其他人，無分對方的信仰。保守的「烏里瑪」，也不會對住在他們中間的非穆斯林表示憂慮。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威脅仍然是伊斯蘭教內部的非正統教義，不管那是什葉派、神祕主義、穆爾太齊賴派或任何由東向西傳播的危險神學思想。

隨著中央權威的失去和三個哈里發國的倒下，像哥多華那樣的都市共和國，是一個普遍見於伊斯蘭世界的現象。這種現象代表保守的都市商人階級（很多「烏里瑪」都是來自這個階級）的一種軟革命。由於伊斯蘭教法和制度，大部分都是由「烏里瑪」建立，所以遜尼派伊斯蘭世界統治者的角色，愈來愈非神聖化。他的「權威」基本上是世俗性和相當有局限性。「國王」的角色（國王本是因為有違伊斯蘭一體性而避免使用的用語）被認為只是透過適當的管理，維持社會秩序和維持和平的一種工具，別無其他。

對秩序的最大威脅是內戰，而到了一〇三一年，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已經飽受內戰之苦二十多年。所以，宗教資歷不一定是一個社群接受一個統治者的先決條件，而是他能夠提供一個穩定的

環境，讓信徒可以接受宗教精英的指引。出於同樣原因，很多穆斯林願意接受猶太人和基督徒在最高層任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有些穆斯林甚至準備好接受非穆斯林作為他們的統治者，只要這個統治者能夠維持天下太平和厲行伊斯蘭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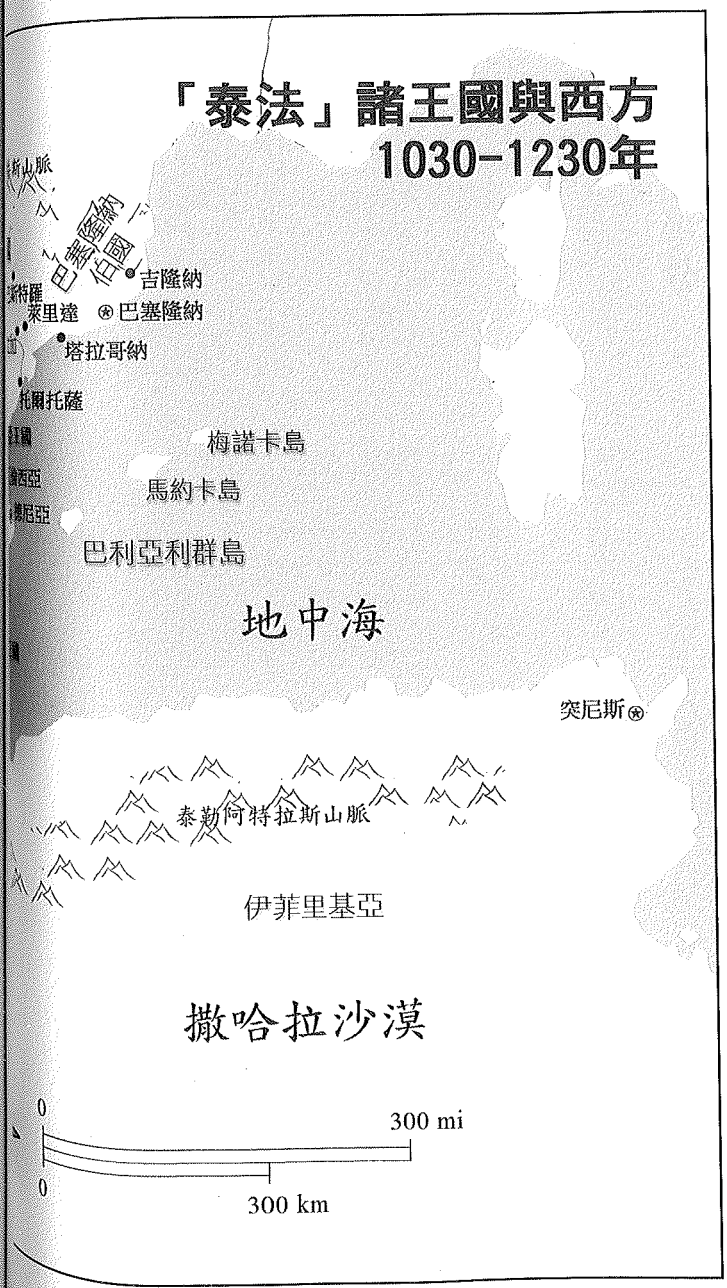
所以，當內戰平靜下來之後，安達魯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其特徵是一種動態的不穩定性或說創造性的破壞。在文化上，「伊斯蘭西班牙」的高雅品味將會到達一個新高峰，經濟上將會繼續蓬勃，但在政治上，它卻會一敗塗地。就像一個同時代的挖苦聲音所暗示的，不管「泰法」諸王有多麼富有和架勢十足，他們都是孱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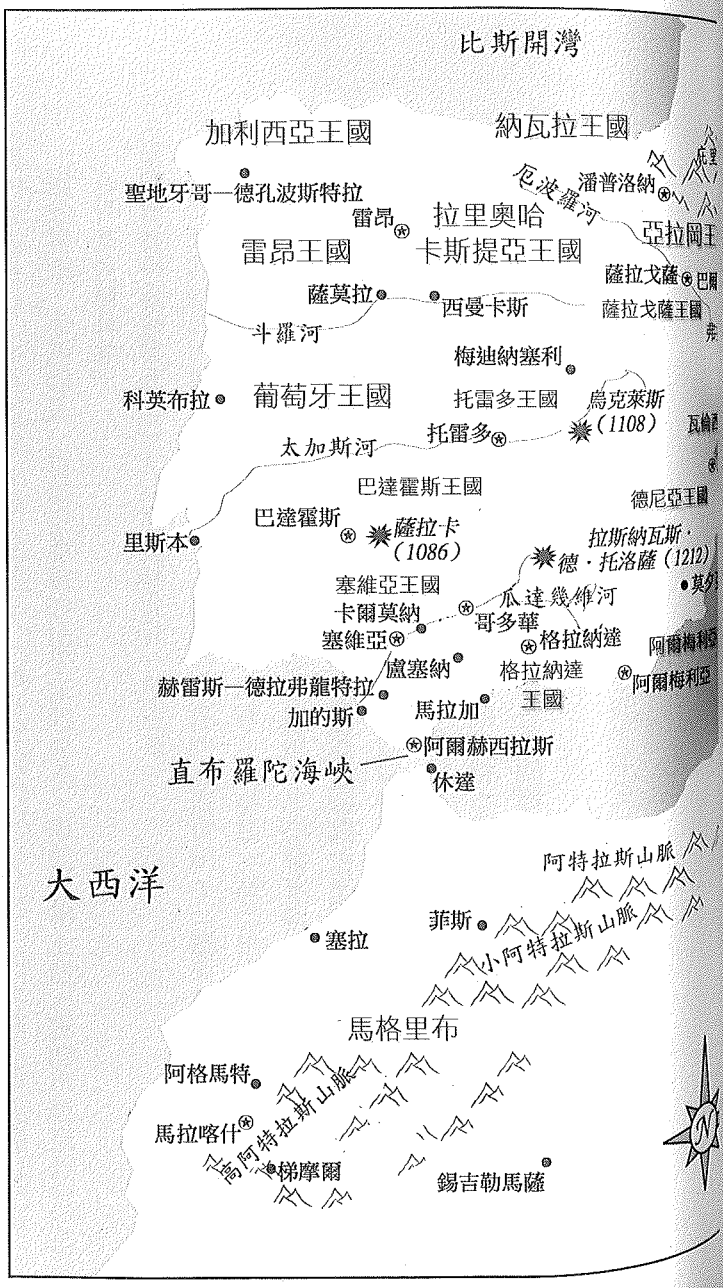
> 他們給自己冠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稱號，像是「強有力的」和「打不敗的」，但這些只是虛銜。
>
> 他們就像自我膨脹的貓咪，想像自己能發出獅吼……[24]

他們的孱弱逃不過他們鄰居的眼睛，也就是逃不過「基督徒西班牙」和「柏柏爾人北非」統治者的眼睛。在哈里發國傾倒之後的那個世紀，「伊斯蘭西班牙」將會被推翻，而安達魯斯的人民將會落入外國主子的統治。

第四部分

混亂：一〇三〇至一一三〇年


「泰法」諸王國與西方
1030-1230年
巴塞隆納伯國
吉隆納
巴塞隆納
塔拉哥納
梅諾卡島
馬約卡島
巴利亞利群島
地中海
突尼斯
泰勒阿特拉斯山脈
伊菲里基亞
撒哈拉沙漠
0
300 mi
0
300 km


比斯開灣
加利西亞王國
納瓦拉王國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雷昂
拉里奧哈
雷昂王國
卡斯提亞王國
危波羅河
潘普洛納
亞拉岡王
薩拉戈薩
巴爾
薩拉戈薩王國
薩莫拉
西曼卡斯
斗羅河
梅迪納塞利
科英布拉
葡萄牙王國
托雷多王國
烏克萊斯
(1108)
托雷多
太加斯河
巴達霍斯王國
德尼亞王國
巴達霍斯
薩拉卡
(1086)
里斯本
拉斯納瓦斯·
德·托洛薩 (1212)
塞維亞王國
瓜達幾維河
卡爾莫納
哥多華
塞維亞
格拉納達
阿爾梅利亞
盧塞納
格拉納達
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
阿爾梅利亞
王國
加的斯
馬拉加
阿爾赫西拉斯
直布羅陀海峽
休達
大西洋
阿特拉斯山脈
菲斯
塞拉
小阿特拉斯山脈
馬格里布
阿格馬特
馬拉喀什
高阿特拉斯山脈
梯摩爾
錫吉勒馬薩

第十六章　追憶逝去的往昔

我對我的鎖鏈說：
你明白嗎？
既然我已經向你投降，
為什麼你會那麼無情，毫無憐憫？[25]

這幾句詩是詩人國王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在一〇九一年被放逐時所寫。外號「穆耳台米德」的穆罕默德是「泰法」王國塞維亞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統治者。一〇九一年，他的王國被安達魯斯的新統治者——北非的阿爾摩拉維王朝——擊潰，他和他的家人，被押解到摩洛哥中部的阿格馬特囚禁。塞維亞是最強大的「泰法」王國的首都，但就像它之前的哈里發國那樣，它的光榮日子轉瞬即逝。在「穆耳台米德」的祖父阿布・卡西姆法官建立塞維亞王國不到八十年，它就像其他大多數「泰法」王國一樣被外敵征服。

在內戰期間，哥多華和它的腹地受創最深，反觀塞維亞卻是人口最多的都市，位於肥沃的瓜

達幾維河流域的中央，還有一條通往大西洋的河流。一〇二三年，也就是阿布．卡西姆在塞維亞奪權十年後，他厚顏地宣稱，他找到了還活著的希沙姆二世並被封為宰相，獲得統治整個安達魯斯的授權。在特殊的場合，一個冒牌的希沙姆二世會盛裝亮相，增加阿布．卡西姆的權威。

這種手法雖然簡單，卻可以為阿巴德家族的政治野心提供意識形態跳板，甚至獲得塞維亞王國很多對手仿效：那些在它附近的城市（例如哥多華）是因為害怕阿巴德家族的征服野心，那些離它較遠的（例如托雷多和薩拉戈薩）是因為意識到如果他們和哈里發權威沒有直接聯繫，就沒有合法性基礎。所以，希沙姆的名字繼續在安達魯斯很多地方的「呼圖白」*中被提起。直到一〇六〇年，阿布．卡西姆的兒子和繼承人「穆塔迪德」才小聲承認，希沙姆事實上已經在一〇四四年死去。不只希沙姆的假象是活在借來的時間裡。「泰法」諸王國不管有多麼富有文化又多麼優雅，都不能長久，而在伍麥亞哈里發國解體之後的那個世紀，「穆斯林西班牙」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將會被「基督徒北方」和「穆斯林北非」所凌駕。

雖然阿布．卡西姆是一位備受尊敬的法學家的兒子，但他能夠上台，靠的不是宗教資歷而是世襲的貴族身分。他是塞維亞最有錢的人，擁有該城大約三分之一的土地，所以隨時準備好掌

---

*星期五中午祈禱時，在清真寺宣讀的具有一定格式的教辭，其中包括高聲念出在位君主的姓名，以此承認其統治權。

權。哈里發阿里·伊本·哈穆德任命他為法官，目的是爭取他的支持，但一被委任為法官之後，阿布·卡西姆就背叛自己的恩主，對哈穆德家族的統治者關起大門。除掉兩位與他作為共同統治者的「法基赫」和大臣之後，他開始併吞南方各個弱小的「泰法」王國。大部分都很快了事，但哈穆德王朝的最後一個要塞阿爾赫西拉斯得等到一〇五〇年代才被併入，而卡爾莫納和哥多華要到一〇六〇年代。統治卡爾莫納的比爾薩氏家和統治哥多華的賈赫瓦爾家族都小心翼翼，表現像個聽話的下屬，所以能夠存活較長的時間和恢復少許繁榮。

在賈赫瓦爾·伊本·賈赫瓦爾和兒子穆罕默德·拉希德的審慎統治下，哥多華的基礎建設獲得修復，商業得到重建，哪怕繁榮程度已大不如前。拜它的舊有聲望之賜，哥多華仍然是許多文學家和知識份子的家，其中最著名者是阿里·伊本·哈茲姆，他同時是法學家、詩人、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大概也是「伊斯蘭西班牙」歷史上最知名的知識份子。好些著名詩人在賈赫瓦爾家族主宰的政府擔任大臣。其中一個是伊本·札伊頓，以寫愛情詩聞名，卻因為兩度搞宮廷陰謀而失寵，最後逃到了塞維亞。他被情人娃拉妲拋棄。娃拉妲是短命哈里發穆罕默德三世的富有女兒，本身也是詩人，也是一個活躍於文學沙龍的女主人，愛情生活多姿多彩，喜歡寫些露骨的性愛詩歌取笑她那些不成功的追求者。另一個詩人大臣艾哈邁德·伊本·阿卜杜斯在娃拉妲心中取代了伊本·札伊頓的位置，加速了他的出走。對一般穆斯林來說（對城中還剩下的基督徒和猶太人也是如此），生活同樣沒有保障，卻是出於實際得多的原因：經濟持續不穩定。在一〇七〇年，也就是穆罕默德·拉希德把權力交給獨裁的兒子阿布杜·馬利克的十二年後，厭倦了賈赫瓦爾家族

統治的哥多華市民，給塞維亞的「穆塔迪德」打開城門，把國王父子交出當俘虜。

塞維亞在阿布・卡西姆的兒子「穆塔迪德」統治下進入最輝煌的歲月。從一〇四二年起，他一共統治了二十七年，期間不斷征服四周小國。除了用自己繼承而來的宰相頭銜作為發動戰爭的根據，他又宣稱他的作戰是為捍衛本土的「阿拉伯人」對抗北非人。這種姿態讓一些歷史學家把「泰法」時期安達魯斯的衝突，理解為族群或種族衝突，但這種見解並不正確。「泰法」時期是一個不斷變換政治盟友和政治對手的時期：柏柏爾人和安達魯斯人固然會彼此攻擊對抗，但有時也會締結同盟，對抗其他柏柏爾人或安達魯斯人。血腥衝突甚至會出現在統治家族內部。「後哈里發安達魯斯」的政治環境，極端實用主義、投機主義和一盤散沙，在那些爭奪權力的氏族、家族和個人之間不存在一貫的意識形態或宗教綱領，而他們的內部政治也是以定期的作亂、背叛和革命為特徵。事實上，在「泰法」時期的政治世界，穆斯林統治者找外人當盟友要更加明智，因為外人比較沒有威脅性，也比較容易甩掉。所以，在十一世紀下半葉，安達魯斯的猶太人有機會在各個「泰法」宮廷獲得晉用，而外國基督徒在安達魯斯軍隊裡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

在這種變動不居的政治環境下，精於盤算的「穆塔迪德」如魚得水。他威逼四鄰王國和他組成由他統治的聯盟，一個接一個攻擊其西面較小的「泰法」國家，把領土擴張到了大西洋海岸和現在的葡萄牙南部。他遇到的最頑強抵抗來自巴達霍斯王國（從前的「下鎮」），那是一個地大、人口多、防禦工事堅固的王國，由阿拉伯化的柏柏爾人家族阿法塔斯氏族控制。「穆塔迪德」雖取得若干成功（包括短暫俘虜和囚禁巴達霍斯王國的統治者），但他就是征服不了強大的

巴達霍斯王國。塞維亞也沒有本錢和它北面的強大托雷多王國開戰。

所以當「穆塔迪德」向北和向西擴張都到達極限之後，他開始打盟友的主意。一〇五三年，他邀請龍達、莫龍和阿爾科斯的柏柏爾人統治者（他們都是僱傭兵首領，利用內戰的混亂建立了自己的小國）帶著家人到塞維亞參加宴會。假意先讓他們在浴池休息，「穆塔迪德」命人將浴池入口用磚封死，讓裡面的人慢慢餓死，他們的淒厲叫聲回響在四周街道。之後，他們統治的城鎮的居民因為無力自衛，不得不向「穆塔迪德」宣誓效忠。這位國王喜歡向客人炫耀自己的殘忍：他把敵人和前盟友的頭骨造成花盤，放在他的皇家花園裡展示。一〇五〇年代晚期，當他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伊斯邁爾想要脫離父親獨立，在阿爾赫西拉斯建立自己的王國時，他把兒子召回首都，親自將其處死，又命令把他的妻兒斬殺。

雖然冷血無情，但「穆塔迪德」不是庸俗人。他的詩寫得很好（不過主要是歌頌戰爭和征服），而且就像其他半島上的「泰法」統治者那樣，他努力創造一種優雅的文化氛圍，以配合自己崇高的地位。他喜愛醇酒美人，而雖然只正式結婚一次，但據說他有不少於二十個兒子和二十個女兒，是由不同的姬妾所生。隨著塞維亞財富的節節升高，以及「穆塔迪德」對阿拉伯文化的大手筆扶植，天文學家、醫生、詩人和學者紛紛來歸。包括他兒子穆罕默德的老師，流亡的哥多華詩人伊本．札伊頓，也是「穆塔迪德」的一名大臣。

穆罕默德本身也成了詩藝精湛的詩人和充滿浪漫色彩的傳奇人物。在一〇六九年繼承王位時，他為了尊榮愛妻伊蒂瑪德．魯麥基伊亞，以「穆耳台米德」作為尊號。伊蒂瑪德．魯麥基伊

花園派對上的烏德琴彈奏者。見於《巴亞德和莉雅德的故事》，十三世紀初期。來源：*Jorge Fernandez-Oronoz (Archivo Oronoz)*

亞本身也是詩人，原是奴隸，是在一條河的河邊和微服的穆罕默德相遇。當時她正在洗衣服，聽見穆罕默德脫口吟出半首詩要讓朋友續完，一時技癢，當即把下半首詩吟詠出來。轉身看見她時，穆罕默德驚為天人，馬上向她的主人買下她，還她自由，並且娶了她。她將會是他唯一的妻子，也會始終留在他身邊（哪怕他後來被推翻和遭流放）。不過，他的另一個熱愛對象，卻幾乎讓他丟了顏面和失去王國。

一〇五三年，一個出身寒微的詩人穆罕默德・伊本・阿馬爾從大西洋海岸城鎮錫爾維什去到塞維亞，靠著獻上一些逢迎拍馬

的詩歌得到「穆塔迪德」的恩寵。他成為了國王的酒友和年輕王子（未來的「穆耳台米德」）的親密朋友，又奉命陪十二歲的王子前往錫爾維什出任總督。不久有謠言傳到首都，說這兩個密友成了情人，憤怒的「穆塔迪德」馬上把兒子召回，而伊本·阿馬爾逃到了薩拉戈薩。成年的穆罕默德在一〇六八（六九）年登基後歡迎伊本·阿馬爾回到塞維亞，讓他成為自己最親密的顧問。但伊本·阿馬爾思慮不周的軍事計畫，讓塞維亞軍隊敗仗連連，變得需要深深依賴卡斯提亞和雷昂的昂貴軍事援助。伊本·阿馬爾的野心在一〇七八年暴露：他在為塞維亞奪得莫夕亞之後，仗著有巴塞隆納的貝倫格爾二世撐腰，自封為王。他很快被推翻，接下來六年輾轉在不同的「泰法」宮廷興風作浪。「穆耳台米德」抓到他之後把他關進監獄，卻發現他死性不改，繼續企圖在監獄裡操縱政局，一怒之下親手用斧頭把這個舊情人的頭砍下。

「穆耳台米德」是個能幹但有點抽離的統治者，詩文造詣極高，酷愛享受生活。他從父親繼承的優雅宮廷文化，在他的統治時期更加興旺，特別是在一〇五八年和一〇八五年之後。一〇五八年是他兼併哥多華的日子，一〇八五年是阿方索六世征服托雷多的日子：該城市的學者和科學家大舉出走，尋求新的恩庇者。定居在塞維亞的文化名人包括發明過一個改良星盤的著名天文學家查爾庫拉，醫生、植物學家暨藥物學家伊本·華菲德，以及農藝學家伊本·巴薩爾（皇家花園是由他設計）。如果說哥多華繼續是安達魯斯神學研究的中心，那麼執詩歌創作牛耳的便是塞維亞。托雷多的法官暨科學史家薩伊德·伊本·薩伊德稱塞維亞為「詩歌王國」，稱托雷多為「科學王國」，稱薩拉戈薩為「哲學王國」。「穆耳台米德」的詩歌在他逝世後繼續受到廣泛讚賞，

普遍認為他是他同一代人中最優秀的安達魯斯詩人。他父親都是寫一些誇耀自己戰績和權力的詩歌，「穆耳台米德」卻是喜歡歌頌情愛。就連他為慶祝征服哥多華而寫的詩中，也把這個陷落的城市比作一個新娘，所以這是一次愛的征服而非軍事征服。

在「泰法」時期的安達魯斯，詩歌的題材集中在酒和性（同時包含跟女性和男孩的性關係）。很多作品都是通宵飲宴所催生。這種通宵飲宴已經成為貴族文化的固定部分：月下，男性半躺在花園的躺椅裡吟詩作對，酒杯不斷由容顏姣好的奴隸斟滿。在國王面前寫一首阿諛奉承的短詩，有可能會讓一個詩人獲賜一件豐厚禮物，寫的如果是更長的頌詩，則還可能會獲得官職、年金或莊園。兩個在「穆耳台米德」統治後期到達塞維亞的傑出人物是穆罕默德．伊本．拉巴納和穆罕默德．伊本．哈姆迪斯，前者來自德尼亞，後者是從諾曼人征服的穆斯林西西里島逃出。兩人都對國王有深厚情感，乃至願意陪同他一起被流放至阿格馬特。

阿巴德王朝的主要對手格拉納達王國，雖然對阿拉伯文化沒有什麼貢獻，卻是一個猶太文學的中心。在伍麥亞哈里發國解體之後，齊里家族（他們是從伊菲里基亞來到安達魯斯為哈里發的軍隊效力）鞏固了他們對內華達山脈東部和北部平原，以及對他們創建的首都城市格拉納達的統治。以當戰士作為志業，他們很少說阿拉伯語，也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外國人身分。他們是受到這地區猶太人的邀請當他們的王，統治著撒哈賈柏柏爾人同胞，也統治著扎納塔柏柏爾人，其他人口還包括本土穆斯林、猶太人和少數基督徒。

從一開始，齊里家族就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鄰居的敵意。這些鄰居包括阿巴德王朝統治的塞維亞，哈穆德王朝統治的馬拉加和奴隸統治的阿爾梅利亞。在這個背景下上演著「泰法」時代一個最引人入勝的插曲：猶太人納格里拉氏族的興衰。該氏族的大家長伊斯邁爾・伊本・納格里拉是伍麥亞宮廷精英的一員，自小在「璀璨之城」長大，跟隨首都最好的老師學習醫學、「艾達卜」、伊斯蘭教法、猶太律法和神學，精通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和拉丁文。哥多華發生起義後，他逃難去了馬拉加，然後又在一〇二〇年左右去到格拉納達，在那裡憑著寫得一手阿拉伯文好文章和通曉《古蘭經》，獲授祕書一職。

齊里王朝第一任國王哈伯斯・伊本・馬克桑對伊斯邁爾極為信任，先後委任他當顧問、稅吏和祕書。他也曾幫助國王化解一個刺殺國王兒子和繼承人巴迪斯的陰謀。隨著自己的財富不斷增加，伊斯邁爾自詡為猶太人社群的領袖——先是格拉納達猶太人的領袖，然後是全安達魯斯猶太人的領袖。他自號為「猶太人之王」，建立起龐大的學者網絡，而他位於格拉納達的府邸，也成為了猶太學問研究和文學創作的中心。很多猶太思想家遠道而來，享受他的恩庇和接待。當時希伯來語重新成為一種活潑的口語和文學語言，而這主要是伊斯邁爾和同時代其他學者的功勞，他們以阿拉伯文文法理論為模型發展出現代希伯來文，又開始以這種語言寫詩和寫文章。就像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時代的哈斯代・伊本・沙普魯那樣，伊斯邁爾從一個彌賽亞的角度看待自己，自認為是一個「新大衛」，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猶太人的保護者和扶植者。耶路撒冷的聖殿用他付錢的油點亮油燈。他不只為整個地中海地區的猶太人社群請命，並向遠至聖城的地方捐獻布施，

還對拉比組織的敵人——卡拉派猶太人——發起激烈鬥爭。

哈伯斯的繼承人巴迪斯（一個性情憂鬱的酒鬼）在一〇三八年登基，但伊斯邁爾的影響力不減反增。他顯然是個極端有魅力的人和極高明的策略家。透過操弄格拉納達的內部分裂，和扮演國王與他的對手之間的中間人的角色，伊斯邁爾贏得了王國裡幾乎每一個派系的信任。作為從人民（特別是猶太人）榨取國家收入的稅吏，他的私人財產快速增加。一〇三八年，他運籌帷幄，讓格拉納達擊敗來犯的阿爾梅利亞軍隊，自此掌管了王國的軍權。他餘生很多時間都是花在跟塞維亞作戰和征服馬拉加。他在一〇五八年逝世時，聲望如日中天，得到整個安達魯斯和地中海地區許多猶太人的推崇，也在穆斯林之中廣受讚譽，佩服他的有智慧、文雅、圓融，以及精通阿拉伯文和《古蘭經》。他大概比「泰法」時期的任何猶太人，都更能整合到貴族階層的社會文化氛圍中。雖然極為虔誠和謹守正統，他同樣以喜好享樂而知名：他常常參加飲酒聚會，而除了寫一些希伯來文的宗教和非宗教詩歌之外，還寫一些阿拉伯文詩歌，歌頌伺候過他的女奴隸和少年奴隸的性感和美。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對伊斯邁爾有好感。就像安達魯斯其餘地方一樣，格拉納達的政治派系和宗教或種族社群並非全然一致，而伊斯邁爾在王國的穆斯林和猶太人中間有盟友也有敵人。不過他的猶太人身分，讓他的穆斯林對手有了一個使力點。這是因為任何非穆斯林在一個穆斯林王國掌握大權，或身分提高到「被保護之民」之上，都被認為是對伊斯蘭教的一種冒犯。所以，當阿爾梅利亞在一〇三八年攻擊格拉納達時，它所持的部分理由就是要廢黜伊斯邁爾。不過事實

上，幾乎所有較大的「泰法」王國都有位高權重的猶太人大臣。阿爾梅利亞自己即將會有一個猶太人大臣，而塞維亞的「穆耳台米德」將會僱猶太人以撒．本．巴魯克．阿爾巴利亞當宮廷占星師。只不過，在一個「伊斯蘭安達魯斯」氣數看來已經走下坡的時代，隨著虔誠的穆斯林愈來愈把這種實力弱化歸咎為「泰法」諸王沒有嚴守伊斯蘭教法，有權有勢的猶太人是有可能會被「烏里瑪」裡的反動份子當成箭靶。例如，當伊本．哈茲姆（他是和伊斯邁爾一起在哈里發的宮廷長大）收到一份報告，說是有一篇反穆斯林的文章是由伊斯邁爾執筆時，他勃然大怒，寫出一本反對伊斯邁爾和猶太教的小冊子。

在伊斯邁爾於一〇五六年過世後，他的兒子優素福．伊本．納格里拉企圖維持家族在王國內的主宰地位，最終也當上了大臣。不過他既沒有父親的審慎，也沒有父親的魅力，不多久就招惹了一些有權勢的敵人，包括後宮的女人和「烏里瑪」的成員。在被優素福耍手段趕出首都之後，詩人暨「烏里瑪」阿布．咨哈客給國王巴迪斯寫了一首辛辣的頌詩，惋惜他允許一個猶太人在他的王國裡據有高位，敦促他「就像殺死一頭山羊」那樣殺死「骯髒」的猶太人優素福。[26]不過，阿布．咨哈客的這種態度並不是民眾或「烏里瑪」對猶太人的一般態度，只反映出他自己想對一個政治對手報一箭之仇的心理。

然而，隨著宮廷裡的派系競相爭奪王位繼承權，優素福的地位愈來愈不穩。有一次，國王的長子布盧金參加完在優素福府邸「哈姆布拉宮」舉行的宴會之後突然暴斃，這位大臣受到大家的懷疑，認為是他毒死王子。因為被愈來愈多的敵人包圍又希望實現父親的彌賽亞野心，優素福制

定了一個大膽的計畫。一〇六六年，他偷偷接觸阿爾梅利亞國王「穆阿台綏姆」，表示願意為他把格拉納達的城門打開，條件是事成後讓他以藩屬國王的身分統治格拉納達。「穆阿台綏姆」答應了。政變前夕，優素福舉辦了一個慶祝酒會，向他在格拉納達精英中間的心腹透露了自己的計畫。

不過這個計畫將不會如預期進行。在最後一分鐘，「穆阿台綏姆」失去勇氣，把軍隊撤回。在優素福出賣巴迪斯和消滅齊里家族的計畫曝光後，忠心耿耿的市民群起攻擊「哈姆布拉宮」，殺死許多猶太人，然後又追捕到逃走的優素福，將他釘上十架。雖然這場騷亂的細節非常不清楚，但很多現代歷史學家都急著把它定位為一場種族屠殺，和穆斯林－猶太人關係變壞的轉捩點。但事情明顯不是這樣。優素福和那些被視為他的盟友的人不是因為宗教原因被殺，而是因為背叛。這在十一世紀的安達魯斯是尋常事件，和哥多華人在內戰開始階段屠殺柏柏爾人沒有什麼分別。它的不尋常之處，是一個猶太人竟然可以在一個穆斯林王國握有那麼大的權力，以及一個猶太人可以設想自己在一個穆斯林最高主宰的保護下成為國王。又雖然優素福的「被保護之民」的身分也許會激起攻擊者的一些義憤，但不是所有猶太人都被鎖定為報復的對象，而格拉納達猶太人在這起事件之後繼續繁榮興旺。

優素福的死無助格拉納達的穩定。一〇七三年，巴迪斯駕崩，他的少年兒子阿布杜拉繼位，招致另一個較年長的兒子（也是馬拉加的總督）譚米姆宣布獨立。更糟的是，隨著「穆耳台米

德」在一〇六八（六九）年登基，格拉納達和塞維亞的戰爭變得更加激烈，當時詩人大臣伊本・阿馬爾對哥多華、格拉納達和托雷多發動了一系列的軍事進攻。雖然「穆耳台米德」成功把領土擴大不少，卻付出了沉重代價：變得強烈依賴雷昂和卡斯提亞的國王阿方索六世。阿方索為塞維亞提供軍事支持，但索取巨額貢金作為回報。這筆負擔把人民壓得透不過氣，而他們本來就因為統治者的奢華生活壓力沉重。格拉納達的阿布杜拉被迫做出某種回應，而他因為向卡斯提亞和雷昂尋求支持，所以也被迫付出貢金。

所以當格拉納達和塞維亞在一〇七九年爆發卡布拉之戰時，雙方都是由一支卡斯提亞騎士分遣隊率領。支持「穆耳台米德」一邊的元帥是個老練的戰士，名叫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當他打敗阿布杜拉的軍隊和他們的元帥加西亞・奧爾多涅斯之後，塞維亞的穆斯林部隊都喊他「主兒」，而他自己的卡斯提亞同胞起而仿效，稱他為「悉德」。他被認為是「西班牙人再征服運動」的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卻花了很多時間為穆斯林王國對抗它們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敵人。

第十七章 國王的歸來

「泰法」王國托雷多的國王伊斯邁爾・伊本・蒂勒農倍感震驚。在一〇三八年，他集結兵力，向薩拉戈薩進軍，因為它的國王穆齊爾二世在宮廷政變中被殺，王位被表親阿布杜拉奪去。伊斯邁爾打算為穆齊爾報仇（兩人是親族），而就像邊區君主以往常常做的那樣，他向北方的基督徒尋求支持。但卡斯提亞的年輕伯爵斐迪南一世沒有派來部隊，只送來了一封信。信的內容反映著半島上力量的消長：

> 我們……要求要回我們的土地，那是你們在很久以前所征服，而你們也因為得到上帝的授權，在那裡住了很久。現在，因為你們的邪惡，祂讓我們得勝。返回你們自己的海岸〔北非的海岸〕和把土地歸還我們吧。你們和我們住在一起不再有好處，而直到上帝在你我之間做出判決之前，我們不會對你們轉過臉去。[27]

這是一個戰爭宣言，也是後來所謂的「再征服運動」的最初聲明。「再征服運動」是卡斯提

亞／雷昂君主和教皇國支持的意識形態綱領，它把伊比利半島的政治史，說成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鬥爭，從而賦予這種鬥爭一種道德合法性和歷史必然性，支持雷昂君主是西哥德國王繼承者和整個西班牙統治者的說法。這一個所謂的運動，從來不是要把穆斯林人口驅逐出西班牙。當斐迪南向托雷多國王發出挑戰時，他是意識到伊本．蒂勒農屬於一個源出馬格里布的氏族，也意識到「泰法」諸王的腐敗名聲。他要求他們離開西班牙回到自己的海岸，是一種反對外國人的姿態，不是反對穆斯林的姿態。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基督徒統治者常常大費周章，設法說服被他們征服的穆斯林人口留下來，接受基督徒的統治。他們的目標就像七一一年的阿拉伯人那樣，是征服和宰制，不是驅逐本土人民。在斐迪南去信伊本．蒂勒農不到半個世紀之內，他兒子阿方索六世將會攻占托雷多，這是繼八〇一年的巴塞隆納之後落入基督徒統治者手中的第一個安達魯斯重要城市。阿方索六世將會回到這個古代的西哥德人首都，不過他不是靠攻擊得到這個城市。他的成功是因為獲得其統治者的默許和居民的勉強接納。在那裡，阿方索的身分不是基督徒國王，而是「兩個宗教社群的皇帝」，換言之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皇帝。

內戰時期的托雷多就像塞維亞和哥多華那樣，本地精英（擁有地產、從事商業或充當「烏里瑪」的家族）在一個法官的領導下控制了整個城市。不過他們很快發現，他們的派系之爭削弱了王國，讓他們無法防禦國家領土。所以他們找來蒂勒農氏族，那是一個柏柏爾人家族，是在七一

一年第一波征服浪潮中來到安達魯斯，在伍麥亞軍隊一向表現傑出。他們以前常常入寇托雷多的腹地，但這一次他們卻是被邀請作為它的蘇丹和保護者。蒂勒農氏族的族長阿布杜．塔赫曼在一〇一八（一九）年派兒子伊斯邁爾前往托雷多。伊斯邁爾給自己冠上「薩法爾」（得勝者）的尊號，在一個德隆望尊名叫阿布．巴克爾．伊本．哈迪迪的在地長老協助下開始統治。雖然不是受歡迎的人物，但「薩法爾」還是能夠利用世家大族間的不和鞏固權力，坐穩王位之後馬上對他的穆斯林鄰居發動戰爭。他向人民課徵重稅，把宮廷粧點得美輪美奐，不輸任何其他「泰法」王國。

一〇四〇年代初期，「薩法爾」的兒子葉海亞繼承王位，號「馬蒙」。這時的托雷多王朝外表看似穩固，實則千瘡百孔，還受到巴達霍斯和薩拉戈薩的攻擊。這些衝突逼得「馬蒙」向基督徒鄰居求援。當時薩拉戈薩已開始向卡斯提亞的斐迪南支付貢金，所以「馬蒙」只能求助於潘普洛納的加西亞．桑切斯三世。加西亞．桑切斯三世是斐迪南的兄弟和對手，對薩拉戈薩也有企圖。這個聯盟（需要支付大量貢金）激怒了斐迪南，他派出手下的騎士前往托雷多，蹂躪鄉村地區，劫走牲畜、財產和人口。這一類入寇已成為斐迪南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他充滿派系衝突的軍事階級的宣洩口。而且他時運正高。一〇五四年，他的騎士在戰事中殺死加西亞．桑切斯，讓潘普洛納淪為屬國。斐迪南還在一〇五六年奪取了雷昂，號稱皇帝。

在一〇五〇年代和一〇六〇年代，他攻擊了幾乎每一個主要的穆斯林王國，迫使它們承認他的宗主地位和繳納貢金。但「泰法」諸王支付貢金之舉，等於是讓斐迪南有財力可以對他們發動戰爭。雷昂的擴張獲得羅馬當局的同意。當時教皇國正在開始擁有帝國的權威，而一些新的改革

運動——最著名者為勃艮第的克呂尼修道院的改革運動——也賦予了它本來缺乏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基礎。任何可以擴大基督教世界霸權的鬥爭都會受到歡迎，而到了該世紀晚期，教宗烏爾班二世更是發起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因為知道自己支持的是個贏家，教會支持斐迪南自稱擁有整個伊比利半島主權的聲明，而神職人員（特別是那些跟教皇國和克呂尼修會有關係者）也積極鼓吹基督徒再征服運動的觀念，和對「屠穆斯林者」聖雅各的膜拜。作為回報，斐迪南送給教皇國和克呂尼修會大量金錢、土地和有影響力的職位。因為這樣，聖雅各被認為只會保護卡斯提亞－雷昂，而當它的對手亞拉岡、加泰隆尼亞和葡萄牙有需要聖徒在戰爭中出手相助時，只能靠聖喬治，他是它們的「屠穆斯林者」。

鞏固了自己作為雷昂統治者的地位之後，斐迪南對巴達霍斯發起了一系列攻擊，奪去了斗羅河以南一片土地和逼得阿法塔斯氏族繳納貢金。一〇六四年，他包圍位於今日葡萄牙中部的穆斯林城市科英布拉，六個月後奪城。後來的編年史家都說這個勝利是得到聖雅各的幫助，但事實上應該歸功的是在地的「莫扎拉布人」*。一個在地基督徒西斯南多．大衛德斯，年輕時被攻擊該地區的塞維亞軍隊俘虜，成為宮廷的奴隸，接受了完整的阿拉伯文教育。他一直都是充當「穆耳台米德」的使節，直到一〇六四年受得勝的斐迪南的邀請，回科英布拉當「伯爵」（即大臣）。西斯南多後來成為斐迪南派往各個穆斯林宮廷的主要使者。因為精通阿拉伯文和安達魯斯文化，以及了解「泰法」宮廷的運作方式，讓他能夠有技巧地擺布斐迪南的穆斯林屬國和索取最高的貢金。

斐迪南偏好入寇和勒索多於征服，因為代價和風險都比較小。他喜歡讓「泰法」諸王互相敵對，讓他們自己去面對統治的挑戰，自己則坐收漁利。格拉納達最後一位齊里氏族的國王回憶：替阿方索六世到格拉納達收取繳貢金的西斯南多如此說明他國王的策略：

> 安達魯斯原本屬於基督徒，後來他們被阿拉伯人打敗，被趕到最不適合人居的地區，即加利西亞。如今他們已變得強壯且能幹，基督徒渴望透過武力收復失地。這只能夠透過敵人的軟弱和蠶食達成。長遠來說，當安達魯斯既沒有人力也沒有金錢的時候，我們就能不費吹灰之力把它收復。[28]

卡斯提亞將會把它們榨乾。不過，基督徒國王和他們穆斯林附庸的進貢關係，不純粹是剝削性質。很多貢金都會藉由購買奢侈品和手工製品回流到「泰法」王國，因此有助於支撐手工業和商業——特別是在托雷多之類的邊區王國。諷刺的是，很多激烈反對繳納貢金的「烏里瑪」，都是從這種貿易受惠最多的人，因為他們大多屬於藝匠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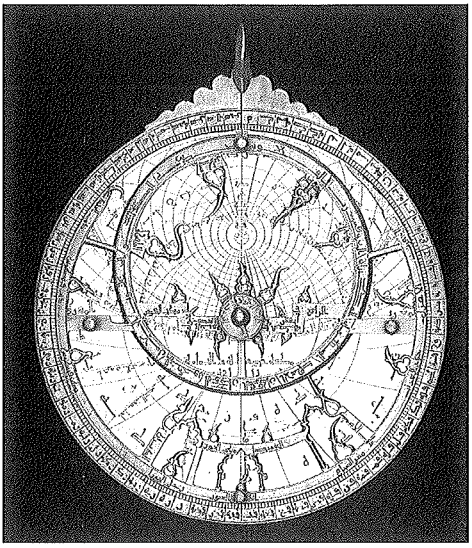
在托雷多，「馬蒙」被推到一個進退兩難處境。一〇四四（四五）年，因為和薩拉戈薩戰爭的關係，他被迫和塞維亞締結聯盟，但此舉卻讓城市精英擔心托雷多會落入阿巴德王朝宰制，起

＊阿拉伯化的基督徒。

而革命，幸得忠心大臣哈迪迪及時行動始轉危為安。隨著鄰國的「泰法」統治者不斷蠶食他的王國，「馬蒙」別無選擇，只得乞援於斐迪南，用大量金錢賄賂他，好讓這位卡斯提亞統治者阻止薩拉戈薩的入侵。不過龐大的貢金對他的王國成了一大負擔，因為「馬蒙」透過不斷提高稅收把擔子轉嫁給人民。更讓虔誠的托雷多人受不了的是，他們的國王變得儼如斐迪南的下屬，竟然派兵支援他對另一個穆斯林王國格拉納達的攻擊，斐迪南此舉是懲罰格拉納達拒交貢金。

「馬蒙」的投機主義在一〇六一年顯露無遺。當時斐迪南發動一場戰爭要征服瓦倫西亞王國（由「桑朱爾」一個孫子統治）。後來斐迪南病倒，取消入侵行動，但「馬蒙」並未利用這個機會擺脫卡斯提亞－雷昂，反而自己奪取瓦倫西亞，廢黜它的統治者（也是他的女婿）阿布杜·馬利克·穆札夫法爾。在這次政變之後，他又和塞維亞在一〇六九年聯手攻擊哥多華，不過，「穆耳台米德」在奪得哥多華後便出賣「馬蒙」，把托雷多的軍隊拒諸城門之外。「馬蒙」要花六年時間才把伍麥亞哈里發國的前首都，從陰險的前盟友手上奪取回來。

在瓦倫西亞和哥多華取得的勝利，讓他有了很多著名詩人和學者可以充實宮廷，群星閃爍的宮廷是任何成功「泰法」國王的象徵。拜他的恩庇之賜，托雷多成了一個科學重鎮，這裡所說的科學包括天文學、占星學、植物學、藥理學、醫學、工程學和古典世界的學問（這種學問逐漸被穆斯林稱為「古人的科學」）。據說伍麥亞哈里發國的圖書館在九九〇年代遭「曼蘇爾」肅清之後，很多科學典籍都被偷渡到了托雷多，收入當地的圖書館，而在內戰的動亂中，有學問的猶太人也從南方來到托雷多，讓它的知識文化進一步活躍化。哥白尼之前歐洲最重要的天文學家和占



易卜拉欣・伊本・薩伊德・薩赫利一〇六八年在托雷多打造的黃銅星盤，上有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銘文。來源：*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xford (#55331)*

星學家查爾庫拉在托雷多找到了知識家園。住在托雷多期間，他發現了地球的橢圓形軌道、精密化了「托雷多星表」（這星表在文藝復興期間被用來計算天體的運動）、使不同的天文儀器更完善，又造了一個可以日夜計時的大水鐘。

既不是詩人又不是知識份子的「馬蒙」，喜歡在他向四面蔓延的鄉村別墅「蒙亞・曼蘇拉」消磨時光。「蒙亞・曼蘇拉」位於托雷多城外太加斯河河岸，築有很多亭台樓閣和噴泉，而科學家們在別墅花園裡寫出的藥理學和農藝學論文，將會在十六世紀的歐洲成為基本典籍。「馬蒙」也在這裡接待使節和訪客，舉行飲宴和各種盛大活動，因此贏得了「花園愛好者」的外號。但這位國王真正愛好的是炫耀財富。他為孫子葉海亞・伊本・伊斯邁爾行割禮而辦的慶祝會，極盡鋪張糜費之能事：整個

安達魯斯的顯貴都受到邀請，人人離開時都滿手金幣。具有預兆性的是，這別墅在一〇七二年曾短暫成為北方一位年輕國王的流亡寓所。他的東道主稱他為阿芬什·伊本·斐迪南，他就是未來的阿方索六世。

為什麼要對一位基督徒國王如此慷慨？當時「馬蒙」正一帆風順。瓦倫西亞變成他的囊中物，而他對塞維亞也占了上風。最重要的是，雷昂的壓力已經從他的背上卸下。不管斐迪南的帝國一度有多麼不可一世，它到了一〇七二年之時都已經解體。斐迪南在一〇六五年從瓦倫西亞回到家，但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就這樣，他的成就近乎瓦解，但不是被對手併吞，而是因為他追隨他的遙遠西哥德人祖先的日耳曼傳統。也就是說他沒有把整個王國傳給一個繼承人，而是把它一分為三，分給三個兒子：桑喬得到卡斯提亞，加西亞繼承加利西亞，阿方索獲得雷昂。女兒厄拉卡和艾維拉分別得到薩莫拉和托羅。

三兄弟馬上翻臉，而桑喬一開始取得上風。得到羅德里戈·迪亞茲的效力和弟弟阿方索的支持，桑喬打敗納瓦拉和亞拉岡這兩個基督徒王國（它們分別是由他的表親桑喬四世和桑喬二世統治）。他的出兵藉口是幫助薩拉戈薩，因為納瓦拉和亞拉岡都因覬覦這個「泰法」王國交給卡斯提亞的貢金而攻擊它。接著桑喬和阿方索攻擊兄弟加西亞，逼得他不得不逃亡至塞維亞的宮廷，瓜分了他的領土。但桑喬和阿方索的和睦只是短暫的：一〇七二年，桑喬向阿方索開刀，奪取了他的雷昂王國。

所以最終是桑喬統治父親的所有領土，而年輕的阿方索流落至「馬蒙」的豪華別墅。雖然在托雷多只待了幾個月，但懂得說阿拉伯語的阿方索，卻因此有機會觀察到托雷多緊張的內部關係。他對「馬蒙」的招待毫無感激之心，反而覺得他的所見所聞顯示出一票「泰法」國王不配當統治者：「他們明顯都是瘋狂的受害者，沉迷於各種惡癖，在一大群歌女和琵琶女之間過生活。」[29]「馬蒙」有不少人民也持同樣看法。

阿方索逗留托雷多的時間，因為雷昂發生的事件而縮短。一〇七二年十月，桑喬攻擊妹妹厄拉卡統治的薩莫拉。在薩莫拉被圍期間，厄拉卡的一個貴族假裝背叛，而當桑喬接見他時，被他拔劍刺殺。有些人認為，這件事是厄拉卡為了讓和她有亂倫情事的阿方索復位而設計。不管是否如此，看見桑喬死了，阿方索馬上趕回雷昂奪取王位。成功之後，他要求「穆耳台米德」遣返他哥哥加西亞：加西亞後來的十七年人生都是被監禁在一家修道院。新國王控制的領土向四處延伸，橫跨整個半島北部。他馬上重建他父親曾經強加於「泰法」諸王國的進貢關係。但貴族互相傾軋，雷昂、卡斯提亞和加利西亞的世家大族互視為對手。雷昂人尤其如此，他們將會幾乎不惜任何代價抵制把羅德里戈·迪亞茲之類的卡斯提亞人，整合到國王內部圈子的做法。為了保持國內和平，阿方索必須在國外製造戰爭。

這對「馬蒙」來說是壞消息，他受到了托雷多的「烏里瑪」和他們所代表的城市貴族愈來愈強烈的反抗。因為不敢直接攻擊國王，他們拿伊斯蘭教法作為武器攻擊國王的支持者，指控一個知名學者伊本·哈蒂姆是異端，並觸犯一籮筐禁忌，包括吃豬肉、喝酒、搞同性戀和取笑伊斯蘭

教。接下來發生的事證明了安達魯斯的宗教階級的勢力有多大，以及他們在半島範圍內創造的網絡多麼成功。

因為在托雷多被判死刑，伊本·哈蒂姆逃到了「下鎮」，在那裡受到國王「穆塔沃基勒」的保護。不過當托雷多的「法基赫」把他們的判決，知會他們在巴達霍斯的同僚後，「穆塔沃基勒」撤回他對伊本·哈蒂姆的保護，讓他不得不逃到哥多華，改為投靠「穆耳台米德」。但「穆耳台米德」把伊本·哈蒂姆看成是報復「馬蒙」的工具，在一〇七二年批准了死刑的執行。這是一記高招，因為當憤怒的「馬蒙」對托雷多的「烏里瑪」做出報復時，首都市民大為不滿，起而造反。作為整件事情的了結，「穆耳台米德」在一〇七五年收買「馬蒙」的醫生，將其毒死。

「馬蒙」的孫子葉海亞·伊本·伊斯邁爾繼承王位，號「卡迪爾」（強大者）。沒有其他稱號比這個更不恰當。這位少年長居後宮，既沒有閱歷又缺乏能力。他的對手意識到他的孱弱，迅速撲過來。塞維亞奪取了哥多華，薩拉戈薩攻擊了托雷多的東部領土。基督徒軍隊短暫占領了昆卡，而阿米爾家族重新攫取了瓦倫西亞。在托雷多本身，城市貴族起來造反。然後，「卡迪爾」犯了一個要命錯誤：求助於阿方索。阿方索答應幫忙，但條件是巨額報酬。當「卡迪爾」的朝臣和權貴聽到這要求時，都難忍怒氣。「卡迪爾」轉而求助於自己的支持者，但接著被迫逃亡，托雷多遂落入城市貴族的控制中。因為意識到自己沒有軍隊，他們迅速邀請巴達霍斯的「穆塔沃基勒」當他們的新國王。

就像蒂勒農氏族那樣，「穆塔沃基勒」的家族——阿法塔斯氏族——是柏柏爾人，自八世紀

就定居在安達魯斯。一〇二二年從巴達霍斯總督手上奪權之後，他們面對來自塞維亞、托雷多和斐迪南一世的雷昂帝國的攻擊，還要面對常見於「泰法」王朝的家族內部傾軋。不過，他們還是把王國經營得繁榮興旺，讓宮廷放射出高級文化光芒。「穆塔沃基勒」的大臣伊本・阿巴登被認為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之一，他的追隨者和學生伊亞德・伊本・穆薩日後將會成為「穆斯林西方」的馬利克派的首要權威。

斐迪南一世在一〇六五年去世，並沒有讓「穆塔沃基勒」少喘多少氣，因為塞維亞和托雷多持續對巴達霍斯發動攻擊。雪上加霜的是，阿方索六世自從一〇七二年在雷昂取得王位之後，對巴達霍斯發起了他的第一次戰事。因此，獲邀統治托雷多讓「穆塔沃基勒」有機會鞏固邊界和彌補領土損失。不過，事實證明他比「卡迪爾」還不對城市貴族的味，而他待在托雷多那十個月除了揮霍國庫和洗劫王宮以外，沒有做多少事。這時候，「卡迪爾」向阿方索六世請求重新結盟，讓他恢復王位。阿方索要求更多的貢金，而且為了展示實力同時派兵進攻托雷多和巴達霍斯。

面對阿方索的攻擊，「穆塔沃基勒」決定放棄托雷多。城市貴族再次落入無防禦能力的狀態，對愈來愈蠢蠢不安的平民百姓只有薄弱的控制力。隨著「卡迪爾」準備攻擊托雷多，貴族家族派出使者向阿方索請降，明顯是寧願被一個能幹的基督徒君王統治也不願被一個無能的穆斯林統治。「卡迪爾」成功奪回托雷多，卻發現自己籌不出錢支付承諾過阿方索的貢金。作為回應，阿方索對托雷多展開一個逐漸縮小的包圍圈，到了一〇八四年年底終於切斷城市和它的腹地的聯繫。阿方索再度入住「蒙亞・曼蘇拉」，但這一次是以占領者而不是客人的身分。隨著托雷多市

民的飢餓日甚於一日，「卡迪爾」同意交出城市，但條件是阿方索要在瓦倫西亞把他立為藩屬國國王。能夠兵不血刃取得托雷多對阿方索來說求之不得，所以他的「莫扎拉布人」使者西斯南多就和城市領袖舉行了一場談判。托雷多將會投降。

穆斯林的領袖打開城門，讓阿方索軍隊不流一滴血便占領了城市。他們的配合既是出於飢餓和戰爭的威脅，也是出於安全和繁榮的承諾。有些史料宣稱，阿方索為緩解托雷多市民的痛苦，送給他們一大筆現金。不管是否真有其事，他的使節西斯南多都曾拍胸口保證，托雷多市民基本上將可以照老樣子繼續生活。以他們能夠理解的用語所擬定的條約規定，托雷多的穆斯林將會成為基督徒的「被保護之民」，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得到保障，以及有自由維持自己的宗教和法律。條約保證城市的大清真寺將仍是他們禮拜的地方。對他們重要且對阿方索必要的是，社群領袖將會繼續保有他們在教眾中的地位和權力。托雷多的「莫扎拉布人」和猶太社群，還有新來到的拉丁屯墾者，都得到相似的憲章，保證他們將受到本社群法律規章的規範和本社群領袖的管理。阿方索要拋出的訊息是：他帶來的不是災難而是延續之前的狀況。這種策略在後來基督徒征服的時代，幾乎毫無例外的被追隨。

一〇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西哥德人的古代首都回歸基督徒的統治，這是穆斯林在安達魯斯丟失的第一座重要城市。這是一個奇妙的勝利，映照出穆斯林在近四百年前的征服。不過不管這事件多麼有象徵意味和歷史共鳴，它在當時基督徒的想像力裡不起波瀾。他們寫的歷史書談到這

件事時，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細節描述，甚至對發生的日期亦莫衷一是。反觀對於穆斯林來說，這是一件超乎想像的悲劇，預示著安達魯斯的被摧毀。

儘管阿方索做出讓步，但托雷多還是有大量人口外移。大部分「烏里瑪」就是無法忍受生活在基督徒的統治之下，這種情形廣被認為是伊斯蘭教法所不容許。大部分知識精英往其他「泰法」宮廷尋求恩庇。詩人寫出感情激動的悲歌，宗教學者哀嘆失去托雷多是伊斯蘭教的悲劇。藝匠和一般人很多都往南逃難，其他人看來則轉皈基督教以順應時代的變遷。甚至有不少上層階級改教，鼓勵了其他人仿效。一個著名的「法基赫」為自己的改教開脫的理由是說，基督徒和穆斯林是敬拜同一個上帝。城中原來就有一個人口不少的基督徒社群，他們說阿拉伯語，以安達魯斯人自居，很多人甚至有一個伊斯蘭化名字（例如「阿布杜」和「歐斯曼」）——這一點無疑會讓別人較容易改教。雖然不太可信，但可反映出托雷多穆斯林改教趨勢的，是後來的民間傳說指蒂勒農氏族有兩個成員——聖卡西爾達和聖彼得——選擇了受洗而不是出走。

如預料之中，隨著托雷多穆斯林人口的急速下降，原來的投降協議並沒有被遵守太久。當西斯南多被調去執行其他任務之後，阿方索派他的勃艮第皇后康士坦絲統治托雷多，由她的告解師伯納德擔任助手。兩人都是外國人，對於他們的穆斯林子民沒有多少感情或同理心。伯納德成了托雷多的新任大主教，也因此是全西班牙基督徒名義上的領袖。城中的清真寺很快就被占用，改造為大教堂，對於投降協議中很多對穆斯林的讓步，也不認帳。

不過，如果說伯納德、康士坦絲和其他勃艮第的貴族和神職人員（阿方索把他們大量帶入他

的王國）是用「文明衝突」的角度，看待基督徒對安達魯斯的征服，那麼西班牙的基督徒貴族和神職人員並不這樣看。他們更擔心的是勃艮第人的侵略和羅馬教廷愈來愈大的影響力，會侵犯他們的宗教自治和政治權力。阿方索把兩個女兒厄拉卡和特蕾莎（她們將會分別繼承卡斯提亞和葡萄牙）嫁給勃艮第的雷蒙和亨利。教皇國和它的代理人把他們的古代基督教傳統視為倒退，而阿方索到了一〇八〇年將會禁止「莫扎拉布人」的禮儀，而要求根據羅馬新建立的儀式來做禮拜。

對阿方索來說，征服穆斯林城市是為了要恢復基督教在宗教層級體系裡位居頂點的恰當地位。他展現出自己就是「所有西班牙人的皇帝」，即半島上基督徒王國和穆斯林王國（連同它們所有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居民）的最高主人。一部十三世紀的編年史記述，阿方索得知伯納德和康士坦絲沒收了托雷多的清真寺之後，勃然大怒，認為他們讓他違背諾言，有損他的聲譽，一度考慮要把他們處死，後來得到托雷多穆斯林的求情才沒有這樣做。這個故事雖然也許是虛構，卻反映出當時政治權力的脆弱性，以及統治者有多麼需要人民（包括外教徒）的信任。在阿方索控制了托雷多之後，西斯南多被派去向南方的「泰法」諸王索要貢金，「卡迪爾」在瓦倫西亞當上國王——他的指揮官法聶茲在短暫圍攻後，便把瓦倫西亞攻破。法聶茲是皇帝的愛將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外號「悉德」）的侄兒。至於皇帝本人，則東行去到薩拉戈薩，陳兵城外，而這支軍隊實際上是由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指揮。

第十八章 在哲學王國裡的一名傭兵

在高聳的庇里牛斯山脈和厄波羅河及其支流的肥沃沖積平原搭起的框架裡，從薩拉戈薩延伸至地中海地區，有一段可溯源至前羅馬時代的獨立史。當伍麥亞哈里發國在一〇〇九年隨著「桑朱爾」遭謀殺而解體，以總督身分統治這個半獨立和遠離南方動亂邊區地帶的土節卜氏族輕易就可以自立為王。不過他們仿效同時代其他「泰法」諸王的做法，把自己說成是一個缺席的哈里發的宰相。這並不表示他們的傳位是無風無浪。這個氏族一樣受到內部傾軋的困擾：兄弟與兄弟相爭，堂表兄弟和堂表兄弟相爭，門客家族陰謀推翻他們的恩主。讓這種不穩定更加加強的是，薩拉戈薩幾乎完全被基督徒國家圍繞。過去，這些國家人口稀少而經濟落後，不過，雙方的實力看來已經發生消長。安達魯斯的政治混亂，正好和基督徒的王朝統一同時發生，而氣溫普遍變暖的趨勢，也讓庇里牛斯山脈高山山谷的人口增加。人口壓力使基督徒居民從愈來愈擁擠的高地移向穆斯林統治的低地，引發了一波征服和殖民的浪潮。

基督徒國家的短暫統一是由潘普洛納的「偉大者」桑喬三世促成。他是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的阿姨托達的玄孫。桑喬三世在一〇〇四年登基，當時正值安達魯斯陷入混亂。不過，他沒有對

變弱的哈里發國發起戰爭，反而是透過通婚、外交、陰謀和戰爭等各種手段，制霸各個基督徒政權。到了一〇二〇年代晚期，從亞拉岡到巴塞隆納，凡是潘普洛納以東的高山山谷的伯爵都勉強承認他是大領主。西方各個統治家族的內訌讓他可以攫取卡斯提亞，在那裡他把兒子斐迪南立為伯爵，最後又奪取了雷昂，於一〇三四年在那裡加冕為皇帝。不過他還認為潘普洛納以北的土地是他的，所以把他的統治延伸到庇里牛斯山脈的北坡和阿奎丹的加龍河南岸。潘普洛納因此成為了孤立的「基督徒西班牙」和廣大的拉丁世界的橋樑。桑喬三世是第一個看出來跟羅馬教會和克呂尼修會結盟有潛在好處的人，也知道利用法蘭克人土地所具有的軍事潛力。也正是在他的統治時期，一般北歐人因為前往聖地牙哥朝聖而暴露在「伊斯蘭西班牙」的誘惑力之下，也有了把安達魯斯納入控制是上帝的旨意的想法。

在「泰法」時期的頭幾十年，土節卜氏族維持著一種內戰前的實力平衡。總督暨國王蒙迪爾．伊本．葉海亞透過親族和門客，對王國內的城鎮維持著鬆散的權威，而他的頭銜也在一〇二三年順利傳給兒子葉海亞，然後又在一〇二九（三〇）年傳給葉海亞兒子蒙迪爾二世。就像首都薩拉戈薩那樣，城鎮的主要經濟是奠基於農業和工藝品產出，服務地區性市場而不直接依賴哥多華。穆斯林控制的低地和基督徒控制的高山山谷之間的邊界仍然有諸多往來的：精英階層的成員繼續彼此通婚，一般人繼續搶劫、貿易和把牲口驅趕至彼此的土地放牧。土節卜氏族甚至成功維持他們在基督徒鄰國之間的角色。例如，當卡斯提亞的桑喬．加西亞在一〇二一年為了拉攏巴塞

隆納的貝倫格爾．拉蒙一世共抗潘普洛納的桑喬三世，而把女兒桑莎嫁給他時，盛大婚禮是在薩拉戈薩舉行，由蒙迪爾一世主辦。就像其他「泰法」國王那樣，土節卜氏族的目標是稱霸安達魯斯，不是宰制「基督徒北方」，所以只打算透過通婚和陰謀滲透這些鄰國。

不過，南方的騷亂在這裡一樣感受得到。在桑喬三世等基督徒統治者的鼓勵下，哈穆德哈里發們、塞維亞的偽希沙姆二世和被廢黜的希沙姆三世的對立主張，成了有野心的統治家族成員可使力之處。一〇三八（三九）年，蒙迪爾二世被表親阿布杜拉殺死，後者自封為宰相。預示著後來在格拉納達的起義，這叛亂的受害者之一是蒙迪爾的猶太大臣伊古提爾．伊本．咨哈客，他就像優素福．伊本．納格里拉那樣是猶太文人的慷慨恩庇者。不過阿布杜拉的統治沒能維持到一個月，就被薩拉戈薩的市民推翻：他們起而反對這個弒君者，攻擊他的宮堡，逼他遁逃。土節卜氏族的門客蘇萊曼．胡德趁機奪取王位：他原是萊里達的總督和備受尊敬的軍隊指揮官。以「穆斯塔因」為號，他建立了一個將統治薩拉戈薩八十年的王朝。

胡德氏族是一個阿拉伯氏族，血統上溯至一位「先知的同伴」，他們在「上鎮」作為土節卜氏族的門客而建立起強大勢力。在登上王位和擊退托雷多的「薩法爾」來犯之後，蘇萊曼控制了一個涵蓋厄波羅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大王國，包括萊里達、圖德拉、韋斯卡和卡拉泰烏德等城鎮。王國首都（以羅馬時代的粗厚白色城牆聞名）是安達魯斯最有包容性的城市之一，為阿拉伯人和當地安達魯斯人的家，也有大型的「莫扎拉布人」和猶太人社群。來自「基督徒北方」和「穆斯林南方」的商人、士兵、朝聖者和旅人擠滿市場和客棧。這地區的巨大財富來自它蔥翠肥沃的河

谷，還有蓬勃的工藝品產業和商業。在伍麥亞哈里發國期間，伊斯蘭的宗教文化和知識文化牢牢確立在整個地區。數以十計的知名穆斯林和猶太人學者（特別是文法學家、醫生、數學家和哲學家）在哥多華發生起義後來到這裡，加速了薩拉戈薩成為十一世紀科學史家薩伊德·伊本·薩伊德所說的「哲學王國」。

被一批互相競爭的基督徒國家包圍（這些國家包括卡斯提亞、納瓦拉和加泰隆尼亞伯國，一〇三五年之後又增加亞拉岡王國），「穆斯塔因」竭盡所能透過外交、計謀、納貢和發動反侵略戰等手段阻遏掠奪者。雖然他成功把領土損失控制在最低程度，但他對基督徒僱傭兵和盟友的愈發依賴，讓他那些虔誠的人民感到震驚，他為基督徒征服鋪平了道路。因為處於邊界地區，經常面臨被入侵、入寇和俘虜的威脅，他的人民非常支持聖戰的觀念。不過這一點看來並沒有影響宮廷的社會和文化關係：在那裡，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思想家繼續有廣泛的合作。

在一〇四六年去世時，「穆斯塔因」把王國一分為五，分給五個兒子。繼承首都的次子艾哈邁德展開了重組王國的過程，逐一併吞其他四個兄弟的領土。他以「穆克塔迪爾」為號統治了三十五年，取得了一系列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功。不過他的統治在一開始並不穩固：登基沒多久，薩拉戈薩的市民因為「厭惡」他對家人的陰謀，把他趕走，邀請他的兄弟優素福統治他們。艾哈邁德靠著亞拉岡的桑喬·拉米利斯幫助才得以復位。他答應付給桑喬·拉米利斯比優素福多一倍的貢金。[30]在打敗幾個兄弟的過程中，他還在一〇六〇年和一〇七五（七六）年分別併吞了由斯拉夫人統治的「泰法」王國托爾托薩和德尼亞。托爾托薩是厄波羅河的地中海河口，占有重要戰略

位置，為一個進口海港和河港，廣大的山脈腹地富於林木。德尼亞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的國家，「穆克塔迪爾」拿下它之後也完成了對「泰法」王國瓦倫西亞的包圍。一〇六三年，他在格勞斯之戰打敗和殺死亞拉岡的拉米羅一世，一〇六五年又收復巴爾巴斯特羅。巴爾巴斯特羅是一個有城牆的城鎮，位於庇里牛斯山脈山麓，在前一年被諾曼人和普羅旺斯軍隊占領，引起安達魯斯穆斯林的極大震撼。

基督徒對於巴爾巴斯特羅的征服，並不是普通的入寇。參與的戰士幾乎全部來自北歐，而且他們不只是帶著武器和盾牌，還帶著教宗亞歷山大二世的一個保證：如果他們和不信上帝者作戰，他們所有犯過的罪將完全獲得寬恕。這是一個拉丁歐洲正在發生轉化的表徵，而這個轉化的出現是因為克呂尼修會的興起，和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及後繼者對教皇國進行改革。因為意識到教會作為宗教及道德嚮導的責任，和它實際上腐敗的落差，接連幾位教宗對神職人員進行了清理，制定一套一貫的教會法，並建立起一個可運行的行政、司法和稅收的制度架構。教會還努力強迫戰士階級，終止自相殘殺的惡性循環，限制騎士可以在何時、何處和對何人作戰。

不過拜氣候變暖和農業技術改善之賜，歐洲人口正在增長，促使新興的貴族階級向外尋找可統治的土地。與此同時，欣欣向榮的經濟有助於點燃一場商業革命，讓義大利貿易商前往希臘和「穆斯林地中海」尋找可以帶回家鄉轉賣的奢侈品。這促使了本來相當遺世獨立的西歐洲人，正視有一個更廣大世界存在的事實。在一〇五四年的教會大分裂，希臘教會和拉丁教會互相宣布對方為異端，而當時正值西方教會開始要面對伊斯蘭教對基督教自命不凡普世論的挑戰。最後，一

場「大覺醒」浸透了歐洲社會的低層鄉村階級。這是他們第一次抖去身上的異教殘餘，變得具有強烈的基督徒意識和末日意識。

所有這些趨勢都會在西班牙匯聚。在那裡，修士瓜分安達魯斯邊區人口稀少的新屯墾區，朝聖者跋涉到孔波斯特拉敬拜他們的黷武反穆斯林使徒，掠奪性的勃艮第騎士和貴族聚集到卡斯提亞－雷昂的宮廷。雖然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產生文明衝突的觀念，幾乎對伊比利半島的政治毫無影響，基督教和歐洲其他地區的基督徒，卻是愈來愈透過把自己對比於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來自我定義。把穆斯林描寫成窮兇極惡的《羅蘭之歌》會在這個時期成形，並開始在法蘭克人的土地大受歡迎，這非偶然。

在這個動盪時期還有兩群戰士戲劇性地出現在安達魯斯。第一群是諾曼人，他們是維京人的基督徒化後裔，祖先曾經入寇伍麥亞埃米爾國，如今在教宗的祝福下征服義大利的拜占庭和伊斯蘭領土。第二群戰士是普羅旺斯人，他們是阿奎丹和朗格多克（原塞普提馬尼亞）的人民，有著共同的語言（奧克西唐語或奧克語），但生活在狹小、過度擁擠和老是互相衝突的不同伯國裡。一〇六四年，一支由亞拉岡的桑喬．拉米利斯招募和阿奎丹的威廉三世伯爵率領的諾曼、普羅旺斯和加泰隆尼亞騎士大軍集結在巴爾巴斯特羅的城牆外，當時的巴爾巴斯特羅正由「穆克塔迪爾」的大哥「穆札夫法爾」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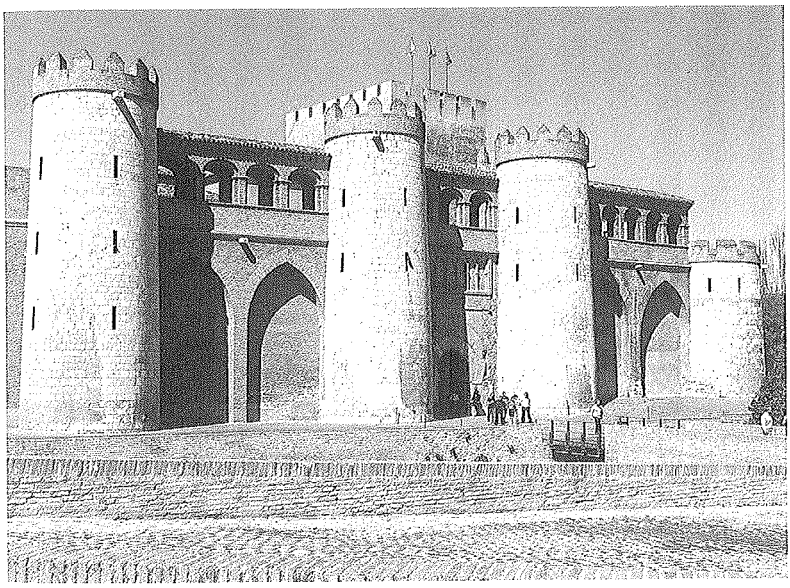
拉丁人是被發財的機會吸引而來，而且得到教宗的祝福所保護。不過他們的進攻受到頑強抵抗，戰事陷入膠著。後來雙方展開談判，約定城中居民若是交出城池，便可帶著他們帶得走的任

何財產安全離開。不過，看見一長列的市民帶著大包小包財寶離開時，貪婪的準十字軍抗拒不了誘惑，上前殺光男人，把女人和財物帶回城裡。

勝利者住進原來居民的房屋中，把原屋主的千金當作奴隸和小妾使喚。根據路過該城的猶太旅人報導，這些征服者享受著「東方式」的奢侈生活。當這個消息在「穆斯林西班牙」傳開後，安達魯斯的「烏里瑪」倍感憤怒。看出這是一個在「泰法」諸王中取得領導地位和表現自己是虔誠聖戰士的機會，「穆克塔迪爾」登高一呼，表示安達魯斯的穆斯林應該團結在他的旗幟下進行報復。

翌年，他徵集了一支由不同「泰法」王國士兵組成的軍隊。斐迪南一世因為樂於看見亞拉岡人或加泰隆尼亞人的任何推進受阻，派來一批騎士相助。「穆克塔迪爾」很快奪回巴爾巴斯特羅，恢復伊斯蘭教的統治，把背叛的征服者處死。這個時候，阿奎丹的威廉已經帶著大量戰利品（包括絲綢、家具、金銀和女奴隸）安全回到家。他把一部分女奴隸送給教宗和其他顯貴當禮物。這些女人有些毫無疑問是受過「艾達卜」訓練的「昆孃」，被認為是把阿拉伯－安達魯斯音樂和抒情詩引入西歐的先驅，有助於點燃即將出現在阿奎丹、朗格多克和庇里牛斯山脈的吟遊詩人文化。

就像塞維亞的「穆爾台米德」那樣，薩拉戈薩的「穆克塔迪爾」是時代的縮影。不管他偶爾會擺出多麼虔誠的姿態，他都是以「頻舉酒杯和拔人頭」更為知名，換言之，是一個文化的慷慨恩庇者和一個狡猾無情的君主。[31]就在薩拉戈薩西北方他那些不贊同的人民看不見的地方，他興



薩拉戈薩的歡樂宮。來源：*Turol Jones, 2004 (Creative Commons)*

建了一座華麗和防禦堅固的王宮－堡壘，作為寢宮和宮廷的中心。這座宮殿的奢華是有名的，國王本人稱之為「歡樂宮」。它屹立至今。

在他的獎勵下，薩拉戈薩同時成為了阿拉伯文學和猶太文學重鎮，也是一些文學巨人的家。這些巨人包括穆罕默德·伊本·巴哲和猶太人所羅門·伊本·蓋比魯勒。就像很多其他薩拉戈薩文人那樣，他兩人同時也是醫生和多才多藝者：伊本·巴哲身兼哲學家、作曲家和天文學家，伊本·蓋比魯勒身兼哲學家和文法學家。事實上，薩拉戈薩是最著名的數學、天文學、醫學和哲學研究中心。它也是十幾個十二世紀首屈一指穆斯林和猶太學者的家，他們提倡的理性主義亞里斯多德派革命和新柏拉圖

主義復興轉化了伊斯蘭世界的神學和知識地貌，也很快會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和三大阿拉伯亞伯拉罕宗教中的密教主義運動提供一個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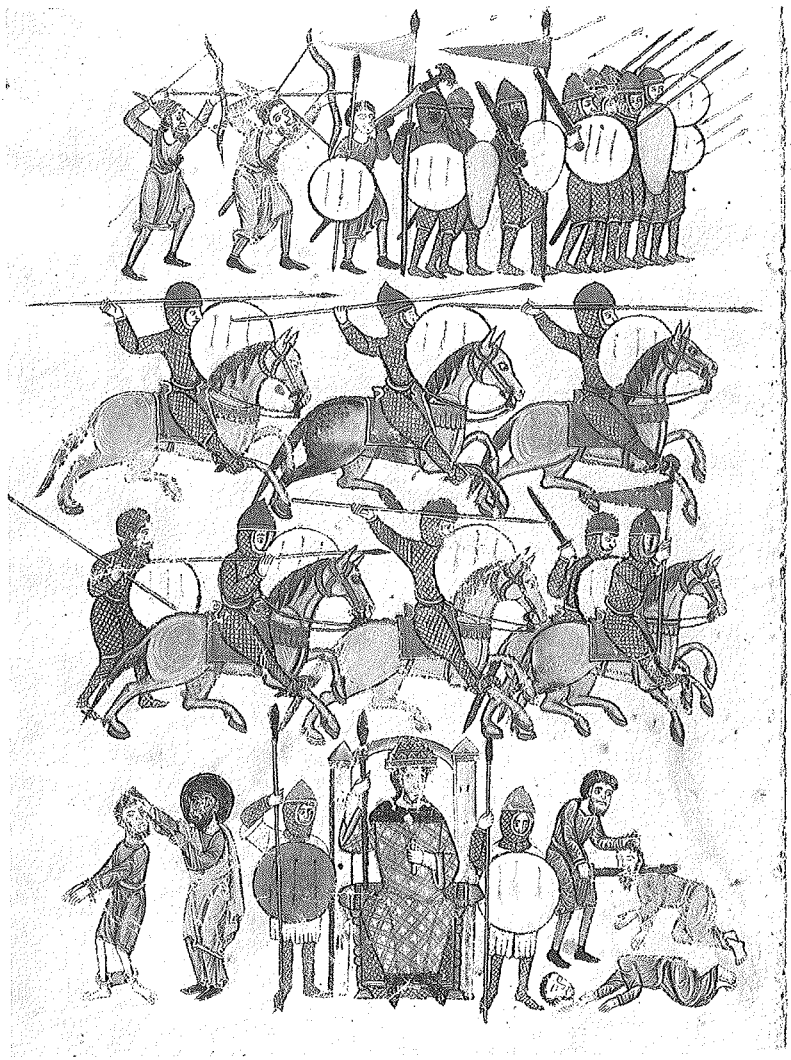
「穆克塔迪爾」的兒子和繼承人優素福．穆台敏於一〇八一（八二）年登基。他本身就是極知名的數學家，也繼承了父親對於科學研究的支持。即使到了十一世紀晚期政權開始解體之後，薩拉戈薩繼續產生出頂級的學者。這城市的猶太知識活動特別興旺。反亞里斯多德派猶太護教著作《可薩人之書》的作者阿布．哈桑．猶大．哈李維就是住在這裡。他的好朋友、亞伯拉罕．本．以斯拉也是如此。後者身兼詩人、解經家和文法學家，在聖經注釋方面被認為只比偉大的法蘭西拉比辣什略遜一籌。身兼詩人、音樂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阿布．法德爾．伊本．哈斯代是偉大的哈斯代．伊本．沙普魯的孫子，在「穆克塔迪爾」和「穆台敏」兩朝同獲重用，分別擔任祕書和大臣，最後皈依了伊斯蘭教——動機更有可能是為了前程。阿布．法德爾固然選擇轉皈伊斯蘭教，但隨著北方的權力天秤向著基督教傾斜，也有猶太人轉皈基督教。最有名的是摩西．塞法迪，他在一一〇六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後改名彼得勒斯．阿方西，編過一本近東寓言故事集《有紀律的神職人員》和一本批判猶太教的小冊子《反猶太人對話錄》。一一一六年，他成為了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的醫生。

不過不管胡德氏族的宮廷有多少跨文化合作，最引人好奇和可預期的交流卻是一〇七〇年代初期發生在一位不知名的基督教神職人員和哲學家阿布．瓦利德．蘇萊曼．伊本．巴基之間。細節不詳，但看來有兩個來自法蘭克人土地的基督教修士抵達薩拉戈薩，向「穆克塔迪爾」呈交了

一封有禮貌的信，信中把伊斯蘭教指為魔鬼的創造物，又邀請國王皈依基督教。[32]寫信人並沒有披露自己身分，但有可能是克呂尼修會的院長「偉大者」於斯——他日後被封聖，成為聖於斯。他位於勃艮第的巨大修道院教堂為基督教世界的第三大教堂，當初是使用斐迪南一世收到的貢金建造，然後他的修會又為對伊斯蘭教發動戰爭奠下基礎。

上述信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對基督教所謂的自明真理有著愚稚自信，以及它對宗教和個人在伊斯蘭社會的角色有所誤解。即便「穆克塔迪爾」真的被信中的薄弱論證打動，皈依基督教，他的人民也不會隨他一起改教。但不管怎樣，「穆克塔迪爾」並沒有被打動，只是把信件交給宮廷哲學家伊本・巴基，讓他寫出一篇長篇回應，反駁信件的論證和維護伊斯蘭教的真理和哲學一貫性。伊本・巴基的回應文字顯示出他對基督教神學和教義的漏洞有著充分掌握。不過雄辯和銳利並不能扭轉歷史的浪潮。不久之後，薩拉戈薩將會成為基督教國度：在一一一八年被阿方索一世征服。

另一個時代正在改變的先兆是卡斯提亞騎士「悉德」，帶著他的僱傭兵抵達「穆台敏」統治下的薩拉戈薩。先前他被不信任他的阿方索六世趕出雷昂帝國，需要找一個新的僱主。當時「穆台敏」正在和自己的兄弟萊里達國王蒙迪爾對戰，也受到亞拉岡愈來愈具侵略性的威脅，所以歡迎「悉德」的到來，交給他指揮軍隊的大權。「悉德」不負所望，精力充沛地對付蒙迪爾和他的加泰隆尼亞及亞拉岡盟友。他贏得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勝仗，包括一〇八二年在阿爾梅納爾把



圍攻耶路撒冷的戰士。見於《拉斯・威爾加斯啟示錄》（Beatus of Liébana 繪，1220 年）。來源：*The Morgan Library & Museum/Art Resource NY*

巴塞隆納的貝倫格爾・拉蒙二世連同他的行李輜重一起俘虜，一〇八四年在莫雷利亞，蒙迪爾和桑喬・拉米利斯逃離戰場，留下十幾個亞拉岡高階貴族和神職人員被他俘虜和勒贖。因此「悉德」在薩拉戈薩成為了受歡迎的英雄，帶回來夠多的戰利品分給自己的人馬和取悅國王。「穆台敏」駕崩後，新國王「穆斯塔因」二世繼續把軍隊指揮權委託給「悉德」。

然而阿方索六世對托雷多的征服，和對瓦倫西亞的攫取，卻對「悉德」和薩拉戈薩王國有深遠的影響。在托雷多得勝後，阿方索六世帶兵包圍薩拉戈薩，讓「悉德」陷入兩難處境。他一方面有責任保衛薩拉戈薩這個「泰法」王國，但又不願意和阿方索作戰，因為阿方索名義上仍然是他的主子。不過，阿方索對薩拉戈薩的圍攻無疾而終。得知有一支來自「穆斯林北非」的入侵軍隊登陸安達魯斯之後，他馬上收兵，趕往南方，然後在薩拉卡之戰被阿爾摩拉維王朝大敗。

接下來幾年，阿方索關心的是保護自己的王國。因為撒哈賈人按部就班地消滅一個又一個「泰法」王國，讓阿方索失去一筆又一筆貢金收入，帝國野心大受挫折。這個喘息的機會為「穆斯塔因」二世壯膽，讓他考慮征服由穆斯林控制的瓦倫西亞。不過他的僱傭兵隊長「悉德」已經厭倦了流浪生活，巴望回到阿方索之下與家鄉卡斯提亞卻不可得，而有了和他一樣的目標。正是為了爭奪瓦倫西亞，「悉德」、阿方索、「穆斯塔因」二世、巴塞隆納伯爵和新來的阿爾摩拉維王朝撞在一起。

「卡迪爾」在瓦倫西亞的統治（只是阿方索六世的權威的一層薄薄門面）很快被證明沒有比他在托雷多的統治更受歡迎。能夠讓當地民眾不敢亂來的，只是「悉德」的威望（由他的穆斯林

副手法拉傑為代表）和一小批基督徒駐軍。就像安達魯斯其他地方一樣，瓦倫西亞的穆斯林民眾對胡搞的統治者愈來愈失去耐性，愈來愈把煽動民粹主義的法官視為他們利益的代表。在瓦倫西亞，這個法官是賈哈夫，他看準人們對「卡迪爾」的不滿和阿方索六世在薩拉卡之戰後的勢弱，於一〇九二年發動了一場起義。法拉傑被逮捕，「卡迪爾」被處死。兩度當過國王的「卡迪爾」偽裝成女人，長袍裡裝滿珠寶，想要偷溜出城，但被發現。就這樣，蒂勒農氏族一度光輝燦爛的王朝以一個不光彩的結局告終。

這場政變為「悉德」提供了藉口。他宣稱要捍衛「卡迪爾」的合法性和阿方索六世的權威，對瓦倫西亞王國宣戰（哪怕當時向瓦倫西亞收取貢金的已經是他，而不是阿方索六世）。戰事持續兩年，期間「悉德」的人馬無情地洗劫瓦倫西亞的腹地，刑求有錢人要他們吐露藏匿財富的地點。雖然名義上仍然是受僱於「穆斯塔因二世，他卻不敢回薩拉戈薩，擔心會被逮捕。但薩拉戈薩國王不是唯一被「悉德」的野心震動的人：巴塞隆納的貝倫格爾·拉蒙二世一樣想要併吞瓦倫西亞。所以他帶兵到南方，要討伐「悉德」，但卻被狠狠修理了一頓，大敗而歸。「悉德」會被稱為「戰場之師」不是沒有原因。

再沒有人攔阻他之後，「悉德」終於能夠在一〇九三年秋天包圍瓦倫西亞。雖然受到幾個月的圍困，捱餓的市民（據說當時一隻老鼠要賣一枚金幣）仍然決心撐住，等待北非的阿爾摩拉維王朝派兵來救。就像發生奇蹟似的（至少在「悉德」的觀點是奇蹟），一支阿爾摩拉維大軍抵達紮營，但到了晚上又無緣無故撤退。愈來愈不受歡迎的賈哈夫，和絕望的瓦倫西亞市民又撐了一

陣子，仍然希望阿爾摩拉維王朝或薩拉戈薩的「穆斯塔因」二世會前來解救。當這些希望最終沒有實現時，他們在一〇九四年一月打開城門向「悉德」投降。

於是，「悉德」形同成了一個「泰法」王國的基督徒國王。為確保自己對城市的控制，他採取妥協方法，讓賈哈夫繼續充當法官，答應尊重穆斯林的宗教和法律權利，立法拉傑為行政長官，用說阿拉伯語的基督徒部隊駐守該城，又交代他們不得傷害市民的思想感情。這些政策所起的穩定民心作用，讓「悉德」能夠在當年九月底打敗一支抵達城門外的阿爾摩拉維大軍。威脅一解除，他就改為採取較不妥協和咄咄逼人的政策。他首先以殺害「卡迪爾」的罪名逮捕和燒死賈哈夫，然後立了一個基督教主教和一個掌管財政的猶太人大臣，又對城中世家大族課以鉅額罰款。

雖然已經控制了大局，但「悉德」的統治就像很多「泰法」統治者那樣脆弱：他是一個外來者，權力基礎狹窄，在城市的穆斯林精英和更廣大的群眾中間都不受歡迎。雖然他一直控制著瓦倫西亞至他一〇九九年死去為止，但他一死之後，他繼承統治權的妻子卻難以為繼。一一〇二年，年老的阿方索六世派遣一隊騎士前往南方，把她和瓦倫西亞的小型基督徒社群撤離，臨走前對城市放一把火，以澆熄當地穆斯林獲得解放的興奮心情。

在他自己的時代，「悉德」在半島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中間都是個傳奇人物。他們或讚揚他，或詛咒他，但不是因為宗教理由，而端視他是以解放者還是「鞭打者」身分出現在他們面前而定。當時的文化是一種讚揚用野蠻手段追求財富和榮耀的文化。歌頌他的歌謠，相當於今日的

「毒梟民謠」的中世紀版本，在無數的營火四周傳唱。在接下來幾世紀，這些歌謠逐漸發展為一系列的騎士故事，「悉德」現身為一個基督徒遊俠、一個準十字軍戰士和一個「領土再征服運動」的英雄。

但那不是「悉德」的原貌。他不過是許多尋求財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中的一個，這種人在西班牙、北非和歐洲都找得到。其他像他的人包括他的侄兒法聶茲、法國伯爵埃布爾·德·魯西、諾曼人博德特和克里斯賓，還有安達魯斯人薩義夫·道萊·伊本·胡德。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這些人決心在後哈里發時代的安達魯斯，不斷轉換宗教和政治的地貌中，利用半島的權力真空追求自己的目的。宗教社群和聖戰的觀念也許曾出現在他們的想像力裡，但極少決定他們的選擇和行為。

在「悉德」死後沒多少年，胡德氏族的王國便垮掉了。先是亞拉岡的諸王逐漸包圍了薩拉戈薩，而在東部，巴塞隆納和烏爾赫爾的伯爵開始征服萊里達四周的土地。「穆斯塔因」二世奮勇抵抗，但在一一一〇年戰死於圖德拉附近，成為了人民眼中的殉教者和聖戰士。有愈來愈多的人民向他兒子和繼承人伊馬德·道萊施壓，要他中斷和基督徒政權的聯盟。不過他沒有選擇餘地，因為這種聯盟是他的王國想要存活所不可少。因此，隨著亞拉岡人包圍圈的收緊，不耐煩的民眾在一一一〇年把他推翻，請求現在控制安達魯斯的阿爾摩拉維王朝，派一個總督過來治理他們。

伊馬德·道萊帶著宮中的財富和藏書，逃到了薩拉戈薩以西大約四十八公里的魯埃特德哈隆的堡壘，在卡斯提亞的支持下對抗阿爾摩拉維王朝。與此同時，亞拉岡人在不知疲倦的國王阿方

索一世的帶領下，攻占了一個又一個城鎮。薩拉戈薩城在一一一八年向他投降。阿方索一世開出的投降條件優厚，很多穆斯林民眾願意留下，但該城的文化精英和宗教精英卻選擇流亡，前往阿爾摩拉維王朝控制的南方土地。到阿方索一世在一一三四年去世時，已幾乎征服了整個薩拉戈薩王國。

其中一個重要據守者是伊馬德·道萊，他在哈隆河河畔一座懸崖高處的城堡堅強抵抗。他在一一三〇年去世後，他的兒子和繼承人賽義夫·道萊向卡斯提亞的阿方索七世俯首稱臣，交換在托雷多附近的一塊領地。這位胡德氏族的最後後人，把人生最後十六年用在作為雷昂人宮廷的一件裝飾品，和指揮對抗阿爾摩拉維王朝。他在一一四六年被謀殺而死，起因是他為了在瓜達幾維河南面的土地開創一個小國，和基督徒盟友發生爭吵。當時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權勢正在開始瓦解。

第十九章 一把恐怖的快劍

除了阿方索六世近乎兵不血刃地征服托雷多，和「悉德」短暫占領瓦倫西亞之外，其他「泰法」王國都不是被基督徒勢力摧毀，而是亡於其他穆斯林手中。一〇七〇年代，隨著卡斯提亞和雷昂的阿方索六世加強對「泰法」諸王國施壓（包括入侵它們的土地、製造內部紛爭和要求愈來愈多的貢金），普通穆斯林長久以來感受到的痛苦絕望，終於也在統治階級生根。「泰法」諸王固然可以在他們的羅馬遭火焚時繼續撫琴，但他們的琴音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他們對基督徒軍隊的依賴和繳交貢金之舉，讓他們在「烏里瑪」眼中形同基督徒的「被保護之民」，失去了作為穆斯林統治者的合法性。哈里發國的大一統理想已經消散，取而代之的「泰法」諸王，不過是可以彼此取代的強人，其實是一些甚至談不上「強」的強人。科英布拉、巴爾巴斯特羅和托雷多都已被異教攻占，城鎮不服從它們國王的權威，投機的大臣們和敵人暗通款曲，都市的虔誠階級反抗朝廷，城鎮因為效忠敵對的統治者而分裂。

與此同時，「泰法」諸王放縱於追求輕浮與不道德的享樂：醇酒、詩歌、性愛、異教徒科學，和在宮廷裡提拔基督徒與猶太人。他們違反《古蘭經》的誡命，向人民課稅，使貨幣貶值，

讓中、低階級深受打擊。他們也沒有能力維持秩序和繁榮。入寇者蹂躪鄉村地區，而「泰法」諸王不只沒有同心合力對付入寇者，反而付錢給基督徒軍隊攻擊自己的穆斯林對手。在在看來，他們都寧願看到異教占優勢而不願看到一個穆斯林同儕成功。

雖然沒有把「莫扎拉布人」當成代罪羔羊，不過愈來愈有一種安達魯斯應該對北方人進行聖戰的意識。特別是在阿方索發表了對整個半島的所有權主張之後。有些安達魯斯人親力親為，加入軍事遠征或進入「烈巴特」。「烈巴特」是有防禦工事的修道院，由「國家」或私人沿著邊界修建，供普通穆斯林暫時退隱，從事虔誠的沉思諦觀和為保衛「伊斯蘭地區」而戰。不過，除了地方志願者和哈里發國剩餘的軍隊之外，「泰法」諸王能有的軍隊，只是地方部隊和北方的基督徒僱傭兵。俘虜人口的時代已經過去，柏柏爾人也不再到安達魯斯充當士兵。

那麼，在卡斯提亞－雷昂緩慢但穩步的挺進中，安達魯斯可以指望誰？北方人充分意識到安達魯斯人對柏柏爾人的敵意。在一〇五〇年代，托雷多人民曾經向斐迪南一世抗議說，他們無法籌到他要求的貢金讓他幫忙抵抗薩拉戈薩。他們說：「如果我們能夠籌到那麼多錢，我們就大可以請柏柏爾人幫忙我們解決問題。」對此，斐迪南嗤之以鼻：「你們總是用這個來威脅我們，但有鑑於你們和他們之間的敵意，你們不可能找他們來幫忙。」[33]

不過，這正是將要發生的事。早在一〇八一年，當巴達霍斯的「穆塔沃基勒」感覺失去對自己王國的控制時，他派使節渡過海峽，接觸撒哈賈氏族聯盟的一個領袖優素福·伊本·塔舒芬，該聯盟原位於撒哈拉沙漠南部邊緣，後來攫取了馬格里布。另外，「穆耳台米德」於一〇八二年

曾出於一陣盛怒，下令把阿方索的猶太人使者夏利卜釘上十字架，因為害怕報復，也向這些穆拉比特人，即阿爾摩拉維人求援。

阿爾摩拉維人是戴藍色面紗的沙漠戰士，許多世代都靠襲擊或保護把非洲黃金、奴隸和奇珍異品運到地中海地區的沙漠商隊維生，是在一〇四〇年代才從異教轉皈伊斯蘭教。他們的名稱來源已不可考，但阿拉伯字根有「綁住」之意，所以也許是指男人戴的面紗，或是指把他們和聖戰大業聯繫在一起的道德責任感，又或是指撒哈拉沙漠西南部的「烈巴特」（那是他們的早期基地）。引導他們轉皈的傳教士（特別是阿布杜拉·伊本·雅辛），他們是一些極端嚴格馬利克派的信徒，期望在地區內建立一個嚴格的遜尼派政權。

表現出新轉皈者的不妥協熱情和立志建立一種嚴格遵守正統教義的「純粹」伊斯蘭教，構成這個運動核心的雷姆圖納部落體現出一種決心和相當的確信。這一點，加上他們斯巴達式的生活風格，讓他們成為可怕的敵人。作為新轉皈者，他們熱烈地向他們的異教徒鄰居發起聖戰。聖戰是他們的存在理由和天命的基礎。他們在一〇五〇年代從沙漠湧出，橫掃馬格里布，推翻那些在伍麥亞哈里發國崩潰後冒出的柏柏爾人王國，在摩洛哥中部阿特拉斯山脈的高峰底下建立了一個新首都，稱為馬拉喀什。在一個沒有文化但是傑出和有活力的蘇丹的領導下，他們將會渡海到安達魯斯，表面上所持的理由是拯救那些被基督徒征服的土地。

優素福·伊本·塔舒芬對於帶兵到安達魯斯本來沒有太熱心。不管他的真正動機何在，他看

來都是在托雷多陷落之後，當其他「泰法」國王都眾口一致求助，以及有一個「烏里瑪」的代表團警告他，基督徒將會因為阿爾摩拉維人的無為而征服安達魯斯之後，才決定採取行動。值得點出的是，「泰法」諸王不是出於宗教感情而哀悼托雷多的陷落，而是因為這件事情證明了「兩個宗教的皇帝」已經不再認為他們不可或缺。

因此，即便是塞維亞的阿巴德王朝和格拉納達的齊里王朝，這兩個死對頭為了對抗卡斯提亞－雷昂的力量，都暫時放下恩怨，攜手合作。不過，「泰法」諸王對於阿爾摩拉維人的真正動機，和找他們救援有什麼危險都相當清楚。當被問到把優素福．伊本．塔舒芬找來是不是明智之舉時，塞維亞的「穆耳台米德」回答說：「〔為優素福〕當一個趕駱駝的總勝過〔為阿方索〕當一個養豬的。」[34]風聞「泰法」諸王的動靜，阿方索六世用最優美的阿拉伯文寫了一封信給優素福，表示自己樂意與他一戰（地點是安達魯斯還是馬格里布都可以），並保證一定會予以迎頭痛擊。優素福沒有把回答寫下來的打算，只是交代使節告訴阿方索：「你等著瞧！」[35]

一〇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泰法」諸王的軍隊不安地集結在優素福．伊本．塔舒芬的指揮之下，一道作戰的還有戴面紗的阿爾摩拉維人軍隊、他們的柏柏爾人門客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奴隸。騎著馬匹、單峰駱駝和大象的主力部隊連同步兵兵團在戰鼓聲中迎向雷昂人。挺住了阿方索的騎兵衝鋒後，他們反守為攻，俘虜了他的行李輜重、消滅了他的騎士，逼得這位國王夾著尾巴逃走。為慶祝勝利，幾千個基督徒戰士的首級被送至安達魯斯和馬格里布各大城鎮巡迴展示。安達魯斯的民眾和「烏里瑪」們歡欣鼓舞，詩人們撰寫勝利頌歌，但這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宣

傳活動卻有著不祥的潛台詞，更像是警告穆斯林同儕而不是警告基督徒，對抗伊本・塔舒芬會有什麼後果。雖然「泰法」諸王對戰果的評估有所保留，但他們看來已經安全，至少暫時如此。優素福沒有乘勝進軍托雷多或入侵雷昂，而是帶兵返回非洲。

阿方索不多久便恢復元氣，再次要求進貢，而「泰法」諸王也恢復彼此勾心鬥角和忽略人民的需要。於是安達魯斯的「烏里瑪」再一次懇請優素福（現在他自稱為「穆斯林元帥」）進行干預。

一〇八八年，阿爾摩拉維人再次渡過海峽，集結「泰法」諸王圍攻莫夕亞附近的基督徒要塞阿萊多。這場戰事最終因為安達魯斯人的內訌而失敗，讓優素福更加看不起在地的穆斯林領袖。所以當他在一〇九〇年第三次再來的時候，便決定不走了。在他和安達魯斯的「烏里瑪」們眼中，「泰法」諸王的故態復萌證明了他們的地位沒有合法性，為此，安達魯斯的法學家聯合研擬了一份「法特瓦」，宣布優素福和「泰法」諸王簽訂過的任何條約皆無效，並賦予他廢黜他們的責任。為了讓自己的立場更穩，優素福把「法特瓦」送到「伊斯蘭東方」，尋求一些權威背書。這些權威包括了本身也是安達魯斯難民的阿布・巴克爾・吐爾圖釋和大哲學家暨神學家阿布・哈彌德・安薩里。就這樣，優素福讓自己顯得是符合法理的安達魯斯穆斯林解放者，不是一個篡權者或征服者。阿爾摩拉維人的政治宣言簡單卻有吸引力：「散播正義，矯正不正義，廢除不合法的課稅。」這種「讓安達魯斯再次偉大」的民粹主義保證，聽在保守的「烏里瑪」和絕望的一般老百姓耳裡同樣受用。[36]

再次回到安達魯斯之後，優素福逐一對付頹廢的「泰法」諸王，要求他們遜位，不然就是面對他的正義之師。他們一一倒下：有些被赦免，有些被處決，還有一些被押解到馬拉喀什以南的阿格馬特軟禁。他們好幾個都被自己的人民背叛，被綁起來交到優素福手中。但他們不全都輕易就範。例如「穆耳台米德」就堅決抵抗，哪怕這表示要向阿方索俯首稱臣。阿巴德的兵力在哥多華和塞維亞都頑強抵抗。在哥多華，「穆耳台米德」的兒子阿布．法塔赫為保衛該城而戰死。在塞維亞，「穆耳台米德」親自指揮抵抗，直至該城在一〇九一年九月被攻破為止。

就這樣，「泰法」王國一一倒下，直到最後只剩下由「悉德」統治的瓦倫西亞和由胡德氏族統治的薩拉戈薩。到了一一一〇年，整個「穆斯林安達魯斯」都將會處於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統治之下，不過當時阿方索六世和他的死對頭優素福皆已離世。當優素福據說以一百高壽在一一〇六年死去，兒子阿里．伊本．優素福繼位時，安達魯斯已經被整合進一個以馬拉喀什為基地的新帝國，塞維亞為其首府。伊斯蘭教在半島上的地位得以恢復，至少看起來是如此。兩年後，阿爾摩拉維王朝的軍隊再一次大敗卡斯提亞－雷昂的兵馬，這一次是在托雷多以東一點點的烏克萊斯。

這場戰爭有許多基督徒死傷者，其中之一是阿方索六世的獨子桑丘，他是國王和哥多華的阿布．法塔赫的遺孀薩伊妲的非婚生子。在丈夫因為守城戰死之後，薩伊妲投靠了阿方索，然後又投入他的懷抱。在阿方索的八個妻子和情婦中，只有她一個為他生有一子。十六歲的桑丘本來活著逃離烏克萊斯的戰場，但在北返途中路過一座小村時被穆斯林村民所殺。不久之後，阿方索兩個女兒厄拉卡和特蕾莎將會繼承王國，而兩人為了爭權將會讓「基督徒北方」再次陷入激烈內鬥。

阿爾摩拉維王朝的金幣「第納爾」，由優素福·伊本·塔舒芬在阿爾梅利亞所鑄，1097/98 年。來源：*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1951.146.6)*

對各個基督徒王國來說幸運的是，阿爾摩拉維人還是沒有乘勝追擊。歷史學家對於他們明顯沒有興趣攻取托雷多感到大惑不解，但他們會如此有可能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脆弱。他們是身處一片外國土地上的外國軍隊，沒有人力資源可以承受重大損失，冒不起失去既得成果的風險。另外，阿爾摩拉維王朝對安達魯斯和馬格里布的控制皆極端脆弱。權力都是由統治家族的成員牢牢控制，重要的軍事和行政職位大多是由埃米爾的兒子和堂表親戚擔任。不過就連這些人都沒有多少團結性，家族內的敵對和陰謀構成了一個恆常的威脅。

儘管如此，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征服仍然構成了一個對「穆斯林西班牙」的完整重組。精英階層由伊本·塔舒芬家族成員主導和幾乎全部由他的部落（雷姆圖納部落）的成員構成，在安達魯斯以一個獨立階級的身分進行統治。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受他們自己的法律管轄，繼續戴面紗作為地位的標記。他們到安達魯斯定居的人

不多，但這樣做的人連同他們的門客和非洲奴隸，很快就獲得了高傲獨夫的名聲。

不過，就像在馬格里布那樣，阿爾摩拉維人明白若是沒有宗教精英的支持和配合，將無法統治。反之，宗教精英也從朝廷得到支持，對伊斯蘭教法做出嚴格解釋，一改「泰法」諸王時期的寬鬆風氣。所以，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勝利，也可以被視為是虔信主義的都市貴族的勝利，他們在伍麥亞哈里發國瓦解後便一直和「泰法」諸王爭奪權力。在安達魯斯的城市，市政府都受到一個議會監管，每個議會有一半阿爾摩拉維王朝成員和一半安達魯斯宗教權威。司法權主要是交由一個當地人（一般都是一個法官）掌管，軍事權則是由塔舒芬氏族的成員掌握。

後來的穆斯林歷史學家和現代學者，都把阿爾摩拉維人看成清教徒式的基本教義派，尤其在涉及他們對待基督徒和猶太人子民的方式上。在新政權底下，「被保護之民」要交較重的稅，穿著《歐麥爾協定》規定的特殊服裝，表現得低調和謙卑。原則上，「被保護之民」應該自知分寸，但阿爾摩拉維王朝繼續有起用猶太人為大臣、起用基督徒為軍事指揮官的情形。隨著改朝換代，有些安達魯斯猶太人向北遷居到基督徒的土地，但是很多人留了下來。雖然格拉納達和哥多華的猶太社群也許幾乎全部消失，但位於盧塞納的拉比學院，在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統治下繼續欣欣向榮。

阿爾摩拉維王朝極少進行所謂的積極迫害，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例如在一一二六年強迫瓜達幾維河地區的「莫扎拉布人」人口集體遷徙到北非），他們也會不嫌麻煩地假借伊斯蘭教法來合理化他們的政策。另一方面，當基督徒社群受到違背伊斯蘭教法精神的欺負或羞辱時，阿爾

摩拉維王朝和安達魯斯的司法系統都會出面干預，保護他們：一度，埃米爾阿里·伊本·優素福把被投訴苛待格拉納達基督徒社群的總督罷官和逮捕。

同樣嚴格的規定也被應用在他們的穆斯林子民，而新的統治者對非馬利克派的法學派和伊斯蘭教的神祕主義潮流（它過去兩百年來在安達魯斯不斷有斬獲），兩者都帶有敵意。因為秉持伊斯蘭教統一性的理想，以及意識到有需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他們在一〇九八年名義上向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統治者「穆斯塔齊爾」稱臣，換取一紙把他們封為「穆斯林西方」總督的任命狀（當時的阿拔斯哈里發實際只是中亞的塞爾柱軍閥的傀儡）。

總之，阿爾摩拉維王朝對非穆斯林的政策，更多是出自決心要照字面理解伊斯蘭教法，而不是出自對「被保護之民」的歧視態度。伊斯蘭教法現在是由自主的馬利克派「法基赫」執法，他們成為了新政權的意識形態碉堡。因為被賦予司法管理權、得到阿爾摩拉維王朝精英支持和不再受「泰法」宮廷自由放任政策的抑制，很多法學家領袖發展出一種不妥協的方法。這些宗教學者的影響力也不局限在安達魯斯：甚至在伊本·塔舒芬征服安達魯斯之前，他們已經在馬拉喀什的宮廷據有高位。

在整個安達魯斯，還有在馬格里布的城市，被任命為法官的保守派法學家，努力把他們對於伊斯蘭教法的硬性詮釋強加給民眾。他們對公共行為和道德鬆弛施加壓力，對司法系統進行肅清，攻擊其他神學學派學者和密教主義者的作品：前者的例子是伊本·哈茲姆，後者的例子是安

薩里，兩人的著作都被公開焚燬。一〇五八年出生於呼羅珊，阿布·哈彌德·穆罕默德·安薩里是伊斯蘭教最有原創性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以對哲學的攻擊和對蘇菲派神祕主義的鍾情知名，也因此是馬利克派中較保守份子的敵人。他是那麼大名鼎鼎，乃致當休達的伊亞德·伊本·穆薩（他將會成為自己時代最偉大的馬利克派學者）要讓自己接受學術訓練時，並沒有往東方求學，而是去了安達魯斯，拜於安薩里門下。

直到最近，談及中世紀西班牙的歷史著作，都近乎一致地把阿爾摩拉維王朝形容為不寬容、基本教義派或清教徒，是一些刻板和反智的庸人，摧毀了「泰法」時期的五光十色文化。歷史學家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較後期安達魯斯作家的反柏柏爾人和反阿爾摩拉維王朝偏見，選擇忽略或誤解該王朝和文化的關係。事實上，阿爾摩拉維王朝對文化是有所扶植，只不過他們的扶植主要限於宗教性科學和馬利克派的法律，正因為這個原因，西方學者一直不承認他們的知識成就。

不過，有一批重要學者出現在他們統治期間或之後，其中包括阿布·巴克爾·伊本·阿拉比和穆罕默德·伊本·巴哲。伊本·阿拉比以調和馬利克派和安薩里的神祕主義知名，伊本·巴哲則寫出過醫學、植物學和天文學方面大有影響力的作品。不過在嚴格正統派當道的時期，學者下筆務須謹慎。就連像伊本·巴哲那麼廣受尊敬的思想家，一樣有可能會突然被指控為異端（有時又會同樣唐突地突然獲得平反）。他們的學生，例如伊本·圖費勒和伊本·魯世德等思想家，將會寫出一些極其創新的哲學作品，而雖然這些作品是寫成於阿爾摩哈王朝的時期（開始於一一四〇年代），但它們主要是阿爾摩拉維王朝時代的理性主義和馬利克主義的遺產。

不管這時期有多少動盪，都市和商業生活繼續欣欣向榮。這是拜安達魯斯的巨大農業產出和它夠大的人口基礎所賜，後者創造出一個可以大量吸納工藝品和工業產品的強勁國內市場。阿爾摩拉維人的帝國深入到中亞，而在他們治下，曾經驅動伍麥亞哈里發國經濟的尼日三角洲黃金流量更為增加。他們鑄造的金幣品質優異，成為西地中海地區的新「美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流通。基督徒政權的統治者很快就起而模仿，造出一些印有真實或造假阿拉伯－伊斯蘭銘文的金幣。在阿爾摩拉維王朝統治期間，基督徒國王收到的貢金銳減，和北方的貿易減少，貿易重心改為移向馬格里布（帝國的真正中心）。事實上，從一一〇〇年起，安達魯斯賺到的錢，就被阿爾摩拉維王朝挪用來對付北非陸續發生的叛亂：這種現象讓當地人和他們的新統治者的關係複雜化，也暴露了這種關係的殖民本質。

安達魯斯的附屬性質，在優素福的兒子和繼承人阿里．伊本．優素福無精打采的統治下變得明顯。媽媽是個基督徒女奴隸，阿里不是以沙漠戰士的方式，而是以嬌生慣養的都市王子的方式被養大，欠缺父親的魅力和能力。在馬拉喀什當上「信徒領袖」之後，他極少遠行，只到過安達魯斯四次，先後把它交給弟弟譚米姆和兒子塔舒芬管理。

雖然基督徒自亂陣腳，但阿爾摩拉維王朝對雷昂發動的戰爭大多無關緊要。當亞拉岡和納瓦拉國王阿方索一世在一一八年奪取了薩拉戈薩城之後，損失變得明顯可見。直到他一一三四年去世之時（他在圍攻弗拉加時被一個穆斯林弓箭手射中眼睛），他已經征服了整個薩拉戈薩王國。雪上加霜的是，這位亞拉岡國王為了顯示實力和宣示主權，在一一二五年曾領軍深入「穆斯

林南方」。到了一一三〇年代晚期，雷昂恢復攻勢，在一一四四年發動了一次直逼哥多華的入寇。

雖然阿方索一世在一一二五年的入寇並未占領任何領土，卻暴露出阿爾摩拉維王朝的脆弱性。它也有助於讓安達魯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緊張關係發酵。後者看來和阿方索勾結，有一大批基督徒還跟隨他的軍隊返回亞拉岡，定居在原來的薩拉戈薩王國。正是這種背叛行為，讓阿爾摩拉維王朝取消基督徒的「被保護之民」身分，並在翌年把南方殘餘的「莫扎拉布人」強迫遷徙至摩洛哥。雖然這道命令是出自憤怒的阿里·伊本·優素福，但作為這政策的基礎的那份「法特瓦」卻是由來自哥多華的法學家穆罕默德·伊本·魯世德制定，也是他勸說阿里將之付諸實行。

換言之，這次驅逐乃是安達魯斯人，而不是阿爾摩拉維王朝的不寬容證據。諷刺的是，那些被放逐的「莫扎拉布人」後來成了王朝的重要一環，幫助朝廷討伐造反的地方部落。他們的角色是那麼的重要，以致他們的領袖被任命為阿里在馬格里布的軍隊元帥。多虧他的基督徒俘虜和僱傭兵組成的兵團的功勞，阿爾摩拉維王朝才又多存活了一些時間。不過這個王朝的維持時間完全不算長：到了一一四九年，優素福·伊本·塔舒芬建立的埃米爾國便不復存在。

第二十章 信仰與權力

隨著許多安達魯斯人對於「泰法」諸王的統治感到厭倦，他們大部分人別無選擇，只有把最後希望寄託在阿爾摩拉維王朝，而這又是拜宗教精英中某些人士的遊說所賜。這個宗教精英部分包括了「法基赫」和神祕主義聖人，後者的分量愈來愈重，在一般信徒的眼中代表了伊斯蘭教的面貌。所以，當阿爾摩拉維王朝尋求以「法特瓦」合理化他們對於安達魯斯的侵略時，與其說是要給它的征服披上一件虔誠的外衣，不如說是試水溫，看看它的權威和嚴格的意識形態，是不是受到安達魯斯人歡迎。

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吸引力，有一大部分是來自他們能夠保護安達魯斯人對抗基督徒。所以，當阿爾摩拉維王朝在一一二〇年代連連戰敗之後，民心開始背離它。馬利克派的司法權力，因為是建立在民眾的認可上，必須要對戰敗一事表態，而許多的溫和派也開始撤回他們對王朝的支持。不過，馬利克派宗教精英的受歡迎程度業已衰退，因為「烏里瑪」和一般老百姓，愈來愈被蘇菲派和其他伊斯蘭神祕主義派所吸引。

這些宗派自十世紀初期便一直攻城掠地：在當時，由末世思想點燃的密教主義橫掃整個歐洲

和地中海地區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社會。安薩里的作品曾經被阿爾摩拉維王朝焚燬，但此時卻得到安達魯斯苦行者的捍衛。他們逐漸成為宗教與政治上反抗的核心所在，為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垮台和阿爾摩哈王朝的上台鋪路。當初那些為了反抗基督徒國王和與他們勾結的穆斯林為由私人出資興建的「烈巴特」，現在也成為了在宗教和軍事上鼓吹反抗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據點。因為沒有其他選擇，那些反對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穆斯林，現在也積極尋求基督徒君主作為恩庇者、盟友和保護者。他們並不一定會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世界，定義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衝突，而是視之為對伊斯蘭教的不同觀點的衝突。

第一波反對阿爾摩拉維王朝的起義在一一三〇年代爆發。城市居民揭竿而起，趕走他們的總督和刺殺不受歡迎的法官。一一三三年，塞維亞的市民接觸卡斯提亞－雷昂的阿方索七世，表示願意在薩義夫．道萊統治下成為他的附庸國，藉此擺脫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統治。薩義夫．道萊是薩拉戈薩的胡德氏族的最後一人，此時正以「薩拉戈薩國王」的身分成為阿方索七世宮廷的一部分。一一四四年，艾哈邁德．伊本．卡希，他是從基督教轉皈的蘇菲派信徒，曾當過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稅吏，奪取了塞維亞附近的一個堡壘，自封伊瑪目。他把幾個造反同道的勢力，拼湊為一個不穩定的「王國」，稱作「穆里敦」（意指「弟子們」），向塞維亞進軍。安達魯斯的首府受到三方人馬的爭奪，一是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安達魯斯總督葉海亞．伊本．蓋尼亞，二是反動的馬利克派法官阿布．賈法爾．伊本．哈姆丁，三是胡德氏族國王薩義夫．道萊的支持者。短暫占領城市期間，薩義夫．道萊軍隊中的基督徒洗劫大清真寺，擄走了它大部分珍貴的裝飾物。

各基督徒君主也清楚意識到安達魯斯人的反阿爾摩拉維王朝情緒，竭盡所能加以利用。一一三〇年代，亞拉岡的阿方索一世在消滅薩拉戈薩王國後，曾成功勸說一般穆斯林老百姓留下來，當他王國的子民。他為他們提供人身和財產保護、宗教自由和繼續生活在伊斯蘭教法之下的權利，換言之是成為基督徒的「被保護之民」。那些負擔得起在別處生活的上層階級、那些在別處找得到工作的文化精英和無法忍受異教統治的虔誠信徒選擇離開，但大部分的老百姓（從事貿易商、藝匠和農夫的）選擇留在他們祖先的土地，成為了「穆達詹人」（意指「留下來的」）。雖然生活在異教的統治之下不太好受，但他們現在至少不用再面對入寇的基督徒民兵和冒險家的燒殺擄掠，這種事在安達魯斯鄉村地區愈來愈常發生。

無子的阿方索一世在一一三四年去世，讓亞拉岡陷入傳位危機，要到了一一四六年，這危機才獲得充分解決：當時他的弟弟拉米羅二世襁褓中的女兒佩德羅尼拉被許配給二十四歲的巴塞隆納伯爵拉蒙·貝倫格爾四世。如此，亞拉岡聯合王國的基礎便鋪好了。亞拉岡聯合王國是加泰隆尼亞伯國和亞拉岡王國的聯合體，由拉蒙·貝倫格爾四世和佩德羅尼拉的兒子阿方斯在一一六四年創建。當時，拉蒙已是一位經驗老到的統治者，他接續阿方索一世留下的工作，完成了對厄波羅河以北安達魯斯領土的征服。

與此同時，其他基督徒君主也恢復推進。一一四六年，雷昂的阿方索七世攻擊哥多華，迫使激烈抵抗的葉海亞·伊本·蓋尼亞就範。阿方索七世本人據說參加了在大清真寺舉行的一場彌撒。伊本·蓋尼亞答應奉阿方索的名義統治哥多華，但等皇帝離開沒有多久，他便恢復對阿爾摩

拉維王朝的效忠。不過，阿爾摩拉維王朝當時已經走到最後一步。阿爾摩哈人的叛軍正在席捲北非，所過之處殲滅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勢力。王朝首都馬拉喀什在一一四六年陷落。當年稍晚，阿爾摩哈人的軍隊第一次渡海來到安達魯斯。

就在「伊斯蘭西方」的宗教與政治共識走向分歧與反叛的解體之時，「基督徒西方」卻開始聚攏，賦予了各個統治者一致的目標。拜十一世紀後期克呂尼修會引入的改革之賜，羅馬教廷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機構：它讓自己擺脫世俗統治者的影響，發展出一套一貫的神學、一套教會法和一個讓教皇國能夠像超級君主國運作的制度性架構。

一〇九五年，原是克呂尼修會修士的烏爾班二世無意中發起了後來被稱為十字軍的運動。當時他責成歐洲戰士不再自相殘殺，改為幫助拜占庭的基督徒弟兄對抗一直侵蝕他們東方領土的塞爾柱突厥人。烏爾班二世保證，凡是這樣做的人都會獲得上帝赦免所有罪愆。他的呼籲為一般人的世界末日焦慮和貴族階級的軍事精力提供了宣洩口，把當代基督教的三根支柱：朝聖、懺悔和聖戰，結合起來。一〇九九年七月，基督徒兵力征服聖城耶路撒冷，在一場瘋狂屠殺中殺盡城中的穆斯林。整個基督教世界歡呼雀躍。

這是拉丁基督教世界內部一個更大進程的一部分。氣候改善、農業生產增加和人口成長這三個因素的結合把歐洲落後地區推向了進步和繁榮。歐洲的內陸和邊陲地帶（包括西班牙的邊區）遭熙篤會的修士和無地的農民殖民，城鎮和都市文化以一種自羅馬帝國衰微以降從未見過的方式

復興。貨幣重新流通，工業、貿易和商業變得和持有土地一般，成為上層階級發大財的方法。義大利海岸的海貿共和國，如威尼斯、比薩、熱那亞和阿瑪菲，開始派出船隻進入伊斯蘭和拜占庭水域進行貿易或搶奪奢侈品和香料，賣給拉丁土地上荷包愈來愈滿的貴族和上層神職人員。

不管一般老百姓還是貴族，愈來愈多人跋涉前往聖雅各墳墓或遠航至穆斯林控制的聖地朝聖。人口增加和資源壓縮引起民眾不安，特別是引起被邊緣化的低下階層的不安。對土地愈來愈飢渴的貴族之間的競爭亦起著同樣效果。無產者面對的危機，加上對基督教的狂熱（基督教此時終於滲透至歐洲社會最底階層），助長了一種絕望的千禧年主義，展現為準革命的社會動亂、末世主義和反猶太人暴力。

大部分歐洲基督徒對於伊斯蘭教一無所知，但他們愈來愈相信征服伊斯蘭教是他們的使命，而十字軍攻克耶路撒冷這項奇蹟被視為體現上帝的旨意。在這個成功的尾聲，聖戰狂熱攫住了歐洲。讓教宗和國王們受用的是，熙篤會修院院長伯爾納鐸鼓吹一種黷武的信仰觀，呼籲對所有非信徒發動戰爭，以擴大基督教世界的霸權。他同時為文讚美「新的騎士精神」，即包括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在內的軍事修會。這些修會是為保護朝聖者而在聖地建立，結合了騎士精神、基督徒美德和修道院紀律，效忠於教宗。

「基督徒西班牙」的君主們迅速看出了十字軍運動的潛力。在鼓吹十字軍的六年前，烏爾班二世曾鼓勵歐洲戰士，參加加泰隆尼亞人對塔拉哥納穆斯林的進攻，保證他們罪得赦免。在一〇九五年的克勒蒙會議之後，他發出另外一封信，批准西班牙騎士不必前往聖地作戰，指出他們留

在伊比利半島對抗穆斯林，一樣算是實現了他們的十字軍誓言。所以，從十二世紀開始，西班牙的統治者都設法把他們的戰役說成是十字軍聖戰，以吸引外國騎士的參與和教廷的財政支援。

阿方索．恩里克斯、阿方索七世、拉蒙．貝倫格爾四世和亞拉岡的阿方索一世，全都支持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在新征服的領土上捐獻土地和城堡給他們。這樣做讓這些君主獲得一支可靠的武力，用不著老是倚靠他們懷有異心的貴族的軍隊。阿方索一世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短命軍事修會：蒙利爾修會和貝爾奇特修會。它們很快便消失了，但在十二世紀晚期，三個成功得多的修會將會在卡斯提亞和雷昂建立起來，它是阿爾坎塔拉修會、卡塔特拉瓦修會和聖地牙哥修會。

除了可以作為制衡地方貴族的砝碼，軍事修會還可以彌補西班牙國王數量日漸減少的基督徒屯墾者。在他們向南推進的早期階段，這些統治者可以用他們山谷裡增加的人口，去充實新征服的土地，不過他們向南推進得愈遠，就發現愈難找到殖民者。所以，軍事修會分配到大批土地，而這些土地的居民有時幾乎完全是穆斯林。諷刺的是，這些本來是為打擊外教徒而建立的修會很快就發現，他們有必要保護他們的穆斯林佃戶和附庸來對抗其他基督徒勢力，特別是那些一樣出現在新占領領土的基督徒屯墾者社群。

為鼓勵移居到危險和不穩定的邊區地帶，基督徒統治者給予他們新城鎮居民慷慨的優惠條件。不同於封建歐洲腹地的嚴格結構化社會（政府禁止當地農民當兵），新城鎮居民被要求參加地方民兵，充當步兵或騎兵，他們可獲得戰利品的五分之一。一個勇敢和幸運的農民，有可能憑著當步兵或騎兵起家，最終成為一個低階貴族。有些屯墾者是遠從法蘭西和日耳曼招募而來。逃

犯和亡命之徒如果在邊區聚落住滿一年零一天，會獲得特赦。在十二世紀晚期，這一類市鎮民兵被證明同時是防禦基督徒領土和向安達魯斯擴張的關鍵元素。雖然這些民兵互相對抗的時候就像他們對抗穆斯林的時候一樣多，他們仍然讓一般西班牙基督徒產生一種印象：他們所從事的是一場對抗伊斯蘭教的崇高鬥爭。「基督徒西班牙」變成了形同是個為作戰而組織的社會。

到了一一四〇年代中葉，大環境讓西班牙、歐洲和東方攜手打垮阿爾摩拉維政權。優素福·伊本·塔舒芬的兒子和繼承人阿里·伊本·優素福在一一四三年去世，生前一直忙於控制家族內出現的陰謀和競爭，因此未能建立一個有穩定制度的政權，或是正視王國內醞釀中的叛亂。他的兒子塔舒芬·伊本·優素福具有出色將才，但在位才兩年，就在組織一場防禦阿爾摩哈人的戰役時被殺，把「信徒領袖」的頭銜留給了自己的兒子易卜拉欣·伊本·優素福。沒多久，這位襁褓中的埃米爾就被廢黜，由叔叔咨哈客·伊本·阿里取而代之。

阿爾摩哈人趁這個叛亂攻占了菲斯，然後又在一一四五年包圍馬拉喀什。守軍抵抗了兩年，城牆在一一四七年三月被攻破，落入自封的哈里發阿布杜·馬蒙手中。咨哈客和其他統治家族成員出逃，但被追殺殆盡。

在安達魯斯，大城鎮再次紛紛獨立，形成了第二次「泰法」時期。基督徒君主向前推進，優素福·伊本·蓋尼亞拚死維持阿爾摩拉維王朝在哥多華、卡爾莫納和哈恩一帶的勢力。在更北方的莫夕亞，阿爾摩拉維王朝的一名軍事指揮官穆罕默德·伊本·馬丹尼什設法在安達魯斯的東部

和南部建立自己的小國家。

但是發生在「伊斯蘭東方」的事件被證明為同樣關鍵。一一四四年，塞爾柱軍閥伊馬德丁·贊吉（他一直鼓吹一種反法蘭克人的聖戰意識形態）攻占了安納托利亞最早一個十字軍公國的首都埃德薩。為此，教宗恩仁三世號召第二次十字軍東征，而拜伯爾納鐸的有力宣傳之賜，這一次東征吸引到很多來自英格蘭、法蘭德斯和其他北方地區的騎士參加。一一四七年，葡萄牙的阿方索說服一支沿著大西洋海岸航向「聖地」的十字軍艦隊，參加他對穆斯林里斯本的攻擊。當年七月開始圍攻，基督徒兵力以猛攻決心要迫使居民就範。里斯本市民向鄰近的穆斯林領袖求救，但不被理會或遭到拒絕。十月底，其居民終於同意根據葡萄牙國王提出的寬厚條件投降。儘管如此，十字軍卻攻破城牆，湧入城中大肆劫掠，不分穆斯林或基督徒一律殺死，城中的基督教主教一樣死於劍下。

才一星期前，類似事件在安達魯斯南部最重要的港口阿爾梅利亞上演。一一四七年七月底，阿方索七世在納瓦拉的加西亞·拉米雷斯和拉蒙·貝倫格爾四世的幫助下，集結了一支軍隊，包圍阿爾梅利亞的城牆，而比薩和熱那亞的艦隊幫忙封鎖港口。見久攻不下，阿方索七世和城中人展開祕密投降談判。兩支義大利軍隊得知消息後，火速攻入城中，不分青紅皂白把市民一律殺死。只有那些來得及跑到堡壘避難的人才得以倖免。這個重要的港口變得滿目瘡痍，十室九空，從此落入卡斯提亞和熱那亞的控制。

接著，拉蒙·貝倫格爾決定以相同的方法征服托爾托薩（位於厄波羅河河口的安達魯斯港

口）。一一四八年七月，在聖殿騎士團和熱那亞人的協助下，他在海陸兩方面包圍了托爾托薩。忍受了五個月的飢餓和砲轟之後，市民在十一月同意如果一個月內沒有援兵到達，他們就會投降。所以，在十二月三十日，拉蒙．貝倫格爾控制了該城。他給予穆斯林市民的投降條件，和阿方索一世三十年前給予薩拉戈薩的同樣優厚。

隨著下厄波羅河河谷被切斷於大海，城市萊里達在一一四九年十月經過激烈抵抗後投降。一一五一年，戰勝的伯爵和卡斯提亞的阿方索七世簽訂《圖蒂倫條約》，相約瓜分包括還有待征服的安達魯斯在內的整個伊比利半島：在莫夕亞之下的土地全歸卡斯提亞－雷昂，在莫夕亞之上的土地全歸加泰隆尼亞人統治的亞拉岡聯合王國。不過安達魯斯離終結還遠。接下來幾十年，阿爾摩哈人將會把它轉化成為他們哈里發國的重要省份，再一次截停基督徒政權的推進，以及深深改變「伊斯蘭西班牙」的社會與文化。

第二十一章　一個非洲的哈里發國

到頭來，把阿爾摩拉維王朝搞垮的既不是愈來愈咄咄逼人的「基督徒北方」，也不是民怨沸騰和叛亂四起的安達魯斯，而是一個來自王朝首都馬拉喀什附近鄉村高地的聖人。穆罕默德·伊本·圖馬特約在一〇八〇年出生於摩洛哥中部的阿特拉斯山脈，自小在哥多華受教育，然後才前往東方，在亞歷山卓拜於吐爾圖釋的門下，據說還見過偉大的安薩里和受到他的祝福。伊本·圖馬特發展出來的神學結合了不同的伊斯蘭教派（包括遜尼派、什葉派、分離派和蘇菲派）的元素，道德和神學上極其簡約。一一一六年回到馬格里布之後，他退隱至馬拉喀什以南的高山山谷梯摩爾。在那裡，他向高阿特拉斯山山上新近皈依伊斯蘭教的部落傳教，提倡一種讚揚柏柏爾人文化和小覷「阿拉伯東方」重要性的宗教觀點。他的追隨者後來被稱為穆瓦希德教派或阿爾摩哈教派，而這個名稱是指一種毫不妥協的一神論。

如果伊本·圖馬特不是死於一一三〇年，阿爾摩哈運動也許會始終只是一個狹隘的柏柏爾人本土主義運動。他的繼承者是他的左右手阿布杜·馬蒙，一個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扎納塔柏柏爾人。阿布杜·馬蒙之於伊本·圖馬特的作用類似於聖保羅之於耶穌，也就是把他本來有點雜亂模

糊的教義，發展為一套一貫和普世的意識形態，並聲稱擁有伊斯蘭哈里發的絕對權威。就像阿爾摩拉維人，阿爾摩哈人傳統上被定位為基本教義派和清教徒主義派，但這兩個標籤都不恰當。強調嚴格的一神論，阿爾摩哈主義是為回應十二世紀「伊斯蘭西方」的狀況發展而成，也被認為超越了傳統的伊斯蘭教。

為了吸引柏柏爾人之外的信徒，阿布杜·馬蒙把阿爾摩哈教派阿拉伯化（又為自己杜撰了一個阿拉伯人血緣系譜），並大力鼓吹前往梯摩爾和伊本·圖馬特墳墓朝聖，代替麥加朝聖。阿爾摩哈主義被說成為對伊斯蘭教唯一合法的詮釋，甚至是亞伯拉罕一神教唯一合法的形式。這種立場將不只會讓它跟基督徒和猶太人的關係複雜化，還會讓它跟它的大多數穆斯林子民的關係複雜化，因為現在所有穆斯林都被期望皈依阿爾摩哈教派所傳播的神學思想。

作為領袖，阿布杜·馬蒙的首要任務是瓦解阿爾摩拉維王朝統治的脆弱帝國。這工作隨著馬拉喀什在一一四七年春天陷落得以完成，包括末代埃米爾咨哈客·伊本·阿里在內，數以千計的人被殺。阿布杜·馬蒙以馬拉喀什為他的新首都，夷平了敵人的所有宗教設施，在新王宮旁邊建了一間新的聚會清真寺：庫圖比亞清真寺。一一五一年，他的軍隊向東進擊，拿下了馬格里布沿岸一座座由地方穆斯林統治者控制的城市，又從西西里的諾曼人國王手中收復伊菲里基亞。

阿爾摩哈人早在一一四五年便在蘇菲派造反份子伊本·卡希的邀請下到達安達魯斯。雖然他們在有密教主義傾向的「烏里瑪」中間找到一些支持者，但缺乏大規模入侵的工具。這種情況將會在他們俘虜阿爾摩拉維王朝的非洲艦隊，和在塞拉建立了大型海軍基地及船塢之後有所改變。

一一四六年，加的斯和赫雷斯承認阿爾摩哈王朝的統治，塞維亞在一一四七年被迫俯首稱臣。隨著對其居民展開血腥報復，這個阿爾摩拉維王朝前首府被迫投降：這場血腥報復尤其針對基督徒和猶太人，但他們絕對不是唯一。到了這時候，安達魯斯人的反抗激烈化了。雖然格拉納達一直撐到一一五四年，但阿爾摩哈王朝的軍隊在一一五七年橫掃塞維亞西部和南部，並在同年底征服卡斯提亞控制的阿爾梅利亞。在伊比利半島站穩腳跟之後，哈里發阿布杜．馬蒙渡過海峽，在直布羅陀建立總部。

在阿爾摩哈王朝努力雄霸安達魯斯的過程中，立刻面對的挑戰不是來自愈來愈有自信的基督徒王國，而是來自其他穆斯林（包括那些曾出力推翻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安達魯斯軍閥），還有蓋尼亞氏族（他們是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殘餘）。前者的一個主要人物是穆罕默德．伊本．馬丹尼什，他是個新「轉皈者」，當過阿爾摩拉維王朝的軍事指揮官，被基督徒編年史家稱為「狼王」。在阿爾摩拉維王朝瓦解之後出現的混亂中，他創建了一個以莫夕亞和瓦倫西亞為中心的短命王國，鑄造自己的錢幣，興建基礎建設，與開啟西地中海地區（特別是比薩和熱那亞的商人）商業往來。他是個傳奇人物，被形容為英勇的戰士、海量的飲者和不知疲倦的情人。不過這位「狼王」也殘忍而講實際，和舊日的「泰法」諸王差不多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一個不容忍任何異議的極權主義者，為支持自己的政權和王朝的延續用重稅壓垮人民。

也像舊日的「泰法」君主一樣，他極端依賴基督徒君主的支持，因此需要繳納巨額貢金。作

為回報，拉蒙．貝倫格爾四世和卡斯提亞的阿方索七世都借兵給他，為他提供保護。他的軍隊變得和他們的軍隊密切整合在一起，以至於當阿維拉的基督徒民兵在一一五八年攻打塞維亞時（當時塞維亞已被立為阿爾摩哈王朝在安達魯斯的首府），乃是由他率領。所以當基督徒王國變得左支右絀之後，伊本．馬丹尼什也是一樣。

阿方索八世死後，卡斯提亞和雷昂由不同的人繼承，引發了這兩個王國之間一場戰爭（葡萄牙的阿方索．恩里克斯亦參與其中）。阿布杜．馬蒙技巧地擺布這些交戰的基督徒統治者互相對抗，與雷昂結為盟友。先前他已經把行動基地搬到安達魯斯，又從新征服的伊菲里基亞引入增援力量，要在伊比利半島上延伸他的勢力。他計劃在一一六三年發動大規模侵略，但未及實行便病倒和死去。

他的兒子阿布．雅庫布．優素福迅速從眾兄弟中脫穎而出，又平息了他父親早期柏柏爾人支持者發動的一場叛變。（這些柏柏爾人發現阿爾摩哈運動被慕敏家族挾持已經太遲，現在左右國家政策的是王朝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把反抗擺平後，阿布．雅庫布．優素福出發到安達魯斯攻擊伊本．馬丹尼什。面對阿爾摩哈王朝的進襲，「狼王」被他的盟友遺棄。他在一一七一年自然死亡，當時他的王國已行將覆沒。實際的阿布．雅庫布．優素福接受伊本．馬丹尼什兒子希拉爾的投降。為了鞏固雙方的結盟，他娶了希拉爾一個姊妹，又讓兒子兼繼承人阿布．優素福．雅庫布娶了另一個。作為安達魯斯無可爭辯的統治者，阿布．雅庫布．優素福給自己冠上「信徒領袖」的頭銜。

阿爾摩哈王朝喜歡讓他們的征服戰爭披上聖戰外衣。不過在這種虔誠的姿態背後，他們和基督徒政權打交道時，態度靈活得不下於他們的安達魯斯敵人。作為雷昂的斐迪南二世的盟友，阿爾摩哈部隊支持國王的戰事，包括他對卡斯提亞北部的入寇。作為回報，斐迪南借兵給阿爾摩哈王朝對付他們在南方的基督徒敵人。另外，西班牙和北非都有很多基督徒貴族和僱傭兵加入阿爾摩哈王朝的軍隊。當葡萄牙人「再征服運動」的英雄熱拉爾多失去阿方索．恩里克斯的眷顧之後，阿布．雅庫布歡迎他的人馬加入他的軍隊（不過熱拉爾多在一一七四年因為被懷疑又要換邊站而被斬首）。同一時期，一個雷昂領主費爾南多．羅德里奎．德．卡斯特羅加入阿爾摩哈王朝對抗自己人，十五年後，他的兒子佩德羅．費爾南德茲．德．卡斯特羅又支持阿爾摩哈王朝對葡萄牙和卡斯提亞進行入寇。一一九八年前後，納瓦拉的桑喬七世在馬格里布為阿爾摩哈王朝戰鬥，以爭取阿爾摩哈王朝支持他和卡斯提亞的鬥爭。一二一九年，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二世自己的兄弟加入了阿爾摩哈王朝的軍隊。到了十三世紀中葉阿爾摩哈王朝步入衰微時期，據說光是馬拉喀什一地就住著一萬二千名基督徒士兵。就像先前的阿爾摩拉維王朝一樣，阿爾摩哈王朝的存續，變得極端依賴基督徒僱傭兵。

在十二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基督徒君主和阿爾摩哈王朝，在太加斯河和瓜達幾維河之間的廣闊地帶發生的戰爭，變得激烈化。一一八四年，阿布．雅庫布發起了一場大戰，奪回位於葡萄牙的聖塔倫。但對這位哈里發來說，不幸的是，阿方索．恩里克斯和斐迪南先前簽署了一紙和約，所以兩人聯合兵力對哈里發取得了一場決定性勝利。阿布．雅庫布在交戰中受了致命傷。在他被

送回塞維亞的同時，他的兒子阿布・優素福・雅庫布匆忙回到馬拉喀什，繼承哈里發的頭銜。

雖然基督徒君主擺出十字軍的姿態，他們和阿爾摩哈王朝的外交接觸卻愈來愈頻密。雷昂依舊是阿爾摩哈王朝的不穩定盟友；卡斯提亞的另一個對手納瓦拉派使者到塞維亞；在十三世紀，甚至連英格蘭國王約翰，亦向阿爾摩哈王朝建議雙方締結聯盟。作為安達魯斯、馬格里布和伊菲里基亞的統治者，主宰著泛撒哈拉的黃金通道，阿爾摩哈王朝統治著一個龐大的經濟體，因此受到義大利兩個互相競爭的商業強權熱那亞和比薩的討好。他們派出使者，簽訂條約，在港口建立貿易殖民地。而且，哪怕教宗們鼓吹對阿爾摩哈王朝發動十字軍聖戰，他們一樣跟哈里發繼續通信和派遣使節團前往馬拉喀什。

阿爾摩哈王朝一般被描述為反動和不寬容，積極壓迫治下的基督徒和猶太人。例如，在征服馬拉喀什之後，他們拒絕接受猶太人和基督徒提供的「丁稅」，聲稱自己不缺錢。據說阿布杜・馬蒙曾宣布「被保護之民」的制度已不合時宜，要求基督徒和猶太人必須改教，否則就會被驅逐出境。這是對於已確立的伊斯蘭教法的一種極端偏離。一一四九年，壓迫在哥多華上演，很多猶太人（最有名的是大哲學家蒙邁尼德和他的家人）被迫假裝轉皈伊斯蘭教，然後遷徙至菲斯，最後逃到埃及才得以重新回歸猶太教信仰。安達魯斯詩人亞伯拉罕・伊本・以斯拉寫了一首詩哀悼伊比利半島猶太社群的被毀，但他在阿爾摩拉維王朝時期便逃離安達魯斯，所以他的觀點並不可靠。

雖然猶太人的確不時遭受暴力相向和壓迫，因此很多人逃到了基督徒的土地或「伊斯蘭東

方」，但強迫他們改教或取消「被保護之民」制度，在阿布杜・馬蒙的統治時期之後不再是一貫的政策。不過，阿爾摩哈王朝把「被保護之民」制度執行得很嚴格，強調它對非穆斯林的羞辱部分，這使得一些穆斯林大膽表現出歧視性暴力。但這些暴力更多是經濟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導致。在阿布・雅庫布・優素福統治時期，不只猶太人必須穿著特殊服裝和被禁止從事某些行業，就連已從猶太教轉皈伊斯蘭教的人也是如此，這反映出他們很多人被懷疑是假裝轉皈，暗中繼續保持原來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改教的猶太人爬到很高地位，在朝廷中受到重用。還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猶太人在阿爾摩哈王朝的統治下繼續繁榮興旺。

不管怎樣，阿爾摩哈人對非穆斯林的政策，更多是肇因於他們信仰中的革命本質，而不是一種反猶太人或反基督徒心態的產物。在他們看來，伊本・圖馬特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讓每個人都被召喚去信仰阿爾摩哈教派鼓吹的那種一神教。當一個穆斯林還不足夠，還必須當一個阿爾摩哈教派的穆斯林。既有的清真寺必須改建或淨化，讓它們的禱告方向，按阿爾摩哈教派的標準更正。那些不接受阿爾摩哈教派觀點的穆斯林，有可能會被視為背教者，成為聖戰的對象。因此，很多虔誠的正統派穆斯林逃離阿爾摩哈哈里發國，回歸遜尼派伊斯蘭教。

阿爾摩哈人相信他們的興起，代表著一個新時代的黎明，而這種自信反映在他們的鑄幣上面。雖然他們繼續鑄造阿爾摩拉維王朝風格的圓形金幣，他們的銀幣卻是正方形，徹底偏離既有的模式。另外他們的錢幣無一標示日期，大部分也沒有標示鑄造它們的統治者的名字。在這個新時代，時間和統治者都只是偶然事件，而錢幣的銘文強調真主的單一性和獨一性，以及「馬赫

迪」作為伊瑪目的角色。因為成色優良，這些錢幣變成了馬格里布、安達魯斯和西地中海地區的標準貨幣，也因此成了宣傳革命信條的好工具，效果不輸阿爾摩哈人帶上戰場的那些巨大橫幅。事實上，為了打贏政治宣傳戰爭，阿爾摩哈人必須提高錢幣的含金量，因為西班牙基督徒王國的鑄幣也愈來愈受歡迎（這些鑄幣鐫有讚揚基督徒國王，和基督信仰的阿拉伯文銘文）。

不管阿爾摩哈外表上假裝成多麼平等主義，它的統治乃是致力於把權力首先帶給政權的核心支持者，然後是帶給慕敏王朝。阿爾摩哈政體（Almohad state），被稱為「寶物箱」（*makhzan*）以區別於「王朝」（*dawla*），是透過對於拒絕承認新正統教義的「被保護之民」和穆斯林的財產充公致富，另外也是靠著泛撒哈拉的黃金貿易和工商業的巨大產出挹注。權力是由哈里發透過一層層的委員會來施行，委員包括阿爾摩哈「長老」和認同阿爾摩哈人目標的外人構成。日常的管理事務則是操在文吏或官僚手中，他們很多都是家族曾經為阿爾摩拉維王朝服務的馬利克派「烏里瑪」。

為了統治，阿爾摩哈王朝有賴當地精英的配合，但依賴程度低於阿爾摩拉維王朝。在地宗教人士充當文吏，但都只是公務員性質，不像阿爾摩拉維王朝時期那樣有權制定法律和政策。在安達魯斯（它很快就變成了阿爾摩哈王朝聖戰的前沿地帶），總督一般都是在王子或信得過的圈內人中間選任，但這些特權份子對安達魯斯民眾常常加以冷落或任意踐踏，讓民眾很快就對阿爾摩哈王朝政權心生反感。

阿爾摩哈王朝在阿布．雅庫布．優素福和兒子阿布．優素福．雅庫布在位期間臻於鼎盛，兩

人都曾經擔任塞維亞總督。他們都在塞維亞大量投資，興建豪華的宮殿和花園，以此向人民和對手加強政權的莊嚴和合法性，為一些用來展示權力的隆重儀式提供背景。正是在阿布．優素福任總督期間，塞維亞的聚會清真寺增加了二十二公尺高的宣禮塔「吉拉達」，這宣禮塔是以馬拉喀什的庫圖比亞清真寺的宣禮塔為藍本。

阿布．雅庫布．優素福年輕時在塞維亞擔任總督期間，培養出對高深學問（特別是醫學和哲學）的興趣。他創建了一間據說藏書足以匹敵哈里發哈克木二世的圖書館，又支持一個有諸如醫生暨哲學家伊本．圖費勒和伊本．魯世德等革命性思想家參加的沙龍。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伊本．圖費勒以他寫的寓言小說《自修的哲學家》最為知名，內容講述一個小男孩在荒島單獨長大的故事：這個小孩子因為是一張白紙，所以必須自行建構有關世界和自己的觀念。這個具有高度原創性的故事（它啟發了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和笛卡爾的《論方法》），企圖利用理性來調和信仰與哲學，在一六七一年被翻譯為拉丁文後對於歐洲思想有極深影響。

此書也激起哈里發對於亞里斯多德的興趣，促使他成為充滿爭議性的哥多華學者暨法官穆罕默德．伊本．魯世德的恩庇者。伊本．魯世德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知識份子之一，對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思想都有極深影響。他的作品啟發了邁蒙尼德對猶太律法的系統化整理，有助於把亞里斯多德重新引入拉丁基督徒哲學，激發了經院哲學運動，促進了歐洲思想的變革，為科學革命奠定基礎。

不過，伊本．魯世德受到很多安達魯斯宗教精英的排斥。他們對於他的鼓吹哲學和反對安薩

里都感到憤怒。安薩里寫過一本稱為《哲學的不一致性》的小冊子，伊本·魯世德寫出《不一致的不一致性》直接加以駁斥。只是因為受到阿布·雅庫布·優素福和阿布·優素福·雅庫布的恩庇和保護，伊本·魯世德才能夠繼續工作。不過到了一一九五年，虔誠的阿布·優素福終於向安達魯斯「烏里瑪」的政治壓力屈服，下令焚燬伊本·魯世德的作品，並把他流放至盧塞納（那裡一直是猶太人的飛地和學問中心）。哈里發在一一九八年回心轉意，為他恢復名譽，但伊本·魯世德在同一年回到馬拉喀什不久後便病逝。

在阿布·優素福統治期間，安達魯斯的形勢愈來愈壞。基督徒勢力持續製造的破壞和一系列不徹底的戰役，都動搖了阿爾摩哈王朝作為伊斯蘭教保護者和真主保佑的統治者的形象。反柏柏爾人情緒和對外國人統治的不滿助長了草根反抗和對政權的仇視。雖然阿布·優素福和他父親的統治，變得愈來愈溫和且靈活，但當初征服的殘暴仍然留在安達魯斯人的記憶，也不時被阿爾摩哈王朝將領和軍隊對民眾的欺壓行為所喚起。

與此同時，另一股在安達魯斯反對阿爾摩哈王朝的勢力，環繞著蓋尼亞氏族形成，蓋尼亞氏族是阿爾摩拉維王朝帝國氏族的最後殘餘。穆罕默德·伊本·蓋尼亞在一一二六年被任命為巴利亞利群島總督，而當阿爾摩拉維政權瓦解之後，他獨立稱王。馬約卡島因為有一支頗為龐大的艦隊可以使用，確立了它成為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把鹽和奴隸輸向非洲，把農產品輸向義大利，跟西地中海地區的基督徒海上強權時而衝突，時而結盟。

穆罕默德的兒子咨哈客在一一五五年繼位後入寇普羅旺斯，又和熱那亞及比薩簽定有利的雙邊條約。到了阿爾摩哈王朝終於在一二〇三年征服馬約卡島時，蓋尼亞氏族在伊菲里基亞已經占領了不少土地，所以把行動基地轉移到那裡去。作為回應，阿爾摩哈王朝派哈夫斯氏族（伊本·圖馬特最親密弟子中的後人）去打敗他們，但成功之後他們的領袖阿布·扎卡里亞·葉海亞宣布獨立。他在一二三七年於突尼斯所建立的哈夫斯埃米爾國（後來是哈里發國），將會統治伊菲里基亞直到下一個世紀結束。

與此同時，雷昂、卡斯提亞和葡萄牙的統治者，在一一七〇年代和一一八〇年代有效蠶食瓜達幾維河以北和以西的土地，近乎如入無人之境。一一八九年，阿布·優素福率領一支大軍，渡過海峽，收復失去的城鎮，然後返回馬拉喀什。他決心要給基督徒政權一個教訓。一一九五年七月，在一座位於哥多華和托雷多之間的小城堡阿拉科斯的外面，靠著卡斯提亞貴族佩德羅·費爾南德茲·德·卡斯特羅的幫助，阿爾摩哈軍隊大敗卡斯提亞人，好幾個主教、一批重要領主和兩個軍事修會的指揮官都喪失了性命。

為了慶祝勝利，阿布·優素福給自己冠上「真主保佑之得勝者」的尊號，然後又多次深入襲擊。卡斯提亞受到重創，又因為阿布·優素福和雷昂及瓦納拉締結條約，使其進一步受到孤立。但它沒有失去重要的領土。又老又筋疲力竭的哈里發在回到馬拉喀什之後死於一一九九年。他的年輕繼承人穆罕默德匆匆繼位，號「得勝者」，但嚴重缺乏駕馭因逐漸失去向心力而分裂帝國的能力。北非正在四分五裂：在這裡和安達魯斯，人民都愈來愈反抗朝廷高壓和任性的統治。朝廷

官員和外省總督搞的陰謀也在在動搖了阿爾摩哈王朝政權的效力和團結。

十八年後，卡斯提亞的阿方索八世終於報了在阿拉科斯戰敗的仇。聯合了除雷昂以外的所有基督徒王國、得到教宗英諾森三世的十字軍詔書加持，和不知疲倦的托雷多戰士及大主教羅德里戈・吉麥內茲・德・拉達的大聲疾呼，這位卡斯提亞國王募集了一支大軍。雙方都預期到終將一戰，都花了近兩年時間準備。阿方索八世在托雷多募集西班牙騎士和外國十字軍，哈里發則在塞維亞集結軍隊：包括來自北非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來自東方的突厥人戰士，還有志願軍軍團（殷切與異教一戰的「聖戰士」）。安達魯斯的天空戰雲密布。

風暴在一二一二年七月六日刮起，地點距拉斯納瓦斯・德・托洛薩不遠。「得勝者」在一個背山的廣闊山谷紮營，自以為萬無一失，卻沒想到敵人繞過一個鮮為人知的山口，從上而下展開全面攻擊。阿爾摩哈軍隊徹底失敗，「得勝者」隻身逃命，營帳、珍寶和軍旗都成了阿方索的戰利品。阿爾摩哈軍隊全被殲滅，基督徒部隊傷亡輕微。回到馬拉喀什之後，哈里發深居宮中不出，在一二一三年死去，他有可能是被自己的大臣謀殺。阿方索的勝利被大主教羅德里戈說成是得到上帝相助，證明卡斯提亞是天命所歸，傳統上，歷史學家都認為這場戰役是阿爾摩哈王朝走向衰敗的開始。不過，「得勝者」在拉斯納瓦斯的戰敗，主要是他王朝的衰敗的徵候而不是原因。當時的人大都沒有視此戰役為一個分水嶺。

讓羅德里戈大主教頗為洩氣的是，阿方索八世的大軍在戰爭結束後筋疲力竭，迅速解散，未能擴大勝利的戰果。半島上的其他基督徒君王也是一樣。阿方索死於一二一四年，他的兒子恩里

克也緊接著在短短三年後過世。在葡萄牙，年少的阿方索二世（一二一一年登基）忙於鞏固自己的地位，無暇對安達魯斯發起戰爭。巴塞隆納伯爵和亞拉岡國王佩雷（即「彼得一」）在拉斯納瓦斯之戰表現傑出，卻在一二一三年被十字軍殺死，這些十字軍是教宗英諾森三世派去征討朗格多克的卡特里派異端。至於納瓦拉的桑喬七世，因為該國所在地理位置有效地封鎖他的王國，沒有機會去征服「伊斯蘭西班牙」，所以他只能專心和對手卡斯提亞較量。

在「得勝者」死後，阿爾摩哈王朝加速衰敗，繼位的哈里發全都是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好些是被謀殺。最後，第九任哈里發「馬蒙」是靠著卡斯提亞的幫助才能在一二二八年登基，他回歸遜尼派伊斯蘭教，並宣布耶穌而非伊本．圖馬特才是「馬赫迪」。他的統治標誌著阿爾摩哈王朝在安達魯斯勢力的實質終結。它對馬格里布的統治將會持續，只是領土愈來愈縮水，到最後只剩首都和四周土地。到了一二六九年，馬拉喀什被扎納塔人一支游牧氏族馬林氏族征服。梯摩爾將會在一二七六年陷落。

拉斯納瓦斯之戰後的安達魯斯有十年風平浪靜，但現狀之得以維持只是出於惰性。在這期間，在地的安達魯斯強人和懷有異志的阿爾摩哈王朝指揮官各自努力壯大自己的勢力。然後，到了一二二〇年代，卡斯提亞－雷昂將會在斐迪南三世的統治下崛起，卡拉岡聯合王國將會在海梅一世的統治下崛起，而一個新的在地王朝奈斯爾將會站穩腳跟。屆時，安達魯斯和半島上的穆斯林的生活將會再一次受到轉化。

第二十二章 黃金時代

在西方的貴族之後，我又怎能
在睡夢中找到歡樂
找到內心的平靜
如果我忘了它，又如果
我渴望在沒有他們在場情況下快樂
但願我的右手被遺忘
如果真主讓我返回石榴〔格拉納達〕的光輝
我的道路將會順遂
我將會以斯尼爾的水止渴
當伊甸的河是濁之日
它的水是清……[37]

以上是自我放逐的猶太詩人摩西・本・以斯拉的詩句，他是在一〇九〇年阿爾摩拉維王朝征服後離開安達魯斯。他的悲傷獲得同時代穆斯林的呼應，因為他們的哀歌，亦是哀悼安達魯斯的被征服（不管是被「多神教」的基督徒還是粗野無文的柏柏爾人征服），慨嘆「泰法」時期活躍和開放文化的消失。這種鄉愁也讓現代學者心有戚戚焉，因為他們把十一世紀的安達魯斯視為一個寬容、多樣性、有創造性和文化精緻的黃金時代，卻因為阿爾摩拉維王朝和阿爾摩哈王朝的入侵而受到摧毀。但不管這幅圖像多麼有吸引力，它都是過度簡化的結果。安達魯斯的知識文化，並沒有隨著「泰法」諸王國的消亡而終結，又雖然它受到了轉化，卻又藕斷絲連地一直維持至阿爾摩哈王朝結束並繼續延續。同樣的，這文化對「基督徒西班牙」和「拉丁歐洲」的深刻影響，並不只是發生在單一時段，而是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泰法」時期以詩歌知名。這些詩歌都有強烈的政治面向，是創作者一條邁向功成名就的途徑。一首正確獻給某人的巧妙詩歌，有可能會讓出身寒微的作者變得有財或有勢。用古典阿拉伯文寫詩的能力亦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因為在他們看來，與別人通信時文字的優雅是他們威嚴的保證。詩歌既被用於政治宣傳，也被用來表達大眾的不滿。例如，當伊斯邁爾・伊本・納格里拉用希伯來文詩歌來炫耀自己的權力，和用阿拉伯文詩歌炫耀格拉納達國王巴迪斯的權力時，他的敵人（例如阿布・咨哈客）也用詩來諷刺這位猶太人大臣和他的國王。詩歌被用作傳達新聞、散播政治意識形態和表達異議的媒介。宮廷詩人用古典阿拉伯文來歌頌國王的戰爭勝利，不知名的大眾詩人則用安達魯斯方言撰寫「接地氣」的詩歌。

愛情、性愛、渴望和死亡，都是穆斯林詩人和猶太詩人酷愛的題材，而猶太詩人偏好用阿拉伯語創作世俗詩歌，而以神聖語言希伯來語，創作宗教詩歌和其他作品（包括以猶太人為讀者的反對伊斯蘭教議論文）。雖然希伯來文在這個時候恢復成一種活躍的文學語言和口說用語，但阿拉伯語仍然是整個「伊斯蘭地區」猶太人的主要口語和書面語。很多猶太學者的涵化極為徹底，乃致於認為阿拉伯語比希伯來語更適合用來寫詩和研究科學。

但詩歌並沒有隨著「泰法」宮廷的消亡而消失。作家們只是因應環境的不同有所調整，又雖然他們從阿爾摩拉維王朝的安達魯斯貴族階層得到的資助比較少，但詩人仍繼續大放光采。例如，伊本・卡法加這個來自瓦倫西亞的貴族，撰寫的古典風格詩歌和歌頌大自然及人類感情的有韻散文，甚至在「伊斯蘭東方」獲得讚賞，整個十五世紀都被拿來模仿。阿爾摩拉維王朝君主的恩庇，特別是對那些寫歌頌他們詩歌作者的恩庇，也為安達魯斯詩歌在十二世紀晚期復興建立一個平台。在阿爾摩哈王朝哈里發和他們塞維亞總督的鼓勵下，安達魯斯學者再次踴躍前往「伊斯蘭東方」遊學，帶回來各種新書，在知識階級中傳抄和流通。

「泰法」統治者除了獎勵文學創作之外，也繼續支持在伍麥亞王朝時期獲得扶植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古人的科學」，即天文學、醫學、哲學、數學、幾何學、植物學和農藝學。所有這些學問都被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泰法」諸王之間的競爭刺激了教育和知識的市場，而就像詩人那樣，學者們也在半島上往來穿梭，從一個宮廷去到另一個宮廷，去留端視國王的知識品味、政權的興衰和恩庇機會的多寡。

雖然對「古人科學」的支持，在「泰法」時代之後式微，但歷史寫作、地理論文和人物傳略辭典之類的文類，在阿爾摩拉維王朝和阿爾摩哈王朝時期變得更加流行。例如穆罕默德·伊本·迦利布寫了一部從開天闢地談到阿布杜·馬蒙統治時期的歷史著作，而猶太的亞里斯多德學派學者亞伯拉罕·伊本·達烏德寫了《傳統之書》記述猶太人在伊比利半島的歷史。這也是關於安達魯斯「烏里瑪」重要的人物傳略辭典被編纂而成的時期，特別是法拉迪十世紀的作品《安達魯斯的「烏里瑪」的歷史》的續篇，稱為《安達魯斯聖賢的歷史連續性》。它由伊本·巴什庫華爾編寫，包含超過一千五百條條目。阿爾摩哈王朝時期有兩個傑出的個人遊記作者，一個是穆罕默德·伊本·朱貝爾，他從麥加朝聖歸來的途中經過耶路撒冷的十字軍王國和諾曼人統治的西西里；一個是阿布·哈彌德·哈納提，他一直旅行到中亞，曾經在匈牙利短暫定居。

一如在文學領域那樣，猶太學者在科學和哲學都同樣活躍。很多作品從阿拉伯文翻譯為希伯來文，或從希伯來文翻譯為阿拉伯文。在那些社會宗教層級制度可以被擱置或忽略的環境，猶太學者得到平起平坐的對待。有些穆斯林拜於猶太人大師的門下，也有些猶太人拜於穆斯林大師的門下。知識戰爭的界線不是介於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之間，而是介於（例如）柏拉圖主義和亞里斯多德主義之間。猶太人和穆斯林的思想整合是那麼的徹底，乃致他們的作品有時無法被區分開來。例如，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由所羅門·伊本·蓋比魯勒用阿拉伯文所寫的新柏拉圖主義作品《生命之泉》，都被誤認為是出自一個穆斯林或一個基督徒之手。事實上，除了用阿拉伯語翻譯或製作宗教文本的那些幾位，基督徒知識份子很少在這個時期有傑出表現。不過對於猶太和

穆斯林宮廷學者來說，這卻是一個讓人飄飄然的時期：他們寫詩歌頌理性的力量，想像自己是高飛的鷹隼，把反對他們的保守派「法基赫」描寫為毒蛇。

不過，並不是所有知識份子都喜愛理性科學，或喜愛讓理性科學繁榮茁壯的宮廷環境。隨著「泰法」諸王的衰微，有些學者把他們的衰微，歸咎於他們的墮落頹廢和向基督徒國王獻媚。穆斯林和猶太人的虔誠學者寫詩批判這種陰柔的文化。不過認為安達魯斯存在著兩個壁壘分明的文化知識陣營（一個世俗而一個宗教性）卻是錯誤的。很多宮廷學者都是極為虔誠，並積極從事神學省思。例如伊斯邁爾·伊本·納格里拉就是一個備受尊崇的神學家和正統拉比猶太教的捍衛者，但又是情色詩歌與同性戀詩歌的作者。穆斯林知識份子和宗教學者一樣會撰寫同性戀詩歌和歌頌不合法跨宗教性關係的詩歌。我們也不應該以為，馬利克派學者構成了一個目標一致的集團或他們一律保守反動。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很多都探索另類宗教途徑，包括神祕主義。也有很多鼓吹實行馬利克派教法的學者從事非宗教的科學研究。

如果說有哪個人體現了「泰法」時期的創造性和張力，那就非阿布·穆罕默德·阿里·伊本·哈茲姆莫屬。出生於一個極度忠於伍麥亞王朝的朝臣家族，伊本·哈茲姆自小在王宮長大，接受著眼於把他培養成為朝廷命官的教育。伍麥亞王朝的覆滅和隨之而來的內戰摧毀了他的家族的財富，讓他被拋入動蕩的政治生涯，徒勞地為重建伍麥亞王朝而努力。他成為一個傑出的學者和神學家，捍衛嚴格按字面解釋《古蘭經》的扎希麗派，寫過數以百計的論文，研究範圍涵蓋神學、法理學、物理學、天文學、醫學、法律、邏輯學、倫理學、歷史和哲學。因為在他的百科全

書式作品《仔細的批判》裡，比較了從古至今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因此被一些人認為是比較宗教學的先驅。他同時也是詩人，以抒情詩集《斑鳩的項圈》最為知名。他是堅定的理性主義者，不只激烈批評什葉派、神祕主義和哲學，還激烈批評其他伊斯蘭學派。這讓他受到反動的馬利克派「烏里瑪」的迫害：他們焚燬他的書，禁止他講學，偶爾還會監禁他。雖然這些「烏里瑪」得到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政治支持，但伊本．哈茲姆捍衛的扎希麗派繼續贏得依附者，最終也得到阿爾摩哈王朝第三任哈里發阿布．雅庫布．優素福的恩庇和支持。

不管怎樣，「泰法」風格的宮廷文化，都沒有被阿爾摩拉維王朝推向滅絕，只是轉入地下，有助於推動對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本土反抗。第二「泰法」時期的宮廷，如卡斯提亞的胡德氏族、「東安達魯斯」的伊本．馬丹尼什和馬約卡島的蓋尼亞氏族，雖然財力減低不少，但它們提供的恩庇仍然讓被阿爾摩拉維王朝刻意忽略的科學和藝術獲得了新生命。猶太人的智識生活沒有消失。在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時期，猶太人的宗教文化和科學文化仍舊強勁，格拉納達、哥多華和盧塞納依舊是活躍的文化中心。

即使在虔誠穆斯林的圈子，非宗教性的文學追求也沒有被拋棄。「艾達卡」仍然重要，因為它是文書檔案工作、外交和展現權威所不可少的高級文學風格的基礎。文法學繼續是理解《古蘭經》經文（也因此是理解世界）的關鍵。歷史和地理亦被視為是維持和擴展王朝權力的工具。在任何情況下，馬利克派「烏里瑪」的權力主要只局限在安達魯斯，所以被迫害的知識份子和文學人可以前往馬格里布，投靠突尼斯、塞拉、馬拉喀什和菲斯等地的統治精英。在菲斯，建於九世

紀的卡魯因大學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學。

雖然阿爾摩拉維王朝在官方立場上支持馬利克派，但統治者和貴族卻在私底下扶植那些作品並不符合官方路線的思想家，包括很多在被征服的「泰法」王國待過的那些人。阿爾摩拉維人也是積極的清真寺起造者。最早期的清真寺都是採簡樸無華的風格，反映他們的嚴峻意識形態，會讓人想起摩洛哥刷成白色的「卡斯巴」和「烈巴特」。但安達魯斯的植物和幾何圖案風格裝飾很快就取而代之，是政府和它的馬利克派執法者無法抑止的。換言之，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文化轉向不是倒退性，而是完全跟它的意識形態和優先順序相一致，包括在還非常不正統的馬格里布樹立正統的伊斯蘭教。

最重要的是，馬利克派「烏里瑪」和阿爾摩拉維王朝，無法阻遏神祕主義在安達魯斯愈來愈興旺的潮流。法官伊本・哈姆丁在塞維亞焚燬安薩里作品之舉並沒有撲滅蘇菲派在安達魯斯的火焰，反而讓這火焰更加旺盛。苦行主義和神祕主義都在民眾中間攻城掠地，這反映在很多神祕聖人的出現、地方性神龕的建立和法術愈來愈流行。到了十三世紀早期，地方聖徒的墳墓已經成為了朝聖和民眾祭拜的中心，也是宗教殖民的理想地點。有些受蘇菲派啟迪的造反份子（例如伊本・卡希）把自己說成「馬赫迪」，舉起反對阿爾摩拉維王朝的旗幟，為阿爾摩哈王朝的稱霸鋪平了道路。

這類本土運動是更廣大的神祕主義和千禧年主義轉向的一部分，而這個轉向也可見於半島上

的猶太人。及至十二世紀中葉，拉比集團（他們某個意義下類似於馬利克派）已幾乎完全消滅了西班牙的卡拉派，但新的挑戰卻以卡巴拉派或說猶太神祕主義的形式出現（它是受到蘇菲派運動的影響）。十二世紀初期，某個叫摩西．達里的人抵達安達魯斯，聲稱彌賽亞曾在夢中向他顯靈，表示自己將會在一一三〇年於菲斯現身。他的不幸追隨者賣掉所有財物等待末世的來臨。

就像阿爾摩拉維王朝的精英那樣，阿爾摩哈王朝上層階級的成員開始私底下庇護非正統學者。在阿布．雅庫布．優素福統治時期，靠著一些大名鼎鼎的學者，例如伊本．魯世德和蒙邁尼德（兩人都是來自哥多華）、伊本．圖費勒（來自瓜迪斯）、天文學家比特羅吉，以及醫生暨詩人阿布．馬爾萬．伊本．蘇爾，安達魯斯的理性哲學（特別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臻於高峰。事實上，哈里發自己的女兒宰娜卜就是知名的理性主義神學家。對這些理性主義者來說，理性主義和天啟之間，即「哲學」和「聖言」之間或「自然律」和「神律」之間，完全沒有衝突。這種立場呼應著阿爾摩哈王朝對神學的一貫態度，也符合他們的一個觀念：有一種更高的內在真理存在，且只有屬靈或知識精英能夠通達。

事實上，蘇爾氏族的經驗，對於知識文化是怎樣可以在十一和十二世紀的政權更迭中存續，以及一個家族是如何能靠培養獨門絕活，維持興旺發達提供了一個說法。這個家族在內戰時期開始發跡，當時蘇爾．伊亞迪（一〇三〇〔三一〕年逝世）成為一名知名法學家。他的兒子阿布．馬爾萬．伊本．蘇爾（約一〇七八年逝世）先是法學家，後來又成為「泰法」王國德尼亞的著名御醫。孫子阿布．阿拉．蘇爾（拉丁文名：阿布耶里，一一三〇年逝世）專研《聖訓》和「艾達

卜」，在阿巴德王朝的塞維亞擔任大臣，但卻是以醫生和藥物學家的身分最為知名。阿布·阿拉一個兒子阿布·馬爾萬·伊本·蘇爾是多產作家，在阿爾摩拉維王朝和阿爾摩哈王朝都當過御醫，和伊本·魯世德友善。他的女兒烏瑪·阿瑪兒也被任命為御醫，專門醫治王室婦女、兒童和女奴隸。

阿布·馬爾萬的兒子阿布·巴克爾·伊本·蘇爾繼承了家族的醫學專業（專長是眼科），與此同時又研究馬利克派的法律和「艾達卜」。帶有老派安達魯斯貴族的風格，他是一個有學問、有信仰和有文化的人，創作「穆瓦莎赫」詩歌，從事一些高尚的悠閒活動，包括下棋和射箭。在擔任哈里發阿布·雅庫布·優素福的醫生期間，他被任命肅清所有邏輯和哲學方面的著作，但容許他自己收藏這些書，而他也會私底下讓信得過的學生借閱。他在一一九八（九九）年間被一個敵對的朝臣毒死。他的兒子阿布·穆罕默德短暫擔任哈里發「得勝者」的御醫，但也在一二〇五（〇六）年間被毒死。蘇爾氏族的事業反映出安達魯斯的知識恩庇是以馬格里布為標竿的重新定位。但不管他們遊歷得有多遠，蘇爾·伊亞迪之後的每個家族成員都是在塞維亞出生，死後也是葬在塞維亞。

阿爾摩哈王朝的工藝生產同樣不符「基本教義派」的標籤。他們的清真寺和宮殿就像他們的公開儀式一樣，是為了加強政權的權力和合法性，而它們間接地促進了安達魯斯的工藝和建築業的創新。與阿爾摩拉維王朝簡樸無華為主的風格不同，在阿爾摩哈王朝的統治時期，華麗的植物和幾何形狀圖案回到了建築裝飾、布料、玻璃和瓷器。它們經常表現為花朵、動物甚至是人體的

形狀，這些圖案要比伍麥亞哈里發國和「泰法」時期的圖案複雜、細緻和精美，也為格拉納達的奈斯爾王朝的藝術和工藝打下了基礎。就像伍麥亞哈里發國時期那樣，《古蘭經》銘文被用來加強新的宗教正統教義。塞維亞清真寺大門上刻有這樣的話：「讚美歸於真主的恩典。感謝歸於真主。主權唯獨屬於真主。」[38]和「聖言」相關的藝術受到大力扶植，也就不足為奇了。哥多華成為了書本裝幀的重鎮之一，裝飾性書法的新技術也被發展出來。早在十二世紀，瓦倫西亞附近的克薩蒂瓦便成了造紙中心。造紙的技術將會從這裡傳遍整個西歐。

在十一和十二世紀，拉丁歐洲人就對伊斯蘭教的知識和文化愈來愈感興趣。在這個時期的一開始，大學如雨後春筍在整個歐洲大陸出現，大學中的知識份子也突然讀得到各種阿拉伯文作品的拉丁文譯本。這些作品包括托勒密、蓋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已佚失」的古典論文（還有它們的阿拉伯文注釋和修訂本）、幾乎每一個科學領域（哲學、神學、數學、光學、化學、幾何學、音樂、醫學、法術、天文學和植物學）的原創性作品，還有文學和大眾文化方面的著作。在被翻譯成為拉丁文的許多作品中，有一部是十一世紀波斯學者伊本·西那寫的醫學手冊《醫典》，本書直到十八世紀仍然是歐洲的醫學標準教科書。這個翻譯運動之所以可能，是拜「莫扎拉布人」基督徒和說阿拉伯語的猶太人合作之賜，他們在阿爾摩哈王朝征服了安達魯斯後大量遷移至北方。此外，還有自由和被奴役的穆斯林，以及轉皈基督教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他們和會說拉丁文的神職人員在城市的大主教的恩庇下聯手工作。

例如葛培特等早期學者對伊斯蘭學問的借用，已經點燃歐洲神職人員的想像力，他們開始積極地把理性的工具，應用在本來沒有系統化的天主教神學。現在這種風氣更是熾熱。這對於歐洲文化的影響非常巨大：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現代性（modernity）的基礎都是由此奠定。

哲學和神學作品的翻譯具有最大的即時衝擊力。幾世紀以來，穆斯林思想家都竭力把亞里斯多德主義和新柏拉圖思想調和於亞伯拉罕一神教，現在基督教學者借用他們的觀念，用來解釋本教的特殊教義，例如耶穌的道成肉身和三位一體觀念。雖然大部分基督教思想家都把伊斯蘭教看成一種妖魔性和威脅性的宗教，但這種態度也助長了對伊斯蘭教神學的興趣，哪怕目的只是要糾正它。因此，克呂尼修會的院長「可敬者」彼得，在一一四〇年代委託英國的詠禮司鐸羅伯特（他以圖德拉為基地），翻譯出第一本《古蘭經》的拉丁文譯本，取名《假先知穆罕默德的律法》。

到了十三世紀初，離他死去不到一代人的時間，伊本．魯世德的作品（特別是他對亞里斯多德著作的注釋）被史考特等人翻譯為拉丁文（史考特是托雷多的一名詠禮司鐸），除了是多產的譯者，還是知名法術師。一些歐洲經院哲學的泰斗級神學家對應用伊本．魯世德的方法充滿巨大熱忱，而被稱為「拉丁阿威羅伊主義者」*。就像他們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同儕那樣，他們不受限制的理性主義很快導致他們與獨斷的神學家發生衝突：後者意識到，這些哲學家因為質疑聖典和世界的永恆性，已經威脅到信仰的根基。

＊阿威羅伊是伊本．魯世德的拉丁化名字。

想像魯世德和波菲利的辯論情境。見於蒙弗雷多的《香草與植物之書》（十四世紀）。來源：*Wikipedia/Creative Commons*

最遲至一二一〇年，教會開始限制教導亞里斯多德哲學。到了一二七七年，有不少於兩百一十九個拉丁阿威羅伊主義者提出的命題被判定為異端邪說。不過受伊本・魯世德影響最大的神學家道明會修士湯瑪斯・阿奎那（一二七四年逝世），逃過了被直接譴責的命運，而且甚至在自己的時代就被公認為革命化了天主教思想。這位「天使博士」在一三二三年獲得封聖。基督徒並不吝於讚賞外教徒哲學家伊本・魯世德，譽之為「注釋者」。但丁在十四世紀初期創作《新曲》時，把伊本・魯世德放在「地獄邊緣」*，讓他因為智慧過人而得以免受穆斯林應得的永罰之苦。

就像觀念一樣，精緻物品透過貿易、納貢、洗劫和模倣進入了拉丁土地。為穆

斯林貴族製作的精細雕刻象牙盒子和細緻絲錦緞，在「基督徒北方」被改造為聖骨匣和神職人員的袍服。穆斯林工匠為歐洲市場製作的高品質陶瓷盤子，常常鐫有阿拉伯字體或偽阿拉伯文銘文。精雕細琢的非洲象牙在十二世紀的北方是那麼受到珍視，以致到了十三世紀便出現了便宜的山寨貨。一個引人入勝的物品交換例子是所謂的「艾莉諾花瓶」。它一度屬於阿奎丹的艾莉諾所有，現藏於巴黎羅浮宮。這「花瓶」起初是薩拉戈薩的胡德氏族從埃及或波斯購買的白水晶大口水罐，後來由伊馬德．道萊送給阿奎丹的威廉九世作為禮物。當時雙方是盟友，共同支持亞拉岡的阿方索一世對阿爾摩拉維王朝作戰。當時所有的伊斯蘭物事都非常引人興趣，以致十二世紀的理性主義神學家阿伯拉，把他跟學生和愛人哀綠綺思所生的非婚生子取名 Astrolabe（星盤）。這相當於今日把一個小孩稱為 iPhone。

總之，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交流變得更加密切，文化上的互相影響更加強烈。透過結盟、遷移、征服、奴役和合作，基督徒和穆斯林彼此借用、採納和吸收。這個時期的伊斯蘭文化因為比較精緻、文雅和全球化，能供人借鏡的東西要更多。「基督徒西方」殷切地採借，吸納穿著、食物、舞蹈、音樂、詩、歌曲和文學的風格。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現代西班牙語（卡斯提亞和雷昂的語言）：地名不算，現代西班牙語有大約四千個單字是源自阿拉伯語，占其總詞彙近一成。很類似西班牙式英語在今日美國的發展，當時的基督教世界從阿拉伯語借來新觀念和新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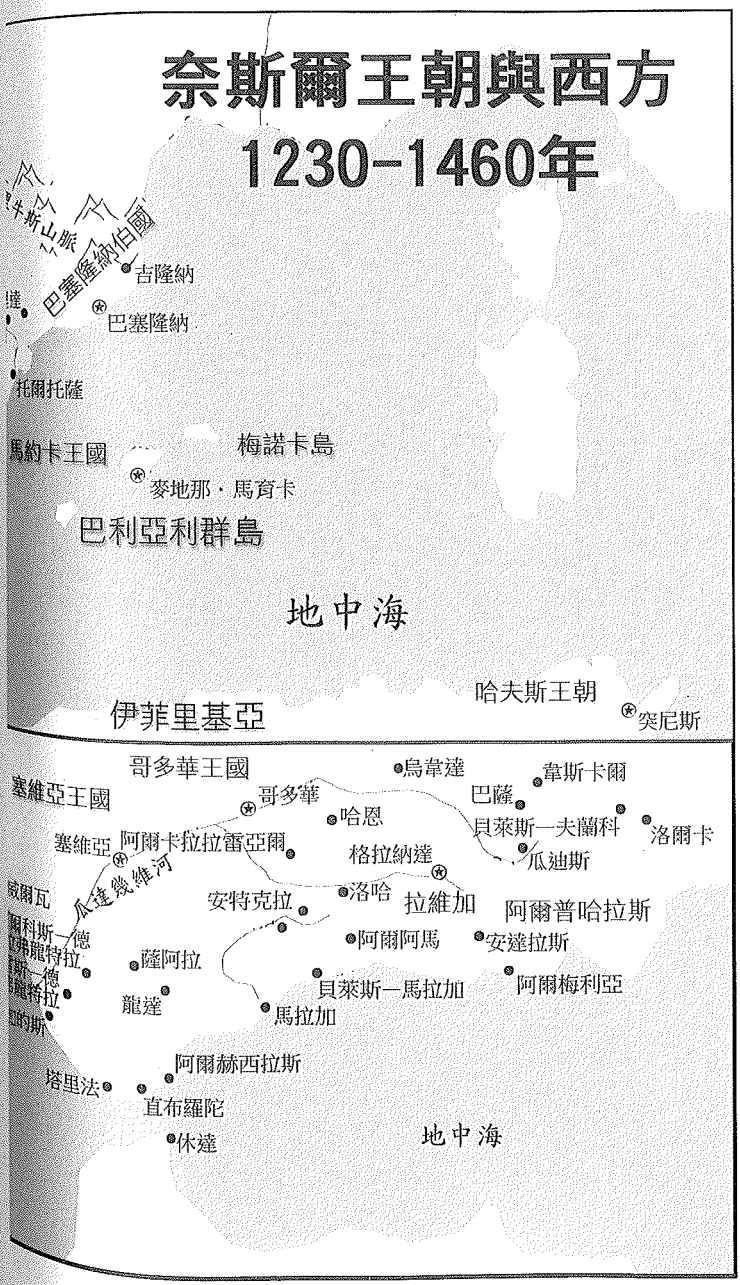
＊「地獄邊緣」：善良的非基督徒或未受洗禮者的靈魂歸宿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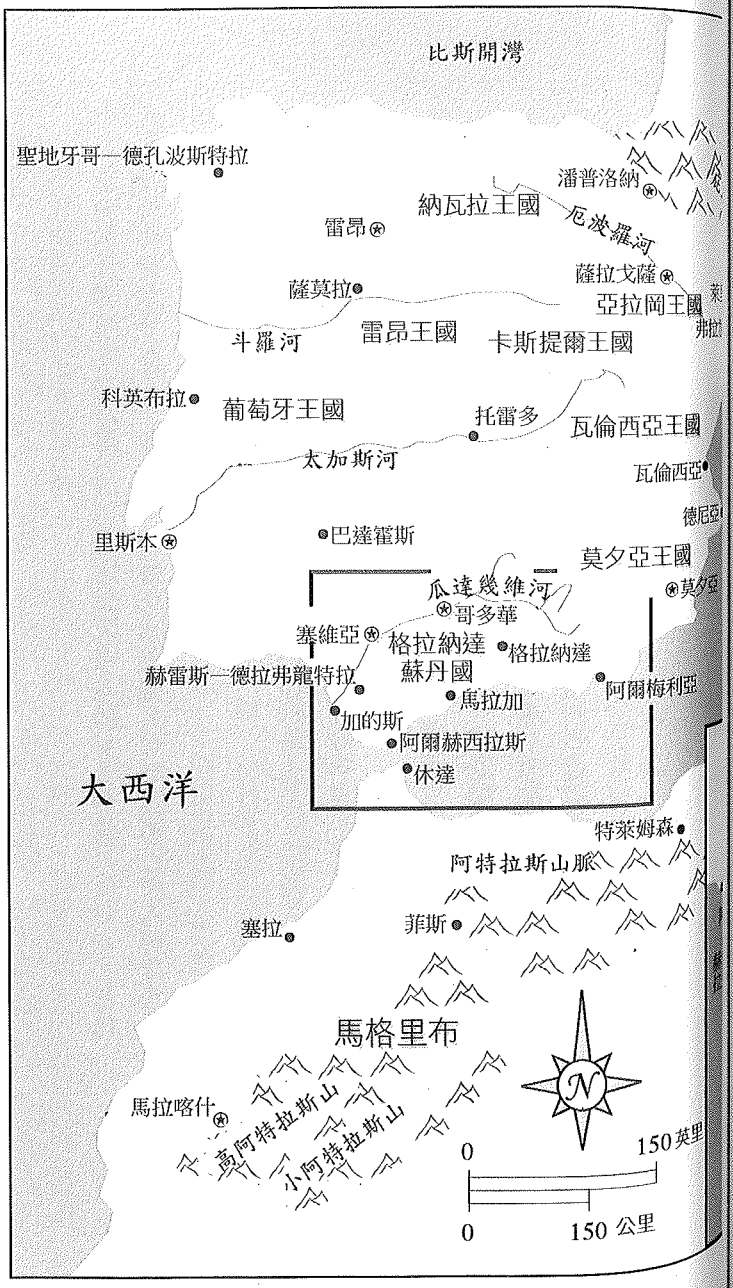
的名稱，加以拉丁化。就連英語這種要到十四世紀才完成現代形式的語言，亦包含超過九百個源自阿拉伯語的單字，大部分是技術和科學詞語，例如：alcohol（酒精）和 zenith（頂點）。

不過在接下來幾世紀，政治實力和文化實力的天秤將會慢慢發生變化。從十三世紀中葉開始，將會是由統治範圍大幅縮小的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君主充當愈來愈強大的基督徒國王的藩屬。雖然伊斯蘭文化將繼續對基督徒上層階級產生吸引力，但穆斯林貴族也開始向拉丁世界採借。那些以二等人民身分生活在異教政權中的穆斯林，即「穆達詹人」，慢慢向他們基督徒鄰居的舉止和外觀看齊，哪怕他們堅決維持穆斯林的身分認同。

第五部分

傳奇：一二二〇至一四八二年


奈斯爾王朝與西方
1230-1460年
巴塞隆納伯國
吉隆納
巴塞隆納
托爾托薩
馬約卡王國
梅諾卡島
麥地那・馬育卡
巴利亞利群島
地中海
伊菲里基亞
哈夫斯王朝
突尼斯
哥多華王國
烏韋達
韋斯卡爾
塞維亞王國
哥多華
哈恩
巴薩
貝萊斯—夫蘭科
洛爾卡
塞維亞
阿爾卡拉拉雷亞爾
格拉納達
瓜迪斯
瓜達幾維河
安特克拉
洛哈
拉維加
阿爾普哈拉斯
阿爾阿馬
安達拉斯
薩阿拉
貝萊斯—馬拉加
阿爾梅利亞
龍達
馬拉加
阿爾赫西拉斯
塔里法
直布羅陀
休達
地中海


比斯開灣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潘普洛納
納瓦拉王國
厄波羅河
雷昂
薩拉戈薩
薩莫拉
亞拉岡王國
斗羅河
雷昂王國
卡斯提爾王國
科英布拉
葡萄牙王國
托雷多
瓦倫西亞王國
太加斯河
瓦倫西亞
里斯本
巴達霍斯
莫夕亞王國
瓜達幾維河
哥多華
塞維亞
格拉納達
格拉納達
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
蘇丹國
馬拉加
阿爾梅利亞
加的斯
阿爾赫西拉斯
休達
大西洋
特萊姆森
阿特拉斯山脈
菲斯
塞拉
馬格里布
馬拉喀什
高阿特拉斯山
小阿特拉斯山
N
0
150英里
0
150 公里

第二十三章　大賽局

> 拒絕阿爾摩哈王朝的統治，安達魯斯人像追隨國王那樣追隨伊本．胡德……他們惡狠狠撲向阿爾摩哈人，抓起男人，割斷他們喉嚨，切斷他們一些人的陰莖，又割掉女人的乳房，窮凶極惡地把小孩殺死。[39]

這番話出自一個不知名的十三世紀卡斯提亞神職人員，描寫的是阿爾摩哈政權在一二二〇年代解體之後的混亂局面。隨著軍事指揮官、地方強人、宗教階級成員和擁有土地的貴族各自稱雄，安達魯斯分崩離析。十四世紀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這樣說：「每個指揮官和有勢力的人，只要他們能夠號令一兩百人或擁有一座有需要時可以退守的城堡，都以蘇丹自居，佩戴上皇家徽章。」[40]神奇的是，在這樣的一片混亂中，伊斯蘭教法、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強勁的安達魯斯經濟，繼續為統治精英的野心提供一個繁榮的基礎。「烏里瑪」仍然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如果說安達魯斯人有什麼共同期望，那就是可以從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入寇者得到喘息、驅逐阿爾摩哈王朝、回歸遜尼派正統教義，以及終結對於基督徒政權的依賴。

好些軍閥都擺出致力於這些目標的姿態，但他們無一能做到。雖然都以聖戰士自居，他們卻擺脫不了內部衝突和對外來勢力（不管是北非還是「基督徒北方」）的依賴。最終，亞拉岡的海梅一世和卡斯提亞及雷昂的斐迪南四世占得了上風，他們眼看著安達魯斯在他們面前解體，競相奪取盡可能多的穆斯林土地。從這時候起，穆斯林君主的存活能力，端看他們是不是能夠利用基督徒之間的相爭。大賽局開始了。

一二二八年，號稱是薩拉戈薩胡德氏族後人的穆罕默德．伊本．胡德．穆塔瓦基勒正式舉起反對阿爾摩哈王朝的大旗。攻占莫夕亞之後，他遣使到遙遠的巴格達覲見阿拔斯哈里發「穆斯坦緩爾」，在一二三二年獲冊封為安達魯斯的埃米爾，並被責成對基督徒發起戰爭。雖然哈里發的冊封只有形式意義，卻讓伊本．胡德在「烏里瑪」中間獲得支持，也讓他可以自稱是安達魯斯其他地區的最高主宰。他鑄造貨幣來宣傳自己的合法性，又著手建立正式的統治機器。不過安達魯斯人最期望於他的事，即發誓抵抗基督徒勢力，他卻無法做到。

他要面對的不只是基督徒敵人。在他的北方，是由阿布．札伊德統治的瓦倫西亞（阿布．札伊德是阿布杜．馬蒙的曾孫），名義上仍然效忠阿爾摩哈王朝。他的遠親阿布．葉海亞．穆罕默德．蒂馬里統治著馬約卡島，但因為離安達魯斯太遠，無法參與半島的政治。為實現自己作為聖戰士的呼召，伊本．胡德除了對基督徒發起戰事，還對不服從他號令的穆斯林發起戰事。因此，他既與亞拉岡發生衝突，又不得不對此時已統一的卡斯提亞－雷昂進貢。這給了他的兩個下屬可

乘之機，他們一個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馬爾，一個是札仁·伊本·馬丹尼什。伊本·阿赫馬爾是一個邊區聖戰士，統治著哥多華以東約六十四公里的阿爾侯納到格拉納達以東三十二公里的瓜迪斯之間的一片小領土。札仁·伊本·馬丹尼什是「狼王」一個親族，基地在瓦倫西亞，原是伊本·胡德插在阿布·札伊德和亞拉岡聯合王國旁邊的一根刺。

在伊本·胡德接受阿拔斯哈里發冊封沒多久之後，伊本·阿赫馬爾就起而叛變，迅速獲得哈恩和哥多華的支持，逼得新任埃米爾向卡斯提亞的斐迪南三世求助。此舉除了需要以土地和金錢作為代價，他還賠上了自己的聖戰士聲譽，因此大失民心。更糟糕的是，斐迪南很快就背棄他，改為支持伊本·阿赫馬爾。一二三六年二月，卡斯提亞國王派大軍包圍哥多華，此舉將會為伊斯蘭哥多華和伊本·胡德畫上休止符。

經過五個月的物資極度匱乏後，哥多華向斐迪南打開城門。穆斯林居民被要求帶著他們任何能帶走的財產離開。雖然這個前首都的光榮時代逝去已久，但失去這個城市對半島上的穆斯林來說仍然是沉重打擊。四百多年前由阿布杜·拉赫曼一世建造的大清真寺迅速被改造為大教堂，而宰相「曼蘇爾」在九九七年從聖地牙哥當成戰利品運回來掛在寺中的大鐘，也由穆斯林俘虜扛回原處。斐迪南和後繼者都沒有摧毀這間清真寺，它的宣禮塔被改建為鐘樓。接下來兩百年，一間大教堂在它內部慢慢拔地而起，顯得十分不協調，像根木樁那樣刺穿五百年來一直是西班牙伊斯蘭教心臟之所在。

哥多華陷落後，伊本·阿赫馬爾迅速採取行動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攻取了格拉納達作為新

基地，又派遣下屬前往南方各城鎮，確保它他們順服。這標示著一個新的蘇丹國或者說格拉納達王國的開始，它將會由伊本·阿赫馬爾的後人（稱為奈斯爾氏族）統治兩個半世紀。因為名譽掃地又被自己人馬背棄，伊本·胡德最後去了阿爾梅利亞，希望可以從它的堅固城牆獲得依靠，卻在一二三七年被殺死於城門外。殺他的人是他任命的總督。

雖然有讓哥多華陷入危險的風險，但伊本·胡德有很好理由把注意力集中在東北部的邊區，因為那裡自從一二二〇年代起，便是亞拉岡貴族和城市民兵入寇和進行領土蠶食的地方。局勢在該年代晚期更是嚴峻，因為有各種跡象顯示，巴塞隆納－亞拉岡的伯爵國王海梅一世正在集結兵力，準備發動一場大戰事。面對亞拉岡人入侵的威脅，瓦倫西亞的阿布·札伊德和卡斯提亞的斐迪南三世簽了一紙和約。此舉引起人民憤怒，他們推翻阿布·札伊德，邀請札仁·伊本·馬丹尼什前來統治他們。被驅逐的阿布·札伊德帶著家人和隨從去到海梅的宮廷，在那裡受到熱烈歡迎。海梅承認他才是瓦倫西亞國王，發誓會幫助他以亞拉岡藩屬的身分復位。作為回報，阿布·札伊德把一批城堡移交給海梅，供其作為入侵的踏腳石，自己成了國王的隨從。阿布·札伊德和那些忠於他的士兵，將會和亞拉岡軍隊並肩作戰，為海梅提供情報和促成他與當地人的談判。

一二三〇年代初期的海梅，剛剛征服穆斯林控制的馬約卡島，勢力正強。但早在二十年前可不是這麼一回事。他父親「天主教徒」佩雷於一二一三年被反對卡特里派的十字軍殺死後，這位年僅七歲的繼承人迅速被交由教皇國和聖殿騎士團保護。然後到了才十三歲，海梅便違抗兩個監

護人，冠上伯爵和國王頭銜，開始對老是設法動搖王權的加泰隆尼亞貴族發動戰爭。一二二〇年代晚期讓他們就範以後，他殷切投入一個可以為貴族軍事精力提供宣洩口，以及為國王帶來財富與榮耀的計畫。

所以，包括那些已經成為亞拉岡聯合王國繁榮支柱之一的巴塞隆納商人家族在內，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馬約卡島。地處伊比利半島、義大利大陸、西西里和北非的中途點，首都麥地那．馬育卡又有一個受到良好保護的大港口，這個海島王國是穆斯林君主和義大利商業共和國皆覬覦的對象。海梅決心要攻取馬約卡島，所以，在召募了熱那亞人和比薩人幫助，並取得教皇詔書把自己的遠征打扮成十字軍聖戰之後，他的艦隊在一二二九年九月五日從巴塞隆納啟航。

他出兵的時間點恰到好處。當時該島的阿爾摩哈人國王阿布．葉海亞．蒂馬里正在為大量流入的安達魯斯難民問題頭痛，因為他們在一二二九年八月發動了起義。有些造反者歡迎入侵的軍隊，為他們充當嚮導。鄉村地區的造反者則為入侵者提供給養。

沒有因為麥地那．馬育卡堅固厚重的城牆而猶豫，海梅先後拒絕了蒂馬里的繳納貢金和投降建議，下令兵馬發起進攻。當城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攻破後，基督徒騎士一湧而入，展開了逐屋戰鬥。葉海亞被俘虜之後，海梅答應，如果他下令部下投降，就可免他一死，但接著又在他面前殺死他的少年兒子，逼他吐露收藏財寶的地點。城市剩下的人口淪為奴隸，他們的所有動產被拍賣或分給將士。

海梅接著把矛頭轉向梅諾卡島，但因為他口袋裡裝滿戰利品的部隊不願意再冒險，這位伯爵

國王便訴諸計謀。在離梅諾卡島主要城市不遠的地點登陸後，他下令他不多的人馬在整個海灘點上營火，好讓防衛者以為有一支入侵大軍已經登陸。這一招奏效了。梅諾卡島的總督和一個「長老」代表團邀請國王談判，達成一項協議：梅諾卡島將會成為一個自治的藩屬國，而海梅的騎士會進駐島上的各座城堡。這個小小的藩屬國將會再生存半個世紀，成為安達魯斯難民（特別是宗教和文化精英）的一顆磁石。

這個時候，在大陸上，亞拉岡的貴族和城市民兵（他們大多沒有參與對馬約卡島的戰事）侵略「東安達魯斯」北部，而伊本·馬丹尼什做出反擊。海梅有必要去控制這種局面。但「東安達魯斯」比馬約卡島大得多，人口也多得多，海梅經過了九年時間的爭戰才兵臨瓦倫西亞城下。在這段期間，他採取一種大棒和胡蘿蔔的策略：對那些投降和支持他的社群，他會提供保護和尊敬他們的宗教與習俗，以換取忠誠和進貢；但對抵抗他的社群（他經常遇到非常激烈的抵抗）則會用驅逐來回報。

這位國王顯然花了很大功夫來取悅自己的穆斯林敵人和人民，以近乎平起平坐的態度對待他們（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尊重他們的傳統、謹守和他們簽訂的協議，又會懲罰自己破壞協議的臣民。這些做法，加上他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大勇氣和不退讓決心，都讓他成為「東安達魯斯」居民尊敬和害怕的人物，也是他們認為可以打交道的人。

海梅還是極虔誠的基督徒、自豪的十字軍戰士和教會的捍衛者，而在他的這種策略背後有著非常實際的理由。拜高產能園藝農業和精緻工藝工業之賜，東安達魯斯是個極富有的地方。為了

維持經濟和建立稅基，海梅需要穆斯林人口留在原有崗位上，所以必須要用一些他們能夠接受的條件安撫他們。他不能進行他在馬約卡島有過的種族清洗；市場一旦飽和，奴隸的價值就會銳減，成為包袱。同理，無生產力的領土也會是一種負擔。他也無法承受一群老是想要造反的穆斯林人口。

在沿著海岸地區向瓦倫西亞緩慢推進的過程中，海梅明顯沒有讓阿布．札伊德復位的打算，而這位阿爾摩哈王朝王子也聰明地帶著子女一起轉皈基督教，把名字改為文森（瓦倫西亞主保聖人）。海梅允許他和幾個女兒可以和亞拉岡貴族結婚作為酬謝，而他也獲得了一座位於內陸的莊園。據說阿布．札伊德繼續穿著穆斯林服裝和遵從穆斯林的風俗，活到高壽，平日往返於宮廷、亞拉岡的莊園和莫夕亞之間（當時的莫夕亞由卡斯提亞的附庸胡德氏族控制）。他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背教，我們只能猜測。他可能是發自真誠，又或者只是裝模作樣。他大概是接受了耶穌是「馬赫迪」這個阿爾摩哈王朝後期的斷言，或是相信密教主義所說的，上帝超出任何教義之外。不管怎樣，他在一二六四年都在別人的催促下寫了一封信給烏爾班四世。教宗在回信中祝福他，並表揚他為改教所作的重大犧牲。

一二三七年，海梅的軍隊進抵瓦倫西亞，從水陸兩面包圍封鎖。很快就能知曉，城中人不可能在沒有外力的幫助下退敵。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埃米爾阿布．扎卡里亞派出一支艦隊，但無法突破封鎖，之後談判在一二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展開。雙方同意，城中所有穆斯林人在五天之內

離開，可以帶走他們能帶走的任何財產。他們將會獲得安全通行證，要麼往南去到庫列拉和德尼亞的港口，從那裡坐船出亡，要麼就是到海梅的任一領土上定居。

十日後，海梅在盛大的儀式中進入這個鬼城，主持把大清真寺改為聖文森大教堂的典禮。城中的房屋、商店和財產作為戰利品被分配給騎士、士兵和軍事修會。這將會成為半島上基督徒統治者的慣例。也有些房屋和財產是分配給屯墾者，條件是他們必須在城中居住至少一年。一塊猶太人殖民地被建立起來。清真寺和宗教財產贈予了教會。這一切都記錄在一本《分配書》中：其中每一項財產和它們新主人的名字都被登記在案。堂區和修道院很快創建起來。穆斯林的房屋被夷平，根據基督徒的品味加以重建。慢慢地，這個基督教新城市恢復生氣，成為了海梅的新瓦倫西亞王國的首都。

伊本·馬丹尼什和他的部隊向南去了莫夕亞，那裡自從伊本·胡德死後就陷入混亂。王宮受到民眾的洗劫，而這群民眾選立了一個受歡迎但無能的「法基赫」伊本·哈塔卜作為統治者。伊本·馬丹尼什奪下莫夕亞，拘捕和處決伊本·哈塔卜，宣布效忠繼承阿爾摩哈王朝意識形態火炬的哈夫斯王朝。當這一招被證明無效之後，他又轉向斐迪南三世和他位高權重的母親貝倫加莉亞，建議雙方締結聯盟，共同對抗亞拉岡聯合王國。這是伊本·胡德走過的老路，而當莫夕亞市民在一二四一年得知這個提議之後，憤而推翻伊本·馬丹尼什（他逃到了突尼斯），邀請伊本·胡德的叔叔巴哈·道萊統治他們。

征服瓦倫西亞之後，海梅的戰爭失去了勢頭。雖然他還是能夠仰賴軍事修會去管理他征服的地區，他卻缺乏騎士，也用光了基督徒屯墾者。不過他繼續討好、收買和哄勸統治他新首都以南的城鎮的穆斯林指揮官、法官和「長老」，讓他們承認他是他們的主子。所以，在一二四〇年，海梅包圍克薩蒂瓦，說服當地的強人伊撒氏族逐漸交出有堅強防禦工事的城市，交換附近的一座城堡。一二五二年，當完全交接完畢後，市民被趕出城外，但被容許在附近建立一個新的聚落。伊撒氏族讓克薩蒂瓦的市民自生自滅，但這個交換讓他們能夠保持獨立直到一二七五年。

不過不是所有地方強人都那麼聽話。例如，外號「藍色」的阿布杜拉·伊本·胡戴爾，將會在一二四〇年代和一二五〇年代領導一系列反對海梅的頑強造反（有時是得到卡斯提亞的支持）。以德尼亞上方灌木叢生和難以到達的山谷為基地，這位自封的聖戰士吸引到相當大的民眾支持，被證明為極端難以打敗。直到一二五八年，他才在一個穆斯林盟友的暗中背叛下被海梅打敗。雙方達成協議：他交出最後一批堡壘，換取前往伊菲里基亞的安全通行證。

巴哈·道萊·伊本·胡德在莫夕亞堅持至一二四三年，才因為孤立和備受威脅，正式宣布成為卡斯提亞的附庸國，發誓擁護斐迪南三世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阿方索為主人。就這樣，莫夕亞整合進卡斯提亞聯合王國，成為一個由穆斯林統治的藩屬國。在這個過程中，斐迪南三世繼續在「穆斯林南方」攻城掠地，在那裡，葡萄牙人同樣設法征服盡可能多的安達魯斯土地。早在一二一七年，葡萄牙人就拿下里斯本以南的戰略要地薩爾堡，又在一二二五年大敗塞維亞的軍隊。雖然雷昂在一二三〇年讓葡萄牙的桑喬二世失去奪得梅里達和巴達霍斯的機會，這位葡萄牙國王將

會在一二五〇年重獲戰略主動權，征服現代葡萄牙南部的阿爾加維。他能夠成功是因為給予當地居民極優厚的投降條件，包括保障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承諾尊重他們的法律和宗教，以及邀請精英階層的成員加入國王的軍隊。

此時，安達魯斯南方的大賽局看來已經結束，贏家明顯是卡斯提亞－雷昂。斐迪南三世於一二四〇年代加快征服的步伐，在穆斯林依附者的幫助下，對瓜達幾維河的土地發起了一系列兇猛的戰役。鄉村地區飽受摧殘，穆斯林農民被殺或被俘，南方的城鎮一一陷落。斐迪南三世毫不留情。隨著大量穆斯林俘虜被送往北方，奴隸市場大肆膨脹，而在南方，較大城鎮的當地人被驅逐到鄉村地區或直接驅逐出境。因為有競爭對手存在，斐迪南沒有時間採取透過談判進行的漸進式征服。雖然戰爭的暴力讓「穆斯林南方」的經濟備受摧殘，但至少確保了這片土地是屬於他和他的繼承人。這種戰略獲得了回報：到了阿利坎特在一二四八年陷落時，卡斯提亞－雷昂國王和兒子阿方索已經在阿爾摩哈王朝的前首都塞維亞城外布陣。

雖然不再是安達魯斯的正式首都，塞維亞仍然是安達魯斯最大的城市，有著一座巨大的城堡和被堅厚的城牆圍繞（城樓超過一百五十座）。它繼續是經濟、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也是數以十計詩人、知識份子和宗教人士的家。不過自從最後一任阿爾摩哈王朝哈里發在一二二八年離開之後，塞維亞反覆受到穆斯林和基督徒勢力的入寇，而且備受安達魯斯典型的內部不和所困擾。隨著不同的派系互相傾軋，城市的控制權在一系列的軍閥和法官之間不斷易手，政變、反政

變、整肅和處決層出不窮。一二四二年時，哈夫斯王朝曾派遣一個軍事指揮官前往塞維亞。此事得到塞維亞幾個大詩人的頌揚，認為這些「阿拉伯人」的來到會讓安達魯斯得救。事實上，它的唯一結果只是讓城市中的派系鬥爭更加白熱化。

一二四七年，斐迪南的攻城部署就位，而卡斯提亞部隊的其中一股力量是由阿布・阿赫馬爾率領。塞維亞人決心抵抗，他們的反擊讓斐迪南暫停攻城。與此同時，鄉村地區備受卡斯提亞人和他們的盟友摧殘，只能為城市提供少許食物。一支哈斯夫王朝的艦隊在瓜達幾維河溯流而上，但被卡斯提亞的海軍司令擊退。隨著一個月一個月過去，饑荒籠罩全城，身體虛弱的市民「像喝醉酒那樣腳步踉蹌」，開始死於飢餓。[41]即便是有身分地位的市民也省去葬禮，因為就是湊不夠人參加。在整個一二四八年冬天，愈來愈多的基督徒部隊抵達，對塞維亞建立一圈攻城營地。五月，卡斯提亞船隻開入城市，突破連接城市和瓜達幾維河左岸有防禦工事的郊區特里亞納的兩座浮橋。至此，塞維亞的對外聯繫完全被切斷，失守只是時間問題，端視市民對艱辛的生活還能再忍受多久而定。

一二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卡斯提亞的皇家旗幟在塞維亞的城堡升起。十二月二十二日，斐迪南威風凜凜地騎馬進入這個被征服的城市。根據投降協定的條款，穆斯林必須離城。他們被允許帶走帶得動的財物，帶不走的則有一個月時間賣掉。不過，最後一批穆斯林離開城市的時間還要再多三星期。數以萬計的難民在斐迪南騎兵的押解下朝西南方的加的斯而去。伊本・阿赫馬爾的格拉納達王國是他們大部分人的目的地，但他們很多人最後去了馬格里布，有些去了梅諾卡

島，而這是一個分階段發生的過程。卡斯提亞人的繼續緩慢推進，讓他們一再經歷流離之苦。

因為塞維亞被圍攻的時間極長和吃了太多的苦，不分貧富一律承受苦果，塞維亞的陷落在安達魯斯人的心靈留下了創傷。這一點在哀悼此事的詩歌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們有些是流亡者所寫，有些是「伊斯蘭西方」各地的詩人所寫。瓦倫西亞詩人伊本．阿巴爾在突尼斯為塞維亞受「褻瀆」哀哭，而在一些年後，塞維亞人薩利赫．伊本．謝里夫．隆迪在休達為安達魯斯的被征服寫了一首長篇悲歌：

誰能幫助減輕一群一度強大的人的要命羞愧，
他們正在對蠻橫與殘暴忍氣吞聲？
昨日，作為君主，他們環視他們富裕的領土；
今日，他們只是奴隸，被不信神者的鎖鏈綁縛著。[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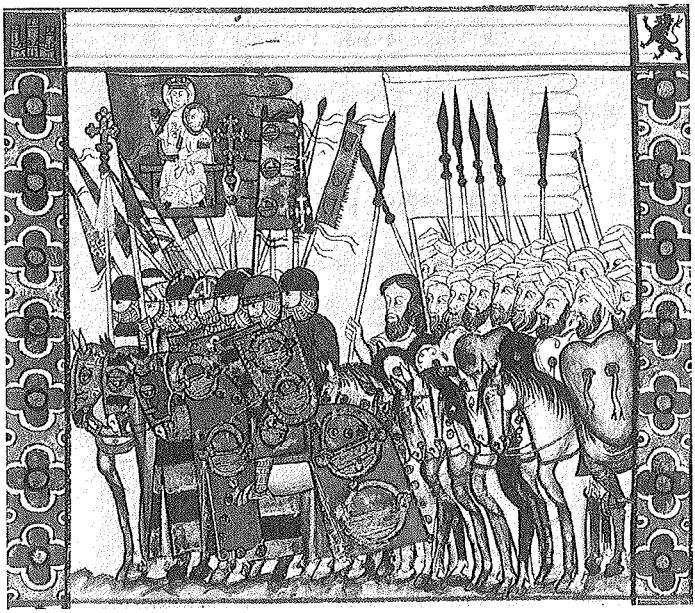
這首詩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流傳，時至今日仍然被認為是經典之作。這些作品構成被稱為「城市輓歌」的特殊文類的一部分，是對安達魯斯失落的光榮的刻骨銘心記憶。

但對基督徒而言，征服塞維亞是一大勝利。城市容貌被迅速轉化成為符合征服者的需要。阿爾摩哈王朝的大清真寺被改造為大教堂，伊本．阿赫馬爾手下的達官顯要都參與了大教堂的祝聖儀式。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基督徒將會在大清真寺的巨大禱告廳裡所建立的一批禮拜堂做禮

拜，直至一四〇一年決定把清真寺夷為平地，在原址建造一間新的教堂為止。附近的堡壘王宮建築群變成了卡斯提亞國王的行宮。雖然要再等幾個世紀塞維亞的人口才會恢復被征服前的水平，但它始終是西班牙國王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斐迪南對於征服塞維亞是那麼的自豪，乃至命令待他死後安葬在大清真寺。當他於一二五二年死後，一座紀念碑在他下葬之處樹立，上面用四種文字：西班牙羅曼語、拉丁語、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歌頌這位國王。

斐迪南的兒子阿方索十世繼承雷昂、卡斯提亞、加利西亞、莫夕亞、哈恩、哥多華和塞維亞的王位，他從十六歲就和父親一起上沙場。他當國王後打的第一場仗是入侵葡萄牙，下一場是對納瓦拉中途放棄的攻擊。但到了一二五九年，他為了征服穆斯林土地而計劃打一場新的戰爭。在藩屬伊本·阿赫馬爾的鼓勵下，阿方索十世決定發動一場十字軍聖戰，奪取馬格里布。在馬格里布，馬林氏族已經征服了阿爾摩哈王朝的最後殘餘，該氏族是來自西撒哈拉的柏柏爾人氏族，在一二四八年奪取菲斯。為了自救，大西洋海岸上塞拉的阿爾摩哈王朝總督（瓦倫西亞的阿布·札伊德兒子）向阿方索求助，表示願意轉皈基督教。一支卡斯提亞艦隊在一二六〇年抵達這個摩洛哥港口，但艦上部隊沒有保衛城市，反而大肆搶掠，殺死許多男人和老婦人，洗劫房屋和商店，又在清真寺裡強暴他們抓來的女人和女孩。大約有三千名俘虜被帶回塞維亞的奴隸市場。

雖然阿方索將會放棄他對非洲的計畫，但它們成為了進一步征服安達魯斯的催化劑。還有待征服的是安達魯斯西南部的獨立地帶。這個地區包括大西洋港口加的斯，以及穆斯林小王國赫雷



阿爾摩哈王朝的部隊和基督徒聯軍，在聖母的旗幟下迎戰馬林王朝兵馬。見於阿方索十世的《聖母歌集》（約1280年）。來源：*Jorge Fernandez-Oronoz (Archivo Oronoz)*

斯－德拉弗龍特拉和涅夫拉，它們曾經對斐迪南三世進貢。但阿方索現在望向南方的時候，決心要完成未了之事。違背他和赫雷斯簽訂的條約，阿方索的部隊奪取了這個城市的堡壘，迫使它的統治者伊本·阿比·哈利德帶著朝廷南遷至摩洛哥。因為缺乏屯墾者開發該地區，阿方索接受居民的提議，允許他們投降的話可以留在他們的土地。但有堅強防禦工事保衛的涅夫拉卻決心一戰。在一二六二年年初，經過九個半月的被圍困之後，涅夫拉國王馬赫福茲投降，接受阿方索的提議，在塞維亞光榮退

休以換取市民的安全撤離。至此，卡斯提亞對於瓜達幾維河下游的征服全部完成。至少看起來是這樣子。因為才過了兩年，安達魯斯（即「基督徒南方」）的穆斯林人民就會起而反抗他們的基督徒大主子。

阿方索十世在安達魯斯還有那麼多土地處於穆斯林統治的情況下展開非洲戰役，證明了他不是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認為的，有一種「收復」前伊斯蘭西班牙的衝動。事實上，他的最大野心是得到神聖羅馬皇帝的頭銜。出於同樣理由，加泰隆尼亞－亞拉岡十字軍的目標，也不僅限於要恢復「基督徒伊比利」的被征服土地。作為他們帝國策略的一部分，這些伯爵－國王只要有任何擴大勢力的機會都不會錯過。所以，在一二八四年，海梅一世的兒子暨繼承人「偉大者」佩雷征服了伊菲里基亞外海的傑爾巴島。兩年前，佩雷曾從安茹統治者手中奪過西西里，刺激了一支十字軍前來討伐，而亞拉岡聯合王國得以轉為危安，很大程度是靠他的穆斯林士兵奮勇作戰，抵抗教皇國的軍隊。隨著十三世紀邁向結束，大賽局再次展開，幾個基督徒強權和伊本．阿赫馬爾的格拉納達蘇丹國為了稱霸和生存而彼此鬥爭。

第二十四章 基督教政權下的穆斯林

基督徒政權在十三世紀能夠征服許多土地，一大理由是安達魯斯社會在阿爾摩哈王朝瓦解之後出現內部分裂。民眾失去了對統治他們的地方強人的信心。很多普通老百姓決心要抵抗基督徒入侵者，但其他人只是逃跑。大部分「烏里瑪」，還有較虔誠的俗家人，都有強烈的離開意願，不願生活在異教的統治之下，特別是如果他們有錢或在其他地方找得到恩庇者的話。所以很多本來立足於安達魯斯南部都市文化和經濟的世家大族，例如塞維亞的赫勒敦氏族，在面對異教節節推進時選擇遷出伊比利半島。他們大部分人去了北非，很多人去了突尼斯，因為在那裡，他們會因淵博學問和精緻文化受到歡迎。但當地居民不一定歡迎安達魯斯難民，因為這些難民既無能於保護自己的信仰，又會帶來經濟競爭。

大部分安達魯斯人對於基督徒的征服，採取比較務實的態度。遭到精英階層的遺棄或背叛，一般民眾只能自求多福。正統的伊斯蘭教和神職人員都讓他們失望，所以他們愈來愈把希望寄託在神祕主義者和聖人。對這些卑微的民眾來說，他們的土地就是他們的家，為了可以留下來，他們準備好了做出任何妥協，哪怕這表示他們得生活在一個異教國王的統治之下。

到了一二六〇年代，伊比利半島上的大多數穆斯林人口已成了「穆達詹人」。這些「留下來的人」大都以「自由人民」的身分生活在自治的社群，在基督徒國王的直接司法管轄下，由自己的官員管理，宗教權利得到投降協議的保障。猶太社群基本上也是生活在同一種安排中。這種法律和管理上的隔離實屬必要，因為在這個時期，宗教更多不是關於個人的良知，而是關於一個人所歸屬的法律社群。一個穆斯林就是一個遵從穆斯林律法的人。這種安排讓人聯想到伊斯蘭教的「被保護之民」制度，也精確反映出「穆達詹人」，是怎樣理解他們在一個基督教社會中的位置：一個合法但位居下屬的社群。

起初，轉向基督徒統治的現象幾乎完全察覺不到，尤其是在鄉村地區。基督徒屯墾者出現得很慢，現在的生活節奏和原來沒有多大不同。大部分穆斯林都是農夫、藝匠和商人，有些從事專業，包括醫學、馬匹照顧、音樂舞蹈、建築和工程。他們在農業上的工作很關鍵，在某些工藝和手工業也是如此，例如華服裁縫、銀器製造、裝飾藝術和武器製造。穆斯林在建築業的角色很吃重，以至於在十二和十三世紀的卡斯提亞和亞拉岡，絕大部分的教堂和宮殿都是由他們建造。這些建築很多都帶有「穆達詹人」的招牌風格，特徵是使用複雜的幾何圖形砌磚法和琉璃瓦。

以阿拉伯文進行的伊斯蘭教教育，在地方層次依舊持續著，而「穆達詹人」也會出於宗教、教育和經濟理由，前往伊斯蘭世界旅行，只是次數要少於從前。較有錢的人甚至能夠到麥加朝聖。作為自由人民，「穆達詹人」有權買賣房地產、借錢、進行商業投資，從王國的一個城鎮搬到另一個城鎮。雖然穆斯林可以在基督徒的土地上到處移動，但他們的社群通常自成一國。那些

靠著工藝和商業致富的家族，會被朝廷任命為「穆達詹人」社群的司法或行政官員。這些職位的競爭非常激烈，常常引起派系傾軋，所以有些「穆達詹人」的領袖會在基督徒中間尋求盟友。

雖然擁有自治權和從屬地位，「穆達詹人」已經嵌入基督徒社會，以佃戶、供應商、顧客、服務提供者和生意夥伴的角色，在經濟上和基督徒整合在一起，猶太人放貸者則為他們提供貸款額度。「穆達詹人」和基督徒一起在城市民兵隊和皇家軍隊中服役，組成地方政治聯盟，甚至一起犯罪。這種相互依賴關係，有助於穩定兩個社群成員的關係，讓他們看見彼此有共同利益。雖然常常關係緊張，但地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在遇到外部威脅時會聯手抵抗，不管對方是城鎮的入寇者還是貪得無厭的朝廷或教會人員。

穆斯林也跟貴族和教會形成互利關係。貴族、修道院、禮拜堂和軍事修會常常更喜歡「穆達詹人」當他們土地的佃戶，因此他們會保護穆斯林，讓他們免受當地基督徒、好掠奪的領主和國王的欺負。不管是靠基督徒恩庇者保護還是靠自己，「穆達詹人」都勇猛地以武器和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和財產。事實上，「穆達詹人」變得非常擅長使用自己和基督徒的法律系統，不管是在和其他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他們的社群或他們領主（包括他們的國王）有紛爭的時候。猶太人放貸者和穆斯林債務人的法律衝突非常常見，但從不會流於社群暴力的層次。

文化和社會的整合也非常廣泛。早在十二世紀晚期，羅曼語便開始在一些地區取代阿拉伯語，成為「穆達詹人」的口語。他們很多人也能說一口流利的拉丁語。在很多地區，他們採納了他們的基督徒鄰居的穿著風格，如此既促進了互動，也包含著危險。雖然在征服時期，基督徒和

穆斯林住在隔開的鄰里，但多年下來，他們開始雜處，不同信仰的成員住在隔壁甚至住在同一棟建築物。這種現象對於「穆達詹人」和基督教當局造成了兩難的處境，特別是因為它會促進男女發生性關係的可能。兩個宗教社群都視之為大罪。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領袖因為擔心教徒改教，都以不自在態度看待跨宗教社交。

雖然法律明令禁止，但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有時會一起喝酒、一起賭博、一起上浴池和一起嫖妓。這種互動極少受到責難。至少在男性當中是如此。至於女性「穆達詹人」，則連最微小的不當行為，也會招來譴責。當她們被指控為違反性規範時，有可能會淪為奴隸或被罰在皇家妓院工作。腐敗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官員有時因為貪圖利益，會誣告穆斯林女性犯下姦淫罪。

「穆達詹人」被正式歸類為法律上的次等人民，有助於減輕基督徒對於穆斯林少數族群的恐懼，而他們享有的廣泛權利和機會，則會讓穆斯林自願成為基督徒國王的子民。這些穆斯林把「聖戰」視為一己內心的道德爭戰，而不是武裝抗爭。所以在十三世紀之前，被征服的土地基本上沒有起義發生，也沒有基督徒和「穆達詹人」之間（或「穆達詹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群眾暴力發生。這種情形要到了中世紀晚期才有所改變。

在十三世紀中葉，教會和國家都開始以羅馬法為藍本，建立一貫和詳盡的法令，明確地仔細規定穆斯林和猶太人在基督徒社會中的地位。例如，在一二一五年由英諾森三世召開的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規定，猶太人和「異教徒」（含穆斯林）應該穿戴特殊標誌或服裝，好讓別人知道他們是非基督徒，以此防止有基督徒在無意中和他們發生性關係，並被誘離本教。另外又規定：

他們不得擔任可以指揮基督徒的職位；猶太會堂和清真寺不准新建或修葺。不過，這些諭令在各個西班牙王國都受到忽略，維也納大公會議在一三一一年至一三一二年間頒布的規定（不准定時呼召穆斯林禱告）亦然。事實上，除了那些有穆斯林當佃戶或奴隸的神職人員以外，教會幾乎完全忽視「穆達擔人」人口。向他們傳福音或勸他們改教的努力幾乎不存在：因為向穆斯林傳教有可能會引起騷亂，所以受到當局嚴格限制。

伊斯蘭教始終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也極少有「穆達擔人」轉皈基督教的例子。例外的情形是那些希望獲得解放的奴隸、想要獲得赦免的罪犯和希望獲得基督徒特權的個人。但背教的代價很高，會讓人喪失社會網絡、家族和宗教社群。另外，轉皈者會同時被基督徒和穆斯林視為變節者。

奴隸制度普遍見於「基督徒西班牙」，而且大部分奴隸是穆斯林。大多數奴隸都是外國俘虜：戰俘、船難生還者或是在入寇安達魯斯或非洲時抓到的俘虜。很多奴隸都是家中的僕人，如果是女性的話會被主人任意強暴。在一些地區，奴隸會被用作鄉村勞動力，生活在相當嚴苛的環境中。不過大部分奴隸是在家庭或都市的環境中，做一些合乎各自技術和能力的工作。工匠和藝匠最受到珍視，因為他們可以給主人帶來可觀收入。在一些個案中，主奴之間有類似合作關係，而且這種合作關係有時還會持續到奴隸獲得自由身之後。解放條件常常都有事先規定，讓奴隸可以透過工作、儲蓄或行乞獲得自由。有時「穆達擔人」會把自己賣給一個第三方為奴一段時間，以便可以還債。作為國王的子民，奴隸甚至可以到國王的法庭，控告主人沒有按照約定釋放他

們，或虐待他們。「穆達詹人」有時會募款為奴隸贖身或幫助奴隸逃跑。

轉皈基督教並不會讓一個奴隸獲得自由：法律不鼓勵轉皈，而即便是猶太人的奴隸，皈依基督教之後一樣繼續是奴隸，除非找到足夠的錢贖身。就連一些較富有的「穆達詹人」也會畜養穆斯林奴隸。債務奴隸和司法奴隸同樣常見。犯了大罪的自由「穆達詹人」通常會被判當奴隸贖罪。雖不人道，但奴隸制對「穆達詹人」的社會有著重要功能。它有助於維繫社群的團結，可以透過整合外國穆斯林讓「穆達詹人」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獲得回春，這些外國穆斯林有著橋接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地區」的作用。

為奴和自由的穆斯林，同時也轉化了西班牙基督徒的文化，透過穆斯林製造的工藝品和阿拉伯－伊斯蘭料理讓他們習慣安達魯斯風格。基督徒光顧穆斯林醫生和理髮師，也採用穆斯林的偏方和法術。「穆達詹人」樂師和舞者，固定在基督徒的慶祝聚會上演出，包括皇家活動和城市活動，還有在最重要節日舉行的宗教巡遊。安達魯斯的民間傳說和歌曲同樣受到喜愛，還有數以百計的阿拉伯日常單字進入了西班牙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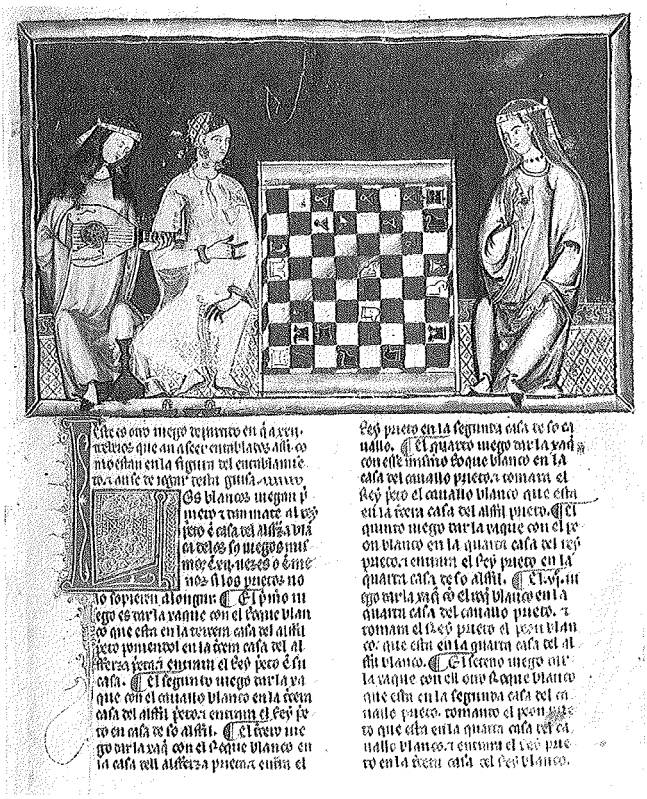
強健的安達魯斯文學傳統讓基督徒入迷。先前，基督徒學者關注的主要是科學、技術和哲學的文獻，但現在阿拉伯－伊斯蘭史詩、傳奇和民間故事（很多是源自南亞和波斯）被翻譯、改編或以其他方式走入大眾文學，最著名的有《卡里來和笛木乃》、《辛巴達》、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和《一千零一夜》。這時期的大眾文學和教誨文學，例如柳利在一二八〇年代寫的《野獸之

書》和阿方索十世侄兒曼努埃爾在一三三五年寫的《盧卡諾伯爵的故事》，都深受這些著作的影響。事實上，透過借用敘事方式和稱為「戲中戲」的文學手法，歐洲小說也受到了阿拉伯文學的轉化，薄伽丘的《十日談》和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都用了「戲中戲」的手法。

十二世紀於托雷多和圖德拉首開風氣的翻譯事業在被稱為「博學者」的阿方索十世的獎掖下加快步伐。這位國王鼓勵創作宗教詩歌（他自己就著有《聖母歌集》），贊助翻譯或改編音樂、天文學、象棋、打獵、法律、政治、統治術、歷史和其他各種題材的作品。托雷多是這個倡議的中心，但阿拉伯文學校在阿方索的王國如雨後春筍出現，而翻譯者（通常都是以團隊的方式工作，由一個擅長阿拉伯文的猶太人或穆斯林與一個擅長拉丁語或羅曼語的基督徒合作進行）也在朝廷的委託下展開工作。阿方索十世在莫夕亞或塞維亞，開辦了一所對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開放的學院，院長是阿布．巴克爾．里庫提醫生。

十三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大學紛紛成立的偉大時代。國王們創建大學是因為把知識看成是他們權力的象徵，以及用來培養神職人員和愈來愈龐大的官僚系統的成員。位於卡斯提亞、雷昂、葡萄牙和亞拉岡聯合王國的大學，成為了傳播阿拉伯－伊斯蘭知識傳統的中心。正是在這個時期，王室和貴族開始崇拜阿拉伯－伊斯蘭高級文化。事實上，一直有人主張，阿方索十世會致力推廣高級文化和他的普世王國（universal monarchy）的觀念，乃是受到阿爾摩哈王朝對於王權、最高主宰和知識的觀念所影響。

十三世紀的王家法典明訂自由與為奴的穆斯林在社會中的地位，明確規定他們比基督徒低一



女性下象棋。見於阿方索十世的《遊戲之書》（1283年）。來源：*Jorge Fernandez-Oronoz (Archivo Oronoz)*

等，但也保障了他們的應有權利。不過這些法律更加歧視的部分，例如規定穆斯林必須穿著特殊衣服、禁止興建清真寺和禁止穆斯林從事某些行業，但常常從未付諸實行，又或只是斷斷續續實行。基本上，中世紀法典所反映的只是法律學者的理想，而不是社會現實或法律現實。另外，因為國王對穆斯林有直

接的司法管轄權（基督徒子民則是歸封建領主、教會和市政府管轄），「穆達詹人」的稅款和費用成了君主的重要收入來源。所以，君主會保護他們。在十四世紀的亞拉岡，「禮貌的」佩雷把他王國的「穆達詹人」稱為「皇家府庫」。

西班牙北方的「穆達詹人」在十四世紀中葉昌盛而自信，這主要是拜這段時期社會普遍繁榮之賜。整個「基督徒歐洲」因為天氣變暖，人口增加，商業擴張，城鎮擴大，農業產量不斷增加。在這個時期，穆斯林跟著機會走，在各個基督徒王國（卡斯提亞、雷昂、亞拉岡聯合王國、納瓦拉和葡萄牙）之間來來去去，甚至定居在一些以前從沒有被穆斯林統治過的地區。就連外國的穆斯林偶爾也會遷居到基督徒統治的土地。

不過根據奈斯爾蘇丹的官方立場（這種立場由格拉納達的「烏里瑪」闡釋，在整個「伊斯蘭西方」得到回響），穆斯林普遍不能接受生活在異教的統治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教法和制度可能會無法完整運作，穆斯林有被涵化或壓迫的危險。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女人有可能會被侵犯。不過即便「穆達詹人」的處境在十四世紀變差，他們也很少會回應逃離「羞辱之地」的呼籲，而到了十五世紀，有些「伊斯蘭西方」的伊斯蘭教法權威，在這件事情上態度開始軟化。與此同時，奈斯爾王朝諸王為證明自己是半島上所有穆斯林的最高主宰，呼籲基督徒國王保護「穆達詹人」的權利，特別是自由遷徙權。

穆斯林少數族群要能真正地整合至基督徒統治下的社會，是不可能達成的，而這也不是兩個宗教社群的目的。因為基督徒和穆斯林雙方都禁止跨教通婚，兩個社群在血緣上涇渭分明。因為

財產和權力在這個時期是透過家族傳遞下去，而家族又會透過通婚而結合，這表示穆斯林和基督徒無可避免地會把對方視為競爭對手。在一個以封閉宗教社群的層級制為基礎的社會，基督徒占盡優勢，可以把意志加諸非基督徒競爭者。這種意志的強加有時是透過和平方法，有時是透過暴力手段，暴力行為也許有著經濟動機，但也可能是宗教優越感的表現。

隨著「歐洲西方」和「伊斯蘭西方」在十四世紀中葉陷入危機，以及隨著一系列饑荒、瘟疫和戰爭，把它們的經濟推向瓦解邊緣，「穆達詹人」將會發現自己的權利開始被侵蝕，以及他們的基督徒鄰居對他們的猜忌和敵意愈來愈大，而將他們視為危險的敵人或是可剝削的對象。

這種情形和十三世紀被征服之後的半島南方的處境形成鮮明對比。在那裡，基督徒發動的燒殺擄掠對鄉村經濟造成大破壞，讓地方的穆斯林人口一片混亂，但也堅定了他們抵抗的決心。他們並不需要等太久。到一二六四年，阿方索十世已經透支了國力。為爭取神聖羅馬皇帝的頭銜，他把自己的王國弄到破產，激起貴族叛亂。他和他的穆斯林藩屬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告升高。在格拉納達，伊本．阿赫馬爾堅決拒絕把幾個扼控直布羅陀海峽的港口交給阿方索。在莫夕亞（那裡仍然是由阿方索的附庸胡德氏族統治），基督徒屯墾者違反卡斯提亞－莫夕亞條約的條款，導致社群緊張關係近於崩斷邊緣。所以這兩個穆斯林統治的王國放下敵意，拉攏摩洛哥的馬林王朝和最近被征服的瓜達幾維河的「穆達詹人」，發起反叛。

原定計畫是趁阿方索十世在一二六四年到塞維亞出席「議會」（cortes）時把他刺殺。這個

計畫失敗了。不過，先前馬林王朝的蘇丹阿布．優素福．雅庫布派了一支騎兵和步兵組成的大軍前往安達魯斯，對卡斯提亞進行聖戰。共同參戰的還有伊本．阿赫馬爾的親族阿里．伊本．阿什奎魯拉統率的奈斯爾王朝軍隊，和來自北非的自願部隊「聖戰軍」。地區內的基督徒駐軍被嚇一跳，潰不成軍，一些大城鎮被占領。基督徒屯墾者被趕走或遭到屠殺。阿方索十世為損失跳腳，向教宗克勉五世請了一道十字軍詔書，然後向著格拉納達進軍。雖然他的軍隊在首都四周的腹地造成重大破壞，但卻在馬林王朝的騎兵手底下傷亡慘重。

接著莫夕亞舉起了反旗。這時候亞拉岡的海梅一世因為擔心叛亂會擴大至他的瓦倫西亞王國，所以親自帶兵討伐。向南推進途中，他用征服瓦倫西亞的同樣方法（大棒和胡蘿蔔）拿下莫夕亞王國的好幾個大城鎮。地方軍閥和領袖受到威嚇、收買或粉碎，願意接受基督徒統治的穆斯林獲得安全保證。根據海梅的自傳（它對戰役的細節有鮮明的描述），國王沒有採取報復措施。但根據穆斯林的記載，亞拉岡的軍隊燒殺擄掠，無所不為。莫夕亞在一二六六年一月投降。海梅開出的投降條件優厚，但要求移交大清真寺和驅逐阿布．阿赫馬爾的軍事指揮官。

事後，海梅把占領的大部分領土移交給阿方索十世，後者迅速收回海梅對穆斯林的讓步，又瓦解莫夕亞王國，用一個小小的「安利薩卡王國」取而代之，交由胡德氏族統治（「安利薩卡」事實上只是首都的一個郊區）。這個王國將會生存至一二九五年，它的末代統治者阿布．咨哈客．易卜拉欣把王國賣給卡斯提亞國王斐迪南四世，然後流亡北非。在這段期間，阿方索十世的嚴苛政策刺激很多穆斯林向南跑到格拉納達，讓莫夕亞的「穆達詹人」人口大大減少。為了減緩

這種出走速度，斐迪南做出讓步，但傷害已經造成，莫夕亞的經濟無可挽回地走向殘破。

當海梅一世平定莫夕亞之時，阿方索十世正重獲對西南部的控制權。馬林王朝軍隊的勝利和「聖戰軍」在格拉納達王國愈來愈大的影響力，讓阿什奎魯拉氏族和奈斯爾王朝其他精英感到不自在。此前，阿什奎魯拉氏族一直是蘇丹國的中流砥柱，但他們的土地和影響力，卻不斷被新來的「聖戰軍」蠶食。阿里·伊本·阿什奎魯拉兩個兒子娶了穆罕默德一世的兩個女兒，本來有希望繼承王國，但現在感覺受到背叛。看到這是一個機會，阿方索派遣使者拉攏阿什奎魯拉氏族，唆使他們給伊本·阿赫馬爾施壓，要求他向阿方索求和。一二六七年，雙方簽署和約。根據這紙條約，伊本·阿赫馬爾割讓部分領土和對卡斯提亞恢復進貢。

在這期間，動亂正在海梅一世的瓦倫西亞王國的北方醞釀。在那裡，基督徒屯墾者受十字軍宣傳的鼓動，加上因為穆斯林人數比他們多太多而感到害怕，所以無視海梅一世給予「穆達詹人」保護的保證，對他們多所欺凌，把他們逼至造反邊緣。一二七六年，尾隨前一年的一次入寇，格拉納達和摩洛哥聯軍在曾經流亡的老邁阿布杜拉·伊本·胡戴爾率領下，攻擊瓦倫西亞王國，並迅速獲得當地穆斯林的支持。雖然伊本·胡戴爾在同一年的一場戰爭中被殺，但要直到一二七七年，叛亂才被鎮壓下來，零星的局部反抗更是一直持續到一三〇四年。海梅把這次起義視為是穆斯林對他的個人背叛，所以當他在一二七六年遜位時，建議自己的繼承人佩雷把「穆達詹人」驅逐出王國。不過這是政治和經濟上都不許可的做法。佩雷用得著瓦倫西亞的穆斯林，因為他們構成了總人口的九成和幾乎全部的農業勞動力。所以他沒有採取報復措施，而是廣泛給予特

赦，又竭盡所能鼓勵逃到格拉納達的難民和移民返回瓦倫西亞。

不過，這場起義和它的餘波，讓瓦倫西亞形成了一個鮮明的「穆達賈人」社會，也讓他們和基督徒鄰居的關係變得惡劣。「穆達賈人」被驅離其中一些較大的城鎮，他們的社群被推入內陸。這也許是為了防止他們勾結來自北非的入侵者，但也是因為他們原來的土地位於沿海，最為肥沃，被基督徒農人和領主所垂涎。這種強迫性遷徙撕裂了建立已久的社群，把穆斯林農人丟到了最貧瘠的土地。基督徒屯墾者害怕「穆達賈人」，避免和他們發生接觸，經常侵犯他們的法律權利和對他們暴力相向。首都的基督徒暴民偶爾會攻擊他們的穆斯林鄰居，這種事在一三〇九年就發生過一次。說來諷刺，那些處境最好的「穆達賈人」是那些向軍事修會租賃土地的穆斯林：雖然這些修會當初是十字軍的工具，但現在卻會保護治下的穆斯林民眾，讓他們免於遭到群眾暴力和官員的欺凌。

瓦倫西亞王國的穆斯林抗拒被同化。雖然他們學會本地語，但阿拉伯語仍是一種通行的語言，而在城市之外，因為基督徒和穆斯林沒有被迫往來，涵化發生得很慢。瓦倫西亞的外國穆斯林奴隸，要比亞拉岡聯合王國任何其他地方多很多，所以更加強化了基督徒認為穆斯林是外來者和敵人的觀感，也加強了「穆達賈人」的反抗決心。雙方的緊張關係在整個十四世紀逐步加溫，加上農作物歉收、饑荒和致命的黑死病臨到而更加惡化（第一輪的黑死病打擊發生在一三四八年）。一三六〇年，另一場大起義在瓦倫西亞的鄉村地區延燒，這一次是由一個自封彌賽亞的沙連姆領導。他很快被抓住，燒死在火刑柱，但接下來幾年繼續有較小規模的起義和基督徒的報復

行動交替發生。

對亞拉岡王國的「穆達詹人」進一步打擊，隨著「兩個彼得的戰爭」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的發生而出現。這場卡斯提亞和亞拉岡之間的戰爭，從一三五六年持續到一三七五年，對亞拉岡王國南部的鄉村穆斯林社群的摧殘尤其嚴重。他們受到卡斯提亞和格拉納達入寇，而他們的基督徒鄰居也利用混亂的局勢打壓他們。隨著混亂的十四世紀終結，「穆達詹人」再次成為群眾暴力的對象。這些暴力是受到費雷爾之類魅力型傳道人的煽動性講道所助長，他們把穆斯林形容為基督徒社會中的「傳染病」，必須加以根除。

不過儘管危難重重，瓦倫西亞的「穆達詹人」就像他們在半島北部整合得更好的穆斯林同道那樣，繼續把自己視為是他們的基督徒王國的子民，和他們所居社會的合法成員。這明顯表現在他們為巴塞隆納伯爵－國王所作的軍事效力。穆斯林部隊的重要性可見於一二八五年的事件中，當時離瓦倫西亞的穆斯林大起義只有幾年。西西里的居民首先於一二八二年推翻他們的安茹國王查理一世，邀請「偉大者」佩雷統治他們的島嶼王國。作為回應，教宗馬丁四世（他是安茹人的盟友）號召一支十字軍對付亞拉岡聯合王國。於是，在一二八五年，一支法蘭西和馬約卡的聯軍入侵加泰隆尼亞。很多佩雷的貴族只是敷衍國王而已，但來自瓦倫西亞的六百名穆斯林十字弓手，卻在突破十字軍對吉隆納的圍攻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為國王取得了勝利。事實上，在十三世紀末和十四世紀初，亞拉岡的國王們再三依賴穆斯林部隊，不管那是亞拉岡或瓦倫西亞的「穆達詹人」，還是外國的穆斯林僱傭兵。在這段期間，格拉納達和北非的流亡者及傭兵，有時會在

亞拉岡的旗幟下戰鬥，對抗這個聯合王國的基督徒敵人：卡斯提亞和納瓦拉。他們在巴塞隆納的宮廷，也以受禮遇附庸的身分獲得接待。

穆斯林梅諾卡島的命運要較為坎坷。一二八六年，「偉大者」佩雷的兒子「自由的」阿方斯，找了個藉口去併吞這個島嶼被保護國。因為不能直接撕毀和島上穆斯林簽訂的條約，他就指控他們違反條約：為他們的北非教友提供情報。在獲得教宗同意他以十字軍身分入侵梅諾卡島之後，阿方斯的軍隊在一二八七年一月五日登陸。除剛開始遇到一些頑強抵抗之外，亞拉岡人所向披靡，梅諾卡島在一月二十一日投降。國王阿布．歐麥爾一家和兩百個追隨者獲准流亡北非。其餘的人（至少是付不出贖金的那些）被抓起來，送往大陸上的奴隸市場。在那裡，一家大小會被拆散，因為父母子女會被分別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當少數族群的差別在於，在伊斯蘭教，「被保護之民」的地位，在聖典裡是有明文規定，因此少數族群享有某些「理論上」不容侵犯的最低限度憲法權利。基督教則沒有這種保證，所以本質上是不能容納少數族群。不過，這只是就理論而言。就實際的層面來說，兩者的態度沒有多少分別。

雖然「基督徒西班牙」某些穆斯林社群，確實遭受暴力攻擊和壓迫，但在很多地區他們享有廣泛的權利，生活得平靜安穩，和他們的基督徒鄰居有很高的整合程度。所以，決定對待「穆達詹人」政策的主要因素，不是意識形態或宗教教義，而是現實考量。當穆斯林被認為可以加強統

治者權力和王國的繁榮時，他們的社群就會受到保護和扶植。當他們被視為有威脅性或者是累贅時，更方便的做法是削減或完全取消他們的權利。當局長年以來反覆無常，充滿不確定性的作法，已是「穆達詹人」共同的經驗，這基本上預告了，遲早「基督徒西班牙」的穆斯林社群注定消失。不過，這過程要歷時大概四百年才會完成。

第二十五章 項鏈上的珍珠

一二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優素福·伊本·奈斯爾·伊本·阿赫馬爾墜馬而死。他喜歡別人稱他為「真主保佑的征服者」，但他的追隨者都喊他「謝赫」（意指「老闆」或「聖人」）。在後阿爾摩哈王朝時代的安達魯斯，有很多地方強人想要創建自己的王國，但只有他一人成功。這是因為他天性狡猾，政治本能敏銳，不排除和基督徒政權結盟，以及他夠長壽。

當他在七十八歲高齡駕崩時，他不只是安達魯斯最後一個穆斯林統治者，還成功傳位給他三十八歲的兒子穆罕默德二世。的確，他的格拉納達蘇丹國只是從前的哥多華哈里發國一個蒼白影子，但他的王朝卻延續了兩百五十年，走完「伊斯蘭西班牙」的最後一輪盛衰循環。它存在的第一個世紀特別艱苦，統治家族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為生存戰鬥。其中為這戰鬥提供強大支援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傑出孫女法蒂瑪·賓特·阿赫馬爾，她在幕後的運籌帷幄確保了皇統的存續。

穆罕默德一世的權力是建立在他一二三二年背叛伊本·胡德·穆塔瓦基勒和一二三六年跟斐迪南三世結盟。在起事期間，他利用安達魯斯人的強烈宗教情懷，把自己裝扮成苦行者或聖戰

士，或馬利克派正統教義的保衛者，因此贏得南方很大一批老百姓的支持。不過不管他的虔誠是出於真誠還是造作，如果相信他會毫不妥協地捍衛伊斯蘭教，那就錯了。一二四六年，他在斐迪南對哈恩進行了可怕圍攻之後，被迫讓出該城。然後他成為了卡斯提亞國王的附庸，答應支付龐大貢金、參加國王的「會議」和在戰爭中與卡斯提亞軍隊並肩作戰。卡斯提亞方面的史料，把這個協議形容為一種封建的從屬關係，強調穆罕默德必須親吻斐迪南的手以示俯首稱臣，以及有責任為國王提供「建議和支持」。不過，他和他的支持者喜歡把這項協議，看成為平起平坐的兩造之間的相互責任義務規定。然而，在斐迪南去世後，穆罕默德不知是出於尊敬還是尊重協議，下令人民守喪，並派出一支儀仗隊前往塞維亞參加喪禮。然後他又親自到托雷多和新國王阿方索十世談定一份條約。

這條約帶給格拉納達二十年和平，讓穆罕默德有暇鞏固自己的統治。不過後來阿方索十世入侵非洲時要求他出兵相助，又向他索要更多領土，穆罕默德決定反抗。一二六四年，他在馬林王朝的支持下，聯合莫夕亞和赫雷斯的「穆達詹人」，還有莫夕亞的胡德氏族，一起造反。這位蘇丹有來自馬格里布的「聖戰軍」壯膽，他們很快就在他的軍隊扮演領導性角色。當阿什奎魯拉氏族為此不滿，起而造反時，阿方索把他們拉攏過來，答應支持他們對抗蘇丹。作為反制手段，穆罕默德支持那些企圖推翻阿方索的卡斯提亞貴族。努諾·岡薩雷斯·德·拉臘是阿方索派去幫助阿什奎魯拉氏族的騎兵指揮官，但他背叛自己的國王，加入了格拉納達的陣營。不過後來阿方索成功拉攏馬林王朝成為盟友，讓穆罕默德被迫求和，答應恢復藩屬身分。當他在一二七三年突然

駕崩之後，締結這份和約的責任便落在了他兒子穆罕默德二世身上。

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登基之時，西地中海地區的賽局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說這裡曾經壁壘分明地分為穆斯林和基督徒兩大陣營的話，它現已被一些和宗教無多大關係的合縱連橫分裂。接下來七十五年將是一個卡斯提亞－雷昂、格拉納達、亞拉岡聯合王國、伊菲里基亞的哈夫斯王朝、奈斯爾蘇丹國、熱那亞和比薩各施計謀，為生存和擴張而戰的時代。這些王國每個都充滿內部壓力：有異心的貴族有時會挑戰他們的統治者，而每當他們這樣做，就會尋求鄰近勢力（不管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的支持。亞拉岡想要削弱卡斯提亞，有時會和格拉納達聯盟對付它。馬林王朝則邊想要征服格拉納達和從卡斯提亞奪得一些領土，卻又與其在北非對抗敵人。熱那亞和比薩想要在伊斯蘭世界獲得貿易特權，所以常常支持穆斯林政權對抗基督徒政權。

這個政治賽局的新玩家是馬林王朝的蘇丹們，他們是扎納塔長老阿布杜·哈克·馬林的後人。馬林人在阿爾摩哈王朝於拉斯納瓦斯戰敗後不久舉事，一二六九年征服馬拉喀什。這些阿特拉斯山脈東北坡沙漠地區的新歸皈牧民，自十二世紀晚期開始便派戰士前往安達魯斯。在馬格里布，馬林王國的蘇丹們重用馬利克派的「烏里瑪」（包括很多來自安達魯斯的流亡人士），鼓吹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也支持蘇菲派和膜拜地方聖人的做法，而這種膜拜在馬格里布（特別是鄉村地區）的老百姓之間愈來愈流行。因為缺乏革命性伊斯蘭教義作為自己的合法性基礎，馬林王朝號稱以對基督徒進行聖戰為己任，這套說詞愈來愈受民眾歡迎。穆斯林對地方戰士「聖徒」的

崇敬，某個意義下反映了西班牙基督徒對「屠穆斯林者」聖雅各的崇拜。

不過說到底，馬林王朝的統治者都是一些現實主義者。他們的軍隊強烈仰仗基督徒僱傭兵，而他們和基督徒國家也進行密切外交互動，目的是鼓勵泛撒哈拉黃金通路和地中海市場的商業發展。他們下重本研發軍事技術（包括大砲和火器），但未能建造一支可以和歐洲人媲美的艦隊。這個弱點讓他們在安達魯斯難以有所作為。

這些西地中海政治賽局的不同玩家，基於各自的目的不斷變換合縱連橫關係：有時發生軍事衝突，有時簽訂商業協議，有時交換使節，有時互相借兵。所以，有時馬林王朝和格拉納達的騎兵，會在卡斯提亞和亞拉岡的旗幟下作戰，而亞拉岡和卡斯提亞的艦隊、變節者和僱傭兵有時會為非洲的政權服務。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貿易商在地中海兩岸競爭和合作，而叛亂份子和起事者，包括阿什奎魯拉氏族、卡斯提亞貴族的一些成員和愈來愈獨立的「聖戰軍」，會尋求外國勢力支持。

不管聖戰觀念對於現實政治的影響有多麼小，對異教作戰在理念的層次仍然深受嘉許。正因如此，穆罕默德一世雖然是卡斯提亞的附庸和一個現實主義者，也曾經幫助基督徒征服哈恩、塞維亞和赫雷斯，但他的墓誌銘仍然這樣讚揚：

> 伊斯蘭教的偉人……教民的幫助者，社群的恩慈來源，「伊斯蘭法」（Shari'a）之光，「聖行」（sunna）的保護者，真理之劍，邊區的衛士，軍隊的粉碎者，非穆斯林統治

者的壓制者，不信教者和叛徒的打倒者……服務真主的聖戰士。[43]

雖然穆罕默德不太算是個「非穆斯林統治者的壓制者」，但他卻留給後繼者一個強大且具防衛力的王國。從西南的塔里法至東北的普爾皮，格拉納達王國多峭壁的海岸線延伸大約四百八十公里，包含一系列天然良港，每個良港都可以通達一個狹窄山谷。它的中間點是內華達山脈，其最高峰穆拉森山離海平面一萬九千公尺，北坡上坐落著格拉納達。在十一世紀作為齊里王朝的首都經歷短暫的繁榮後，這個城市便告沉睡，要到了奈斯爾王朝開始之後，才因為安達魯斯北方的難民湧入而甦醒。阿爾梅利亞和馬拉加同樣是繁榮的商業港口和工業中心，前者還是大型船塢的基地。在更南面，塔里法、直布羅陀和阿爾赫西拉斯保衛著海峽。

內陸有寬闊平原和翠綠河谷，穿插著巉巖和難以穿越的山脊和山丘，既肥沃又預示災禍。有城牆的較大內陸城鎮，例如龍達、瓜迪斯、洛哈和巴薩，同時充當軍事要塞和農業輻輳點，而北部邊界坐落著許多城堡和有城牆的聚落，是防禦卡斯提亞入侵者和入寇者的第一道防線。這一切都和緊接其北面的人口稀疏的基督徒土地形成鮮明對比。那裡是一個經濟落後地區，以放牧為主，點綴著大型莊園，都市生活蕭條。

與此相反，格拉納達王國卻是欣欣向榮。這歸功於從十三世紀開始湧入的農民和工匠（他們同時提供了勞動力和消費市場），以及它跟「基督徒歐洲」和北非兩地市場連結。因為對灌溉、施肥和農耕技術進行了幾世紀的實驗和創新，農產品的產量非常可觀。一系列高價水果（包括柳

橙和無花果）生長在灌溉密集的河谷，濕地則被用來種米和甘蔗。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需求甚殷的番紅花是重要經濟作物。除了作為主食的莊稼以外，還種植橄欖、葡萄、堅果（特別是杏仁）、亞麻和桑樹。蠶蟲吃桑葉後吐的絲成了絲綢工業的原料，而絲綢工業是格拉納達出口經濟的火車頭。

絲的生產和編織無疑是格拉納達最重要的經濟項目。昂貴的奈斯爾布料以高品質、顏色鮮豔和華麗錦緞知名，出口至全歐洲。其他手工業，包括製造金屬製品、製革、造紙、水晶和瓷器，亦得到高度發展，同時供國內消費和出口。這些製造品吸引了外國商人（特別是加泰隆尼亞人和義大利人）的興趣，他們把它們帶回家，傳播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改變了歐洲人的品味和技術。這一點也有助於保持格拉納達王國的政治穩定，因為加泰隆尼亞和義大利商人樂於看見格拉納達保持獨立，願意捍衛它的利益，因為這樣他們就不用繳稅給卡斯提亞。

卡斯提亞和格拉納達之間亦有很多貿易往來，而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期間，雙方簽定了一系列和約與協議。往北經商的穆斯林商人受到這些條約保護，包括在戰爭期間亦然。邊界也是上演偷渡之處，特別是牲口的偷渡，因為季節性的吃草路線常常跨越兩個王國的邊界。類似的商業和政治條約，也跟亞拉岡聯合王國與義大利的貿易城市簽訂，讓歐洲貿易商可以進入奈斯爾王朝的港口，讓格拉納達商人可以獲得保護，免於受到海盜的攻擊和綁架。在十三世紀晚期和十四世紀早期，一批有權有勢的猶太人家族在亞拉岡聯合王國主宰了外交事務，他們在亞拉岡和格拉納達之間穿梭往返，談判條約僱請傭兵和為俘虜贖身。

奈斯爾王朝也使用奴隸。有些奴隸是從來自非洲的穆斯林貿易商買來，但很多是在突擊基督徒領土時或是在戰爭中俘虜。有些奴隸被迫從事粗重工作，特別是建築防禦工事和務農。他們的生活環境非常不堪，除了做牛做馬還不斷受到處決威脅。女奴隸通常當家中女傭或侍妾。絕不該把這些女奴隸的命運浪漫化：她們被連根拔起，當作動產買賣，任由主人強暴。這些女人就像在基督徒土地的穆斯林女奴隸一樣，各自上演自己悲慘的「使女的故事」*。入寇基督徒領土時抓到的俘虜（偶爾會包括莫夕亞或瓦倫西亞王國的穆斯林）會在邊界城鎮被賣掉，然後再被送到格拉納達轉售。他們很多人轉皈伊斯蘭教，特別是那些無望獲得解放和回歸故里的，還有那些在家中當女傭和小妾的。

很多格拉納達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非穆斯林，能看見的就只有俘虜、外國商人和僱傭兵。留在王國內的少量當地基督徒看來大部分都是貧窮的農夫，住在內華達山脈南坡的阿爾普哈拉斯的一小撮小村。猶太社群的數量不多（總人口十之八九不到兩千人），集中在較大的城市，包括格拉納達。雖然有一小批猶太知識份子和文學家繼續待在格拉納達和繼續用阿拉伯文寫作，他們看來並沒有在政府擔任官職。卡斯提亞的猶太商人在整個邊界地區都相當活躍，但看來沒有在格拉

---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一九三九－）於一九八五年創作的科幻小說，想像未來有一個極權基督教共和國，女性沒有名字、工作、財產，其中一種稱為「使女」的女性，她們不能閱讀和人交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生產，宛如可以行走的子宮。

納達建立殖民地。各基督徒王國的猶太社群在一三九一年遭遇到屠殺，有些猶太人逃難到了格拉納達，這讓當初一些因為恐懼和受威脅而受洗的猶太人可以回歸猶太教。

格拉納達王國的人口相當同質化，由伊斯蘭教、阿拉伯語和阿拉伯－安達魯斯文化三者統一起來，這三者是奈斯爾王朝刻意培養的身分認同三柱。雖然人口大部分是本土的穆斯林，但即使在這個較晚時期，仍然有一些家族自豪地把血緣追溯到阿拉伯半島。雖然有為數不少的柏柏爾人（包括新來乍到的那些），但是定義格拉納達社會的仍然是阿拉伯語和安達魯斯文化。另外，因為是整個半島的難民匯聚處，它的文化成為了一個跨地區的熔爐，包含了安達魯斯各地的元素。最大的遷入潮出現在十三世紀基督徒的大征服期間，但「穆達扎人」仍繼續在十四世紀早期到達，這是因為格拉納達在一三一五年和亞拉岡簽署的條約，保障了瓦倫西亞的穆斯林有遷徙權。社會上有那麼多難民，加上基督徒勢力斷斷續續的跨境入寇，讓人產生了一種穆斯林和基督徒存在著宗教衝突的強烈意識。他們很多人都是難民或難民的後代，曾經在基督徒的攻擊中，吃過苦頭或在異教徒的土地當過俘虜。為加強自己的合法性，奈斯爾諸王把格拉納達王國形容為安達魯斯伊斯蘭教的最後避難所。

穆罕默德二世（他將會被稱為「法基赫」〔意指「法律學者」〕）接手的不是一件輕鬆差事。不過他表現出色。他繼承的王國飽受叛亂之苦，背負著貢金的重擔，需要應付建築和維護防禦工事的開支，以及安撫一個要求多和反覆無常的精英階層。當他剛登基的時候，底下最強的軍

隊是讓人難以信任的卡斯提亞騎兵叛軍，受努諾・岡薩雷斯・德・拉臘指揮。他的潛在盟友馬林氏族對安達魯斯虎視眈眈，而在他父親在位期間來到的北非「聖戰軍」，此時正沿著北部邊界獨立運作，惹怒了當地的民眾和貴族，導致他們對政府的支持度減低。

然而，他透過巧妙地操弄各方勢力對打，以及利用阿方索的兒子兼繼承人（將會在一二八四年登基的桑喬四世）的背叛而在卡斯提亞引起的混亂，穆罕默德二世不只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王國，還讓它得到強化。在紛紛擾擾的十年間，阿什奎魯拉氏族被消滅，馬林人被趕出安達魯斯，卡斯提亞被遏阻，「聖戰軍」的軍事力量被馴服。這得花上一些代價。馬林人殺死穆罕默德的盟友努諾・岡薩雷斯（他們把他的首級當成禮物送給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又把它送去給阿方索），而摩洛哥的「聖戰軍」也帶來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馬林氏族的兩個分支，阿比・烏拉氏族和拉胡氏族，爭著要控制這支民兵。後來阿比・烏拉氏族取得上風，拉胡氏族往北去了巴塞隆納，在巴塞隆納宮廷受到歡迎，被委以指揮亞拉岡聯合王國僱傭兵之責。

在卡斯提亞方面，這個王國在一二九五年因為十歲的斐迪南五世繼位再次陷入危機。所以，穆罕默德變成了南方的唯一一人。一二九六年，為了可以放手入侵卡斯提亞的南部，他和亞拉岡結成了聯盟。不過，這位奈斯爾王朝的統治者並沒能享受自己的有利位置太久：他在一三〇二年過世，看來是被自己的兒子兼繼承人毒死。

穆罕默德三世儘管冷酷無情，但能力遠不及父親和祖父，在位七年期間把他們取得的許多利益都揮霍掉了。若那些對他沒有好感、時代較晚的編年史家的話可信的話，他進行了一連串殘暴

的肅清行動，動搖了貴族階層對他的信任。其次，雖然「聖戰軍」在哈恩地區取得一連串勝利，但他卻簽署一份條約，重新承認自己是卡斯提亞的附庸，也因此有義務支付貢金和割讓城堡。這份條約受到亞拉岡的贊同（它將會很快和卡斯提亞締結瓜分格拉納達的祕密協定），卻讓一般老百姓和「聖戰軍」感到憂心忡忡，因為他們原則上反對和異教徒簽訂條約。然後，看準馬林王朝是紙老虎，穆罕默德三世鼓勵休達的市民造反，又在一三〇六年奪取了該城，控制了直布羅陀海峽。

這件事震驚了西地中海地區所有強權，導致卡斯提亞、亞拉岡和馬林王朝建立一個三方聯盟，讓穆罕默德三世陷於孤立。應該說一句公道話，這一切也許不應全歸咎蘇丹自己。他的視力在他即位初期便開始變差，讓他極端依賴一個叫阿布．阿布杜拉的顧問。阿布．阿布杜拉是位詩人，靠著給穆罕默德二世寫些歌功頌德的詩，而獲提拔為「祕書」，後來又得到穆罕默德三世的信任，成為蘇丹的雙大臣（即民政和軍政事務的首長），積攢起一大筆財富。不過，阿布．阿布杜拉的政策引起一般老百姓怨恨，他的財富又引起其他官員眼紅。一三〇九年三月，一場由敵對官員領導和得到蘇丹弟弟支持的叛變，要了阿布．阿布杜拉的命。他的屍體被毀損，豪宅被洗劫。穆罕默德三世被流放至南部海岸的阿爾穆涅卡爾去過奢華的流亡生活。

奈斯爾掌權之時適逢危機。亞拉岡和卡斯提亞分別對阿爾梅利亞和阿爾赫西拉斯、直布羅陀發動攻擊。直布羅陀在一三〇九年九月失陷，居民被全部驅逐。龍達和阿爾赫西拉斯向馬林王朝派到安達魯斯支持卡斯提亞的部隊投降。奈斯爾的回應辦法是正式承認這些領土屬於馬林氏族，

藉此和馬林王朝取得和解，以分裂三方聯盟。不久，曼努埃爾（就是後來寫《盧卡諾伯爵的故事》的那個曼努埃爾）和他領導的龐大部隊就丟下了斐迪南四世，返回卡斯提亞，讓阿爾赫西拉斯轉危為安。進攻阿爾梅利亞的亞拉岡十字軍更不走運。他們在一三〇九年八月用重兵包圍城市，又進行海上封鎖，但穆斯林指揮官先前已花了幾個月加強防禦工事和儲存糧食。城市守軍以燙油和汙水潑灑英勇進攻的基督徒騎兵，擊退許多波攻擊。攻城者用投石器向城中投擲數以千計的石頭，甚至一度打穿城牆，但一樣毫無作用。亞拉岡人在一三一〇年年初撤退。

這場勝利也許重要，卻無法安撫格拉納達民眾的不滿，他們對奈斯爾和他的大臣阿提克．伊本．馬華勒愈來愈失望。奈斯爾在統治家族的內部也面臨強大的敵人。他的同父異母姊妹法蒂瑪．賓特．阿赫馬爾一直是穆罕默德三世的強力支持者。他都是父親的第一位妻子及妻子的表姊妹所生。法蒂瑪嫁給自己的叔叔阿布．薩伊德．法拉傑．伊本．伊斯邁爾。阿布．薩伊德是穆罕默德一世的侄兒，長年擔任馬拉加總督，在朝廷舉足輕重。反觀奈斯爾卻是穆罕默德二世的第二位妻子珊姆絲．杜哈所生，所以從血緣的觀點來看，他是一個闖入者。他的媽媽原為奴隸，是個基督徒，所以他自己也喜歡穿基督徒衣著。這一點，加上他起用一個前「莫扎拉布人」穆罕默德．伊本．哈吉當大臣，都對他的形象減分。衝突的舞台已經布置完畢。

法蒂瑪的丈夫沒有資格爭取王位，但他們的兒子伊斯邁爾卻是穆罕默德一世的直系後人，有充分資格繼承奈斯爾王朝。奈斯爾視他為威脅，所以法蒂瑪必須採取行動。在阿布．薩伊德老同志、「聖戰軍」指揮官歐斯曼．伊本．阿比．烏拉和一些城市貴族的支持下，法蒂瑪策動政變，

推翻了奈斯爾。奈斯爾在一三一四年二月被叛軍逐出首都，獲准到瓜迪斯享受奢華的流亡生活，同行的還有他的私人衛隊。他去到瓜迪斯沒多久，就派人到卡斯提亞探水溫，希望締結聯盟讓他可以復位。

卡斯提亞的斐迪南四世已經在一三一二年歸天，一歲的兒子阿方索十一世繼承大統，由祖母瑪莉亞·德·莫利納和兩個握有大權的親王輔政，一個是阿方索十世的兒子胡安，一個是桑喬四世的兒子佩德羅。聽了奈斯爾的建議之後，兩位親王帶領大批騎士南下，在一三一六年和「聖戰軍」指揮官歐斯曼·伊本·阿比·烏拉交戰，在艱苦戰鬥後獲勝。三年後，他們有帶另一支龐大遠征軍進入格拉納達肥沃的腹地。這是一場災難。佩德羅和胡安雙雙陣亡，基督徒部隊被格拉納達兵馬殺得潰不成軍。「聖戰軍」指揮官歐斯曼報了一箭之仇。

隨著卡斯提亞陷入混亂，阿方索十一世的監護人提出了一份八年的停戰協議。協議在一三二三年失效，伊斯邁爾重啟攻擊。親自率領軍隊占領了北部邊界沿邊的一批城市。他這次出擊動用了大砲，這是大砲在伊比利半島第一次登場。這段期間，他和父親鬧翻，因為他懷疑父親陰謀將馬拉加交給馬林王朝。阿布·薩伊德因此被免官，投入天牢，一三二〇年死在牢裡。大概是因為意識到伊斯邁爾愈來愈孤立或是擔心自己的命運，歐斯曼·伊本·阿比·烏拉慫恿伊斯邁爾的親戚、阿爾赫西拉斯總督穆罕默德·伊本·伊斯邁爾行刺這位蘇丹。穆罕默德兄弟在王宮刺殺蘇丹，但差點搞砸了這件事。受傷的伊斯邁爾沒有立刻死去，而是撐到了刺客和他們的支持者被捕和處死。但陰謀的幕後指使者逃過牽連。當蘇丹的長子穆罕默德四世在父親死去同一天被宣布為

繼承人時，歐斯曼表示同意，他毫無疑問深信自己將會在這個小孩統治者的背後握有實權。

法蒂瑪這時已六十中旬，但仍然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她曾經支持伊斯邁爾，又為孫子穆罕默德四世的繼位出力不少，現在充當攝政。她致力於確保王朝的存續，反觀歐斯曼．伊本．阿比．烏拉和大臣穆罕默德．伊本．馬汝吉卻大搞陰謀要整垮對方，務求大權獨攬。局勢很快來到危急關頭。歐斯曼在朝廷孤立伊本．馬汝吉，這位大臣則在一三二六年邀請拉胡氏族的葉海亞．伊本．歐麥爾回到格拉納達，接掌「聖戰軍」的指揮權，作為回擊。發現自己大部分部下倒向伊本．歐麥爾之後，歐斯曼在摩洛哥「聖戰軍」中間點燃一場戰爭。為找一個虛位元首以遂他控制安達魯斯的野心，他看中穆罕默德四世的叔叔穆罕默德．伊本．阿比．薩伊德。阿比．薩伊德在蘇丹伊斯邁爾被謀殺之後逃到特萊姆森，現在返回安達魯斯，以阿爾普哈拉斯的安達拉斯為基地，在歐斯曼的支持下自稱合法蘇丹。作為回應，穆罕默德四世在法蒂瑪的默許下（她對伊本．馬汝吉的大權獨攬和阿比．薩伊德的造反感到震驚），下令刺殺伊本．馬汝吉。歐斯曼隨即拋棄他支持的大位覬覦者，重新回鍋當「聖戰軍」指揮官。

因為國家恢復穩定，穆罕默德得以在一三三〇年對阿方索十一世發動一系列攻擊。這些攻擊得到「聖戰軍」的協助，而現在「聖戰軍」由歐斯曼的兒子阿布．塔比特指揮。不過當卡斯提亞反攻之後，穆罕默德四世慌了手腳，答應恢復對阿方索進貢，又匆匆親自跑到菲斯，向蘇丹阿布．阿里．歐麥爾求助。一三三三年六月，馬林王朝大軍在熱那亞人的協助下登陸安達魯斯，從卡斯提亞人手上收復直布羅陀。阿方索十一世隨即趕到，發起反擊，但經過三個月都無法擊敗守

軍。

後來得知卡斯提亞貴族又有人造反之後（造反由鎮壓不了的曼努埃爾率領），這位國王決定談判。他親自在一個豪華的宴會上和穆罕默德見面，交換禮物。雙方議定，阿方索撤出安達魯斯，穆罕默德向卡斯提亞進貢，重啟邊界地區的貿易。穆罕默德四世對結果感到滿意，準備返回格拉納達，但「聖戰軍」指揮官阿布．塔比特，他打了兩場直布羅陀圍城戰，卻不那麼滿意。因為格拉納達和卡斯提亞恢復和平，又和馬林王朝結成聯盟，他害怕自己不再那麼有用，也擔心自己的家族會被引渡至摩洛哥，所以便在十八歲的蘇丹班師回朝途中設下埋伏。

穆罕默德四世被殺死時，他的大臣阿布．努艾牧．里德溫就在旁邊。他火速趕回首都，在太后的同意下宣布穆罕默德四世的十五歲弟弟優素福為新蘇丹。雖然阿布．塔比特和他的家族向優素福宣誓效忠，但仍然被逮捕，流放至哈夫斯王朝統治的突尼斯。烏拉氏族的葉海亞．伊本．歐麥爾重新被任命為「聖戰軍」指揮官。正是在優素福一世和他長子穆罕默德五世的統治下，格拉納達進入了它最光榮燦爛的時期。這部分是法蒂瑪的功勞，她扶持了三任奈斯爾王朝統治者，把自己的遠見和經驗帶給了年輕和運氣不濟的蘇丹們。她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崇高。歷史學家伊本．海提布在她一三四九年以九十高齡逝世時，這樣讚揚她說：

> 王國精華中的精華，王朝項鏈中央的大珍珠，後宮的驕傲，團結人民的鎖鏈，諸國王的保護者，皇室家族與生俱來權利的永恆回憶。[44]

第二十六章 真主所賜的富裕

當優素福一世在一三三二年登基時，格拉納達王國面臨著巨大挑戰，其中之一是皇室貴族、官僚系統和軍隊都存在嚴重分裂。這個蘇丹國還在其他方面顯得脆弱。它受到較龐大且人數較多的對手的包圍：卡斯提亞和亞拉岡隨時都可以用十字軍的名義侵略格拉納達。它唯一幫得上忙的朋友馬林王朝又對格拉納達虎視眈眈，必須嚴加防範。國防開支，包括建造防禦工事、維持陸海軍和對基督徒鄰國支付貢金，居高不下。

因為人民在基督徒的侵略之下吃了很多苦頭，又有因為奈斯爾王朝之所以得民心，很大一部分理由是它以伊斯蘭教的捍衛者自居，所以如果它迫於情勢不得不向基督徒鄰國委曲求全，就有可能會大失人心。但這個蘇丹國的宗教基礎正在轉換：神祕主義在一般民眾和精英階級中間開始吃香起來，威脅到王國的「烏里瑪」們的共識。說到底，優素福一世和穆罕默德五世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他們具備外交家和君主的長才外，還因為他們的對手內部分裂和心有旁騖。

優素福的統治開始得很不平順。一三四〇年，格拉納達、卡斯提亞和摩洛哥三方的和平條約

結束：當時一支馬林王朝和奈斯爾王朝的聯合艦隊，在直布羅陀外海擊敗卡斯提亞海軍。為了維持戰略主動權，馬林王朝埃米爾阿布·哈桑·阿里率領部隊渡過海峽，進入安達魯斯，想要重新奪取塔里法。他因為自信十足，帶著全家人隨行。這是一個錯誤決定。卡斯提亞守軍抵擋住最初的攻擊，然後阿方索帶來的援軍，部分是拜配合良好的重騎兵衝鋒之賜，把馬林王朝和格拉納達的部隊殺得落荒而逃，席捲他們的營帳。阿布·哈桑逃回到休達，但他的妻子兒女卻成為了俘虜，還失去了大量金銀珠寶。卡斯提亞奪得的貴金屬是那麼的多，讓歐洲的金價為之大跌。雖然馬林王朝的統治者對安達魯斯繼續抱有野心，但他們在里奧薩拉多之戰的兵敗，使他們不能再對奈斯爾王朝構成任何威脅。阿布·哈桑在一三五一年駕崩之後，馬林王朝發生了一連串的謀反、政變和弒君，以致在十四世紀下半葉有不少於十六位埃米爾在位。

戰勝後，阿方索推進至離格拉納達只有四十八公里遠的西北部要塞阿爾卡拉拉雷亞爾，將其征服，在一三四二年轉而向西，朝阿爾赫西拉斯而去。他率領的大軍包括來自全歐洲各地的十字軍、一批包含納瓦拉的卡洛斯三世在內的顯要和熱那亞的船隻。圍攻持續了兩年半，基督徒軍隊不停攻城，但守軍總是能夠把敵人擊退，發射大砲造成大量死傷。雙方都飽受疲倦、飢餓和疾病之苦，而阿方索的外國盟友逐漸離他而去。優素福向阿方索求和，但卡斯提亞國王堅持格拉納達必須和馬林王朝切斷聯盟關係卻遭蘇丹拒絕。因為沒有北非部隊的援助，他的王國肯定會完蛋。最後阿方索讓步，同意簽署一項為期十年的和平協議。協議規定，阿爾赫西拉斯的駐軍和居民可以安全地離城，但格拉納達每年須向卡斯提亞繳納巨額貢金。這份和約讓優素福可以專心建設國

家和鞏固王朝。

就在條約簽署之前，阿方索對直布羅陀進行了包圍。這將導致他的終結。一三五〇年三月，這位暴君在圍攻營地期間一命嗚呼，但不是死於某個穆斯林戰士的劍下。打倒他的是一個小得看不見的敵人：鼠疫桿菌。黑死病已經爆發。它將會席捲蹂躪伊比利半島和地中海其餘地區，在某些地方造成高達九成的死亡率。

為了展現騎士風度，優素福讓阿方索的棺木安全通行，返回哥多華。在那裡，他被安葬在原來的大清真寺，長眠於父親斐迪南四世旁邊。四年後，優素福在禱告時被一個奴隸刺殺，這個奴隸顯然得了失心瘋，但也不無可能是受到蘇丹在菲斯的敵人所主使。雖然在戰場上失利，優素福卻是一個受歡迎的國王，得到人民的愛戴和基督徒統治者的尊敬。

短期而言，鼠疫將會讓格拉納達得利，讓奈斯爾王朝統治者因為鄰近國家的翻天覆地而有機可趁。關鍵在於他們和卡斯提亞新國王佩德羅一世的關係。佩德羅一世是個評價兩極的人，他的支持者稱他為「正義者」，他的反對者稱他為「殘忍者」。他把半島上的基督徒國家帶入一連串的戰爭，直到近乎該世紀之末才結束，給了格拉納達王國一個壯大的機會。

優素福突然駕崩後，任職大臣多年的里德溫馬上把他十六歲的兒子穆罕默德扶上蘇丹之位。優素福本來屬意第二位妻子莉姆所生的另一個兒子伊斯邁爾，卻在死前不久指定穆罕默德為繼承人。新君主穆罕默德五世把里德溫任命為宰相。除里德溫以外，這位年輕蘇丹可以倚重的還有「聖戰軍」指揮官葉海亞·伊本·歐麥爾·伊本·拉胡和擔任雙大臣的穆罕默德·伊本·海提

布，後者是十四世紀安達魯斯的知名作家兼知識份子，被稱作「利桑丁」（意指「信仰之聲」）。但宮廷內部卻有強大力量反對他們，那就是莉姆和她的孩子們，特別是伊斯邁爾。一三五九年，他們發動攻擊，派出一支刺客隊伍，侵入宰相里德溫的府邸，將他殺死。拜拉胡氏族的迅速行動所賜，蘇丹穆罕默德被送出城外，先是去了瓜迪斯，然後又流亡到菲斯的馬林宮廷。隨行的有伊本．海提布、詩人大臣穆罕默德．伊本．桑拉克和穆罕默德的私人衛隊（由兩百名基督徒奴隸構成）。拉胡氏族集結他們的部隊，殺出一條往北方的血路，去到卡斯提亞，受到佩德羅一世的收留，和他的騎兵部隊一起對亞拉岡作戰。

伊斯邁爾迅速登上蘇丹之位。他讓阿比．烏拉氏族再次指揮「聖戰軍」，又逼穆罕默德五世的妻子和丈夫離婚，改嫁給他。因為鼠疫和席捲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格拉納達的市民吃了很多苦頭，因此對穆罕默德五世心懷不滿。不過伊斯邁爾的統治並沒有讓情況好轉，很多居民（包括精英階層和一般老百姓）在驚恐中逃離首都。另外，他的虛榮心和女性化外表（他喜歡蓄辮子和給辮子綁上蝴蝶結）也讓很多人覺得他不是當君王的料。與此同時，他的妹夫穆罕默德（法蒂瑪的一個曾孫）曾經在一三五九年的政變中幫過他，現在在幕後掌權。

到了一三六〇年，被卡斯提亞人稱為「紅頭」的穆罕默德的權力已經夠鞏固，所以敢於推翻和謀殺伊斯邁爾，還殺死蘇丹最親近的家人和顧問。登上寶座後，穆罕默德六世號稱為「真主護蔭的得勝者」。不過他為人不修邊幅又對大麻上癮，所以不得人心。隨著政變之後發生的擾攘，流亡的穆罕默德五世抓住機會回歸。他在龍達集結忠心的追隨者和部隊，號召舊盟友和朋友卡斯

提亞國王佩德羅的支持，這位被廢之君在一三六一年開始戰鬥，矢志恢復王位。

除了宮廷陰謀之外，地緣政治的力量也在伊比利半島發酵。自阿方索十一世在一三五〇年去世之後，亞拉岡的「禮貌的」佩雷和卡斯提亞的佩德羅一世便關係緊張。兩個君主都要應付不聽號令的貴族和城市政府，而兩人都支持對方的異母兄弟爭奪皇位。一三五六年，佩德羅一世攻擊亞拉岡聯合王國，肇始了所謂的「兩個彼得的戰爭」*。他的盟友穆罕默德五世借他船和部隊。作為回應，「禮貌的」佩雷跟馬林王朝建立了對抗格拉納達和卡斯提亞的聯盟。現在隨著兩位穆罕默德爭奪格拉納達的王位，佩德羅一世支持穆罕默德五世，而穆罕默德六世則加入亞拉岡人的聯盟。因為擔心自己也許會失去對格拉納達的控制，佩德羅尋求和亞拉岡暫時停戰，派兵到格拉納達幫助穆罕默德五世。

因為「紅頭」的部隊受到卡斯提亞人的攻擊所牽制，穆罕默德五世取得戰略主動權，在一三六二年三月奪取了馬拉加，控制了格拉納達和摩洛哥之間的通道。與此同時，佩德羅的基督徒軍隊奪取了邊界上的一系列城鎮和城堡。看到這種情形，愈來愈不受歡迎的「紅頭」慌了，帶著家人、財寶和五百人的部隊，逃離格拉納達，去投靠佩德羅一世，求他蔭庇。

隨之發生的事情，說明了佩德羅為什麼有資格享有「殘忍的」這個外號。在這位國王宴請過

*「佩雷」和「佩德羅」這兩個名字都是「彼得」的變體。

穆罕默德六世和他的三十六名顯貴的翌日，他命人把他們帶到田野，親自用長矛把「紅頭」刺死，然後殺掉其他人。作為一種友善的表示，佩德羅把他們的人頭送去給穆罕默德五世作為禮物，而其他的格拉納達朝廷大臣和將領被關到塞維亞的監獄。「紅頭」帶在身邊的大量財寶當然是被佩德羅據為己有。

復位之後的穆罕默德五世一直統治至一三九〇年，而卡斯提亞和亞拉岡的兩個彼得則再一次陷入生死鬥爭。穆罕默德五世利用巧妙的外交技巧避免捲入兩人的衝突，利用這衝突為自己的蘇丹國圖利。起初，卡斯提亞和格拉納達的聯盟進展順利。一三六三年，佩德羅在納瓦拉和葡萄牙的幫助下，攫取了亞拉岡不少領土，而格拉納達的騎兵則入侵莫夕亞和瓦倫西亞南部，蹂躪鄉村地區和捉拿基督徒俘虜。不過戰爭的漫長和花費，讓卡斯提亞更加債台高築，佩德羅愈來愈不得人心。他不斷加重人民的稅負負擔，又動輒刑求和處決被懷疑為不忠的人，包括他自己家族的成員。很快，他就面對來自貴族和主要城市的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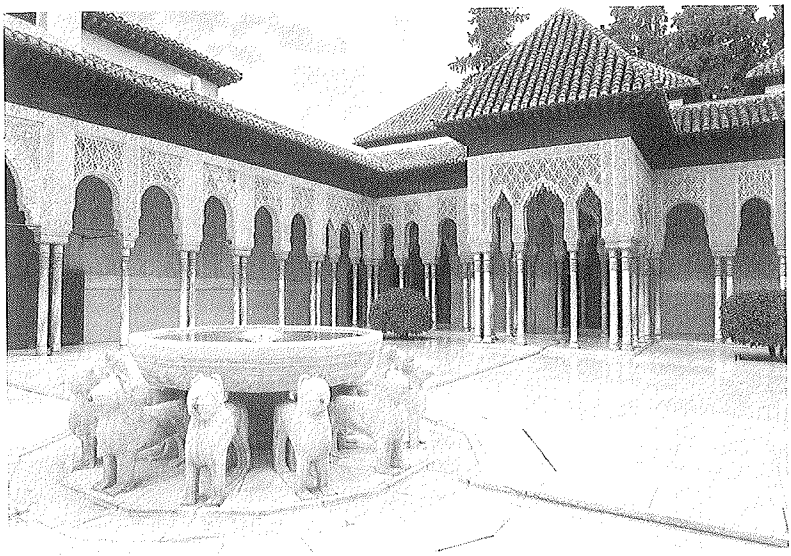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亞拉岡的佩雷的運氣開始好轉。拜英國和法國的百年戰爭的暫停所賜，佩德羅的異母弟弟恩里克·德·特拉斯塔馬拉——他對卡斯提亞王位的要求得到佩雷支持——得以把惡名昭彰的僱傭兵團「白色軍團」*招募到自己身邊。當「白色軍團」入侵卡斯提亞和佩德羅的地位岌岌可危時，穆罕默德五世繼續保持忠誠，回絕和亞拉岡結盟的提議，繼續派遣騎士在卡斯提亞的旗幟下作戰。然而，受到一三六一年的十字軍詔書的刺激（他認為詔書證明了教皇國陰謀要推翻他），而且急著要維護自己聖戰士的名聲，以及把他王國分裂的人民團結起來，穆罕默德宣布

發起聖戰，親自帶領部隊收復一系列背叛佩德羅的卡斯提亞城堡和城鎮，差一點還收復哥多華。他遣使到伊斯蘭世界的各個宮廷，把他和佩德羅的結盟說成是一個打擊基督教世界的大戰略的一部分。

到了一三六九年，佩德羅的國內支持完全消失了。當年三月，他在蒙鐵爾被恩里克和「白色軍團」打敗，只剩下少數部隊繼續忠心耿耿，其中包括穆罕默德五世派去給他的一千五百名格拉納達騎兵。隨後，他中了僱傭兵隊長貝特朗·杜·蓋克蘭設下的陷阱，被帶進一個營帳，恩里克就在裡面等著。兩人短暫交談後，恩里克就拔刀把兄長殺死，由此開啟了特拉斯塔馬拉王朝。「天主教徒」伊莎貝拉和斐迪南都是這個王朝的後人。不過恩里克的勝利和加冕，並沒有為半島帶來平靜，反而讓它的幾個基督徒王國陷入歷時幾十年的新一輪戰爭。

這些衝突給予奈斯爾蘇丹國亟需的喘息，而穆罕默德五世也決心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一三六九年七月，他帶領一支大軍到達卡斯提亞控制的阿爾赫西拉斯的城下。才兩天，「新鎮」的防禦工事就被攻破，奈斯爾部隊一湧而入，對居民展開大屠殺。第二天，駐守防禦工事的「舊鎮」的守軍表示願意投降，以換取安全撤離。為慶祝勝利，他給自己冠上「真主所賜的繁榮」的頭銜，威風凜凜入城。他把改造為大教堂的清真寺改回來，然後又對塞維亞和哥多華以南的土地發起了一系列獲利豐厚的入寇。靠著這些行動，穆罕默德五世的聖戰士名聲得以確立，被詩人們（例如

＊十四世紀的自由僱傭兵最初在義大利作戰，後於英法百年戰爭前期，幫助英國作戰。



阿爾罕布拉宮的「獅子庭院」。來源：*Alamy*

伊本・海提布）傳播到遠方。但這些勝利並不能改變格拉納達國力不強的事實。他了解到這一點，在一三七九年決定拆除圍繞阿爾赫西拉斯的五公里長城牆和拋棄這座城市，以防它會被敵人所用。

這段期間，四面楚歌的基督教王國沒有什麼立場，可以回應格拉納達新建立的自信。亞拉岡和卡斯提亞都急於拉攏穆罕默德五世為盟友，兩人都沒有本錢要求他絕對忠誠，所以他和兩者都保持和睦且有益的關係。奈斯爾騎兵靠著侵襲力量被戰爭削弱的基督徒土地而發財，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在這些王國之間的海陸通道絡繹不絕。透過巧妙操縱家族內部的敵對關係和發揮軟實力，穆罕默德確保了馬林王朝和其他北非王朝不會帶給他麻煩。一三七二年，他讓「聖戰軍」納入奈斯爾指揮

官的控制。一三七四年攻占直布羅陀後，他派遣軍隊幫助他在馬林王朝的門客。一三八四年，他占領了休達，因而控制了直布羅陀海峽。

穆罕默德五世統治的後半期是個極為繁榮和穩定的時代，而這位蘇丹努力讓自己表現得像是第一流的統治者。他與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進行外交活動（自從蒙古人在一二五八年洗劫巴格達之後，馬木路克就成為了流亡中的阿拔斯哈里發國的保護者），又自稱是基督徒國王統治下的穆斯林的真正最高主宰。至少從優素福在位時期開始，奈斯爾王朝的詩人暨政治宣傳家，就開始為王朝製造合法性，虛構出一個可以追溯至某可敬的阿拉伯輔士家族的世系表，並鼓勵他們的蘇丹在某些脈絡採用哈里發的頭銜。

奈斯爾王朝的自信心最明顯表現在格拉納達的阿爾罕布拉宮。它是建在城市東南邊緣一座俯視斗羅河的山丘薩比卡丘，地點是十一世紀猶太大臣家族納格里拉氏族府邸曾經坐落之處。在一二三八年攻取格拉納達之後，穆罕默德一世就開始修葺和重建在這個地點的既有堡壘，建築工作在穆罕默德二世和三世期間繼續進行。在後者在位期間，「建築師花園」，一座由富麗樓閣粧點的花園，今稱軒內洛尼非或赫內拉利費宮，建在山坡稍微上方之處，而一間清真寺和一個公共浴池建在了下方的郊區。

今日可以看到的大部分阿爾罕布拉宮都是在優素福一世和穆罕默德五世期間落成。由優素福打造的巨大「正義之門」至今猶存，但御座廳、皇家寢宮和很多接見廳都已經被穆罕默德在一三六〇年代新建的建築取代。他築造了兩個鄰接的建築群，今日分別稱為科瑪萊斯宮和獅子宮。後

者被認為具有「馬德拉沙」（*madrasa*，宗教學院）和「札威雅」（*zawiya*，蘇菲派修道院）的綜合體，也準備充當蘇丹的陵墓。

採取一種創新的石膏模鑄造技術，奈斯爾、馬格里布和卡斯提亞的「穆達詹人」藝匠創造出一個抵抗重力的室內空間，有許多深浮雕屏風和鐘乳石狀裝飾，體現為炫目的幾何和植物圖案，穿插著桂冠詩人海提布及其弟子桑拉克寫的頌詩的書法。灰泥配上顏色鮮豔的磁磚、雕刻精美的木工和半透明的大理石塊。卡斯提亞的基督徒藝術家創作了一些描寫騎士和狩獵的繪畫。水聲潺潺的噴泉點綴著巨大的接待廳，清風徐來的陽台可眺望格拉納達和內華達山脈的山坡。它讓人覺得超塵脫俗。用桑拉克的話來說，薩比卡丘是「是格拉納達額頭上的冠冕，而阿爾罕布拉宮則是冠冕頂上的紅寶石。願主保護它！」[45]

不過，除去規模不說，阿爾罕布拉宮並非獨一無二。事實上，它是一種活潑的後阿爾摩哈王朝時代伊斯蘭化的貴族文化和美學的縮影，這種文化和美學不只把格拉納達和馬格里布連接在一起，還把格拉納達和卡斯提亞連接在一起。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王公、外交家、貴族和騎士往來頻繁，基於共同的價值觀和使命形成了緊密的私人關係，有助於文化的傳播和整合。蘇丹們明白這是一種軟實力的形式，所以務求用美輪美奐的住處接待來訪的外國顯要。

就像卡斯提亞很多邊界貴族那樣，穆罕默德五世的盟友佩德羅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深感著迷。他和穆罕默德五世維持緊密的個人關係，建設了一系列融合伊斯蘭和拉丁風格的宮殿，由「穆達詹人」、卡斯提亞和奈斯爾的工匠建造。標志者是在塞維亞的王宮。雖然他的前任都曾按

照伊斯蘭風格對這座「宮殿城堡」（*alcázar*）有所翻新，但佩德羅的大規模改建卻是伊斯蘭品味一次徹底的勝利，只比穆罕默德在其以東二百四十公里起造的阿爾罕布拉宮略遜一籌。

事實上，佩德羅在卡斯提亞上層階級之間培養出來的「愛穆斯林心態」將會延續至「天主教徒」伊莎貝拉統治的時期。在整個卡斯提亞，王宮和貴族府邸，還有女修道院，都是根據格拉納達王宮的通用格局建造，或按照「穆達詹人」和奈斯爾風格裝飾。打入貴族階級的猶太人也模仿這種風格，例如十四世紀的哥多華猶太會堂和埃爾特蘭西托的猶太會堂。後者由佩德羅的猶太人財政大臣撒母耳．哈李維委建，獻給卡斯提亞國王。

為什麼一個卡斯提亞國王，要按照他的外教徒敵人的風格打造王宮呢？理由很簡單：他沒有把穆斯林視為敵人。他的生存有賴和格拉納達及馬林王朝保持良好關係。對他的王位的威脅是來自基督徒，即他自己家族的成員或鄰國的基督徒國王。另外雖然拉丁歐洲有所進步，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仍然技術領進、思想活躍和具國際觀。因此卡斯提亞和「穆斯林西方」的文化聯繫並不僅限於裝飾層面，而是達到更為深入的層次。三個王國是受到一個「文人共同體」和一種傳播到西地中海地區的知識文化所連接。

一個例子見於佩德羅一世和格拉納達使者阿布杜．伊本．赫勒敦於一三六四年在塞維亞王宮的相遇。伊本．赫勒敦是學者和歷史學家，寫過一部世界史，常被譽為社會學的創建者和政治科學的先驅人物。他出身塞維亞昔時的阿拉伯人貴族家族，在斐迪南三世時逃離安達魯斯，定居伊菲里基亞。他在一三五二年遷居菲斯，為馬林王朝蘇丹效力。在那裡，他和穆罕默德五世的使

者、猶太醫生暨天文學家易卜拉欣・伊本・扎爾扎爾見過幾次面。七年後，當穆罕默德被推翻和寄寓在馬林王朝的宮廷時，伊本・赫勒敦又與格拉納達的尚書伊本・海提布為友。

伊本・海提布是穆罕默德五世最有影響力的大臣，一個來自洛哈的學者，起初擔任優素福一世的祕書，後被穆罕默德拔擢為雙大臣。當穆罕默德在一三六二年結束流亡之後，伊本・海提布接掌了蘇丹國的日常管理工作，致力於寫詩以提高奈斯爾蘇丹們的地位。除了和「伊斯蘭西方」各地的文學、宗教和學術領袖通信外，他又撰寫一系列作品，題材遍及哲學、神學、「艾達卜」、歷史、醫學、科學，還寫詩和散文，逐漸成為自己所在時代最偉大的知識份子。

回到格拉納達之後，他幫助厭倦了馬林宮廷鉤心鬥角的伊本・赫勒敦在奈斯爾朝廷找到一份工作。抵達阿爾罕布拉宮不久之後，他就被派去覲見佩德羅一世，洽談一份卡斯提亞和格拉納達之間的條約。到達塞維亞之後，會見他的是伊本・扎爾扎爾。伊本・扎爾扎爾是遭人陷害離開格拉納達，他對迎接伊本・赫勒敦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又對卡斯提亞國王大加讚揚。佩德羅對於伊本・赫勒敦的才幹大感驚艷，決定要把這個人才留為己用，所以除了提供他一個官職之外，還答應把他的祖先在征服前擁有的房地產歸還給他（這些房地產現在落在基督徒貴族手中）。

回絕了卡斯提亞國王的好意，伊本・赫勒敦回到格拉納達，後又回到菲斯，在一三七一年回報了伊本・海提布，給予他一個避難所。他當時逃離了格拉納達，因為格拉納達的首席法官賓納喜和他自己的前弟子桑拉克，聯合指控他背教而在穆罕默德五世面前中傷他。伊本・海提布本來就有很多敵人，現在見他落難都猛撲過來。一三七二年，這位大臣的作品遭公開焚燬，在缺席的

情況下受審，以背教罪被判死刑。他在菲斯被逮捕，受到嚴刑拷打，在一三七四年的第二次審判中再次被判有罪。不過，在執行死刑前，他便在囚室上吊自殺。十四世紀格拉納達的文學和知識領袖落得這樣的下場，令人不勝唏噓。

雖然奈斯爾王國的文學文化，在原創性上也許不及伍麥亞哈里發國時期或「泰法」時期，但它仍然鼎盛得不可思議。這一部分是蘇丹們的功勞，他們或是為了王國榮耀或是出於個人興趣而獎勵文化。例如，外號「法基赫」的穆罕默德二世對研究伊斯蘭教法充滿熱情；奈斯爾是有成就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包括穆罕默德五世的孫子優素福三世在內，好幾位蘇丹都寫詩。格拉納達宮廷成為了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發電機，得到皇室貴族和官僚系統的恩庇。很多官員都是學者和作家。

格拉納達之所以會知識文化蓬勃，部分是因為它是很多安達魯斯文化精英的避難之處。那些在馬布里格的宮廷陰謀站錯邊的學者，或單單只是往返海峽兩邊尋求知識和恩庇的學者，同樣受到格拉納達蘇丹國的吸引。文化生產並不僅見於首都：在馬拉加、阿爾梅利亞、龍達和甚至較小的外省城鎮，知識活動一樣活躍。較小城鎮的知識水平在優素福的一紙命令下獲得進一步提升：他在一三四三年下令，每個城鎮都必須建立一所學校。穆罕默德五世一三六五年也在首都建立了一家主要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這間醫院不只服務病人，還扶掖醫學文化。

奈斯爾統治者對宗教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穆罕默德一世的權威是建基於他以正統的聖戰

士自居，很多支持他起義的家族都是幾百年來作為馬利克派而獲得權力和財富的都市和鄉村精英。為了獲得他們的祝福和支持，第二任蘇丹「法基赫」穆罕默德積極延攬馬利克派的「法基赫」進入政府，讓他們能夠打擊他們的對手扎希麗派。但正如穆斯林法學家長久以來所領悟到的，恩庇有可能會導致依賴，反而成為了控制他們的方法。重量級的法律學者和法官被希望出席新蘇丹的登基典禮，加強他們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奈斯爾的統治者們又取消了首席法官任命低階法官的權力，把司法系統變成官僚系統的一個分支，專為蘇丹的好惡服務。

對某些保守的馬利克派學者所擁護的嚴格律法主義的挑戰，不是來自敵對的法律神學學派，而是來自崛起的神祕主義。一般民眾愈來愈轉向另類的教義，和受到非正統的魅力型宗教領袖所吸引。這些領袖受到膜拜，甚至被認為會施法術。包括出神狂喜、唱歌跳舞和克己苦行的靈修方法大行其道，讓正統宗教的權威們愈發警覺。

另一方面，這種新的宗教熱情推動了沿著邊界建立「烈巴特」，鼓勵了草根階層對基督徒進行聖戰。事實上，穆罕默德一世在建立他的王國時，就曾得到這些苦修者的支持。另一方面，神祕主義因為聲稱可以到達超越教義的神聖真理，也被認為是對正統觀念的一種威脅。與蘇菲派大盛的摩洛哥的接觸（或者是透過摩洛哥對安達魯斯的直接統治，或者是透過「聖戰軍」和其他在安達魯斯的高階摩洛哥流亡人士的影響力），進一步催化了蘇菲派的傳播，讓「札威雅」和「庫巴」（*qubba*，聖墓塚）在鄉村和首都大為流行。一三四〇年，一間由蘇菲派私人創辦的「馬德拉沙」在馬拉加建立，是為安達魯斯第一所「馬德拉沙」，不只標誌著蘇菲派愈來愈流行，也反

映著馬林王朝宗教和政治影響力的悄悄滲透。格拉納達王國有些領導家族，例如馬汝吉氏族，就公開擁抱這種新信仰。蘇丹們顯然有必要正視這種愈來愈流行的信仰形式，因為如果控制得宜，它將可成為制衡馬利克派「烏里瑪」的力量和合法性的另類來源。

優素福（更精確的說是他的大臣海提布）首先邀請錫地・博納氏族前往阿爾罕布拉宮。該氏族是德隆望尊的蘇菲派氏族，影響力可以溯源至十一二世紀的「東安達魯斯」。他們定居在瓦倫西亞及其周遭地區，在一二五〇年代中葉來到格拉納達，建立了一間「烈巴特」作為精神家園。優素福早早就流露出蘇菲派傾向：在位的第一年，即一三三三年，他設立了紀念先知穆罕默德生日的聖紀節。現在，在他的大臣的鼓勵下，錫地・博納氏族開始向國王教授他們的屬靈功課。

到了一三四八年，優素福透過他的宰相阿布・努艾牧・里德溫更進一步在格拉納達建立了一所皇家「馬德拉沙」，其中既有正統教義的課程，也講授蘇菲派大師的教導。「馬德拉沙」是免學費和食宿費的宗教學院，是十一世紀由塞爾柱蘇丹國首先成立，用以確保宗教教育和官方的政治立場口徑一致。到了十四世紀初，馬林王朝熱情擁抱這種制度，在國內建立了一系列的「馬德拉沙」。這對奈斯爾王朝構成威脅，因為如果格拉納達沒有神學學院，它的「烏里瑪」就會前往摩洛哥，接受馬林王朝取向的宗教教義洗腦。

在優素福之後，穆罕默德五世繼續致力於把蘇菲派正常化，最戲劇性的表現是一三六二年在阿爾罕布拉宮舉行慶祝聖紀節的活動。蘇丹的這種變心，被馬利克派的「法基赫」視為是冒犯，他們眼看著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降低和人數因為變節而減少。所以他們發起攻擊。法律學者阿布・

哈姿客．沙提比寫了兩冊的《堅守之書》譴責「創新」，宣稱新神祕主義形同於「卡菲勒」（*kufr*），即不信神。與此同時，首席法官賓納喜把矛頭指向那個他認為應該為蘇丹變心負責的罪魁禍首：伊本．海提布。這位雙大臣自己被蘇菲派吸引已經有一段時間，早在一三六七年就寫過《高貴之愛的知識花園》一書為神祕主義辯護。起初這書沒有受到多大注意，但隨著伊本．海提布的權力開始動搖，賓納喜和他的「法基赫」同仁對本書進行仔細爬梳，尋找任何可以譴責作者的字句。基於一系列他們認為是罪證的段落，他們主張本書是海提布背教的證明。是不是這樣大有疑問，但因為他們的指控本質上是政治性的，海提布的被定罪和處決也就在所難免。

第二十七章 阿爾罕布拉宮的故事

海提布在一三七四年的被處決，同時暴露出奈斯爾王國的政治精英和統治家族的內部分裂。穆罕默德五世在一三九一年駕崩，死因可疑。他死後，政局的表面穩定迅速瓦解，背叛和陰謀一再發生，以致在奈斯爾王朝存在的最後一個世紀，至少有過十四位蘇丹。家族中的潛在對手常常被迫流亡，或者面臨監禁或死亡的命運。馬林王朝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出手干預，見縫插針。穆罕默德的兒子優素福二世在一三九二年死亡，死因極有可能是馬林王朝埃米爾所送的一件有毒衣物，這衣服導致優素福二世「皮膚大量碎落」，一個月內痛苦死亡。[46] 一四一〇年，馬林王朝在直布羅陀的守軍，背叛優素福三世之後奪取這城市，後者在翌年經過漫長、代價高昂的戰爭後才把城市奪回。不動刀槍的時候，馬林王朝就會在幕後搞陰謀，製造統治家族的內部不和，並支持懷有異心的王子（格拉納達在前一個世紀也對馬林王朝做過一樣的事）。至於突尼斯，因為它被封鎖在基督徒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圈之內，因此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幫助或傷害格拉納達。

貫徹整個一四七〇年代，卡斯提亞和亞拉岡都自顧不暇，忙於應付一連串內部衝突和對基督教鄰國作戰。格拉納達和這兩個基督教王國的貿易及外交關係都維持強勁，也和納瓦拉保持接

觸。卡斯提亞的統治者沒有本錢從奈斯爾王朝的混亂中得利，也沒有太大興趣這樣做。卡斯提亞對格拉納達，固然取得了少數可觀的軍事勝利，但格拉納達不只會做出鬥志昂揚的防衛，還會反擊。不過，正如十四世紀格拉納達學者伊本．胡戴爾在他論聖戰的文章中指出的，安達魯斯除了是「聖戰之地」，還是「一個夾在海洋和一個有著可怕武器的敵人之間的國家」。這個觀察預示了即將降臨在格拉納達的厄運。[47]

穆罕默德五世的前大臣之死，同時標誌著我們理解奈斯爾王朝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拜伊本．海提布和其他同時期格拉納達學者之賜，我們對十四世紀的生活有了詳細的具體樣貌。反觀，我們對十五世紀的了解要朦朧得多。流傳至今的阿拉伯文史料很少，歷史學家常常只能仰賴紀錄混亂的基督徒資料。它們呈現的樣貌是那麼不清晰，以致要到最近，我們才能斷定曾經被認為在一四四五年至一四五七年在位的穆罕默德十世（外號「瘸子」）事實上從未在位。這個王朝的譜系變得極為混沌，有時幾乎無法說出某個人和另外一個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要搞清楚重要家族的歷史亦是困難重重，這不只是因為穆斯林統治的最後一世紀的歷史迅速又徹底地被浪漫化。例如，今日仍然會被阿爾罕布拉宮導遊，娓娓道來的俠義的「西班牙」薩拉傑氏族，和邪惡的北非「邊界戰士」之間的鬥爭，就純粹是一種東方主義的幻想。這個故事源出於希內斯．貝瑞斯．德．伊塔寫於一五九五年至一六一九年的小說《格拉納達內戰》，最後又透過歐文在一八三二年所寫的《阿爾罕布拉宮的故事》傳播到英語世界。薩拉傑氏族的團結一致幾乎肯定是被誇大了，而他們對手的起源故事，里德溫．班尼加什被說成是基督徒貴族凡那加斯的

兒子，也許同樣是出於虛構。雖然也許是一些位高權重的主要家族陰謀，動搖了奈斯爾王朝的權力，但是讓格拉納達注定瓦解的，卻是卡斯提亞和亞拉岡之間一樁始料未及的皇室婚姻。

奈斯爾家族對於權力從來都沒有太強烈的需索。這個家族並沒有可上溯至哈里發國的血緣，而其他南方的貴族世家都是把伊本．阿赫馬爾視為「同儕中的首位」而不是一個受命於天的君王。所以，蘇丹把頭銜傳給兒子穆罕默德二世的時候，阿什奎魯拉氏族感覺自己被出賣；因此，像是龍達的哈基姆等地方氏族傾向於支持馬林王朝或背叛的奈斯爾王子，對抗任何在格拉納達坐上蘇丹之位的人。這些氏族有些聲稱是早期阿拉伯屯墾者的後人，有些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崛起，還有些是源出於在宮廷竄起的轉皈前俘虜。不管怎樣，他們的權勢都結合了他們從名下地產得來的財富、他們在行政或司法系統中據有的職位、他們的世系和宗教威望，以及他們在戰時召集和領導部隊的能力。

這些世家大族加在一起，構成了貴族階層的百分之一，是貴族階層中的貴族階層。利用通婚的機制互相連結，他們把安達魯斯視為己有。雖然他們對權力的追求相當厚顏無恥，但他們要冒的風險確實相當高：一次政治失算或一個失敗的陰謀，就有可能會要了他們的命。而且不管他們有多樂意和邊區的基督徒領主和國王締結聯盟，精英階層的很多成員（包括學者和法學家）都得在前線作戰，有不少人還因此死於和卡斯提亞的戰鬥中，而被封為殉教者（不管他們的動機為何）。

奈斯爾家族極少與其他氏族進行通婚。他們和其他馬格里布同儕不同，他們不會和其他皇室家族發生嫁娶，而是透過家族內部的婚姻和納妾，小心翼翼保護本家族的勢力。他們偶爾只會為了鞏固一個世家大族的忠誠，才嫁出一位公主或接受對方一名女兒。不過這種對皇室血統的讓步有時會讓王朝陷入危險。

例如，優素福三世讓堂弟穆罕默德娶札爾．莉雅德就啟動了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內戰。這婚事是對札爾．莉雅德父親的一個獎勵，他是一個備受信任的前基督徒奴隸，擔任優素福的軍事指揮官。不過札爾．莉雅德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一結婚之後就拉攏薩拉傑氏族作為盟友。然後當優素福在一四一七年駕崩、八歲兒子穆罕默德八世繼位時，札爾．莉雅德下令刺殺小蘇丹的監護人、大臣阿里．阿敏，然後在薩拉傑氏族幫助下，立自己的丈夫「左撇子」穆罕默德九世為蘇丹。

「左撇子」將會一直統治到一四五三年，期間三次被推翻又三次復位。在他統治初期，札爾．莉雅德廣被認為是實際的統治者，她甚至以自己的名義和外國君主通信，與她通信者包括亞拉岡的「寬宏的」阿方索和他的皇后瑪麗亞。穆罕默德八世在大臣里德溫．班尼加什的幫助下於一四二七年短暫一度復位，不過，薩拉傑氏族一四二九年在卡斯提亞的協助下再次把他推翻，囚禁在馬加拉海岸的薩洛夫雷尼亞的監獄，在那裡悄悄把他處死。

在札爾．莉雅德結婚的差不多同一時間，穆罕默德六世的女兒艾爾貝爾梅霍被嫁給大臣易卜拉欣．伊本．毛勒，而這樁婚事一樣帶來了不穩定。一四三二年，在盟友和姻親里德溫．班尼加

什的幫助下，伊本・毛勒的兒子優素福（四世），他因為母親而有皇家血統，僭奪了蘇丹之位。因為是卡斯提亞的胡安二世的傀儡，他受到民眾憎惡，號令從來不行於首都之外。四個月後，他在王宮被敵人打倒，被廢黜的穆罕默德九世得以在薩拉傑氏族的支持下復位，他們的對手班尼加什氏族則出逃至卡斯提亞。但穩定沒能維持多久，新的挑戰很快就從穆罕默德九世的親族優素福五世而來。優素福在阿爾梅利亞總督任上一直等待時機，表面忠於朝廷，暗地裡為一個獨立國家打造基礎，包括鑄造貨幣、控制國家的稅收，以及和亞拉岡發展獨立的外交關係。

當穆罕默德九世在一四四五年率領一支部隊，到阿爾梅利亞討伐造反的優素福時，後者以自立為蘇丹作為回應。他讓穆罕默德九世再一次失去權力，黯然流亡到薩洛夫雷尼亞。與此同時，班尼加什氏族結束流亡生涯，帶著卡斯提亞支持的一個新篡位者回歸：此人是優素福二世的兒子伊斯邁爾。伊斯邁爾三世在一四四六年短暫控制了格拉納達，但再一次，人民不願意支持一個明顯是胡安二世傀儡的國王。另外，優素福也進行反擊，並得到卡斯提亞皇室和貴族中間反對國王胡安二世的成員支持。後來因為優素福五世被自己的大臣殺死，而伊斯邁爾的支持又瓦解，這個三方鬥爭得到解決，「左撇子」穆罕默德九世重新掌權。

穆罕默德九世無子，他因為急於預防進一步的戰亂，以及希望跟優素福二世後人所代表的王朝的另一分支達成和解，就把他和札爾・莉雅德所生的女兒烏姆・法特許配給穆罕默德八世的兒子。這位王子也叫穆罕默德（十世），外號「小孩子」，將會和「左撇子」共同統治，一直到「左撇子」在一四五三年駕崩，然後獨自掌權。不過，在穆罕默德九世的作為中，最具持久影響

力的卻是他鞏固了薩拉傑氏族的得勢。現在，這個氏族吸引到其他主要氏族，包括庫馬沙氏族和阿敏氏族，加入他們的派系。雖然他們的角色幾乎肯定受到後來歷史學家的誇大，但現在看來，他們在奈斯爾王朝的最後半世紀把持了朝政，而他們以拯救王國為名的努力和陰謀，事實上加速了安達魯斯的滅亡。

到這時候為止，格拉納達和卡斯提亞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種「熱和平」（hot peace）。自一四一〇年攝政王斐迪南取得安特克拉之後，雙方就沒有太多正式戰爭。一個例外發生在一四三一年，當時權大勢大的卡斯提亞宮廷總管阿爾瓦羅．德．盧納對格拉納達蘇丹國發起一次入侵。他的目的是讓老是不安分的卡斯提亞貴族心有旁騖，並迫使格拉納達的民眾接受優素福四世．伊本．毛勒為統治者（他是前大臣阿提克．伊本．毛勒的孫子）。一場大戰在首都外圍的伊格魯埃拉開打。雙方都表現英勇，而雖然首都的居民被迫向卡斯提亞打開城門，但沒有領土被占領。接下來幾年，卡斯提亞征服了一系列邊區城鎮，包括韋斯卡爾、韋爾馬、貝萊斯－夫蘭科和貝萊斯－魯維奧，但格拉納達也發起過一些成功的攻勢。到一四三八年，邊界穩定下來，兩個王國恢復談判模式，簽定了一系列通常以一年為限的短期和約。

因為有這些和平條約的約束，十五世紀主要是一個斷斷續續和小規模入寇的時代，不是征服戰爭的時代。除了由王室發起之外，入寇通常是由邊區領主或城市當局發動，有時會有違反既有條約的情況發生。另外還有些投機份子伏擊商人、俘虜牧人和搶劫牲口。不過各個王國花了很大

氣力去防止這一類非法活動，特別是會破壞貿易、擾亂放牧、引起暴力報復或有可能導致和約取消者。

卡斯提亞成立了「投訴法官」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最高司令官」的職位去加強法治和仲裁跨邊界的紛爭，他們在奈斯爾王國的同儕則稱為「王國之間的法官」。有稱為「追蹤者」的邊界代表負責追捕土匪、入寇者和其他罪犯。還有些專業的中間人往返邊界，致力於為俘虜贖身，他們很多是前基督徒和前穆斯林，也有一些是猶太人。三一修會和慈愛修會也致力於此。

毫無疑問，廣闊的邊界地區對一般基督徒和穆斯林來說是一個暴力和可怕的地方。這個事實加強了雙方的宗教意識和宗教鬥爭意識，所以當奈斯爾王朝的老百姓要求，他們的統治者不可向基督徒君主稱臣，或要求他們對不信神者發起聖戰，並不只是意識形態作祟，還是對邊區現實非常實際的反映。一個軟弱或順從的蘇丹有可能會鼓勵基督徒入寇，導致死亡和破壞，讓一般老百姓失去家人和財產，或讓蘇丹國被沉重的貢金壓得透不過氣。類似的恐懼也籠罩著基督徒的土地。在那裡，基督徒－穆斯林衝突的觀念被當成戲碼，在宗教節日和城市的慶祝活動上演，通常由「穆達詹人」擔任自願或收費的演員。這種戲碼在今日的「摩爾人和基督徒節」還看得見。

弔詭的是，邊界的衝突還在沿著邊界生活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孕育出深刻的親密感。貿易商、旅人和牧人不停在邊界之間往返。有些人被抓走，有些人獲得釋放。俘虜和自由人兩者都有可能會轉皈另一信仰：有時是出於相信甚至是出於愛，有時是被迫，有時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這些轉皈者有時會充當他們前社群的中間人，也有時會背叛他們的前信仰群體，但無可避免

會透過他們的文化影響力，給他們的新信仰社群帶來轉化。使用雙語是普遍現象。很多在奈斯爾王國待過的基督徒至少都學會一些阿拉伯語，而受卡斯提亞語言影響的羅曼語，在格拉納達蘇丹國也處處可聞。共同的社會風俗、習慣、歌謠、故事和品味甚至把一般的卡斯提亞人和安達魯斯人連結在一起。

他們的宗教亦有相似之處：就像蘇菲主義和密教主義在半島上的穆斯林中間生了根，唯靈論也風靡「基督徒歐洲」。既有的教會秩序在十三世紀不只受到異端的挑戰，還受到方濟會之類新修會的挑戰，他們的屬靈傾向和蘇菲派異常類似。不過，這不必然會帶來相互好感。在基督徒的土地上，向神祕主義和末世主義傾斜則受到了黑死病肆虐而強化。黑死病在一三九一年引發了全半島對猶太社群的攻擊，也讓一些鼓吹積極的侵略性傳教的傳道人大受歡迎，其中之一是費雷爾。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愈來愈對立的論調，不一定能反映雙方的實際關係。現實上，戰爭很少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對決。在戰爭中，作戰雙方陣營裡多少混有兩種信仰的騎士和步兵。一四四九年，當格拉納達和納瓦拉的聯軍入寇昆卡四周的領土時，他們碰到了一支包含「莫里斯卡衛隊」的卡斯提亞軍隊。「莫里斯卡衛隊」是騎兵兵團，主要由格拉納達穆斯林構成，他們有些是轉皈者，有少數是較富有的「穆達詹人」。一年後，「勇敢的」阿隆索．法哈爾多，他作為「邊區指揮官」曾對奈斯爾王國的東部領土，發動很多慘痛侵略，發現他必須要求助於他在阿爾梅利亞的穆斯林同儕和大臣優素福．伊本．薩拉傑，以對抗他的敵人佩德羅．法哈爾多，即莫夕亞的司令

官，也是他的堂兄弟。

第二年，情形再次發生變化。面對穆罕默德九世的大舉入寇，阿隆索和他的基督徒對手達成和解，在一四五二年的阿爾波康尼斯之戰，把格拉納達人打得落花流水。數以千計的穆斯林戰俘被帶到阿隆索的家鄉基地洛爾卡，導致俘虜和當地的穆斯林聯合用武力奪取了城市。阿隆索毫不留情地反擊，重新奪回洛爾卡，屠殺了戰俘和「穆達詹人」。如果阿隆索之流的人真有什麼立場，那麼他們有時看起來「只是」中世紀西班牙散兵坑裡的無神論者。

不管是友好還是不合，半島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戰士曉得他們共享同一套價值觀。當基督徒騎士想要進行馬上比武大會或透過比武解決紛爭時，常常會請穆斯林戰士作為裁判或活動的主辦者。穆斯林和基督徒士兵在「蘆葦遊戲」中互相競爭，把特殊長槍投向彼此。當兩種信仰的騎士或領主舉行商談時，他們通常會受到極大尊榮，收到昂貴衣服和武器作為禮物，獲得設宴招待。就連打敗仗的時候，他們也常常被以禮相待。例如當斐迪南·德·安特克拉在一四〇七年接受薩阿拉的駐軍投降時，他借給戰敗的穆斯林馬匹，讓他們可以騎著馬離開城市。不管是作為人質、難民還是僱傭兵，他們都在對方的朝廷或王宮待了很長時間，建立起足以超越政治和宗教的友誼。所以，在一三六〇年代，當「殘忍的」佩德羅出於衝動，想要處決卡拉特拉瓦修會的十字軍指揮官馬丁·羅培茲時，乃是穆罕默德五世出面求情，救了他的基督徒朋友。

包括穆罕默德二世和優素福四世在內，好些格拉納達蘇丹都獲卡斯提亞冊封為騎士。胡安二

世還把優素福四世納入他的騎士兄弟會「飾帶修會」。戰場上的尊敬表現在模仿上。一些安達魯斯戰士開始使用基督徒騎士偏好的較沉重盔甲和武器，而扎納塔人的騎馬方式，在十五世紀的卡斯提亞貴族蔚為時尚。克里恩四世喜歡穿著錦緞絲袍，騎在短馬鐙的馬格里布馬鞍上，揮舞安達魯斯騎士的輕長槍。

邊區戰士共同精神的最戲劇性表現是在「邊區羅曼史」，那是作者不知名的流行邊界歌謠，在整個地區傳唱。它們很多是以真人實事為背景。最流行的其中一首是〈阿本納馬爾的故事〉。它包含著胡安二世和優素福四世在伊格魯埃拉之戰時的虛構性對話。格拉納達被擬人化為一個漂亮的女人，是胡安所想要占有，但她卻拒絕他的示愛，表示自己已名花有主：

我已有夫，胡安國王
我已有夫，不是寡婦
穆斯林把我抱得很緊，
非常非常愛我。[48]

這歌曲雖是用羅曼語唱出，但作者看來是個來自格拉納達的穆斯林，同時精通基督徒和阿拉伯的詩歌傳統。反之，卡斯提亞的文學風格也被以阿拉伯文寫作的詩人模仿：在十四世紀晚期的阿爾梅利亞，宗教學者伊本．卡蒂馬用卡斯提亞的詩歌結構寫詩，也寫過一首「穆瓦莎赫」給一

個「基督徒老哥」：「他的愛捉住我。」[49]半個世紀之前，他的同鄉伊本・魯洋（以作為農藝學家最為知名），同樣寫過一些整合羅曼語的押韻箴言和「穆瓦莎赫」詩歌。

最大程度的涵化和接觸，當然是發生在生活於基督徒土地的穆斯林。在十五世紀，「穆達詹人」社群遍布伊比利半島。在葡萄牙南部、卡斯提亞北部和納瓦拉，穆斯林繼續以為數不少的少數族群身分生活在都市和鄉村地區，而不太有證據顯示他們和基督徒關係緊張。納瓦拉的「穆達詹人」整合得特別好，有好些人在政府裡當官，有一些人在軍隊裡當專家。另外，在亞拉岡王國和加泰隆尼亞南部，保留著為數不少的鄉村人口，沒有多少跡象顯示穆斯林社群或個人是暴力相向的目標，哪怕當時的猶太人受到基督徒暴力對待的時候愈來愈多。但是瓦倫西亞和莫夕亞卻是另一種情況，它們常常受到奈斯爾王朝的攻擊，也愈來愈受到以伊菲里基亞和馬格里布為基地的海盜的襲擊。所以，那裡的基督徒開始覺得「穆達詹人」是一些不忠的外人，構成了外國伊斯蘭勢力的「第五縱隊」。這種懷疑復受到了鄂圖曼人在東地中海愈來愈膨脹的勢力所助長。

這些指控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因為有些「穆達詹人」有時確實會和入寇的穆斯林勾結。在瓦倫西亞和卡斯提亞統治下的安達魯斯，傳統作為穆斯林社群支柱之一的君主與「穆達詹人」之間的感情正在消逝。現在，鄉村穆斯林的保護人變成是和他們利益一致的封建領主（有土地的貴族或軍事修會）。在卡斯提亞，穆斯林的疏離感進一步被專向穆斯林徵收的戰爭稅加劇（「戰爭稅」是用來支付對格拉納達戰爭的開支）。所以，在這些地區，基督徒－穆斯林的關係開始變差，進入惡性循環：偶爾的不忠行為導致鎮壓，鎮壓鼓勵進一步的不忠行為，然後又招來更大反

彈，如此類推。一四五五年，第一次大型反穆斯林的暴力行動在基督徒王國發生：瓦倫西亞的穆斯林區受到洗劫，很多「穆達詹人」在死亡威脅下被迫轉皈基督教。

瓦倫西亞的暴力行為，湊巧和奈斯爾宮廷的劇烈動盪同時發生。阿隆索．法哈爾多一四五二年在阿爾波康尼斯之戰大勝年邁的穆罕默德九世是一個沉重打擊，也動搖了預定繼承人「小孩子」穆罕默德十世的聲望。另外，因為「小孩子」曾經在胡安二世的宮廷待過，薩拉傑氏族不信任他，擔心他受到了卡斯提亞人的不良影響。

所以，當「左撇子」過世，由他的女婿在一四五四年年初繼位登基之後，薩拉傑氏族提出了自己的王位候選人：優素福二世的五十五歲孫子薩德。先前，薩德派兒子阿布．哈桑．阿里參加卡斯提亞新國王恩里克四世的加冕典禮。恩里克四世答應幫助薩德，但要求阿布．哈桑．阿里留在他的王國充當「客人」。當薩德和「小孩子」的軍隊開始交鋒後，投機取巧的恩里克四世派出軍隊，奉十字軍的名義在中央邊區沿著鄉村地區蹂躪，直到阿隆索．法哈爾多在莫夕亞發起新的叛變，才不得不和格拉納達媾和，換取薩德支付的大筆貢金。「小孩子」在一四五六年逃出格拉納達，向南逃到阿爾普哈拉斯，但在那裡被阿布．哈桑．阿里捉住。他被帶回阿爾罕布拉宮，和幾個兒子一起被處死。

但薩德的勝利並未帶來和平。他被夾在恩里克四世和薩拉傑氏族之間，擺盪於服從和違抗卡斯提亞國王的要求之間。他不肯當基督徒附庸的代價，是卡斯提亞在一四六二年恢復入寇。阿

布．哈桑．阿里和其他將領帶著決心和勇氣反擊，但巨大傷害已經造成，最慘烈是直布羅陀在當年七月的陷落。正是在這個時候，薩德決定擺脫薩拉傑氏族的牽制，假借設宴殺死了十幾個該氏族的成員，死者包括一直掌握王國實權的阿布．蘇魯爾．穆法里傑和大臣優素福．伊本．薩拉傑。事後，薩拉傑氏族尚存的成員集結在他們位於馬拉加的基地，企圖以另一個奈斯爾王子取代薩德，未果之後向北逃走，在瓜達幾維河的基督徒軍閥之間尋求庇護，在那裡繼續策劃陰謀。他們不必等太久。當薩德在一四六四年被迫和攻擊格拉納達腹地的恩里克簽署另一份和約之後，這位蘇丹就被自己的兒子阿布．哈桑．阿里推翻，阿布．哈桑．阿里暗中和薩拉傑氏族結盟反對父親。至此，奈斯爾王朝的最後崩潰已是在所難免。

如果說阿爾罕布拉宮是繪製十五世紀格拉納達宮廷陰謀的畫布，那麼卡斯提亞王國就是這畫布的框架。每逢不是和格拉納達直接發生戰爭，卡斯提亞國王就會是盡力讓它變得不穩定，逼其俯首稱臣。對奈斯爾王朝來說幸運的是，卡斯提亞也有自己的難題要處理。這個基督徒王國在十五世紀有一個好的開始，當時能幹的恩里克三世馴服了他的貴族，嚇怕他在半島上的敵手，攻擊摩洛哥，又準備侵略格拉納達。只不過他的健康很差，一四〇六年才二十七歲便死去，留下一個一歲兒子作為繼承人。小國王胡安二世由母親英國女人凱薩琳和叔叔斐迪南親王共同輔政。兩人互相憎惡，形同瓜分了王國：斐迪南控制南方，凱薩琳控制北方。穆罕默德七世利用卡斯提亞這個分裂進行攻擊，透過刺激親王的怒氣提高自己在國內的民望。

一四〇七年，斐迪南還以顏色，運用大砲占領了邊界城鎮薩阿拉，但是在一四〇九年被奪回，駐軍被屠殺。一四一〇年，親王做出報復，威名大震地征服東距格拉納達只有九十六公里，和南距馬拉加只有四十八公里的古城安特克拉。如此，他不只控制了安特克拉本身，還控制了它的肥沃腹地，侵蝕了格拉納達蘇丹國的經濟，切斷它的首都和主要港口之間的交通，等於是在奈斯爾王朝的腹地釘入一根釘子。在這裡設立一個基督徒的前進基地不只威脅到首都，還威脅到整個王國的繁榮，而卡斯提亞的軍隊開始進行蓄意的焦土攻擊，意在破壞莊稼和基礎建設，削弱格拉納達的財富和民眾的意志。

雙方展開積極的談判。斐迪南決心要迫格拉納達恢復納貢（納貢自一三七〇年便中斷），但這是新國王優素福三世無法做出的讓步，因為他那樣做將會失去民心，危及統治權。最後，斐迪南保留薩阿拉，但離開格拉納達王國其他領土，帶著一百個蘇丹釋放的基督徒俘虜回國（格拉納達方面特別強調這些俘虜是作為禮物而非貢品）。然後，奈斯爾王朝看似交上好運。一四一〇年，自亞拉岡聯合王國在十二世紀創建以來便統治著該王國的加泰隆尼亞王朝，因國王馬丁一世過世又沒有留下繼承人而絕嗣。一批人起而問鼎王位，但沒有一個人強大得足以壓倒其他人。經過兩年的動盪不安後，一批主教、達官顯要和市議員在卡斯佩開會，共推斐迪南親王為亞拉岡聯合王國的新國王。

隨著斐迪南前往巴塞隆納，卡斯提亞的政治局面變得和格拉納達十足相似：變成是一個派系鬥爭的戰場。斐迪南助長這種混亂，鼓勵幾個在卡斯提亞擁有土地的兒子背叛意志薄弱的胡安。

胡安本人受到包藏禍心的宮廷總管阿爾瓦羅．德．盧納的控制，後者是個老謀深算的權術家，無情地一一消滅對手後成為了國王的唯一心腹和王位背後的實權人物。透過把國王掌握在股掌之中，阿爾瓦羅積聚了空前未有的財富和勢力。直到一四五三年，他才遇到剋星，被胡安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貝拉以叛逆罪逮捕和處決。

胡安在翌年駕崩，把王位傳給兒子恩里克四世。恩里克繼位時已經二十九歲，並不是小孩子，卻沒有被當成真正的男人。他因為性無能而受到自己貴族取笑。當皇后若阿娜為他生下一女胡安娜後，他的很多敵人都把公主稱為貝爾特拉納哈，暗示公主是皇后和國王的寵臣貝爾特蘭．德．拉．庫瓦私通所生。很多貴族都把貝爾特蘭視為暴發戶和對自己野心的一個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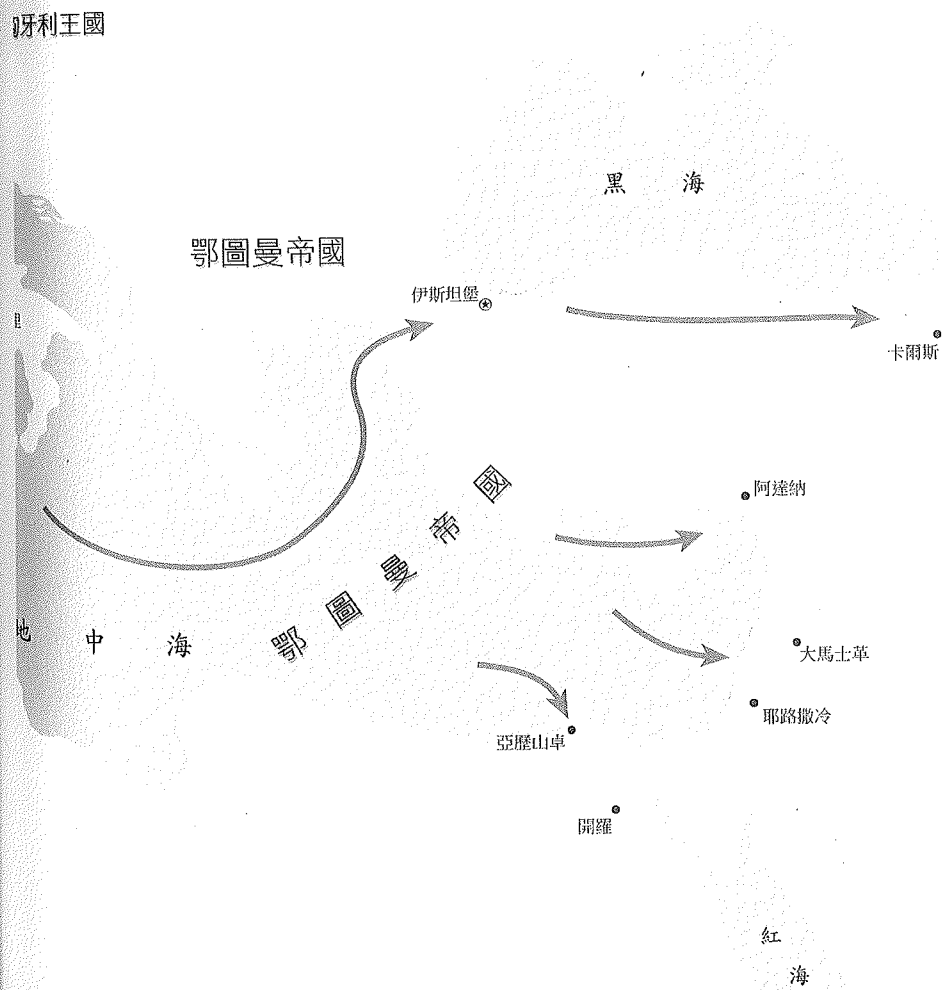
這個轉折對於卡斯提亞、亞拉岡和格拉納達都將會有深刻的影響。因為胡安娜是恩里克的唯一子女，所以包藏禍心的貴族們支持國王的異母弟弟阿方索，主張他是卡斯提亞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他們受到斐迪南兒子喬安的支持，喬安不只統治著納瓦拉，還會在一四五八年哥哥「寬宏的」阿方斯死後繼承亞拉岡聯合王國。接下來十六年，卡斯提亞將會爆發一波波內戰，而亞拉岡的喬安二世會竭盡所能火上澆油。造反王子阿方索在一四六八年的死亡，並沒有讓局勢恢復平靜。他在遺囑中指定妹妹伊莎貝拉作為繼承人，得到卡斯提亞貴族的接受。不過，有違恩里克和她自己的支持者的意願，伊莎貝拉在一四六九年和喬安二世的兒子斐迪南（二世）私奔。五年後恩里克駕崩。當伊莎貝拉在一四七五年一月登基為卡斯提亞女王時，十七歲的斐迪南（二世）就站在她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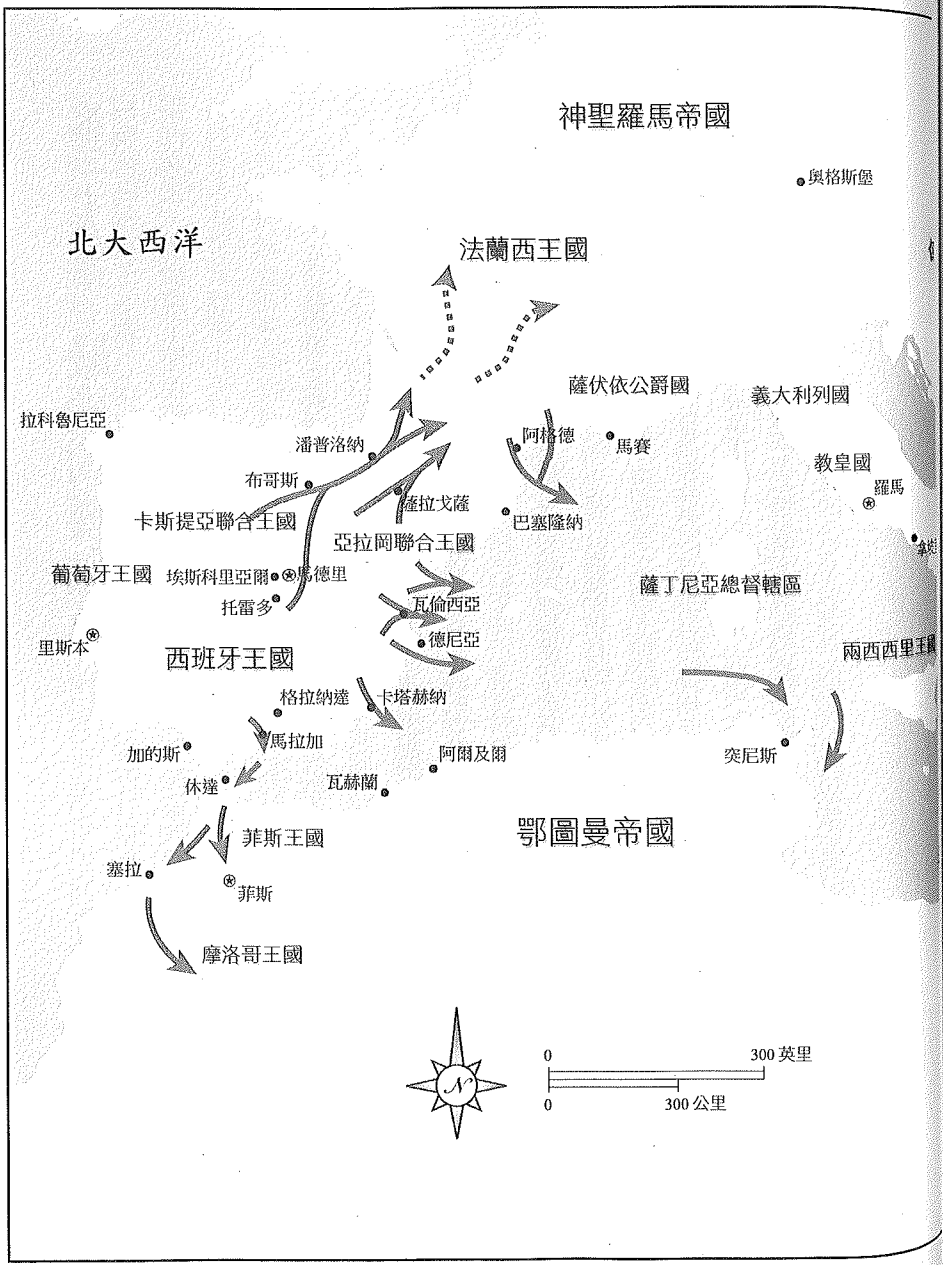
斐迪南（二世）前一年才成為西西里國王。這位年輕的卡斯提亞女王配偶，將會展現出自己是一個奇才，兼具政治和軍事天賦，後來被馬基維利在《君王論》裡稱讚為理想中的「文藝復興君王」。事實證明一四七九年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伊莎貝拉被承認為女王，而隨著亞拉岡的喬安二世駕崩，斐迪南繼承了亞拉岡聯合王國（除了亞拉岡本身，還包括加泰隆尼亞、瓦倫西亞、薩丁尼亞和馬約卡）。到了這時候，格拉納達的命運已成定局。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結合，讓亞拉岡和卡斯提亞間的敵對局面走向終結，兩個世紀以來卡斯提亞貴族和奈斯爾蘇丹，一直利用雙方的這種敵對態勢。從現在起，格拉納達真的一切只能靠自己。

第六部分

碎片：一四八二至一六一四年

西班牙與摩里斯科人的流散地
1609-1614年




神聖羅馬帝國
奧格斯堡
北大西洋
法蘭西王國
薩伏依公爵國
義大利列國
拉科魯尼亞
潘普洛納
阿格德
馬賽
教皇國
羅馬
布哥斯
薩拉戈薩
巴塞隆納
卡斯提亞聯合王國
亞拉岡聯合王國
葡萄牙王國
埃斯科里亞爾
馬德里
薩丁尼亞總督轄區
托雷多
瓦倫西亞
德尼亞
里斯本
西班牙王國
兩西西里王國
格拉納達
卡塔赫納
馬拉加
加的斯
阿爾及爾
突尼斯
休達
瓦赫蘭
菲斯王國
鄂圖曼帝國
塞拉
菲斯
摩洛哥王國
0
300 英里
0
300 公里

第二十八章　最後的嘆息

如果阿布・哈桑・阿里的支持者，指望他是一個帶領他們攻打基督徒的蘇丹，他們將不會失望。但阿布・哈桑・阿里的統治，受到與他的前任相同的因素所困擾：沒完沒了的宮廷陰謀，以及在卡斯提亞摧毀基礎建設的壓力下，採取戰爭還是納貢手段的兩難。在自己的家族內，他面對來自弟弟穆罕默德・伊本・薩德和兒子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的挑戰。貴族之間的內鬥持續：薩拉傑氏族和毛勒氏族構成的兩大派系，各有自己的盤算。雖然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婚姻，結束了亞拉岡和卡斯提亞的敵對，但這兩位統治者都捲入了好些國外衝突，而他們的貴族仍然分裂，更專注於彼此的鬥爭，而不是征服穆斯林的土地。

阿布・哈桑於一四六四年登基不久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伊本・薩德就在薩拉傑氏族的支持下在馬拉加造反，而薩拉傑氏族已改為以馬拉加為基地，而且已放棄了支持阿布・哈桑，以報復他起用他們的對手里德溫的兒子阿布・卡西姆・伊本・班尼加什為大臣。鎮壓了這個叛亂之後，阿布・哈桑利用塞維亞兩大貴族卡布拉伯爵和羅德里戈・龐塞・德・萊昂公開開戰的機會，對卡斯提亞的領土發起入寇。戰事一直打到一四七一年，雙方互有勝負，之後簽定了一系列的條

約，包括一四七五年所簽一份為期五年的和約。這段期間雙方繼續在邊界互相入寇，導致穀物被摧毀、牛隻遭搶奪，很多人被俘虜。到了這時候，斐迪南已經採取讓格拉納達皇室成員互相傾軋的策略。一四七四年，他和優素福四世的兒子、阿爾梅利亞總督阿布．沙立姆．伊本．納賈爾祕密協商，表示如果他起事，就讓他在王國東部成立一個亞拉岡的保護國。

一四七五年的和約一期滿，阿布．哈桑就發起攻擊，在一四八一年收復薩阿拉，讓他的子民興高采烈。但斐迪南維持戰略主動，讓龐塞．德．萊昂偷襲位於馬拉加和首都之間的阿爾阿馬。城破後，守軍繼續拚死反抗。當最後一批守軍退入清真寺，基督徒對清真寺放火，逼得裡面的人往外跑，不是被殺就是被俘虜。蘇丹的援軍四天後到達時，看見城牆四周堆滿屍體。不理會傷亡慘重，格拉納達軍隊反覆攻城，直到基督徒增援部隊趕到和聽說斐迪南在東部攻擊洛哈才罷休。在洛哈，阿布．哈桑的運氣要好得多：他擊退亞拉岡國王，又對西南部發動擾亂性突襲，擄獲可觀戰利品。

當阿布．哈桑正忙著作戰時，他的幾個兒子出逃瓜迪斯。在那裡，他的長子「布阿卜迪勒」在薩拉傑氏族支持下自立為蘇丹。據說他這樣做是受到母親阿伊莎（一說名叫法蒂瑪）的教唆，而阿伊莎為穆罕默德九世一個女兒。此前，一個貴族出身的年輕女奴隸伊莎貝拉．德．索利斯被帶到後宮。她皈依了伊斯蘭教，把名字改為圖拉婭，很快就成為阿布．哈桑的新寵，完全取代了阿伊莎和她孩子在蘇丹心目中的地位。這對於阿伊莎造成什麼樣的精神痛苦，我們不得而知，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圖拉婭為阿布．哈桑生了兩個兒子薩德和奈斯爾，而他們有可能成為繼承

人，這對阿伊莎和她的幾個兒子構成生命威脅。對他們來說，王宮變成了一座監獄，而等到他們逃脫，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造反。後來的歷史學家受到當時一個傳說的影響，認為阿布．哈桑在一四七八年發生精神崩潰，之後就過著沉迷酒色的生活。但這位蘇丹的戰績卻反駁了此說。雖然他明顯罹患了影響視力和其他功能的退化性病症，但他的軍事表現始終卓越。

一四八三年，阿布．哈桑在弟弟穆罕默德．伊本．薩德的幫助下，伏擊和消滅了一支蹂躪馬拉加北部地區的卡斯提亞入寇部隊，抓到很多俘虜。「布阿卜迪勒」因為急於表現，攻打基督徒控制的盧塞納。但因為有格拉納達的叛徒向守軍通風報信，「布阿卜迪勒」的奇襲失去了效果，遭遇慘敗，好幾個將領被殺，他自己亦淪為俘虜。阿布．哈桑再次成為蘇丹國的唯一統治者，但因為斐迪南繼續無情地蹂躪鄉村地區，他的很多子民都奄奄一息。

扣留了「布阿卜迪勒」一陣子之後，斐迪南同意把這位王子釋放，條件是支付巨額贖金、每年釋放七百個基督徒俘虜和正式發誓俯首稱臣。「布阿卜迪勒」留下兒子暨繼承人艾哈邁德、弟弟優素福和重要的顯貴家族的孩子充當人質，回到瓜迪斯，繼續號稱蘇丹。不過聽說「布阿卜迪勒」曾發誓充當斐迪南附庸，並跪在斐迪南面前親吻他的手之後，格拉納達的重要法官們向阿布．哈桑遞交一份「法特瓦」，宣布「布阿卜迪勒」沒有資格統治。

與此同時，斐迪南繼續施壓。他在一四八三年奪回薩阿拉，在一四八四年包圍龍達。這座一度堅不可破的城市，在僅僅兩星期後就被卡斯提亞的大砲攻破。在受降時，斐迪南給予城中的達官顯貴一個選擇：要麼遷徙到「穆斯林北非」，要麼在他的土地上榮退。當地的指揮官，即聲望

崇隆的哈基姆氏族的當家，選擇了後者，定居在塞維亞。事實上，斐迪南的這招策略乃是追隨海梅一世和更早之前的亞拉岡的阿方索一世。他先是收編或轉移穆斯林精英，然後和失去了領袖及抵抗能力的城鎮和村莊談判投降，答應尊重他們的權利和傳統，保證讓他們以「穆達詹人」的身分得到保護，以此交換他們的臣服。就這樣，格拉納達王國的西部落入了斐迪南手中。斐迪南繼續推行入寇和破壞鄉村地區的策略，這位國王在一四八六年迅速奪取洛哈和腹地的其他主要城鎮，讓格拉納達失去糧倉，幾乎已經兵臨首都大門。然後，他安靜下來，專心一意為最後的決戰儲備物資。

斐迪南的驚人勝利歸功兩個原因。一是他和伊莎貝拉統一了邊區的世家大族，二是他有效的使用了改變遊戲規則的技術：大砲。自從一個世紀前格拉納達人第一次使用大砲之後，製造和使用重砲的技術就不斷改善，最終到了可以讓安達魯斯壽終正寢的程度。先前，格拉納達擁有某些戰術優勢，讓它難以被征服。蘇丹國的密集地形意味著統治者短時間就可以從王國各地抽調到部隊，不會出現補給線過長的情形。城市和城鎮都儲備了幾年的糧食，可以拖垮圍困者，而它們又高又厚的城牆幾乎可以抵擋騎兵和步兵的任何攻擊，反觀從城堞發射十字弓（特別是要由一組人員操作的大型十字弓）卻可以有效殺傷進攻者。但大砲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斐迪南的大砲陣地由幾百個士兵操作，有法國和義大利的專家監督。密集的砲轟可以把再厚的城牆都打穿，而且城牆愈高就愈好瞄準。一度固若金湯的城牆變得脆弱不堪。

斐迪南能夠使用大砲這種昂貴的武器，是因為他和伊莎貝拉統治了大半個伊比利半島和部分

義大利，能夠動用的資源到達前所未有的地步。這給了他們巨大的財政槓桿，而這槓桿又得到他們的財政官和稅吏，特別是猶太大臣老亞伯拉罕和以撒．阿布拉瓦內爾的善加利用。另外，教宗思道四世和英諾森八世在一四七九年至一四九一年之間發出了一系列十字軍詔書，容許兩位「天主教徒國王」（這是教宗亞歷山大四世在一四九四年給予伊莎貝拉和斐迪南的榮譽頭銜）借助教廷的稅收和資產來作戰。再來，他們還有貢金、戰爭稅和入寇得來的收益可以使用。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展現的財富與權力，還有他們的目標一致，都有助於減少貴族作亂的心思，鼓勵他們為更大的目標合作。反觀格拉納達的資源和人口都正在萎縮。它在北非的盟友害怕兩位天主教徒國王，而基督徒對直布羅陀海峽的封鎖又阻止了志願軍和物資抵達安達魯斯。

儘管如此，穆罕默德．伊本．薩德還是以多病的哥哥阿布．哈桑之名奮勇作戰，在一四八五年從「布阿卜迪勒」手中收復阿爾梅利亞，以及竭力反擊斐迪南，因而得到那些大力贊成抵抗基督徒進逼的人民愛戴。受到這種喝采聲壯膽和得到伊本．班尼加什的支持，穆罕默德廢黜多病的哥哥，即蘇丹位，號「勇者」。因為自己在東部的領土縮水，「布阿卜迪勒」乃轉向基督徒控制的莫夕亞求助，並尋求那些願意不惜任何代價謀取和平的格拉納達人支持。他的支持者和「勇者」的支持者的緊張關係不斷升高，雙方終於在一四八六年在首都爆發暴力衝突。最後「勇者」的人馬占了上風，「布阿卜迪勒」勉為其難承認叔叔為國王。不久，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就向「布阿卜迪勒」保證，如果他奉他們為宗主，他就承認他為格拉納達蘇丹國東部的統治者。得到這保證壯膽，「布阿卜迪勒」回到格拉納達，經過幾星期戰鬥後在一四八七年四月奪取了該城市，處

決了他叔叔的主要支持者。

這時候，斐迪南的軍隊向南方的海岸挺進，攻下了貝萊斯－馬拉加。由伊本・班尼加什指揮的守軍勇猛抵抗，但最終投降。之後斐迪南容許市民帶著財產撤離城市，前往北非或蘇丹國的其他地方。貝萊斯－馬拉加失守後，馬拉加陷於孤立，於是亞拉岡國王在一四八七年春天召集大軍，包圍這個格拉納達王國的第二大城和主要港口。因為在格拉納達的「布阿卜迪勒」無動於衷，馬拉加的守軍飽受了三個半月的砲火攻擊和飢餓，但決心要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一度，一個馬拉加人假意投誠，差點把斐迪南成功刺殺在他的營帳裡。不過，馬拉加最後還是被當地一個重要人物阿里・多爾杜克斯給出賣了。兩位「天主教徒國王」對他的賞賜，是給他當馬拉加和周遭鄉村地區的「穆達詹人」社群的統治者。不管他出賣馬拉加的動機何在，阿里・多爾杜克斯始終謹守自己的信仰，拒絕放棄伊斯蘭教，甚至不惜和一個背教的兒子脫離關係。其他市民不是被殺就是淪為奴隸。幾萬名生還者大部分是婦女，她們成群地被送給教宗和歐洲其他統治者當禮物。斐迪南在馬拉加犯下的暴行是要傳達一個訊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此舉是要引發格拉納達蘇丹國其餘人口心生恐懼，引誘領導階層叛變或陷入絕望。

這一招收到了預期效果。失去馬拉加之後，「勇者」在阿爾梅利亞集結兵力，於一四八八年發動攻擊，奪取了「布阿卜迪勒」統治下的東部邊區的好些城市。斐迪南的回應是，包圍東部的關鍵性內陸城市巴薩，建築了一系列龐大土石工事將其團團圍住，「勇者」完全不可能突圍。大概是因為害怕馬拉加的歷史重演或擔心自己的下場，城防指揮官葉海亞・納賈爾，他是阿布・沙

立姆的兒子，進行祕密投降談判，因此拯救了市民的生命：他們獲准帶著財產安全離開，「只留下屋頂就好」。[50]葉海亞本人轉皈基督教，改名為佩德羅．德．格拉納達．凡那加斯，用了岳父里德溫．班尼加什改教前的姓氏，讓自己和貴族身分沾上邊。不管他對於投降有什麼遺憾，都可以因為他的新國王賜給他的金錢和土地感到釋懷。

至此，「勇者」放棄了希望，把阿爾梅利亞和瓜迪斯讓給卡斯提亞，以換取一大筆錢和一個位於阿爾普哈拉斯的安達拉斯的公國的領主權。那將會是一個只有穆斯林的王國，在那裡，「勇者」可以繼續保有自己的軍隊（這是假定他不製造麻煩的話）。起初，也許是出於認命或惱恨侄兒「布阿卜迪勒」，「勇者」忠實為自己的新主子服務，協助平定蘇丹國，但他很快就失去熱情，決定放棄安達魯斯，賣掉自己的土地，登船前往馬格里布。

這個時候，「布阿卜迪勒」受到人民拚死一搏的決心刺激而良心發現，在一四九〇年對兩位「天主教徒國王」發起攻擊。但這攻擊規模太小，也來得太晚，唯一後果就是讓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對首都的鉗制收得更緊，讓他們可以給他貼上叛徒的標籤。這也正是他們採取的做法。一五〇二年，當馬木路克蘇丹「艾什拉夫」威脅說要為格拉納達的被征服報復東方的基督徒時，卡斯提亞使者告訴他，斐迪南和伊莎貝拉不是出於宗教理由征服格拉納達，而是為了懲罰叛變的藩屬「布阿卜迪勒」，這是他們的法定權利。幾年前，奈斯爾王朝曾派出使者到開羅向「艾什拉夫」的前任卡特巴懇求援助，卻無功而返，雖然卡特巴沒有提供直接幫助，卻威脅說要摧毀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作為報復。教宗對此大吃一驚，寫信要求斐迪南不要動格拉納達，是亞拉岡國王回

信說他完全有權利趕走賴在他土地上的外國人，又說那些希望留下來的穆斯林將能享有他的保護和慷慨。

一四九〇年，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在格拉納達城外設置龐大的攻城營地，其大小形同一座城市。這一戰會是什麼結果沒什麼好懷疑，因為攻城行動除了有教宗的十字軍詔書背書，還有數以十計來自歐洲各地的基督徒軍隊加入。格拉納達的市民知道勝利無望，便委託一個包含阿布·卡西姆·伊本·班尼加什和兩個德高望重「法基赫」在內的委員會出面談判，爭取最好的投降條件。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布阿卜迪勒」自己也展開了祕密談判，為自己取得最好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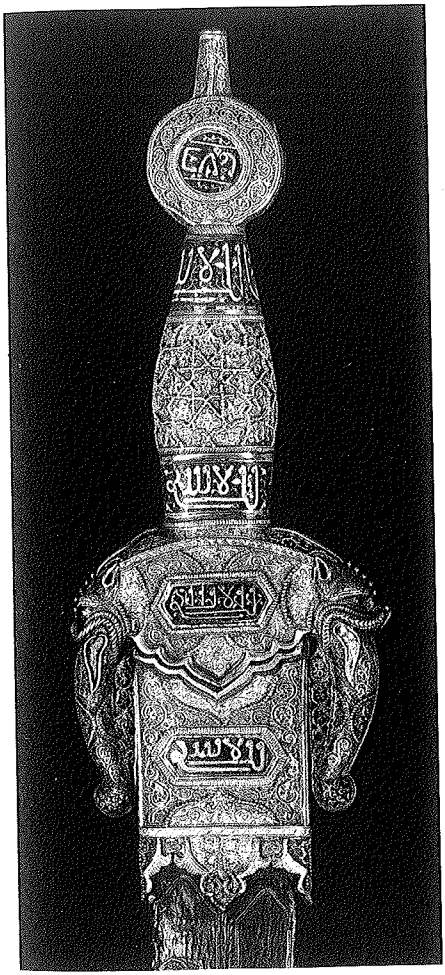
一四九一年十一月，正式投降協議簽定，雙方安排了城市控制權的移交事宜。不過為確保不會節外生枝，「布阿卜迪勒」把移交日期提早到一四九二年一月一日。在一場精心安排的臣服儀式中，他把阿爾罕布拉宮的鑰匙交給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翌日，兩位「天主教徒國王」在盛大的凱旋式中進入格拉納達。一個新的格拉納達基督宗教王國建立了，安達魯斯不復存在。

不管這個征服的象徵價值或意識形態價值何在，斐迪南都是一個實際的人。現在格拉納達是他的了，而他希望它繼續是一個經濟火車頭。它也確實做到了。新王國為卡斯提亞皇王室府庫提供的收入比聯合王國其他地方加起來還要多。基於這個理由，《格拉納達協議書》給予被征服者的條件非常寬厚，目的是鼓勵有生產力的階級留下來。它保證伊斯蘭教法繼續有效，不會有強迫改教的事情，另一方面又鼓勵有可能製造麻煩的上層階級改教或離開。透過尊重他們在被征服前的財產權，斐迪南提供了把他們整合進卡斯提亞精英階層或籌錢離開的方法。「埃爾切人」，即

那些被俘之後轉皈伊斯蘭教的基督徒，被允許可以免受懲罰，繼續當穆斯林或選擇回歸原來的信仰。

「布阿卜迪勒」毫無疑問是帶著一顆沉重的心離開，但應該沒有像歐文所想像的那樣*，因為被母親指責缺乏男子氣概而啼哭。這位格拉納達的末代國王接受了和他叔叔的一樣待遇，在阿爾普哈拉斯一個公國充當傀儡統治者。不過他也很快厭倦了假扮國王的遊戲，帶著財產和家人渡海到摩洛哥，在菲斯過著低調奢華的生活，於一五三三（三四）年逝世。

很多有土地的貴族都追隨葉海亞·納賈爾的榜樣，皈依基督教，成為安達魯斯基督徒貴族的



被認為是「布阿卜迪勒」所擁有的一把劍的劍柄，上刻銘文：「除真主外別無征服者……」（十五世紀晚期／十六世紀初期）來源：*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Cabinet des Medailles*

一員。前兩個世紀的衝突和合作，在兩個王國的貴族之間形成了緊密紐帶，足以彌合宗教的鴻溝。貴族終究是貴族。在轉皈基督教的格拉納達貴族中，其中最搶眼的一個是阿布．哈桑的寵妃圖拉婭。雖然把名字改回伊莎貝拉．德．索利斯，她依舊自豪地自稱為「格拉納達王后」，又搬到了塞維亞，打官司要討回她在塞維亞被征服時遭沒收的許多莊園（都是她丈夫生前送給她的）。她博得女王伊莎貝拉的好感，她的兩個兒子薩德和奈斯爾（分別改名為佩德羅和胡安）因此得以和基督徒世家大族締結姻緣。

讓人驚訝的是，很多留著不走的宗教精英，被委任為新王國中「穆達詹人」社會的統治者和管理者。透過他們的官職以及控制穆斯林的宗教捐獻與社群財產，這些「阿爾法古伊」慢慢形成一個富裕和有影響力的上層階級，幫助「穆達詹人」平順過渡至基督教的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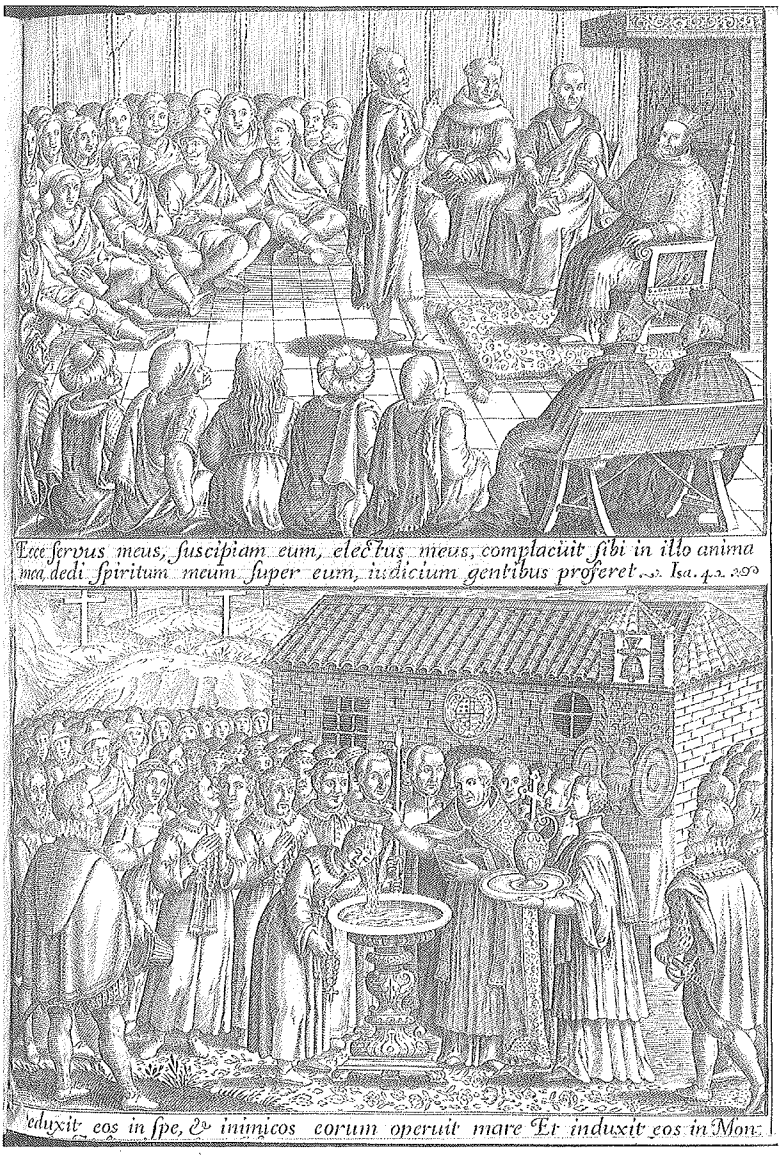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首都的一般穆斯林居民，發現自己處於雙重權威底下，一個是軍事總督伊尼戈．羅培茲．德．門多薩，另一個是皇室告解師暨大主教埃爾南多．德．塔拉韋拉。塔拉韋拉被深情或是諷刺地，暱稱為「法基赫聖者」，是一個轉皈基督教的猶太人家族的後人，對於傳教的職責採取溫和的方法，一方面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非宗教面，表現出同情和興趣，同時又謹慎地遵守投降協議的條款。不過，緊張局勢很快就瀰漫在整個格拉納達王國。這是因為兩位「天主教

＊指美國作家歐文（Washingtom Irving，一七八三至一八九五年）在其遊記《阿蘭布拉宮的故事》（*Tales of the Alhambra*，一八三二年）裡的想像。

徒國王」，在奈斯爾王朝本來就沉重的稅負上再加新稅。一些不肖官員又任意沒收穆斯林的財產，對他們做出不實指控。最後，還有高傲的基督徒屯墾者大量湧入富裕的城市，和本地人發生愈來愈多摩擦。

一四九七年發生了一場短暫的抗稅起義，但在一四九九年十二月，首都爆發了一場全面性的革命。這是由希斯內羅斯引發，他繼塔拉韋拉之後成為兩位「天主教徒國王」的告解師，又是托雷多的大主教。他的做法在各方面都和塔拉韋拉南轅北轍，為人冷酷無情而毫不妥協，以至高之神的名義毫不留情地使用暴力和威嚇。他是在一四九九年隨著宗教裁判所到達安達魯斯，一到達就公然違反投降協議，隨意騷擾穆斯林，迫害「埃爾切人」、監禁和刑求「穆達詹人」的領袖逼他們改教，下令讓穆斯林和基督徒進行社會隔離，通過一些經濟上歧視「穆達詹人」的法令，對在地的阿拉伯－伊斯蘭風俗發起文化戰爭。他又下令沒收城中所有阿拉伯文書籍，公開焚燬。就是這把火點燃了革命。

塔拉韋拉很快就拆解了這場危機的引信。他答應給予任何願意轉皈基督教的起義者特赦，因此導致大約有五萬人改教。但這種做法裂解了城市的社會結構，因為它讓鄰居和家人變成了背教者，清真寺改為教堂，本來的穆斯林大聲要求擁有基督徒子民一樣的全部權利。而且不管怎樣，起義已經擴散到鄉村地區：首先是擴散到阿爾普哈拉斯，然後在一五〇〇年又擴散到王國內的大型城鎮，包括龍達、馬拉加和阿爾梅利亞。叛軍由一個叫易卜拉欣·伊本·伍麥亞的「穆達詹人」官員率領。打著伍麥亞哈里發國的旗號，叛軍攻擊基督徒官員、屯墾者和神職人員。斐迪南



格拉納達的「穆達詹人」受洗。（F. Heylan 繪）來源：*Biblioteca de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Colección de láminas alusivas a los libros de plomo y reliquias del Sacro Monte de Granada)*

的軍隊以眼還眼，殘忍地蓄意屠殺男女老幼，以打擊起義者的決心。但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傷害已經造成：起義給了兩位「天主教徒國王」一個廢除投降協議和完全取締伊斯蘭教的藉口。

在絕望下，「穆詹達人」的領袖們，寫了一封哀戚的信向鄂圖曼蘇丹巴耶濟德二世求助。但此舉不但全無效果，反而讓基督徒更加肯定「穆達詹人」是叛徒。到了一五〇一年，起義已被敉平，整個王國處於隔離之下：沒有穆斯林可以進入或離開。然後，「穆達詹人」就像卡斯提亞和亞拉岡的猶太人在九年前那樣，被要求在兩個選項中做出選擇：要麼受洗，要麼離開。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資財可以過上流亡生活，所以只能不情不願地走向洗禮池。

卡斯提亞教會完全知道強迫改教會引起什麼問題，特別是如果改教者繼續可以接觸到原來的教友的話。這一直是上一世紀西班牙的「猶太人問題」的核心。猶太人社群的繼續存在，讓改教者接觸到猶太教的教義和禮儀，而一些非改教者也可以偷偷摸摸向他們傳教，把他們引回猶太教。正是因為如此，兩位「天主教徒國王」在一四七八年申請成立後來所謂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這機構對於非基督徒沒有司法權，是專門用來剷除當「假基督徒」的猶太人。但宗教裁判所未能把這項任務做好，也正因為這樣，依莎貝拉才會在一四九二年一月被她的顧問說服，下令王國內剩下的猶太人選擇改教或離境。斐迪南也許沒有多大興趣在亞拉岡聯合王國推行這種政策，但基於他和伊莎貝拉的婚姻關係，他有義務採取相同的行動。

為了防止有類似情形發生，希斯內羅斯之類的死硬派神職人員，勸告伊莎貝拉不要遵守她對她的卡斯提亞穆斯林子民的承諾。雖然她晚至一四九三年還安撫過穆斯林，保證不會發布要他們

改教的命令，但這樣的命令卻在一五〇二年二月發出。根據這道命令，卡斯提亞的所有穆斯林若不轉皈基督教就得離開國境。這命令的效力只及於伊莎貝拉自己的土地，並不適用於亞拉岡聯合王國或納瓦拉王國的「穆達詹人」社群。至於葡萄牙的穆斯林，則幾乎全都已經在一五〇〇年之前被悄悄驅逐出境。

斐迪南作為亞拉岡的國王和納瓦拉的實權掌握者，並沒有興趣騷擾「穆達詹人」，因為他們構成他治下領土一個有價值的大社群。不過在納瓦拉，他的手卻受到他和伊莎貝拉的婚姻所束縛。所以，當他在一五一三年（伊莎貝拉死後九年）征服潘普洛納和成為納瓦拉國王之後，該王國自動適用卡斯提亞所有法律，包括改教的法令。沒有任何來自教會、皇室或群眾的力量推動，「穆達詹人」一夜之間就被迫在改宗和離境之間做出選擇。

在亞拉岡聯合王國，信奉伊斯蘭教仍然完全合法，很自然成為了很多選擇不改教的卡斯提亞和納瓦拉穆斯林的目的地。特別是在亞拉岡王國和瓦倫西亞王國，穆斯林繼續構成充滿活力的社群。在亞拉岡，他們很好地融合進基督徒社會，儘管因為是二等公民有時會受到欺凌，但整體來說他們仍然感到自信、安心和安全。瓦倫西亞的情況有點較不穩定。這裡的「穆達詹人」和基督徒關係的歷史較多對抗性，兩個社群傾向於把對方視為敵手，互不往來。這一點又因為「穆達詹人」被視為外國同情者或外國間諜而加強。都市工匠階級的基督徒也把穆斯林視為競爭者和他們痛恨的皇室和貴族權威的象徵。

當斐迪南在一五一六年駕崩時，讓伊斯蘭教在亞拉岡聯合王國壽終正寢的條件已經完備。由

於斐迪南在第二段婚姻並沒有生出子女，所以他和伊莎貝拉所生的胡安娜同時繼承了卡斯提亞和亞拉岡。她嫁給了哈布斯堡王朝王子「美男子」腓力。腓力在一五〇六年過世，胡安娜悲傷過度陷入瘋癲，王位由兒子查理五世（身兼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繼承，而他從一九一五年起又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對查理來說，亞拉岡聯合王國只是他的眾多領土之一，新大陸才是他的帝國的經濟火車頭。他對他的「穆達詹人」子民沒有感情，而他也正在和鄂圖曼蘇丹進行著生死鬥爭（鄂圖曼蘇丹同時自稱為伊斯蘭哈里發和羅馬皇帝）。

所以當瓦倫西亞的工匠在一五五二年發動起義（稱為「兄弟會之亂」）又攻擊王國裡的「穆達詹人」時（一些「穆達詹人」被殺，很多人被迫受洗），查理則採取濫殺無辜來反擊，派遣外國部隊進入瓦倫西亞平亂，而他們對王國內的穆斯林子民一樣犯下許多暴行。暴亂在一五二二年平息，但收尾的工作還要持續六年。

查理對那些財富仰仗「穆達詹人」勞動力的亞拉岡和瓦倫西亞貴族，也沒有多少好感。他在一五二六年一月五日發布一道詔令，要求所有穆斯林子民轉皈基督教，關閉所有清真寺。那些選擇不轉皈的人，只有十七天時間可以前往拉科魯尼亞，從那裡坐船離境。但這個時間完全不夠，所以他這樣做的目的也許只是為了可以聲稱，那些留下來和受洗的「穆達詹人」是出於自願。面對這道詔令，有些寧死不屈的穆斯林集結在瓦倫西亞西北山區的貝納瓜西爾，準備作戰至死。不過在帝國軍隊的大砲猛轟後，叛軍屈服了，垂頭喪氣地排隊走向洗禮池。就這樣，西班牙的「穆達詹人」變成了「莫里斯科人」。伊比利半島上的伊斯蘭教滅亡了。至少名義上是如此。

第二十九章 處女和面紗

在格拉納達建造新大教堂的工程於一五一八年啟動。奈斯爾王朝時期的聚會清真寺被慢慢拆毀，而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一座龐大的教堂將會在原有的地基上一段段蓋起來，起初是採取哥德式風格，然後是華麗的西班牙巴洛克風格。一五八八年三月，當其中一座舊塔樓被拆除時，有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發現。瓦礫堆中埋藏著一個鉛盒，裡面裝著一張寫了字的羊皮卷、一塊布和一塊人骨。當局興奮地考證羊皮卷上的文字，那是用拉丁文和一種奇怪形式的阿拉伯文寫成，還有少許希臘文。兩名「莫里斯科人」醫生大臣阿隆索・德爾・卡斯提亞和米格爾・德・盧納被找來協助鑑識。雖然細節很難破譯，但其大旨卻不難理解。那塊布是耶穌被釘十架時聖母瑪利亞拿著的手帕或戴著的面紗，而那塊人骨是聖司提反的遺骨（他是基督教傳說中的第一位殉教者）。

這些東西是早期基督徒在耶穌遇難後藏到這裡來，以免被羅馬當局發現。這個發現引起轟動。它表示格拉納達是伊比利半島最早的基督教城市。不僅如此，羊皮卷還顯示出早期的基督徒說阿拉伯語，換言之，阿拉伯語早在卡斯提亞語發展出來的一千年前已經是基督教的一種語言，也因此阿拉伯語要比西班牙語本身更有基督教色彩和西班牙色彩！

更多神祕的發現陸續出爐。從一五九六年開始，在十一年間共有二十二件謎樣物件在俯視格拉納達的聖山四周出土。它們被統稱為「鉛書」，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堆圓形的鉛板，上面銘刻著形狀古怪的阿拉伯字體和一些神祕符號。所幸，阿隆索．德爾．卡斯提亞和米格爾．德．盧納總是近在咫尺，可以幫忙解讀。他們解讀出一系列使徒的預言，和聖母交代向羅馬治下西班牙傳福音的指示。無庸說，這批東西激起眾人相當大的興趣，立即引起有關內容真偽的辯論。教廷迅速介入，把鉛板帶往梵蒂岡。它們在一六八二年被宣判為偽作，封藏起來，直到不久之前還是完全不准查閱。

到了一五八八年，西班牙在法律上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在格拉納達則是已經超過三代人。有些「穆達詹人」在新秩序中成功轉化。很多奈斯爾王朝的貴族，包括地方指揮官和主導格拉納達宮廷的世家大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和受到卡斯提亞貴族階層的接納及歡迎。這些轉皈者中較著名的有毛勒氏族（優素福四世的家族）和他們的姻親班尼加什氏族。有些班尼加什氏族的成員，自謂原是卡斯提亞基督徒家族凡那加斯家族的後人（這是因為里德溫．班尼加什相傳是這個貴族之家的成員，但小時候〔十五世紀初〕被奈斯爾王朝的入寇者俘虜）。那些在後征服時期成為「阿爾法古伊」的宗教人士現在成了基督徒，但仍然維持他們在「莫里斯科人」社群中的管理者地位。

有些在一四九二年留下來的「穆達詹人」上層階級和他們的後人（被稱為「阿拉伯基督

徒」）不只打入了格拉納達王國的精英階層，還打入了宮廷。阿隆索．德爾．卡斯提亞和米格爾．德．盧納是兩個最佳例子。他們在格拉納達大學接受醫生的訓練，不過他們的成功，卻是以他們的阿拉伯－伊斯蘭語言和學術能力作為基礎。

兩人都精通古典阿拉伯文並以此自豪，而且兩人都成為了哈布斯堡王朝國王的翻譯官。一五七三年，阿隆索被責成在王國境內搜集阿拉伯文手抄本，在腓力二世的王宮－修道院「埃斯科里亞爾」的圖書館裡為這些手抄本編目。米格爾寫過一部暢銷書，稱為《羅德里戈國王的真實歷史》，其中把穆斯林能夠征服西班牙歸功於西哥德人，又對伊斯蘭教統治的時期多所美言。這兩位「莫里斯科人」大臣的關係也非常密切，直到最近，米格爾都被認為娶了阿隆索的女兒為妻。因此很有可能，阿隆索和米格爾除了「發現」和翻譯「鉛書」之外，還在創造它們一事上，扮演一個角色。但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真實歷史》和「鉛書」都不是為了要維護伊斯蘭教。它們想要主張的，是阿拉伯語言和文化一點都不「不基督教」和「不西班牙」，而認同於阿拉伯語言和文化的人，一樣可以是虔誠和忠誠的基督徒子民。這是一個必須做出的論證，因為雖然「穆達詹人」在幾十年前已經受洗，卻繼續受到二等公民的對待。他們受到猜疑和鄙夷，而在官方認定上，他們的民族文化危險和偏離正軌。除了上層階級以外，大部分「莫里斯科人」都未能從轉皈受惠，一般來說都無法和作為人口多數的「舊基督徒」在宗教、社會和行政管理上融合在一起。

「莫里斯科人」繼續生活在被隔絕的社群中，受到歧視性法律管轄。因為缺乏教育制度，西

班牙語在以阿拉伯語作為口語的地區極難流行起來。阿拉伯－伊斯蘭風俗習慣仍然根深柢固，穿著、音樂和舞蹈也是如此。讓「莫里斯科人」農民相當失望的是（尤以格拉納達王國的農民為然），皈依基督教並不能讓他們擺脫壓迫性的「穆達詹人」稅制。作為半島上猶太人－基督徒關係的遺產，一種「血統純正」的觀念被發展出來。一個人的宗教認同被認為不只和一個人的信仰或所屬的法律社群有關，還透過血統世代相傳，所以幾乎不可能改變。

就像以前的猶太人轉皈者那樣，「莫里斯科人」陷入了一個生物學上的兩難處境。身為「新基督徒」，他們在法律上和社會上受到「舊基督徒」的歧視。這妨礙了兩群人之間的通婚，而加深了彼此之間愈來愈大的隔閡。換言之，被迫改教並沒有讓穆斯林變得更西班牙化。在容易受到海盜攻擊的海岸地區，「莫里斯科人」被懷疑和外國穆斯林勢力勾結（有時懷疑得有理）。他們慢慢被很多「舊基督徒」視為是忠誠度可疑的外國人，是非我族類。在那些有大量「莫里斯科人」人口在田裡工作的地區，他們還被視為是低等勞工和可以剝削的對象。他們被認為骯髒、包藏禍心、嘈雜、好色和黑皮膚，一般人常常加諸這種刻板印象，組合在被他們積極壓迫的族群身上。[51] 德意志學者閔採爾注意到了農村穆斯林被物化的現象，他在基督徒征服格拉納達的幾年後在遊歷伊比利半島時，記錄了當地一句俚語：「如果你沒有擁有穆斯林，就不會富有。」[52]

就像他們的「穆達詹人」祖先那樣，「莫里斯科人」仍是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在格拉納達的鄉村地區和亞拉岡聯合王國。在城鎮裡，因為「莫里斯科人」和「舊基督徒」發展出各種的互惠關係，經濟和社會的整合程度更大，尤過於「穆達詹人」的時期。在這些環境中「莫里

斯科人」和「舊基督徒」的社會距離要較小。有時候，他們共有的市民權，為他們提供一種共有的認同意識，而兩個社群的階級多樣性也為他們打開了一條通向跨族群團結的途徑。不過在競爭或匱乏的時期，富裕的都市「莫里斯科人」會被諷刺為貪得無厭和過分得天獨厚。

就像他們的祖先那樣，「莫里斯科人」雄霸了某些關鍵行業和工藝，讓他們在西班牙的社經環境中具有價值，導致他們的興旺。很多趕騾的人都是「莫里斯科人」，趕騾沒有多了不起，卻是少不了的行業。工藝技術依舊維持家族相傳，所以很多工藝仍然是由「莫里斯科人」支配。最後，「莫里斯科人」繼續從事地位高的專業，例如行醫，哪怕那是法律明文禁止。女性穆斯林婦產科醫生特別受到富有的基督徒婦女歡迎。不過就像民權運動之後發生在美國黑人身上的那樣，理論上，穆斯林的附屬地位已經被移除，但卻刺激了非貴族基督徒對他們的敵意，因為他們再也無法享有宗教和經濟上的優越感。這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提供了業務：不管證據有多薄弱，它隨時準備好調查對「莫里斯科人」行為不檢點的告發。雖然現在人人都是基督徒，但有些基督徒卻被認為更加名副其實。

我們自己的社會跟十六世紀西班牙「莫里斯科人」和「舊基督徒」的關係，也有其他相似之處。十五世紀對阿拉伯文化的熱愛，現在被認為讓人尷尬。畢竟伊斯蘭教已經「輸了」，它的信徒現在被視為一個可憐的低下階級。卡斯提亞文化正在全面綻放，在藝術和文學創作上正經歷黃金時期，而這種創作是有自覺地根植於歐洲的基督教傳統。然而，阿拉伯－伊斯蘭大眾文化繼續發揮巨大吸引力。「莫里斯科人」的歌曲、舞蹈和料理傳統在「舊基督徒」的所有社會階層中都

受到歡迎，哪怕它們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莫里斯科人」的樂師和特技表演者，為私人和公共聚會提供娛樂。傳統的安達魯斯舞蹈「桑布拉舞」雖然被衛道之士大聲譴責，卻是連主教都會在派對中撩起長袍，盡情起舞。就像美國黑人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所經驗到的，一個劣勢民族不必被愛，甚至不必被佩服，他們的文化才會被優勢民族挪用。挪用行為可以讓優勢民族自覺額外有權力，而它的非法色彩會增加其吸引力。

不過每逢有一個教會人士欣賞「莫里斯科人」文化，就會有另一個教會人士把它視為是威脅和對轉皈人口傳福音的障礙。在征服格拉納達之後，希斯內羅斯相信摧毀格拉納達本土文化，對於「基督徒西班牙」和穆斯林本身同樣有益，可促使穆斯林熱烈擁抱基督教。這種想法在哈布斯堡宮廷找到呼應，那裡的官員和統治者愈來愈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持續在「莫里斯科人」中間通行，視為一種政治威脅，把他們掛鉤於外國穆斯林勢力，摩洛哥的薩迪王朝或哈布斯堡王朝的死對頭鄂圖曼人。

改教詔令對半島上伊斯蘭文化是一大打擊。例如，亞拉岡聯合王國在一五二六年一月大筆一揮，就讓一些古代的崇拜地點被摧毀或關閉、社會精英失去權力、宗教精英被趕入地下、宗教書籍被查抄、穆斯林改名換姓。一整個社群被推入一個並不接受他們的社會，被迫順服於一批對他們並沒有同理心的神職人員。彷彿嫌這樣做還不夠，六個月後，一個神職人員的祕密會議（「集會（*Congregación*）」）又建議把「莫里斯科人」文化定為非法、打壓民間風俗、禁止「摩爾」服飾（特別是女人的面紗）和阿拉伯語、限制「莫里斯科人」行醫和接生，以及要求他們改取基

「莫里斯科人」舞者與樂師。取自魏迪茲的《服裝書》（1530/40年）。來源：*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Digitale Bibliothek,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ürnberg, Hs. 22474. Bl. 107–108 Der Moriskentanz*

督徒名字。整個王國的「莫里斯科人」社群，匆匆募得八千金幣作為賄賂，讓皇帝查理同意把上述措施延後四十年實施。[53]

不過，不管「莫里斯科人」文化在妨礙改教一事上扮演何種角色，一個大得多的障礙，是來自教會和國王的政策和態度。「穆達詹人」稅制和其他歧視性法律的持續實施，妨礙了對宗教轉皈和文化同化來說，所不可少的社會和經濟整合。更糟的是，教會未能發揮它們的宗教領導力、轉變社群改皈，或是教導穆斯林基督教信仰。換言之，伊斯蘭教是被禁止了，但卻沒有東西被用來取代它的位置，即便對那些是真誠選擇受洗的穆斯林來

說也是如此。

在這種缺乏教導（和監視）的情況下，很多「莫里斯科人」社群，特別是那些在地理上孤立，或規模大得足以維持穩定社會結構的社群，要麼暗中維持伊斯蘭教信仰，要麼偷偷發展自己的宗教傳統。因為沒有堂區教士，無法舉行領聖體的儀式，但根據教義，即便是真心皈信的「新基督徒」，一樣會因為不領聖體而被貶入地獄。這讓「莫里斯科人」陷入另一個兩難困境（這一次是神學上的兩難）：「信了會遭天譴，不信也要遭天譴。」從教會的觀點看，這種情形十足令人震驚，即使不是為了信徒的靈魂的緣故，也是為了教會本身的體面的緣故。前一個世紀的猶太人所面臨的「轉皈者問題」重現在「莫里斯科人」身上。

不是所有神職人員都看不見這一點。例如埃爾南多・德・塔拉韋拉就清楚意識到，只有教導和慈悲（而不是強制和忽略）才能成功地在穆斯林中間傳福音。但在十六世紀，很少人分享他的傳教觀點。卡斯提亞貴族和上層神職人員，都被他們在全球舞台的勝利（發現和殖民「印地亞斯*」）沖昏了頭腦，讓他們充滿道德自信和民族宗教傲慢。前穆斯林構成的低下階級引不起他們多少興趣。

不過對那些矢志在「莫里斯科人」中間傳道的神職人員來說，情形卻不是這樣，雖然這種人難得一見。向上流動的「莫里斯科人」傾向於進入朝廷，而不是教會服事，而這很好理解：天主教面臨宗教改革的挑戰，變得愈來愈反動。一個發自曠野的罕有聲音是伊格納西奧・德拉斯・卡薩斯。他是擁有「莫里斯科人」血緣的耶穌會教士，在一六〇六年和一六〇七年間寫了一系列文

章寄給教宗克萊芒七世，痛陳教會在面對「新基督徒」時的失敗。德拉斯·卡薩斯指出，失敗的原因在於神職人員的沙文主義態度、對「莫里斯科人」的壓迫和邊緣化、宗教裁判所的政策，以及未能把阿拉伯語用作傳教工具和教育年輕人。不過教會不只沒有改弦易轍，反而加快歧視「莫里斯科人」的步伐。一五九三年，德拉斯·卡薩斯自己的修會採取了「血統純正」法規，防止祖先是「穆達詹人」的人被招募和按立為神職人員。

這一類的緊張關係和挫折感並不僅見於教會。在朝廷任職的「莫里斯科人」大臣一樣感受深切。一五五四年，格拉納達一個宗教會議通過了一些比一五二六年的「集會」還要嚴苛的法律，進一步禁止「莫里斯科人」的舞蹈和音樂、不准使用阿拉伯風格的澡堂、不准「莫里斯科人」擁有奴隸，以及規定「莫里斯科人」在星期五和星期日必須把家門打開，好讓別人知道他們有沒有以正確的方式守安息日。一五六七年，也就是「集會」制定那些反「莫里斯科人」法律四十年寬限期結束的一年後，一個「莫里斯科人」朝臣努涅斯·穆利向王室高等法院寫了一封長信，痛陳這些限制有失公義。

努涅斯·穆利撰寫的《備忘錄》，無異是一篇關於「莫里斯科人」的尊嚴和忠誠的宣言，文中強調「莫里斯科人」不是外國人，而是在半島上土生土長，曾經忠誠地在軍隊效力，鎮壓基督徒叛軍的起義。他指出，「莫里斯科人」的音樂、舞蹈和穿著不是非洲式或土耳其式，而是西班

＊指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

牙式。另外，貧窮的「莫里斯科人」除了穿他們本來的衣服以外，還能穿什麼衣服呢？至於他們說阿拉伯語，那麼這種阿拉伯語和自差不多是基督時代以來「阿拉伯東方」基督徒所說的阿拉伯語並無兩樣。不過，最讓人生氣的，卻是非洲奴隸被容許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但土生土長的「莫里斯科人」卻不行，「難道幾內亞的黑奴不是更低下的種族嗎？」[54]

並不是所有基督徒貴族都對「莫里斯科人」懷有敵意。很多瓦倫西亞和亞拉岡鄉村地區的貴族繼續仰賴「莫里斯科人」的勞動力，也正如改教詔令發布之前的那樣，農村領主想盡辦法確保他們的「莫里斯科人」佃戶和奴僕感到滿意和有生產力，儘管這表示他們對那些繼續信仰伊斯蘭教的農民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轟動的例子是卡爾多納的桑喬，他是海軍將領，在瓦倫西亞擁有大量土地。一五四〇年代，宗教裁判所發現他放任他的「莫里斯科人」農人公然以穆斯林身分生活，又替他們隱瞞。他們收藏阿拉伯文書籍（包括《古蘭經》）、女性繼續戴面紗、為小孩行割禮而不讓小孩受洗。蘇菲派西迪．波努氏族的創立者就是葬在桑喬的土地。他在阿茲坦尼塔的墳墓，好幾百年來都是熱門的朝聖地點，而現在在桑喬的資助下，「莫里斯科人」在那裡蓋了一間新的清真寺，讓他們可以「像穆斯林那樣舉行各種典禮和儀式。」[55]桑喬被定罪之後，因為出身高貴而免去一死，改為終身監禁，囚禁期間必須穿著「聖賓尼陀服」。那是一種羞辱性服飾，由繡著十字架的黃色長袍和圓錐形高帽構成。

強迫改教的後果之一，是讓西班牙的穆斯林第一次受到教會及其打手（宗教裁判所）的司法

管轄。從設立之初，宗教裁判所的任務就擴大至包括落實正統教義。宗教裁判官的工作是為他們量身定做。十六世紀是一個饒富宗教創造力卻也不穩定的時代：新教的宗教改革運動、天主教的新神學運動，還有神祕主義愈來愈流行，這一切都對教會當局構成挑戰。這個時期也見證著歐洲專制主義和君權神授觀念的萌芽，肇始了一個君主和教會利益一致的時代。所以，宗教裁判所成為了維持政治和宗教服從的關鍵工具，而「莫里斯科人」便成了它的一個明顯箭靶。

雖然宗教裁判所的暴力性格一向受到誇大，它毫無疑問是一個連非異端都會感到害怕的機構。它以流動法庭的形式定期巡迴王國各地。它每去到一個城鎮之前，會事先勸告眾人自告奮勇認罪或告發犯罪的鄰居。自首者會獲得從輕發落，但拒不認罪的人可能會因壓力而崩潰，讓宗教裁判所很快成為極權主義類型的鎮壓機器。

告發別人可以祕密進行，也不需要有具體證據。被控告者會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被捕，遭受刑求，被迫供出同謀或是想像出來的同謀。如果被判有罪，可能會坐牢或遭公開處決，處決方式通常是燒死在火刑柱。幸運和懺悔的死囚也許會獲得憐憫，在給柴堆點火前先予以勒死，矢口否認罪名的人則會被活活燒死。有罪者除了要受刑，還會被沒收財產（部分歸於告發者）。那些獲釋的人禁止說出他們經歷過什麼樣的程序，甚至禁止說出他們曾經被捕。就像任何機構一樣，宗教裁判所的目標慢慢變成是永存不倒，但如此一來只是讓它更加胡作非為。

「莫里斯科人」自然會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密切留意。鄉村社群因為同質性和團結性高，讓宗教裁判所較難有所作為。沒有告發者，宗教裁判所就沒有著力點。而且鄉村社群也常常會反抗。

都市環境對它要有利得多。在「新基督徒」和「舊基督徒」雜處的都市，犯禁行為有更大機會被看見和舉報。就連無辜者亦生活在恐懼中，因為難保不會受到有惡意的鄰居或生意上競爭對手的誣告，有鑑於宗教裁判所總是喜歡假定被告有罪，誣告的後果可以很有殺傷力。甚至連虔誠的基督徒一樣可能會被發現有罪：宗教裁判所有時會盤問被告一些一般基督徒不會注意的牛角尖問題，讓他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贊成一些異端的說法。即使時至今日，很多人對自己宗教的教義都不是完全清楚：畢竟在大部分人的宗教經驗裡，神學並不是一個重要面向。

宗教裁判所的建立是當時西班牙、歐洲和伊斯蘭世界正在經歷重大政治、宗教和社會轉變的一個徵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西班牙變成了一個全球性帝國。腓力二世的在位時間，幾乎涵蓋十六世紀的整個下半葉，統治著一個靠從新大陸大量輸入的白銀資助的日不落帝國。事實上，哈布斯堡家族，特別是繼承了神聖羅馬皇帝頭銜的德意志分支，慢慢開始用彌賽亞主義的思考方式看待自身，即把自己看成是創始一個神定秩序新紀元的普世統治者。在歐洲，哈布斯堡王朝受到法國、英國和荷蘭的對抗，但它的最大敵人是鄂圖曼帝國，因為鄂圖曼人所宣稱的普世主義和彌賽亞主義對哈布斯堡王朝構成直接挑戰。在自稱「伊斯蘭哈里發」和「羅馬皇帝」的蘇萊曼大帝的統治下，鄂圖曼帝國兼併了幾乎整個伊斯蘭地中海地區，又派兵直逼維也納的城門。

西班牙社會也正在改變。隨著「再征服」任務的完成，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要求，變成是為征服「穆斯林北非」和新大陸的異教徒土地找理據。伊比利半島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都在發生變化，以至於長久以來被視為由不同王國和人民聚集而成的群體，逐漸地被建構為所謂的「西

班牙」。雖然講原則的中世紀騎士時代，也許不過是一種想像力的虛構，但它的逝去受到昔時西班牙貴族的哀悼，他們無法適應無情的僱傭兵時代所開啟的機會。面對從南、北美洲大量流入的財富，有土地的貴族（他們的農業莊園一度是西班牙經濟的基礎和他們自己政治勢力的支柱）變得可有可無。隨著這些以獨立而自豪的貴族，愈來愈被看成是君主權力的一個障礙，他們和他們的「莫里斯科人」子民都變得更加脆弱。

這些變遷所導致的弊病，呈現在這部公認為最偉大的西班牙文學作品，也就是塞萬提斯的小說《堂吉訶德》裡。這部小說講述一個糊裡糊塗的老騎士，帶著笨手笨腳的聽差桑丘·潘薩出遠門，徒勞地想要恢復逝去的騎士傳奇時代。本書寫成於西班牙穆斯林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第一部出版於一六〇五年，當時意志軟弱的腓力三世正被大臣逼著終結「莫里斯科人」問題；第二部出版於一六一五年，也就是最後一批「莫里斯科人」被驅逐的一年後。《堂吉訶德》的結構，類似一齣安達魯斯的「戲中戲」，塞萬提斯自言，他是複述一個叫貝南黑利的卡斯提亞「莫里斯科人」告訴他的故事，而原故事是寫在貝南黑利所翻譯的一份阿拉伯文手抄本上。事實上，「貝南黑利」這個角色的藍本，是塞萬提斯的宮廷同僚、皇家翻譯官米格爾·德·盧納，也就是「鉛書」的偽造者和《羅德里戈國王的真實歷史》的作者。

第三十章　和李果德一起在路上

「集會」在一五六七年提出的反「莫里斯科人」立法，也許刺激了「阿拉伯化基督徒」和朝廷大臣努涅斯・穆利撰寫他的《備忘錄》，為阿拉伯語和安達魯斯風俗請命，但其他人卻準備走得更遠。一五〇一年平定易卜拉欣・伊本・伍麥亞在阿爾普哈拉斯的叛亂，不但沒有終結穆斯林的抵抗，反而更加確立了這股抵抗的浪潮。有多股「莫里斯科人」勢力繼續在格拉納達王國反抗，當局為淡化他們的起義色彩，稱他們為「土匪」。其他「莫里斯科人」則想辦法勾結外國勢力。一五二六年，也就是改教詔令發布的那一年，瓦倫西亞埃斯帕達山區的穆斯林揭竿而起，攻擊基督徒城鎮、殺死居民和褻瀆教堂。沒多久，鄂圖曼帝國的阿爾及爾總督就祕密派出一系列小型艦隊前往格拉納達海岸，撤走數以萬計的「新基督徒」。貫穿整個十六世紀，「莫里斯科人」始終是半島上一個人數眾多和武裝堅強的社群，而每當他們被推到絕境，就會鋌而走險。當局完全意識到這種危險。亞拉岡宗教裁判所在一五五九年發布的一項諭令，禁止改教的穆斯林和他們的後人擁有十字弓和任何火器，唯恐他們會同情鄂圖曼入寇者。[56]

一五六八年，也就是「集會」的諭令實施僅一年後，格拉納達的阿爾普哈拉斯爆發了武裝起

義。阿拉伯化基督徒朝臣單純的抗辯不是為了這些自豪地宣稱自己是「穆斯林」，又聲稱他們的領袖法蘭西斯科·德·巴洛爾是根據「格拉納達國王的登基儀式」加冕的反叛者。[57] 法蘭西斯科是一個顯赫「莫里斯科人」家族的後人，因為犯了法，所以繼承曾祖父的造反事業：他的曾祖父不是別人，就是易卜拉欣·伊本·伍麥亞。起義者先是入侵首府格拉納達，然後攻擊腹地的「舊基督徒」屯墾者。沒多久，叛軍的人數就因為鄂圖曼帝國部隊和北非洲聖戰士自願軍的加入而增多。腓力二世的反應是動用全體軍隊的力量進行鎮壓。這支軍隊由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唐胡安指揮，而唐胡安對付穆斯林游擊戰術的方法，是使用蠻力和可怕報復。最終導致叛軍陣營瓦解的是內部分裂。法蘭西斯科在一五六九年被謀殺，由他的表親阿本·阿布繼承首領職位。新任叛軍領袖決心作戰到底，但在一五七一年被一個主張議和的派系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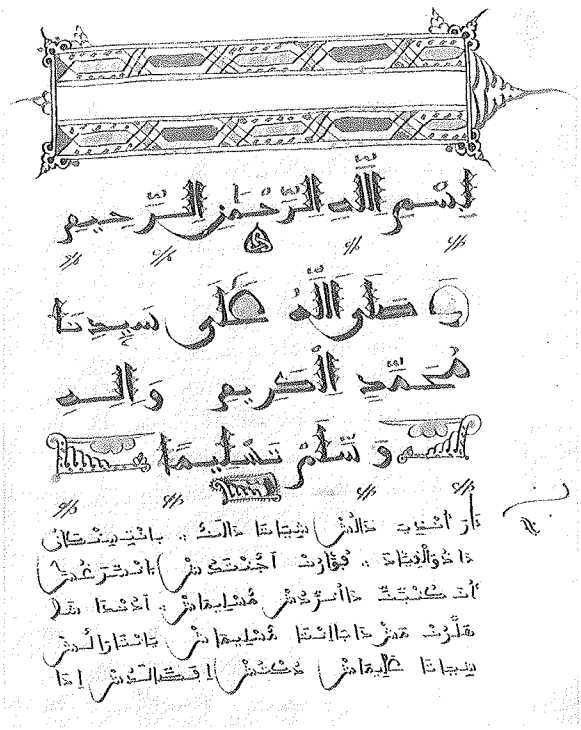
平定叛亂後，腓力二世決定把所有「莫里斯科人」驅逐出格拉納達。大約有八萬四千人遭到國內放逐，被安置在卡斯提亞、亞拉岡和瓦倫西亞的社群之中。但是這種散居政策只起到適得其反的後果。這些「格拉納達莫里斯科人」不但沒有融入到北方的順服社群中，現在反而因為分散到西班牙不同的「莫里斯科人」社群中，喚起了「舊莫里斯科人」的伊斯蘭意識，促使他們起而反抗。

在十六世紀之前，西班牙基督徒王國的「穆達扎人」生活在一個宗教困境中。除少數例外，伊斯蘭世界的絕大多數法學家都同意，穆斯林自願生活在異教的統治下是不合法的。但改教詔令

把西班牙穆斯林推入了更艱難的處境，因為背教以外的唯一選項幾乎只有死。不過，伊斯蘭教法卻對這樣的處境發展出一種合法的因應之道：塔基亞（*taqiyya*），意指「隱藏」或「假裝」。也就是說，只要穆斯林內心保持信仰，那麼他們在生命受到威脅時，可以假裝轉皈其他宗教，參與它的儀式和習俗（甚至包括吃豬肉和喝酒）。這提供了一條出路，對於住在城鎮或混合社群的穆斯林特別有用，因為他們會受到更嚴密的監視。與此同時，「暗中穆斯林」（crypto-Muslim）的宗教權威責成信徒從事一種內心的、道德的聖戰，而不是拿起武器反抗基督教。十六世紀初，當亞拉岡一個「穆達詹人」代表團問開羅的四位「穆夫提」（*muftis*，代表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穆斯林是否可以合法地住在西班牙時，莎菲懿派的法官回答說，西班牙的伊斯蘭教，即使只是在暗中被信奉，仍然是那麼強健，他看不出來穆斯林想要留在那裡有什麼問題。

所以伊斯蘭教並沒有隨著改教詔令而消失，而是存活了下來，被一個祕密的「阿爾法基斯」（*alfakis*，來自阿拉伯文「法基赫」）階級保存下來，「阿爾法基斯」由一五二六年前的「烏里瑪」和他們的繼承人構成。他們很多都是富有的藝匠或地主，繼續教導、寫作、暗中指導自己的社群和主持祈禱活動，甚至開辦地下的「馬德拉沙」。一些地下的抄經館專門抄寫禁書，供人訂購。宗教裁判所在好幾個地區都發現了「法基赫」的網絡，而「莫里斯科人」社群之間，也透過在半島各地往來的趕騾人和遊方聖人的居間穿梭保持聯繫。

最著名一個遊方聖人是曼塞沃．德．阿雷瓦洛。他是一個「暗中穆斯林」神學家，在十六世紀初旅行於西班牙的「莫里斯科人」社群之間。一五三四年薩拉戈薩的社群，意識到他們已忘了



曼塞沃・德・阿雷瓦洛用阿爾哈米亞語所撰的《釋經》（十六世紀）。來源：*Biblioteca Tomás Navarro Tomás (CSIC: Madrid)*

他們的教義，所以委託曼塞沃寫出一部指南，稱為《釋經》。他還著有或合著有其他作品，包括《我們的神聖教法和遜奈的大綱》，為一部伊斯蘭教法的撮要。「莫里斯科人」成功和外面的伊斯蘭世界保持聯絡，透過商人、士兵和國王使者的身分進行遊歷。一六〇三年，亞拉岡「莫里斯科人」普埃・德・蒙宗不只去了麥加朝聖，還寫出一部押韻

體的遊記。

女性亦在維持伊斯蘭意識和傳統上扮演重要角色。她們本來被排除在由男性控制的正統神學領域，但拜神祕主義愈來愈流行之賜，婦女可以在宗教占有更重要的角色。在「莫里斯科人」中，朝廷對伊斯蘭教的打壓，進一步動搖了建制派男性宗教精英的權威，讓律法主義無法再對神祕主義起抑制作用。所以就像西班牙的天主教產生出聖德蘭之類的人物那樣，同時代的西班牙「隱密伊斯蘭教」也產生出摩拉．德．烏韋達和諾彩塔．卡爾德倫之類的女性。兩人都是曼塞沃的導師。謎樣的摩拉雖然年紀老邁和不識字，但她精通《古蘭經》和神祕主義，被認為是格拉納達和周遭地區的權威宗教學者。諾彩塔為卡斯提亞各地的社群提供宗教諮詢，也是著名的接生婆。

但一般婦女對伊斯蘭教的存續同樣關鍵。因為較不拋頭露面，她們比較容易抵抗語言涵化和要表現得像「西班牙人」的壓力。婦女執行標誌著生命週期的重要儀式，例如替死者洗身體。他們烹調傳統菜餚，帶領禱告、唱歌，教育小孩子，營造伊斯蘭教家庭環境。當宗教裁判所的人員來到，女性會加以抵抗。有很多報告指稱，她們會趕走搜查她們房子的士兵，甚至把《古蘭經》藏在裙子裡。在瓦倫西亞，有四分之一被宗教裁判所審判的人是「莫里斯科人」婦女，大部分都聲稱他們只會說阿拉伯語。這一招有效地讓宗教裁判官的語言陷阱策略派不上用場。生活經驗和日常禮儀對於一種宗教的存續非常關鍵，重要性不下於神學或律法，對此婦女的表現最是活躍。

不過，文化（不管是不是宗教性文化）不是存在於真空。即便能夠和外面的穆斯林世界保持

聯繫，但「莫里斯科人」信仰的伊斯蘭教，無可避免會繼續演變和受到環繞他們的基督教世界的影響。這一點最能從其文獻的演變看出。早在十五世紀，古典阿拉伯文在西班牙一些地區已經沒落，宗教作品開始被翻譯成卡斯提亞語，以方便「穆達詹人」使用。到了十六世紀，除《古蘭經》以外，所有的阿拉伯語宗教作品都消失了。「莫里斯科人」創做出一些用他們的阿拉伯土語寫就的作品，但大部分都是用阿爾哈米亞語書寫，阿爾哈米亞語是一種混合語，是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卡斯提亞語（或其他地方的羅曼語）。雖然受到查禁，但很多用阿爾哈米亞語寫的作品都流傳了下來，包括討論伊斯蘭教法、神祕主義、神學和禱告的文章；《古蘭經》的注釋和翻譯；法術、民間故事、醫學、詩歌和散文著作。這些書很多都是到上個世紀才被發現，藏在從前「莫里斯科人」住過的房子的牆壁裡。事實上「莫里斯科人」變得那麼西班牙化，乃至於會用阿爾哈米亞語創作十字軍傳奇（其中基督徒英雄和穆斯林壞蛋一應俱全）。他們也會閱讀或聆聽用西班牙語寫的大眾文學和用拉丁文寫的伊斯蘭宗教典籍（包括《古蘭經》）。

「莫里斯科人」的宗教思想，也強烈受到基督徒和「暗中猶太人」（crypto-Jewish）*的思想影響。例如，曼塞沃聲稱自己除了學過希臘文、拉丁文和卡斯提亞文之外，還學過希伯來文。他也許曾經是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在這兩個被禁的宗教之間，祕密轉皈的例子並不是聞所未聞。不過，他和其他受過教育的「暗中穆斯林」，也閱讀當時的基督徒宗教作品和人文主義者的

---

*指表面轉皈基督教但暗中繼續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

文學作品。例如，曼塞沃和其他「莫里斯科人」思想家，明顯受到德意志神學家肯皮斯的影響，後者在一四二七年出版的暢銷書《效法基督》，在宗教改革的前夕，讓「現代靈修」運動席捲整個「基督教歐洲」。世俗的說教文學，特別是一四九九年的性別越界寓言《塞萊斯蒂娜》，也非常有影響力。

「莫里斯科人」也受到西班牙和整個天主教世界興起的膜拜瑪利亞之風所席捲。對穆斯林，瑪利亞不是神的母親，她是耶穌的母親，而耶穌被認為是一位先知。事實上，瑪利亞是《古蘭經》中唯一提到名字的女性。《古蘭經》記述了天使報喜和確認有童女生子這回事。所以膜拜瑪利亞為「莫里斯科人」提供一種折衷，讓他們可以公開參加奉獻給聖母的儀式、巡遊或朝聖活動，而不用把耶穌當成上帝來崇拜，他們認為膜拜耶穌是種擬人化和多神教象徵。「莫里斯科人」把瑪利亞抬高到近乎先知的地位，而對「最神聖的玫瑰聖母」的孺慕，為他們和他們的基督徒鄰居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宗教基礎，和一個社會及經濟參與的架構。在瓦倫西亞一些鄉村地區（這裡是穆斯林起義的溫床），「莫里斯科人」的新娘子，傳統上會被帶到首都參加聖體節和聖母升天節。

事實上，涵化程度是那麼的深，以至於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很難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角度，來分析當時西班牙大眾的信仰。因而，發展出來的是某種兼含異端基督徒、「暗中猶太人」和「暗中穆斯林」成分的混合宗教。基督徒的密教主義運動，例如光明會（一譯光照派）和阿隆白郎陶斯派，鼓吹一種以比任何教義、儀式或宗教機構更高的真理為基礎的開悟。這一點強烈呼

應著蘇菲派和猶太神祕主義傾向，卻成為正統派機構的一個威脅。夢、神奇旅程（不管是字面意義還是象徵性的）和天使干涉，都在這三種信仰的大眾想像力裡占有重要地位。十六世紀帝國的政治彌賽亞主義，受到瀰漫於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千禧年期望所呼應，展現在一些其使命常常越過宗教界線的彌賽亞式人物身上。在西班牙，煽動群眾的大眾先知（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樣受其吸引）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追捕，其任務是強化嚴格定義的教義。

宗教裁判所的任務，進一步被那些模糊掉宗教社群之間界線的社會力量給複雜化。甚至在「莫里斯科人」的鄉村飛地之內，一樣可以找得到基督徒和「暗中穆斯林」的混合家戶，而「新基督徒」和「舊基督徒」之間的親近（加上人具有一種本能想要藉助任何他們找得到的法術和宗教方法）助長了一種自然產生的異端氣氛。另外，在這個日益流動的世界，眾人常常以商人、旅人、士兵、囚犯和奴隸的身分往返於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地區」之間，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人把宗教信仰改來改去好幾次的情形並非不尋常，雖然被發現的話也許會被判刑或燒死。這種宗教轉換在教會看來也許是不可原諒，但在很多人眼中卻是正常而自然。在對葡萄牙一個連環背教者的審判中，生氣的宗教裁判官們拒絕接受被告辯解說自己同時追隨兩種信仰的說法，斬釘截鐵地指出：「一個人不可能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58]

確實，從法律的觀點來看（不管世俗法律還是教會法律的觀點），不存在灰色地帶。所有「莫里斯科人」都被認為是基督徒，但他們又是「新基督徒」，只有次等地位和較少權利。又由

於他們的法律地位，決定了他們締結何種婚姻和何種經濟夥伴關係，所以他們在自己和「舊基督徒」眼中，都是在社群層次上被區隔出來的一群，即使族群融合的趨勢，也許會模糊掉信仰之間的界線亦然。所以在出現社會壓力和經濟競爭的時期，「莫里斯科人」就會成為方便的代罪羔羊。

在阿爾普哈拉斯戰爭之後的幾十年，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衝突再起、無敵艦隊的潰敗以及饑荒和瘟疫的流行，西班牙瀰漫著焦慮不安。「莫里斯科人」被視為既貧窮又貪婪、既懦弱又有威脅性，享受到一些「舊基督徒」享受不到的好處。類似二十世紀後民權運動時期的美國白人勞工階級那樣，「舊基督徒」有一種權利被威脅的感覺，因為「莫里斯科人」作為基督徒顯然已經不再比他們低一個等級。出於極度固執者的混淆邏輯，作為低下階級的「莫里斯科人」被看成為擁有不成比例的特權。對「莫里斯科人」不忠的懷疑開始增加。盛傳他們囤積武器。在塞維亞和瓦倫西亞，有關「莫里斯科人」即將造反的謠言，引發對「莫里斯科人」的「自行執法式」攻擊，而在亞拉岡，鄉村革命份子從山區下來攻擊他們的村莊。

「莫里斯科人」領袖以牙還牙。早在一五七五年，他們有些人就和西班牙的敵人接觸，不只是和鄂圖曼人接觸，還和法國的新教徒接觸。後者正在和他們的天主教君主進行血腥內戰，這內戰後來被稱為宗教戰爭。當胡格諾派在納瓦拉的亨利的領導下於一五八九年得勝後，亨利為了成為法王亨利四世而轉皈天主教，又下令在法國成立一個多宗教的政權。所以，「莫里斯科人」天真地期望法國可以成為多宗教王國的新楷模。同樣的，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在一五五五年簽署

《奧格斯堡和約》承認新教和天主教的合法性，在在讓回歸宗教多元性成為可能。但實際情況卻沒有這樣發展。結果就是，「莫里斯科人」被迫尋求西班牙的敵人作為盟友。納瓦拉的「莫里斯科人」向亨利四世表示，如果他入侵，他們歡迎他當他們的國王。其他代表則接觸信奉新教的英國和荷蘭，後者鼓勵摩洛哥人入侵伊比利半島。

到了一五八一年，腓力二世已經開始考慮把「莫里斯科人」完全驅逐出境的可能性，但這個任務將會落在他僅存的兒子腓力三世身上，而這位患有貧血的君王，又受到一群反動權貴和教會人士的支配。他們考慮了各種解決「莫里斯科人」問題的可能方法，包括用水淹死和強迫絕育，或是把他們遞解到遙遠和不宜人居的拉布拉多。不過，到最後還是決定以直接驅逐出境為佳。又由於無法判斷哪些「莫里斯科人」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更簡單的方法是把他們全部趕走。教會和朝廷中一些溫和的聲音被淹沒。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很難用經濟論證去為「莫里斯科人」求情。他們對國庫的貢獻有限，而且沒收他們的財產，將可讓捉襟見肘的國庫發一筆天降橫財。政治上來說，把「莫里斯科人」除去，也可以狠狠修理常常給君主製造麻煩的瓦倫西亞和亞拉岡貴族，因為他們的土地非常仰賴「莫里斯科人」耕種。

有些溫和派神職人員訴諸道德論證，指出集體放逐將會讓一些虔誠基督徒被迫放棄信仰，因而招致天譴。但是毫無作用。他們能夠做到的頂多是讓「莫里斯科人」家庭的最小子女得到「舊基督徒」家庭收養。驅逐「莫里斯科人」是時代的風向。教會的聲音以腓力的瓦倫西亞大主教胡安·德·里貝拉為代表：他能夠想到的最慈悲的替代方案是對全部「莫里斯科人」人口進行集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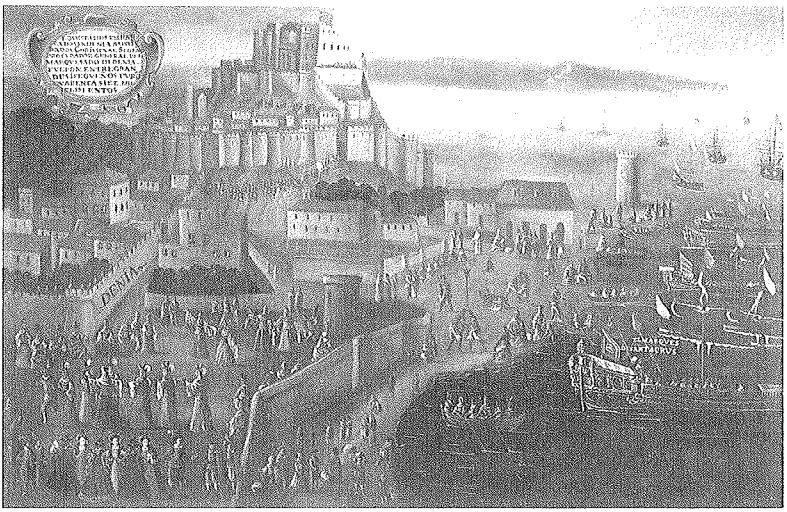
勞役。

一旦決定了採取行動，當局就祕密進行了一些準備，以防反抗。然後，在一六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瓦倫西亞的「莫里斯科人」被告知他們有三天時間可以帶著任何他們帶得動的財產，聚集在他們的家鄉城鎮，準備被遞解出境。不服從的人會被處以死刑。

到了當年十一月，驅逐行動近乎完成，共有十一萬六千人被送到西班牙在阿爾及利亞的飛地瓦赫蘭，離城之後漫無目的地繼續往前走。亞拉岡和加泰隆尼亞的驅逐行動在一六一〇年四月展開，共有六萬名「新基督徒」跋涉至托爾托薩或法國的阿格德，在那裡登船前往北非或「鄂圖曼東方」。亨利四世給予任何願意發誓成為好天主教徒的人成為法國子民的選擇，但很少「莫里斯科人」感興趣。

卡斯提亞的「莫里斯科人」在一六〇九年九月和一六一〇年七月間分階段被驅逐。在有些地區，他們被給予三十日時間處理帶不走的財產，在另一些地方則只有十日時間。所有被驅逐者都要付百分之五十的「離開稅」（按照他們帶出王國的財物課稅）。到了一六一〇年末，要做的只剩下收尾工作，朝廷的幹員四出至鄉村地區緝捕逃亡者和被放逐之後偷偷溜回西班牙的人。一六一四年二月二十日，被腓力三世責成執行驅逐政策的薩拉查伯爵上奏表示，他的任務已經完成。在塔里克·伊本·齊亞德登陸直布羅陀的九百零三年之後，西班牙的伊斯蘭教走入歷史。

這個驅逐工作的規模和它所引起的痛苦都是難以想像。共有三十二萬人被遞解出境，他們的



《從德尼亞港被驅逐》（Vicent Mostre 繪，1613 年）。來源：*Auraco.org (Fundació Bancaja, València)*

情緒從遺憾到認命不等，從憎恨到憂傷不等。在立刻失去大部分財產之後，他們又在路上備受土匪、官員和投機份子的欺凌，在荒山野嶺和洶湧大海暈頭轉向和飽受創傷。一個個村莊被連根拔起，一個個鄰里成為鬼域。那些從未有過其他祖源地的人被迫流亡，進入異域。他們不會說那裡的語言，不理解那裡的文化，也極少受到歡迎。

他們大部分人都是去了北非，但在北非人的眼中，這些湧入的難民是一個威脅。而且在很多穆斯林眼中，「莫里斯科人」是外國人、異教和背教者，是不值得同情憐憫的「卡斯提亞基督徒」。「莫里斯科人」之中的虔誠基督徒對穆斯林也是同樣感覺。有時，「莫里斯科人」會在他們到達的地方遇到抵制，甚至遭遇暴力相

向，為求生存被迫還擊。

但不管是在西班牙還是流放地，還是有人對他們表現出慈悲和愛護。很多「舊基督徒」幫助「莫里斯科人」鄰居處理掉他們的財產，有些甚至在他們被遞解出境之後繼續與他們保持通信。主教和領主積極拯救他們的佃戶和子民，力挺他們是忠心的國民和善良的基督徒，但徒勞無功。驅逐令幾乎毫無通融餘地。有些「莫里斯科人」貴族家庭獲得了居留權，有些基督徒畜養的奴隸和新近轉皈的北非背教者也是如此，但僅此而已。不過，有很多人（有時候甚至是一整個社群）能夠避過官方的抓捕，或是在被驅逐出境幾年後偷偷回到原居地。

放逐的過程多虧了「莫里斯科人」精英得以順暢運作，他們在驅逐詔令發出的前幾年裡便在馬格里布、伊菲里基亞和「鄂圖曼東方」建立了聯絡人網絡。在那些地方，他們利用影響力保護同胞，保存了安達魯斯「民族」。被放逐的安達魯斯人在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不管是在突尼斯還是在東方）特別受到歡迎。蘇丹們分而治之的策略有賴各種不同的民族宗教社群的並存，所以「莫里斯科人」對於蘇丹的混合體是一個有價值的增添。在摩洛哥，薩阿德政權歡迎「莫里斯科人」擔任士兵，幫助它對付反叛的內陸柏柏爾人部落。不過這些「莫里斯科人」後來造反，奪取了港口城市塞拉，建立了一個獨立共和國，從那裡以海盜的形式對西班牙船隻發起聖戰，歷時大半個十七世紀。

有些「莫里斯科人」不能忍受放逐生活，偷溜回西班牙，永遠過著偷偷摸摸的生活或是被捕和遭到處決（或是再次被驅逐出境）。莫夕亞附近的李果德山谷是最後一個被驅逐的「莫里斯科

人」的聚落，那裡有一群人後來回到他們的村莊，放火燒了當地的檔案紀錄，希望可以用這種方式永遠隱瞞自己的身分，但無濟於事。《堂吉訶德》裡會出現一個叫李果德的「莫里斯科人」並不是偶然。塞萬提斯筆下的李果德原先被放逐到奧格斯堡，後來溜回西班牙，假扮成為朝聖者尋找妻子和女兒。他在路上碰到了老朋友桑丘．潘薩。隨著兩人坐下來吃飯喝酒，李果德為自己和同胞的命運哀嘆。這些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作為基督徒後人的穆斯林的後人，他們的祖先自羅馬人的時代（早於基督之前）便住在這片土地上，也就是比那個下令驅逐他們的外國哈布斯堡王朝國王的來到要早得多。

> 我想國王陛下採取這種斷然處置是受到上天啟示。我們並不是個個有罪，因為我們中間也有一些堅定不移的基督徒，只是他們數目太少，無法反制那些壞的……說到底，我們會被驅逐出境，是罪有應得。這種刑罰在有些人眼中是溫和寬大，但在我們眼中，卻是最可怕。不過不管我們去到那裡，我們都會為西班牙哀哭，因為我們畢竟生於斯長於斯，它是我們的母土。[59]

後記 解纜的安達魯斯

所以在經過快一千年之後，柏柏爾人征服者塔里克被轉化成偷偷摸摸的難民李果德，而曾為伊比利半島帶來轉化的穆斯林也隨著「莫里斯科人」在一六〇九到一六一四年間的被驅逐出境劃上休止符。但這並不表示伊比利半島和伊斯蘭教的糾纏就此終結，而是一直持續到今日。今天有近兩百萬穆斯林住在西班牙，有些是本土的傳皈者，但大部分都是來自北非，很多已經完全融合到西班牙的都市社會中，也有很多人在田裡幹活，負責採摘水果或從事其他勞力工作。北非人繼續渡過海峽，但現在是以經濟難民的身分而非戰士的身分，坐的是不牢固的難民船而非戰艦。安達魯斯在想像中仍然占據著重要位置，被認為是一個失樂園，以哥多華的大清真寺和華美的阿爾罕布拉宮作為象徵。

安達魯斯的歷史不是一部外國占領史。它不是一個異常，不是一個特例。它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這個過程不只創造了現代西班牙和葡萄牙，還創造了現代歐洲。安達魯斯的歷史就是歐洲的歷史，但也是伊斯蘭教的歷史和猶太人的歷史。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不是三個獨立的文明，而是一個我們稱之為「西方」的更大的實體，互相環扣的部分。「西方」是近

東、希伯來、希臘、波斯和羅馬的影響力過去幾千年來在地中海結合的產物，集結了非洲、歐洲、西亞和更之外的民族與文化。

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安達魯斯和「基督徒西班牙」占據一個核心位置。按時序來說，「伊斯蘭西班牙」橋接了古典時代晚期（古典世界沒落和亞伯拉罕一神教興起的時代）和現代性（Modernity）的紀元（有關種族、民族、宗教、進步和知識的新觀念出現的時代）。按地理上來說，它構成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地區」的樞紐。從創造力來說，它是非洲、歐洲和西亞的交會點，是最深邃文化創新過程發生的地方。如果我們把「伊斯蘭西班牙」從等式中拿走，歐洲的歷史就會兜不攏。

這一點在回顧安達魯斯的歷史和它與基督徒鄰國的互動時變得明顯可見。從阿拉伯征服者在八世紀初，抵達西班牙起，到他們的後裔在十七世紀被驅逐為止，這個地區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史不是以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隔離與孤立為特徵，而是以他們的整合和合作為特徵。這並不是說宗教認同不重要，或宗教認同不會引起行動或形塑經驗（這一點從常常顯得冤大仇深的宗教差異修辭可見一斑）。事實上，它有可能是人在身分認同上最重要的因素。即便如此，它仍然只是導致人們怎樣自我看待和怎樣與他人互動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

對於安達魯斯到底是一個寬容和「共存」的牧歌式環境，還是一個上演著「文明的衝突」的野蠻舞台，歷來已經有過很多爭論。它兩者都不是。寬容在今日幾乎不被當成一種美德，更遑論是在中世紀，而大部分的「衝突」是發生在文明之內而不是之間。拜偉大的文化史家卡斯特羅之

賜，讓中世紀西班牙是一「共存之地」（land of *convivencia*）的觀念流行起來。不過更恰當的做法也許是稱之為一片「權宜之地」（land of *conveniencia*），即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會湊在一起，不是因為秉持「寬容」的理想，而是為了方便，即為了自己的利益起見。早在塔里克的軍隊登陸西班牙以前，他對西哥德貴族內部的派系鬥爭情形便有所了解。

雖然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認為對方的宗教站不住腳，卻不必然視對方為有惡意，也認為雙方敬拜的是同一個神。生活在地中海四周的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全都在亞伯拉罕一神教、波斯和希臘學問、羅馬制度和埃及密教主義中共享相同的文化基礎，那是幾千年的貿易、遷徙、征服和殖民的結果。他們在一個「可相互理解」（mutual intelligibility）的環境中移動，這讓他們在各種分歧中找到共同基礎，讓他們不只可以互相溝通，還可以採納或剽竊別人的文化。

他們是基於必要而這樣做。在安達魯斯和地中海地區的複雜多樣環境中，權力的行使，不是透過消滅一己的敵人而是透過拉攏敵人。安達魯斯能夠成功確立，是因為它的阿拉伯穆斯林大領主，能夠獲得西哥德人貴族和教會的配合，讓他們在新社會之內擁有形式上的合法地位。一旦能夠逼得當地人臣服，征服者就能夠「贏得他們的心和靈」。

同樣說法也適用於基督徒君主，他們四百年後在他們的征服時代壓制穆斯林，並把它們整合進他們的新王國裡。他們這樣做不是出於寬大為懷而是出於必要：征服者需要仰賴他們的少數民族子民來維持他們的繁榮，而少數民族子民為求生存也有必要配合他們的新統治者。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實用主義原則。這種關係一旦確立，雙方就會定期重新磋商，而只要少數民族社群被認為

是有用的且沒有威脅性，他們的權利就會得到尊重。但如果情況起了變化，打壓便無可避免。

不管怎麼樣，生活在安達魯斯及其後的西班牙王國的個人並沒有只是自視為基督徒、穆斯林或猶太人。他們還是族群社群和社會階級的成員；他們是鄰里、城鎮和地區的居民；他們是工藝、貿易和專業的從事者；他們有著相同的靈性、知性和哲學傾向；他們是男人和女人。這些身分模式跨越了宗教界線。結果就是，宗教認同雖然或許可以架構他們的經驗，和生活在其管轄下的法律，但並不會決定他們怎樣在每個環境中看世界，也不會決定他們把誰看成為敵人或朋友。人同時體現各種社會身分，而這些社會身分很多都跨越了宗教界線，有助於締造可以支撐多樣性的社會團結。

佛洛伊德認為人的心靈由「超我」（superego）、「自我」（ego）和「本我」（id）三個部分構成。「自我」是我們的知性部分，它會觀察我們的環境、評估我們的選項、執行我們設計來達成目的的行動計畫。「本我」是我們不受拘束的「力比多」（libido）和不受良知或思慮羈縻的本能欲望。「超我」就是我們的良知，是我們人格的警察，它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和我們應該怎樣理解周遭的世界。宗教認同類似於「超我」。不過雖然我們也許會有心聽命於良知，卻極少做到。大部分時候我們都是由我們的「自我」帶領，它會壓抑我們較低級的衝動，但同時也會打壓我們較高級的理想，因此讓我們獲得賴以生存和成功的現實結果。

這也是宗教在安達魯斯社會和政治地貌的運作方式。中世紀「伊斯蘭西班牙」和「基督徒西班牙」的國家，都是名副其實的「信仰的王國」。宗教認同框架了它們的制度，為它們的法律提

供基礎，為它們的政策提供指南。但它不必然會化為政治行動。為了政治存活的實際需求，情形常常是剛好相反，導致國家政策抵觸宗教意識形態的好惡。所以，出於利己因素或一時環境使然，穆斯林王國經常和基督徒王國結盟，攻打其他穆斯林，反之亦然。就算極為虔誠的個人也常常會做出違背自己信仰的行徑，為的是得到某些物質獎賞或是這樣做讓他們快樂。這不必然會減損他們或他們的意識形態，只會讓他們更人性。

所以，如果安達魯斯的歷史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們的話，那就是，住在它裡面的個人都複雜而矛盾，而不管他們的信仰有多麼堅強，他們不只是基督徒、穆斯林或猶太人，還是人。所以安達魯斯的歷史除了是一部信仰、好奇心、慷慨和創造力精神的歷史，還是一部暴力、心胸狹窄、殘忍、貪婪和虛偽的歷史。「阿拉伯安達魯斯」不是心胸寬容的香格里拉，而摧毀它的基督徒和柏柏爾人也不是野蠻的庸俗人。在文明的層次，不存在「好人」和「壞人」之分，而在個人的層次，「好人」和「壞人」都不多。權力是醜陋，而暴力是無法避免。其中沒有我們可以學習的道德教訓。

但其中大概有一個社會教訓。那就是宗教意識形態和文化取向的分歧，並不必然會成為相互尊重或相互合作的必然障礙。如果沒有感到彼此威脅，不同來源和歸屬的人不只可以互相合作，甚至還可以擁抱彼此的差異，要的只是他們相信彼此的目標，是重疊和互補、願意放下自己的道德假設和把其他人的信仰視為是立意善良。我們一向傾向於把「穆斯林西班牙」和「基督徒西班牙」的歷史，視為因宗教差異而引起的九百年無休止衝突，但事實上，它是可以被視為九百年無

視宗教差異而發生的「創意交流」（Creative Engagement）。光是這樣，它便足以帶給我們所有人一點點信心。

鳴謝

沒有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幫忙和支持，我不可能完成本書。首先要謝的是努里婭・西列拉斯－費南德茲（Núria Silleras-Fernández），感謝她的愛、耐心和忠告。在我和這個比最初以為複雜得多的寫作計畫搏鬥時，她和我們的小孩——愛麗珊德拉（Alexandra）和雷蒙（Raymond）——受了不少罪。還要謝謝格林（Dan Green），他是我的無雙導師和非凡經紀人。感謝我的編輯格斯爾（Dan Gerstle）支持這個寫作計畫、忍受我的一再拖稿，還有他的仔細校對和技巧編輯。特蕾莎・溫切爾（Theresa Winchell）精準和敏感的文字加工燙平了我的文體的好多腫瘤。好些朋友和同事，包括努里婭・西列拉斯（Núria Silleras）、莎朗・基諾希塔（Sharon Kinoshita）、格利克（Thomas F. Glick）、馬麗韋爾・費耶洛（Maribel Fierro）、聖胡安（Alejandro García Sanjuán）、瓦克斯（David Wacks）、卡斯特羅（Francisco Vidal Castro）和維格斯（Gerard Wiegers），曾仔細讀過初稿，提供建議和更正，因而大大改善本書的品質，讓我少出點糗。不用說，任何尚餘的錯誤都是筆者自負文責。特別要感謝羅莎・柳奇（Roser Salicrú i Lluch），我是她的研究計畫「加泰隆尼亞－亞拉岡聯合王國：伊斯蘭教與地中海世界」的一

員，她也在我每年短暫停留在巴塞隆納的「米拉．伊．豐塔納爾斯研究所」（Institució Milà i Fontanals）期間熱情招待我。我感謝「地中海討論工作坊」的成員（他們持續啟發我和教育我），還有我在科羅拉多大學和加州大學的同事，以及多得無法盡錄的其他人。最後，本書是我親愛的朋友和老師哈姆維（Wadjih F. al-Hamwi）的激勵與慷慨的遺緒，這位獨一無二的阿勒坡人如今只活在吾人的記憶中，讓人傷感。

從事這寫作計畫的過程中，我得到許多機構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科羅拉多州圓石市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它的圖書館人員能幹而不知倦怠，肯定被我弄得筋疲力竭。很感謝「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委員會」（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îfcas）的「米拉．伊．豐塔納爾斯研究所」，它慷慨讓我進入它的圖書館和每個夏天為我提供工作空間。「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贈與的研究金讓我有時間可以進行研究。插圖的費用是科羅拉多大學的凱頓研究基金（Kayden Research Grant）慷慨支付。

最後，如果不提那許多讓本書賴以作為基礎的歷史學者的研究工作，這個「鳴謝」就不會是完整。作為學者，我們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沒有什麼比本書更能體現這一點。

伍麥亞埃米爾與哥多華哈里發世系表

哥多華埃米爾

阿布杜・拉赫曼一世・達希勒（古萊須之鷹）（七五六～七八八）
希沙姆一世・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七八八～七九六）
哈克木一世・伊本・希沙姆（七九六～八二二）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伊本・哈克木（八二二～八五二）
穆罕默德一世・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二世（八五二～八八六）
蒙迪爾・伊本・穆罕默德（八八六～八八八）
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八八八～九一二）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九一二～九二九）

哥多華哈里發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納賽爾・里丁・阿拉（九二九～九六

一）

哈克木二世・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九六一～九七六）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曼蘇爾」（九八一～一〇〇二）（宰相）

希沙姆二世・伊本・哈克木（九七六～一〇〇九）

阿布杜・馬利克・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穆札夫法爾」（一〇〇二～一〇〇八）（宰相）

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桑朱爾」（一〇〇八～一〇〇九）（宰相）

後內戰時期哈里發

穆罕默德二世・伊本・哈希姆・馬赫迪（一〇〇九）

希沙姆・伊本・蘇萊曼・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拉希德（一〇〇九）[a]

蘇萊曼・伊本・哈克木・本・蘇萊曼・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穆斯塔因（一〇〇九）

希沙姆二世・伊本・哈克木（一〇一〇～一一一三）[b]

蘇萊曼・伊本・哈克木・本・蘇萊曼・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穆斯塔因（一〇一三）

阿里・伊本・哈穆德（一〇一六～一〇一八）[c]

阿布杜・拉赫曼四世・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馬利克・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

穆爾塔特（一〇一八）[d]

卡西姆・伊本・哈穆德・納賽爾・里丁・阿拉（一〇一八～一〇二一）[c]

葉海亞・伊本・阿里・伊本・哈穆德（一〇二一～一〇二二）[ce]

卡西姆・伊本・哈穆德・納賽爾・里丁・阿拉（一〇二三）[c]

阿布杜・拉赫曼五世・伊本・希沙姆・伊本・阿布杜・賈巴爾・穆斯塔齊爾（一〇二三～一〇二四）

穆罕默德三世・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烏拜杜拉・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穆斯塔克菲（一〇二四～一〇二五）

希沙姆三世・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馬利克・伊本・阿布杜・拉赫曼三世・穆塔德（一〇二七～一〇三一；一〇三六去世）

偽希沙姆二世（一〇三五～一〇四四／一〇六〇／一〇八三）[f]

各個「泰法」王國統治者的世系表，見 Wasserste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ty-Kings*, 83–98.

注解

a 柏柏爾人僱傭兵支持的候選人。

b 希沙姆二世據說已經在一〇〇九年被殺，這個希沙姆二世也許是冒牌貨或子虛烏有。

c 哈穆德王朝哈里發。

d 德尼亞的「斯拉夫人」國王海拉恩支持的候選人。

e 只有在一〇〇二至一〇三五年之間統治馬拉加。他的後繼者統治馬拉加直至一〇五七年。

f 他是塞維亞阿巴德王朝製造的冒牌貨。在一〇六〇年，他們宣稱他事實上早已在一〇四四年死去。不過，直至一〇八三年為止，他的名字繼續出現在其他「泰法」王國的錢幣上。

奈斯爾王朝蘇丹與著名人物列表

以粗體字標示的人名和日期表示一個上下台多次的蘇丹的第一次統治。

穆罕默德・阿赫馬爾一世「謝赫」（一二三二～一二七三）

穆罕默德二世・伊本・穆罕默德一世「法學家」（一二七三～一三〇二）

穆罕默德三世・伊本・穆罕默德二世（一三〇二～一三〇九）

阿布・阿布杜拉（大臣）

奈斯爾・伊本・穆罕默德二世（一三〇九～一三一四）

珊姆絲・杜哈（太子生母）

阿提克・伊本・毛勒（大臣）

穆罕默德・伊本・哈吉（大臣）

伊斯邁爾一世・伊本・阿布・薩伊德・法拉傑（一三一四～一三二五）[a]

法蒂瑪・賓特・穆罕默德二世「賓特・阿赫馬爾」（太后）

穆罕默德四世・伊本・伊斯邁爾一世（一三二五～一三三三）

穆罕默德・伊本・馬汝吉（大臣）

阿布・努艾牧・里德溫（大臣）

法蒂瑪・賓特・穆罕默德二世「賓特・阿赫馬爾」（太皇太后）

優素福一世・伊本・伊斯邁爾一世（一三三三～一三五四）

阿布・努艾牧・里德溫（宰相）

法蒂瑪・賓特・穆罕默德二世「賓特・阿赫馬爾」（太皇太后）

穆罕默德五世・伊本・優素福一世「真主所賜的繁榮」（一三五四～一三五九）

阿布・努艾牧・里德溫（宰相）

穆罕默德・伊本・海提布（大臣）

伊斯邁爾二世・伊本・優素福一世（一三五九～一三六〇）

莉姆（太子生母）

穆罕默德六世・伊本・伊斯邁爾「真主所賜的繁榮」／「紅頭」（一三六〇～一三六二）

穆罕默德五世・伊本・優素福一世「真主所賜的繁榮」（一三六二～一三九一）

穆罕默德・伊本・海提布（大臣）

穆罕默德・伊本・桑拉克（大臣）

優素福二世・伊本・穆罕默德五世（一三九一～一三九二）[b]

穆罕默德七世・伊本・優素福二世（一三九二～一四〇八）

優素福三世・伊本・優素福二世（一四〇八～一四一七）

穆罕默德八世・伊本・優素福三世「小孩子」（一四一七～一四一九）

阿里・阿敏（大臣／攝政）

穆罕默德九世・伊本・奈斯爾・伊本・穆罕默德五世「左撇子」（一四一九～一四二七）

札爾・莉雅德（王后）

優素福・伊本・薩拉傑（大臣）

穆罕默德八世・伊本・優素福三世「小孩子」（一四二七～一四三〇）

里德溫・班尼加什（大臣）

穆罕默德九世・伊本・奈斯爾・伊本穆罕默德五世「左撇子」（一四三〇～一四三一）

優素福・伊本・薩拉傑（大臣）

優素福四世・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毛勒「阿本納馬爾」（一四三二）[c]

穆罕默德九世・伊本・奈斯爾・伊本・穆罕默德五世「左撇子」（一四三二～一四四五）

優素福五世・伊本・艾哈邁德・伊本・穆罕默德五世「瘸子」（一四四五～一四四六）[d]

伊斯邁爾三世・伊本・優素福二世（一四四六～一四四七）

穆罕默德九世・伊本・奈斯爾・伊本・穆罕默德五世「左撇子」（一四四七～一四五三）

穆罕默德十世・伊本・穆罕默德八世「小孩子」（一四五三～一四五四）

烏姆・法特（妻子）[e]

薩德・伊本・阿里・伊本・優素福二世（一四五四～一四五五）

阿布・蘇魯爾・穆法里傑

優素福・伊本・薩拉傑（大臣）

穆罕默德十世・伊本・優素福八世「小孩子」（一四五五）

薩德・伊本・阿里・伊本・優素福二世（一四五五～一四六二）

伊斯邁爾四世（一四六二～一四六三）[f]

薩德・伊本・阿里・伊本・優素福二世（一四六三～一四六四）

阿布・卡西姆・伊本・班尼加什（大臣）

阿布・哈桑・阿里・伊本・薩德「莫利哈岑」（一四六四～一四八二）

阿伊莎／法蒂瑪（妻子）

圖拉婭／伊莎貝拉・德・索利斯（妻子）

穆罕默德十一世・阿布・哈桑・阿里「布阿卜迪勒」（一四八二～一四八三）

阿伊莎／法蒂瑪（太后）

阿布・哈桑・阿里・伊本・薩德「莫利哈岑」（一四八三～一四八五）

穆罕默德十二世・伊本・薩德「勇者」（一四八五～一四八七）

穆罕默德十一世・阿布・哈桑・阿里「布阿卜迪勒」（一四八七～一四九二）

阿伊莎／法蒂瑪（太后）

注解

a 阿布・薩伊德・法拉傑是穆罕默德一世的姪兒。

b 優素福二世的母親是伊斯邁爾一世的孫女。

c 優素福四世的母親是穆罕默德六世的女兒。

d 他母親法蒂瑪是穆罕默德五世的女兒。

e 烏姆・法特是穆罕默德九世和札爾・莉雅德的女兒。

f 伊斯邁爾四世的身分不清楚，只能確定他是奈斯爾家族的成員。

注釋

1. Ibn-al-Qutiya, *Tarīkh iftitah*, 47. 英文版請見 James, *Early Islamic Spain*, 69.
2. Wolf,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166.
3. James, *A History of Early al-Andalus*, 111.
4. Sobh, "'Abd al-Raḥmān I," 45.
5. Safran, *The Second Umayyad Caliphate*, 177.
6. López, "El conde de los Cristianos," 181.
7. Stanzas 156–176, in Brault, *The Song of Roland*, 129–147.
8. Seco de Lucena and Qalqashandī, "Un tradado árabe," 117.
9. Noble,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30.
10. Ibid., 98–99.
11. Verlinden, "Les Radaniya," 110.
12. James, *Early Islamic Spain*, 100. 譯註改寫。
13. Vallvé, "Abd ar-Rahmān II," 109.

14. Wilson,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29.
15. Safran, *The Second Umayyad Caliphate*, 1.
16. Wilson,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29.
17. Fierro Bello, '*Abd al-Rahman III*, 1.
18. Brann, "Andalusi 'Exceptionalism,'" 128–129.
19. Smith, *Christians and Moors*, vol. 1, 62–75.
20. Margoliouth, *The Irshad*, vol. 2, 67.
21. Cohen, *A Critical Edition,* 67.
22. Barton, *Conquerors, Brides, and Concubines*, 42.
23. Pérez de Úrbel, *Historia Silense*, 176.
24. Kassis, "Muslim Revival," 82.
25. Franzen,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90.
26. Constable, *Medieval Iberia*, 99.
27. Tibi, *The Tibyān*, 90.
28. 出處同前。
29. Dunlop, "A Christian Mission," 288.
30. Catlos, *The Victors and the Vanquished*, 60.
31. Ibn Sa'id, *al-Mughrib*, vol. 2, 436–438.
32. Dunlop, "A Christian Mission," 263.

33. Viguera Molíns, "La Taifa de Toledo," 59.
34. Gayangos, *The History*, vol. 2, 273.
35. El Allaoui, "Les échanges," 265.
36. Kennedy, *Muslim Spain and Portugal*, 158.
37. From "Until When in Exile?" in Masarwah and Tarabieh, "Longing for Granada," 314–315.
38. Nickson, "'Sovereignty Belongs to God,'" 846.
39. "The Latin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Castile," in Brea et a l., *Crónicas hispanas*, 76.
40.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vol. 1, 315–316.
41. Huíci Miranda, *Al-bayan al-Mugrib*, vol. 2, 187.
42. Ebied and Young, "Abu 'L-Baqa' al-Rundi," 34.
43. Bennison, "Liminal States," 15.
44. Boloix Gallardo, "Mujer y poder," 288.
45. García Gómez, *Cinco poetas musulmanes*, 246.
46. Harvey, *Islamic Spain*, 221.
47. Arié, *El reino naṣrí*, 229.
48. Foster et al., eds., *Spanish Literature*, 122.
49. Szpiech, "Granada," vol. 2, 161.
50. Arié, *El reino naṣrí*, 98.
51. Perceval Verde, "Asco y asquerosidad," 23.

52. Münzer,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120–123.
53. After Catlos, *Muslims of Medieval Latin Christendom*, 226, 289.
54. Núñez Muley, *A Memorandum*, 81.
55. García-Arenal, *Los Moriscos*, 139.
56. 同前，223.
57. Acosta Montoro, *Aben Humeya*, 121–129.
58. Soyer, "'It Is Not Possible,'" 88.
59. Cervantes Saavedra, *Don Quijote*, vol. 2, 461.

詞語表

'Abbadids（Ar.: Banu 'Abbad）阿巴德王朝：一〇二三～一〇九一年統治塞維亞的阿拉伯人－安達魯斯人「泰法」王朝。

'Abbasids（Ar.: Banu 'l-'Abbas）阿拔斯王朝：穆罕默德叔叔阿拔斯（al-'Abbas）的後人建立的哈里發王朝。他們在七五〇年推翻伍麥亞王朝，從首都巴格達進行統治，一直到一二五八年。

Abencerrajes（Sp.）：見 Sarraj, Banu 'l-。

Abi 'l-'Ula, Banu（Ar.）阿比・烏拉氏族：馬林王朝王子的家族，他們在十三和十四世紀跟拉胡氏族爭奪「聖戰軍」的控制權。

***adab*（Ar.）「艾達卜」**：優雅高級文化。

Aftasids（Ar.: Banu 'l-Aftas）阿法塔斯王朝：柏柏爾人血緣的家族，在約一〇二二～一〇九五年間統治「泰法」王國巴達霍斯（也曾短暫統治托雷多）。

Aghlabids（Ar.: Banu Aghlab）阿格拉布王朝：一個獨立王朝，在九世紀以作為阿拔斯王朝代表的名義統治伊菲里基亞。

al-Ahmar, Banu：見 Nasrids.

al-Andalus 安達魯斯：阿拉伯人對伊比利半島的稱呼，特別指穆斯林統治的地區。

***alfaquí*（Sp.; pl.: *alfaquies*, from Ar.: *al-faqih*）「阿爾法古伊」**：格拉納達基督徒王國內的「穆達僧人」社群的法官和官員。

***'alim*（Ar.; pl.: *'ulama'*）「烏里瑪」**：一個博學的人（通常指精通伊斯蘭教的知識）。

Aljamiado（Sp.）阿爾哈米亞語：一種流行於十五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期的混合語，是用阿拉伯字母書寫地方羅曼語。

Almohads（Ar.: *al-Muwahiddun*）阿爾摩哈王朝：原意為「一神教徒」，為伊本．圖馬特創立的宗教－政治運動，一〇二三年推翻阿爾摩拉維王朝，在約一一四七～一二二八年期間統治安達魯斯大多數地區。

Almoravids（Ar.: *al-Murabitun*）阿爾摩拉維王朝：雷姆圖納部落（撒哈賈柏柏爾人一支）建立的王朝，他們在一〇九〇年代征服安達魯斯，至約一一四七年被阿爾摩哈王朝推翻。

Alpujarras 阿爾普哈拉斯：內華達山脈南坡的一個地區。

Amazigh 阿馬茲格人：「柏柏爾人」的正式名稱。

***amir*（Ar.）埃米爾**：「王公」，意指元帥或統治者。

'Amirids（Ar.: Banu 'Amir）阿米爾氏族：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在伍麥亞哈里發國創立的宰相家族。他們在哥多華統治至一〇〇九年，然後在瓦倫西亞和德尼亞短暫統治。

***'amma*（Ar.）**：平民百姓。

Andalusi（Ar.）安達魯斯人：安達魯斯的居民，特別是指土生土長的穆斯林。還是指安達魯斯的伊斯蘭化文化或它的各種屬性。

Ashqilula, Banu（Ar.）阿什奎魯拉氏族：一個轉皈者家族；奈斯爾王朝的早期支持者和對頭。

***baladi*（Ar.; pl.: *baladiyyun*）屯墾者**：安達魯斯的早期阿拉伯人屯墾者。

Bannigash, Banu（Ar.）班尼加什氏族：十五世紀格拉納達一個有權勢的家族，里德溫．班尼加什的後人，薩拉傑氏族的對頭。

Banu（Ar.）氏族：原意為「某某之子」，專指一個氏族、部落或世系。

Berber 柏柏爾人：北非本土的種族語言群，由好幾個大型部落國（tribal nation）構成，包括撒哈賈和扎納塔。見Amazigh。

***bint*（Ar.）賓特**：某某的女兒。

caliph 哈里發：源自 ***khalifa***（Ar.：「繼承人」），伊斯蘭教社群的首領。

Carolingians 加洛林王朝：九世紀和十世紀的法蘭克人國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王朝。查理大帝所建。

Cluny 克呂尼：位於勃艮第的修道院，克呂尼修會的主修道院，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領教會改革的風騷。

Companions（of the Prophet）「先知的同伴」：親身認識穆罕默德的伊斯蘭教早期皈依者。

***converso*（Sp.）改教者**：改信基督教的人，通常指前猶太教徒或其後代。

***convivencia*（Sp.）共存**：形容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在伊比利半島的共存共榮。

cortes（Sp）議會：各階層的集會。

***dar al-harb*（Ar.）「戰爭地區」**：非穆斯林地區。

***dar al-Islam*（Ar.）「伊斯蘭地區」**：以伊斯蘭為國教的地區。

***dhimmi*（Ar.; pl.: *dhimmiyyun*）「被保護之民」**：生活在「保護條約」之下的非穆斯林。

Dhu' l-Nunids（Ar.: Banu Dhi 'l-Nun）蒂勒農氏族：早期的柏柏爾人屯墾者氏族，最終統治了「泰法」王國托雷多（一〇三一～一〇八五年），也曾短暫統治瓦倫西亞。

dhu 'l-wizaratayn（Ar.）雙大臣：民政和軍政事務的首長。

***dinar*（Ar.）「第納爾」**：金幣，形制模仿羅馬的「第納厄斯」（denarius），整個伊斯蘭世界都有鑄造。

***dirham*（Ar.）「迪拉姆」**：銀幣，形制模仿薩珊王朝的「德拉姆」（drahm），整個伊斯蘭世界都有鑄造。

***elche*（Sp.; 源自 Ar.: *'ilj*）埃爾切人**：穆斯林抓到的基督徒俘虜和改信伊斯蘭教者。

***fals*（Ar.; pl.: fulus）「菲爾」**：低面額錢幣，類似便士，一般為銅鑄。

***faqih*（Ar.; pl.: *fuqaha'*）「法基赫」**：伊斯蘭教法學專家。

Fatimids 法蒂瑪王朝：什葉派哈里發的王朝，起初以伊菲里基亞為基地，後（九〇九～一一二一

年）改以埃及為基地。

fatwa（Ar.）**「法特瓦」**：對於真實或想像出來的民事或宗教法律兩難式的法律意見，由「穆夫提」提供。

fiqh（Ar.）：伊斯蘭法學。

fitna（Ar.）：衝突、分裂、內戰。

Ghaniya, Banu（Ar.）**蓋尼亞氏族**：慕敏氏族的分支，曾經短暫控制塞維亞、統治馬約卡島，後來統治部分伊菲里基亞地區。

ghuzat（Ar.）**「聖戰軍」**：指自願到奈斯爾王朝充當聖戰士的北非穆斯林。

hadith（Ar.）**《聖訓》**：穆罕默德和其他重要的早期穆斯林的言行錄，廣被認為是伊斯蘭教法的基礎之一。

Hafsids（Ar.: **Banu Hafs**）**哈夫斯氏族**：阿爾摩哈王朝的突尼斯總督家族，在一二〇〇年代建立了一個獨立王朝。他們維持阿爾摩哈王朝的教義，最終自封哈里發。這個王朝存續至一五六九年。

hajib（Ar.）**宰相**：皇家大臣。

hajj（Ar.）**朝聖**：到麥加朝聖。

Hakim, Banu 'l-（Ar.）**哈基姆氏族**：來自塞維亞的阿拉伯安達魯斯人家族，在奈斯爾王朝時期支配龍達。

Hammudids（Ar.: Banu Hammud）哈穆德王朝：伊德里斯氏族的一支，在十一世紀早期統治部分馬格里布和南安達魯斯，短暫自封哈里發。

Hapsburgs 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皇族，一四三八～一七五〇年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頭銜。一五〇六～一七〇〇年統治卡爾提斯，一五一六～一七〇〇年統治亞拉岡聯合王國與納瓦拉，一五八一～一六四〇年統治葡萄牙。

***hijra*「海吉拉」（Ar.）**：指穆罕默德和追隨者在六二二年從麥加遷至麥地那。此事標誌著伊斯蘭時代的開始。

Hudids（Ar.: Banu Hud）胡德氏族：阿拉伯人後裔家族，取代圖希比氏族（Tujibids）成為薩拉戈薩和萊里達的統治者（一〇三九～一一一〇年），也曾短暫統治德尼亞和托爾托薩。

'Ibadi（Ar.: *al-'Ibadiyya*）伊巴德派：受什葉派感染的「分離派」的一支，流行於馬格里布。

***ibn*（Ar.）伊本**：某某之子。

'Id al-Fitr 開齋節：伊斯蘭教齋戒月的重要節日。

Idrisids（Banu Idris）伊德里斯氏族：源自穆罕默德女婿與堂弟阿里的氏族，在九世紀和十世紀統治馬格里布地區。見 Hammudids。

Ifriqiya（Ar.）伊菲里基亞：前身為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相當於今日的突尼西亞、利比亞西部和阿爾及利亞東部。

***imam*（Ar.）伊瑪目**：帶領祈禱的人，或是伊斯蘭社群的宗教領袖。

***jihad*（Ar.）聖戰**：道德鬥爭，包括（但不限於）為伊斯蘭教而戰。

***jizya*（Ar.）丁稅**：「被保護之民」向穆斯林社群繳交的人頭稅，理由是他們不用服兵役。有些人認為，這是「被保護之民」次等地位的象徵，是一種對他們加強羞辱的方法。

***jubba*（Ar.）「朱巴」**：及踝長袍。

***katib*（Ar.; pl.: *kuttab*）**：文書或祕書。

Kharijites（Ar.: *al-Khawarij*）分離派：主張以字面理解聖典的伊斯蘭教宗派，源自那些在六五七年「錫芬之戰」拋棄阿里和反對成立哈里發國的人。

***kharja*（Ar.）「喀爾迦」**：一首「穆瓦莎赫」詩中最後的「兩行詩」。

***khassa*（Ar.）**：貴族。

***khutba*（Ar.）「呼圖白」**：伊斯蘭教中星期五禱告前的講道。

***kufr*（Ar.）「卡菲勒」**：「不信神」。

***madrasa*（Ar.）馬德拉沙**：宗教學院。

Maghrib（Ar.: al-Maghrib）馬格里布：「西方」，指西北非洲，大約相當於今日的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西部。

***al-Mahdi*（Ar.）「馬赫迪」**：原意為「導師」，指一個被預期會在最後審判日出現的彌賽亞式人物，在什葉派特別重要。

***makhzan*（Ar.）「寶物箱」**：阿爾摩哈王朝和馬林王朝用來指他們的國家，以區別於「王朝」

（*dawla*）。

malik（**Ar.**）：國王。

Maliki（**Ar.**）**馬利克派**：伊斯蘭教法的四個法學學派之一，在中世紀被視為正統。由馬利克・伊本・阿納斯在八世紀創立於麥地那。

maqamat（**Ar.**）**「戲中戲」**：一個框架故事，或故事中的故事。

Marinids（**Ar.: Banu Marin**）**馬林王朝**：繼慕敏王朝之後統治馬格里布的扎納塔柏柏爾人王朝（一二五五～一四六五年）。

Marwanids（**Ar.: Banu Marwan**）**馬爾萬氏族**：伍麥亞家族的分支，六八四～七五〇年支配大馬士革，七五六年起統治安達魯斯直至哥多華哈里發國瓦解。

Mawl, Banu（**Ar.**）**毛勒氏族**：奈斯爾王朝的有權勢尚書家族，與王室和班尼加什氏族通婚，與薩拉傑氏族為對頭。

mawlid（**Ar.**）**聖紀節**：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紀念日。

Moor/Moorish摩爾人：指安達魯斯人，是過時和有種族主義色彩的稱謂。

Morisco（**Sp.**）**「莫里斯科人」**：指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穆達扎人」和他們的後代。

Mozarab（**Sp.; from Ar.: *al-musta'rab***）**「莫扎拉布人」**：指受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風俗同化的安達魯斯基督徒。

mudejar（**Sp.; from Ar.: *al-mudajjan***）**「穆達扎人」**：生活在基督徒統治下的穆斯林。

muezzin（from Ar.: *mu'adhdhan*）**「穆安津」**：在清真寺宣禮塔負責召喚信徒禱告的人。

mufti（Ar.）**「穆夫提」**：負責頒布「法特瓦」的法律權威。

mujahid（Ar.; pl.: *mujahidun*）**聖戰士**：「聖戰」的從事者。

Mu'minids（Ar.: **Banu Mu'min**）**慕敏王朝**：由阿布杜·慕敏建立的哈里發王朝（一一三〇～一二六九年），他是阿拉伯化扎納塔柏柏爾人，繼承伊本·圖馬特成為阿爾摩哈派運動領袖。見 Almohads。

muwallad（Ar.; pl.: *muwalladun*）**「轉皈者」**：改信伊斯蘭教的安達魯斯基督徒或其後人。

muwashshah（Ar.）**「穆瓦莎赫」**：安達魯斯的一種文類，通常為世俗題材的詩，特徵是採用「喀爾迦」。

nasab（Ar.）**父名**：阿拉伯人名字中指涉父親的部分，由「伊本」或「賓特」牽引出。

Nasrids（Ar.: **Banu Nasr, or Banu 'l-Ahmar**）**奈斯爾王朝**：安達魯斯人王朝，一二三七～一四九二年統治格拉納達蘇丹國。

New Christian 新基督徒：中世紀晚期轉皈基督教的人或其後人。

Nunids：見 Dhu' l-Nunids。

Old Christian 舊基督徒：在中世紀晚期，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的人。

Ottomans（**Turk: Osmanlı Hanedanı**）**鄂圖曼人**：突厥人王朝（約一二九九～一九二四年），一四五三年征服拜占庭帝國，統治大半個地中海地區。

***parias*（Sp.）貢金**：穆斯林國家統治者對基督徒國家統治者進貢的金錢。此風開始於「泰法」時期。

People of the Book（Ar.: *ahl al-kitab*）「經書之民」：《聖經》的信仰者，即基督徒和猶太人。

***qadi*（Ar.; pl.: *qudat*）「卡迪」**：伊斯蘭法官。

qadi al-jama'a*（Ar.）首席法官**：一個城市或王國的首要法官，後來又稱為qadi al-qudat***。

***qasba*（Ar.）「卡斯巴」**：要塞或有防禦工事的聚落。

Qasi, Banu（Ar.）卡希氏族：一個伊斯班尼亞－羅馬人（Hispano-Roman）血緣的氏族，在九世紀支配「上鎮」。

***qibla*（Ar.）「基卜拉」**：禱告的方向（即麥加的方向）。

***qiyan*（Ar.; sing.: *qayna*）昆孃**：一個受過唱歌跳舞訓練和「艾達卜」薰陶的女奴隸。

***qumis*（Ar.）「伯爵」**：在安達魯斯主管基督徒社群的基督徒官員。

Rahhu, Banu 拉胡氏族：馬林王朝王子的家族，與烏拉氏族在十四和十五世紀爭奪奈斯爾王朝「聖戰軍」的控制權，也曾在亞拉岡聯合王國充當傭兵。

Ramadan 齋戒月：伊斯蘭教的聖月，是月穆斯林人人守齋。

***Reconquista*（Sp.）「再征服運動」**：指基督徒對安達魯斯的征服。這個概念不正確地假定「西哥德人西班牙」和八世紀及更後來的基督徒小王國之間一脈相承。

***ribat*（Ar.）「烈巴特」**：城堡－修道院，通常位於伊斯蘭世界邊陲。穆斯林可以到此沉思諦觀和從事聖戰。

Romance 羅曼語：由通俗拉丁語發展而成的口語，分化成為卡斯提亞語（西班牙語）、加泰隆尼亞語、亞拉岡語和加利西亞語。

***Sahib al-madina*（Ar.）**：城市主管或市場管理員。

Sanhaja 撒哈賈：柏柏爾人兩大部落國之一。

***Saqaliba*（Ar.; sing.: *Saqlab*）「薩卡里巴」**：原意為「斯拉夫人」，專指來自西班牙北部或東歐的歐洲人奴隸。很多男性「薩卡里巴」都遭閹割。

Sarraj, Banu 'l-（Ar.; Sp.: "Abencerrajes"）薩拉傑氏族：十五世紀格拉納達蘇丹國一個權大勢大的貴族之家。

***sayyid*（Ar.; fem.: sayyida）「主兒」**：「老爺」或貴族，被用作慕敏王朝成員的專稱。

"sciences of the ancients" 「古人的科學」：異教徒古典傳統的學問。

***scriptoria*（Lat.; sing.: *scriptorium*）抄經館**：抄寫書籍的地方。

***shahada*（Ar.）「清真言」**：伊斯蘭教的信經或信仰聲明：「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Sharq al-Andalus（Ar.）「東安達魯斯」：瓦倫西亞、阿利坎特（Alicante）和周遭地區。

***shaykh*（Ar.）「長老」**：可指領袖或其他權威。

Shi'a（Ar.）什葉派：衍生自 shi'at 'Ali（阿里之派）。由支持阿里和他的後人當哈里發的人發展而成的伊斯蘭教宗派。

Sidi Bono, Banu（Ar.）西迪．波努氏族：一個從「安達魯斯東部」遷至格拉納達蘇丹國的大有影響力蘇菲派家族。

***sikka*（Ar.）**：哈里發有鑄造金幣的特權。

***sultan*（Ar.）**：原意為「權威」，指世俗權威，特別是軍事權威。

Sunni（Ar.）遜尼派：原意為「正統」，指「遜奈」（***sunna***，「傳統」）的追隨者，他們在中世紀和今日都占穆斯林中絕大多數。

***Tabi'un*（Ar.）「塔比爾」**：先知同伴的同伴。

***taifa*（Ar.）「泰法」**：原意為「派系」，專指十一世紀的「泰法」諸王，但也指後阿爾摩拉維時代和後阿爾摩哈時代的軍閥。

***tawhid*（Ar.）「一神教」**：特別是指阿爾摩哈派對伊斯蘭教的嚴格解釋。

***thaghr*（Ar.; pl.: *thughur*）「鎮」**：原意為「前沿地帶」，通常指伍麥亞安達魯斯的三個邊界省份：「最遠鎮」（位於薩拉戈薩）、「中鎮」（位於托雷多）和「下鎮」（先是位於梅里達，後改為巴達霍斯）。

***tiraz*（Ar.）「特拉孜」**：皇家織造作坊。

Trastámaras特拉斯塔馬拉王朝：一三六六～一五〇六年統治卡斯提亞、一四一四～一五一六年統治亞拉岡聯合王國的卡斯提亞人王朝。他們也曾統治納瓦拉、拿坡里、西西里和其他地中海地區領土。

Tujibids（Ar:: **Banu Tujib**）**土節卜氏族**：阿拉伯氏族，先是擔任薩拉戈薩的總督，然後在一〇〇九～一〇三九統治作為「泰法」王國的薩拉戈薩。

'ud（Ar.）**烏德琴**：琵琶、吉他和其他類似弦樂器的前身。

'ulama'（Ar.）：見 ***'alim***。

Umayyads（Ar:: **Banu Umayya**）**伍麥亞王朝**：源自伍麥亞・伊本・阿布杜・沙姆斯（Umayya ibn 'Abd Shams）的阿拉伯氏族。打敗阿里的勢力後在大馬士革從六六〇年統治至七五〇年，後又為阿布杜・拉赫曼一世於七五六年在安達魯斯復興。見 Marwanids。

umma（Ar.）**「烏馬」**：原意為「人民」，為對穆斯林的集體稱呼。

umm walad（Ar.）**「太子生母」**：生出繼承人的女奴隸妃妾。

wazir（Ar.）**大臣**：政府裡的部長。

Zahiri（Ar:: ***al-Zahriyya***）**扎希麗派**：嚴守正統的神學和法學派別，在十一世紀的安達魯斯贏得相當多追隨者。

Zanata 扎納塔人：柏柏爾人大族之一。

zawiya（Ar.）**「札威雅」**：蘇菲派修道院。

Zirids（Ar:: **Banu Ziri**）**齊里王朝**：撒哈賈柏柏爾人建立的王朝，曾短暫統治伊菲里基亞，在十一世紀創建「泰法」王國格拉納達（一〇一三～一〇九〇年）。齊里氏族的親族在伊菲里基亞從九七二年統治至一一四八年。

參考書目

我這個對「伊斯蘭西班牙」歷史的新總敘是奠基於大量二手研究，這些二手研究涵蓋眾多領域，包括政治、經濟、文學、文化、藝術史，以至於考古學。本書平均每一章參考超過百篇文章和眾多書籍，實在多得無法盡錄。很多我參考過的出版品都是頗近期的著作，而它們的作者很多都是處於他們學術研究生涯的相對早期。雖然繼續有重要和創新的英語著作出版，但絕大多數都是用西班牙語、加泰隆尼亞語或法語寫成。因為這些新研究的緣故，很多較舊的史學作品雖然仍然重要，但很多如今都被認為較不可靠和在方法上過時。

對只懂英語，但想對安達魯斯和西班牙穆斯林的歷史再深入一點的讀者來說，Thomas F. Glick 的著作仍然是基本的，L. P. Harvey 和 Hugh Kennedy 的也是如此。（前者專研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後兩人專研政治史。）Richard Fletcher 談過許多彼此相關的課題，風格平易近人。David Wasserstein 是「泰法」時期的數一數二歷史學家，Cynthia Robinson 則在藝術史和文化史有創新貢獻。Amira K. Bennison 論阿爾摩拉維王朝和阿爾摩哈王朝的專書是用英語寫的最佳導論。Janina Safran 正崛起成為哥多華哈里發國時期的領風騷歷史學家之一。拙著 *Muslims of*

Medieval Latin Christendom, ca.1050-1614 是對「穆達詹人」的歷史最全面和最新的綜覽。談安達魯斯歷史不同方面的章節可見於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edited by Salma Khadra Jayyusi) 和 *The Formation of al-Andalus*, Parts I and II (edited by Marín and Fierro, respectively)。英語的標準參考書包括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an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的第四冊。很多第一手資料都已經英譯，包括 al-Maqqarid 的 *Nafh al-Tib* 的文摘（edited by Pascual de Gayangos as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安達魯斯史的兩位西班牙史學界泰斗是 Maribel Fierro 和 Mercedes arcía-Arenalt，他們的作品分別涵蓋及至阿爾摩哈王朝的時期和及至驅逐「莫里斯科人」的時期。Manuela Marine 有大量研究宗教性文化和兩性的著作。荷蘭的 Gerard Wiegers 也對「莫里斯科人」的文化有很多研究（通常是與 García-Arenal 合著）。María Jesús Viguera Molíns 是中間時期（特別是「泰法」諸王國）的權威，而 Rachid El Hour 是「阿爾摩拉維西班牙」（Almoravid Spain）的重要專家。EduardoManzano Moreno 和 Alejandro García Sanjuán 兩人都很多產，主要是研究前奈斯爾時期（pre-Nasrid era）。法國歷史學家 Rachel Arié 寫出了奈斯爾王朝的經典性作品，這個時期曾經得到 Francisco Vidal Castro 的重要重新詮釋。Christophe Picard 是「穆斯林葡萄牙」和哈里發國的海洋世界的權威。Pierre Guichard（「安達魯斯東部」的專家）首創用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研究「伊斯蘭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學者 Roser Salicrú i Lluch 是貿易和外交關係的重要專家（特別是從亞拉岡聯合王國角度所見的貿易和外交關係）。大部分以上提到的學者都發表過至少一些英

文著作。西班牙史的標準參考書仍然是第二版的 *Historia de España de Menéndez Pidal*。

有太多太多歷史學者，曾經改變我們對「伊斯蘭西班牙」歷史的了解，所以上述的列舉無可避免只是局部性的，一定會排除了很多知名或還不知名的學者。他們的貢獻雖然未被表揚，但對我寫的這部安達魯斯和西班牙穆斯林的新歷史，仍是不可或缺。基於此，我以下只會列出上述學者的代表性作品和本書直接引用的著作。直接引文有必要時會加以翻譯，有時會稍作調整。

Acosta Montoro, José. *Aben Humeya, rey de los Moriscos*. Almería: Instituto de Estudios Almerienses, 1998.

al-Qalqashandi, Aḥmad ibn 'Ali. *Subh al-A'sha.* Cairo: al-Mu'assasah al-Miṣriyah, 1963.

Arié, Rachel. *El reino naṣrí de Granada, 1232-1492*. Madrid: MAPFRE, 1992.

Barton, Simon. *Conquerors, Brides, and Concubines: Interfaith Relations and Social Power in Medieval Iber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Bennison, Amira K. "Liminal States: Morocco and the Iberian Frontier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6 (2001): 11-28.

——. *The Almoravid and Almohad Empir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Boloix Gallardo, Bárbara. "Mujer y poder en el reino nazarí de Granada: La sultana Fāṭima bint al-Aḥmar, la perla central del collar de la dinastía (siglo XIV)." *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46 (2016): 269-300.

Brann, Ross. "Andalusi 'Exceptionalism.'" In *A Sea of Languages: Rethinking the Arabic Role in Medieval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Suzanne

Conklin Akbari and Karla Mallette, 128-129.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Brault, Gerard Joseph. *The Song of Roland: An Analytical E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rea, L. Charlo, Juan A. Estévez Sola, and Rocio Carande Herrero. *Crónicas hispanas del siglo XIII*. Turnhout: Brepols, 2010.

Catlos, Brian A. *Infidel Kings and Unholy Warriors: Faith, Power and Violence in the Age of Crusade and Jih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4.

——. *Muslims of Medieval Latin Christendom, ca. 1050-16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The Victors and the Vanquishe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of Catalonia and Aragon, 1050-1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2 vols. Madrid: Alhambra, 1983.

Cohen, Gerson D.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 Translation and Notes of the Book of Tradition: (Sefer Ha-Qabbala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Constable, Olivia Remi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Dunlop, D. M. "A Christian Mission to Muslim Spai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l-Andalus* 17 (1952): 259-310.

Ebied, Rifaat Y., and M. J. L. Young. "Abu 'L-Baqa' al-Rundi and His Elegy on Muslim Spain." *Muslim World* 66 (1976): 29-34.

El Allaoui, Hicham. "Les échanges diplomatiques entre Islam et monde latin." *Oriente moderno* New Series 88, (2008): 249-270.

Fierro Bello, María Isabel (Maribel). *'Abd al-Rahman III: The First Cordoban Caliph*. Oxford: Oneworld, 2005.

——. *The Almohad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Islamic West During the Twelfth-Thirteenth Centuries*. Farnham, UK: Ashgate, 2012.

——. *The Western Islamic World: Elev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erro Bello, María Isabel, and Julio Samso, eds. *The Formation of al-Andalus, Part 2: Language, Religion, Culture and the Sciences*. Aldershot, UK: Ashgate, 1998.

Fletcher, Richard A. *The Quest for El Cid*. New York: Knopf, 1990.

Foster, David William, Daniel Altamiranda, and Carmen de Urioste, eds. *Spanish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New York: Garland, 2001.

Franzen, Cola. *Poems of Arab Andalusia*.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89.

García-Arenal, Mercedes. *Almohad Revolution and the Mahdi Ibn Tumart*. London: Routledge, 2010.

——. *Los Moriscos*.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96.

García-Arenal, Mercedes, and Fernando Rodríguez Mediano. *The Orient in Spain: Converted Muslims, the Forged Lead Books of Granada, and the Rise of Orientalism*. Leiden: Brill, 2013.

García-Arenal, Mercedes, and Gerard Albert Wiegers, eds. *The Expulsion of the Moriscos from Spain: A Mediterranean Diaspora*. Leiden: Brill, 2014.

García Gómez, Emilio. *Cinco poetas musulmanes: Biografías y estudios*. Madrid: Espasa-Calpe, 1959.

García Sanjuán, Alejandro. *Coexistencia y conflictos: Minorías religiosas en la Península Ibérica durante la Edad Media*.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2015.

——. "Rejecting al-Andalus, Exalting the Reconquista: Historic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pain." *Journal of*

Medieval Iberian Studies (2016): 1-19.

Gayangos, Pascual de, trans.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2002.

Glick, Thomas F. *From Muslim Fortress to Christian Castl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edieval Sp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Guichard, Pierre. *Al-Andalus, 711-1492: Une histoire de l'Espagne musulmane.* 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s, 2001.

——.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he Reconquest: The Splendour and Fragility of Al-Andalus*. Granada, Spain: Fundación El Legado Andalusí, 2006.

Harvey, L. P. *Islamic Spain, 1250 to 15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Historia de España de Menéndez Pidal. 42 vols. Madrid: Espasa Calpe, 1975-2005.

Hourani, George F.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Secular Sciences in Andalusia." *Studia Islamica* 32 (1970): 143-156.

Huíci Miranda, Ambrosio. *Al-bayan al-Mugrib*. 2 vols. Tetuan: 1953.

Ibn-al-Qutiya, Muḥammad. *Tarīkh iftitah al-Andalus*. Cairo: Dar al-Kitab al-Misri, 1982.

Ibn Khaldu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3 vols.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

Ibn Sa'id. *Al-Mughrib fi hula al-Maghrib*. 2 vols. Cairo: Dar al-Ma'arif, 1953.

Irwin, Robert, ed.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4, *Islamic Cultures and Societi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mes, David. *A History of Early al-Andalus: The Akhbār Majmū'a*.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Early Islamic Spain: The History of Ibn Al-Qūṭīy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Jayyusi, Salma Khadra, and Manuela Marín, eds. *The Legacy of Muslim Spain*. Leiden: Brill, 1992.

Kassis, Hanna E. "Muslim Revival in Spain in the Fifth/Eleventh Century: Causes and Ramifications." *Der Islam* 67 (1990): 78-110.

Kennedy, Hugh. *Muslim Spain and Portugal: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l-Andalus*. New York: Longman, 1996.

López y López, Ángel Custodio. "El conde de los Cristianos Rabī' Ben Teodulfo, exactor y jefe de la guardia palatina del emir al-Ḥakam I." *Al-Andalus Magreb* 7 (1999): 169-184.

Mann, Vivian B., Thomas F. Glick, and Jerrilynn Denise Dodds. *Convivencia: Jews,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Medieval Spain*. New York: Jewish Museum, 1992.

Manzano Moreno, Eduardo. *Conquistadores, emires y califas: Los Omeyas y la formación de al-Andalus*. Barcelona: Crítica, 2006.

Margoliouth, D. S., ed. *The Irshad al-arib ilā ma'rifat al-adib*. 2 vols. Leiden: Brill, 1909.

Marín, Manuela, ed. *The Formation of al-Andalus, Part 1: History and Society*. Aldershot, UK: Ashgate, 1998.

——. *Mujeres en al-Ándalus*.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2000.

Masarwah, Nader, and Abdallah Tarabieh. "Longing for Granada in Medieval Arabic and Hebrew Poetry." *Al-Masaq* 26 (2014): 299-318.

Münzer, Hieronymus. *Viaje por España y Portugal, 1494-1495*. Translated by Julio López Toro. Madrid: Almenara, 1951.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2005.

Nickson, Tom. "'Sovereignty Belongs to God': Text, Ornament and Magic in Islamic and Christian Seville." *Art History* 38 (2015): 838-861.

Noble, Thomas F. X.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Lives by Einhard, Notker, Ermoldus, Thegan, and the Astronom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Núñez Muley, Francisco. *A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Audiencia and Chancery Court of the City and Kingdom of Granad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ncent Barlett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erceval Verde, José María. "Asco y asquerosidad del morisco según los apologistas Cristianos del Siglo de Oro." *La Torre* 4 (1990): 21-47.

Pérez de Úrbel, Justo. *Historia Silense.*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59.

Picard, Christophe. *Le Portugal musulman, VIIIe-XIIIe siècle: L'Occident d'al-Andalus sous domination islamique siliqua.*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0.

——. *Sea of the Caliphs: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8.

Robinson, Cynthia. *Medieval Andalusian Courtly Culture in the Mediterranean: Hadith Bayad wa-Riyadh.*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afran, Janina M. *The Second Umayyad Caliphate: The Articulation of Caliphal Legitimacy in Al-Andalu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alicrú i Lluch, Roser. "Crossing Boundaries in Lat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Iberia: Historical Glimpses of Christian-Islamic Intercultural.

Dialo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o-Mediterranean Studies* 1 (2008): 33-51.

——. "The Catalano-Aragonese Commercial Presence in the Sultanate of Granada During the Reign of Alfonso the Magnanimous."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7 (2001): 289-312.

Seco de Lucena Paredes, Luis, and Aḥmad ibn 'Alī Qalqashandī. "Un tradado árabe del siglo XV sobre España extraido del 'Subh Al-a'sá' de al Qalqasandí por Luis Seco de Lucena Paredes." *Boletín de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4 (1942): 87-161.

Smith, Colin. *Christians and Moors in Spain*. 3 vols. Warminster, UK: Aris & Phillips, 1988.

Sobh, Mahmud. "'Abd al-Raḥmān I, el Inmigrado." *Revista del Instituto Egipcio de Estudios Islámicos* 38 (2010): 31-46.

Soyer, François. "'It Is Not Possible to Be Both a Jew and a Christian': Converso Religious Identity and the Inquisitorial Trial of Custodio Nunes (1604-5)."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26 (2011): 81-97.

Szpiech, Ryan. "Granada." In *Europe: A Literary History, 1348-1418*, edited by David Wallace, 2: 154-16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Tibi, Amin T. *The Tibyān: Memoirs of 'Abd Allāh B. Buluggīn, Last Zīrid Amīr of Granada*. Leiden: Brill, 1986.

Vallvé Bermejo, Joaquín. "Abd ar-Rahmān II, emir de al-Andalus: Datos para una biografía."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188 (1991): 209-250.

——. "La primera década del reinado de al-Ḥakam I (796-806), según el Muqtabis de Ben Ḥayyān." *Anaquel de Estudios Árabes* 12 (2001): 769-78.

Verlinden, Charles. "Les Radaniya et Verdun à propos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Slaves vers l'Espagne musulmane aux 9e et 10e siècles." In *Estudios en homenaje a Don Claudio Sanchez Albornoz en sus 90 años*, edited by María del Carmen et al., 105-132. Buenos Aires: Instituto de historia de España, 1983.

Vidal Castro, Francisco. "Historia politica, en el reino Nazaríde Granada (1232-1492)." In *Historia de España Menéndez Pidal: Política, instituciones, espacio y economía*, edited by María Jesús Viguera Molíns, 3: 47-208. Madrid: Espasa-Calpe, 2000.

Viguera Molíns, María Jesús. *Los reinos de taifas y las invasions magrebíes: al-Andalus del XI al XIII*. Madrid: Mapfre, 1992.

——. "La Taifa de Toledo." In *Entre el califato y la taifa: Mil años del Cristo de la Luz*. Toledo: Asociación de Amigos del Toledo Islámico, 2000.

Wasserstein, Davi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ty-King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slamic Spain 1002-108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Wiegers, Gerard Albert. *Islamic Literature in Spanish and Aljamiado: Yça of Segovia (fl. 1450), His Antecedents and Successors*. Leiden: Brill, 1994.

Wilson, Katharina M.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A Florilegium of Her Works*. Woodbridge, UK: D. S. Brewer, 1998.

Wolf, Kenneth Baxter.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索引

人物

三～五畫

凡那加斯　Egas Venegas　390, 414, 424
厄拉卡　Urraca　215, 254, 255, 260
厄德公爵　Duke Odo　49, 62
巴哈・道萊　Baha' al-Dawla　335, 336
巴耶濟德二世　Bayezid II　420
巴迪斯　Badis　242-245, 312
巴爾賈・伊本・比什爾　Balj ibn Bishr　69
巴德爾　Badr al-Siqlabi　63, 74, 84, 160, 174
扎維・伊本・齊里　Zawi ibn Ziri　227
比約恩　Björn Ironsides　107
比特羅吉　al-Bitruji　318
以利亞撒　Eleazar of Zaragoza　135, 136, 177
以撒　Isaac　127, 128, 132, 133
以撒・本・巴魯克・阿爾巴利亞　Isaac ben Baruch Albalia　244
以撒・阿布拉瓦內爾　Isaac Abravanel　412
以諾　Hanokh　194
加尼隆　Ganelon　99
加西亞・伊尼格斯　Garsea Enneconis　103, 108, 152
加西亞・拉米雷斯　García Ramírez　296
加西亞・桑切斯　García Sanchéz　181, 182
加西亞・桑切斯三世　García Sanchéz III　249
加西亞（斐迪南一世之子）　García　254, 255
加西亞・費爾南德斯伯爵　Count García Fernández　211, 216, 218, 219
加西亞・奧爾多涅斯　García Ordoñez　246
卡布拉伯爵　count of Cabra　408
卡西烏斯　Cassius　103
卡洛斯三世　Carlos III　374
卡海娜　Kahina　41
卡特巴　Qa'it Bey　414
卡爾多納的桑喬　Sancho of Cardona　432
卡蘭姆　Qalam　122
史考特　Michael Scot　321
尼古拉　Nicholas　179
左德哈爾・哈卡米　Jawdhar al-Hakami　205
布列塔尼伯爵　count of Brittany　99
布阿卜迪勒　Boabdil　25, 26, 409, 412-416, 466

布魯金（格拉納達國王巴迪斯之子） Buluqqin 244
布魯金・伊本・齊里 Bulughghin ibn Ziri 203, 227
弗洛琳達 Florinda 52, 53
弗頓 Fortun 104
弗頓・加爾塞斯 Fortún Garcés 160
弗魯埃拉（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國王） Fruela 76
弗魯埃拉（阿方索三世之子） Fruela 153
札仁・伊本・馬丹尼什 Zayyan ibn Mardanish 330, 331
札爾・莉雅德 Zahr al-Riyadh 392, 393, 465, 467
瓦慕巴 Wamba 54

六畫
伊古提爾・伊本・吝哈客 Yequtiel ibn Ishaq 263
伊尼戈・羅培茲・德・門多薩 Iñigo López de Mendoza 417
伊尼哥・伊尼格斯 Eneko Enneconis 149
伊尼哥・阿里斯塔 Eneko Arista 103, 104, 108
伊本・巴什庫華爾 Ibn Bashkuwal 314
伊本・巴薩爾 Ibn Bassal 240
伊本・卡法加 Ibn Khafaja 313
伊本・卡蒂馬 Ibn Khatima 398
伊本・札伊頓 Ibn Zaydun 236, 238
伊本・西那 Ibn Sina 320
伊本・沙米爾（詩人） Ibn al-Shamir 91
伊本・沙米爾（貴族、占星家） Ibn al-Shamir 120
伊本・沙特納什 Ibn Shatnash 194
伊本・阿卜德・賴比 Ibn ‘Abd Rabbih 185
伊本・阿巴登 Ibn ‘Abdun 257
伊本・阿巴爾 Ibn al-Abbar 339
伊本・阿比・哈利德 Ibn Abi Khalid 341
伊本・阿布・拉比赫 Ibn ‘Abd Rabbih 125
伊本・哈塔卜 Ibn Hattab 335
伊本・哈蒂姆 Ibn al-Hatim 255, 256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 Ibn Khurradadhbih 108
伊本・海提布（歷史學家） Ibn al-Khatib 372
伊本・海提布（外號利桑丁Lisan al-Din） 375, 376, 380, 384, 388, 390, 464
伊本・華菲德 Ibn Wafid 240
伊本・達拉伊・卡斯達里 Ibn Darraj al-Qastali 190
伊本・達烏德 Ibn Daud 194, 314
伊本・圖費勒 Ibn Tufayl 286, 306, 318
伊本・魯世德 Ibn Rushd 286, 288, 306, 307, 318, 319, 321, 322
伊本・魯洋 Ibn Luyun 399
伊亞德・伊本・穆薩 ‘Iyad ibn Musa 257, 286
伊格納西奧・德拉斯・卡薩斯 Ignacio de las Casas 430

伊馬德・道萊 'Imad al-Dawla 275, 276, 323
伊馬德丁・贊吉 'Imad al-Din Zengi 296
伊基卡 Egica 55
（葡萄牙的）伊莎貝拉（胡安的第二任妻子） Isabel of Portugal 403
伊莎貝拉（卡斯提亞女王） Isabel 25, 26, 379, 388, 403, 404, 408, 409, 411, 414, 415, 417, 420, 421
伊莎貝拉・德・索利斯 Isabel de Solís 407, 417, 466
伊斯邁爾（薩法爾） Isma'il (al-Zafir) 249, 263
伊斯邁爾・伊本・納格里拉 Isma'il ibn Naghrella 242, 312, 315
伊斯邁爾・伊本・蒂勒農 Isma'il ibn Dhi 'l-Nun 247
伊蒂穆德・魯邁基伊亞 I'timad al-Rumaykiyya 238
伊德里斯二世 Idris II 91
伊薩姆・考拉尼 'Issam al-Khawlani 110
吐爾圖釋 al-Turtushi 131, 281, 298
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 Soter 185
托達 Toda 181, 182, 261
朱利安伯爵 Count Julian 52, 60
米拿現・伊本・薩魯克 Menahem ibn Saruq 194
米格爾・德・盧納 Miguel de Luna 423-425, 435
老亞伯拉罕 Abraham Senior 412
艾什拉夫 al-Ashraf 414
艾因哈德 Einhard 101
艾哈邁德・伊本・卡希 Ahmad ibn Qasi 290
艾哈邁德・伊本・法里斯 Ahmad ibn Faris 187
艾哈邁德・伊本・阿卜杜斯 Ahmad ibn 'Abdus 236
艾哈邁德・伊本・阿姆盧斯 'Ahmad ibn 'Amrus 209, 210
艾哈邁德・拉濟 Ahmad al-Razi 190
艾莎阿・伊本・艾哈邁德 'Aisha ibn Ahmad 192
艾斯瑪 'Asma 204, 212
艾爾貝爾梅霍 El Bermejo 392
艾僑倫 Egilón 61
西斯南多・大衛德斯 Sisnando Davidez 250

七畫

亨利一世 Henry I 269
伯納德 Bernard of Sahagún 259, 260
伯爾納鐸 Bernard of Clairvaux 293, 296
但丁 Dante 322
克里斯賓 Robert Crispin 275
利烏特普蘭德 Liutprand 195
助赫魯弗 Zukhruf 87
努涅斯・穆利 Francisco Núñez Muley 431, 436
努諾・岡薩雷斯・德・拉臘 Nuño González de Lara 360, 367

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VII 168, 179
希內斯・貝瑞斯・德・伊塔 Ginés Pérez de Hita 390
希沙姆一世 Hisham I 63, 83
希沙姆（二世） Hisham 85, 86, 87, 89, 118, 177, 199, 200, 204-209, 211, 213, 215, 221-224, 227, 235, 263
希拉爾 Hilal 301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187
希斯內羅斯 Francisco Jiménez Cisneros 418, 420, 428
李奧三世 Leo III 102
杜里・伊本・哈克木・薩吉爾 Durri ibn al-Hakam al-Saghir 170
杜爾西特 Dulcitius 132
沙希卜・伊本・阿巴德 Sahib ibn 'Abbad 185
沙迪亞・岡 Sa'adya Gaon 194
沙連姆 Salim 355
狄奧底米爾 Theodimir 60, 61, 67
狄奧德米爾 Theodemir 147
貝南黑利 Cide Hamete Benengeli 435
貝倫加莉亞 Berengaria 335
貝倫格爾・拉蒙一世 Berengeur Ramon I 262
貝倫格爾・拉蒙二世 Berenguer Ramon II 240, 272, 273
貝特朗・杜・蓋克蘭 Bertrand de Guesclin 379
貝爾特拉納哈 La Beltraneja 403
貝爾特蘭・德・拉・庫瓦 Beltrán de la Cueva 403
貝爾穆多 Bermudo 152
貝爾穆多二世 Bermudo II 215, 216
辛達斯文特 Chindasuinth 53, 54
辛達瑞德 Sindered of Toledo 51
里德溫・班尼加什 Ridwan Bannigash 390, 392, 414, 424, 465, 474

八畫

亞伯拉罕・伊本・以斯拉 Abraham ben Meir ibn Ezra 269, 303
亞伯拉罕・伊本・達烏德 Abraham ibn Daud 314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268, 269, 306, 314, 318, 321, 322
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78, 190, 384
佩拉糾 Pelagius 169
佩拉約 Pelagius 67, 68, 86, 148
佩德羅 Pedro 370
佩德羅・法哈爾多 Pedro Fajardo 396
佩德羅・費爾南德茲・德・卡斯特羅 Pedro Fernandez de Castro 302, 308
佩德羅・德・格拉納達・凡那加斯 Pedro de Granada Venegas 414
佩德羅一世 Pedro I 375-379, 382, 384, 397

佩德羅尼拉 Petronila 291
「天主教徒」佩雷 Pere the Catholic 331
「禮貌的」佩雷 Pere the Ceremonious 351, 377, 378
「偉大者」佩雷 Pere the Great 342, 356, 357
屈密斯・伊本・安屯楊 Qumis ibn Antunyan 134
帕菲特 Perfectus 127, 129
所羅門・伊本・蓋比魯勒 Solomon ibn Gabirol 268, 314
拉比・伊本・特道夫 Rabi' ibn Teodolfo 90
拉米羅・加爾塞斯 Ramiro Garcés 211
拉米羅一世 Ramiro I 106, 150, 181, 265
拉米羅二世 Ramiro II 291
拉米羅三世 Ramiro III 218
拉蒙 Ramon 105
拉蒙・貝倫格爾四世 Ramon Berenguer IV 291, 294, 297, 301
拉赫曼・伊本・穆阿維葉 'Abd al-Rahman ibn Mu'awiya 63, 70
「偉大者」於斯 Hugh the Great 270
於格 Hugh 196
易卜拉欣・伊本・扎爾扎爾 Ibrahim ibn Zarzar 384
易卜拉欣・伊本・毛勒 Ibrahim ibn al-Mawl 392
易卜拉欣・伊本・伍麥亞 Ibrahim ibn Umayya 418, 436, 437
易卜拉欣・伊本・優素福 Ibrahim ibn Yusuf 295
易卜拉欣・伊本・薩伊德・薩赫利 Ibrahim ibn Sa'id al-Sahli 253
法伊克・尼扎米 Fa'iq al-Nizami 200, 205, 206, 214
法拉傑 al-Faraj 273, 274
法蒂瑪・賓特・阿赫馬爾 Fatima bint al-Ahmar 359, 369
法蒂瑪・賓特・葉海亞・麥格哈米 Fatima bint Yahya al-Maghami 192
法嵐茲 Álvar Fáñez 260, 275
法蘭西斯科・德・巴洛爾 Francisco de Valor 437
波菲利 Porphyry 322
「可敬者」彼得 Peter the Venerable 321
肯皮斯 Thomas à Kempis 442
阿方索・恩里克斯 Afonso Henriquez 294, 301, 302
（阿斯圖里亞斯）阿方索一世 Alfonso I 86, 148
（亞拉岡）阿方索一世 Alfonso I 270, 276, 287, 288, 291, 294, 297, 323, 411
阿方索七世 Alfonso VII 276, 290-291, 294, 296-297, 301
（阿斯圖里亞斯）阿方索二世 Alfonso II 149-151
（葡萄牙）阿方索二世 Alfonso II 302, 310
阿方索八世 Alfonso VIII 301, 309
阿方索十一世 Alfonso XI 370-371, 377
阿方索三世 Alfonso III 133, 135, 138, 141, 143-144,

150-154, 160
阿方索六世 Alfonso VI 240, 246, 248, 251, 254, 257, 270, 272-274, 277, 280, 282
阿方斯（亞拉岡聯合王國創建者） Alfons 291
「自由的」阿方斯 Alfons the Liberal 357
「寬宏的」阿方斯 Alfons the Magnanimous 403
阿布・巴克爾・伊本・阿拉比 Abu Bakr ibn al-'Arabi 286
阿布・巴克爾・伊本・哈迪迪 Abu Bakr ibn al-Hadidi 249
阿布・巴克爾・伊本・庫提亞 Abu Bakr ibn al-Qutiyya 191
阿布・巴克爾・伊本・蘇爾 Abu Bakr ibn Zuhr 319
阿布・巴克爾・吐爾圖釋 Abu Bakr al-Turtushi 281
阿布・巴克爾・里庫提 Abu Bakr al-Riquti 349
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伊本・圖費勒 Abu Bakr Muhammad ibn Tufayl 306
阿布・扎卡里亞・葉海亞 Abu Zakariyya Yahya 308
阿布・加法爾・阿布杜拉 Abu Jafar 'Abd Allah 73
阿布・卡西姆・伊本・班尼加什 Abu 'l-Qasim ibn Bannigash 408, 415, 466
阿布・卡西姆・哈勒夫・宰赫拉崴 Abu 'l-Qasim Khalaf al-Zahrawi 188-189
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 Abu 'l-Qasim Muhammad ibn 'Abbad 227
阿布・札伊德 Abu Zayd 329-331, 334, 340
阿布・瓦利德・蘇萊曼・伊本・巴基 Abu'l-Walid Sulayman ibn Baji 269
阿布・努艾牧・里德溫 Abu Nu'aym Ridwan 372, 387, 464
阿布・沙立姆・伊本・納賈爾 Abu Salim ibn Najjar 409
阿布・奈斯爾・曼蘇爾 Abu 'l-Nasr al-Mansur 123
阿布・法塔赫 Abu'l-Fatah 118-119, 282
阿布・法塔赫・奈斯爾 Abu 'l-Fath Nasr 118
阿布・法德爾・伊本・哈斯代 Abu Fadl ibn Hasday 269
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 Abu 'Abd Allah Muhammad 408
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優素福・伊本・奈斯爾・伊本・阿赫馬爾 Abu 'Abd Allah Muhammad ibn Yusuf ibn Nasr ibn al-Ahmar 359
阿布・阿布杜拉 Abu 'Abd Allah 359, 368, 408
阿布・阿里・歐麥爾 Abu 'Ali 'Umar 371
阿布・阿拉・蘇爾 Abu'l-'Ala' Zuhr 318
阿布・咨哈客 Abu Ishaq of Elvira 244, 312
阿布・咨哈客・易卜拉欣 Abu Ishaq Ibrahim 353
阿布・哈茨客・沙提比 Abu Ishaq al-Shatibi 387-388

阿布・哈桑・阿里（馬林王朝埃米爾） Abu 'l-Hasan 'Ali 374
阿布・哈桑・阿里（納斯爾王朝蘇丹） Abu 'l-Hasan 'Ali 400-401, 408, 466
阿布・哈桑・阿里・伊本・納菲 Abu 'l-Hasan 'Ali ibn Nafi 122
阿布・哈桑・猶大・哈李維 Abu 'l-Hasan Judah ha-Levi 269
阿布・哈彌德・安薩里 Abu Hamid al-Ghazali 281
阿布・哈彌德・哈納提 Abu Hamid al-Gharnati 314
阿布・馬爾萬・伊本・蘇爾 Abu Marwan ibn Zuhr 318-319
阿布・雅庫布・優素福 Abu Ya'qub Yusuf 301, 304-307, 316, 318-319
阿布・塔比特 Abu Tabit 371-372
阿布・葉海亞・穆罕默德・蒂馬里 Abu Yahya Muhammad al-Tinmalli 329
阿布・賈法爾・伊本・哈姆丁 Abu Ja'far ibn Hamdin 290
阿布・歐麥爾・伊本・達拉伊・卡斯多里 Abu 'Umar ibn Darraj al-Qastalli 217
阿布・穆斯林 Abu Muslim 72
阿布・優素福・雅庫布 Abu Yusuf Ya'qub 301, 303, 305, 307, 353
阿布・薩伊德・法拉傑・伊本・伊斯邁爾 Abu Sa'id Faraj ibn Isma'il 369
阿布・蘇魯爾・穆法里傑 Abu Surur al-Mufarrij 401
阿布杜・伊本・哈比ㄙ 'Abd al-Malik ibn Habib 即阿布杜・拉赫曼・菲赫瑞
阿布杜・伊本・赫勒敦 'Abd al-Rahman ibn Khaldun 328, 383, 384
阿布杜・安拉 'Abd Allah 48, 58
阿布杜・拉赫曼・伊本・馬爾萬 'Abd al-Rahman ibn Marwan 138
阿布杜・拉赫曼・伊本・蒂勒農 'Abd al-Rahman ibn Dhi 'l-Nun 226
阿布杜・拉赫曼・伽菲奇 'Abd al-Rahman al-Ghafqi 49, 62
阿布杜・拉赫曼・菲赫瑞 'Abd al-Rahman al-Fihri 62
阿布杜・拉赫曼・魯瑪希斯 'Abd al-Rahman al-Rumahis 210
阿布杜・拉赫曼二世 'Abd al-Rahman II 91, 95, 103-105, 109-110, 112-117, 119-121, 123, 125, 127, 130, 132-133, 135, 146, 152, 189, 459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 'Abd al-Rahman III 22, 105, 141, 145, 153, 157-162, 164-165, 168-175, 177-178, 181-184,

189-191, 194-195, 197, 199, 202, 207, 221-225, 242, 261, 459-461
阿布杜・拉赫曼五世 'Abd al-Rahman V 225, 461
阿布杜・拉赫曼四世 'Abd al-Rahman IV 224-225, 460
阿布杜・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桑朱爾」） 'Abd al-Rahman ibn Muhammad ibn Abi 'Amir "Shanjul/ Sanchuelo" 222, 223
阿布杜・阿齊茲（穆薩之子） 'Abd al-'Aziz 48, 56-58, 60-61
阿布杜・阿齊茲（伍麥葉宰相桑朱爾之子） 'Abd al-'Aziz 223
阿布杜・哈克・馬林 'Abd al-Haqq al-Marini 361
阿布杜・馬利克・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穆札夫法爾」） 'Abd al-Malik ibn Muhammad ibn Abi 'Amir al-Muzaffar 214-215, 220-223, 252, 460
阿布杜・馬利克（穆薩之子） 'Abd al-Malik 58
阿布杜・馬利克（希沙姆二世之子） 'Abd al-Malik 87
阿布杜・馬利克（泰法小國塞維亞的獨裁者） 'Abd al-Malik 236
阿布杜・馬利克・巴路提 'Abd al-Malik al-Balluti 209
阿布杜・馬利克・伊本・夸坦・菲赫瑞 'Abd al-Malik ibn Qatan al-Fihri 69
阿布杜・馬利克・伊本・哈比卜 'Abd al-Malik ibn Habib 125, 136
阿布杜・馬利克・穆札夫法爾 'Abd al-Malik al-Muzaffar 252
阿布杜・馬蒙 'Abd al-Ma'mun 295, 298-301, 303-304, 314, 329
阿布杜・塔赫曼 'Abd al-Tahman 249
阿布杜・慕敏 'Abd al-Mu'min 480
阿布杜拉・伊本・阿法塔斯 'Abd Allah ibn al-Aftas 226
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薩法赫 'Abd Allah ibn Muhammad al-Saffah 72
阿布杜拉・馬旺尼 'Abd Allah al-Marwani 216
阿布耶里 Aboeli 318
阿本・阿布 Aben Abóo 437
阿伊莎 'Aisha 409-410, 466-467
阿列比・伊本・薩阿德 'Arib ibn Sa'd 188-189
阿伯拉 Peter Abelard 323
阿里 'Ali ibn Abi Talib 38, 39, 71-72
阿里・伊本・阿什奎魯拉 'Ali ibn Ashqilula 353-354
阿里・伊本・哈茲姆 'Ali ibn Hazm 236
阿里・伊本・哈穆德 'Ali ibn Hammud 224, 236, 460-461
阿里・伊本・優素福 'Ali ibn Yusuf 282, 285, 287-288, 295, 466
阿里・多爾杜克斯 Ali Dordux 413

阿里・阿敏 'Ali al-'Amin 392, 465
阿姆盧斯・伊本・優素福 'Amrus ibn Yusuf 86, 88
阿拔斯・伊本・弗納斯 'Abbas ibn al-Firnas 121, 187
阿拔斯・伊本・穆塔利卜 'Abbas ibn al-Muttalib 72
阿芬什・伊本・斐迪南 Alfunsh ibn Fernando 254
阿奎丹的艾莉諾 Eleanor of Aquitaine 323
阿提克・伊本・毛勒 'Atiq ibn al-Mawl 394, 463
「勇敢的」阿隆索・法哈爾多 Alonso Fajardo the Brave 396, 400
阿爾瓦 Paul Alvar 131-133, 135-136
阿爾瓦羅・德・盧納 Álvaro de Luna 394, 403
阿爾達巴斯特 Ardabast 70, 93
阿慕爾・伊本・阿布杜拉 'Amr ibn 'Abd Allah 134
阿慕爾・伊本・阿斯 'Amr ibn al-'As 35
阿爾曼索爾（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的外號） Almanzor 199, 208, 220

九畫

咨哈客・毛斯里 Ishaq al-Mawsili 122
咨哈客・伊本・阿里 Ishaq ibn 'Ali 295, 299
哈伯斯・伊本・馬克桑 Habbus ibn Maksan 242
哈克木（歐麥爾・伊本・哈弗森之子） al-Hakam 140
哈克木（一世） al-Hakam 87-91, 108, 112-113, 117, 119-121, 123, 130, 459
哈克木二世 al-Hakam II 168-177, 183-186, 189-190, 192, 194-195, 197-205, 207, 213, 306, 460
哈克略 Heraclius 36
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 Hashim ibn 'Abd al-Aziz 134, 138, 141-142, 143
哈希姆・伊本・阿布杜・阿齊茲 Hashim ibn 'Abd al-Aziz 134, 138, 141-142, 143
哈里發瓦利德一世 Al-Walid I 37
哈拉尼 al-Harrani 119-120, 122
哈倫・拉希德 Harun al-Rashid 102, 116
哈桑 Hasan 39
哈桑・伊本・卡農 Hasan ibn Qannun 203, 207
哈斯泰恩 Hastein 107
哈彌德・伊本・山馬仁 Hamid ibn Samajun 189
哀綠綺思 Héloïse 323
威廉三世 William VIII 266
娃拉妲 Wallada 236
思維二世 Sylvester II 196
拜赫盧勒・伊本・馬儒克 Bahlul ibn Marzuk 88
查理・馬特 Charles Martel 13, 49
查理大帝 Gharles the Great 76, 87, 99, 149, 474
查理五世 Charles V 422, 444

卡洛斯一世 Carlos I 422
查爾庫拉 al-Zarqullah 240, 253
柳利 Ramon Llull 348, 496
珊姆絲・杜哈 Shams al-Duha 369, 463, 496
（修士）約翰 John of Vandières 182-183
（英王）約翰 John 303
美阿拉斯 Maiolus of Cluny 183
胡安（阿方索十世之子） Juan 370
胡安・德・里貝拉 Juan de Ribera 445
胡安二世 Juan II 393, 397-403
胡安娜 Juana 403, 421-422, 496
胡笙 Husayn 34
胡笙・伊本・阿列夫 al-Husayn ibn al-'Arif 213
胡笙・伊本・葉海亞 Husayn ibn Yahya 86, 100, 103
若阿娜 Joana of Portugal 403, 496
迦利布・納斯拉尼 Ghalib ibn 'Abd al-Rahman al-Siqlabi al-Nasrani 160-161
迪納什・本・拉伯特 Dunash ben Labrat 194
革律翁 Geryon 55

十畫

唐胡安 Don Juan of Austria 437
埃布爾・德・魯西 Ebles de Roucy 275
埃爾南多・德・塔拉韋拉 Hernando de Talavera 417, 430
夏利卜 Ibn Shalib 279
宰娜卜 Zaynab 318
庫勒蘇姆・伊本・伊亞德 Kulthum ibn 'Iyad 69
恩里克・德・特拉斯塔馬拉 Enrique de Trastámara 378
恩里克三世 Enrique III 401
恩里克四世 Enrique IV 400, 403
朗納爾・洛德布羅克 Ragnar Lothbrok 107
格里高利 Gregory the Patrician 36
桑朱爾 Shanjul 215, 222-223, 252, 261, 460
桑桑莎 Sancha 263
桑桑丘 Sancho 282
桑桑喬・拉米利斯 Sancho Ramírez 264, 266, 272
桑桑喬・加西亞 Sancho Garcés of Castile 262
「胖子」桑喬 Sancho "the Fat" 181-182
桑桑喬（海軍將領） Sancho 432
桑桑喬（斐迪南一世之子） Sancho 254-255
桑桑喬一世 Sancho I 160, 181
桑桑喬二世 Sancho II 215, 218
（葡萄牙）桑喬二世 Sancho II 336
「偉大者」桑喬三世 Sancho III 261-263
桑桑喬四世 Sancho II 367, 370
桑桑喬七世 Sancho VII 302, 310

海拉恩 Khayran 224, 462
海倫娜 Helena 180
海梅一世 Jaume I 310, 329, 331, 342, 353-354, 411
烏姆・法特 Umm al-Fath 393, 466-467
烏拜杜拉・伊本・阿布杜拉 'Ubayd Allah ibn 'Abd Allah 90
烏馬亞 Umayya 83, 89
烏爾班二世 Urban II 250, 292-293
烏瑪・阿瑪兒 Umm 'Amr 319
特蕾莎（貝爾穆多二世之女） Teresa 215
特蕾莎（阿方索之女） Teresa 260, 282
納瓦拉的亨利（法王亨利四世） Henri of Navarre 444
茲亞達特・安拉 Ziyadat Allah 109
馬丁・羅培茲 Martín López 397, 496
馬丁一世 Martí I 36, 402
馬丁四世 Martin IV 356
馬利克・伊本・阿納斯 Malik ibn Anas 83, 197, 479
馬基維利 Niccoló Machiavelli 212, 404, 496
馬爾西勒 Marsile 99-100
馬爾萬二世 Marwan II 73
馬赫福茲 Ibn Mahfuz 341
馬赫穆德・伊本・賈巴爾 Mahmud ibn al-Jabbar 151
馬蒙 al-Ma'mun 249, 251-256, 295, 310

十一～十二畫

參孫 Samson 134
康士坦絲 Constance 259-260
教宗克勉五世 Clement V 353
教宗克勉七世 Pope Clement VII 431
教宗亞歷山大二世 Pope Alexander II 265
教宗亞歷山大四世 Pope Alexander IV 412
教宗思道四世 Sixtus IV 412
教宗英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309-310
教宗恩仁三世 Eugenius III 296
教宗格列高利七世 Pope Gregory VII 265
教宗馬丁一世 Martin I 36
曼努埃爾 Don Juan Manuel 349, 369, 372, 496
曼塞沃・德・阿雷瓦洛 Mancebo de Arévalo 438-439
曼蘇爾（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的外號） al-Mansur 189-190, 191, 199, 204, 212-222, 225, 252, 330, 460
笛卡爾 Descartes 306
笛福 Defoe 306
莉姆 Rim 375-376, 464
麥斯萊邁 Maslama 83, 89, 187
麥斯萊邁・邁季里提 Maslama al-Majriti 187
凱薩琳 Catherine of Lancaster 401

博雷利二世伯爵 Count Borrell II 196, 218
喬安二世 JoanII 403-404
喬叟 Chaucer 349, 496喬桑・加西亞 Sancho Garcés 262
黑鳥（八畫阿布・哈桑・阿里・伊本・納菲的外號）Ziryab 122-125, 190
（卡斯提亞）斐迪南（親王） Fernando 401-402
（亞拉岡）斐迪南 Fernando 403
斐迪南一世 Fernando I 247-252, 254, 257, 262, 267, 270, 278
（亞拉岡）斐迪南（二世） Fernando II 25-26, 379, 403-404, 408-415, 418, 420-421
（霍昂）斐迪南二世 Fernando II 302
斐迪南三世 Fernando III 310, 330-331, 335-338, 340-341, 359-360, 383
斐迪南四世 Fernando IV 329, 353-354, 369-370, 375
斐迪南五世 Fernando V 367
斐迪南・德・安特克拉 Fernando de Antequera 394, 397
斯佩爾恩狄奧 Speraindeo 131
普埃・德・蒙宗 Puey de Monzón 439
湯瑪斯・阿奎那 天使博士Thomas Aquinas 322
腓力二世 Felipe II 425, 434, 437, 445, 496
腓力三世 Felipe III 435, 445-446, 496
「美男子」腓力 Philip the Fair 422
費健爾 Fajr 120
費雷爾 Vicent Ferrer 356, 396
費爾南・岡薩雷斯 Fernán González 181, 207
費爾南多・羅德里奎・德・卡斯特羅 Fernando Rodriguez de Castro 302

十三～十四畫

「虔誠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102, 134, 137
塔里克・伊本・齊亞德 Tariq ibn Ziyad 13, 23, 37, 48, 446
塔舒芬 Tashufin 278-285, 287-288, 295
塔魯布 Tarub 119, 121
塞萬特斯 Servandus 133-134
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435, 449
奧卡巴・伊本・納菲 'Uqba ibn Nafi' 36, 62
奧多尼奧一世 Ordoño I 137, 150
奧托一世 Otto I 162, 182
奧托三世 Otto III 196
奧妮哥 Oneka 103
瑞撒蒙德 Reccemund 183-184, 189, 195
拉比・伊本・齊亞德 Rabi' ibn Ziyad 183
聖卡西爾達 Saint Casilda of Briviesca 259
聖司提反 Saint Stephen 423, 496

聖彼得 Saint Peter of Sopretán 259
聖喬治 Saint George 250
聖雅各 Saint James 29, 146-148, 150, 153, 218, 250, 293, 362
聖德蘭 Saint Teresa de Ávila 440
葉海亞（蒙迪爾・伊本・葉海亞之子） Yahya 262
葉海亞・伊本・伊斯邁爾 Yahya ibn Isma'il 253, 256
葉海亞・伊本・哈克木・加扎勒 Yahya ibn al-Hakam al-Ghazal 108
葉海亞・伊本・葉海亞・利提 Yahya ibn Yahya al-Layti 113
葉海亞・伊本・蓋尼亞 Yahya ibn Ghaniya 290-291
葉海亞・伊本・歐麥爾・伊本・拉胡 Yahya ibn 'Umar ibn Rahhu 371-372, 375, 496
葉海亞・伊本・穆達爾 Yahya ibn Mudar 89
葉海亞・納賈爾 Yahya al-Najjar 413, 414, 416
葛埡特 Gerbert of Aurillac 196, 321
賈法爾・西喬勒比 Ja'far al-Siqlabi 174-175
賈法爾・穆沙非 Ja'far al-Mushaf 175, 199
賈哈夫 Ibn Jahhaf 273-274
賈約兒 Jayal 222
賈赫瓦爾・伊本・賈赫瓦爾 Jahwar ibn Jahwar 227, 236
雷卡雷德 Reccared 54, 65
雷開蒂 Leocritia 132-133
圖希比 'Abd al-Rahman al-Tujibi 216, 477
爾撒 Isa 218
爾撒・伊本・卡塔 'Isa ibn al-Qatta' 222
瑪莉亞・德・莫利納 Maria de Molina 370, 496
維雅德 Wiyad 222
維察 Wittiza 55, 60, 70, 93
蒙弗雷多 Monfredo de Monte Imperiali 322
蒙迪爾 al-Mundhir 83
蒙迪爾・伊本・穆罕默德 al-Mundhir ibn Muhammad 138, 141-143, 151, 459
蒙迪爾・伊本・葉海亞（「上鎖」國王） al-Mundhir 226, 262
蒙迪爾二世 Mundhir II in 262-263
蒙迪爾（萊里達國王） Mundhir 270, 272
蒙邁尼德 Moses Maimonides 303, 318
蓋倫 Galen, 187, 320
賓納喜 al-Bunnahi 384, 388
赫丘力士 Hercules 503
赫羅斯威塔 Hrotsvit of Gandersheim 169
辣什 Rashi 269
齊里・伊本・阿提亞 Ziri ibn 'Atiyya 214

十五～十六畫

慕薩娜 Muzna 158
摩西・本・以斯拉 Moses ben Ezra 312
摩西・本・以諾 Mose ben Hanokh 194
摩西・塞法迪 Moses Sephardi 269
彼得勒斯・阿方西 Petrus Alfonsi 269
摩西・達里 Moshe al-Darri 318
摩拉・德・烏碧達 Mora de Úbeda 440
撒母耳・哈李維 Samuel ha-Levi 383
歐內卡 Onneca 152, 158, 181
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390, 416-417
歐麥爾・伊本・哈弗森 'Umar ibn Hafsun 140
歐斯曼・伊本・阿比・烏拉 'Uthman ibn Abi 'l-'Ula 369-371, 496
歐瑪爾・伊本・哈塔卜 'Umar ibn al—Khattab 38
熱拉爾多 Geraldo Sem Pavor 302
魯馬希斯 al-Rumahis 195
盧卜 Lubb 104
盧卜・伊本・穆罕默德 Lubb ibn Muhammad 104
盧卡斯 Lucas de Tuy 220
穆吉拉 al-Mughira 191, 205-206
穆罕默德・卡塔里 Muhammad al-Kattani 190
穆罕默德・伊本・巴哲 Muhammad ibn Bajja 268, 286
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 Muhammad ibn Qasim 89
穆罕默德・伊本・朱貝爾 Muhammad ibn Jubayr 314
穆罕默德・伊本・希沙姆 Muhammad ibn Hisham 223
穆罕默德・伊本・拉巴納 Muhammad ibn al-Labbana 241
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 Muhammad ibn 'Abbad 227, 234
穆罕默德・伊本・阿比・薩伊德 Muhammad ibn Abi Sa'id 371, 496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爾 Muhammad ibn Abi 'Amir 177, 198-199, 200, 460, 473
穆罕默德・伊本・阿馬爾 Muhammad ibn 'Ammar 239
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馬爾 Muhammad ibn al-Ahmar 330
穆罕默德・伊本・哈吉 Muhammad ibn al-Hajj 369, 463, 496
穆罕默德・伊本・哈姆迪斯 Muhammad ibn Hamdis 241
穆罕默德・伊本・胡德 Muhammad ibn Hud 226, 329
穆罕默德・伊本・胡德・穆塔瓦基勒 Muhammad ibn Hud al-Mutawakkil 329
穆罕默德・伊本・迦利布 Muhammad ibn Ghalib 314

穆罕默德・伊本・桑拉克 Muhammad ibn Zamrak 376, 464
穆罕默德・伊本・馬丹尼什 Muhammad ibn Mardanish 295, 300
穆罕默德・伊本・馬汝吉 Muhammad ibn al-Mahruq 371, 464
穆罕默德・伊本・圖馬特 Muhammad ibn Tumart 298
穆罕默德・伊本・魯世德 Muhammad ibn Rushd 288, 306
穆罕默德・伊本・盧卜 Muhammad ibn Lubb 104
穆罕默德・伊本・穆薩・花拉子米 Muhammad ibn Musa al-Khawarzmi 187
穆罕默德・伊本・薩德 Muhammad ibn Sa'd 408, 410, 412
穆罕默德・拉希德 Muhammad al-Rashid 236
穆罕默德 Muhammad Ibn Abd Allah Ibn Abd al-Muttalib Ibn Hashim 26, 35-38, 71-72, 81, 83
（伍麥亞）穆罕默德一世 Muhammad I 104, 106-107, 110, 112, 115, 133-138, 141-143, 150, 152, 459
（格拉納達）穆罕默德一世 Muhammad I 354, 359, 362, 369, 381, 385-386
穆罕默德二世 Muhammad II 359, 361, 366-369, 381, 385, 391, 397, 460, 463
穆罕默德三世 Muhammad III 225, 236, 367-368, 369, 461, 463
穆罕默德四世 Muhammad IV 370-372, 464
穆罕默德五世 Muhammad V 372-373, 375-385, 387, 389-390, 397, 464, 467
穆罕默德六世 Muhammad VI 376-378, 392, 464, 467
穆罕默德八世 Muhammad V III 392-393, 465
穆罕默德九世 Muhammad IX 392-393, 397, 400, 409, 465, 467
穆罕默德十世 Muhammad X 390, 400, 465-466
穆阿台綏姆 al-Mu'tasim 245
穆阿維亞 Mu'awiya 34-35
穆塔利夫 Mutarrif 104
穆塔沃基勒 al-Mutawakkil 256-257, 278
穆塔里夫 al-Mutarrif 157
穆塔迪德 al-Mu'tadid 235, 237-238, 240
穆濟爾 Alois Musil 47
穆濟爾二世 Mundhir II al-Tujibi 247
穆薩・伊本・弗頓・伊本・卡希 Musa ibn Fortun ibn Qasi 86
穆薩・伊本・努賽爾 Musa ibn Nusayr 37, 48, 67
穆薩・伊本・穆薩 Musa ibn Musa 103, 106, 149
諾塔・卡爾德倫 Nozaita Kalderán 440

諾曼人傅德特 Roger Burdet 275
霍斯特格西斯 Hostegesis of Málaga 133-134
霍斯勞 Khosrau 47

十七畫以上
優素福（布阿卜迪勒的弟弟） Yusuf I 410
424, 464-465, 466-467
優素福・菲赫瑞 Yusuf al-Fihri 62-63, 73-75
優素福一世 Yusuf I 372-375, 381, 384, 464
優素福二世 Yusuf II 389, 393, 400, 464
優素福三世 Yusuf III 385, 387, 389, 392, 402, 465
優素福四世・伊本・毛勒 Yusuf IV ibn al-Mawl 394,
397-398, 409, 424, 465
優素福五世 Yusuf V 393, 465
優素福・伊本・塔舒芬 Yusuf ibn Tashufn 278-279,
280-283, 287-288, 295
優素福・伊本・薩拉傑 Yusuf ibn al-Sarraj 396, 401,
465-466
優素福・拉馬迪 Yusuf al-Ramadi 190
優素福・穆台敏 Yusuf al-Mu'taman 269
優素福・伊本・納格里拉 Yusuf ibn Naghrilla 244-245,
263-264
戴珊・伊本・吝哈客 Daysam ibn Ishaq 145
戴奧科里斯 Pedanius Dioscorides 179, 189
戴爾法 al-Dhalfa 215, 222-223
薄伽丘 Boccaccio 349
薩布爾 Sabur 226
薩伊妲 Sayyida 282
薩伊德・巴格達迪 Sa'id al-Baghdadi 213
薩伊德・伊本・薩伊德 Said ibn Said 240, 264
薩利赫・伊本・謝里夫・隆迪 Salih ibn Sharif al-Rundi
339
薩拉查伯爵 count of Salazar 446
薩義夫・道萊・伊本・胡德 Sayf al-Dawla ibn Hud 275
薩德 Sa'd 400-401, 408-410, 412, 417, 466
魏迪茲 Christopher Weiditz 429
羅伯特 Robert of Ketton 321
羅洛 Rollo 111
羅德里戈・吉黎內茲・德・拉達 Rodrigo Jiménez de
Rada 309
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 Rodrigo Díaz de Vivar
246, 260
羅德里戈・龐塞・德・萊昂 Rodrigo Ponce de León 408
羅德里克 Rodorik 47-48, 52-53, 55-57, 61
譚米姆 Tamim 245, 287
蘇卜赫 Subh 200-201, 205-209, 214-215

蘇涅爾伯爵 Count Sunyer 195
蘇麥爾・伊本・哈蒂姆・奇拉比 al-Sumayl ibn Hatim al-Kilabi 63
蘇萊曼・伊本・鳩勒 Sulayman ibn Juljul 188
蘇萊曼・胡德 Sulayman ibn Hud 263
蘇萊曼大帝 Sulayman the Magnificent 434
蘇爾・伊亞迪 Zuhr al-'Iyadi 318-319

地點、建築

三畫

上扎卜河 Upper Zab River 73
上鎮 Upper March 89, 103-104, 106, 113, 137, 151, 159, 203, 211, 225-226, 263, 481
下鎮 Lower March 103, 137, 150-151, 159, 226, 237, 256, 483
土魯斯 Toulouse 49
大馬士革 Damascus 34-35, 57-58, 61-63, 74, 80, 82, 186, 479, 484

四畫

中鎮 Middle March 103, 150, 159, 176, 210-211, 226, 483
丹吉爾 Tangier 36
內華達山脈 Sierra Nevada 241, 363, 365, 382, 473
厄波羅河 Ebro River 76, 100, 103, 107, 146, 261, 263-264, 291, 296-297
太加斯河 Tagus River 253, 302
巴利亞利群島 Balearic Islands 36, 107, 113, 307
巴里 Bari 109
巴拉斯 Pallars 105
巴格達 Baghdad 73-74, 75, 78, 116, 121-123, 126, 157, 164, 178, 185, 213, 285, 329, 381, 472
巴塔爾約斯 Batalyaws 138
巴達霍斯 Badajoz 138, 159, 226, 237-238, 249-250, 256-257, 278, 336, 472, 483
巴塞隆納 Barcelona 65, 100, 102, 104, 179, 181, 195-196, 218, 224, 240, 248, 262, 272-273, 275, 291, 310, 331-332, 356-357, 367, 402, 458
巴爾巴斯特羅 Barbastro 265-266, 267, 277
巴薩 Baza 240, 363, 413
戈爾茲修道院 Abbey of Gorze 183
戈爾馬斯 Gormaz 161, 216-217
斗羅河 Duero River 76, 86, 150-151, 161, 207, 216, 219, 250, 381
比克 Vic 148, 196
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105, 108

比薩 Pisa 293, 296, 300, 303, 308, 332, 361

五畫

加利西亞 Galicia 76, 148, 150-151, 153, 160, 217, 251, 254-255, 340, 482
加的斯 Cádiz 48-49, 53, 106, 300, 338, 340
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 100, 102, 104, 151, 162, 181, 195, 210, 250, 264, 266-267, 270, 291, 293, 297, 332, 342, 356, 364, 399, 402, 404, 446, 457, 482, 485-486
加龍河 Garonne River 262
卡巴天房 Ka'aba 31
卡拉泰烏德 Calatayud 263
卡馬爾格三角洲 Camargue delta 107
卡斯佩 Caspe 402
卡爾巴拉 Karbala 34
卡爾卡松 Carcassonne 87
卡爾莫納 Carmona 106, 119, 159, 236, 295
尼日 Niger 110, 287
尼姆 Nîmes 49
布拉加 Braga 151
弗利克斯 Flix 107
弗拉加 Fraga 287
瓜迪斯 Guadix 318, 330, 363, 370, 376, 409-410, 414
瓜達幾維河 Guadalquivir 48, 89-90, 105-106, 119, 144, 167, 170, 234-235, 276, 284, 302, 308, 337-338, 342, 352, 401
瓜達萊特河 Guadalete 48
瓦倫西亞 Valencia 10, 76, 87, 159, 252, 254, 256, 258, 260, 265, 272-274, 277, 282, 300, 313, 320, 329-331, 333-336, 339-340, 353-356, 365-366, 378, 387, 399-400, 404, 421-422, 432, 436-437, 440, 442, 444-446, 473, 475, 482
瓦赫蘭 Oran 446

六畫

伊比利半島 Iberian Peninsula 26-27, 48, 53, 57, 61-62, 65, 69, 76, 78, 95, 129, 137-138, 148, 153, 177, 179, 208, 221, 248, 250, 266, 294, 297, 300-301, 303, 314, 332, 343-344, 370, 375, 377, 399, 411, 422-423, 426, 434, 445, 451, 473, 475
伊里亞・福拉比亞 Iria Flavia 147-148
伊格魯埃拉 Higueruela 394, 398
伊斯蘭地區 dar al-Islam 26-27, 34, 52, 59, 70, 79, 135, 278, 313, 348, 443, 452, 475
伊斯蘭西方 Islamic West 58, 62, 129, 292, 299, 339, 351-352, 384

伊斯蘭西班牙 Islamic Spain 6, 8-12, 14, 18, 23-24, 26, 29, 70, 91, 95, 108, 112, 154, 173, 229, 236, 262, 297, 310, 342, 359, 452, 454, 485-487
伊斯蘭東方 Islamic East 93, 125, 281, 296, 303-304, 313
伊菲里基亞 Ifriqiya 33, 36-37, 48, 50, 56-57, 58, 61, 63, 69, 73, 78, 102, 109-110, 144, 163-164, 168, 176-177, 203, 210, 227, 241, 299, 301, 303, 308, 336, 342, 361, 383, 399, 448, 472, 475-477, 484
伍麥亞安達魯斯 Umayyad al-Andalus 102, 110, 145, 190, 483
休達 Ceuta 36-37, 48, 52-53, 69, 164, 286, 339, 368, 374, 381
光芒四射之城 Madinat al-Zahire 209, 211-216, 220, 223, 225
吉利喬亞 加利西亞Jilliqiyya 148
吉拉達塔 La Giralda 498
吉隆納 Girona 68, 100, 102, 181, 217, 356
多米蒂亞大道 Via Domitia 49
安特克拉 Antequera 394, 397, 402
安納托利亞 Anatolia 33, 35, 296
安茹 Angevin 342, 356
安曼 Amman 47
安達拉斯 Andarax 371, 414
安達魯斯 al-Andalus 25-26, 29, 47-53, 56-59, 61-64, 67, 69-70, 73-78, 80, 83, 87-88, 91-96, 99-103, 105-112, 115-116, 120-123, 125-126, 128-130, 132-133, 135-137, 140-141, 143-145, 148-151, 154, 158-165, 168-171, 173, 175-181, 183-186, 189-197, 199-200, 202-205, 207-208, 210-214, 217-221, 223, 226-229, 234-235, 237, 240-245, 248-251, 254, 256-263, 265-267, 272-273, 275, 278-292, 295-303, 305-310, 312-320, 324, 328-329, 332-333, 336-340, 342-343, 347-348, 353, 359, 361-363, 366-368, 371-372, 374, 376, 383, 385-386, 387, 390-391, 394, 396, 398-399, 411-412, 414-416, 418, 428, 435-436, 448, 451-455, 472-474, 476-477, 479-487
托雷多 Toledo 51-53, 55, 57-58, 61, 65, 67, 75-76, 78, 85-86, 88-89, 92, 103, 113, 128, 136-137, 149-150, 159, 161, 176, 210, 216, 223-224, 226-227, 235, 238, 240, 246-249, 251-253, 255-260, 263, 272, 276-278, 280-283, 308-309, 321, 349, 360, 418, 472, 475, 483
托爾托薩 Tortosa 102, 107, 264, 296-297, 446, 477
托羅 Toro 200, 217, 254
托羅斯 Torrox 200
朱迪亞 Judea 148
色丹尼亞 Cerdanya 89
艾維拉 Elvira 183, 254

西西里 Sicily 109, 164, 241, 299, 314, 332, 342, 356, 404, 483
西哥德西班牙 Visigothic Hispania 37-38, 48, 64, 94, 192
西班牙鎮 Spanish Marches 100
西曼卡斯 Simancas 151, 161, 181, 217

七畫

伯巴斯特羅 Bobastro 142-143, 144-146, 163
克呂尼 Cluny 250, 262, 265, 270, 292, 321, 474
克里特島 Crete 91
克拉維霍 拉里奧哈Clavijo La Rioja 499
克雷莫納 Cremona 195
克薩蒂瓦 Xàtiva 320, 336
利奧哈 Rioja 211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35, 72, 111, 164
坎塔布里亞 Cantabria 9, 76
坎塔布連山脈 Cantabrian Mountains 78
希木葉爾 Himyar 30
希洪 Gijón 105
庇里生斯山脈 Pyrenees 48-50, 62, 68, 78, 86, 99-100, 102-103, 152, 161, 217, 261-262, 265, 267
李果德山谷 Valley of Ricote 448
貝納瓜西爾 Benaguasi 422
貝萊斯一夫蘭科 Vélez Blanco 499
貝萊斯一馬拉加 Velez-Málaga 499
貝萊斯一魯維奧 Vélez Rubio 499
貝雅 Beja 113
貝濟耶 Béziers 49
里昂 Lyon 13, 49

八畫

亞拉岡 Aragon 250, 254, 262, 264-267, 270, 272, 275, 287-288, 291, 294, 297, 310, 323, 329-330, 331-335, 342, 344, 349, 351, 353, 355-357, 361-362, 364, 366-369, 373, 376-378, 380, 389, 391-393, 399, 402-404, 408-409, 411, 413-414, 420-422, 426, 428, 432, 436-439, 444-446, 457, 477, 481-483, 486
亞琛 Aachen 87, 183
亞爾 Arles 111, 196, 374, 425, -500
亞歷山卓 Alexandria 185, 298
佩奇納 Pechina 210
呼羅珊 Khurasan 71-72, 286
拉卡達 Raqqada 163
拉布拉多 Labrador 445
拉科魯尼亞 A Coruña 105-106, 422
拉斯納瓦斯・德・托洛薩 Las Navas de Tolosa 309

昆卡 Cuenca 256, 396
東安達魯斯 Sharq al-Andalus 316, 333, 387, 482
法拉西涅屯 Fraxinetum 111, 162, 182-183
法維拉 Favila 148
法蘭克歐洲 Frankish Europe 116
波爾多 Bordeaux 49
波爾圖 Oporto 151
的黎波里 Tripoli 36
直布羅陀 Gibraltar 48, 50, 55, 57, 63, 69, 106, 164, 300, 352, 363, 368, 371-372, 374-375, 381, 389, 401, 412, 446
阿吉拉爾—德拉弗蘭特拉 Aguilar de la Frontera 144
阿克蘇姆 Axum 30
阿利坎特 Alicante 337, 482
阿拉瓦 Álava 89
阿拉科斯 Alarcos 308-309
阿拔斯東方 'Abbasid East 95, 108, 116, 121, 188-189
阿奎丹 Aquitaine 49-50, 62, 101, 262, 266-267, 323
阿格馬特 Aghmat 234, 241, 282
阿格德 Agde 49, 446
阿特拉斯山脈 Atlas Mountains 110, 279, 298, 361
阿茲坦尼塔 Azteneta 432
阿斯托爾加 Astorga 151-152, 217
阿斯圖里亞斯 Asturias 13, 67, 76, 78, 86, 103-104, 106, 129, 133, 137-138, 141, 143-144, 146, 148-154, 160
阿萊多 Aledo 281
阿蒂恩薩 Atienza 211
阿爾加維 Algarve 337
阿爾卡拉拉雷亞爾 Alcalá la Real 374
阿爾罕布拉宮 Alhambra Palace 380-384, 387, 389-390, 400-401, 415, 417, 451
阿爾阿馬 Alhama 409
阿爾侯納 Arjona 330
阿爾科斯 Arcos 238
阿爾梅利亞 Almería 210, 242-245, 283, 296, 300, 331, 363, 368-369, 385, 393, 396, 398, 409, 412-414, 418
阿爾梅納爾 Almenar 270
阿爾普哈拉斯 Alpujarras 365, 371, 400, 414, 416, 418, 436, 444, 473
阿爾赫西拉斯 Algeciras 106, 141, 144, 200, 210, 236, 238, 363, 368-370, 374, 379-380
阿爾穆涅卡爾 Almuñecar 368
阿瑪菲 Amalfi 197, 293
阿維拉 Ávila 301

九畫

勃艮第 Burgundy 49, 250, 259-260, 266, 270, 474

哈姆布拉宮 al-Hambra 244-245
哈恩 Jaén 178, 295, 330, 340, 360, 362, 368
哈隆河 Jalón River 276
哈邁 al-Hamma 187, 190, 192, 208-210, 216, 236, 264, 290, 410, 465
威尼斯 Venice 293
建築師花園 Jannat al-'Arif 381
洛代夫 Lodève 49
洛哈 Loja 363, 384, 409, 411
洛爾卡 Lorca 397
科瓦東加 Covadonga 13, 67, 148, 150
科英布拉 Coímbra 152, 217, 250, 277
科爾土巴 Qurtuba 79
科瑪萊斯宮 Comares Palace 381
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30, 73
耶路撒冷 Jerusalem 58, 129, 242, 271, 292-293, 314, 414
茅利塔尼亞 Mauritania 25
迦太基 Carthage 36
迦納 Ghana 110
韋斯卡 Huesca 104, 263, 394
韋斯卡爾 Huéscar 394
韋爾馬 Huelma 394

十畫
倫塞斯瓦列斯 Roncesvalles 101-102
哥多華 Córdoba 23, 53, 62, 67, 70, 74, 76-79, 81-82, 86, 89-92, 95, 103-105, 110, 113, 115-116, 119-123, 125, 127-129, 131, 133-135, 137-138, 140, 142-144, 146, 150-154, 157, 159-162, 167, 169-172, 175-179, 181-183, 185-192, 194-197, 200, 202-203, 208-209, 211-213, 215-220, 222-228, 234-238, 240-242, 245-246, 248, 252, 256, 262, 264, 282, 284, 288, 291, 295, 298, 303, 306, 308, 316, 318, 320, 330-331, 340, 359, 375, 379, 383, 451, 459, 473, 479, 485
埃勒訥 Elne 49
埃斯帕達山 Espadà 436
埃斯科里亞爾 El Escorial 425
埃爾特蘭西托 El Transito 383
埃德薩 Edessa 296
庫列拉 Cullera 335
庫塔馬 Kutama 163
庫塞爾阿姆拉城堡 Qusayr 'Amra 47
庫圖比亞清真寺 al-Kutubiyya 299, 306
拿邦 Narbonne 49, 87, 89, 102
朗格多克 Languedoc 266-267, 310
格拉納達 Granada 23, 142, 227, 241-243, 245-246,

251-252, 263, 280, 284-285, 300, 311-312, 316, 320, 330-331, 338, 342, 351-356, 359-366, 368-385, 387, 389-391, 393-394, 396-404, 409-417, 419, 423-426, 428, 431, 436-437, 440, 473-474, 480, 482-483, 484

格勞斯 Graus 265

涅夫拉 Niebla 201, 341

烏克萊斯 Uclés 282

烏爾赫爾 Urgell 275

特里亞納 Triana 338

特萊姆森 Tlemcen 214, 371

納瓦拉 Navarre 13, 160-161, 177, 179, 181, 217, 254, 264, 287, 296, 302-303, 310, 340, 351, 357, 374, 378, 389, 396, 399, 403, 421, 444-445, 477, 483

軒內洛尼非 Generalife 381

馬拉加 Málaga 140-142, 144, 224, 242-243, 245, 363, 369-370, 377, 385-386, 401-402, 408-409, 410, 413, 418, 462

馬拉喀什 Marrakesh 279, 282, 285, 287, 292, 295, 298-299, 302-303, 306-310, 316, 361

馬約卡島 Mallorca 110, 162, 206, 228, 307-308, 316, 329, 331-334, 476

馬格里布 Maghrib 25, 50, 58, 63, 69, 83, 86, 106-107, 109-110, 115, 151, 164, 175, 177, 197, 202-203, 207-208, 211, 214, 219, 227, 248, 278-280, 283-285, 287-299, 302-303, 305, 310, 316-317, 319, 338, 340, 360-361, 382, 392, 398-399, 414, 448, 477-479

馬格隆 Maguelonne 49

馬賽 Marseille 111

高阿特拉斯山 High Atlas 298

十一畫

勒吉奧 Legio 207

商昆達區 Shaqunda 90-91

基督徒北方 Christian North 89, 108, 160-161, 169, 176, 181, 197, 217, 221, 235, 263, 282, 298, 323, 329

基督徒伊比利 Christian Iberia 116, 342

基督徒西班牙海岸 Christian Spain 502

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 26, 85, 129, 148, 195-196, 250, 270, 292-293, 323, 348, 357, 364, 379, 441, 443, 452

得土安 Tetuan 164

推羅 Tyre 102-103

梅里達 Mérida 65, 68, 75, 92, 103, 137, 151, 159, 336, 483

梅迪納塞利 Medinaceli 210-211, 219-220

梅諾卡島 Menorca 110, 162, 332-333, 338-339, 357

梯摩爾 Tinmallal 298-299, 310

莫夕亞 Murcia 60, 113, 145, 240, 281, 295, 297, 300, 329,

334-336, 340, 349, 352-353, 354, 360, 365, 378, 396-397, 399-400, 412, 448
莫雷利亞 Morella 272
莫雷納山脈 Sierra Morena 80, 167
莫羅 Moron 238
都爾 Tours 13, 50
麥加 Mecca 24, 30-31, 33-34, 81, 95, 186, 221, 299, 314, 344, 439, 476-477, 481
麥地那 Medina 30, 33, 81, 83, 122, 126, 332, 477, 479
麥地那・馬宥卡 Madina Mayurqa 332

十一畫
傑爾巴島 Jerba 342
凱魯萬 Kairouan 36-37, 57, 62, 69-70, 73, 75, 123
提亞雷特 Tihert 214
普爾皮 Pulpí 363
普羅旺斯 Provence 49, 110-111, 162, 183, 210, 265-266, 308
智慧宮 Dar al-Hikma 185
最遠鎮 Furthest March 103, 483
菲斯 Fez 69, 91, 110, 164, 194, 202, 295, 303, 316, 318, 340, 371, 375-376, 383-384, 385, 416
萊里達 Lleida 225-226, 263, 270, 275, 297, 477
隆河 Rhône River 13, 49, 107, 111, 162, 276
雅特里布 Yathrib 30

十三畫
塔巴祭斯 Tabanos 132
塔里克之山 Tariq's Mountain 48
塔里法 Tarifa 363, 374
塔拉哥納 Tarragona 65, 102, 293
塔德米爾 Tudmir 113
塔蘭托 Taranto 109
塞拉 Salé 299, 316, 340, 448
塞哥維亞 Segovia 81
塞普提馬尼亞 Septimania 49-50, 55, 78, 100, 107, 111, 266
塞爾柱 Seljuq 285, 292, 296, 387
塞維亞 Seville 61, 65, 67-68, 75, 84, 105-106, 108, 115, 145, 159, 201, 226-227, 234-244, 246, 248, 250-252, 254, 256-257, 263, 267, 280, 282, 290, 300-301, 303, 306, 309, 313, 317, 319-320, 336-341, 343, 349, 352, 360, 362, 378-379, 382-384, 408, 411, 417, 444, 462, 472, 476
奧斯馬 Osma 217
奧維耶多 Oviedo 133, 149, 207
獅子宮 the Palace of the Lions 381

聖山 Sacromonte 424
聖文森大教堂 cathedral of Saint Vincent 80, 335
聖加侖 Saint Gallen 111, 162
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48, 218
聖米良德修道院 the monastery of San Millán de la Cogolla 219
聖埃斯特萬德戈爾馬斯 San Estaban de Gormaz 161, 216-217
聖特羅佩 Saint Tropez 111
聖馬丁修道院 Abbey of Saint Martin 49
聖塔倫 Santarém 302
聖墓教堂 Holy Sepulcher 414

十四畫以上

圖德拉 Tudela 104, 263, 275, 321, 349
漢斯 Rheims 196
蒙亞・曼蘇拉 al-Munya al-Mansurah 253, 257
蒙鐵爾 Montiel 379
海力克斯之柱 Pillars of Hercules 55
赫雷斯 Jerez 300, 340-341, 360, 362
赫雷斯－德拉弗龍特拉 Jerez de la Frontera 340
遠西 far west 51, 95, 254
德尼亞 Denia 228, 241, 264-265, 318, 335-336, 447, 462, 473, 477
慕伊茲 Muez 161
歐坦 Autun 49
潘普洛納 Pamplona 68, 89, 100-104, 108, 146, 149-152, 158, 160-161, 181-182, 207, 215, 218, 221, 249, 261-262, 263, 421
熱那亞 Genoa 293, 296-297, 300, 303, 308, 332, 361, 371, 374
璀璨之城 Madinat al-Zahra' 10, 19, 167, 170-171, 183, 186, 191, 194, 197, 207, 209, 212-215, 223, 225, 242
魯埃特德哈隆 Rueda de Jalón 275
魯曼尼亞 al-Rummaniyya 170
魯薩法 Rusafa 80-81
盧塞納 Lucena 227, 284, 307, 316, 410
穆拉森山 Mulhacén 363
錫芬 Stiffin 34, 478
錫爾維什 Silves 239-240
龍達 Ronda 238, 363, 368, 376, 385, 391, 410, 418, 476
薩丁尼亞 Sardinia 228, 404
薩比卡丘 Sabika 381-382
薩拉戈薩 Zaragoza 65, 76, 86-87, 88, 92, 95, 100, 103-104, 115, 135, 159, 177, 181, 216, 226, 235, 240, 247,

249, 251-252, 254, 256, 260-261, 262-264, 267-270, 272-276, 278, 282, 287-288, 290-291, 297, 323, 329, 438, 477, 483-484
薩拉卡 Zallaqa 272-273
薩阿拉 Zahara 397, 402, 409-410
薩洛夫雷尼亞 Salobreña 392-393
薩莫拉 Zamora 151, 217, 254-255
薩爾堡 Alcácer do Sal 336
薩赫爾 Sahel 110
薩邁拉 Samarra 124
蘇拉 Sura 194, 253, 257-504

文獻、影片

〈阿本納馬爾的故事〉 the tale of Abenámar 398
《一千零一夜》 *The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116, 348
《七五四年編年史》 *Chronicle of 754* 60
《七四一年編年史》 *Chronicle of 741* 60
《十日談》 *Decameron* 349
《不一致的不一致性》 *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 307
《分配書》 *Llibre del repartiment* 335
《反猶太人對話錄》 *The Dialogue Against the Jews* 269
《巴亞德和莉雅德的故事》 *Hadith Bayad wa-Riyadh* 239
《世界編年史》 *Chronicle of the World* 220
《仔細的批判》 *Fisal* 316
《卡里來和笛木乃》 *Kalila wa-Dimna* 190, 348
《古蘭經》 *Qur'an* 31, 33-34, 69, 78, 83, 90, 95, 118, 125, 130, 161, 192, 212, 242-243, 277, 315-316, 320-321, 432, 440-441, 442
《可薩人之書》 *Kitab al-Khazari* 269
《生命之泉》 *The Fountain of Life* 314
《安達魯斯的「烏里瑪」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Ulama' of al-Andalus* 314
《安達魯斯聖賢的歷史連續性》 *The Book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ages of al-Andalus* 314
《安達魯斯統治者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Rulers of al-Andalus* 190
《有紀律的神職人員》 *Disciplina Clericalis* 269
《自修的哲學家》 *Hayy ibn Yaqzan* 306
《君王論》 *The Prince* 404
《坎特伯雷故事》 *The Canterbury Tales* 349
《妥拉》 *Torah* 178
《我們的神聖教法和遜奈的大綱》 *The Short Compendium of Our Holy Law and Sunna* 439

《宰世瓔珞》 *Al-'Iqd al-Farid* 185
《拉斯・威爾加斯啟示錄》 *Las Huelgas Apocalypse* 271
《服裝書》 *Trachtenbuk* 429
《阿爾罕布拉宮的故事》 *Tales of the Alhambra* 390, 417
《香草與植物之書》 *Liber de herbis et plantis* 322
《哥多華曆書》 *Calendar of Córdoba* 183, 189
《哲學的不一致性》 *The Incoherence of Philosophy* 307
《效法基督》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442
《格拉納達內戰》 *The Civil Wars of Granada* 390
《格拉納達協議書》 *Capitulaciones de Granada* 415
《高貴之愛的知識花園》 *The Garden of Knowledge of Noble Love* 388
《假先知穆罕默德的律法》 *The Law of the False Prophet Muhammad* 321
《堂吉訶德》 *The Ingenious Nob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 435, 449
《堅守之書》 *Book of Adherence* 388
《寂靜的歷史》 *Historia Silense* 220
《從德尼亞港被驅逐》 *The Expulsion from the Port of Denia* 447
《野獸之書》 *Book of the Beasts* 348-349
《備忘錄》 *Memorandum* 431, 436
《斑鳩的項圈》 *The Dove's Neckring* 316
《智慧之目標》 *Ghayat al-hakim* 187
《智慧之階梯》 *Rutbat al-hakim* 187
《傳統之書》 *Book of Tradition* 314
《塞萊斯蒂娜》 *La Celestina* 442
《奧格斯堡和約》 *Peace of Augsberg* 445
《新曲》 *Divine Comedy* 322
《聖母歌集》 *Cántigas de Santa María* 349
《聖訓》 *Hadith* 83, 95, 197, 318, 476
《遊戲之書》 *Book of Games* 506
《圖蒂倫條約》 *Treaty of Tudilén* 297
《對抗背信棄義者》 *The Defense Against the Perfdious Ones* 134
《歐麥爾協定》 *the Pact of 'Umar* 129, 284
《論方法》 *Discourse on Method* 306
《賢者之書》 *Picatrix* 187
《魯賓遜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 306
《盧卡諾伯爵的故事》 *The Tales of Count Lucanor* 349, 369
《醫典》 *Qanun* 320
《醫學寶鑑》 *Al-Tasrif* 188
《羅德里戈國王的真實歷史》 *The True History of King Rodrigo* 425, 435
《羅蘭之歌》 *The Song of Roland* 99-100, 220, 266

《藥物論》 *Peri hules iatrikēs* 179, 189
《釋經》 *Tafçira* 439

族群、國家

三～五畫

土節卜氏族 Banu Tujib 104, 159, 203, 215, 226, 261-263, 484
巴斯克人 Basques 55, 100, 107, 200
扎納塔 Zanata 37, 137, 174, 184, 202-203, 214, 223, 241, 298, 310, 361, 398, 474, 479-480, 484
扎納塔柏柏爾人 Zanata Berbers 137, 174, 241, 298, 479-480
比爾薩氏家 Banu Birzal 236
毛利 Mauri 25
毛勒氏族 Banu Mawl 408, 424, 479
以實瑪利人 Ishmaelites 60
加斯科人 巴斯克人Gascons 100
卡希氏族 Banu Qasi 88-89, 102-107, 113, 137-138, 143-144, 149-152, 481
古萊須族 Quraysh 33
可薩人 Khazars 180, 269

六畫

伊巴德派 'Ibadi 69, 110, 142, 477
伊斯班尼亞 Hispania 25, 481
伊德里斯氏族 Banu Idris 110, 203, 224, 477
伊德里斯王朝 Idrisids 164, 177, 202-204
伊撒氏族 Banu 'Isa 336
伍麥亞王朝 Umayyads 23, 34, 72-74, 79, 81, 83, 86-88, 95, 102-104, 107, 109, 111-113, 132, 137, 139, 144, 146, 150-152, 154, 164, 177, 181, 184, 190, 196, 202-204, 208, 212, 214, 219, 221, 224-226, 313, 315, 472, 484
安利薩卡王國 Kingdom of Arrixaca 353
米達拉氏族 Banu Midrar 110
西迪·波努氏族 Banu Sidi Bono 432, 483
西哥德人 Visigoths 23, 25, 47, 49, 54, 56, 58-59, 61-62, 64-65, 68, 81, 123, 136, 148, 248, 254, 258, 425, 453, 481

七～八畫

汪達爾人 Germanic Vandals 35
貝都因人 Bedouin 30, 32, 37
亞拉岡聯合王國 crown of Aragon 291, 297, 330, 332, 335, 342, 349, 351, 355-356, 361, 364, 367, 377, 402-404, 420-422, 426, 428, 457, 477, 481, 483, 486
亞曼部落 Yamainis 66

奈夫辛柏柏爾人 Nafza Berbers 63, 73
奈斯爾氏族 Banu Nasr 331
奈斯爾王朝 Nasrid 21, 320, 351, 353-354, 363-367, 369, 372-373, 374-375, 381, 387, 389-391, 394-395, 399, 401-402, 414, 417, 423-424, 463, 474, 476, 479-481, 486
拉丹尼亞 al-Rahdaniyya 108-109
拉胡氏族 Banu Rahhu 367, 371, 376, 472, 481
法蒂瑪氏族 Fatimids 144
阿什奎魯拉氏族 Banu Ashqilula 354, 360, 362, 367, 391, 474
阿比・烏拉氏族 Banu Abi 'l-'Ula 367, 376, 472
阿姆魯斯氏族 Banu 'Amrus 104
阿拔斯氏族 al-'Abbas 72-73
阿拔斯家族 'Abbasids 64
阿芬什氏族(即阿方索氏族 Banu Alfunsh (Alfonso) 149
阿奎丹公國 Duchy of Aquitaine 49, 62
阿格拉布氏族 Banu Aghlab 78
阿格拉布王朝 Aghlabids 102, 109-110, 123, 162-163, 472
阿敏氏族 al-Amins 394
阿爾法古伊 alfaquies 417, 424, 473
阿爾哈米亞語 Aljamiado 439, 441, 473
阿爾摩拉維王朝 Almoravids 234, 272-276, 282-292, 295, 298-300, 302-305, 307, 312-314, 316-319, 323, 473, 485
阿爾摩哈王朝 Almohads 286, 290, 300-305, 307-310, 312-314, 316-320, 328-329, 334-335, 337, 339-341, 343, 349, 359, 361, 382, 473, 476, 478, 485-486

九～十畫

哈夫斯氏族 Banu Hafs 308, 476
哈夫斯埃米爾國 Hafsid emirate 308
哈布斯堡王朝 Hapsburg 422, 425, 428, 434, 449, 477
哈基姆氏族 Banu 'l-Hakim 411, 476
哈賈吉氏族 Banu'l-Hajjaj 145
柏柏爾人 Berbers 23, 35-37, 49-50, 51-53, 56-58, 60, 62-63, 66, 68-70, 73-76, 78-79, 84, 86, 94, 110, 113, 121, 130, 136-137, 141, 143, 151, 159-160, 163, 174-175, 177, 184, 187, 202-203, 207, 210-212, 221, 223-224, 226-227, 229, 237-238, 241, 245, 248, 256, 278-280, 286, 298-299, 301, 307, 309, 312, 340, 366, 448, 451, 455, 461, 472-475, 479-480, 482, 484
倫巴底人 Lombards 100
哥德民族 Gothic people 65
埃爾切人 elches 415, 418, 475
夏甲人 Hagarenes 60
庫馬沙氏族 Banu Kumasha 394

格拉納達王國 kingdom of Granada 23, 241, 331, 338, 354, 363-364, 366, 373, 375, 387, 402, 411, 413, 417, 425-426, 436
泰法 taifa 221, 226, 229, 234-238, 240-244, 247-252, 254-255, 257, 259-265, 267, 272, 274, 277-278, 280-282, 284-286, 289, 295, 300, 312-318, 320, 385, 461-462, 472, 475, 481, 483-486
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eror 162, 178-179, 182, 422, 474, 477
納庫爾王國 Nakur 107, 110, 164
納格里拉氏族 Banu Naghrella 242, 381
閃族 Semitic 193
馬木路克王朝 Mameluke 381
馬汝吉氏族 Banu Mahruq 387
馬林氏族 Banu Marin 310, 340, 367-368
馬林王朝 Marinid 341, 352-354, 360-362, 368-374, 377, 380-381, 383-384, 387, 389, 391, 472, 478-479, 481

十一畫以上
莫扎拉布人 Mozarabs 130, 250, 258, 260, 263, 278, 284, 288, 320, 369, 479
莫里斯科人 Moriscos 9, 14, 422-433, 435-449, 451, 479, 486
菲赫瑞氏族 al-Fihri 61-62, 63, 75
奧克西塔語（奧克語） Occitan 266
萬納庫氏族（伊尼哥氏族） Banu Wannaqu (Eneko) 148
蒂勒農氏族 Banu Dhi 'l-Nun 137, 159, 248-249, 256, 259, 273, 475
雷姆圖納部落 Lamtuna tribesmen 279, 283, 473
維京人 Vikings 105-111, 119, 136, 150, 176, 210, 266
蓋斯部落 Qaysis 66
赫勒敦氏族 Banu Khaldun 343
墨洛溫王朝 Merovingians 49-50
摩爾人 Moors 7, 24-25, 395, 479
摩羅 moro 25
撒克遜人 Saxons 100
撒哈賞 Sanhaja 37, 174, 184, 223, 227, 241, 272, 278, 473-474, 482, 484
諸西班牙 Spains 25
穆里敦 Muridun 290
穆拉比特人 阿爾摩拉維人al-Murabitun／Almoravids 279
穆達賈人 Mudajjan 14, 291, 324, 344-348, 351-358, 360, 366, 382-383, 395-396, 397, 399-400, 411, 413, 417-422, 424-426, 429, 431, 437-438, 441, 473, 479, 486
諾曼人 Normans 111, 241, 265-266, 275, 299, 314

錫吉勒馬薩 Sijilmassa 110, 163
錫地・博納氏族 Banu Sidi Bona 387
薩卡里巴 Saqaliba 113, 175-176, 205-206, 209, 222, 224, 226, 228, 482
薩拉傑氏族 Banu 'l-Sarraj 390, 392-394, 400-401, 408-409, 474, 479, 482
薩拉森人 Saracens 60
薩拉瑪氏族 Banu Salama 88
薩珊王朝 Sassanian 33, 185, 475
薩迪王朝 Sa'di dynasty 428
羅曼語 Romance 130, 190, 340, 345, 349, 396, 398-399, 441, 473, 482
羅斯圖姆王國 Rustamid kingdom 110
邊界戰士 Zegries 390
蘇爾氏族 Banu Zuhr 318-319

組織・機構

三一修會 Trinitarians 395
王室高等法院 Real Audiencia 431
什葉派 Shi'a Islam 34, 72-73, 136, 144, 163, 175, 202, 228, 298, 316, 475, 477-478, 482
分離派 Kharijites 34, 110, 144, 163, 178, 298, 477-478
扎希爾派 Zahiri 315-316, 386, 484
卡巴拉派 Kabbala 318
卡拉派猶太教 Karaites 178
卡拉特拉瓦修會 Order of Calatrava 397
卡特里派 Cathar 310, 331
卡塔特拉瓦修會 Order of Catatrava 294
卡魯因大學 Qarawayyin University 317
尼西亞大公會議 Council of Nicaea 54
白色軍團 White Companies 378-379
光明會 Illuminados｜譯光照派 442
克勒蒙會議 Council of Clermont 293
貝爾奇特修會 Confraternity of Belchite 294
宗教裁判所 the Inquisition 9, 418, 420, 427, 431-434, 436, 438, 440, 443
拉比猶太教 Rabbinates 136, 177-178, 315
拉特朗大公會議 Council of Lateran 346
法蒂瑪派 Fatimids 163
阿里烏教派 Arian 509
阿隆白郎陶斯派 Alumbrados 442
阿爾坎塔拉修會 Order of Alcántara 294
胡格諾派 Huguenots 444
哥多華會議 Council of Córdoba 131
馬利克學派 Maliki school 83, 86
莎菲懿法學派 Shafi'i 175

莫里斯卡衛隊 Guardia Morisca 396
慈愛修會 Mercedarians 395
聖地牙哥修會 Order of Santiago 294
聖殿騎士團 Templar 293-294, 297, 331
聖戰軍 ghuzat 353-354, 360, 362, 367-372, 375-376, 380, 386, 472, 476, 481
飾帶修會 Order of the Sash 398
熙篤會 Cistercian 292-293
維也納大公會議 Council of Vienne 347
蒙利爾修會 Order of Monreal 294
遜尼派 Sunni Islam 34, 72, 157, 163, 165, 175, 208, 228, 279, 298, 304, 310, 328, 438, 483
穆爾太濟賴派 Mu'tazilism 136, 228
醫院騎士團 Hospitaller 293-294
蘇菲派 Sufism 286, 289-290, 298-299, 317-318, 361, 382, 386-388, 396, 432, 443, 483-484

其他

二～五畫

丁稅 jizya 59, 303, 478
十字軍東征 Crusade movement 100, 250, 296
什一稅 'ushr 90
巴比倫之囚 Babylonian Captivity 178-179, 193
毛拉 mawla 83
主兒 Sayyida 214-215, 246, 482
主保聖人 patron saint 147, 219, 334
兄弟會之亂 the Brotherhoods 422
卡布拉之戰 Battle of Cabra 246
卡迪 qadi 83, 256-258, 260, 272-274, 481
卡迪爾 al-Qadir 256-258, 260, 272-274
卡斯巴 qasba 317, 481
古萊須之鷹 the Falcon of the Quraysh 18, 71, 77, 459
四目 quadrivium 196
正統哈里發時期 Rashidun 77
瓦蘭吉衛隊 Varangian Guard 111

六～十畫

伊瑪目 imam 34, 72, 125, 157, 163, 213, 290, 305, 477
先知同伴之同伴 Tabi'un 95
吉卜拉 qibla 81
多尼戈爾無花果 Donegal fig 189
艾達卜（文化修養） adab 117, 122, 125-126, 133, 192, 200, 242, 267, 319, 384, 472, 481
西班牙人的再征服運動 Spanish Reconquest 111
希臘火 Greek fire 106
里奧薩拉多之戰 Battle of Rio Salado 374

兩個彼得的戰爭 War of the Two Peters 356, 377
呼圖巴 khutba 235, 478
拉丁阿威羅伊主義者 Latin Averroist 321-322
拉希德 al-Rashid 102, 116, 224, 236, 460
昆儀 qiyan 124, 190, 267, 481
法特瓦 fatwa 193, 213, 281, 288-289, 410, 476, 480
法基赫 fugaha 83, 90-91, 113, 119, 136, 192, 222, 227, 236, 256, 259, 285, 289, 315, 335, 366, 385-388, 415, 417, 438, 475
阿拔斯淵博 Abbasid erudition 185
阿爾波康尼斯之戰 Battle of Alporchones 397, 400
信徒之王 Prince of the Faithful 157
哈里發 caliph 33-37, 47, 51, 56-58, 61-63, 68-75, 77-78, 85, 102, 105, 111-113, 116, 122, 124, 129, 141, 144, 153-154, 157-159, 161-186, 194, 196-197, 199-207, 209-212, 214-215, 217, 219, 221-229, 234-237, 241, 244, 252, 261-264, 275, 277-279, 284-285, 287, 295, 297-300, 302-310, 313, 316, 318-320, 329-330, 337, 359, 381, 385, 391, 418, 422, 434, 459-460, 462, 472-480, 482-483, 485-486
城市輓歌 ritha' al-mudun 339
拜伊阿 bay'a 85
毒梟民謠 narco-corridas 275
迪拉姆 銀幣 dirham 115, 475
首席法官 aqdi aljama 92, 134, 175, 205, 384, 386, 388, 481
埃米爾國 emirate 62, 75, 78-79, 83-84, 86, 91-92, 96, 99, 108-110, 115-116, 119, 135, 137, 141, 151-152, 203, 266, 288, 308
烈巴特 ribat 278-279, 290, 317, 386-387, 481
烏里瑪 ulama 72, 83, 86, 89-90, 91, 114, 120, 127, 130, 136, 165, 173, 175, 197, 209, 212-213, 217, 223, 228, 244, 248, 251, 255-256, 259, 267, 277, 280-281, 289, 299, 305, 307, 314, 316-317, 328-329, 343, 351, 361, 373, 387, 438, 473
特拉孜 tiraz 118, 483
真主保佑之得勝者 al-Mansur bi-'Llah 73, 308
真主保佑的得勝者 al-Mansur bi-Llah 212
納西 Nasi 179-180, 194, 430
馬赫迪 Mahdi 163, 223-224, 304-305, 310, 317, 334, 460, 478

十一畫以上

密教主義 esotericism 72, 136, 163, 269, 285, 289, 299, 334, 396, 442, 453
莫扎拉布儀式 Mozarabic rite 195

被保護之民 dhimmis 31, 37, 59, 90, 129, 178, 193, 219, 243, 245, 258, 277, 284-285, 288, 291, 303-305, 344, 357, 475, 478
智慧經濟學 economy of wisdom 117
猶太人之王 ha-Nagid 242
菲爾 fulus 115, 475
貴族之王 al-Malik al-Karim 215
貴族階層 khassa 105, 114, 160, 207, 209, 225, 243, 313, 368, 391, 424
經書之民 People of the Book 10, 61, 165, 481
聖紀節 mawlid 387, 479
達希勒 al-Dakhil 74, 459
鉛書 Lead Books 424-425, 435
雷昂皇帝 Emperors of León 148, 153
悉德 Cid 27, 246, 260, 270, 272-275, 277, 282
瑣羅亞德斯教 Zoroastrian 71
輔士 Ansar 381
摩爾人和基督徒節 fiestas de moros y cristianos 395
穆夫提 mufti 193, 438, 476, 480
穆札夫法爾 al-Muzaffar 222, 252, 266, 460
穆瓦沙赫 muwashshah 190, 319, 398-399, 478, 480
穆克塔迪爾 al-Muqtadir 163-164, 264-267, 269-270
穆斯坦綏爾 al-Mustansir 329
穆斯塔因 al-Musta'in 224, 263-264, 272-275, 460
穆斯塔齊爾 al-Mustazhir 285, 461
壕溝之戰 Battle of the Ditch 161
戲中戲 maqamat 349, 435, 479
濟貧稅 sadaqa 90
薩卡里巴 Saqaliba 113, 175-176, 205-206, 209, 222, 224, 226, 228, 482
邊區羅曼史 romances fronterizos 398
蘆葦遊戲 juego de cañas 397

中世紀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國和基督徒的王國，其統治者和大部分人民，都是以違反他宗教意識形態的方式在行動。他們對信仰有多忠誠？答案當然是，他們沒有比我們更忠誠或更不忠誠，沒有比我們更理想主義或更不理想主義。他們是不完美的人，充滿矛盾，既能夠極度殘忍又能夠極度慷慨，既自私又能自我犧牲。最後，他們還是他們身體、野心和虛榮心的囚犯。簡言之，他們就像我們，而這正是他們的歷史值得我們在今日一讀的原因。————(摘自「序言」)

452
貓頭鷹書房

KINGDOMS OF FAITH

十字架上的新月

伊斯蘭統治下的西班牙711-1614

Brian A. Catlos

卡洛斯 著
梁永安 譯

貓頭鷹

伊斯蘭進入歐洲的前哨站，十字軍與聖戰的舞台，同時也是連結古希臘羅馬與現代文明的橋樑。

KINGDOMS OF FAITH

A NEW HISTORY OF ISLAMIC SPAIN

在這塊以基督宗教爲主的大陸上，曾有個延續八百年的伊斯蘭國度。西元755年，逃亡的穆斯林王子，穿越北非，渡過直布羅陀海峽，來到曾經屬於羅馬帝國的極西之地伊比利半島。他建立了一個哈里發王國，從此穆斯林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生根。那時大部分地區的歐洲人都還不清楚什麼是伊斯蘭教，而東方大部分的穆斯林也不在意歐洲由誰主掌，彼此陌生互不相識，唯一的例外就是這塊位於庇里牛斯山的另一頭、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徒長期共存之地。

本書作者是地中海及伊比利半島宗教研究專家。他以西班牙爲題，向讀者重說這個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西元八世紀至十六世紀曾有過一段伊斯蘭歷史。過去對這段歷史有兩種說法，一是認爲此地衝突不斷，基督徒和穆斯林勢不兩立。另一則認爲這裡的多元宗教種族都和平共處，足當後世典範。本書透過這段歷史告訴讀者這裡既不是極端宗教主義的地獄，也不見得是和平共處的天堂。反思今日國際社會，伊斯蘭與基督徒之間是否必然對立，伊斯蘭是否等同好戰分子，猶太人又是否總是孤立無援?我們將會發現，宗教往往是衝突的藉口，但鮮少是眞正的原由。

ISBN：978-986-262-406-7
YK1452 | NT$690 | HK$230
城邦
建議分類：歐洲史

貓頭鷹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